朝鮮佛教通史中編 終

碧松國老。嘆世無常。脫入空門。當機揮刃。劈空電影。
芙蓉大士。博取及人。衆聖同規。橫拈倒用。無不得皈。
清虛摠判。身一片雲。志千里鶴。空諸法藏。碎萬祖骨。
浮休大士。聰明天縱。道洽眞空。具體作家。海內蒙光。
嗚呼。塵非常住。永歸寂滅。悲風動樹。愴月臨軒。弟子等。追慕無窮。奉
命寫眞。祖堂重開。奉安于玆。瞻仰慈容。壁上生風。聊備香花。恭陳一奠。伏惟尙饗。
智異山青梅禪師。法諱印悟。燕谷寺僧。奉命定祖位如此。今我亦從梅師之舊。止
于虛休兩師。而兩師以下。各有派譜。此不具錄。但取其有碑狀者。入之編年云爾
靑梅大師十無益頌
一心不返照看經。二不達性空坐禪。三不信正法苦行。四不折我慢學法。五欠人師
德濟衆。六內無實德外儀。七心非信實巧言。八輕因望果求道。九心腹無識我慢
十一生乖角處衆。

無何移九千洞宴晦。一日瞑目誦圓覺經。有一大蟒來聽。夜夢一老翁拜謝曰。蒙和尙說法已離苦矣。萬歷甲寅。師自松廣。之七佛庵。翌年秋七月。示微疾。召上足碧巖大師。付法曰。吾意在汝。汝欽哉。至十一月初一日。日纔中晡。沐浴歇。喚侍者索紙筆。書一偈曰

七十三年遊幻海。今朝脫殼返初源。廓然空寂元無物。何有菩提生死根。偈畢。泊然而逝（佛紀二六四二年）報年七十三。坐夏五十七。門人闍維。收靈骨。樹浮圖凡四處。海印。松廣。七佛百丈也。後五年。光海主追加弘覺登階。

附青梅禪師祭五大聖師文

維萬曆丁巳。智異山弟子某等。謹告于

故大聖師尊靈。性身非色。眞說無聲。於非身顯相。分形千億。於眞說顯言。敎演河沙惟我五大聖師。從眞淨界。入生滅藏。稀有稀有如曇花次第而開。奇哉奇哉似覺樹隨時而秀。開三門於鐵壁撈摝魚龍。拔一刃於霜天沉埋佛祖。空中撮影隨機之化曲盡火裏生蓮爲人之心徹困。如非大光明藏中親見聞。必是摩耶肚堂裏同授記者。

登階尊者。肉身菩薩。降跡同塵。逢塲作戲。暗撒眞珠。（登階謂碧溪正心也）

也。昔馬祖一喝也。百丈耳聾。黃蘗吐舌。此臨濟宗之淵源也。師必擇正脉。宗眼分明。故如許縷縷。莫辜負老僧也。若辜負老僧。則必辜負佛祖之深恩也。詳悉詳悉。

又示別紙

千里之驥豈假鞭影。曠野春風想必如流。然古人云。見道易而守道難也。師居常勉護毘尼法。勿相違解行。勿說他人過。勿議朝廷事。勿看外書。勿視邪色。勿聽甘言也。衾枕之所畏。況外人乎。勿近諂笑也。塵人之所病。況道人乎。勿以聰慧貢我。勿以文字慢人。至道無人也。眞理無我也。須常守己事。常省己過。以質直爲體。以慈忍爲用。以青山白雲爲棲息處。以水月松風爲知心友也。則庶幾乎道人也。

○臨濟下第廿五世 太古下第六世 弘覺登階禪師。堂號浮休。法諱善修。俗姓金氏。古帶方獒樹人也。父積山。母李氏。以嘉靖癸卯二月戊子生師焉。師丱歲。啓父母曰。浮生滾冗吾將出世。辭入智異山。從信明長老剃髮。謁芙蓉大師。盡得心法。師善書法。與松雲政公齊名。漢人能書者。見師所書之字。以爲筆精健勁。古不易得云云。壬辰之亂。師。隱身於德裕山巖穴中以避之。亂平。師如伽倻。明將李宗城。入海印寺。見師忘飯。臨別贈詩。以寓眷眷之意

之陳言也。今錯承禪旨者。或以頓漸之門爲正脉。或以圓頓之教作宗乘。或引外道書說密旨。或以弄業識爲本分。或以認光影爲自己者。至於恣行盲聾棒喝。無慚無愧者。是誠何心哉。其謗法之愆。余何敢言。吾所謂教外別傳者。非學而知。思而得者也。須窮心路絕。然後始可知也。須經自肯點頭。然後始可得也。師不聞乎。自釋尊。拈花示衆。迦葉破顔微笑。乃至於口而傳之後日。達磨廓然無聖。六祖善惡不思。讓師車滯鞭牛。思師盧陵米價。馬祖吸盡西江。石頭不會佛法。至於雲門胡餅。趙州喫茶。投子沽油。玄沙白紙雪峯輥毬。禾山打鼓。神山敲鑼。道吾作舞。斯等。皆先佛先祖。同唱教外別傳之曲也。思量得麼。擬議得麼。可謂蚊子之上鐵牛也。今當末世。多是劣機。非別傳之機也。故。只貴圓頓門。以理路義路心路語路。生見聞信解者也。不貴徑截門。沒理路沒義路沒心路沒語路沒滋味無摸索底上。打破漆桶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今師對八方衲子之輩。下刃要緊。不得穿鑿。直以本分徑截門活句。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宗師。爲人體裁也。若見學人不薦。便與拖泥說教。瞎人眼不少。若宗師。違此法。則雖說法。天花亂墜。總是痴狂外邊走也。若學人信此法。則雖今生未得徹悟。臨命終時不被惡業所牽。直入菩提正路

語。正如持盃水救輿火也。五祖和尙云。守我本心。勝念十方諸佛。因指天詛盟曰。若我誑汝。我被世世虎狼所食。學者到此。若不生悲感。可謂與木石無異也。故。古德云。重敎輕心。雖歷多刼。盡作天魔外道。

禪敎訣示惟政大師

今禪者曰。此吾師之法也。今敎者曰。此吾師之法也。一法上。同於同。異於異。而指馬交諍。嗚乎 其孰能訣之。然禪是佛心。敎是佛語也。敎也者。自有言至於無言者也。禪也者自無言。至於無言。則人莫得而名焉。强名曰心。世人不知其由。謂學而知。思而得。是可愍也。敎者曰。敎中亦有禪也云者。出於非聲聞乘。非緣覺乘。非菩薩乘。亦非佛乘之語也。然此禪家入門之初句。非禪旨也。世尊一代所說之敎也。譬如將三種慈悲之網。張三界生死之海。以小網攏蝦蜆。如人天小乘敎以中網攏魴鱒。如緣覺中乘敎以大網攏鯨鰲。如大乘圓頓敎俱置於涅槃之岸焉。此敎之序也。其中有一物。鬛如朱火。爪如鐵戟。眼射日光。口吐風雷者。翻身一轉。白浪滔天。山河震動。日月晦暝。超出乎三網之外。直上乎靑雲之端。注甘露而益羣生焉。正如祖門敎外別傳之機此禪之別於敎者也。此禪之法。吾佛世尊。亦別傳乎眞歸祖師者也。非古佛

訣曰。周金剛之擧火。亮西山之氷釋。孚太原之聞鼓角。海越州之得寶藏。至於靈默之回頭。良遂之稱名。凡以此也。

新羅文聖大王。問無染國師曰。禪敎高下。爲寡人辨釋。答。百僚阿衡。各其職。帝王拱默廟堂之上。萬姓以安。王聞之大悅。無染國師別集

講華嚴座主。問螺磎國師曰。敎之三種根機。與禪之別傳一機。請爲我辨釋。答。世尊。向生死海中。張三種網。摝人天魚。豈將三網所摝之魚。比况雲外注甘露之神龍耶。螺磎別集

訣曰。禪門正傳之機。一似三綱之上雲外之神龍。一似百僚之上廟堂天子。其尊其貴不辨可知。

於是。敎學者五六輩。憤然作色。問淸虛曰。禪家發言。越分過度。無乃有其眼。而無其足乎。

淸虛。正色而對曰。禪家具眼具足。寧可永刼沉淪。不慕諸聖解脫者。禪家之眼也。不見他人非。常見自己過者。禪家之足也。於戲。世降聖遠。魔强法弱。視正法。如土塊。我之此

訣曰。圓敎有無礙緣起之解。頓敎有離名絕相之解。禪門無摸索沒巴鼻。

問。楞伽經性宗之法。達磨帶來。要證據心地法門。故歷世分付云云。可乎。

答。此亦不可也。佛爲大慧菩薩。大海隔絕處。談佛性義。意欲激發二乘。捨小慕大而已止可在方等部中。安可證據禪門耶(引古辨今錄)

重峰祖師云。達磨初來。以正法眼藏。密付慧可。只觀僧那禪師。(可師傍傳)執筏堅固。不得祖師正法。將恐以愚惑情破滅正法。故假設方便云。楞伽經四卷。是我心要。付慧可兼傳之然則祖門傳楞伽者。爲僧那止啼之黃葉耳。(海東七代錄)

問。般若經云。諸佛從此經出。故稱般若爲佛母。然則以般若爲宗可乎。

答。亦不可也。般若此飜智慧。若是智慧。則舍利弗爲宗主也。般若以前。所說法皆爲戲論。故經云蠲除戲論之糞也。是故當知般若。是聲聞舐痔破癰之良藥耳。安可爲禪門之宗主也。(鑑昭錄)

聖住和尙。常扣楞伽經。知非便舍。入唐傳禪法。

道元和尙。常究華嚴經。一日乃曰。圓頓之旨。豈如心印之法。卽舍之。亦入唐傳祖印(七代錄)

況學者所參話頭。沒語路沒義路沒滋味。不滯十種病。不涉全提見。亦不涉破病解。忽然噴地一發。則自然洞明一心法界。亦洞明不思議境界。所謂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者也況宗師所示手段。據法離言。殺活臨時。或作靑天霹靂。或起平地干戈。劒刃上能撲人電光中能穿針。雖上根大智。不容思議於其間也。

問。頓敎中。一切法。離心緣相離名字相。一念不生。訂時亦無能入者。可與禪門密旨合否。

答。相似而不相似也。頓敎一念不生。泯絕無寄。故坐在死句坑中。然。若不洞明一念不生之解。則無以攝此行也。圓覺云。得法界淨者。卽被淨解。爲自障礙。此之謂也。若論所訂眞如。則必有能訂智體。若有不生妄念。則必有所生正念。又有從信而至佛地之迹也禪門密旨。則本無一念。不生何念。念旣本無。信位何立。信位不立。佛地何有。雖說最上乘。本無最上乘。況學者所參活句。如一團火。近之則燎却面門。無佛法措着之處只有大疑。如烈燄亘天。忽若打破漆桶。則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圓得也。然則。雖證理成佛。只得素法身者。可與同論也。故云。祖師傳心處。如鳥飛空。永無蹤迹也。華嚴䟽云。圓頓之上。別有一宗。此禪門之謂也。（竪禪章及決疑論）

之外。非徒五教學者難信。亦乃當宗下根。茫然不識。
問。迦葉阿蘭位在聲聞。豈堪敎外別傳之旨乎。
答。迦葉阿難。應化大聖。百千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況已授密記者耶。正宗記
世尊。偈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此固敎外別傳之謂也。智度論
諸佛說弓。諸祖說弦。敎家無礙之法。方歸一味。拂此一味之跡。方現禪家一心。故云。無盡性海合一味。一味相沉是我禪。順正錄及與正錄
問。圓敎中性海。則自體雖不可思不可說。始修法界之因。終證法界之果。若海印則。自是訂體。離因離果。與禪門正宗心印。可和會否。
答。相似而不相似也。華嚴雖明無盡法界。坐在因果域內。證之者須經見聞生解行生然後證入。故。未透義路之窠臼。亦未脫十種之病源。豈比別傳禪旨耶。海印者。雖離因離果自從因果處。歸亡因果處。有因者始迹。有果者終迹也。禪門密傳之旨。本無法界之因更無亡因。本無法界之果。更無亡果。本無因故。無萬行之路。本無果故。無證果之門

能窺。今日爲君禪敎二道對辨而釋。其釋也。乃古也。非今也。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禪門最初句也。古德頌云。釋迦不出
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是此意也。華嚴十種訣
世尊。從兜率。降王宮。住胎出胎。出家成道。降魔轉法。至於入涅槃。此禪門末後句也。有
云如月在天。影含衆水。時無礙。處無礙。始終一貫。則末後句。亦是最初句。最初句亦是
末後句。然我禪門中。本無如是商量。商量。則識法者懼也。拈頌說誼
世尊。初入摩耶胎。直與三十三人。摠授玄記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各傳一人。勿
令斷絕。頌曰。摩耶肚裏堂。法界體一如。卅三諸祖師。同時密授記般若多羅付法傳
世尊。在雪山。六年。因星。悟道。旣知是法之未臻極。遊行數十日。歲在壬午。特尋訪于眞
歸祖師。始傳得玄極之旨。是乃敎外別傳之源也。梵日國師集
世尊。在靈山法會上。爲迦葉。分半座。擧花枝。示雙趺。對衆密付。文殊普賢。八萬菩薩衆
海。罔知迦葉入處。是乃敎外別傳之派也梵王決疑經及宗道者傳
訣曰。自迦葉阿難二尊者。至六祖慧能大師。所謂卅三也。敎外別傳之旨。逈出靑霄

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

神光不昧者。結上昭昭靈靈也。萬古徽猷者。結上本不生滅也。莫存知解者。結上不可守名生解也。門者有凡聖出入義。如荷澤所謂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也。吁。起於名狀不得。結於莫存知解。一篇葛藤。一句都破也。然始終一解。中舉萬行。如世典之三義也知解二字佛法之大害。故。特舉而終之。荷澤神會禪師。不得爲曹溪嫡子者。以此也

因而頌曰。

如斯舉唱明宗旨。笑殺西來碧眼僧。然。畢竟如何。咄。孤輪獨照江山靜。自笑一聲天地驚。(禪家龜鑑終)

禪敎釋　西山大師

清虛病老在西山金仙臺。一日行珠。惟政。寶晶。三德士。持金剛經五家解。問曰。般若敎中。亦有禪旨。以般若爲宗可乎。病老。引古答曰。只聞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不聞以金剛般若。付囑摩訶迦葉也。大抵百草頭上。有活底祖師意。至於鶯囀常談實相法。况我金剛一句乎。不着文字。則可讀一卷經也。然。洗佛光明。非其機。莫

【四喝】。金剛王寶劒。一刀揮斷。一切情解。踞地獅子。發言吐氣。衆魔膽裂。探竿影草。探其有無師承鼻孔。一喝不作一喝用。具上三玄四賓主等。

【八棒】。觸令返玄。接掃從正。靠玄傷正。苦責罰棒。順宗旨賞棒。有虛實辨棒。盲枷瞎棒。掃除凡聖正棒。此等法。非特臨濟宗風。上自諸佛。下至衆生。皆分上事。若離此說法皆是妄語。

臨濟喝德山棒。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大機大用。自在無方。全身出沒。全身擔荷。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然據實而論。此二師。亦不免偸心鬼子。

凛凛吹毛。不犯鋒鋩。◉爍爍寒光珠媚水。寥寥雲散月行天。

大丈夫見佛見祖。如寃家。若着佛求。被佛縛。若着祖求。被祖縛。有求皆苦。不如無事。

佛祖如寃者。結上無風起浪也。有求皆苦者。結上當體便是也。不如無事者。結上動念卽乖也。到此。坐斷天下人舌頭。生死迅輪。庶幾停息也。扶危定亂。如丹霞燒木佛雲門喫狗子。（普曜經云。世尊。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拈云。我在當時。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老母不見佛皆是摧邪顯正底手段。然畢竟如何。◉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別明臨濟宗旨】

大凡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一句無文綵印。三玄三要。有文綵印。權實玄照用要。

【三句】第一句。喪身失命。第二句。未開口錯。第三句。糞箕掃箒。

【三要】一要。照卽大機。二要。照卽大用。三要。照用同時。

【三玄】體中玄。三世一念等。句中玄。徑截言句等。玄中玄。良久棒喝等。

【四料揀】奪人不奪境。待下根人。奪境不奪人。待中根人。人境兩俱奪。待上根人人境俱不奪。待出格人。

【四賓主】賓中賓。學人無鼻孔。有問有答。賓中主。學人有鼻孔。有主有法。主中賓師家無鼻孔。有問在。主中主。師家有鼻孔。不妨奇特。

【四照用】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

【四大式】正利。少林面壁類。平常。禾山打鼓類。本分。山僧不會類。貢假。達摩不識類。

延壽。曰龍濟紹修。曰南臺守安禪師等。

【臨濟家風】。赤手單刀。殺佛殺祖。辨古今於玄要。驗龍蛇於主賓。操金剛寶劒。掃除竹木精靈。奮獅子全威。震裂狐狸心膽。要識臨濟宗麼。青天轟霹靂。平地起波濤

【曹洞家風】。權開五位。善接三根。橫抽寶劒。斬諸見稠林。妙協弘通。截萬機穿鑿威音那畔滿目烟光。空劫已前一壺風月。要識曹洞宗麼。佛祖未生空劫外。正偏不落有無機。

【雲門家風】。劒鋒有路。鐵壁無門。掀翻露布葛藤。剪却常情見解。迅電不及思量烈焰寧容湊泊。要識雲門宗麼。拄杖子𨁝跳上天。盞子裏諸佛說法。

【潙仰家風】。師資唱和。父子一家。脇下書字。頭角崢嶸。室中驗人。獅子腰折。離四句絕百非。一搥粉碎。有兩口無一舌。九曲珠通。要識潙仰宗麼。斷碑橫古路。鐵牛眠少室。

【法眼家風】。言中有響。句裏藏鋒。髑髏常干世界。鼻孔磨觸家風。風柯月渚。顯露眞心。翠竹黃花。宣明妙法。要識法眼宗麼。風送斷雲歸嶺去。月和流水過橋來。

見傳燈錄。

大凡祖師宗途有五。曰臨濟宗。曰曹洞宗。曰雲洞宗。曰潙仰宗。曰法眼宗。

【臨濟宗】。本師釋迦佛至三十三世。大祖慧能大師直傳。曰南岳懷讓。曰馬祖道一曰百丈懷海。曰黃檗希運。曰臨濟義玄。曰興化存奬。曰南院道顒。曰風穴延沼曰首山省念。曰汾陽善昭。曰慈明楚圓。曰楊岐方會。曰白雲守端。曰五祖法演。曰圓悟克勤。曰徑山宗杲禪師等。

【曹洞宗】。大祖下傍傳。曰青原行思。曰石頭希遷。曰藥山惟儼。曰雲巖曇晟。曰洞山良价。曰曹山耽章。曰雲居道膺禪師等。

【雲門宗】。馬祖傍傳。曰天王道悟。曰龍潭崇信。曰德山宣鑒。曰雪峰義存。曰雲門文偃。曰雪竇重顯。曰天衣義懷禪師等。

【潙仰宗】。百丈傍傳。曰潙山靈祐。曰仰山慧寂。曰香嚴智閒。曰南塔光涌。曰芭蕉慧淸。曰霍山景通。曰無著文喜禪師等。

【法眼宗】。雪峰傍傳。曰玄沙師備。曰地藏桂琛。曰法眼文益。曰天台德韶。曰永明

◉不行芳草路。難至落花村。

宗師亦有多病。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爲禪。病在口舌者。以顚言倒語胡唱亂喝爲禪。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畫西爲禪。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爲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

殺父母者。佛前懺悔。謗般若者。懺悔無路。

◉空中撮影非爲妙。物外追蹤豈俊機。

本分宗師。全提此句。如木人唱拍。紅爐點雪。亦如石火電光。學者。實不可擬議也。故。古人知師恩。曰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爲我說破。

不道不道。恐上紙墨。◉箭穿江月影。須是射鵰人。

大抵。學者。先須詳辨宗途。昔。馬祖一喝也。百丈耳聾。黃檗吐舌。這一喝。便是拈花消息亦是達磨初來底面目。吁。此。臨濟宗之淵源。

識法者懼。和聲便打。◉杖子一枝無節目。慇勤分付夜行人。

昔馬祖一喝也。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大機者。圓應爲義。大用者。直截爲義。事

也。若見諸佛。無心隨去。若見地獄。無心怖畏。但自無心。同於法界。此卽是要節也。然則平常是因。臨終是果。道人。須着眼看。

怕死老年親釋迦◉好向此時明自己。百年光影轉頭非。

凡人臨命終時。若一毫毛凡地情量不盡。思慮未忘。向驢胎馬腹裏托質。泥犂鑊湯中煑煠。乃至依前再爲螻蟻蚊虻。

白雲云。設使一毫毛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中。一見星飛。散入諸趣。◉烈火茫茫。寶劍當門。

評曰。此二節。特開宗師無心合道門。權遮敎中。念佛求生門。然。根器不同。志願亦異。各各如是。兩不相妨。願諸道者。平常隨分。各自努力。最後刹那。莫生疑悔。

禪學者。本地風光。若未發明。則孤峭玄關。擬從何透。往往。斷滅空以爲禪。無記空以爲道。一切俱無。以爲高見。此冥然頑空。受病幽矣。今天下之言禪者。多坐在此病。

向上一關。措足無門。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種病。透過法身。亦有兩種病。須一一透得始得。

懺悔者。懺其前愆。悔其後過。慚愧者。慚責於內。愧發於外。然心本空寂。罪業無寄。

道人。宜應端心。以質直爲本。一瓢一衲。旅泊無累。

佛云。心如直絃。又云。直心是道場。若不耽着此身。則必旅泊無累。

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兩忘。乃是眞法。

取境者如鹿之趁空花也。取心者如猿之捉水月也。境心雖殊。取病則一也。此合論凡夫二乘。

◉天地尙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

聲聞宴坐林中。被魔王捉。菩薩遊戲。世間外魔不覔。

聲聞取靜爲行故心動。心動則鬼見也。菩薩性自空寂故無迹。無迹則外魔不見。此合論二乘菩薩。

◉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凡人臨命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生。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如一。但能如是。直下須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自由人

章始起於一於戲。終結於一古語。中間細繹許多故曰字。亦一段文法也。咄哉。此身九孔。常流百千癰疽。一片薄皮。又云革囊盛糞。膿血之聚。臭穢可鄙。無貪惜之。何况百年長養。一息背恩。

上來諸業。皆由此身。發聲叱咄。深有警也。此身諸愛根本。了之虛妄。則諸愛自除。如其耽着。則起無量過患。故於此。特明之。以開修道之眼也。

評曰。四大無主。故一爲假四寃。四大背恩。故一爲養四蛇。我。不了虛妄。故爲他人也。嗔之慢之。若二鬼之爭一屍也。一屍之爲體也。一曰泡聚。一曰夢聚。一曰苦聚。一曰糞聚。非徒速朽。亦甚鄙陋。上七孔。常流涕唾。下二孔。常流屎尿。故。須十二時中潔淨身器。以參衆數。凡行麤不淨者。善神必背去。因果經云。將不淨手執經卷。在佛前涕唾者。必當獲厠蟲報。文殊經云。大小便時。狀如木石。愼勿語言作聲。又勿畵壁書字。又勿吐痰。入厠中。又云登厠不洗淨者。不得坐禪床。不得登寶殿。(以下入厠呪洗淨呪等幷略之)此登厠洗淨之法。亦是道人日用行實故。引經附此。

有罪卽懺悔。發業卽慚愧。有丈夫氣象。又改過自新。罪隨心滅。

都不思目前之樂。便是身後之苦也。

智論。一道人。五粒粟受牛身。生償筋骨。死還皮肉。虛受信施。報應如響。

故曰。寧以熱鐵纒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寧以鐵鑊投身。不受信心人房舍等。

梵網經云。不以破戒之身。受信心人種種供養及種種施物。菩薩若不發是願。則得輕垢罪。

故曰。道人。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進食如進毒者。畏喪其道眼也。受施如受箭者。畏失其道果也

故曰。修道之人。如一塊磨刀之石。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磨來磨去。別人刀快而自家石漸消。然有人。更嫌他人不來我石上磨。實爲可惜。

如此道人。平生所向。只在温飽。

故。古語亦有之。曰三途苦未是苦。若袈裟下失人身。始是苦也。

古人云。今生未明心。滴水也難消。此所以袈裟下失人身也。佛子佛子。憤之激之。此

唖金輪入雪山。千世尊不易之軌則。末世羊質虎皮之輩。不識廉耻。望風隨勢。陰媚取寵。噫。其懲也夫。

心染世利者。阿附權門。趨走風塵。返取笑於俗人。此衲子。以羊質。證此多行。以懲也夫。結之。此三字文。出莊子。

佛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末法比丘。有多般名字。或鳥鼠僧。或唖羊僧。或禿居士。或地獄滓。或被袈裟賊。噫。其所以以此。

裨販如來者。撥因果排罪福。沸騰身口。迭起愛憎。可謂愍也。避僧避俗曰鳥鼠。舌不說法曰唖羊。僧形俗心曰禿居士。罪重不遷曰地獄滓。賣佛營生曰被袈裟賊。以被袈裟賊。證此多名。以此二字。結之。此二字文。出老子。

於戲。佛子一衣一食。莫非農夫之血。織女之苦。道眼未明。如何消得。

傳燈。一道人。以道眼未明故。身爲木菌。以還信施。

故曰。要識披毛戴角底麼。卽今。虛受信施者是。有人。未飢而食。未寒而衣。是誠何心哉

門外長者子。還入火宅中。

出家爲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溫飽也。非求利名也。爲生死也。爲斷煩惱也。爲續佛慧命也。爲出三界度衆生也。

可謂衝天大丈夫。

佛云。無常之火。燒諸世間。又云衆生苦火。四面俱焚。又云諸煩惱賊。常伺殺人。道人。宜自警悟。如救頭燃。

身有生老病死。界有成住壞空。心有生住異滅。此。無常苦火。四面俱焚者也。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貪世浮名。枉功勞形。營求世利。業火加薪。

貪世浮名者。有人詩云。鴻飛天末迹留沙。人去黃泉名在家。營求世利者。有人詩云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枉功勞形者。鑿氷雕刻不用之巧也。業火加薪者麤弊色香致火之具也

名利衲子。不如草衣野人。

永劫沈墮。又馬鳴龍樹。悉是祖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我何人哉。不欲往生。

又佛自云。西方去此遠矣。十萬（十惡）八千。（八邪）此爲鈍根說相也。又云。西方去此不遠。卽心（衆生）是佛。（彌陀）此爲利根說性也。教有權實。語有顯密。若行解相應者。遠近俱通也。

故祖師門下。亦有或喚阿彌陀佛者。（惠遠）或喚主人公者。（瑞巖）

聽經。有經耳之緣。隨喜之福。幻軀有盡。實行不亡。

此明智學。如食金剛。勝施七寶。壽師云。聞而不信。尙結佛種之因。學而不成。猶盖人天之福。

看經。若不向自己上做工夫。雖看盡萬卷。猶無益也。

此明愚學。如春禽晝啼。秋蟲夜鳴。密師云。識字看經。元不證悟。銷文釋義。唯熾貪嗔邪見。

學未至於道。衒耀見聞。徒以口舌辯利相勝者。如厠屋塗丹雘。

別明末世愚學。學本修性。全習爲人。是誠何心哉。

出家人。習外典。如以刀割泥。泥無所用。而刀自傷焉。

梵語阿彌陁。此云。無量壽。亦云。無量光。十方三世第一佛號也。因名法藏比丘對世自在王佛。發四十八願云。我作佛時。十方無央數世界。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之流。念我名十聲者。必生我刹中。不得是願。終不成佛云。先聖云。唱佛一聲。天魔喪膽。名除鬼簿。蓮出金池。又懺法云。自力他力。一遲一速。欲越海者種樹作船。遲也。比自力也。借船越海。速也。比佛力也。又曰。世間穉兒。迫於水火高聲大叫。則父母聞之。急走救援。如人臨命終時。高聲念佛。則佛具神通。決定來迎爾。是故大聖慈悲。勝於父母也。衆生生死。甚於水火也。有人云。自心淨土淨土不可生。自性彌陁。彌陁不可見。此言似是而非也。彼佛無貪無嗔。我亦無貪無嗔乎。彼佛變地獄作蓮花。易於反掌。我則以業力。常恐自墮於地獄。況變作蓮花乎。彼佛觀無盡世界如在目前。我則隔壁事猶不知。況見十方世界如目前乎。是故人人。性則雖佛。而行則衆生。論其相用。天懸地隔。圭峰云。設實頓悟。終須漸行。誠哉是言也。然則。寄語自性彌陁者。豈有天生釋迦。自然彌陀耶。須自忖量人豈不自知。臨命終時。生死苦際。定得自在否。若不如是。莫以一時貢高。却致

持呪者。現業易制。自行可違。宿業難除。必借神力。

摩登得果。信不誣矣。故不持神呪。遠離魔事者。無有是處。

禮拜者。敬也伏也。恭敬眞性。屈伏無明。

身口意淸淨。則佛出世。

念佛者。在口曰誦。在心曰念。徒誦失念。於道無益。

阿彌陁佛六字法門。定出輪迴之捷徑也。心則。緣佛境界。憶持不忘。口則。稱佛名號

分明不亂。如是心口相應。名曰念佛。

評曰。五祖云。守本眞心。勝念十方諸佛。六祖云。常念他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卽

到彼岸。又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又云迷人念佛求生。悟人自淨其心。又云

大抵衆生悟心自度。佛不能度衆生云云。如上諸德。直指本。心別無無方便。方將一法便逗諸根

理實如是。然迹門實有極樂世界阿彌陁佛。有四十八大願。凡念十聲者。承此願力

往生蓮胎。徑脫輪迴。三世諸佛。異口同音。十方菩薩。同願往生。又况古今往生之

人。傳記昭昭。願諸行者。愼勿錯認。勉之勉之。

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淸潭水底。影像昭昭。

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名無念。無念名解脫。

戒也定也慧也。擧一具三。不是單相。

修道證滅。是亦非眞也。心法本寂。乃眞滅也。故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眼不自見。見眼者妄也。故妙首思量。淨名杜默。此下散擧細行。

貧人來乞。隨分施與。同體大悲。是眞布施。

自他爲一曰同體。空手來空手去。吾家活計。

有人來害。當自攝心。勿生嗔恨。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

煩惱雖無量。嗔慢爲甚。涅槃云。塗割兩無心。嗔如冷雲中霹靂起火來。

若無忍行。萬行不成。

行門雖無量。慈忍爲根源。忍心如幻夢。辱境若龜毛。

守本眞心。弟一精進。

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故云莫妄想。莫妄想。懈怠者。常常望後。是自棄人也。

之。使無諸漏也。

靈山會上。豈有無行佛。少林門下。豈有妄語祖。

無德之人。不依佛戒。不護三業。放逸懈怠、輕慢他人。較量是非。而爲根本。

一破心戒。百過俱生。

評曰。如此魔道。末法熾盛。惱亂正法。學者詳之。

若不持戒。尙不得疥癩野干(狐也)之身。況淸淨菩提。果可冀乎。

重戒如佛。佛常在焉。須草繫鵝珠。以爲先導。

欲脫生死。先斷貪欲。及除愛渴。

愛爲輪迴之本。欲爲受生之緣。佛云。婬心不除。塵不可出。又云。恩愛一縛着。牽人入罪門。渴者情愛之至切也。

無礙淸淨慧。皆因禪定生。

超凡入聖。坐脫立亡者。皆禪定之力也。故云欲求聖道。離此無路。

心在定。則能知世間生滅諸相。

世。非爲度衆生。只爲度生死涅槃二見耳。

菩薩度衆生入滅度。又實無衆生得滅度。

菩薩只以念念爲衆生也。了念體空者度衆生也。念旣空寂者。實無衆生得滅度也。此上論信解。

文殊達天眞。普賢明緣起。解似電光。行同竆子。此下論修證。

理須頓悟。事非頓除。

帶婬修禪。蒸沙作飯。帶殺修禪。如塞耳叫聲。帶偸修禪。如漏巵求滿。帶妄修禪。如刻糞爲香。縱有多智。皆成魔道。

此明修行軌則。三無漏學也。小乘。禀法爲戒。粗治其末。大乘。攝心爲戒。細絕其本。然則法戒無身犯。心戒無思犯也。婬者斷淸淨。殺者斷慈悲。盜者斷福德。妄者斷眞實也。能成智慧。縱得六神通。如不斷殺盜婬妄。則必落魔道。永失菩提正路矣。此四戒百戒之根。故別明之。使無思犯也。無憶曰戒。無念曰定。莫妄曰慧。又戒爲捉賊。定爲縛賊。慧爲殺賊。又戒器完固。定水澄淸。慧月方現。此三學者。實爲萬法之源。故特明

斷者。能所也。不生者。無能所也。

須虛懷自照。信一念緣起無生。

此單明性起。

諦觀殺盜淫妄。從一心上起。當處便寂。何須更斷。

此雙明性相。

經云不起一念。名爲永斷無明。又云念起卽覺。

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

心爲幻師也。身爲幻城矣。世界幻衣也。名相幻食也。至於起心動念。言妄言眞。無非幻也。又無始幻無明。皆從覺心生。幻幻如空花。幻滅名不動。故夢瘖求醫者。寤來無方便。知幻者亦如是。

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死涅槃。如見空花起滅。

性本無生。故無生涅也。空本無花。故無起滅也。見生死者。如見空花起也。見涅槃者如見空花滅也。然起本無起。滅本無滅。於此二見。不用窮詰。是故。思益經云。諸佛出

云時時勤拂拭也。屈者敎學者病也。高者禪學者病也。敎學者。不信禪門有悟入之秘訣。深滯權敎。別執眞妄。不修觀行。數他珍寶。故自生退屈也。禪學者。不信敎門有修斷之正路。染習雖起。不生慚愧。果級雖初。多有法慢。故發言過高也。是故。得意修心者。不自屈。不自高也。

評曰。不自屈不自高者。畧擧初心。因該果海。則信之一位也。廣擧菩薩。果徹因源則五十五位也。

迷心修道。但助無明。

悟若未徹。修豈稱眞哉。悟修之義。如膏明相賴。目足相資。

修行之要。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病盡藥除。還是本人。

不用捨衆生心。但莫染汚自性。求正法。是邪。

捨者求者。皆是汚也。

斷煩惱。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

此結上自謾之意。言行相違。虛實可辨。

若欲敵生死。須得這一念子爆地一破。方了得生死。

爆。打破漆桶聲。打破漆桶然後。生死可敵也。諸佛因地法行者。只此而已。

然。一念子爆地一破然後。須訪明師。決擇正眼。

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道如大海。轉入轉深。愼勿得小爲足。悟後若不見人

則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古德云。只貴子眼正。不貴汝行履處。

昔。仰山答潙山問云。涅槃經四十卷。總是魔說。此。仰山之正眼也。仰山。又問行履處

潙山答曰。只貴子眼正云云。此所以先開正眼而後說行履也。故云若欲修行。先須頓

悟。

願諸道者。深信自心。不自屈。不自高。

此心平等。本無凡聖。然。約人。有迷悟凡聖也。因師激發。忽悟眞我。與佛無殊者。頓也

此所以不自屈。如云本來無一物也。因悟斷習。轉凡成聖者。漸也。此所以不自高。如

自己捉敗佛祖麼。今生決定續佛慧命麼。起坐便宜時遙思地獄苦麼。此一報身定脫輪迴麼。當八風境心不動麼。此是叅禪人。日用中點檢底道理。古人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四恩者。父母君師施主恩也。四大醜身者。父之精一滴。母之血一滴者。水大之濕也精爲骨血爲皮者。地大之堅也。精血一塊不腐不爛者。火大之煖也。鼻孔先成通出入息者。風大之動也。阿難曰。欲氣麤濁。腥臊交遘。此所以醜身也。念念衰朽者。頭上光陰。刹那不停。面自皺而髮自白。如云。今旣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此無常之體也。然。無常之鬼以殺爲戲。實念念可畏也。呼者。出息之火也。吸者。入息之風也。人命寄托。只在出入息也。八風者順逆二境也。按八風者即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也地獄苦者。人間六十刧。泥犂一晝夜鑊湯爐炭劒樹刀山之苦。口不可形言也。人身難得。甚於海中之鍼。故於此愍而警之

評曰。上來法語。如人飮水冷暖自知。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各須察念。勿以自慢。

學語之輩。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所謂言行相違者也。

工夫。到行不知行。坐不知坐。當此之時。八萬四千魔軍。在六根門頭伺候隨心生。設心若不起。爭如之何。

魔者樂生死之鬼名也。八萬四千魔軍者。乃衆生八萬四千煩惱也。魔本無種。修行失念者遂派其源也。衆生順其境故順之。道人逆其境故逆之。故云道高魔盛也。禪定中或見孝子而斫股。或見猪子而把鼻者。亦自心起見感此外魔也。心若不起。則種種伎倆。翻爲割水吹光也。古云壁隙風動。心隙魔侵。

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或不起是煩惱魔。然我正法中。本無如是事。

大抵。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境。然魔境夢事。何勞辨詰。

工夫。若打成一片。則縱今生透不得。眼光落地之時。不爲惡業所牽。

業者無明也。禪者般若也。明闇不相敵。理固然也。

大抵。參禪者。還知四恩深厚麼。還知四大醜身念念衰朽麼。還知人命在呼吸麼。生來値遇佛祖麼。及聞無上法生希有心麼。不離僧堂守節麼。不與隣單雜話麼。切忌鼓扇是非麼。話頭十二時中明明不昧麼。對人接語時無間斷麼。見聞覺知時打成一片麼。返觀

底器仗。亦是諸佛面目。亦是諸祖骨髓也。須透得此關。然後。佛祖可期也。古人。頌云
趙州露刃劒。寒霜光燄燄。擬議問如何。分身作兩段。
話頭。不得擧起處承當。不得思量卜度。又不得將迷待悟。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如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是識情。怕怖憧惶底。是識情。今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
話頭有十種病。曰意根下卜度。曰揚眉瞬目處垜根。曰語路上作活計。曰文字中引證曰擧起處承當。曰颺在無事匣裏。曰作有無會。曰作眞無會。曰作道理會。曰將迷待悟也。離此十種病者。但擧話時。略抖擻精神。只疑是個什麼。
此事如蚊子上鐵牛。更不問如何若何。下觜不得處。棄命一攢。和身透入。
重結上意。使參活句者。不得退屈。古云。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
工夫。如調絃之法。緊緩得其中。勤則近執着。忘則落無明。惺惺歷歷。密密綿綿。
彈琴者曰。緩急得中然後。淸音普矣。工夫亦如此。急則動血囊。忘則入鬼窟。不徐不疾。妙在其中。

者。圓頓門死句也。有理路。有語路。有聞解思想故也。

凡本叅公案上。切心做工夫。如鷄抱卵。如猫抱鼠。如飢思食。如渴思水。如兒憶母。必有透徹之期。

祖師公案。有千七百則。如狗子無佛性。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之流也。鷄之抱卵。暖氣相續也。猫之捕鼠。心眼不動也。至於飢思食。渴思水。兒憶母。皆出於眞心。非做作底心。故云切也。叅禪無此切心。能透徹者。無有是處。

叅禪。須具三要。一有大信根。二有大憤志。三有大疑情。苟闕其一。如折足之鼎。終成廢器。

佛云。成佛者。信爲根本。永嘉云。修道者。先須立志。蒙山云。叅禪者。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又云。大疑之下。必有大悟。

日用應緣處。只舉狗子無佛性話。舉來舉去。疑來疑去。覺得沒理路沒義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亦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一字子。宗門之一關。亦是摧許多惡知惡覺

云。庭前栢樹子話。龍藏所未有底。

說弓。曲也。說弦。直也。龍藏。龍宮之藏經也。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答云庭前栢樹子。此所謂格外禪旨也。◉魚行水濁。鳥飛毛落。

故。學者先以如實言敎。委辨不變隨緣二義。是。自心之性相。頓悟漸修兩門。是。自行之始終。然後放下敎意。但將自心現前一念。參詳禪旨。則必有所得。所謂出身活路。

上根大智。不在此限。中下根者。不可躐等也。敎義者。不變隨義。頓悟漸修。有先有後禪法者一念中不變隨緣。性相體用。元是一時。離卽離非。是卽非卽。故。宗師。據法離言。直指一念。見性成佛耳。放下敎義者以此。◉明歷歷時。雲藏深谷。深密密處。日照晴空。

大抵學者。須參活句。莫參死句。

活句下薦得。堪與佛祖爲師。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此下特擧活句。使自悟入。◉要見臨濟。須是鐵漢。

評曰。話頭有句意二門。參句者。徑截門活句也。沒心路。沒語路。無摸索故也。參意

絕慮忘緣者。得之於心也。所謂閒道人也。於戲其爲人也。本來無緣。本來無事。飢來卽食。困來卽眠。綠水靑山。任意逍遙。漁村酒肆。自在安閒。年代甲子摠不知。春來依舊草自靑。此。別歎一念迴光者。◎將謂無人。賴有一個。

敎門惟傳一心法。禪門惟傳見性法。

心如鏡之體。性如鏡之光。性自淸淨。卽時豁然。還得本心。此。祕重得意一念。◎重重山與水。淸白舊家風。

評曰。心有二種。一本源心。二無明取相心也。性有二種。一本法性。二性相相對性也。故。禪敎者同迷。守名生解。或以淺爲深。或以深爲淺。遂爲觀行大病。故。於此辨之。

然。諸佛說經。先分別諸法。後說畢竟空。祖師示句。迹絕於意地。理顯於心源。

諸佛爲萬代依憑。故。理須委示。祖師在卽時度脫。故。意使玄通。迹。祖師言迹也。意學者意地也。◎胡亂指注。臂不外曲。

諸佛說弓。祖師說弦。佛說無礙之法。方歸一味。拂此一味之迹。方現祖師所示一心。故

三處者。多子塔前分半座。一也。靈山會上擧拈花。二也。雙樹下槨示雙趺。三也。所謂迦葉。別傳禪燈者此也。一代者。四十九年間所說五敎也。人天敎一也。小乘敎二也大乘敎三也。頓敎四也。圓敎五也。所謂阿難流通敎海者此也。然則禪敎之源者世尊也。禪敎之派者迦葉阿難也。以無言至於無言者禪也。以有言至於無言者敎也。乃至心是禪法也。語是敎法也。則法雖一味。見解則天地懸隔。此。辨禪敎二途。◉不得放過。草裏橫身。

是故。若人。失之於口。則拈花微笑。皆是敎迹。得之於心。則世間麤言細語。皆是敎外別傳禪旨。

法無名故言不及也。法無相故心不及也。擬之於口者失本心王也。失本心王。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盡落陳言。終是死物也。得之於心者。非但街談。善說法要。至於鷰語深談實相也。是故寶積禪師。聞哭聲踊悅身心。寶壽禪師見諍拳開豁面目者。以此也此。明禪敎深淺。◉明珠在掌。弄去弄來。

吾有一言。絶慮忘緣。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靑。

圓成。豈假他人。添脂着粉也。此。出世之所以起波浪也。虛空藏經云。文字是魔業。名相是魔業。至於佛語。亦是魔業。是此意也。此。直擧本分。佛祖無功能。◉乾坤失色。日月無光。

然。法有多義。人有多機。不妨施設。

法者一物也。人者衆生也。法有不變隨緣之義。人有頓悟漸修之機。故不妨文字語言之施設也。此所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者也。衆生。雖曰圓成。生無慧目。甘受輪轉 故若非出世之金鎞。誰刮無明之厚膜也。至於越苦海而登樂岸者。皆由大悲之恩也。然則。恒沙身命難報萬一也。此。廣擧新熏。感佛祖深恩。◉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强立種種名字。或心或佛或衆生。不可守名而生解。當體便是。動念卽乖。

一物上强立三名字者。敎之不得已也。不可守名生解者。亦禪之不得已也。一擡一搦旋立旋破。皆法王法令之自在者也。此。結上起下。論佛祖事體各別。◉九旱逢佳雨他鄕見故人。

世尊三處傳心者爲禪旨。一代所說者爲敎門。故曰。禪是佛心。敎是佛語。

多不足以爲至寶。吁何古今學佛者之不同寶也。今雖不肖。有志於古之學。以貝葉靈文爲寶也。然。其文尙繁。藏海汪洋。後之同志者。頗不免摘葉之勞。故。文中撮其要且切者數百語。書于一紙。可謂文簡而義周也。如以此語。以爲嚴師。而研窮得妙。則句句活釋迦存焉。勉乎哉。雖然。離文字一句。格外奇寶。非不用也。且將以待別機也。

嘉靖甲子夏淸虛堂白華道人序

有一物於此。從本以來。昭昭靈靈。不曾生。不曾滅。名不得。狀不得。

一物者何物。『〇』。古人頌云。古佛未生前。凝然一相圓。釋迦猶未會。迦葉豈能傳。此一物之所以不曾生不曾滅名不得狀不得也。六祖告衆云。吾有一物。無名無字。諸人還識否。神會禪師卽出曰。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此所以爲六祖之孽子也。懷讓神師。自嵩山來。六祖問曰。什麼物伊麼來。師罔措。至八年。方自肯曰。說似一物卽不中此所以爲六祖之嫡子也。◉三敎聖人。從此句出。誰是擧者。惜取眉毛。

佛祖出世。無風起浪。

佛祖者。世尊。迦葉也。出世者。大悲爲體。度衆生也。然。以一物觀之。則人人面目本來

赤。宣祖義之。命爲八道十六宗(八道之禪敎兩宗故共爲十六宗也)都摠攝。於是分遣弟子。各起義僧。助戰成功。護駕還都。明提督李如松。送帖賀之。贈以詩曰。無意圖功利 專心學道禪。今聞王事急。摠攝下山巓。師以年老。奏請以軍事。屬於弟子惟政。及處英。納印還山。宣祖。賜號國一都大禪師禪敎都摠攝扶宗樹敎普濟登階尊者。自是。義益高。名益尊。往來於楓岳頭流妙香諸山。常隨者千餘人。出世者七十餘人。甲辰正月二十三日。師會弟子於妙香山圓寂菴。焚香說法。取自家影幀。書其背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作書付松雲(惟政)雷默(處英)歟。趺坐而逝。(佛紀二六三一年)壽八十五。臘六十七。異香滿室。三七日後始歇。弟子圓峻印英等。闍維。奉靈骨一片。舍利三枚。樹浮圖於妙香山安心寺。又一片。弟子惟政自休等。奉來金剛山。得神珠數枚。窆石于楡岾寺之北。

禪家龜鑑

淸虛休靜禪師(退隱)著

禪家龜鑑序

古之學佛者。非佛之言不言。非佛之行不行也。故所寶者惟貝葉靈文而已。今之學佛者。傳而誦。則士大夫之句。乞而持。則士大夫之詩。至於紅綠色其紙。美錦粧其軸。多

師壽八十一。臘六十五。

○（臨濟下第廿五世 太古下第六世）西山大師。法名休靜。字玄應。自號清虛子。以多在香山。故又號西山。俗姓完山崔氏。安州人。父世昌。母金氏。以正德十五年庚辰（中宗大王十五年也）三月生師。九歲母亾十歲父歿。伶仃無依。隨州官來京。就學泮齋。鬱鬱不適意。與同學數人。南遊智異山。窮覽形勝。探賾諸經。每愴早失怙恃。益感生死之義。忽得禪家頓悟法。剃髮於崇仁長老七八年間。遍踏名山。嘉靖庚子。師年廿一歲矣。叅靈觀大師。得印可後。因遊行村落。聞午鷄。忽然有悟。題落葉曰。髮白心非白。古人曾漏洩。今聞一聲鷄。丈夫能事畢。年三十中禪科。自大選。陞至兩宗判事。卽解綬。入金剛山。作三夢詞。主人夢說客。客夢說主人今說二夢客。亦是夢中人。登香爐峯（在金剛山）作詩曰。萬國都城如垤蟻。千家豪傑等醯鷄。一窓明月清虛枕。無限松風韻不齊。己丑鄭汝立之獄。妖僧無業。以此詩。爲證誣引。師。被逮。供辭明剴。宣祖大王。知其寃。立釋之。徵詩稿覽之。嘉歎賞賚焉。壬辰之亂。大駕播遷西幸龍灣。師自香山。仗劍進謁。宣祖敎曰。世亂如此。爾可弘濟耶。師泣而拜命。請曰國內緇徒之老病不任行伍者。臣令在地焚修。以祈神助。其餘臣皆統率。悉赴軍前。以效忠

徒將聰慧口耳之學。衒耀於世。不踏實地。言行相違。關西湖南。討山討水。徒費粥飯。被經論。賺過一生。終未免虛生浪死。又一般漢。習閒成性。不求師範。野鬼窟中。徒勞坐睡如到寶山。空手去來。深可憐愍。又曰。汝等諸人。自己靈光。盖天盖地。不拘文字。體露眞常。夜繩不動。汝疑之爲蛇。闇室本空。汝怖之爲鬼。心上。起眞妄之情。性中。立凡聖之量請將智慧之嘴。啄破無明之殼。幸甚。隆慶戊辰二月三十日。特命檜巖住持茂卞。普賢住持元珪。禪德暉晶。學玄。禪燈。義淨。一精之徒曰。界有成住壞空。念有生住異滅。身有生老病死。凡有始必有終。物之常也。今日老僧。欲示無常。諸仁者。須攝正念。勿懷眷戀亦莫隨俗。爲譸張不益事也。昔者莊子。以天地。爲棺槨之語。實自有理。莊子尙爾。況道人乎。吾常欲向不思議之嶺。作佛事。須露屍骸。飼于鳥獸可也。言已。卽拔筆大書曰。八十人問命。迅如一電光。臨行忽擧目。活路是家鄕。亦繼吟於口。而書於紙曰。年逾八十似空花。往事悠悠亦眼花。脚未跨門還本國。故園桃李已開花。放筆端坐。泊然而逝。(佛紀二五九五年)及至七日。門人。遵命。奉色身。輦于不思議之嶺。以天竺法。闍維之。神光奪夜。天地洞然。百里之外。有見之者。望拜焉。乃四月十八日亥時也。銀色舍利。鐫石鍾。以安之

巨壑也。卽頂禮。連聲歎曰。此眞吾師也。執侍三年。師後或居黃龍山。或居八公山。或住大乘洞。或住義神洞。或住燕谷洞。不覺夢過四十一年。至隆慶五年辛未四月十四日入寂焉（佛紀二五九八年）世壽八十七。法臘七十二。侍者。法融。靈應。大選淨源。信翁。禪德眞機。道義輩。收靈骨。竪浮屠于燕谷之西麓。

〇臨濟下二十四世太古下第五世妙香山慶聖堂禪師。諱一禪。號休翁。一曰禪和子。其先張氏。蔚山人也父鳳韓。母林氏。母。夢呑明珠。覺而有娠。弘治元年戊申十二月十二日生焉。幼失雙親泣血三年。觀世無常。意志淸虛。年至十三。入斷石山。投海山法師。服勤三年。十六薙髮二十四入妙香山。專習苦行。頃之。南入智異山。叅智嚴長老。嚴。一見深器之。示一偈曰風颼颼月皎皎。雲冪冪水潺潺。欲識這個事。須叅祖師關。師。卽深得密旨。樂而忘憂。東入金剛山十王洞。志存大乘。冥心虛寂。不覺失笑。曰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燦。擬議問如何。分身作兩段。喝。夢中說夢。漏逗不少。自此。詠於口者必徑截門言句也。頃入表訓結一夏。厥後遍歷天磨五臺白雲楞伽諸山。嘉靖甲辰春。還入妙香山。棲普賢寺觀音殿碩德高士八表雲趨。可謂海東折床會也。有時深夜。喚諸門人曰。大抵學者。不答活句

鑴石鍾以安于義神南麓。壽七十一。臘四十四。

○(臨濟下第廿四世 太古下第五世)芙蓉靈觀禪師。嶺南晉州人也。名靈觀。號隱菴。一日蓮船道人。身雖寄世。想在西方。故以芙蓉堂稱之。家世犯賤。(人家奴故云也)富而無禮。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成宗大王十六年也)七月初七日生。年才八歲。父携而釣魚。使負魚籃。師擇其生命者。而盡放之。父大怒撻之。師拜而泣曰。人與物。愛命則同。忍痛則一也。伏望垂恕。父聞而弛怒。師年至十三。丁巳之秋。夜深人靜。出門獨行。入德異山。投苦行禪子。依止三年。學其法而落髮焉。十七辛酉。叅信聰法師。探敎綱。又禮威鳳大師。入禪樞。因入九泉洞。手結茅廬。度九春秋。脇不至席。影不出山。論敎義則洋洋焉波瀾萬頃。轉禪旨則嶷嶷然崖岸千尋。己巳入龍門山。訪祖愚大師。討禪餘暇。涉盡莊老。甲戌又向淸平山。投學梅禪子。扣擊禪微。法無異味。己卯到金剛山大尊菴。與祖雲大師。結二夏。又深入彌勒峯內院菴。默坐九年。庚寅秋。還歸故鄕。覲其老父。及其故主。納田宅以贖身。卽向頭流山。(智異山之一名)扣智嚴大師碧松之門曰。靈觀自遠趨風。願一攝受。嚴曰。靈且不敢。觀從何來。師。近前叉手曰。請師鑑嚴笑曰。堪爲雕琢。翌日。嚴爲師。碎蕩心霧。陶瀉佛海。師之二十年宿疑。忽如層氷之泮

善將鑑。弘治四年辛亥五月。野人。寇北邊。成宗大王。命許琮帥師討之。師亦仗劍從之大堅戰功。旣罷征。嘆曰。大丈夫生斯世也。不守心地。役役馳勞。縱得汗馬之功。徒尙虛名耳。卽入鷄龍山臥草菴。叅祖澄大師。投簪落髮。時年二十八矣。厲志修禪。又訪衍熙敎師。問楞嚴深義。次尋正心禪師。擊傳燈密旨。俱振玄微。多所悟益。後入智異山。（今碧松寺是師駐錫處也）風鑒益明。律儀淸淨。爲一時緇林之宗。闡揚佛法。不諂於世。故泛學叅禪者。望崖而退。多以倨慢譏之。若導初學。則先以禪源集別行錄。立如實知見。次以禪要語錄。掃除知解之病。而指示活路也。凡接人機鋒。大略若此。有時。與門人靈觀圓悟一禪等六七十之徒。講諸大乘經論。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命諸門人。會壽國菴。講法華經。至方便品忽然歎曰。衆生自蔽光明。甘受輪轉久矣。勞他世尊。一光東照。至於苦口開示。皆爲衆生設方便爾。非實法也。盖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汝等諸人。若信佛無言。直下悟入自家心地。則可謂開寶藏報佛恩也。今日老僧。亦爲諸人示寂滅相去也。諸人莫向外求。努力珍重。遂喚侍者點茶來。啜茶訖。閉門端坐。良久默然。開窓視之。已入寂矣。乃十一月初一日也。（佛紀二五六一年）茶毘得頂骨一片。舍利粘粘。瑩若眞珠焉。弟子崇仁。雪岩眞一圓悟

雨者。幻庵之高弟。（慵齋以千峰爲幻菴之弟子非是當從牧隱千峰說）自幼力學。內外經典。無不探討。精究其意。又能於詩。詩思清絕。與牧隱陶隱諸先生相唱酬。我朝不崇釋敎。名家子弟。不得祝髮。以故緇徒無知書者。而師名益著。四面學者如雲。集賢之士皆就問塔下。蔚爲儒釋士林之表人皆敬之。我伯仲氏。（慵齋名成俔其伯氏名任仲氏名侃）皆讀書于檜巖寺。見師年九十餘。容貌淸癯。氣體尙强。或倂日不食。不甚飢餒。人若饋之飯。則或喫盡數鉢。亦無飽意。雖至數日。未嘗如厠。恒兀坐虛室。懸玉燈張淸几。徹夜看書。絲毫細字一一硏究。未嘗交睫。偃臥辟人。不許在傍。若有所召。則手擊小錚。門下。隨而應之。未得高聲大喚也。日本國使僧文溪求詩。縉紳作者數十人。師亦承命賦詩。詩曰。水國古精神。灑然無位人。火馳應自息。柴立更誰親。楓岳雲生屐。盆城月滿闉。風帆海天濶。梅柳故園春。時春亭（卞季良也）主文。改灑然無位之句爲蕭然絕世人。師曰卞公眞不知詩者。蕭然豈如灑然。絕世豈如無位。是斲喪自然無位之趣耳。每見文士。悵悵不已。今有千峰集行於世。

○（臨濟下第卄三世太古下第四世）智巽山碧松智嚴禪師。號埜老。所居堂曰碧松。俗姓宋氏。扶安人。父福生。母王氏。以天順八年甲申三月十五日生焉。爲人。骨相奇秀。雄武過人。幼好書劍。尤

○臨濟下第廿二世 太古下第三世 碧溪正心禪師。海東佛祖源流（獅巖采永撰）云「釋淨心。號碧溪。金山崔氏。遠嗣龜谷。又入明。傳臨濟宗下總統和尙法印而來。恭讓時辭退。後因沙汰。長髮蓄妻孥。入黃岳山。隱居于古紫洞物罕里。晦迹焉。將啓手足。傳禪于碧松。傳敎于淨蓮」又東師列傳（大興寺沙門梵海覺岸撰）云「師名正心。號碧溪。金山人也。當太宗（朝鮮太宗）沙汰之時。長髮蓄妻子。入黃岳山。（在黃澗郡）居物罕里。禪傳于碧松智嚴。敎傳于淨蓮法俊。禪敎二派。不絕而蕃衍。無常哉時運也。丁冽水（其名若鏞）曰。我下山後。爲碧溪正心。莫作北山之移。追念南溟之徙乎。門人碧松智嚴。妙覺守眉。淨蓮法俊等。具如行狀」

尙玄曰。若如海東佛祖源流。碧溪旣是高麗恭讓王時人。則與龜谷同時也。然則其云遠嗣龜谷之遠字。非謂年代先後之遠也。卽謂居地距離之遠也。

○臨濟下第廿二世 太古下第三世 千峰卍雨禪師。東文選李牧隱千峰說云。曹溪雨上人。龜谷弟子也。問其號於韓山子穡。穡曰龜谷善名人。豈於上人靳之乎。請以一雲如何。上人曰。吾徒事師如子事父。吾師名也。（其師龜谷名覺雲故云也）請易之。穡曰吾於龜谷遊亦久矣。而忘之。吾有罪也請易以千峰。上人曰可矣。願畢其說。上人旣可之矣。予何辭云云。又慵齋叢話云。釋卍

德山之大乘寺。天磨山之觀音窟。及佛禧寺。所至。化衆。甲午春。到慈母山烟峯寺。占一小室。名涵虛堂。勤修三載。曾無少息。庚子秋入五臺山。誠備香羞。供養五臺諸聖。詣靈鑑菴。薦羞於懶翁眞影。信宿其菴。夜夢有一神僧。從容謂師曰。卿名己和。厥號得通。師拜手祗受。翛然夢覺。身氣淸爽。若登太淸。翌日下月精寺。宴處一室。消遣日月。於是囊錐己露。道譽遠播。世宗大王。存心三寶。留意福田。是以聞師道風。美其令聞。辛丑秋初命住大慈御刹。爲薦元敬王太后。(世宗大王母后閔氏)設法華會。請師主法。宗室諸王。駙馬諸君。承命奉香。濟濟親臨。師陞法座。肇開法要。其聲淸亮。理致玄奧。兩宗五敎。諸山衲子。悉皆罔措。自爾。仍閱四載。甲辰秋。上書辭退。游吉祥功德雲岳諸山。辛亥秋。歸曦陽山鳳巖寺。重葺以居。宣德八年癸丑三月二十五日。(佛紀二四六〇年)故示微疾。至四月一日。卓然靜坐曰湛然空寂本無一物。靈光赫赫洞澈十方。更無身心受彼生死。去來往復也無罣礙。少選又曰。臨行擧目十方碧落。無中有路西方極樂。聲盡而逝。茶毗得設利光潤。孝寧大君。親啓宸聰。命諸徒弟。樹浮圖於四處。世壽五十八。法臘三十八。師所著圓覺疏三卷金剛經五家說誼一卷。顯正論一卷。般若懺文二帙。綸貫一卷。皆盛行于世。

覺儼尊者。謚覺眞國師。法諱復丘。自號無能叟。固城郡人。判密直右常侍文翰學士承旨李尊庇之季子也。具見覺眞國師碑。

尙玄曰。朝鮮僧史。皆以龜谷爲幻庵之嗣法。而其見於文字者。絕無僅有。惟按東文選李崇仁號陶隱送兩千峯上人千峯名卍雨龜谷弟子也遊方序。「幻庵龜谷。曹溪之儀表」云云。則其爲禪宗之望僧可知也已。但據上文。則龜谷之於拙菴。於族爲甥。於法爲嗣。迺有蓮寺之傳付。又拙菴之於覺儼。於族爲甥。於法爲嗣。共爲松社之系脈。曹溪山松廣社。卽佛日普照國師之所立。而遂爲曹溪宗之本社。至覺儼尊者爲十三代故具錄所見。以資叅考。

○臨濟下第廿一世懶翁下第二世涵虛得通禪師諱已和。號得通。舊名守伊。號無準。所居室曰涵虛堂。俗姓劉氏。忠州人也。父諱聽。母方氏。以洪武九年丙辰生。年二十一。志求出家。割愛親戚行到冠岳山義湘菴。薙髮。越明年丁丑早春。到檜巖寺。初叅王師無學妙嚴尊者。親聞法要。於是辭退本師。遊歷諸山。戰戰勤修。又甲申仲春。再到檜巖。獨居一室。杜絕視聽動靜食息。無少滅裂。因調睡魔。永夜經行次。不覺口自詠曰。行行忽迴首。山骨立雲中又一日。入厠還出。放下洗桶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此言豈徒然哉。自是歷住功

和尙覺儼尊者。赴會禪流衆目中。有衍昷(拙菴)者。時爲甘露社主。
又轉藏經第三回榜云。緊我王師覺儼尊者。駐錫曹溪之日。與江寧君洪公綏。同發願許各捨帑儲。成就大藏全部之因由。慶落初會之記榜。載之縷詳。越戊子春。傾倒檀施之物。命門人之牧等。廣化衆緣。迎集諸山苾蒭。再轉一遍。歲在庚寅。年八十一。倦於隸衆。切有謝院安心之志。辭衆歸老于白岩山淨土寺。前朝主上嚮師道德。特由師禮。以笠城佛岬寺爲下山所。曁今上卽祚。仍册爲王師。幷下國書。綃綵等物。益加欽敬。師每曰老僧何德。累蒙上恩。思報罔極。備種種供具。肆展第三會。屈曹溪大和尙(復庵淨慧)爲主盟。招致諸山長老千餘指。以癸巳三月十一日爲始。約十日張皇佛事。晝則轉三藏。夜則談祖敎。或禪或講。六時修法。以答上恩。厥誠厥美。不可喑哩。粗書始末。昭示于后。門人月生山人衍昷。拜手謹誌。至正十三年三月日上板堂佐慧晩達桓。首堂佐祖宣紹寬。記事日益。了貞。維那靈泉社道人居訥。主法曹溪十四代和尙復庵淨慧。衆目月南長老衍昷。(下畧)功德主王師大曹溪宗師前佛岬寺住持一印正令雷音辯海弘直廣濟都大禪師覺儼尊者。

若干口。卽拙菴所得於父母者也。戊戌之秋。其將示寂也。以雲師。於族爲甥。於法爲嗣。付以寺事。外垣尙缺。雲師築之。癸卯之夏。山門之事於是畢矣。予曰。浮屠氏不惟修其居。又謀所以傳之後者盖其常也。今夫金剛勝蓮。其名義何重何輕。而必取彼捨此哉。然拙菴之必改其額者。示自我始也。自我爲一代。再傳而爲二代。以至百千代無可替也。其志可謂遠矣。其傳之雲師也以親以法。亦可謂無嫌矣。但未知雲師之得人以傳也。亦能如其師乎不也。吾懼其愈傳。而愈不可保也。雖然。自今以往。更歷百千代。勝蓮之境。無使荆棘生焉。則足矣。族乎嗣。法乎嗣。吾不敢知之矣。拙菴姓柳氏文正公璥之曾孫。監察大夫靖之母弟。判密直司李公尊庇之外孫。叅學首四選。赴試中甲科。歷住名山。道譽藹然。雲師。柳氏之甥。學邃行高。筆法妙一時。人謂其靑出於藍矣。云云。

又長城郡白巖山淨土寺（今白羊寺）事蹟云。王師覺儼尊者。付囑門人等。重新佛宇相國洪綏。發願捨賄。使覺儼門人心白智孚等。航海入宋。辦大藏經。當至正元年辛巳之春。招集諸山碩德。修轉藏法會以落之。其誌曰。功德主兼主法曹溪第十三代大

普賢。六牙白象。布衣大野。富貴風流。貝此粲者。衰哉兎逕。方憑吾駕。

龜谷。和氣在天。靈靈在物。惟蔵神用。不或夭閼。噫均此施。六合爲一。

覺雲。無心爲心。出入太虛。友風子雨。亦日勤渠。妙悟所以。非師誰歟。

【參考】南原府萬行山勝蓮寺李穡記曰。南原府山水之勝。人多稱之。浮圖氏屋於其間者。大抵皆據其絕特之境。而勝蓮寺。又爲之冠。康君好文。與余言如是。且以住持大禪師覺雲狀。求記其本末。余於佳山水。每恨不能往遊。掛名其間。固有所願。雲師之賢又余之所嘗慕焉者。故樂叙之。寺距府理東北一舍。舊名金剛。不知創於何代弘慧國師諱中亘者。自願堂。退老居之。屋宇卑陋。嘗欲增廣而不能也。既歿。大禪師拙菴。諱衍昷者。爲曹溪之老。弘慧之徒所推讓。合辭立券契。俾拙菴主之。拙菴。卽審工度財。其募合衆緣。則有宗門者實幹之。改其額曰。勝蓮。經始於乙丑之歲。訖功於辛未之春。佛殿僧廡。膳堂禪室。賓客之次。庫厨之所。以間計者。合一百一十。至於梵唄之具。日用之需。無不完備。此皆由拙菴橐鉢之儲。宗門奔走之力。以成者也。像無量壽居之殿中央。拙菴之所獨辦。而印大藏經厝之殿左右。郡人之所同施也。捨奴婢

已上海東佛祖源流曰。達磨折蘆渡江圖。童子普賢六牙白象圖。龜谷覺雲大字共四幅。高廣如一。皆上親筆也。今大曹溪宗師禪敎都摠攝崇信眞乘勤修至道都大禪師雲公。携以過韓山李穡。曰侈上之賜。莫如文。盖示當今傳來世。非此無由。故將求之搢紳間。子盍先之。且曰。折蘆白象。所以警夫不當者。惠固罔極也。至若覺雲。吾名也。龜谷吾號也。今夫出家學道者。有萬其衆。能以名號上徹。幾何人哉。又况銘諸心。注之手。發揮奎璧。絢耀一世其爲幸之幸何如也。此吾所以必托之子也。臣穡謹俯伏展閱。既退而言曰。浮屠氏重於世久矣。徒以因果罪福者其末也。高處玄默獨坐乎萬物之表。則雖吾儒高尚者。亦莫能少之。恭維聖上。深契妙旨。所以取之者得其道也。是以一斥近世之陋。將以復太祖之舊而龜谷。獨蒙知遇。既賜廿又二字褒崇之號。又於淸讌之餘。念玆在玆。親紆翰札。寵賚如此。則其人可知也。盖龜谷衣冠之胄。氣質已非庸衆之比。養之以道者又熟。故。達磨心而普賢行。顧其名也。以無心爲羣有之宗。顧其號也。以藏六爲羣動之本。其跡儵然其中湛然。固已不物於物矣。受今日之賜。非幸也宜矣。讚曰。

達磨。　是身虛空。天水一色。眇然而逝。風淸月白。芥乎其間。惟一不識。

以詩遺師云。閒僧輩起人我心。妄說是非。甚不然也。山僧以此四句之頌。永斷後疑。分襟別有商量處。誰識其中意更玄。任爾諸人皆不可。我言透過刧空前。師入高達山卓菴自守。辛亥冬高麗恭愍王。封懶翁爲王師。翁住松廣。以衣鉢付師。師以偈謝。洪武壬申五月。高麗恭讓王。與順妃引見。欲封爲王師。師辭。七月朝鮮太祖。受麗氏禪。卽位于松京。召師至。以十月十一日。封爲王師。戊寅辭退。入金剛山眞佛菴。乙酉四月。移金藏菴師謂衆曰。不久吾逝矣。師示疾。僧問。四大各離。向甚處去。師云不知。僧又問。和尙病中還有不病者也無。師以手指傍僧。僧又問。色身是地水火風。摠皈磨滅。那個是眞法身師以兩臂相拄云。這個是一個。答已。寂然而時則九月十一日夜半也。(佛紀二四三二年)越三年丁亥冬十二月。磨骨于檜巖。塔曰慈智洪融。文臣卞季良。奉敎撰銘。

(一)臨濟下第廿一世 太古下第二世 龜谷覺雲禪師。湖南龍城(今南原郡)人。尹紹宗諫斥粲英。(按高麗史。恭讓王二年春正月。王御經筵。鄭夢周進言曰。佛氏之敎。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爲宗。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粲英爲師。故夢周語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納。二月。王欲迎曹溪僧粲英爲師。大司憲成石璘。左常侍尹紹宗。伏閤諫之。王勉從之粲英至崇仁門不得入而還云)故隱避不市。或曰小隱云云。玄陵(恭愍王也)書達磨折蘆渡江圖。普賢六牙白象圖賜之。又手書龜谷覺雲四字。兼賜二十二字法號(大曹溪宗師。禪敎都摠攝。崇信眞乘。動修至道。都大禪師)李牧隱爲之讚

然了悟。汲汲有求師就質之意。癸巳秋。挺身入燕都。叅西天指空。拜起云。三千八百里親見和尙面目。空云高麗人。都殺了也。盖許之也。衆乃大驚。次年甲午正月。到法泉寺叅懶翁。懶翁一見而深器之。遊霧靈。歷五臺。再見懶翁於西山靈巖寺。留數載。其在定也。至有當食而不知者。翁見之曰。汝却死了耶。師笑而不答。翁一日與師坐階上。問曰昔趙州與首座看石橋。問是什麼人造。首座答云李膺造。州云向甚麼處先下手。首座無對。今人問爾。如何祇對。師卽以兩手。握階石以示之。翁便休去。其日夜分。師入翁室。翁云。今日乃知吾不汝欺也。後謂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爾與我一家矣。又曰道之在人。如象之牙。雖欲藏之。不可掩也。他時。爾豈爲人前物乎。師之質其所得。殆無可疑。丙申夏欲東還。告辭。翁手書一紙送行曰。觀其日用全機。與世有異。不思善惡聖邪不順人情義理。出言吐氣。如箭鋒相拄。句意合機。似水皈水。一口呑却賓主句。將身透過佛祖關。俄然告行。予以偈送云。已信囊中別有天。東西一任用三玄。有人問爾叅尋意。打倒面門更莫言。師旣還。懶翁亦還。住天聖山元曉菴。己亥夏師往見翁。翁以拂子與之。翁在神光寺。師亦往焉。翁之徒有忌師者。師知而去之。翁謂師曰。衣鉢不如言句

以三關問曰。山何岳邊止。答曰逢高卽下。遇下卽止。問水何到成渠。答曰大海潛流。到處成渠。問飯何白米做。答曰如蒸沙石。豈成嘉餐。翁乃肯之。辛禑王時。册爲國師。洪武壬申九月十八日（佛紀二四一九年）命作遺書。又謂門人曰。吾行在今晩。可請州官封印。至晩坐曰。如今臘除已到。吾當逝矣。卽說偈。儼然示寂。茶毗于宴晦之北麓。骨色白如雪。門人紹安。奉遺書以聞。上命攸司。賜謚曰普覺。塔曰定慧圓融。差遣內臣。監其厝骨。又敕工造浮圖。以其年後十二月甲申。窆于靑龍寺之北岸。壽七十三。臘六十。師與王師圓應尊者粲英。俱爲太古門徒之首焉。

○（臨濟下第二十世 懶翁下第一世）朝鮮王師妙嚴尊者。師諱自超。號無學。所居曰溪月軒。世壽七十九。法臘六十一。俗姓朴氏。三岐郡人也。父仁一。母蔡氏。夢日射懷。有娠生師。年十八。依慧鑑國師上足弟子小止禪師薙髮具戒。至龍門山。咨法于慧明國師（名法藏）國師示法已。乃曰得正路者。非汝而誰。遂令居浮圖菴。一日菴中失火。師獨靜坐。如木偶人。衆異之。至正丙戌冬。因看楞嚴經有悟。歸而告其師。師加稱歎。廢寢忘飡。專於叅究。己丑秋。至鎭州吉祥寺居焉。壬辰夏。住妙香山金剛窟。功益進。或睡則若有擊鍾磬以警焉者。是時。釋

叅見指空。喪亡自宗。咄。這瞎漢。反入羅籠。

○臨濟下第十九世 太古下第一世 高麗忠州靑龍寺普覺國師。師諱混修。字無作。號幻庵。本姓趙氏廣州豐壤縣人。考諱叔鴿。妣慶氏。父宰龍州。以延祐庚申三月十三日生師于治所。嘗一日出獵。見一鹿。走且止而顧視者再。欲發矢。異而顧之。有其兒鹿。追母而來。乃歎曰。獸之念母。與人何別。卽罷獵。不數月病終。妣奉喪。提孩而皈。師少嘗嬰疾。卜之。曰此兒出家終不病。作大和尙矣。年甫踰一紀。妣謂師曰。汝生之初。汝父以憐汝故。感鹿母兒。以休其獵。是汝慈仁護生之道已現於襁褓之日矣。況卜者言然。令投大禪師繼松祝髮。訓習內外典。至正紀元辛巳。赴禪選登上上科。戊子秋入金剛山。攝心不寐。脇不暫衡。工夫日進。後往忠州之靑龍守。西麓搆一菴。扁曰宴晦。蓋自表其心迹也。又入五臺山。居神聖菴。時懶翁勤和尙。亦住孤雲菴。數與相見。咨質道要。翁後以金襴袈裟象牙拂山形杖遺師爲信。洪武三年秋。國設工夫選。懶翁主試。翁下一語。諸衲無能對者。師最後至具威儀。立堂門陛下。翁問如何是當門句。師上陛。答曰。不落左右。中中而立。問如何是入門句。師入門曰。入已還同未入時。問如何是門內句。師曰內外本空。中云何立。翁又

寒暑催人日月流。幾多讙喜多幾愁。終成白骨堆青艸。難把黃金換黑頭。死後空懷千古恨。生前誰肯一時休。聖賢都是凡夫做。何不依他樣子修。

題利嚴尊者塔

偏歷諸方咨決了。至今唐漢有遺蹤。我來禮塔非他意。只爲三韓振祖風。

幻庵傳寫五位註頌來看因以題前

曹洞宗風事若何。崑崙白鷺兩交加。君臣偏正能回互。不坐那邊是作家。

住清平山偶題

江湖歷盡十餘年。驀得胸中自豁然。有問清平成底事。飢湌渴飮困安眠。

讚指空

摩竭陀中看般若。忽然三處頓忘形。當時若負衝天志。何必南天見普明。咦。大元默坐無人識。罵動皇天振地聲。

自讚

打破虛空出骨。閃電光中作窟。有人問我家風。此外更無別物。

東海幽巖畔。孤高有一峰。圓通觀自在。悲願戶何封。松韻塵塵掃。潮音處處逢。補陁山上士。無物不眞容。

和高城安尙書韻

千古高風各在人。何須今日始爲珍。通身徹骨無餘物。此個元來絶妄塵。

禮江南洛伽窟

妙相元無相。觀音處處通。我來看石洞。却是一窟窿。

謝空都寺惠刀

殺人刀活人劍。只在當人一手中。忽得今朝來惠我。尖尖利刃出霜風。

警世

百年只是暫時間。莫把光陰當等閒。努力修行成佛易。今生差過出頭難。無常忽到敎誰替。有債元來用自還。若要不經閻老案。直須叅透祖師關。

金烏東上月沈西。生死人間死不齊。口裏吐將三寸氣。山頭添得一堆泥。塵緣擾擾誰先覺。業識茫茫路轉迷。要脫輪廻無別法。祖師公案好提撕。

念念無忘憶自持。切忌求覓老阿彌。一朝忽得情塵落。倒用横拈常不離。

幾刧勞勞六道迴。今生人道最爲稀。勸君早念彌陀佛。切莫閑遊失好時。

示杏村李侍中巖

大地春迴刹刹融。杏花村裏最無窮。南來燕語通閒室。北往鴻聲透靜空。雨洗桃紅宣妙理。風吹梨白振玄風。塵塵齊唱西來意。何處勞勞覔祖翁

示金按廉

堂堂寶器在家中。價直娑婆現有蹤。三角高超三界外。一身徧刹一眞空。通天大口霜花白。滿肚寒灰發燄紅。便是堅剛玄妙體。恒河沙刧用無窮

示朴判書成亮

提起話頭末後句。翻來覆去起疑情。疑來疑去無疑處。掇轉虛空笑一聲。

贈洪侍中

帝化旁分現妙眞。三秋四法利羣民。當陽那肯纖機露。氷雪重重絶點塵。

和圓定國師頌

重修寺院接方來。南北禪和去再回。又向西心勤念佛。蓮花上品自然開。

示李少卿

誤聽虛明遠遠來。誠心極處免輪迴。莫分僧俗與男女。一擲翻身正眼開。

示洪相國仲元

屈尊忘倦遠登山。更歷深菴道者看。向道誠心勤又重。必當參透祖師關。

世利功名能幾年。算來只是百年前。一朝驀踏眞空地。越聖超凡透刼先。

示辛相國廉

一別神光再不逢。多年相憶在心中。今朝驀面相看笑。深意誰能敢得通。

示諸念佛人

深沈無語意彌長。妙理誰能敢度量。坐臥行來無別事。心中持念最堂堂。

自性彌陀何處在。時時念念不須忘。驀然一日如忘境。物物頭頭不覆藏。

彌陀憶念不須間。二六時中子細看。驀得一朝親憶着。東西不隔一毫端。

人人錯步不還鄉。山野殷勤又發揚。忽憶念頭俱熱處。翻天覆地覺花香。

示廉侍中興邦

本自圓成不在言。何勞開口爲君宣。未興一念先提起。驀蹋威音更那邊。

示李侍中嵒

體徧河沙淨妙身。應緣能屈又能伸。面門出入無蹤跡。隨聖隨凡作主人。

示尹侍中桓

一片虛明絕妙玄。個中那有正兼偏。威音刼外靈芝草。不待春風色自鮮。

示黃二相石奇

言前無句擬何伸。妙語從來眼裡塵。欲識毘耶金粟意。不勞開口對賢人。

示威福相公

本地虛然一物無。人人向外妄區區。也無定法傳持得。何事神光立雪求。

示南宓田相公

一掌揮開向上關。還如桶底脫塵歡。又能一擲翻身轉。普地普天霜雪寒。

示李尙書

此處虛空彼處空。明明似有覔無蹤。驀從空外翻身轉。放出死蛇呑活龍。

送杲山昇首座之江南

四句百非俱說破。杖頭挑日往江南。趙州八十重叅去。遺跡分明直到今。

唐道元求偈

叅禪只在起疑團。疑去疑來似火團。不覺全身都放下。大千沙界一毫端。

唐智全禪者求頌

叅禪學道信爲根。信得能超碧眼胡。自在縱横全殺活。惡名從此滿江湖。

答上問妙淨明心（上謂恭愍王下倣此）

妙淨明心是何物。應須切忌就言詮。山河日月兼星宿。物物和融體歷然。

上復請讚平山和尙

胸中極毒氣衝天。佛祖無能敢向前。臨濟狂風吹海外。三韓御室萬年傳。

示永昌大君

一念忘時明了了。彌陀不在別家鄉。通身坐臥蓮花國。處處無非極樂堂。

一入佛道見佛性矣。三歌首尾相應。脉絡相通。所以示後人也深且切矣。懶翁文字信手未嘗立思。吐出實理。粲然寫出。韻語琅然。師於世俗文字不甚解。亦可見焉。至於三歌如出二人之手。必其研精覃思而作者也。不然。何以倣永嘉句法哉。異日流傳西域當有賞音者。師弟子某等。請予書其尾。予旣訓題。而又考其體。以塞其請。若其精微之奧。非魚焉知魚乎。

前朝列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郞中文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重大匡韓山君藝文舘大提學知春秋舘事兼成均大司成知書筵事李穡書。

頌

送幻庵長老謁師翁

餘疑要决謁師翁。倒握烏藤活似龍。徹底掀翻明白後。大千沙界起淸風。

送通禪人皈江南

叅方問道別無他。只要當人直到家。跬步不撞親蹋着。何勞海外覔嘍囉。

送蘭禪者之江南

幾多汨沒紅塵裏。百計縈心正擾攘。五蘊稠林增蓊鬱。六根冥霧競飄颺。沽名苟利蛾投燄。嗜色淫聲蟹落湯。膽碎魂亡渾不顧。細思端的爲誰忙。死死生生復死。狂迷一槩不曾休。只知線下貪香餌。那識竿頭有曲鉤。喪盡百年重伎倆。搆成久遠刧愆尤。翻思業火長燃處。寧不敎人特地愁。

三歌（此倣永嘉證道歌體裁。而太半殘缺甚憾。俟異日得刻本補足）

已上缺漏若能一念了無生。錯錯元來終不錯。麤也着。細也着。着着來來元不覺。驀得一聲急翻身。滿目虛空當撲落。或在非或在是。是非坑裏常憂喜。不覺亡身白骨堆。到了堂堂不自在。這枯髏忽悟來。廣刧無明當下灰。從此恒沙諸佛祖。百千三昧也不猜。也不猜有何過無量擬議便爲過。若能運用似盤珠。刧石徒爲彈指過。也無法也無佛。也無心兮也無物。到此灼然似什麼。寒時向火燒榾柮。

懶翁三歌後

珠隨方映色人之所迷也。而其淸淨則表佛性。枯髏氣散肉敗。人之所遺也而往生存則行佛道。百衲郤錦綺綴破爛。掩肥膚禦□□耳。然。非此無以莊嚴威儀。安處徒衆

着語

古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師云。物見主眼卓竪。叉手叮嚀問祖翁。師云。自家本來契劵何在。幾度賣來還自買。師云。磬聲斷後不得翻悔。爲憐松竹引淸風。師云。利動君子。

結制上堂普說

師陞座。拈拂子云。大衆卷席散去。也是無事生事。無風起浪。雖然如是。法無一定。事無一向。且聽山僧葛藤。湛然本無變異。虛徹自有靈通。妙盡空忘功處。還歸寂照之中。這一句子。聲前露裸裸。蓋天二關。會罷。還檜巖。

詩

歎世四首

世事紛紛何日了。塵勞境界倍增多。迷風刮地搖山嶽。業海漫天起浪波。身後妄緣重結集。目前光景暗消磨。區區役盡平生志。到地依先不柰何。

眨眼光陰飛過去。白頭換却少年時。積金候死愚何甚。刻骨營生事可悲。捧土培山徒自迫。持蠡酌海諒非思。古今多少貪婪客。到此應無一點知。

個甚麽。喝一喝云。虎踞龍盤勢。山形雲影像。擧龐居士問靈照女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你作麽生會。照云。這老漢。頭白齒黃。作這個見解。士云。爾作麽生道。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乃云居士句到意不到。靈照意到句不到。直饒句意俱到。懶翁門下。未免一塲埋却。且道過在什麽處。良久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珍重下座。

解制日上堂

陞座良久云。只這個是主句耶。賓句耶。把拄句耶。放行句耶。大衆還辨得麽。若能辨得便請散去。若辨不得。且聽葛藤。最初一句。末後一機。三世諸佛。師問座主。敎家說一時佛。卽今在何處。主擬議。師喝出。復召主。主回首。師云。會麽。主云。不會。師云。更要打在主禮拜。師見三僧來禮。問云。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智不到處。道將一句來。僧無語。師云智不在語。第二個如何。僧又無語。師云。第三個漆桶如何。僧亦無語。師云。老僧被汝勘破。且坐喫茶

師問道士。從甚處來。士云。亳州來。師云。汝從亳州來。還見老君麽。士云。不見。師云。要汝眼作麽。士禮拜。師云。老君拜釋迦。

誰不仰望。

高舍人問僧。十方總是佛。那個是報身。那個是法身。保寧代云。僧云。舍人更問阿誰。師云。師姑是女做。

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云。道甚麼。峰無語。保寧代云。搥胷便出。師代云。蹋足出去。

南泉問良欽。空刧中還有佛不。欽云。有。泉云。是阿誰。欽云。良欽。泉云。居何國土。欽無語。保寧代云。繞禪床一匝出去。師云。居何國土。

勘辨

蓋地蓋聲蓋色。西乾四七自此忘機。東震二三從玆失口。鬧浩浩處明皎皎。明皎皎處鬧浩浩。直下如王寶劒擬犯吹毛。伏屍萬里。更說什麼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更說什麼香象渡河。徹底徹流而過。更說什麼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全殺全活。全明全暗。雙放雙收。爲而不爲。不爲而爲。眞不掩僞。曲不藏眞。拈拄杖卓一下云。諸人會麼。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遂擲下云。旣已撲落。又非他物。畢竟是

提。或語或默。不疑自疑。或寢或悟。話頭現前。要忘不忘。要起不起。到此不覺翻身一擲只此便是轉女成男。轉男成佛之處也。至囑至囑。

答妹氏書

自小出來。不記年月。不念親踈。以道爲念。已到今日。於仁義道中。素無親情沒與愛心我佛道中。纔有此念。便乃大錯也。請知此意。千萬斷除親見之心。常常二六時中。着衣喫飯。語言相問。所作所爲。於一切處。至念阿彌陀佛。念來念去。持來持去。到於不念自念之地。則能免待我之心。亦免枉被六道輪迴之苦。至囑至囑。

頌曰。阿彌陀佛在何方。着得心頭切莫忘。念到念窮無念處。六門常放紫金光。

代語

梁武帝問達磨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無語。保寧代云吐舌示之。師云天地一統。

宋太宗問僧甚處來。僧云臥雲來。帝云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保寧代云遇明卽現師云至化難逃。

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居何界。寂無對。保寧代云。陛下何處不稱尊。師云。叉手鞠躬

涉。正體堂堂在目前。以矩畵圓相云。大衆。這二上座。畢竟向什麽處去也。五十七年遊

幻界。今朝撒手便歸鄕。個中消息誰能識。同入火光無處藏。

爲申白大禪師撒骨

灰飛大野。骨節何安。驀地一聲。始到牢關。咄。一點靈光非內外。五臺空鎖白雲間。

爲志普上座下火

返本還源今正時。莫於中路滯狐疑。一星揮處翻身轉。九品蓮臺任自歸。

示淑寧翁主妙善

若欲成此一段大事。不在僧之與俗。男之與女。初機後學。只在當人究竟一念眞實耳

我見翁主。天性與他有異。本無邪心。本無疑心。本無惑心。只有全心。欲求無上菩提之

心。豈非過去無量刼來。親近善知識。熏習般若正法也。古云丈夫者。非是男形女相論

之。只具四法而丈夫。何等四法。一親近知識。二聽聞正法。三思惟其義。四如說修行。具

此四法。眞名丈夫。無此四法。雖是男形。不名丈夫。伏請翁主。的信此語。但於日用二六

時中。行住坐臥四威儀內。全精提起本參話頭。提來提去。疑來疑去。靜中鬧中不提自

口裏痛罵佛祖。平生氣壓諸方。鶻眼難能揷觜。元朝默坐多年。感得人天打供。一朝傳語還鄕去。八部龍天歎不還。故我今朝誠立塔。三韓境內鎭常安。法身徧法界。且道。還收入這塔中也未。若收不入。這個骨頭向什麽處安着。還有道得者麽。出來道看。出來道看。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喝一喝。良久云。須彌納芥猶容易。芥納須彌有甚難。

示覺悟禪人

念起念滅謂生死。當生死之際。須盡力提起話頭。話頭純一。則起滅卽盡。起滅盡處。謂之靈靈。無話頭。則謂之無記。靈中不昧話頭。則謂之靈知。卽此空寂靈知。無壞無雜。如是用功。不日成功。

爲智如上座下火

三緣和合暫時成有。四大離散忽得還空。三十七年遊於幻海。今朝脫殼慶快如蓬。大衆智如上座。向什麽處去。還會麽。木馬倒騎翻一轉。大紅燄裏放寒風。

爲二僧下火

慧澄首座。志因上座。這一點靈明。生來的的不隨生。死去堂堂不隨死。生死去來無干

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公妙年登高第。遇知今上。事務煩劇之時。又向此個門中。的信無疑。要求修心方便。這個豈非世出世間第一等有大力量底人也。然而修心之要。更莫別求。吾在廣明時。曾爲公說底是個什麼話頭。常於一切處一切時。切莫放捨。提來提去。參來參去。不得有小間斷。行也只是是個什麼。住也只是是個什麼。坐也只是是個什麼。臥也只是是個什麼。着衣喫飯。屙屎放尿。迎賓對客。乃至判斷公事時上前進退時。把筆作書時。畢竟是個什麼。但恁麼提。但恁麼參。參來參去。提來提去。驀然到得話頭。不提自提。不疑自疑。喫飯不知飯。喫茶不知茶。亦不知幻身在人間。身心如一。寤寐一般處。翻身一擲。到得這個田地。始知不改官職。不改俗形。不離火宅。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善知識。傳不到說不及底本有之事也。至囑至囑。

指空和尚起骨

一點虛明。了無所礙。一擲翻身。多少自在。以棒打托一下。喝一喝云。起。

入塔

師擎骨云。西天一百八代祖指空大和尚。三千威儀不顧。八萬細行那管。身上常穿渾金

前進嶺梅。分付信物。及廻言內。曾於無字話提撕。山僧未審相國。曾參無字話。故親傳消息。今聞相國更求之言如此做。又却忉怛。幸望留心。古人留下一言半句。令諸人立定脚頭。不爲移易。常於日用間。雖有千差萬別之事。志在上面。不隨他變。則何必改參也。况擧起別話頭時。曾參無字不離。則必然無字上。有少熟也。切莫移動。切莫改參。但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擧起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末後一個無字。盡力提起。切莫待幾時悟不悟。莫管有滋味無滋味。亦莫管得力不得力。只單單提個無字驀然摻到話頭不擧自擧。疑情不疑自疑。心思不及。意識不行。百無滋味。如蚊子上鐵牛時。莫怕落空。此是從上諸佛諸位祖師放身捨命處。亦是老相國得力處省力處。成佛作祖之處也。於此忽得翻身一擲。始知道。一不造二不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知申使廉興邦

若欲眞實究明此段大事。不問僧之與俗男之與女。亦不問上中下根。亦不問初參舊學只在當人立決定信。生堅固志。佛不云乎。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

到此田地。不待年月。驀得一廻通身汗流。則默默自點頭矣。至囑至囑。

答李相國 齊賢

承諭。相國臨別。面稟藥病之言不輕。故山僧不惜口業。揚於家醜。此事不在僧俗。不在老少。不在初參後學。只在當人決定信心耳。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皆以決定信心而成道果。若不依此而成正覺者。無有是處。是以佛言。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相國年少時。高登科第。作一國政丞。作一國文中之王。爲國重寶。又能留心此法門中。若比古今賢人。勝於他百千萬倍。雖能留心此個法門中。今生打未徹。恐道力不能勝業力。百年之後。處處不得自在。若果未徹。則伏請起大決定之志。二六時中。着衣喫飯。語言談笑。於一切處。參個本來面目。或云今生出來作此形體。是父母所生面目。那個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但只如此參。參來參去參到心思路絕。意識不行。沒滋味。沒摸索。肚裏悶時。莫怕落空。正是相國得力處省力處。正是相國安身立命處也。至囑至囑。

又

日夜夜。隨波逐浪。隨羣逐隊。昏散相半。念念差違。被諸善惡聲色所牽。今年也恁麼過明年也恁麼過。你若如此。則直待彌勒下生。也未有入手底時節。

示睦相國仁吉

此事不在在家出家。亦不在初參後學。又不在多生熏煉。忽得開發。只在當人一念眞實的的信字裏。所以佛云。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諸公或在家中指揮雜事時。或在上官判斷公事時。或迎接。或語言談笑。或喫飯。或喫茶。或行住。或坐臥。畢竟是個什麼。但恁麼參。參來參去。看來看去。不覺大笑時始知此段大事。本不在剃染出家。苦行持戒。蒲團竹倚裏

示得通居士

你若欲究這般事。不在僧之與俗。不在男之與女。不在初參後學。亦不在多生舊習。只在當人一念眞實決定字裏。你既如此信得及。但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提起曾聞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末後一句盡力提起。提來提去。靜中鬧中。公案現前。或寤或寐。話頭明明。話頭不提自提。疑團不疑自疑。正如急水灘頭月。觸不散蕩不失。眞實

無閒言長語。其或未然。話頭或時明白。或時不明白。或現或不現。或有或無。或間斷或不間斷。是爲信心不堅。立志不固。如此虛送日月。空受信施。他時後日。未免閻羅老子打筭飯錢。是謂空來世上打一遭耳。何暇更求閒言長語。長句短句。東指西指者也。思之思之。

因雲禪者有疾示之

汝得於重病 未審是何病也。是身病耶。是心病耶。若身病者。地水火風四緣假合。四大各有其主。誰是病者。若心病者。心如幻化。雖有假名。其體實空。病從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痛苦者從何處來。又能知痛者是個什麼。請如此審察。看來看去。驀然省得。是予所願也。至囑至囑。

示志得侍者

你眞實欲求此段大事因緣。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提起燒了散了那個是我性話。提來提去疑來疑去。靜中鬧中切莫間斷。或寤或寐須要一般。一切處一切時。歷歷明明。有時喜有時怒。話頭不再舉而自現。若能實到這個田地。疑團破。正眼開。近矣。其或未然。日

欲決了此段大事。須發大信心。立堅固志。將從前所學所解佛見法見。一掃掃向大洋海裏去。更莫舉着。把八萬四千微細念頭。一坐坐斷。但向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提起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末後一句。盡力提起。提來提去。拶來拶去。靜中動中不舉自舉。寤寐二邊。不疑自疑。驀到這裏。只待時刻。其或舉起。冷冷淡淡。全無滋味。無挿觜處。無着力處。無分曉處。無柰何處。切莫退之。正是當人着力處。省力處。得力處。放身失命之處也。

示宏藏主

這醜皮袋子裏。有一個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人人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喚作毗盧師法身主。宏上人。爾會麼。會來也喫三十棒。不會來也喫三十棒。畢竟如何。懶翁也合喫三十棒。且道過在甚麼處。速道速道。

示覺成禪和

眞實決定。欲成此段大事因緣。立決定信。生堅固志。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提起本叅話頭。提來提去。疑來疑去。不覺參到話頭不提自提。疑團不疑自疑之地。翻身一擲。更

子等。遂擧竹篦子篦。還見麼。擊一下云。還聞麼。旣了了見。旣歷歷聞。且道。畢竟是個甚麼。良久云。佛面猶如正滿月。亦如千日放光明。以竹篦擊香臺一下。便下座。

丙辰四月八日結制上堂

師拈香。祝聖畢。陞座。竪起拂子。良久云。家中一個物。無奇無特。無頭無尾。明如日黑似漆。常在諸人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山僧。今日等閒收得來。拈向諸人面前。汝等諸人還會這個麼。只恁麼會得。猶是鈍根。更若遲疑。驢年夢見。傳禪傳敎。正是好肉剜瘡。談論談經。亦是眼中着屑。山僧。今日。無禪可說。無敎可傳。只以三世諸佛說不及底。歷代祖師傳不到底。天下老和尙參不透底。今日一時拈出。橫按拄杖云。還會麼。不唯直節虛心。亦解興雲致雨。擲拄杖。下座。

示勝宗禪和

這一點子都無巴鼻。三世諸佛說不及。歷代祖師傳不到。旣說不及又傳不到。向什麼處下筆。向什麼處着言。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示一珠首座

師歛座良久。拈竹篦。打卓一下云。上昇大王覺璸仙駕。還會麼。若也不會。聽我一言。這一星兒。從無量刼以至于今。昭昭靈靈。湛湛澄澄。歷歷巍巍。恢恢瑩瑩。種種法門。種種智慧。種種方便。種種殊勝。種種行願。種種莊嚴。盡從這一點子裏出來。這一點子。雖在六凡而不減。雖處四聖而不增。四大成時而不增。四大壞時而不減。如今在此檜巖寺了了明明聽我言說。且道。這聽法底。是凡耶。是聖耶。是迷耶。是悟耶。是生耶。是死耶是無耶。是有耶。畢竟在甚麼處。良久打卓一下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遂擲下竹篦。下座。

六道普說

師歛座。横拈竹篦。良久乃云。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趣。令心所向皆無礙。上昇大王覺璸仙駕。爲首。六道中諸佛子等。還當淨其意如虛空麼。其或未然。更聽註脚。此正覺之性。自古至今。上至諸佛。下至六凡。一一堂堂。一一具足。塵塵上通。物物上現。不待修成。了了明明。或在地獄中者。或在餓鬼中者。或在畜生中者或在修羅道者。或在人道者。或在天道者。今蒙諸佛加被。總在座下。覺璸仙駕。洎諸佛

既悟自性。須知自性本用。隨緣應用。作麼生是本用應用。既知性用。要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既脫生死。須知去處。四大各分。向甚處去。

王師封崇日普說　辛亥八月二十六日

師陞座。拈拂子。良久云。汝等諸人。還會山僧深深意旨麼。只恁麼散去。已是多事在。更待山僧。開兩片皮。說黃道黑。白雲萬里。所以云。言無展事。句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擬心卽差。動念卽乖。不擬不動。水沉石頭。故我祖師門下。驀路相逢。無你轉身處。舉令而行。無你開口處。跨一步云。鐵壁銀山。眨得眼來。電光石火。三世諸佛出現。也只是望崖而退。歷代祖師出頭。也只是屈伏藏身。若是生鐵鑄就底漢。等閒一着。抹過大虛。直得南山鼈鼻吞却東海鯉魚。陝府鐵牛撞倒嘉州大像。三界拘繫不得。千聖羅籠不住。從前萬別千差。當下七通八達。一一圓成。一一明妙。還有這般底麼。若果如此。王恩佛恩一時報足。拈拄杖云。其或未然。且聽杖子。下個註脚。便擲下。

甲寅臘月十六日敬孝大王水陸法會對靈小參

我。說道理亦在我。不說道理亦在我。爲甚如此。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以拄杖卓一下云還有這般底衲僧麼。出來道看。學者到門。師又云進一步則大地平沈。退一步則虛空撲落。不進不退有氣死人。且作麼生進步。學者皆無語而退。

工夫十節目

盡大地人。見色不超色。聞聲不越聲。作麼生超聲越色去。旣超聲色。要須下功。作麼生下個正功。

旣得下功。須要熟功。正熟功時如何。

旣能熟功。更加打失鼻孔。打失鼻孔時如何。

鼻孔打失。冷冷淡淡。全無滋味。全無氣力。意識不及心路不行。時。亦不知有幻身在人間。到這裏是甚時節。

工夫旣到。動靜無間。寤寐恒一。觸不散。蕩不失。如狗子見熱油鐺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時。作麼生合殺。

驀然到得。如放百二十斤擔子相似。啐地便折。嚗地便斷。時。那個是你自性。

解。變通殺活總在臨時。號令權衡都歸掌握。三世諸佛也只如是。歷代祖師也只如是。天下老和尙也只如是。山僧只將如是之法。奉祝我主上殿下萬歲萬歲萬萬歲。色身與法身無窮。壽命與慧命無盡。伏請諸人。各須實答。切莫妄通消息。學者到門。師又云。行到說不到。未時能行。說到行不到。未時能說。直饒說到行到。總是門外事。入門一句作麽生。學者皆無語而退。

入門三句

入門句分明道。當門句作麽生。門裏句作麽生。

三轉語

山何嶽邊止。水何到成渠。飯何白米造。

十七日垂語

師拈香罷。陞座。良久云。疑團落處。終無兩樣風光。眼孔開時。別有一壺春色。始信斬新日月。方知時地乾坤。更須踢着上頭關。打破祖師關棙子。頭頭物物縱横得妙。句句言言超宗越格。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建立亦在我。掃蕩亦在

靈源。便揷。師據座。良久。拈拄杖云。大王會麽。四十五年。游戲人間。作三韓王。利益羣氓。今朝緣盡。風火先去。地水猶存。大王諦聽。這一點虛明。也不屬地水。也不屬火風。也不屬古。也不屬今。也不屬去。也不屬來。也不屬生。也不屬死。旣摠不屬。一點子。卽今向什麽處去也。擧拄杖云。還見麽。卓三下云。還聞麽。良久云。擊碎虛空無內外。一塵不立露堂堂。翻身直透威音後。滿月寒光照破床。擊香臺一下。下座。

臘月八日晩參

師陞座。兩班問訊畢。拈竹篦。乃云。山僧。自方丈出來。陞于此座。侍者問訊。首座問訊維那問訊畢。更有什麽事。僧出云。今日臘八。師云。入衆去也。擧竹篦云。家中一個物。上見無頭。下看無尾。明如日。黑似漆。世界未興前。山河滅盡後。衝塞大虛中。三世諸佛。也柰何他不得。歷代祖師。也柰何他不得。天下老和尙。也柰何他不得。汝等諸人。還有柰何得底麽。良久。以竹篦打卓一下云。百雜碎了也。珍重。便下座。

庚戌九月十六日國試工夫選場垂語

師陞座。良久云。破却古今之窠臼。掃盡凡聖之蹤由。割斷衲僧之命根。奪却衆生之情

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掛大虛中。

解制上堂　太后送袈裟一領

師拈法衣云。大庾嶺頭提不起處。爭之不足。放下便相應時。讓則有餘。熏香云。豈是千聖不傳。爭乃一子親傳。大衆會麼。卷舒雖在我。收放亦由君。披衣。師指法座云。這個。多少人。登不到。蹋不着。山僧。不動步。不轉身。便登去也。大衆看看。師拈香祝聖罷。歛衣數坐。良久云。只這個是主句耶。賓句耶。把住句耶。放行句耶。大衆還辨得麼。若能辨得便請散去。若辨不得。且聽葛藤。最初一句。末後一機。三世諸佛不知。歷代祖師不會。拈向諸人面前。打鼓普請看。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籃。二千年前也伊麼。二千年後也伊麼。九十日前也伊麼。九十日後也伊麼。上無諸佛可仰。下無衆生可度。說甚長期短期說甚結制解制。拈拄杖卓一下云。截斷兩頭。不居中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喝一喝云。珍重。便下座。

對上昇大王殯殿小參

師拈香云。信手拈來爇向爐中。奉爲上昇大王覺瓊仙駕。豁開千聖之耳目。徹證自己之

此而分。四聖六凡。從此而合。汝等還會麼。若也不會。爲說一言。今汝等歸家。諦聽諦審承懿仙駕。李氏靈魂。若論此段大事因緣。不問在地獄道者在餓鬼道者在畜生道者在修羅道者在人道者在天道者。各各本來具足。從朝至暮從暮至朝。行住坐臥運轉飢寒或善或惡或苦或樂。於一切處。用之千般。但是迷悟有殊。所以長受快樂者長受極苦者兩境不同。諸佛子。一點靈明。在聖不增。在凡不滅。解脫無依。活鱍鱍地無所滯礙。雖無形狀。雖無處所而能通貫十方世界。徧入諸佛法界。頭頭上明物物上現。取之不得捨之常存。自從無量廣大刧來。生不隨生死不隨死。他方此界。往返無蹤。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六根互現。了了分明。諸佛子。還無疑也未。於斯的的無疑。不妨正眼豁開。續佛慧命超師機用。大振玄風。若更有疑。又擧一着。除去餘疑。着眼着眼。擧起棒云。還見麼。打一下云。還聞麼。既見既聞。是個什麼。便下座。

爲申白大禪師對靈小參

諸法從緣生。緣盡法還滅。六十二年遊幻海。收因結果渾歸眞。根塵脫盡無餘物。撒手便行刧外身。喚云。申白尊靈。還果如此。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其或未然。且聽末後一句

趙尙書請對靈小參

師陞座。以竹篦打香托一下云。蔡氏靈駕。還會麼。於斯會去。驀然蹋着本地風光。若也不會。且聽葛藤。蔡氏靈駕。五十餘年。遊於幻海。作諸幻事。今朝不覺四大離散。各歸本處。唯一點虛明。朗然獨照。不問遠近。請則便到。山河石壁。不能障礙。只此光明。十方刹海。亘塞虛空。頭頭物物。晝夜六時。熾然常現。所以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草木叢林。盡作師子吼。一處現身。千處萬處。同時出現。一處說法。千處萬處。同時演說。一身現多身。多身現一身。一法爲萬法。萬法爲一法。如帝網珠互相攝入。如大圓鏡影像交參。其中一切衆生。不問僧俗。不問男女。不問有智無智。有情無情。來者去者。存者亡者。悉皆成佛。蔡氏靈駕。還會麼。於斯。的的無疑。透過玄關。便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把手共行。他方此界。任自逍遙。其或未然。且聽末後一句。以竹篦打香托一下云。驀地一聲翻一擲。大圓覺海任優遊。喝一喝。下座。

長興寺願堂主請六道普說

師良久。以竹篦打托一下云。承懿公主仙駕。李氏靈駕。諸佛子等。還會麼。四聖六凡。從

個是色。那個是汝等心。又竪起云。這個是汝等心。那個是色。擲下云。卽色卽心當處現時人撥象覔空心。

崔尙書請對靈小參

師陞座。喚云。羅氏靈魂。羅氏靈魂。還會麽。若也不會。爲汝破疑。羅氏靈魂。六十三年前四緣假合。假名爲生。生不曾生。六十三年後。至于今日。四大離散。假名爲死。死不隨死既不隨死。又不曾生。生死去來。本自無實。生死去來。既無實則。虛明獨照。刼刼常存。羅氏靈魂。爲首。諸佛子等。這一點虛明。三世諸佛說不及。歷代祖師傳不到。既說不及。又傳不到。四生六道。一切衆生。各各本來具足。既本具足。喚什麽作生。喚什麽作死。喚什麽作來。喚什麽作去。喚什麽作苦。喚什麽作樂。喚什麽作古。喚什麽作今。既無生死去來苦樂古今。這一點虛明。淨倮倮赤灑灑沒窠臼。如是則盡十方世界。無內無外。是可淨妙佛土。是可無上佛土。是可無量佛土。是可不思議佛土。是可不可說佛土。既有如是佛土。辦會施主崔氏等。今請山僧。舉揚此段大事因緣。追薦亡母羅氏靈駕。且道。在那個國土中。良久云。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下座。

依自心三寶。佛法僧寶。可以爲汝等之善知識。爲汝等之大導師。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依此而成正覺。十方世界廣度衆生。皆令成佛。未來諸佛菩薩。不依此而成正覺者無有是處。若要種智圓明十號俱彰。須是歸依自心三寶始得。歸依者捨妄取眞之義也。卽今了了覺悟。虛明靈妙。天然無作者。是汝佛寶。永離貪愛。雜想不生。心光發明。照十方刹者。是汝法寶。淸淨無染。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獨露堂堂者。是汝僧寶。諸佛子。是爲汝等眞歸依處。是爲一心三寶。汝等還了徹也未。若能了徹。法法圓通。塵塵解脫。三途六趣。不復輪迴。其或未然。更擧古聖入道因緣。令汝開解。三祖璨大師。初參二祖云。某甲罪重。請和尙懺罪。二祖云。將罪來與汝懺。三祖良久云。覓罪不可得。二祖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三祖云。我見和尙是僧。未審如何是佛法。二祖云。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三祖云。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佛法無二也。二祖云。如是如是。諸佛子。旣云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什麽處。良久云。若窮起處不得。是爲罪性本空。還無疑也無。於斯的的無疑。不妨正眼豁開其或未然。又擧一段。令汝除疑。古云見色便見心。衆生只見色不見心。竪起拂子云。這

正朝六道普說

師云。諸佛子。汝等。洗心。諦聽諦聽。卽今四大各離。靈識獨露。雖然似隔山河石壁。卽此靈知往返無礙。遊歷十方塵刹絶跡。不問遠近。瞬目之頃。請則便到。或在地獄者。或在餓鬼者。或在畜生者。或在修羅者。或在人道者。或在天道者。今癸卯臘月三十日。盡在這裏。歷歷明明。聽我言說。且道。卽今說話底。能聽底。是生耶。是死耶。是滅耶。是不滅耶。是來耶。是去耶。是有耶。是無耶。咄云。生也不可得。死也不可得。滅也不可得。不滅也不可得。來也不可得。去也不可得。有也不可得。無也不可得。只這不可得底亦不可得。畢竟是個什麽。良久云。驀得翻身超刼外。鑊湯從此刼清涼。

師陞座。良久云。諸佛子等。還委悉麽。於斯若能委悉。不問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道天道。便與佛祖爲師。其或未然。山僧爲汝等。說此葛藤。諦聽諦聽。汝等自無始已來。至于今日。妄執四大。爲自身體。妄想分別。爲自眞心。從朝至暮。終年竟歲。身口意三。造諸惡業。輕重不等。或入地獄者。或墮餓鬼者。或墮畜生者。或墮修羅者。或在人道者。或在天道者。今甲辰正月初一日摠在這裏。汝等各各。放捨諸緣。休息萬事。懺除多生重罪。歸

這裏歷歷明明聽我言說者。是個甚麼。是個甚麼。於斯徹見的的無疑。十方佛刹隨意自在。其或未然。山僧又爲公主說小水陸因緣。諦聽諦審。水陸冥陽大道場。塵塵刹刹盡宣揚。三途聞法皆離苦。六趣承恩法體康。有恨有寃心易斷。無涯無候性難量。滿堂兄弟還知未。明月淸風處處彰。佛佛降臨來此會。三賢十聖盡歸依。安心受供生歡喜。漸入金剛妙覺衣。衆生具造恒沙罪。一句能消轉一機。如斯功德無邊量。承懿仙駕淨土歸且道。承懿仙駕。在淨土耶。在穢土耶。在佛界耶。在衆生界耶。在此界耶。在他界耶。又打一下云。淨土也不可得。穢土也不可得。佛界也不可得。衆生界也不可得。此界也不可得他界也不可得。旣摠不得。畢竟在什麼處。擲下云。細惑盡除無一物。大圓鏡裏任優遊。

殯堂對靈小參

師喚云。承懿公主。三十六年。扶持四大。火風先去。地水獨存。山僧毒手。徹底掀翻。驀的一聲。隨意悟入。隨意受用。喝一喝云。承懿仙靈。掇轉虛空無背面。一塵不立露堂堂。翻身直透威音外。落落眞風沒處藏。以拄杖打棺三下。又喚云。承懿公主。驀蹋澄潭秋夜月。普天匝地結氷霜。喝一喝。

善知識把手共行。又打一下云。以此超度多生父母歷刼寃親。以此超度生生世世妄作子相害母寃親。以此超度他方此界古往今來一切寃親。以此超度地獄道中種種受苦一切衆生。以此超度餓鬼道中一切飢渴衆生。以此超度畜生道中一切酸苦衆生。以此超度修羅道中一切瞋恚衆生。以此超度人道中我慢貢高一切衆生。以此超度天道中着在快樂一切天衆。擲下云。到岸捨舟常式事。何須更問渡頭人。

迴向

師陞座。祝香罷。以竹篦子打香臺一下云。承懿仙駕爲首。諸佛子等。從無始已來。至于今日。背覺合塵。枉入諸趣。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修羅。或在人道。或在天道。昇沉不等。苦樂不同。只爲汝等。無量刼來。昧却本來面目。承懿仙駕。欲免寃親。欲免生死。欲渡苦海。無過迴光返照。識得公主本來面目。承懿公主。人間出來。降誕王宮。三十餘年。遊戲人間。作一國公主。利諸萬民。是父母所生底面目。作麼生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卽今四大分散。靈識獨露。虛明獨照。不問遠近。山河石壁。不能留礙。請則便到。今

巖禪寺。了了明明。聽我言說。且道聽法底。是屬煩惱耶。是屬菩提耶。是屬來耶。是屬去耶。是屬眞耶。是屬妄耶。是屬生耶。是屬死耶。既摠不得。是個什麼。畢竟向什麼處安身立命。以竹篦擊香臺一下云。還會麼。若也不會。更聽末後一句。云。欲識堂堂眞去處。一輪孤月正當天。再擊香臺。下座。

國行水陸齋起始六道普說

師陞座。良久云。承懿公主爲首。諸佛子等。還會麼。於斯薦得迴光一鑒。不問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道天道。便能蹋着本地風光。其或未然。說小葛藤。諦聽諦審。公主三十六年前。此個不曾生。承宿善因。遊戲人間。爲萬民之慈母。施諸良德。因小宿債。寂默翻身三十六年後此個不曾死。緣盡離別。別立生涯。承懿公主。四大成時。這一點靈明。不隨成四大壞時。這一點靈明。不隨壞。生死成壞等空花。寃親宿業今何在。今既不在覓無蹤坦然無礙若虛空。刹刹塵塵皆妙體。頭頭物物摠家翁。有聲有色明明現。無色無聲默默通。隨時應節堂堂現。自古至今玄又玄。橫拈倒用非他物。殺活臨機摠是渠。承懿公主還了徹也未。其或未撤。山僧又爲公主打撤去也。以竹篦子打一打喝一喝云。於斯薦得

本來面目。或那個是我性。或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無佛性。只將末後一句。着力提起。提來提去。公案現前。不提自提。靜中閙中不舉自舉。却來這裏好起疑情。行住坐臥着衣喫飯屙屎放尿於一切處。通身拚作一個疑團疑來疑去拶來拶去。凝定身心討個分曉。不可向公案上卜度。語錄經書上尋覓。直須啐地斷爆地絕。方始到家。若是話頭提不起。冷冷淡淡全無滋味。低低出聲連舉三徧。話頭便覺有力。到這裏正好着力。不可放捨。諸人各各立志。抖擻精神。挪挲眼睛。精進中更加精進。勇猛處更加勇猛。忽然踢着磕着。千了百當。到這裏正好見人。不問二十年三十年。水邊林下長養聖胎。天龍推出敢向人前。開大口說大話。金剛圈呑吐自在。荊棘林中掉臂經過。於一念中呑却十方世界。吐出三世諸佛。若到這裏。方許爾頂盧舍冠。坐報化佛頭。其或未然。晝參夜參。高着蒲團。急着眼睛看。他是個什麼道理。便下座。

張相國請對靈小參

邊崇靈魂。這一點靈眼。自無始時來。至于今日。無煩惱可斷。無菩提可求。也無去來。也無眞妄。也無生死。在四大時也恁麼。離四大時也恁麼。今乙卯臘月十四夜。在天寶山檜

生來一陣淸風起。滅去澄潭月影沉。生滅去來無罣礙。示衆生體有眞心。有眞心休埋沒此時蹉過更何尋。

又

師拈香云。千劒全提常活用。皇王罵動作奴之。平生氣壓東方老。今日等閒轉一機。何處在。揷香云。欲識眞去處。請看這裏更休疑。

又

師拈香云。碧雙瞳。穿兩耳。髭須胡兮面皮黑。但恁麼來恁麼去。不露奇相及神通。預期獨往家鄕路。傳語今知輪帝宮。臨行垂示無人會。痛罵門徒不解宗。儼然遷化形如古徧體溫和世不同。不孝子無餘物。獻茶一盌香一片。便揷。

示衆

師一日集衆。各問日用工夫畢。示衆云。若如此。則須發丈夫心。立決定志。將平生悟得底。解會得底。一切佛法。四六文章。語言三昧。一掃掃向大洋海裏去。更莫擧着。把八萬四千微細念頭。一坐坐斷。却將本參話頭。一提提起。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或那個是

達磨開光祝筆

師擧筆云。既是迦葉二十八代祖。又能具眼。降伏大賊。爲什麼却要他人點眼。還有道得底麼。若也道得。非但爲達磨吐氣。亦使徧法界衆生。悉霑利益。若道不得。聽取一頌。良久云。直指人心明見性。老胡知放不知收。從玆眼病空花發。徧界紛紛翳亂墜。翳亂墜兮自不休。杳杳冥冥路轉遙。以筆點云。今日添渠舊先彩。碧眸瑩瑩徹靑霄。

指空和尙誕生之辰

師至眞前云。驀面相逢親見徹。機鋒嶮峻骨毛寒。諸人欲識西天面。一片香烟起處看。挿香。良久云。且道西天面目。與東土面目。是同是別。雖然黑白東西異。鼻孔堂堂却一般。

入寂之辰

師云。來無所來。如朗月之影現千江。去無所去。似澄空之形分諸刹。且道。指空畢竟在什麼處。燒香云。一片香烟隨手起。個中消息幾人知。

又

結制上堂

師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得之久矣。前來未曾拈却。今因普庵長老傳信衣來。所以爇向爐中。令不見者見。不聞者聞。奉爲西天一百八祖指空大和尙。用酬法乳之恩。便插。陞座云。今日是天下叢林結制之晨。淸平山比丘懶翁。將得無名無字無形無狀。無迷無悟無修無證明如日黑似漆底一物。散在諸人面前。打鼓普請看。諸人還會麼若也未會。更露个消息去也。拈拄杖云。還見麼。卓一下云。還聞麼。旣見旣聞。是個什麼於斯驀得無疑。曰僧曰俗曰男曰女曰存曰亡。不歷階梯。透過那邊。更有什麼長期短期結制解制。其或未然。三月安居。九十日內。縫却拄杖頭。結却布袋口。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跳出金剛圈。呑却栗棘蓬。作夢中佛事。降鏡裏魔軍。三業淸淨。六根明潔。四威儀內無諸過患。紹隆祖位永不斷絕。豈非大丈夫眞出家兒。若能如是。今日申氏追薦申君平洎諸靈魂等。蒙此功德。何罪而不免。何苦而不脫。十方佛刹。隨意往生。隨處快樂。豈不暢哉。雖然如此。竪起拂子云。這一着子。屬修證耶。不屬修證耶。擲下云。具眼衲僧。試自斷看。下座。

塵乃至目前所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森羅萬象情無情等。都盧幷作一個無字。一擧擧起。行也恁麼擧。乃至坐臥睡夢喫飯一切處。只如此擧。綿綿密密。無間無斷。打成一片針劄不入。銀山鐵壁相似。不知不覺。一拶拶透自己一着子。不待承當而自然分曉矣。父母未生前面目也分曉。四大各散後落處也分曉。山僧說話瞞爾處也分曉。從上祖師千差萬別誵訛處也分曉。旣一一分曉。卽是扶起臨濟正宗時節也。當此之時。世法佛法。了無縫罅。便見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四喝以至四大五蘊六根六識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無一法不是臨濟正宗。不待扶而自起也。然後剗除也得。建立也得。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者也。下座。

浴佛上堂

師拈香罷。陞座。擧世尊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大衆還會麼。見恠不恠。其恠自退。悉達纔生於此日。指天指地起風波。做模打樣多般恠。添得兒孫眼裏沙。每到年年今八日。一盆香水洗痕瑕。洗來洗去塵何盡。洗到驢年又更差。以拂子敲床三下。隨後云。大衆各具威儀。同時灌佛。便下座。

以下似有闕漏

庚戌九月於檜巖寺。設工夫選。師爲主盟。禪講諸德。江湖衲子。悉皆集會。時雪山國師亦赴是會。師與國尊相見。初入方丈。提起坐具云。正法眼藏作麼生扶起。臨濟正宗作麼生扶起。三玄三要耶。四料揀四賓主四喝耶。且喝是粥飯氣。阿誰不會。如何喚作臨濟正宗。縱使道。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這說話只瞞得諸人瞞不得山僧。諸人子細點檢看。良久。喝一喝云。此喝未形已前。賓主照用。是有是無。此喝既消之後。照用賓主。是有是無。正當喝時。賓主照用。在喝裏。在喝外。在不裏不外耶又一喝云。却將個中意。一時說破了。山僧與麼批判。還扶得臨濟正宗起麼。旣扶不起臨濟正宗。決定不在照用處。四料揀四賓主四喝三玄三要處。旣不在一切處。畢竟在什麼處。只在諸人分上。諸人當知自己分上一着子。煩天共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不敢正眼覰着。只貴當人直下承當便了。前輩尊宿。爲爾不肯直下承當。不得已曲垂方便。敎爾參個無義味話。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早是和盤托出。爾不能得領略。不得已而如死馬醫。又敎爾草草揑一個無字。先將四大五蘊六根六

自恣日趙尙書請普說

覺性如虛空。地獄天堂。自何而有。佛身徧法界。傍生鬼趣。甚處得來。汝等諸人。曰僧曰俗曰男曰女。從生至死。日用之中。所作所爲。或善或惡。皆謂之法也。何者爲心。心在諸人分上。喚作自己。又喚作主人公。十二時中受他主使。一切處聽他差排。頂天立地也是他。負海擎山也是他。使汝開口動舌也是他。使我擧足動步也是他。此心常在目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着意求之轉求轉遠。顏子有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這個道理。當其一念未生之際。一眞無妄之時。皎皎然如古鏡之光明。無染無汚。昭昭然如止水之澄潭。不動不搖。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照天照地。鑑古鑑今。無一絲毫隱蔽。無一絲毫障礙。這個是諸佛諸祖境界。亦是諸人。自古至今。受用不盡底本有之物。今日追薦趙氏之靈。法界先亡及滿堂四衆。還無疑也未。若也有疑。更起一端擧竹篦子云。還見麽。打一下云。還聞麽。旣聞。畢竟是個什麽。於斯的的無疑。秉承吾佛盂蘭之力。便拔其苦。卽與其樂。輕則生於天宮。重則生於佛國。今日辦會施主趙氏。爲先亡父母。作種種佛事。如此功德。何罪而不滅。何業而不消。何福而不生。何善而不長

林。四聖六凡。情與無情。不銷一捏。便見氷消瓦解。到者裏。也無禪。也無道。也無心。也無性。也無玄。也無妙。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便恁麼去。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未夢見衲僧氣息。且道衲僧氣息。有什麼長處。良久云。夜靜子規知此意。一聲聲在翠微中。

小參

進一步則天地平沉。退一步則虛空撲落。不進不退有氣死人。摠不恁麼畢竟如何。還有道得者也無。若有道得者。出來。良久云。擬議之間。十萬八千。以棒打床一下。下座。

除夜小參

虛明獨露絕對絕緣。自古自今難爲話會。所以。靈山會上拈花示衆。少林夜半立雪安心發揮劫外光明。照見本來面目。拈起拂子云。這個是本來面目。那個是拂子。又竪起云者個是拂子。那個是本來面目。諸人還會麼。於是驀得無疑。臘月三十日免得手忙脚亂。若也有疑。臘月三十日。今正是時。諸人作麼生折合去。舉起拂子云。這一絡索。過去也只恁麼。未來也只恁麼。現在也只恁麼。逗到今夜。舊歲君未去。新歲君未來。正當與麼時。且道。不涉新舊底一句。作麼生。擲下拂子云。舊歲今宵盡。新年明日來。珍重下座

身。大衆。作麼生是堂堂正體。卓一下云。這個是堂堂正體。那個是拄杖子。又卓一下云這個是拄杖子。那個是堂堂正體。遂擲下云。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衆慈久立。珍重下座。

解制上堂

師陞座云。四月十五當結制。七月十五方鮮結。衲子聚之還復散。春去秋來新舊變。驀拈拄杖云。且道。這個是結耶。是鮮耶。是聚耶。是散耶。是去耶。是來耶。是新耶。是舊耶是變耶。是不變耶。卓一下云。結也不可得。解也不可得。聚也不可得。散也不可得。去也不可得。來也不可得。新也不可得。舊也不可得。變也不可得。不變也不可得。旣摠不得畢竟是個什麼。擲下云。剔起眉毛親見徹。堂堂的信是烏藤。珍重。

入內普說

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竪拂子云。釋迦老子來。也在山僧拂子頭上現妙色身。放大智光明。開大解脫門。全爲我聖上陛下萬萬歲。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盡在裏許。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徹去。山河大地。萬象森羅。草木叢

心。師舉起拂子。進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云爾問我答。僧即禮而退。又有僧問。見色明心聞聲悟道。如何是明底心。師竪起拂子。進云如何是悟底道。師便喝。僧禮拜而退。

師乃云。本來無結何須解。無鮮隨時示道流。打破虛空成片片。一條毒棒毒難收。有時肩擔向山去。直入千峯萬嶺頭。佛祖相逢當怖走。縱橫殺活總無虧。興波作浪非他物振動乾坤也是他。驀地一聲親蹋着。不移一步便還家。拈拄杖云。還見麼。卓一下云。還聞麼。若能見得徹聞得通。山河大地。萬像森羅。草木叢林。四聖六凡。情與無情。便見氷消瓦解。到這裏。是禪耶。是道耶。是凡耶。是聖耶。是心耶。是性耶。是玄耶。是妙耶。是異耶。是不異耶。又卓一下云。禪也不可得。道也不可得。凡也不可得。聖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性也不可得。玄也不可得。妙也不可得。異也不可得。不異也不可得。只這不可得亦不可得。既摠不可得。畢竟是個什麼。還會麼。若也會得。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更舉一着。眞性絶攀緣。眞見不由境。眞智本無礙。眞慧本無邊。上合諸佛本源。下合衆生心地。所以道。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眞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

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却立中間。問云。和尙陞座。學人上來。未審是甚時節。師云。一任東西馳走。問和尙自方丈裏。來到寶座。學人從寂默堂中。來到這裏。未審彼處還更有身不師云有。學人云。莫是毛端藏刹海。芥子納須彌麼。師云是。進云。宗門中事卽不問。如何是北崇峯前境。師云山門依舊向南開。問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眼橫鼻直皆相似。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恁麼則向上一路作麼語。至言妙理是何宗。蕩盡此言千里外。是則吾宗第一機。作麼生是第一義。師云爾問底是第二義。進云恁麼則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師云非爾境界。問今日諸官僚士庶。特請上堂。來到這裏。發言吐句。擧香祝香。上床就座。横拈倒用底。莫是和尙爲人處也無。師云不是。進云如何是和尙本分底事。師竪起拂子。進云胡亂三十年不曾少塩醬。師云莫說閑言語。進云學人承聞。和尙親見平山。是否。師云是。進云如何是天竺山親傳底一句師以拂子擊禪床一下。進云千古嶺南好消息。今日清風吹匝地。此則且置。今日高陞寶座。非爲他事。祝聖一句。請師道着。師云萬年聖日裏福長。文武四法隨大陽。進云四海五湖王化裏。不勞野老賀昇平。退禮三拜。又有僧。出問云。一切卽不問。如何是明了底

次上堂。拈香祝聖罷。陞座云。山僧未離壺山已前。早爲諸人說破今日事了也。卽今賓主相參。坐立儼然。已成多事。更山僧抛沙撒土。白雲萬里。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還有知音者麼。問答了。乃云。塵塵刹刹沒一纖毫。日日堂堂現成活計。看時不見暗昏昏。用則無窮明歷歷。三世諸佛立在下風。歷代祖師退後三千。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特。還委悉麼。若能委悉。於一切處。離名離相。摧邪顯正。橫拈倒用。殺活自在。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驀拈拄杖。左邊卓一下云。這個是一莖草。那個是丈六金身。右邊卓一下云。這個是丈六金身。那個是一莖草。若向這裡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各歸堂子細看。

結制上堂

師到法座前。以手指云。這一着子。多少人。登不到蹋不着。山僧到來。等閒蹋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拈香云。堯仁廣被。齊日月之盛明。湯德彌新。並乾坤之久固。山僧。信手拈來。爇向爐中。端爲祝延聖上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陞座云。努發機而眼判。箭破的而手親。莫有眼判手親發機破的底麼。出來。有僧便出

什麼處拔。中使云。不識。師指左肩云。向這裏拔。師又問大衆云。湛然空寂本無一物。燦兮爛兮從何而出。衆無對。師曰九重宮金口中。乃拔。拈香祝聖罷。陞座。橫按拄杖云。利劍全提。正令當行。擬議之間。喪身失命。還有當鋒底麼。有麼有麼。正好一帆風過夏。此中不遇駕舟人。世謝不錄竪起拂子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尙。盡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異口同音。奉祝我皇帝。大衆還見麼。若道不見。有眼如盲。若道有見。且作麼生見。還會麼。見與不見。會與不會。拈向一邊。畢竟是個什麼。擲下拂子云。犛牛拂子也不識。便下座。

神光寺入院

師到三門。以手指云。盡大地是個解脫門。大衆還會入門麼。若也未入。隨我向前。至普光明殿云。蹋着毗盧頂上。猶是染足底漢。且道。禮拜個什麼。以手指像云。因我得禮爾。次到據室云。此室是烹佛烹祖底大爐。拈拄杖云。這個是殺佛殺佛底利劍。大衆。還有劒下翻身底麼。不妨出來。不妨出來。卓拄杖一下云。除是我家親嫡子。誰人敢向裏頭行。喝一喝。便下座。

已偉然。實非弱辭所能稱述。粗記始末。以傳不朽。謹記。

侍者覺璉錄

廣通普濟住釋幻菴校正

懶翁和尙語錄

［附］普濟尊者語錄序

玄陵（高麗恭愍王）之師普濟尊者。嗣法於西天指空。浙西平山。大闡宗風。故其片言半句。爲世所重。語錄所以述也。師之道之行之與否也。固在於後之人。後之人之知師之道也非語錄無由。宜其弟子之區區於此也。予以非才。奉旨撰銘。又引語錄。吾之幸也歟吾之不幸也歟。後之來者。尙監之哉。弟子名覺玗覺然覺卞。校讐舊本。將繡之梓。求予序故畧序如此。

蒼龍己未八月旣望韓山君李穡序

師自江南行脚畢。還大都。游涉燕代山川。道行聞于內。乙未秋。奉聖旨住廣濟禪寺。丙申十月望。設開堂法會。賜金襴袈裟象牙拂子。是日。諸山長老江湖衲子及諸文武官僚無不集會。師受袈裟提起。問中使云。山河天地草木叢林。盡是一個法王身。未審這個向

正當伊麼時如何。師竪起拳頭。僧又問四大各離。向什麼處去。師交拳當心云。只在這裏。又問在這裏時如何。師云別無奇特。又僧問如何是無奇特底道理。師瞪目視之曰。吾與爾相見時有什麼奇特。又有僧纔擧不病者話。師救云。爭問什麼。乃告衆云汝等諸人。各宜諦看。老僧今日爲汝等作涅槃佛事畢矣。到辰時寂然而逝。五月十五日也。驪興道安兩官。同封印寶。師顏色如常。驪興守申報按廉。按廉傳聞于朝。當示寂時。郡人望見五彩雲盖山頂。又師所騎白馬。預前三日不喫草。垂首悲泣。茶毗已訖。頭骨五片。牙齒四十。皆不燒。以香水洗之。時無雲。雨其地。其舍利不知其數。四衆撥灰燼沙土而得之者亦不可勝數也。時郡人。咸見山上神光瑩澈。寺僧達如夢見神龍蟠繞焚臺。還入于江。其狀如馬。門人陪靈骨舍利。將舟還檜巖。患旱久水淺。忽無雨而水漲。與久滯衆船。一時順流而下。則神龍之助可知也。二十九日到檜巖。安于寢堂。八月十五日樹浮圖於寺之北岸。往往有神光照耀。粘舍利頂骨一片。安于神勒寺。造石鍾以覆之。師壽五十七。臘三十七。謚曰禪覺。塔曰□□□師常自言曰。山僧不解文字。然其歌頌法語。若不經意。皆極其妙。今分爲二秩。行于世。先師德行固

日到松廣。壬子秋師偶念指空三山兩水之記。請移錫檜巖。上又遣李士渭迎來檜巖九月二十六日。將指空靈骨舍利。安塔于寺之北峰。癸丑正月遊於瑞雲吉祥復興諸山。八月還松廣。九月上又遣李士渭請主檜巖消災法席。甲寅春又遣近臣尹東明仍請住是寺。師曰此地是吾初入道處。亦先師安骨之地。況先師曾授記於我。烏得無心哉。卽令衆重搆殿閣。九月二十三日上薨。師躬詣殯殿。對靈小叅。修書還印于朝今上卽位。遣內臣周彥邦。降內香。并送印寶。再封爲師。至丙辰春。修營已畢。四月十五日大設落成會。上遣具官柳之璘爲行香使。京外四衆雲臻輻湊。莫知其數。會臺評。以爲檜巖密邇京邑。四衆往還。晝夜絡繹。或至廢業。於是有旨。移住瑩原寺。逼迫上道。師適疾作。輿出三門。至南池邊。自導輿者。還從涅槃門出。大衆咸疑。失聲號哭師顧謂衆曰。努力努力。毋以予故中輟也。吾行當止驪興耳。五月初三日到漢江。謂護送官卓詹曰。吾今病劇。願欲舟行。卽與門徒一十餘人。泝流七日。方到驪興。語卓曰。吾疾益篤。不可過此。請以此申聞于朝。卓旣馳聞。師寓神勒寺。留數日。驪興守黃希直。道安監務尹仁守。受卓命。篤行急。侍者以告。師曰是不難。吾當逝矣。時有僧問

七日上遣近臣安益祥爲輔行。請住檜巖寺。九月設工夫選。大會兩宗五敎諸山衲子選其所自得。請師主盟。十六日開選席。上率諸君兩府文武百僚。親幸臨觀。禪講諸德江湖衲子。悉皆集會。時雪山國師。(千禧和尙)亦赴是會。師與國尊相見。初入方丈。提起座具云。和尙。國尊擬議。師以座具打揆頭。便出。舍那堂中。排設法座。師拈香罷。陞座垂問。在會大衆。以次入對。皆曰未會。或理通而礙於事。或狂甚而失於言。一句便退。上若有不豫色然。幻菴修禪師後至。師歷問三句三關。師之前在金經寺也。上使左街大師慧深問師曰。以何言句試取工夫。師答云先問入門等三句。次問工夫十節。後問三關。可驗功行淺深。衆皆未會。故不及十節三關。會罷。上使天台禪師神照。請問工夫十節。師手書進獻。十八日上遣知申使廉興邦。安下金經寺。翌日又遣代言金鎭迎入內庭。勞慰賜鞍馬。遣內侍安益祥送至檜巖。師既到寺已。還送鞍馬。辛亥八月二十六日。遣工部尙書張子温賫書降印。幷賜金襴袈裟。內外法服鉢盂。封爲王師大曹溪宗師禪敎都摠攝勤修本智重興祖風福國祐世普濟尊者。太后亦獻金襴袈裟。謂松廣寺爲東方第一道場。乃命居之。遣內侍李士渭爲輔行。二十八日發檜巖。九月二十七

金仲元爲輔行。師不得已。是月二十日。到于是寺。十一月紅賊突入京都。國家播遷。惟師自領徒衆。如常演法。一日賊輩數十騎到寺。師儼然對之。賊首以沉香一片獻之。禮拜而退。自後大衆疑懼。勸師避亂。師止之曰。惟命是保。賊輩何關汝事。後一日大衆復請。師不得已許之。以明日爲期。是夕夢一神人。具衣冠而禮告曰。衆散則賊必滅寺。願固師志。言訖而退。師明日至土神座。視其貌。卽夢所見也。神衆諷經化之終不移動。賊騎往返雖數。然常住錢粮與其人戶。不被所掠。癸卯七月。再三上書辭退上不允。師自抽身而出。到九月山金剛菴。上遣內侍金仲孫特降內香。又敕西海道指揮使朴曦按廉使李寶萬海州牧使金繼生强師復住。師不獲已。十月還山。留二載。乙巳三月詣闕。上書辭退。遊龍門圓寂諸山。隨緣任運。丙午三月。入金剛山。住正陽菴丁未秋上命交州道按廉使鄭良生請住淸平寺。是年冬。普菴長老。親受指空遺囑。袈裟一領手書一紙。到寺授之。師乃披。拈香普說。己酉九月以疾辭退。又入臺山。住靈感菴。洪武庚戌春。元朝司徒達睿。奉指空靈骨舍利到檜巖。三月師因禮骨出山。上遣近臣金元富迎之。禮骨已。入城結夏於廣明寺。八月初三日。赴內齋。齋畢普說。十

山川。數載。道行聞于帝。乙未秋。奉聖旨住大都廣濟禪寺。丙申十月十五日。設開堂法會。帝遣院使也先帖木兒。賜金襴袈裟幷幣帛。皇太子亦以金襴袈裟象牙拂子賜之。是日。千官僚佐及士庶諸山長老江湖衲子俱會。師受袈裟乃披。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西天一百八祖指空大和尙。平山大和尙。用酬法乳之恩。陞座普說。見語錄十七年丁酉退院。游燕薊名山。還到法源寺。問指空云。弟子當往何處。空云汝還本國。擇三山兩水間居之。則佛法自然興矣。戊申三月二十三日禮辭指空。還於遼陽。平壤。東海等處。隨機說法。至庚戌秋。入壺山象頭庵居焉。時浙僧古潭。來住龍門山。通信書。師以頌答曰。臨濟一宗當落地。空中突出古潭翁。把將三尺吹毛劍。斬盡精靈永沒蹤。潭以白紙一丈答之。外封書君子千里同風六字。師受之。笑而擲之侍者開坼。乃空紙也。師以筆墨二物答之。辛丑冬上遣內詹事方節。以內乘馬迎入城中。十月五日入內三殿。修敬已。請說心要。師普說。作三頌進呈。上歎曰。聞名不如見面。賜滿繡袈裟水晶拂子。公主亦以瑪瑙拂子施之。太后親賜布施。因請住神光寺師辭云。山僧只欲還山。專心祝上。伏望聖慈。上曰若然則於法吾將退矣。卽遣近臣

湖千餘人。試選入室。師作頌呈似云。擊擊雷音震。羣龍盡豁開。豈限靈山會。瞿曇無去來。便隨例而入。巖問云。大德從甚處來。師云淨慈來。巖云父母未生前。從甚處來。師云今朝四月初二日。巖云明眼人難瞞。卽許入室。因留同飯。過夏。至夏末辭去。巖手書一紙送行云。釋迦老子說一大藏敎。都是閒言長語。末後迦葉微微一笑。百萬人天悉皆罔措。達磨面壁二祖立雪。六祖蹋碓南嶽磨甎。馬祖一喝百丈耳聾。黃檗吐舌且不曾做長老。首座來信之。此事名不得狀不得讚不得毁不得。只要爾廓然如太虛空相似。不見有佛有祖有凡有聖有生有死有汝有我。到得個般分際。了無分際之量亦無虛空之相。無種種之名。所以道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要用便用。更磨個什麼。爾若用得。老僧性命在爾手裏。爾若用不得。爾性命又落在老僧手裏。師喝。便辭去。到松江見了堂和尙泊巖和尙。不敢羅籠。是歲三月。還到大都法源寺再叅指空和尙。空迎入方丈請茶。遂以法衣一領拂子一枝并梵草信書一紙付囑云。百陽喫茶正安果。(正安指空方丈名也)年年不味一通藥。東西看見南北然。明宗法王給千劍。師答云。奉喫師茶了。起來卽禮三。只這眞消息。從古至于今。因留一月辭退。游歷燕代

吾劍能殺人亦能活人。山呵呵大笑。卽把手歸方丈。請茶。留數月。一日。手書囑云。三韓慧首座。來見老僧。其出言吐氣。便與佛祖相合。宗眼明白。見處高峻。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玆以雪菴所傳及菴先師法衣一領拂子一枝付囑表信。作偈曰。拂子法衣今付囑。石中取出無瑕玉。六根永淨得菩提。禪定慧光皆具足。十一年辛卯二月初二日辭退。山又書一紙送行云。三韓慧首座。遠來湖上相依。復欲徧叅。需語勇進。拈起兎角杖。向千巖大圓鏡裏。一擊列祖機關。必然無分付處有所分付矣。頌曰。檜巖板首罵雲門。百萬人天一口呑。更向明師叅透了。回家說法怒雷奔。師禮辭。詣明州補陀洛迦山。親見觀音。回來育王寺。瞻禮釋迦像。是寺長老悟光。以頌讚云。當陽挂起眉間劍。殺活臨機摠自由。恰似韶陽見靈樹。肯將大法付常流。又見雪窓和尚。到明州見無相和尚。又見枯木榮和尚。對座良久。木問。首座坐禪。不知如何用心。師云無心可用。木曰既無心可用。十二時中誰將這個去來。師擧目視之。木云這個父母所生底眼父母未生前將什麼看。師喝一喝云。說什麼生與未生。木便把手云。誰道高麗隔海師拂袖便出。壬寅四月初二日。到婺州伏龍山。叅見千巖長和尚。（元長禪師）是日適集江

云。已見來。空云文殊普賢有耶無。師云好在。空云說什麼話。師云自那麼說。空云喫茶去。後一日。師作偈呈似云。迷則山河爲所境。悟來塵塵是全身。迷悟兩頭俱打了朝朝鷄向五更啼。空答云我亦朝朝聽錚聲。空知是法器。卽俾居板首。十年庚寅正月初一日。空披皇后所賜紅衣裳。於方丈內集衆云。明然法王巍巍福國。大上日下有祖不問大小。有智慧者盡得對看。衆無對。師出衆云。明然猶是那邊事。巍巍福國是虛聲。天日下祖俱打了。到這般底是什麼。空提起衣角云。內外都紅。師禮三拜而退。是年三月。離大都。到通州。上船。四月八日。到平江府休休菴結夏。七月十九日。將行。長老請留。師題一頌贈之。鐵錫橫飛到休休。得休休處便休休。如今捨却休休去。四海五湖任意遊。八月到淨慈禪寺。蒙堂老宿問云。爾國還有禪法也無。師以偈答曰。日出扶桑國。江南海岳紅。莫問同與別。靈光亘古通。老宿無語。師卽叅見平山處林禪師。山適在僧堂。師直入堂內。東西信步。山云大德從何方來。師云大都來。山云曾見什麼人來。師云曾見西天指空來。山云指空日用何事。師云指空日用千劍。山云指空千劍且置。將汝一劍來。師以座具打山。山倒在禪床。大叫云這賊殺我。師便扶起云

空然之。乃令隨衆。師一日作偈呈似云。山河大地眼前花。萬象森羅亦復然。自性方知元淸淨。塵塵刹刹法王身。空云。西天二十等人。東土七十二等人。這一等人。指空這裏都無。前無人後無人。將指空出世法王也。再那裏有。師云。法王身法王身。三天爲主利群民。千劍單提斬佛祖。百陽（指空方丈名）普遍照諸天。吾今識得這消息。猶是儂家弄精魂。也大奇也大奇。扶桑日月照西天。空云爺也是狗。娘也是狗。爾亦是狗。師卽禮拜而退。是月梅花開䕺。空見之作頌云。葉靑花發一樹一。十方八面無對一。前事不問後事長。香氣到地吾常喜。師云年年此樹雪裏開。蜂蝶忙忙不知新。今朝一個花滿枝。普天普地一般春。又一日。空垂語云。禪無堂內法無外。庭前栢樹認人愛。淸涼臺上淸涼日。童子數沙童子知。師云。入無堂內出無外。刹刹塵塵選佛塲。庭前栢樹更分明。今日夏初四月五。又一日。空喚師云。這僧堂裏達摩有耶無。師云無。空云外有齋堂爾見也未。師云不見不見。便歸僧堂。空卽令侍者問云。善財歷叅五十三善知識末後叅彌勒。彌勒一彈指下。閣門遂開。善財卽入。爾爲什麼道無內外。師答云。善財其時未到這裏。侍者擧似指空。空云這僧高麗奴婢。一日。空云。爾見普慶寺也未。師

府人也。父諱瑞具。官至膳官署令。母鄭氏。夢見金色隼飛來啄其頭墜卵入懷中。因而有娠。以延祐庚申正月十五日生。骨相異常。兒既長。機神英邁。卽求出家。父母不許。年至二十。見鄰友亡。問諸父老曰。死何之。皆曰所不知也。中心痛悼。遂投功德山妙寂菴了然。禪師所而祝髮。然問汝爲何事剃髮。師曰超出三界利益衆生。請開示。然曰汝今來此是何物耶。師曰此能言能聽者能來耳。欲見無體可見。欲覓無物可覓。未審如何修進。然曰吾亦如汝猶未之知。可往求之有餘師。於是辭退。游歷諸山。至正十四年甲午。到檜巖寺。宴處一室。晝夜長坐。時日本石翁和尙寓玆寺。一日。下僧堂擊禪床云。大衆還聞麽。大衆無語。師呈偈云。選佛場中坐。惺惺着眼看。見聞非他物元是舊主人。勤修四載。一日忽開悟。欲往中國。尋師訪道。丁酉十一月。發足向北。戊戌三月十三日。行到大都法源寺。初叅西天指空和尙。空云汝從甚處來。師云高麗來空云船來耶陸來耶。神通來耶。師云神通來。空云現神通看。師近前叉手而立。空又問汝從高麗來。東海那邊都見來也未。師云若不見。爭得到這裏。空云十二個房子將得來否。師云將得來。空云誰敎爾來。師云某甲自來。空云爲何事來。師云爲後人來

亦退矣不得已卽行。十一月。紅賊蹂躪京畿。擧國南徙。僧徒震懼。請避賊。師曰惟命是保。賊何能爲。數日請益急。是夕夢一神人。面有黑誌。具衣冠作禮曰。衆散賊必滅寺。願固師志。明日至土地神座。視其貌則夢所見也。賊果不至。癸卯入九月山。上遣內侍金仲孫請還。乙巳三月詣闕乞退。始得夙願。游龍門元寂諸山。丙午入金剛山丁未秋住淸平寺。其冬猊寶巖。以指空袈裟手書授師曰治命也。乙未再入臺山。庚戌春。司徒達睿奉指空靈骨來。厝于檜巖。師禮師骨。因赴召。結夏廣明寺。秋初還檜巖九月卽工夫選也。師所居室曰江月軒。平生未嘗習世俗文字。有請願詠。操筆立書若不經意。理趣深遠。晩好墨戲。山水逼道權。嗚呼道旣通。多能也宜哉。臣穡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銘。銘曰。展也禪覺。惟麟之角。王者之師。人天眼目。滿衲宗之。如水赴壑而鮮克知。所立之卓。雀夢赫靈。在厥初生。龍神護喪。終然允臧。矧曰舍利。表其靈異江之濶矣。皎皎明月。空耶色耶。上下洞徹。邈哉高風。終古不滅。

高麗國王師大曹溪宗師禪敎都摠攝勤修本智重興祖風福國祐世普濟尊者謚禪覺懶翁和尙行狀（門人覺宏錄）師諱慧勤。號懶翁。舊名元慧。所居室曰江月軒。俗姓牙氏。寧海

國之志決矣。戊子三月。至燕都。叅指空。答問契合。十年庚寅正月。空。集衆下語。無能對者。師出衆吐數語。三拜而出。空。西天百八代祖師也。是春南遊江淛。秋八月。叅平山。山問曾見何人 師曰西天指空日用千劍。山云且置指空千劍。將汝一劍來。師以坐具打山。山倒在禪床。大叫賊殺我。師曰吾劍。也能殺人。也能活人。乃扶起。山以雪巖(祖欽禪師)所傳及菴衣拂子表信。辛卯春。抵普陀洛迦山。拜觀音。壬辰至伏龍山。叅千巖(元長和尚)適集江湖千餘人。選入室。巖問所自。師既答。巖云父母未生前。從甚麼處來師曰今朝四月初二日。巖許之。是歲北還。再叅指空。空授以法衣拂子梵書。於是游涉燕代山川。蕭然一閒道人也。名聞于內。乙未秋。奉聖旨。住大都廣濟寺。丙申十月望。設開堂法會。帝遣院使也先帖木兒。賜金襴袈裟幣帛。皇太子以金襴袈裟象牙拂子來賜。師受袈裟問衆曰。湛然空寂本無一物。燦兮爛兮從何而出。衆無對。徐曰九重宮金口中。乃披。拈香祝聖。陞座。橫按拄杖。下數語便下。戊戌春。辭指空。得授記東還 且行且止。隨機說法。庚子。入臺山居焉。辛丑冬。上遣內詹事方節。迎入京。請說心要。賜滿繡袈裟。水晶拂子。公主獻瑪瑙拂子。太后親施布施。請住神光寺。因辭。上。曰於法吾

江。謂護送官卓詹曰。吾疾劇。乞舟行。泝流七日。方至驪興。又謂卓曰。欲少留。俟病間卽行。卓勉從之。寓神勒寺。五月十五日。卓又督行急。師曰是不難。吾當逝矣。是日辰時。寂然而逝。郡人望見五彩雲。盖山頂。旣火之。洗骨。無雲而雨者方數百步。得舍利一百五十五粒。禱之分爲五百五十八。四衆得之灰中以自秘者莫知其數。神光照耀三日乃已。釋達如夢見龍盤燒臺下。其狀如馬。及以喪。舟還檜巖。無雨水漲。皆驪龍之助云。八月十五日。樹浮圖於寺之北崖。頂骨舍利厝于神勒寺。示其所終也。覆以石鍾。戒其無敢訛也。事聞于朝。謚曰禪覺。命臣穡爲文。臣仲和書丹篆額。臣穡謹按師諱慧勤。號懶翁。初名元惠。享年五十七。法臘三十八。寧海府人也。俗姓牙氏。考諱瑞具。膳官令。母鄭氏。靈山郡人也。鄭夢見金色雀飛來啄其頭。忽墜卵五彩爛然入懷中。因而有娠。以延祐庚申正月十五日生。年甫冠。鄰友亾。問諸父老。死何之。皆曰所不知也。中心痛悼。走入功德山。投了然師祝髮。師曰汝爲何事出家。對以超三界利羣生。且請開示。曰汝之來此。是何物耶。曰此能言能聽者能來爾。但未知修進之術。曰吾亦如汝。猶未知。可往求之有餘師。至正甲申。至檜巖。晝夜獨坐。忽得開悟。尋師中

普濟尊者謚禪覺塔銘 并序。李穡奉敎撰 玄陵在位之二十年庚戌秋九月十日。召師入京。十六日就師所寓廣明寺。大會兩宗諸山衲子。試其所自得。號曰功夫選。上。親幸觀焉師拈香畢。陞法座。迺言曰。破却古今之窠臼。掃盡凡聖之蹤由。割斷衲子命根。抖擻衆生疑綱。操縱在握。變通在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其揆一也。在會諸德。請以實答於是以次入對。曲躬流汗。皆曰未會。或理通而礙於事。或狂甚而失於言。一句便退上。若有不豫色然。幻庵修禪師後至。師歷問三句三門。會罷。還檜巖。辛亥八月二十六日。遣工部尙書張子溫。賫書降印。法服鉢盂皆具。封爲王師大曹溪宗師禪敎都摠攝勤修本智重興祖風福國祐世普濟尊者。謂松廣寺東方第一道場。廼命居之。壬子秋。偶念指空三山兩水之記。欲移錫檜巖。會以召赴是寺法會。得請居焉。師曰先師指空。盖甞指畫重營而燬于兵。敢不繼其志。迺謀於衆。增廣殿宇。工旣告畢。丙辰四月。大設落成之會。臺評以謂。檜巖密邇京邑。士女往還。晝夜絡繹。或至廢業。禁之便於是有旨。移住瑩源寺。逼迫上道。師禁疾作。輿出三門。至池邊。自導輿者。從涅槃門出。大衆咸疑。失聲號哭。師曰努力努力。無以余故中輟也。吾行當止於驪興耳。至漢

別。靈光亘古通。老宿無語。卽參見平山處林禪師。山適在僧堂。師直入堂內。東西信步山云。大德從何方來。師云大都來。山云曾見什麼人來。師云曾見西天指空來。山云指空日用何事。師云指空日用千劍。山云指空千劍且置。將汝一劍來。師以座具打山。山倒在禪床。大叫云這賊殺我。師便扶起云。吾劍能殺人亦能活人。山呵呵大笑。卽把手歸方丈。請茶留數月。一日手書囑云。三韓慧首座。來見老僧。看其出言吐氣。便與佛祖相合。宗眼明白。見處高峻。言中有響。句句藏鋒。玆以雪巖所傳及菴先師法衣一領拂子一枝。付囑表信。作偈曰。拂子法衣今付囑。石中取出無瑕玉。六根永淨得菩提。禪定慧光皆具足。明年辛丑二月初二日。辭退。山又書一紙送行云。三韓慧首座。遠來湖上相依。復欲徧參。需語勇進。拈起兎角杖。向千巖大圓鏡裏。一擊列祖機關。必然於無分付處有所分付矣。頌曰。檜巖板首罵雲門。百萬人天一口呑。更向明師叅透了。回家說法怒雷奔。師禮辭。去叅千巖元長禪師。巖問大德從甚處來。師云淨慈來。巖云父母未生前從甚麼處來。師云今朝四月初二日。巖云明眼人難瞞。師東還。恭愍王封爲王師洪武丙辰師卒于驪興神勒寺。壽五十七。臘三十七。諡曰禪覺。

友亡。問諸父老曰。死何之。皆曰所不知也。中心痛悼。遂投功德山妙寂菴了然禪師所而祝髮。了然問。汝爲何事剃髮。師曰超出三界。利益衆生。請開示。了然曰。汝今來此。是何物耶。師曰此能言能聽者能來耳。欲見無體可見。欲覓無物可覓。未審如何修進。了然曰。吾亦如汝。猶未之知。可往求之有餘師。師於是辭退。游歷諸山。至正十四年甲午到檜巖寺。宴處一室。晝夜長坐。時日本石翁和尙寓玆寺。一日。下僧堂。擊禪牀云。大衆還聞麼。大衆無語。師呈偈云。選佛場中坐。惺惺着眼看。見聞非他物。元是舊主人。勤修四載。一日忽開悟。欲往支那。尋師訪道。丁酉十一月。發足向北。戊戌三月十三日。行到燕京法源寺。初參西天指空和尙。空云。汝從甚處來。師云高麗來。空云船來耶。陸來耶神通來耶。師云神通來。空云現神通看。師近前叉手而立。空又問。汝從高麗來。東海那邊都見來也未。師云若不見。爭得到這裏。空云十二個房子將得來否。師云將得來。空云誰敎你來。師云某甲自來。空云爲何事來。師云爲後人來。空然之。乃令隨衆。二十年庚子三月。師發燕都。到通州上船。四月八日。到平江府休休菴結夏。八月到淨慈禪寺蒙堂老宿問云。你國還有禪法也無。師以偈答曰。日出扶桑國。江南海岳紅。莫問同與

大元國大都永寧禪寺。伏値太子千秋令辰。欽奉聖旨。高麗國重興萬壽禪寺住持太古和尙。開演宗乘之榜。

右伏以。五色雲車駕彩龍。式瞻瑞氣。一縷香烟騰法界。大振雷音。花雨繽紛。風雲慶會。大地拔山河之秀。一暘甦草木之萠。杖屨南詢。行役豈勞於萬里。因緣北就。闡揚方遂於平生。老石室針芥相投。太古庵鉗鎚本分。稱師據位。竪拂降魔。水陸霑潤澤之功。人天協昇騰之勝。書同文車同軌。共樂昇平。河出圖洛出書。咸歌治化。一人有慶。萬福攸同。右恭惟。

三寶洞知。

龍天昭鑒。

至正七年丁亥十一月二十四日

○臨濟下第十九世高麗王師。楊州天寶山檜巖寺懶翁慧勤禪師。舊名元慧。所居室曰江月軒。俗姓牙氏。寧海府人也。父瑞具。母鄭氏。夢見金色隼。墜卵入懷。因而有娠。以延祐庚申正月十五日生。骨相異常。旣長。機神英邁。卽求出家。父母不許。年至二十。見隣

至正八年十一月初七日露峰石室啓復。

燕都諸山長老告朝廷請開堂䟽。

道非弘人。人能弘道。是故。佛佛授受。祖祖相傳。禪燈無窮。慧命不絕。今太古庵。悉宗門可者。於一機上。豁明星眼。尋往南方湖州霞霧山。謁石室和尙。和尙一見如舊。便知其器。以本分手段。不鎚成金。一印印破。太古放下重擔。決返擲機。佩印還都。若不是上根。烏能爾也。光現祖燈。重興佛日。只在皇天臣僚。伏望大檀越。身心正直。稱揚正法。福利皇圖者。切以少林室九年默。神光斷臂覔心。石室堂半月談。太古放身卸擔。古聖今聖之榜樣。先祖後祖之規模。不犯機絲。透脫關棙。兩行書兩家影。爲血脉之連枝。一條杖一領衣。但法印之標信。爰一世之罕遇。實萬刧之難逢。雪巖風及庵寒天湖月太古色。上國皇天之德望。於斯益高。本朝人寰之喜心。夫復何語。擁護是神部諸將。弘揚實帝王大臣。扣擊玄關。䟽通密意。所冀金輪共法輪常轉。物阜民豊。聖日將佛日恒明。河淸海晏。和南謹䟽。

開堂榜。江西袁州路淸泉山延壽禪寺長老善南詢仲作

不敢不告。家醜一場。猥藉卑辭。謹以寫呈。某願明春再參。終身服勤。倘業緣所拘。不果歸鄕。一依所敎。隨分二利。不賤賣佛法。以至後生。不斷種子。然此豈獨吾之所能。正是佛佛祖祖本願提持也。向者。遇謁和尙。所嗣承大事。此日奉詔開堂。亦有其使然。豈敢以拙言了陳鄙懷。伏惟照詳。重復再拜祝願本師大和尙起居萬福萬福。鄕人有便。慈悲垂問。以慰區區。

附 石室和尙答書

啓復。別後。老病日增。掩關自養。苟遣朝夕。戊子十月十三日。忽淨慈傳人。遞至長老書。誦問。且知大古時緣俱稔。諸山宿德大臣宰官奏聞。聖旨住持永寧禪院。開堂演法。光揚宗敎。此乃長老情眞契擧。行實感人。豈偶然哉。又知開堂日。瓣香爲老拙拈出。且拙者。退席從閒。少歇狂妄耳。焉敢妄想爲人之師。今長老乃如是。豈非多生緣契也。然而出世爲人。要以本分事。激引來蒙。愼勿以機境上遞相狐媚。大家草裏輥。斯何圖哉。當自勉旃。果然如此。始終不異。則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吾復何言。路途雖千萬里之遙。由目擊耳。老倦且答不謹。可恕可恕。

附石室和尙書

記七月間。長老不憚萬里崎嶇。求決己事。來余峯頂。此時相見。老僧無一法可說。長老無一字可問。是眞相見。若有毫端許言之本末。皆爲見刺。此是從上古人相見底道理。長老當自保養。轉示將來。免墮邪見。臘月十七日。海門洪長老來山。喜聞長老已回大都。不審歸鄕去留如何。便中畧此記達。萬萬以大法爲重。是禱是禱。

至正丁亥臘月廿九日。湖州霞霧山居石室老衲淸珙手啓。

太古愚長老

上石室和尙書

弟子高麗國重興禪寺普愚。九拜謹啓。

本師霞霧山石屋大和尙座下。自八月一日爲辭。無日不瞻企。善路行行。十月十五日迴大都。囊錐稍露。諸山碩德。朝廷大臣。奏聞。聖旨。住持永寧禪寺。十一月廿四日太子千秋令辰。賜金襴拂子若香。天使令嚴諸方四衆僅百。千。萬。人。聲鼓圍繞。不得已陞座首爇祝釐之香。次爲老和尙拈出懷香一瓣。開演宗乘。扶揚末法。此豈法乳之大恩也哉

佛佛祖祖授受相傳之妙。不在乎繩墨。然人無禮儀。則不得整其心行。是以。從上諸聖莫不兼行。而垂訓於無窮者矣。聖君矜信於斯。命使流通。豈非宿植般若光。而行普賢大願行也哉。大家遇斯聖化。而可不自慶而修之歟。

重刊緇門警訓序

盡大地人。誰無佛性。誰無信心。然不遇聖敎。則不發無上菩提之心。長沉苦海。頭出頭沒。虛生浪死。實可悶也。是以。佛祖聖賢。作不請友。行無緣慈。爲說種種方便。敎化調伏令其生淨信心。成就天上佛果・菩提佛果。「菩提豈異事乎。正是當人本覺心也。大經亦云。欲知如來大涅槃者。須了知根本自性。若人深信此語。忽然反顧。則知自心中無量妙義百千三昧本自具足。分毫不謬。此是正信心也。三世聖賢。出現於世。無言語中而起言說。正謂此耳。大古南遊求法時。幸遇斯警訓。將歸本土。意欲廣宣流布。利國利人有年矣。今有勝士明會。發大誓願。鏤板印施。俾國人一見一聞。皆結勝因。畢竟同成旡上正覺。此斯警訓之大義歟。

太古語錄終

踏碓日。豈有毫釐可勞疾。米熟久矣半夜入室。親傳法衣命若懸絲。因玆暗渡西江月誰識當時當別離。

羅漢　玄陵請

這鬼頭漢有些神力。奇異貌稜稜。聖凡也難測。昔天台烟雨裏。相對面目今不識。不識個什麼物。半文錢也不直。呵。呵。呵。汝與吾誠實人。同心祝聖萬年春

自讚　張海院使請

海東身竺西骨。肚裏黑眼似漆。且撚一隻蓬蒿箭。橫行天下意不展。忽然撞着霞峯老十分惡毒過愈露。莫將些氣賣西東。歸去來兮舊山中。不與世人爭是非。長年無事聽松風。

燕都永寧禪寺開堂日。徒弟等請

惟玆天下生此太古。如芥中藏百億刹土。咄。這村僧是什麼鹵莽。受聖旨兮誤揚家醜。呵佛祖兮故作業苦。呵。呵。呵。從今且莫如此行。直入青山伴猨虎。

玄陵勅刊百丈淸規跋

壓物。梁王不肯這裏黑。這裏黑兮。妙用恒沙也無極。黃葦蕭蕭起淸風。平波白浪連天千古色。闔國人追喚不回。誰道觀音再出來。咄。對梁王道不識。好個西來曲調。擧世人和不得。靑蘆故泛淸波路。

布袋

非僧非俗大閒人。靑山紫陌自由身。有時橫行酒肆裏。春風滿面忘天眞。咦。紅顏慘別後。白髮始相親。

藥王

藥王藥王開大悲扃。不忘前誓救衆生。若未救我業病故。何云菩薩大悲行。

五祖童形

昔日栽松老道者。再來端妙換童眞。無姓童時逢道信。問去答來驚四隣。祖師深知其法器。便付衣鉢化如春。後遇南方盧行者。燈燈續燄至今新。

六祖

無端聽經換却眼睛。尊重法故不憚路程。謁彼黃梅將欲老。桃紅李白柳靑靑。可憐負石

航海西來十萬里。只爲將傳一事耳。對於梁王調不同。如秋滿月處虛空。一葦渡江向魏時。淸風護送平波中。堪恨江邊釣翁老。當時見伊不推倒。若也推倒無去來。後免神光斷臂苦。

十萬里來何所爲。人人盡有一雙眉。獨携隻履還西去。空使雲孫說是非。非不非是不是。重陽黃菊倚東籬。

你不來也天下平。你還去也海河淸。熊耳白雲藏不得。千古萬古傳虛名。

九年冷坐默無語。多少人疑不奈何。立雪有人傳密意。春風無處不開花。

碧眼師未來前。人人鼻孔撩天。携隻履還西去。個個眉目雙全。恁麼去來爲甚事。冷地看來一笑緣。

神頭鬼面。眉尨齒豁。咄。獨坐少林含毒氣。隻履西歸眞快活。

西來的的意。正好默無陳。怒目瞋何事。佛是眼前塵。

乘蘆達磨

嵬嵬乎沒巴鼻。蕩蕩乎無與敵。智不到處安用問。如何至今無奈何。云不識。不識個什

德高無上讚不及。慈深又重毁不得。經無量刧。勤修微妙行。以恒河沙等恒河沙。不測乃至如今。出家入雪山。親姻痛哭爛心肝。爛心肝痛徹骨。豈知眞慈救世間。休休休莫懵懵。非夢說夢。似夢非夢。只這牟尼佛。寂然無爲常不動。赤灑灑露裸裸。的了了沒可把活釋迦是何聲。夕陽沙鷗自呼名。

文殊

提起吹毛利。家風妙奇絕。逍遙千聖外。月映蘆花雪。

魚籃觀音

幻化空身色轉新。只宜着眼不容親。金沙灘畔春風後。狠藉深紅愁殺人。愁殺人莫瞞盱缺齒重來誰愛看。咦。誰不識你醜多般。

達磨　玄陵請

摻破虛空儼然獨出。坐斷毘盧頂上兮。眼前無法亦無佛。無佛無法兮天高地平。非心非物兮水綠山靑。且將此曲渡海來。對梁王兮彈一聲。一聲復一聲。幽澗湫兮流泉鳴。勸君側耳莫與心暗。恐傍人作意會得聽。咄。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未來際作佛事。度盡衆生歸去後。同遊無上大涅槃。一如今日遊霞霧。吾雖幻質分彼此
此心終不離左右。

辭王師

出家何所爲。永斷世緣務。我今辭王師。且問何處去。我本山中人。宜入山中住。不愛碧
山行。不厭紅塵走。但爲適性情。修德報明主。世間榮辱事。看來如沫聚。我若久留連。聲
名多錯誤。不如忘是非。林壑藏毛羽。誰憐吾拙直。林泉有幽趣。聖君如護我。賜放靑山
老。山中何所有。蒼蒼但烟霧。於斯修道業。於國垂法雨。專心祝聖壽。朝暮香一炷。

讚、跋、

釋迦住山相

讚也你無德。毁也你無過。割愛忘親不孝甚。六年冷坐飢寒餓。咄。

釋迦出山相

人言是釋迦。又道悉達陁。莫莫莫休說夢。渠非眼中花。嵬嵬落落兮赤灑灑。密密恢恢
兮淨裸裸。春風爛熳水悠悠。獨步乾坤誰伴我。若也山中遇子期。豈將黃葉下山下。咄。

送珣禪和之江南

將此新羅語。閒時莫費情。南方火雲裏。說與寒松聲。

辭石室和尙

弟子普愚。久嚮道風。不遠萬里。尋此霞霧山頂。果參函丈。若窮子逢其父然。於是。侍留半月。決擇心要。飽受法乳。如斯大恩。雖碎身。實難爲報。今於辭也。豈無情義哉。謹頌德。兼發志願。作偈獻之。以表寸誠云。

吾觀本師大圓鏡。亦觀弟子平等性。同是一體徧十方。廓然瑩徹了無影。無生無佛絕能所。虛通皎潔常寂照。萬象森羅現其中。吾師水月形亦露。亦有弟子空華身。淨穢苦樂皆現了。今以吾師大和尙。大圓鏡中弟子某。歸命禮弟子。鏡中本師古佛老。發誠願語冀加被。世世生生亦如是。師爲華藏世界主。我爲長子助其利。或住兜率演法時。我爲天主常衛侍。或坐菩提樹下時。我爲國王行法施。如我今日本誓願。種種莊嚴悉圓備。供養十方無盡佛。大乘菩薩及一切。普與法界諸佛子。同證如來常寂理。滅除煩惱無餘垢。一切妙行皆成就。當來佛佛會會中。互爲賓主須常遇。師爲主我爲伴。師爲伴我爲主。盡

日本允禪人。以其號求頌。余時年七十六。目暗。放筆久矣。其請勤勤。强下老筆云。

千重碧山裏。萬丈蒼崖邊。迴溪流泉細嗚咽。深林雜樹空芊緜。中有小庵若無有。朝晡但見祝君烟。花落花開鳥不到。白雲時復訪門前。誰識主人日用事。長年不夢塵間緣寂滅境中件寂滅。綠蘿松上淸風月。

寄日本石翁長老

吾以恁麼寄。師亦恁麼通。吾誠無得失。師豈有爲功。海東山岳秀。扶桑一點紅。可憐立雪子。幾乎喪家風。

寄無極和尙 江南人

西來一曲沒人知。雖有伯牙無子期。獨坐寥寥向深夜。透簾殘月徹禪衣。

送達磨悉歸乾竺國

西天眞佛子。身與白雲閒。寄語山山水。須開靑眼看。

送日本雄禪人遊江南

日本松風爽。新羅月色多。若遇南方三伏節。爲人和唱武陵歌。

擧世無人拘牽去。可憐牧牛子。放却繩頭兮。末如之何已久。吾今勸盡牧牛子。進步驀騎鞭徹髓。痛徹髓出汗血。嘉州大像來乞救。救不得沒奈何。寒山拊掌笑呵呵。於斯須訪見宗師。决了巴鼻。莫閑唱太平歌。

慧庵　松廣聰長老(太古國師門徒。有大禪師尚聰。朝鮮初。住持曹溪宗與天寺。上疏。願用松廣普照之遺法者。卽是)

長風吹幽松。凉月照虛碧。無遮攔沒門戶。靑寥寥白的的。中間空索索。外境亦如如。普眼當時無覔處。白雲堆裏一茆屋。芳草落花春日雨。鷓鴣聲送竹蕭疎。南詢遊子竟何往塵塵盡是此人居。重重無盡華藏世界。都盧只在此庵內。個中微妙義。本不容知解。主中主只如斯。長年不出庵門外。洒洒然無僞無私。落落然自由自在。蕩盡纖毫凡聖見。百不知百不會。呵呵呵是甚麼。庵外松柏歲寒終不改。

哲峰　廣明公宏長老

智不及慧莫窮。撑天地出有空。獨立那邊殘照外。善財徒勞問別峰。萬古白雲飛不到一朝紅日漏先通。幾經刧火只如此。千古嵬嵬振祖風。

中庵　壽允

節庵　霞霧山侍者

霞山之阿老此君。不知霜雪經霜雪。月來也從他影。風來也任蕭瑟。蕭瑟聲最親切。聽得好莫漏洩。淸虛影裏須抹過。薦取中間無一物。放下着莫存知。眼裏那着黃金屑。亦不存知不知。方得見好時節。折却德山棒。粉碎臨濟喝。到處逢人不被瞞。然後可以對風月。有風無月無好明。有月無風無好說。有好風有好月。儂家法戲無斷絕。

鐵牛

癸卯春。宗西堂訪余于迦智山結夏。觀其動靜。微密安詳。宛爾受道之資。至秋告別仍求號。以鐵牛稱之。所以然者。先解制。問衆日用工夫。西堂云。昔日以佛聲佛色爲解。自到會中得業。本分示誨。如上伎倆都盡。但冷地上參看趙州無字。如蚊子上鐵牛相似。故用其語而爲號。因作偈以贈之。玆於鐵牛上痛鞭出汗。則便與趙州相見了也。勉旃。

只麼痴頑不顧後。無知豈怕獅子吼。不眠而眠。長臥天地間。大千沙界無去住。幾度春風幾度秋。一如如體無今古。刦火洞然不燒伊。頭角依俙芳草雨。君不見痴痴兀兀此牛行

幽言求。珍禽啼罷刹那夢。睡味猶甘身不動。

參禪吟

日月似電光。光陰良可惜。生死在呼吸。難以保朝夕。行住坐臥間。寸景莫虛擲。勇猛加勇猛。如我本師釋。精進復精進。心地等惺寂。深信佛祖意。須要辨端的。心卽天眞佛。何勞向外覔。放下萬事看。路窮如鐵壁。妄念都滅盡。盡處還抹却。身心如托空。寂然光達赫。本來面目誰。纔擧箭沒石。疑團百雜碎。一物盖天碧。莫與無智說。亦莫生悅懌。須訪見宗師。呈機復請益。然後名繼祖。家風不偏僻。困來展脚眠。飢來信口喫。人問是何宗。棒喝如雨滴。

偈頌、

古鼎 龍泉溫長老號

威音那畔却空前。有個一物硬如鐵。張大口默無語。跨三祇行己輟。通身放下火坑中。肚裏珍羞香滿室。無心轉脚冷湫湫。倒腹傾塲吐禪悅。衲僧於此飽餵餵。瞿曇兒孫今不絕。

水嗚咽。古庵依俙非霧間。連雲畏道蒼苔滑。左傾右傾住復行。誰其侍者惟栁栗。路窮庵門向東開。賓主同會無言說。山默默水潺潺。石女喧嘩木人咄。汲汲西來碧眼胡。漏洩此意埋佛日。傳至曹溪盧老手。又道本來無一物。可笑古今天下人。不惜眉毛行棒喝。我今將何爲今人。春秋冬夏好時節。熱向溪邊寒向火。閒截白雲衣半結。困來閒臥白雲樓。松風蕭蕭聲淅淅。請君來此保餘年。飢有蔬兮渴有泉。

雲山吟

山上白雲白。山中流水流。此間我欲住。白雲爲我開。山區白白雲。話盡心中事。有時行雨難久留。又被淸風便。行盡三千歷四洲。我亦隨君駛淸風。江山處處相追遊。追遊爲何事。堪與白鷗戱波頭。却來共坐松下月。松聲動啾啾。此心共誰話。恒沙佛祖盡悠悠懶臥白雲裏。靑山笑我大無憂。我卽笑而答。汝山不識吾來由。平生睡不足。愛此水石爲衿裯。靑山亦笑我。何不早歸來吾儔。君若愛靑山。藤蘿影裏大休休。我從靑山語。放身大臥靑山樓。有時夢有時覺。夢覺元無拘。夢裏却尋來時路。長安酒肆騎木牛。木花化作春風意。綻花開柳如琳球。桃花紅似火。柳絮白如毬。中有李花白又白。無言引得

山中自樂歌

不翦鬚不翦髮。好個鬼頭羅刹。憨憨痴痴也似石頭。愚愚魯魯也似木橛。踏盡草鞋參祖師。惡聲虛說如機發。囉囉哩哩囉囉。獨唱此曲來休歇。大元天子聖中聖。賜居巖谷消日月。無人共我山中樂。吾獨憐吾疎轉拙。寧同水石長自樂。不與世人知此樂。但願聖壽萬萬歲。萬歲長爲萬歲樂。然後可以吾無憂。巖阿澗谷甘蕭索。巖隈小庵足庇身、也任白雲相依托。君不見太古老僧歌一曲。曲中還有無窮樂。自樂自歌何所爲。樂天知命無爲樂胡爲自歌還自樂。吾亦不知何樂。樂中有意君知否。人雖日用難摸着。淵明中酒弄無絃。普化入市搖鈴鐸。布袋閒僧太無事。紅塵酒肆重醺酌。古來聖賢之樂只如此。空留虛名聲韻何寂寞。知之好者尙難得。況其樂之行之作。君看太古此中樂。頭陁醉舞狂風生萬壑。自樂不知時序遷。但看巖花開又落。

白雲庵歌

逍遙山上多白雲。長伴逍遙山上月。有時淸風多好事。來報他山更奇絕。白雲無心徧太虛。其如烘爐一點雪。行雨四方無彼此。是處是物皆欣悅。刹那歸來此山裏。山光着色

無限定中說。背之不聞如何因。此中消息何富貴。千花百草爭含春。後來看經大君子菩提大路莫問津。休休乎。何必巡南方。脚下卽是菩提塲。君看老胡默然處。不以言語能承當。深而深黑而黑。妙用恒沙也無極。吁嗟乎。古今權小人。單單直指信不得。徒聞未證無智者。是卽名爲如聾似啞。見也見不及。聞也聞不及。如是等機爲之集之出蒙山知識三昧業。燒香散花惺惺靈利。禮佛誦經惺惺靈利。因此惺惺會作觀。卽漸成就三昧理。三昧三昧明。遮邪法體現象成。好也好也。三昧多好好也。三昧三昧三昧成。頓現華藏世界海。華藏世界重重無盡。我曾聞見今乃信。行也遊也踏也看。娑婆世界水水山山華藏界中不動尊。上無父兮下無孫。陁陁乎爍爍乎。三七斤。呑吐三身無口痕。喫盡甘辛百草頭。常在岸上在中流。中流一葉舟子大。萬邦人物載無礙。寒山拾得大寃讐。造次弗離長相隨。極親還疎鬪海裏。打破舟子散眞珠。魚龍蝦蟹得此寶。深深海底皆藏收或行或臥或衣食。承此寶德不知羞。啊啷啊啷如是如是。還恐今人作意求。此花不逐溪流出。爭識秦人桃源遊。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復愁。我今親提無盡筆。供養十方無盡佛。

見處透脫。絶意路。出思惟。非言像之所能拘。欲潛隱。遂結庵寺之三角山。以自號扁其庵。亦名太古。以道自適。放意於泉石間。述太古歌一章。丙戌春。出鄕至大都。不憚路途勞役。尋跡而來。丁亥七月。到余山石菴。寂寞相忘。道話半月。觀其動靜。聽其言語諦實。將別前。出示向者所作太古歌。余乃晴窓展翫。老眼增明。誦其歌也淳淳。味其句也閒湛。直得空刧已前消息。非今時尖新錐釘者而可方比。則太古之名不謬也余久絶酬應。管城子忽焉踍跳。不覺書于紙尾。復爲詞曰。先有此庵方有世界。世界壞時此庵不壞。庵中主人無在不在。月照長空風生萬籟。

至正七年(高麗忠穆王三年)丁亥八月日。湖州霞霧山石室老衲七十六歲書。

雜華三昧歌

大方廣佛華嚴經。是誰言語無音聲。本師瞿曇老知識。所證境界重重明。汪洋乎。冲融乎。雄雄乎。落落圓音如雷霆。菩提塲中開演日。海印定中無說說。聞之傳之者是誰。文殊普賢大人舌。文殊普賢二大士。從何途路聞此訣。深深入此三昧海。毘盧遮那藏身三昧。文殊普賢何甚愚。外揚家醜漏人知。哀哀乎。慼慼乎。末世人。尋行數墨徒勞神。聞之

會。歷代祖師出不得。愚愚訥訥主人公。倒行逆施無軌則。着却青州破布衫。藤蘿影裏倚絕壁。眼前無法亦無人。日暮空對青山色。兀然無事歌此曲。西來音韻愈端的。偏界有誰同唱和。靈山少室謾相拍。誰將太古沒絃琴。應此今時無孔笛。君不見太古庵中太古事。只這如今明歷歷。百千三昧在其中。利物應緣常寂寂。此庵非但老僧居。塵沙如來同風格。決定說君莫疑。智亦難知識莫側。回光返照尙茫然。直下承當猶滯跡。進問如何還大錯。如如不動如頑石。放下着莫妄想。卽是如來大圓覺。歷刦何曾出門戶。暫時落泊今時路。此庵本非太古名。乃因今日云太古。一中一切多中一。一不得中常了了能其方亦其圓。隨流轉處悉幽玄。君若問我山中境。松風蕭瑟月滿天。道不修禪不參水沉燒盡爐無烟。但伊騰騰恁麼過。何用區區求其然。徹骨淸兮徹骨貧。活計自有威音前。閑來浩唱太古歌。倒騎鐵牛遊人天。兒童觸目盡伎倆。曳轉不得徒勞眼皮穿。庵中醜拙只如許。可知何必更重宣。舞破三臺歸去後。青山依舊對林泉。

附 石室珙禪師書

高麗南京重興禪寺長老。諱普愚。號太古。向曾爲此一段大事。立志去下苦硬工夫來

白日出扶桑。請君須見當。返觀明明了。脚下卽是菩提場。

示宜禪人

古今大智人。念念知幻身。知幻便離幻。當當現本眞。

警侍司

八十人生命。一場春夢間。汝曹參此事。坐臥志如山。

歌、吟、銘、

太古庵歌

吾住此庵吾莫識。深深密密無壅塞。函盖乾坤沒向背。不住東西南與北。珠樓玉殿未爲對。少室淸規亦不式。爍破八萬四千門。那邊雲外看山碧。山上白雲白又白。山中流水滴又滴。誰人解看白雲容。晴雨有時如電擊。誰人解聽此泉聲。千回萬轉流不息。念未生時早是訛。更擬開口成狼藉。經霜經雨幾春秋。有甚閒事知今日。麤也飡細也飡。任爾人人取次喫。雲門胡餠趙州茶。何似庵中無味食。本來如此舊家風。誰敢與君論奇特。一毫端上太古庵。寬非寬兮窄非窄。重重刹土個中藏。過量機路衝天直。三世如來都不

日日新。丈夫功業只如是。如是之義誓不容易。

示祥禪人

汝初依吾落髮時。雙親感歎便垂泣。父母恩愛重如山。放汝出家情何及。汝知如是父母恩。勤修精進如火急。汝求名利踈道行。便是無間黑業習。人生誰是久長生。可憐浮命在呼吸。是以於我本師尊。捨其王位出城邑。入山苦行示六年。蛛網於眉雀巢肩。蘆芽穿膝任從容。有甚毫釐利名顯。汝今依師學此行。雙親九族必生天。汝違師教。還作無髮俗。自累師親。同墮無間獄。

示安山郡夫人妙幢

參禪須透祖師關。學道要窮心路斷。心路斷時全體現。如人飮水知冷暖。到此田地莫問人。須參本色呈機看。

示乳禪人

汝既依吾斷髮根。此生須報四深恩。若非精進修行力。何以明心徹無極。

示日本志性禪人

夫志。時復提起吹毛利。常持如是做將去。有甚魔外亂其理。直到路窮當鐵壁。緣慮妄念都永寂。功如透水皎月華。漸至寤寐一如域。塵將息而光將發。到此莫生悲悅懌。亦莫生知覺心。才生知覺失功力。但但提撕眼惺惺。反復看渠渠何形。忽然捉敗佛祖關只消得個一笑聲。向後宜尋參本色。決擇巴鼻兮同條生。

示紹禪人

佛說戒定慧。淨身口意業。身三口四意三業。一一莫作持淨戒。念念提起趙州無。一切時中不昧無。行住坐臥二便時。着衣喫飯常提無。如猫捕鼠鷄抱卵。千萬不昧但舉無如是話頭不間斷。起疑參因甚道無。疑未破時心頭悶。正好單提這話頭。話頭聯綿正念成。參復參詳看話頭。疑與話頭成一片。動靜語默常提無。漸到寤寐一如時。只要話頭心不離。疑到情忘心絕處。金烏夜半徹天飛。於時莫生悲喜心。須參本色永決疑。

示可禪人

勸君須立丈夫志。此生了報大師恩。如今正法將欲墮。早續明燈度迷津。踏碎天下羣邪網。切須要見明眼人。眼裏莫着黃金屑。心田頓發煩惱根。苦海常泛般若艇。二利功業

答湛堂淑長老

敬奉開天堂上司法老禪翁問慰之書。其中云。以老病緣。小有傷歎之志。求一轉語以爲末後資粮。此語豈徒然哉。余亦歎之感矣。古今世間。人人到臈月三十日。謂言舊年已終。新歲到來。但伊麼互相慶賀。以當人情。禪翁既是個中人。亦以個中事。警其時流。而乃發眞實語也。禪翁豈不知自己靈明。嵬嵬堂堂露裸裸赤灑灑沒可把者也。這個豈有古今之異新舊之別。本無聖凡之見。何關生死之妄耶。古人。喚作無位眞人。尙亦不中如今喚作什麼。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請下笑一聲看。趙州古佛道個無字。以開天下衲僧眼。迦智未知開天堂中有數衲子眼。卽今如何。其中若有未開的。今爲頌曰。放下萬事端。須度趙州關。參到百不會。便是露團團。直截如斯去。須臾破疑團。衲僧家中事。如是乃安閒。臘月三十日。亦可爲精殯。對人相慰賀。何以自怡看。赤足踏氷雪。方知徹骨寒士豈不預備。予亦助其閒。

示文禪人

君旣知非去名利。此生須報佛祖恩。若也今日三明日四。幾時了斷無明根。君今已發丈

參詳。忽然心無所之。打成一片。利根者到這裏打破無明。向後須見本色宗師。

示宜禪人

本師世尊。語阿難曰。汝雖復憶持三世如來十二部經。不如一日修無漏學。是四實語中眞赤心之語乎。諸佛諸祖。授受相傳的妙義。不在文字語言之上。然佛祖以大悲故。對機。不得已而乃以文字語言。只這文字語言。偏爲中下之機。借其方便。而直指心地。然則。大凡學人。借其方便。以爲實法不捨。則豈不是大病。譬如窮子捨父逃逝。寄托旅亭妄謂自家。則非但失家。那有到家之日。嗟夫惜哉。執指爲月者也。公今不然。定知佛祖語言。皆直指心地之方便。從前學解文字語言。便一刀兩段。宜參心地。一生須辦大事可以斷生死。可以報四恩也。人之心地至微至妙。不可以語言解不可以思想得。不可以寂默通。但一切時中單提此事。千萬不昧。千千萬不昧。自然打成一片了也。到百不知百不會時。切忌如何。但惺惺歷歷。一切施爲。動靜語默時節。但能相續如一得力則便有如此時。無智人前切忌道着。向後須遇見本色宗師。密密決擇。此是大丈夫之平生事業也。

於此事上。高推聖境。甘爲下劣。又似不信。形同朝露。命速西光。孜孜矻矻。憁憁忙忙自好爲之者。皆是三途業因也。縱此七情而使其三業故造妄業雖易。他時刀山劍樹鑊湯烊銅受六交報苦苦最難。汝既出家。爭似今日是事具足十分便宜時。發勇猛心立決定志放捨情念。一刀兩段。參究此事。一念悟破。則生死卽絕。更不疑天下舌頭。佛祖柰何你不得。豈不是究竟無事安樂者哉。

示眞禪人

汝既出家。須立丈夫之志。發勇猛心。深信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行住坐臥一切時中。單單不昧此事。切切參詳。如人墮在千尺井中。千思萬想只是個單單求出之心。不日內必有相應分。如是用功若未成辦。佛法無靈驗矣。昔日香巖。聞竹聲而悟道。靈雲見桃花而明心。如此則當人。但十二時中四威儀間。只伊麼惺惺歷歷。不昧此事。純一無雜。動靜時但伊麼。語默時但伊麼。寤寐一如。則聞聲見色。豈無香巖靈雲。參禪人。須時時自責自點看。自己功力與古人侔與不侔。若有敗闕處。則千萬自責。便發丈夫之志。時時念念。一切善惡都莫思量。正當恁麼時。那個是我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單單不昧。切切

佛言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陁。今現在說法云云。佛之此語中。深有密意。忠信居士還知麼。阿彌陁佛名。當在心頭。常常不昧。念念無間。切切參思切切參思。若思盡意窮。則返觀念者是誰。又觀能恁麼返觀者又是阿誰。如是密密參詳密密參詳。此心忽然斷絕。卽自性彌陁。卓爾現前。勉之勉之。

示無能居士朴相公成亮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個無字。不是有無之無。亦不是眞無之無且道畢竟什麼道理。參詳去。旣疑情未破時。但單單提個無字。行住坐臥。千萬不昧。參到百不知百不會。忽然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便是好處。切忌如何若何。若透得趙州關。則如人飮水冷暖自知。不疑天下人舌頭去在。到此時節。千萬無智人前莫說。宜見本色宗師。

示當禪人

古之出家之士。一聞此事。生大希有。發大勇猛。直截而去。誓不退轉。故有慧命不絕。心燈無窮 佛祖門下不乏其人。今之出家之類。十個五雙。無不自有自劣之障。人多懈怠

說與人不得。到此時節。須遇見本色宗師。切不向無智人前說破。勉之勉之。太古因賢相請意勤勤。不覺縷縷。復爲詞曰。趙州道無意。正好切參看。參到百不會。便是露團團疑盡情忘處。趙州是何顏。若也別生念。面前蜀道難。

示樂菴居士念佛略要

阿彌陁佛梵語。此云無量壽佛。佛者亦梵語。此云覺。是人人個個之本性有大靈覺。本無生死。亘古今而靈明淨妙。安樂自在。此豈不是無量壽佛也。故云明此心之謂佛。說此心之謂敎。佛說一大藏敎。指示人人自覺性之方便也。方便雖多。以要言之。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陁。心淨卽佛土淨。性現卽佛性現。正謂此耳。阿彌陁佛淨妙法身。徧在一切衆生心地。故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亦云心卽佛佛卽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若相公眞實念佛。但直下念自性彌陁。十二時中四威儀內。以阿彌陁佛名字。帖在心頭眼前。心眼佛名。打成一片。心心相續念念不昧。時或密密返觀念者是誰。久久成功。則忽爾之間。心念斷絕。阿彌陁佛眞體卓爾現前。當是時也。方信道舊來不動名爲佛。

示白忠信居士

既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特來問道。此眞大丈夫之所爲乎。然恁麼知無常生死的是阿誰。特來問道的又是阿誰。居士若向這裏。諦當分明。則曰容韻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近。然於此四句中。切不可將心意識停機佇思。則轉踈轉遠矣。然則。不如向活句上參究。不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這個無字。不是有無之無。亦不是眞無之無。且道畢竟作麼生道理。若擧起便知則已。若擬疑不破。則但擧無字參看。四威儀內十二時中。常常不昧。但恁麼參詳看。若透徹則卽與趙州相見了也。於時。宜見本色宗師。咄。

示廉政堂興邦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這個無字。不是有無之無。亦不是眞無之無。畢竟什麼道理耶。卽有此疑時。切切參詳看。自然逗到百不知百不會。這裏便是好處。利根者到此豁然大悟。若大疑未破。則切忌如何若何之念。亦莫生求悟之心。但向疑情上單提話頭。切切參詳。於一切施爲動靜。千萬不昧。若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如法參詳無間斷。夢中亦記得話頭。如是則大悟時近矣。若破疑。如人飮水冷暖自知。拈與人不得

存。到恁麼時。只是個惺惺寂寂底靈光。卓爾現前。切莫妄生知解。但擧話頭。十二時中四威儀內。單單不昧。切切參詳。如是參去。捱來捱去。逗到好時。宜細回詳看趙州道無意作麼生。猶老鼠入牛角相似。便見到斷。利根者到此。豁然打破漆桶。捉敗趙州。不疑天下人舌頭。雖如是了悟。無智人前切忌道着。須遇見本色宗師。

示崔進士

公自問云。那個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才擧起一聲便了。則已。不然。則行住坐臥之際十二時中。心心不昧。念念相續。如鷄抱卵。如猫捕鼠相似。便直下如此。不過三日及至七日之內。必有相應。則此路。正是先生徑直發明之端也。論其方便。則公作念云。是我色質灼然。父母所生底。不定某時必然散壞去也。那個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千萬參不昧叅不昧。如是無間斷。則自然工夫純熟。身心淸爽。如秋天氣肅相似。到這裏。利根者豁然大悟。如人飮水冷暖自知。但明明了了。自肯而已矣。方信道照盡體無依。方見本來人。

示思齋居士

則千萬切忌如何之念。只要話頭聯綿不斷。切切提撕。於動靜語默一切施爲。一如不昧但恁麼惺惺歷歷。提個話頭。時時點檢看。一日之內間斷有幾度耶。若記知間斷。則更發勇猛之心。加功着力。使無間斷。若知一日一度也無間斷。則添些精彩。時時點檢。日日無間斷。若三日如法無間斷。動靜一如。語默一如。話頭常現在前。猶急流灘上月華相似。觸不散。撥不去。蕩不失。寤寐一如。大悟時近矣。到此時節。切忌求人穿鑿。又不與閒人打話。但十二時中四威儀內。如愚若訥。放下身心。如同死人相似。內不放出外不放入。這裏忘却話頭則大錯。大疑未破已前。千萬不昧話頭。一如吾說。實到此田地。則驀然無明破。豁然大悟矣。悟後須見本色宗匠。決擇究竟。若不見宗師。則十個五雙成魔。至禱至禱。

示無際居士張海院使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這個無字。不是有無之無。不是眞無之無。畢竟如何卽是。到這裏。直得通身放下。一切不爲。不爲底也不爲。直到閒閒地。蕩蕩地。切無擬思。前念已滅。後念不起。當念卽空。空亦不守。不守亦忘。忘亦不立。不立亦脫。脫亦不

后是佛心國王。佛心公主。讚揚無已。此人必是昔與國王公主。同種善根而來。今又長之者歟。其或聞見而生疑者。與不聞見者何足論之哉。

答芳山居士吳提學㮅

山僧。亦因業疾。不得入城相會。某雖在野外。眞吾無日不造閤下矣。閤下還肯麽。今日忽逢來書。已諳閤下尊體動止安穩。留心此事。以道用爲日用。某亦歡喜無已。書中來云。念念瞥起。看個話頭。此功尤妙。古德云。不怕念起。唯恐覺遲。又云念起卽覺。覺之卽無。又云念念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分別。此語皆作家爲人之端也。又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且勿實諸所無。閤下善分緇素。察其得失。以至究竟。幸甚。承書中請意至切再下葛藤。念起念滅。謂之生死。當生死之際。須盡力提起話頭純一。則念頭起滅卽盡起滅盡處。謂之寂。寂中無話頭謂之無記。寂中不昧話頭謂之靈知。卽此空寂靈知。無壞無雜。如是用功。則不日成功。身心與話頭。打成一片。無所依倚。心無所之。此時只是個芳山居士。若起他念。則决定被影子惑矣。這裏仔細參看。居士在那裏耶。趙州道無意作麽生。若捉敗則已不用安排。如人飮水冷暖自知。千疑萬疑一時透了也。若未透徹

法。若此心外。別有一法。便是魔說。元非佛語。所以名此心者。非是凡夫妄生分別之心正是當人。寂然不動底心也。如是自心。不能自守。不覺妄動。忽忽然被境風動亂。埋沒六塵之裏。數起數滅。妄造無窮生死業苦。是以。佛祖聖人。乘宿願力。出現世間。以大悲故。直指人心。本來是佛。今其只悟心佛耳。殿下。應觀自佛。萬機之暇。正坐殿上。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身與心法一時都放下。一如金木佛相似。則生滅妄念盡滅。滅盡的亦滅。閒爾之間。心地寂然不動。無所依止。身心忽空。如倚太虛相似。這裏只個明明歷歷。歷歷明明底現前。此時正好詳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才擧便悟。則如人飮水冷暖自知。拈與人不得。說與人不得。只是個靈光盖天盖地。如上所言境界自然顯現時。卽不疑生死不疑佛祖言句。卽與佛祖相見了也。此是從上佛祖不傳之妙。切須在意。愼毋忽焉。臨政新民之時。亦只如是。亦以斯道。普警羣機。勸諸臣民。同樂太平。無爲之理。則諸佛龍天。豈不歡喜。祐其邦國乎。國王公主。非但此生。多生以來。遇佛聖人。於此最上宗乘中深種般若之因。乘本願力。今爲國王公主。自然無爲而樂問斯義。如撥宿火相似。成辦大事必無疑也。國人之有福智者。奉順國王之意。敬之如佛。中心喜悅而現於色。曰我

日如何提得趙州麼。趙州道無意作麼生。此生續佛慧命麼。上中下座互相恭敬麼。起坐便宜時還見地獄苦麼。此是參禪人日用中點檢底道理。眞實參禪者。須如此學。隨問程節。一一下語來看。下語不得處。不得放過。

法語　玄陵請心要

國王命曰。爲我慈悲。垂法語流恩。某敬心奉旨。畧露其端云。太古這敎。本無一法。何語之有哉。然。不可無答國王重請。以非言爲語。直指心地而言。有一物。明明歷歷。無僞無私。寂然不動。有大靈知。本無生死。亦無分別。亦無名相。亦無言說。呑盡乾坤。盖盡天地盖盡聲色。具大體用。言其體。則包羅盡廣大而無外。收攝盡微細而無內。言其用。則過佛刹微塵數智慧神通三昧辯才。卽顯卽隱。縱橫自在。有大神變。雖大文王。莫之能窮此一物常在人人分上。擧足下足時。觸境遇緣處。端端的的。的的端端。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一切施爲寂然昭著者。方便呼爲心。亦云道。亦云萬法之王。亦云佛。佛言。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堯舜亦曰。允執厥中。無爲而天下大治。堯舜豈非聖人乎。佛祖豈異人乎。只明得個此心。故從上以來。佛佛祖祖。不立文字。不立語言。但以心傳心。更無別

有之與無。心眼話頭攝在一處。但伊麼惺惺歷歷歷歷惺惺密密叅詳。譬如嬰兒憶母相似。如飢思食。如渴思水。休而不休思復深思。豈是做作底心也。若如此眞實用功。則便到省力處。此是得力處也。話頭自然純熟。打成一片。身心忽空。凝然不動。心無所之。這裏只是個當人。當人若起他念。則決定被影子惑矣。千萬切忌絲毫異念。正好回看渠何面目。又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卽此言下打破無明。則如人飮水冷暖自知。若透不得。則更着精彩。只要話頭聯綿不斷。不論有疑無疑有味無味。卽此大疑之下。提撕話頭。單單不昧。捱來捱去。行也但伊麼。坐也但伊麼。喫粥喫飯時但伊麼。對人打話時但伊麼一切施爲動靜境上。皆悉如之。則無有不辦矣。爾等諸人。還知四恩深厚麼。還知四大醜身念念衰朽麼。還知汝命在呼吸麼。値遇佛祖出世麼。生來及聞無上宗乘麼。得聞此最上乘生希有心麼。僧堂裏切忌雜話看語錄麼。不離守節麼。行住坐臥之際。點檢話頭十二時中。無有間斷麼。喫粥喫飯時點檢麼。對人接話時不昧麼。顚沛造次時有話頭麼坐堂時不與隣卓耳邊說話麼。時中不與人閒言雜話鼓扇是非麼。不見他過不說他非麼。時時着力進步麼。見聞覺知時。明明不昧打成一片麼。若到好時返觀自己麼。自己面

方丈云。鎔凡煆聖。發大爐鞴。且道。今日誰是當鋒者。咄。

慈氏山瑩原禪寺入院。至山門。云盡大地是解脫門。衆等還見麼。若也不見。利雄爲衆開示去也。卓拄杖一下云。解脫門大開。衆等切莫擬疑。大家隨我來。便入門。

方丈云。這裏好個一所空王之室。昔時名利雲容崛。今日淸貧道人居。佛來祖來都不相與。明眼衲僧近傍不得。且道。誰是當陽坐斷。對佛揚化。對機接物。咄。是甚閒言。

上堂。拈香罷。橫按拄杖云。白的的靑寥寥。赤條條空索索。過去諸佛已當如是住。現在諸佛今當如是住。未來諸佛亦當如是住。利雄伊麼擧唱。已是寐語。大衆因甚立地瞌睡卓拄杖三下。便下座。

示衆。陞座。擧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這個無字。如一粒還丹相似。點鐵卽成金。才擧個無字。三世諸佛面目。掀翻出來。爾等諸人。還肯也無。若未肯信。於此大疑之下。放下身心。如墮萬仞崖下時相似。無計較沒商量。如大死人相似。放下如何若何之念。單單提個無字。於十二時中四威儀內。只與話頭爲命根。常常不寐。時時檢察提撕話頭。帖在眼前。如鷄抱卵。使暖氣相續。如猫捕鼠。身心不動。目不暫捨。不覺身心

的一句。良久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卓拄杖兩下。

三角山重興禪寺再入院。至山門。云昔日不出此門。今日不入此門。中間亦無住處。大衆向什麼處見太古老僧遊戲處。卓拄杖一下。良久云。此嶺閑花紅似錦。前溪流水綠如藍。又卓兩下。

曦陽山鳳巖禪寺入院。至山門。云三世諸佛。莫不皆從此門出入。且道。今日山僧出耶入耶。老僧不出不入。作麼生是不出不入的道理。卓拄杖三下。

迦智山寶林禪寺入院。至山門。云釋迦老子道。我此法門。遺囑國王大臣。是眞實語也今日太古老僧。與一行衆等。始自曦陽山下。終止迦智門前。至中間相去一千餘里。登途二十四日。步步南行。日日時時。路途無難。到了致個圓通普門。八字打開。專賴王臣護助恩力。召大衆云。到則到矣。如何進步。上報如是重恩。卓拄杖一下云。溪聲最親切山色亦依俙。又卓兩下。

佛殿云。趙州古佛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太古卽不然。不喜的亦不喜。昔日我是你。今日你是我。便燒香禮拜

利養生。顚倒妄想。計較浮生。如是應對。不得小歇。斯非宿業使之然乎。卓拄杖一下云這杜撰自罵胡爲。又云。太古命値。王政之月。十有五日。請赴王宮。高陞寶座。人天一會問道也好。問禪也好。理則然矣。事則未在。是月也。寒氣已退。朝陽騰輝。是我大君。登于明堂。飛聰馳明。無遠不察。發政施仁。賞善罰惡。是王者之大政也。國家有事。則須憑佛法之力。乃鎭其僞。是以先須正其佛法中事。賞其有道者。主於伽藍。領衆勤修。福利邦家。此乃先王之行法。王政之始也。所以。出家爲道者。不求名不求利。不要住持不謀衣食。不求人之恭敬讚歎。甘心守節。惡衣惡食。藏身巖谷。不圖現身。是可名爲出家學道者之所爲也。只如今者。非但自求。依他勢求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卓拄杖一下云。虎不食斑。恐傷其類。又云白衣人中亦有忠於君孝於親。懷才抱德。見棄於草莽者。尙有憂時憂國。救世救民之心。太古雖愚而未賢。不忍忉忉縷縷。以薦之於上矣。賞賢良而罰邪佞。則人誰不忠。人誰不孝。人誰無道。人誰不學。人誰不修己德也哉。然當此之時有拔山之力。盖世之氣者。不妨出來。相與太古。角力爭雄。亡身爲國。樹立大功。則奚啻封侯。如無是人。太古老僧。匹馬單槍。親征邊塞去也。且道。去則不無。作麼生樹立大功

不恁麼也不得。不得不得也亦不得。若是本分衲僧。四句百非外。可以相見。（問答不錄）橫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也恁麼。歷代祖師亦恁麼。若不是本國之請。不曾恁麼說破。國王大臣。若向這裏信得恁麼。感得諸佛護念。諸天降福。國王長壽。文經武緯。翊贊王化。賢臣宰輔。壽祿彌增。化及黎庶。比屋可封。千妖百怪。潛消暗爍。姦魂宼賊。閉影潛形。乾坤更化。日月增明。山河益固。社稷重興。有時雨有時暘。百穀登萬民樂。祥麟彩鳳。爭呈瑞應。若其然則。前朝聖賢之所云云如言如言。信佛順天則自然成其大國矣。向下言長付囑拄杖。重爲國王公主王后大臣將相內外臣僚百官。明明說破去也。卓拄杖一下。拈起拄杖云。這個杖子。旣無情識。那有是非。請國王大臣。善攝心聽。且莫漏洩。又卓一下云。若涉擬疑。不成美事。又卓一下云。至公無私。天所護念。又卓一下云。敬佛畏天。孰不安泰。又卓一下云。反是爲則。有口難言。又卓一下云。聖君如赫怒。雷動萬人心。又卓一下。靠拄杖。（謝辭不錄）

復拈拄杖云。昔在小雪山中。渾无一法與人說了。今寓舍那堂中。又無一法對人說與徒受國恩。無德小報。只恁麼忽忽忙忙。日與閒禪野鬼。魑魅魍魎。打交雜去。只聽個謀

下云。萬化之源。萬物之母。德被河沙。量包法界。聖中之聖。大元天子。賢中之賢。本國大王。慶會一時。恩流一代。以道爲懷。月朗太虛。以仁爲政。白日卓午。正恁麼時。金爐香靄。玉殿漏遲遲。太古小僧。更將何法。祝贊。又卓一下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敍謝不錄昔粱武帝。以禮迎達磨祖師。乃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師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祖師云不識。大衆。此是東土最初宣揚禪旨榜樣。今日本國大王。請吾小僧擧揚宗乘。上祝皇帝皇后皇太子。中爲人天大衆。下爲臣僚百姓。施大法施。吾今不說一字。大王不問一字。粱帝與祖師問答是同別。若辨得。許你一隻眼。若辨不得。聽取一曲。太古音最親切。可憐時節落花春。勸君更進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至正十七年丁酉正月十五日。王宮鎭兵。上堂。陞座。祝香畢。就座。拈蹝云。諸佛三昧。諸佛不知。今上國王。護持佛法三昧。總在這裏。誰能諦悉。若未諦悉。却煩維那宣白。宣蹝了。

拈起拂子云。從上宗乘。還有人諦當麽。五敎三乘十二分敎。只是老胡遺溺。佛佛祖祖只是夢中說夢的漢。若作道理商量。埋沒宗乘。若作世諦商量。辜負先王。恁麽也不得

復增德猷之猷。下濟民苦。此香。巍巍蕩蕩而爲萬法之王。歷歷明明而作六凡之主。奉爲祝延本國今大王。不昧前約再請之命。於奉恩寺裏。須彌臺上。對人天衆前。爲未見聞者。重新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南方大宗師石屋大和尙。用酬法乳之恩。若道是。稱金以黃。若道不是。麟唯一角。一任錯商量。

就座。行首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提綱。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且道不傳個什麼。這裏若涉一毫。卽差萬里。解問者與三十棒。不解問者與三十棒。問答不錄釋迦老子道。諸佛菩提。遠離一切文字言說。況我最上宗乘中事。安可以作用言語乎。作用是弄精魂。言語是糟粕。若眞正擧揚。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歷代祖師。身潛草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是甚兒戲。山僧早知如此。强將空手。雲遊天下。尋師訪道。大似頭上安頭。徒被人疑。冷地看來。慙惶殺人。故來本土。藏身巖谷。不與世人。賤賣佛法。埋沒祖風。只恁麼閒閒地蕩蕩地逍遙。快濶平生。虛名漏逗。今日濫受國王重請。登于此座。目視雲漢。無如之何。直得口吧吧地。諸人將謂今日善知識出現於世。好一塲笑具。山僧恁麼道。已是寐語。大衆。因甚開眼瞌睡。卓拄杖一

樂。詩興生我衣。襟前林壑歛暝色。袖上雲霞收夕霏。咄

拈法衣云。這滿繡僧伽梨。從上佛祖所傳的。旡上福田大解脫之服。是我本師釋迦和尙傳付摩訶迦葉。代代相傳。至三十三祖大鑒尊者。因爭卽止。因甚今日。從王宮出來。到吾山僧手裏。人不云乎。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召大衆云。隨我頂戴。披之一時。披着拈起一角。召大衆云。還見麼。非但大衆。與吾披之。盡十方世界。虛空大地。萬象森羅。聖凡情非情之頭頭物物。一時披着了也。咄。

指法座云。百千佛祖。向這裏局潑大臭氣。偏滿娑婆。今日山僧。未免傾四大海水。洗教淨潔去也。大衆莫道。狼藉轉多。

陞座。拈香云。此香。根盤於大千沙界。葉覆於萬億彌盧。奉爲祝延。大元天子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德臨萬邦。長輝太平之舜日。恩沾四海。永扇無爲之堯風。此香聖也從玆而起。凡也從玆而生。奉爲祝延皇后殿下。與天齊壽。伏願。日日時時長承上天之恩露。生生世世常爲諸佛之聖后。此香。聖云神中含萬德之威力。明乎妙外現群龍之畏儀。奉爲祝延皇太子殿下。千載千載復千載。伏願。日益長孝理之理。上報天恩。時

法如是。師便下座。

至正十六年丙申三月初六日。玄陵爲大元皇帝。請師於奉恩禪寺。師入院。別祝聖。上堂。指三門云。大道無門。諸人擬向何處入。咄。圓通普門。八字打開。佛殿云。二千年前我爲爾。二千年後爾爲我。幾乎漏洩。便三拜。大祖殿云。爾是三韓之祖。我是萬法之王。昔日相逢論個事。如今再會暗商量。喝。方丈云。這裏閒神野鬼窟穴。今日忽有動地雷聲。不知散向何處去。以拄杖卓一下云人散汀洲後。沙鷗作主來。據室拈拄杖卓一下云。這裏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又卓一下門下侍中李相國齊賢。度䟽與師。師接得。呈示大衆云。還知國王。護持正法。護國護人入善知衆蓺三昧否。不見。却煩維那。爲衆拈出。維那宣䟽了。

師拈滿繡衲衣云。這一繡衲衣。是我仁王赤心之裏。撥揮智刄以裁作。瀝盡霞誠而做來五雲交橫義天。星象之光輝燦爛。七室繚繞智海。波瀾之浩瀚澄淸。赤城霞氣之氤氳玉液香烟之鬱㟼。珍禽奇獸兮。呈我君之萬代嘉祥。瑞草巖花兮。開我后之長年春色不是舍那珍御之服。不是釋迦蔽垢之衣。且道是什麽人分上。卽披着。乃云。頓驚謝康

不着。一大藏敎是甚閒言。千七百葛苴。是甚寐語。臨濟喝德山棒。是甚兒戲不見古老道。閉門瞌睡時。接上上機。顧瞰嚬呻。曲爲中下。那堪向曲祿木床上。弄鬼眼睛。雖是庸言。猶較些子。永寧伊麼擧唱。大似青天白日旡夢說夢。割肉成瘡。點檢看來。合喫拄杖卽今莫有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天下太平。又卓一下云。佛日重興。連卓兩下。喝一喝。（謝辭不錄）復擧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伊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師云這兩個老古錐。一人如娑竭羅大龍王。振動須彌。取妙翅卵相似。一人如金翅鳥王。擘大海。取龍子相似。各各逞盡神通。具殺活之機。具賓主之禮。拳踢相應。唱拍相酬。向十字街頭。打筭飯錢。普施一切。無有遺漏。一絲毫許。善則善妙則妙。點檢將來。猶有這個在保壽開堂禍胎生也。三聖推出一僧。雪上加霜。壽便打。依前弄精魂。聖云。伊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自過也不知。壽便過方丈。燒尾大蟲。且道永寧。還有遺人點檢處也無。聽取一頌。借屋南城裏。陶然臥醉鄕。忽聞天子詔。祝罷對殘缸。凜凜寒生骨。蕭蕭雪打窓。地爐深夜火。茶熟透餅香。以拂子擊禪床角三下。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

佛。進云。此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便喝。進云。昔日靈山會上。今日永寧堂中。是同是別。師云。爾看是同是別。進云。今上皇帝萬機之餘。留心禪旨。興揚正法。法門有賴。未審師將何法報皇恩。師云。橫拈倒用。無文印上。祝吾皇億萬春。進云。本使功德主院使相公洎諸位官人宰相。敬重法門。作此勝緣。有何祥瑞。師云。麟鳳呈祥瑞。龜龍降丕都又有一僧才出。師以拂約云。問話且住。直饒百千萬億阿僧秪諸佛。一時出興各出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盡音聲語言海。一一語言。具無量辯才。一時雲興百千問難也不消得永寧。咄之一聲盡答了也。如是問如是答。乘時無有間斷。直至彌勒下生。只是業識邊事。於本分事上。了沒交涉。況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向上宗乘。亦乃打失孃生鼻孔。所以從上以來。佛佛祖祖。不立文字。不立語言。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代代相承。傳之不已。猶是至今。不乏其人。此則且置。作麼生是向上宗乘。良久云。我若舉揚此事。恐後無人承當。雖然如是。到此田地。佛之名字。也用不着。祖師名字。也用不着。衲僧名字。也用不着。四果四向三賢十地等覺妙覺名字。也用不着。涅槃名字。也用不着。生死名字。也用不着。八萬四千波羅蜜名字。也用不着。八萬四千塵勞名字。也用

歡。次拈懷香云。此香。佛祖不知。鬼神莫測。非天之所生。亦非自然而得。昔在新羅行脚時。到栴檀園。向無影樹下觸着。得個無稜縫沒巴鼻地。逗到萬仞崖頭。通身放下。全無氣息。忽然再活。輕輕颺下。却被諸人疑殺。將謂無人證明。藏之愈固。欲隱彌露。惡聲醜氣。徧滿天下。今日欽奉聖旨。當陽拈出。對人天衆前。爇向爐中。供養前住浙西嘉興路福源普禪慧師。退臥霞霧山頂尖頭石屋大和尙。用酬證明之恩。就座。興化報恩禪寺滿堂長老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提綱。拈拄杖卓一下云。第一義。這個杖子。已與白槌。明明說破了也。個中還有知恩報恩者麼。出來證據。時有僧。問禮拜卽人人有分不禮拜卽師資闕禮。作麼生卽得。師云。何得自起自倒。進云。今日聖旨開堂。高陞寶座人天普集。賓主相參。未審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霞峰千古月。來照大明宮。進云。伊麼則釋迦後彌勒前。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盡在和尙手裏。放行則三賢十地遞相慶賀。把住則二三四七仰望無門。未審今日。和尙放行去也。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進云。伊麼則。畢竟水隨朝海去。到頭雲必覓山歸。師云。好個師子兒。猶作野牛鳴。進云。如來身。或作梵王身。或作帝王身。今上皇帝。未審什麼佛現身師云。威音王

拈傳衣云。這一片牛皮。佛佛祖祖。血脉不斷之標信。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受用不盡。末後靈山會上。傳付金色老頭陁云。代代相傳。傳至末世。毋令斷絕。灼然灼然又拈金襴法衣云。此金縷僧伽黎。因甚今日。從王宮出來。不見道。此法遺囑國王大臣又拈傳衣云。這個是父子親傳的私物。又拈金襴云。這個是王宮宣賜的公物。私不及公先公後私。卽披金襴。拈起一角。召大衆云。還見這個麼。非但永寧。歡喜受之。頂戴披之早與塵沙佛祖包裹了也。喝一喝。拈傳衣云。大衆。還證明這個麼。此是霞霧山傳來的惡物。卽搭臂。指法座云。毗盧頂𩕳上。一路甚分明。大衆。還見路頭麼。上胡梯云。一二三四五。

陞座。拈香云。此香。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奉爲祝延大元世主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金輪統御三千界。玉葉芬芳億萬春。次拈香云。此香潔而清含衆德。靜而逸鎭千祥。恭爲祝延三宮皇后各保康寧。伏願。與天齊壽。見其龍子之榮。長春不老。享其王母之樂。次拈香云。此香。擧起也天高地厚。放下也海晏河清恭爲祝延阿由室利太子。千載千載復千載。伏願。優游玉境千載之樂。奉孝天顏萬歲之

事京山李崇仁書于所居之陶隱齋。○予爲古樗公作太古語錄序。明年朝京師。遊天界寺僧言石屋。名動江湖間。語錄盛傳于世。予雖不得見石屋。見太古此錄。則其師友淵源信不可誣也。洪武蒼龍丁卯秋七月二十又七日崇仁識。

太古語錄

侍者雪棲編

師住三角山重興寺之六年。至丙戌春。有求法於天下之志。遂入燕都。丁亥秋。尋往湖州霞霧山。謁石屋和尙。嗣法傳衣。是年十月。廻大都。諸山長老。齋䟫告諸臣僚。右丞相朶兒赤。宣政院使闊闊思八。奏聞聖聰。於十一月廿四日。太子千秋令辰。資政院使姜金剛吉。太醫院使郭木的立。宣政院同知列剌禿。資政院同知定住怯薛官人答剌海等奉傳聖旨。住持永寧禪寺。開堂。是日御香。金襴袈裟。沈香拂子。帝師香。三殿皇后香皇太子香齋到。

師據室。卓拄杖一下云。這裏。烹佛烹祖大爐鞴。鍛生鍛死惡鉗鎚。當鋒者喪膽亡魂。莫恠老僧無面目。又卓一下云。百千諸佛。向這裏氷銷瓦解。又卓一下。拈起拄杖云。這個聻。鯨飮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太古語錄序

學有師友淵源之正。乃爲可傳也。雖釋氏亦然。瞿曇氏歿。迦葉氏得其宗。相傳至達磨氏。入中國。厥後大寂氏一再傳。分而爲五派。大圓爲潙仰。惠照爲臨濟。匡眞爲雲門。智藏爲法眼。無際爲洞下。而惠照之學獨傳。今天下之言禪學者。一則曰。吾臨濟也。二則曰。吾臨濟也。可謂盛矣。吳僧道原所錄。凡一千有七百家。間有吾東人。其師友班班可考。近世太古。盖人豪也。横拈一錫。遊徧江湖。至吳興之霞霧山。叅見石屋珙禪師。目擊妙契。及其告歸。授以伽黎。所以傳心也。石屋卽臨濟十八世之嫡孫。而太古之傳。得爲大宗焉。太古之還國也。我玄陵。執摳衣之禮。甚盛甚謹。太古處之若固有。不數月挺身走。久之知還舊隱也。卓庵小雪山。飯盂蔬盤。淡然自守。不妄接人。一夕示寂。設利之異大有以駭人矣。今王師古樗公。（名粲英）其上首也。裒集平日函丈所聞。成如干卷。題曰太古語錄。俾予序之。予於太古之學。所不敢知也。片言半句。未暇研其旨焉。第以淵源之正。己可以模楷其徒。又其行己本末。揆諸其道。無可議。故書其卷端歸之。噫。是錄之傳於世也。奚待予言哉。奚待予言哉。奉翊大夫密直提學上護軍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

樹塔于重興寺之東峯。曰寶月昇空。以厝靈骨。門人長老者。僉曰吾師雖逝。舍利在世。烏忍草草。與其衆。勞筋苦骨。慘目傷心。伐石爲鍾。藏舍利者凡四所。曰陽山。曰舍那。曰靑松。曰太古菴。而又塔于小雪云。師平時喜營菴利人數者幾一十所。增損地理。出自生知。慈悲警衆。發於天性。然其正令也。門風高峻。學者難湊。惟鴻名碩德多之。其推爲上首輩者。曰幻菴和尙。今爲國師正辯智智雄尊者。曰古樗和尙。今爲王師妙辯智圓應尊者。其報應悠久。督身後大事者。曰哲峯和尙。侁侁禪傑。恐煩不書維昌竊伏惟師之爲人。有如扶桑咄日。照于六合。入于蒙谷然。曰何謂也。彼天之日高則高矣。明則明矣。其生也入夢。其住也曰曦陽。其終也下西峯。奇歟異哉。是何瑞也。智日之晦明。可以徵也。至若標以神光。表以舍利者。其必曰寶月昇空之驗也歟其謚圓證。是天與之歟。人與之歟。嗚呼誠哉。又自惟師是一國之師。非吾所私。而維昌。智中慧闕。筆下談鈍。藉其不腆之文。以記巍蕩之德。實可叨覥。然濫登高山。職在秉筆。旡辭以辭。而况義之所在。讓非所容。掇其萬一爲行狀。以備采覽焉。

洪武十六年癸亥十月　日謹狀

章辭位。入兜率山。雲遊至全州普光寺寓錫。戊申夏。旽流言。欲置師死地。陰謀詭計無所不至。其言甚急。玄陵不得已從之。旽用事錮于俗離山。師木食。怡然無怨色。一夕起定曰。死矣夫辛旽。可憐愍者。己酉三月。玄陵悔之。遣僧錄司員惠琪。請還小雪洪武四年辛亥七月。辛旽覬覦非分。玄陵誅之。曰我師豈妄語哉。命禮部尙書洪尙載內侍李樽。備禮進封國師。加法號。而楊根師之母鄕。本益和縣。陞之以郡焉。於是請住瑩原寺。師以疾辭。有旨遙領寺事者七年。戊午冬。被今上命。始至寺。居一年而還辛酉冬。移陽山寺。入院之日。上再封國師。先君之思也。壬戌夏。師曰歸歟歸歟。還小雪。衆罔測。是年池蓮枯。八松四株槁。冬十二月十七日。示微疾。二十三日。召門人曰明日酉時。吾當去矣。可請知郡封印。時李陽生守楊根。師口占遺奏。幷與宰樞辭世狀凡六通。翌日昧爽。沐浴更衣。時至。端坐說偈曰。人生命若水泡空。八十餘年春夢中臨路如今放皮袋。一輪紅日下西峯。聲盡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九。訃聞于上。上命內侍典農副正田沮。降香致賻。以禮闍維于方丈之前。其夜光明爍天。舍利無筭。或擧顱骨昱如星羅。癸亥正月十二日也。田沮進百粒于內。上益敬重。命攸司。謚曰圓證

陵曰。大哉言乎。敕戒左右。從而行之。不幸諭誑間作。師之志未滿。唯緇林鬱鬱耳。其扶宗敎賛王化之實如是。丁酉二月。師知幾如神。作偈乞骸。宸衷益懇。師抽身入小雪山。玄陵知師志。送法服印章于師所。時有古潭寂照玄明禪師浙人也。古潭亦見懶翁。集。住龍門山云客迷原隱聖寺。看太古歌。頂戴加歎。參訪小雪。師方重腿。潭熟視。曰師豈不是勞瘵也師曰是。潭曰請放下勿慮。師曰諾。乃命侍者。過金襴禪棒來。付之曰。野狐兒便打殺獅子兒則長養。潭跪受。披衣拈棒。䟫立喝一喝。齊聲作打勢。師曰天然有哉。潭禮拜而退。已而。師疾愈。戊戌春。玄陵敕修城郭。師上書密告紅賊之記。己亥秋。師觀苞桑之象。入彌智山。預搆草堂。曉諭凡民曰。可作逃難之具也。辛丑十一月。賊陷京。應前所記。玄陵駕幸安東。師在嘗所結搆之草堂。士人賴以避亂。壬寅春。賊敗。是年秋。行在在淸州。遣使下錫陽山。師莅衆。蚤夜屹屹。皆轍舊而重新。田莊復舊。魚鼓鳴焉。癸卯正月。大駕還京。遣成均祭酒韓藏。移迦智寺。大闡宗風。時辛旽假僧儀。寵幸詔諛賢良重足。師慨然思危。上書論旽曰。國之治。眞僧得其志。國之危。邪僧逢其時。願上察之遠之。宗社幸甚。後旽冒據阿衡。殲朝臣。師以遂事。不言。逮丙午冬。知旽蠆毒。還印

爲國何如。師曰只這睿聖仁慈之心。是萬化之本。出治之原。請迴光一鑑。而又時之蔽數之變。尤不可不察。昔祖聖會三歸一。垂裕後昆者。賴佛法之力也。是故開半千禪刹。弘揚祖道。龍天佑之。祖佛加之。或曰本京。是三陽之地。禪爲一本。配陽之德而九爲三陽之數。故以九祖之道。可以裨之。若夫九山叅學。各作其隊。規令演福。明堂之地。敷暢厥猷。則天祥降。地碬生矣。爾後。如其言尙矣。今也。九山禪流。各負其門以爲彼劣我優。鬩鬪滋甚。近者。益益以道門。持矛盾作藩籬。由是。傷和敗正。噫。禪是一門。而人自闢多門。烏在其本師平等無我之道。列祖格外淸歇之風。先王護法安邦之意也。此時之弊也。而九爲老陽。一爲初陽。老而衰也。理之常。而又立都之時。九山之來既久。不如反其初。爲新陽之爲愈也。此數之變也。當是時也。若統爲一門。九山不爲我人之山。山名道存。同出一佛之心。水乳相和。一槩齊平。於是乎俾百丈大智禪師禪苑淸規。薰陶流潤其日用威儀。精嚴眞淨。叅請以勸。鍾魚以時。重興祖風。而五教各以其法弘之。以奉萬歲。聖祚延而佛日明矣。豈不暢哉。然嘗觀王氣。不在此都以復古初全盛之時難矣哉。若南遷漢陽。行向所陳之言。自化孚六合澤被萬靈矣。玄

師不應。尋再遣。襲强而後起。玄陵。邀入宮中。請譚玄。清音流入瑣聰。天顏有慶。曰願屈德於敬龍寺。師應命。玄陵若曰。德哉迷原莊吏。知師貴。奉之惟勤。乃革莊爲縣。命賢司平。于時京城。湌師法音。奔走禮拜。旣徂一夏。師知國之有機變。辭退入小雪山俄日新亂作。丙申二月。遣門下評理韓可貴請師。臥益堅。申命判典校李挺又請。師不屏雲蹤。三月初六日。勑有司。以衆寶嚴獅子座。請開堂于奉恩寺。禪敎俱集。玄陵奉太后率天眷以臨。獻滿繡袈裟水晶念珠沉香拂子及餘服用。師陞座。大開獅子吼。御手行親拜。先是聞于天子。賜雜色緞匹袈裟三百事。是日頒俵福田。象筵之盛。古所未有。玄陵願金字大藏。師助宸襟。以所嚫金爲經財。不歸私貯。望雲有巖叢之志。上書乞歸。玄陵曰。寡人宿慕和尙道風願海。毋奪寡人之志。師不留則倍道矣。四月廿四日。封爲王師。是日久旱而雨。玄陵大悅曰。王師雨。翰林皆獻賀章。師不有。皈之上數日有勑。立府於廣明寺曰圓融。置僚屬長官正三品以上。以金玉器之。百用俱備。是時洪州登爲牧。盖旌旃尊德之至也。然師處之恬淡。於我如浮雲。玄陵邀請曰。世俗之諦。恐塵法王之鑑。然隨機曲應。是聖者之能事。姑有所問。師曰惟命之從。玄陵曰

今日。法自靈山。流傳至今。今付於汝。汝善護持。毋令斷絶。拈拄杖囑云。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今日付爾。爾將這個。善爲途路。師拜受。啓云。卽今不問。來後如何。屋云智過於師。千載難逢。若遇個者。卽當分付。只貴從上佛祖。命脉不斷耳。師拜受而尙有眷眷之色。屋施從數十步。喚云長老。我家中本無別離。莫作別離看好。若作別離便不是。勗哉勗哉。師唯唯而退。八月哉生而發湖州。十月旣望而抵燕京。遊大方。名播中原。時永寧寺長老如鐵船功德主院使郭木的立。請館本寺。南北兩城諸刹長老等。賚䟽遍告。右丞相禿兒赤。宣政院使潤潤思八。奏聞天子。適丁太子令辰。資政院使姜金剛吉。奉御香。太醫院使木的立。宣政院使知列刺禿。資政院同知定住怯薛官人答刺海等。奉聖旨。開堂于所舘之寺。帝師正宮皇后二宮皇后太子。皆降香幣。師披二宮皇后金襴。大振雷音。時玄陵。爲世子。嘉歎久之。曰小子若新政於高麗。則當師吾師矣。戊子春。師東還。掛錫重興寺。夏制滿。欲韜光。道過迷原莊。有老吏。善大其名者。號泣遮留。師與吏。尋流到龍門山北麓。有林深秀。菲烟掩映。乃相山結茅。額之曰小雪。與世邈然。若將終焉。有山中自樂歌一篇。壬辰春。玄陵。遣大護軍孫襲徵之

纔有些子光明以爲實者。墮在光影裏。作活計矣。故從上諸祖。見此人病無柰何。於清平境上設關去縛了。若眞正徹去。盡是閒家具也。且子於無人之境。奚辨得歧路若是其明乎。師云佛祖垂示方便具在故也。屋云良哉。非宿植正因。亦未免羅邪網矣。老僧雖在窮山。常說祖門。待爾兒孫久矣。師云善知識者。浩刧難逢。誓不離左右矣。不覺拜手。屋云老僧。亦要與伱同甘寂寥。恐他日無去路。於法値難。不如留半月相與打話而歸之得也。師之歸也。屋申之以問。云何是日用涵養事。云何是向上巴鼻師答瓶瀉。趨而前曰。未審此外。還更有事否。屋愕然曰。老僧亦如是。三世佛祖亦如是。長老說別有道理。烏得無說耶。師作禮云。古有父子不傳之妙故爾耳。弟子何敢辜負和尙大恩乎。頓首叉手。屋呵呵大笑云。長老。汝之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今日盡打開了。老僧亦七十餘年做家事。與伱奪了也。又曰老僧今日。放下三百斤擔子。遞伱擔了。且展脚睡矣。師亦留一留。屋跋所獻歌以授。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因甚百鳥銜花。曰富貴人皆仰。曰見後因甚百鳥銜花覔不得。曰清貧子亦踈。又問。空刧前有太古耶。無太古耶。曰空生太古中。屋微笑云。佛法東矣。遂以袈裟表信。曰衣雖

丙戌春。入燕都。寓大觀寺。道譽聞于天子。冬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子令辰。天子請演般若。丁亥四月。聞竺源盛禪師在南巢。往則逝矣。其門人弘我宗月東白。將盛三轉語。其一曰。出家學道。只圖見性。且道性在什麼處。其一曰。三千里外定誵訛。對面因甚不相識。其一曰。展兩手云。此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請下語。師若接而眡。若眡而應。一偈透三關。曰坐斷古佛路。大開獅子吼。還他老南巢。手脚俱不露。不露也明如日黑似漆。我來適西歸。餘毒苦如蜜。二人齊出禮謝。曰此方衲子幾千萬個。到此三關。總不柰何。長老始與老和尙相見也。願許少留。師辭。且曰。吾涉遠途。要見其人其人在何處。二人曰。先師嘗言。江湖眼目。只在石屋。時方七月。師拂衣向湖州霞霧山到天湖庵。果見所謂石屋和尙。烟霞道貌。崚崚如也。師具威儀。卓然於前。屋。開眼視之。師亦開眼對之。設禮而退。明日詣方丈。通所證。且獻太古庵歌。屋奇之。姑試之曰。子旣經如是境界。更有祖關。知否。曰何關之有。屋曰。據汝所得。工夫正而知見白矣。然宜一一放下。若不爾也。斯爲理障。碍正知見矣。師曰放下久矣。屋云且歇去。明日。具儀而前。屋云佛佛祖祖。唯傳一心。更無別法。迺擧馬祖令僧問大梅甞因緣云

已卒然問曰。雪山牧牛事如何。師接聲答八句曰。肥膩葉葉軟。一嚼辨甘苦。盛夏雪猶凝。寒冬春不老。要傾則便傾。要倒則便倒。拾得笑呵呵。寒山張大口。相與話別。長揖而去。任緣山水間。有雲山靑山二吟。三月還楊根草堂。侍親也。嘗看千七百公案至巖頭密啓德山處。過不得。良久忽然捉敗。冷笑一聲云。巖頭雖善射。不覺露濕衣。又云。會得末後句。天下有幾人。其二十年苦心。於是乃歇。師年三十八矣。己卯春。辭庭闈。往逍遙山白雲菴。高閒疎野。自樂天常。作白雲歌一篇。有唐僧無極。航海而至。宏才博辯。勘諸方。一日與師偶話。肅然心服。曰某甲所見只此耳。烏可企也。南朝有臨濟正脉不斷。可往印可。其某與某。爲唱導師。其某爲本分作家。在某山。待其人久矣其所謂作家者。盖指臨濟直下雪巖嫡孫石屋珙等數人也。師聞而悅之。越至正元年辛巳。欲往江南。時蔡侯河冲。金侯文貴。欽師風槩。邀至于三角山重興寺。玄學雲臻而寺幾陁然。師乃率籲厥衆。謀諸二公。豐其材壯其屋。襟溪帶岳。鬱爲叢林。土田增闢。百廢倶興。謂師爲重新祖者。是耶。是已。小東而占松巒。結蘭若。扁曰太古。蕭灑適越。發爲長歌。泠泠然雅調彌高。知音益寡。有時松聲。自和而已。如是者霜將五矣

斬斷衆緣。苦硬淸約。工夫日進。天曆三年庚午春。入龍門山上院菴。禮觀音。發十二大願。竭誠瀝肺。泣涕潸然。自後伶俐現前。如一口劒。元統改元癸酉秋。寓城西甘露寺。僧堂。慨然奮曰。氣質孱懦。大事未辦。不如死於苦行。改頭方畢。乃端坐七日。至夕假寐。有靑衣二童。或携瓶或擊杯。細斟白湯以勸。師接飮則。甘味。旣而忽然有省。作頌八句曰。一亦不得處。踏破家中石。回看沒破跡。看者亦已寂。了了圓陀陀。玄玄光爍爍。佛祖與山河。無口悉呑却。至元丁丑秋。在佛脚寺。獨占一室。看圓覺經。至一切盡滅名爲不動。所知剝落。靜也千般現。動也一物無。無無是什麼。霜後菊花稠。後忽擧趙州無字話。下口不得。如嚼鐵團。驀向鐵團處挨去。冬十月。蔡中庵。以第北栴檀園爲儲靈蓄異。可以助道之地。請師結冬。師於是。到寤寐一如之境。尙猶無字上破疑不得。如大死人焉。至戊寅正月七日五更。豁然大悟。當下有頌曰　趙州古佛老。坐斷千聖路。吹毛覿面提。通身無孔竅。狐兎絕潛蹤。翻身獅子露。打破牢關後。淸風吹太古。忽與中菴相見。下數語。菴泣謝曰。佛法驗矣。菴問。向什麼處見趙州。師云波前水後。申之以偈曰。古磵寒泉水。一口飮卽吐。却流波波上。趙州眉目露。是後咨詢不

判三司事李成桂（朝鮮太祖初諱）鐵原府院君李琳。三司左使廉興邦。贊成事禹仁烈。延興君朴形。開城君王福命。門下評議潘益淳。政堂文學李仁敏。金海君金師幸。密山君朴成亮。知中事廉廷秀。典工判書崔敬萬。金海都使李希桂。三韓國太夫人李氏。比丘尼妙安。典工判書金仁貴。

【備考】高麗國國師大曹溪嗣祖。傳佛心印。行解妙嚴。悲智圓融。贊理王化。扶宗樹敎。大願普濟一國大宗師。摩訶悉多羅利雄尊者謚圓證行狀。　門人維昌撰

賢劫第四尊大覺能仁五十七代孫人天師者。曰三朝兩朝國師。利雄尊者。諱普愚。始名普虛。號太古。姓洪。洪州人。考諱延。世家楊根。以師貴。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門下侍中判吏兵部事洪陽公。妣鄭氏。三韓國太夫人。夫人夢日輪貫懷而有娠。以大德五年辛丑九月二十一日生師。幼而穎悟。氣骨神俊。相者謂之法王兒。年甫十三。投檜巖廣智禪師薙髮。未幾訪道於迦智下叢林。十九叅萬法歸一話。衆莫知焉。性倜儻語谷應。同梵忌之。旋棄去。倡佯自若。二十六歲。寅緣入華嚴選。既中。探索經義。窺其壺奧。一日歎曰。此亦筌蹄耳。古之大丈夫。其所立卓爾。豈鹵莽爲哉。予獨不夫乎。卽

洪武十八年乙丑九月十一日門人前松廣寺住持大禪師釋宏立石

門徒

國師智雄尊者混修。王師圓應尊者粲英。內願堂妙嚴尊者祖異。內願堂國一都大禪師元珪。都大禪師廣化君玄巖。

大禪師

守西。祖宏。慈紹。旋軫。一寧。定柔。尙聰。惠廉。慧深。慶敦等九十人。

禪師

信規。晶皎。德齊。義瓊。壽凡。乃由。乃圭。省岑。天亘。維昌等百七人。

雲水

法空。定乳。幻如。達生。省明。中哲。卜南。定一。祖行。省如。省因。法慈。法淳。達心。希儼明會。覺明。善見。希悟。可信。可生。止川。雪仍。宣正。可雲。可印。雪祥。雪岡。雪思。雪棲了幻。雪珍。可松。可淳。乃寧。若無等一千三人。

漆原府院君尹桓。領三司事李仁任。判門下崔瑩。門下侍中林堅味。門下侍中李成林

雪。辛亥七月。旽誅。玄陵遣使備禮。進封國師。請住瑩源寺。師以疾辭。有旨遙領寺事凡七年。戊午冬。被令上命。始至寺。居一年而還。辛酉冬。移陽山寺。入院之日。上再封國師。先君之思也。壬戌夏。還小雪。冬十二月十七日。感微疾。二十三日。召門人曰。明日酉時吾當去矣。可請知郡封印。口占辭世狀數通。時至。沐浴更衣。端坐說四句。聲盡而逝。訃聞于上。上甚悼。癸亥正月十二日。降香茶毗。其夜光明屬天。舍利無筭。進百枚于內。上益敬重焉。命攸司謚曰。圓證。樹塔于重興寺之東峰。曰寶月昇空。作石鍾藏舍利者凡三所。加恩陽山。楊根舍那。是寺浮屠之傍。所入是已。作石塔以藏之者迷源小雪也。臣穡竊伏惟先王。崇信釋敎。可謂極矣。而讒說行于其間。太古。扶持宗敎。亦可謂至矣。而患難及于其躬。此所以因緣果報。雖聖人有所不能免也歟。至於聲名洋溢華夏。舍利照耀古今。豈多見哉。臣穡。再拜稽首而銘曰。惟師之心。海濶天臨。惟師之跡。浮盃飛錫。歸而遇知。王者之師。躬耕小雪。隱現維時。時維鷲城。辛旽爲鷲城君竊弄刑名。如雲蔽日。無損於明。月墜崑崙。餘光之存。舍利晶瑩。照耀王門。惟三角山。翠倚雲端。樹塔其下。與國恒安。惟師之風。播于大東。臣拜作銘。庶傳無窮。

善路善路。師拜受。迴至燕都。道譽騰播。天子聞之。請開堂于永寧寺。賜金襴袈裟。沉香拂子。皇后皇太子。降香幣。王公士女。奔走禮拜。戊子春。東歸。入迷源小雪山。躬耕以養者四年。歲壬辰夏。玄陵邀師不應。再遣使請益勤。師乃至。秋力辭還山。未幾日新亂作。丙申三月請師說法于奉恩寺。禪教具集。玄陵親臨。獻滿繡袈裟。水晶念珠及餘服用。師陞座。闡揚宗旨。天子賜雜色緞匹袈裟三百領。是日分賜。禪教頌德。法筵之盛。古所未有。師請還山。玄陵曰。師不留。我倍道矣。四月二十四日。封爲王師。立府曰圓融。置寮屬長官正三品。尊崇之至也。留居廣明寺。明年。辭位不允。師夜遁。玄陵知師志不可奪。悉送法服印章于師所。壬寅秋。請住陽山寺。癸卯春。請住迦智寺師皆應命。丙午十月。封還印章。仍乞任性養眞。玄陵從之。辛旽用事故也。先是。師上書論旽曰。國之治。眞僧得其志。國之危。邪僧逢其時。願上察之遠之。宗社幸甚。戊申春。寓全州普光寺。旽必欲置師死地。百計莫能中。後以師將遊江浙。故白玄陵曰。太古蒙恩至矣。安居送老。是渠職也。今欲遠游。必有異圖。請上加察。其言甚急。玄陵不得已從之。旽下其事推訊。誣服師之左右。錮于俗離寺。己酉三月。玄陵悔之。請還小

上之十一年正月十日。左代言臣仲容。傳旨。若曰。國師太古浮屠。汝其銘之。臣謹按國師諱普愚。號太古。俗姓洪氏。洪州人也。考諱延。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門下侍中判吏兵部事洪陽公。妣鄭氏。贈三韓國太夫人。夫人夢日輪入懷。旣而有娠。以大德五年辛丑九月二十一日生師。師成童。穎悟絶倫。十三投檜巖廣智禪師出家。十九叅萬法歸一話。元統癸酉。寓城西甘露寺。一日疑團剝落。作頌八句。佛祖與山河。無口悉吞却。其結句也。後至元丁丑。師年三十七。冬寓栴檀園。叅無字話。明年正月初七日五更。豁然大悟。作頌八句。打破牢關後。淸風吹太古。其結句也。三月還楊根草堂。侍親也。師嘗看千百則。至嵒頭密啓處。過不得。良久忽然捉敗。冷笑一聲云。嵒頭雖善射。不覺露濕衣。辛巳春。住漢陽三角山重興寺。卓菴於東峯。扁曰太古。倣永嘉體。作歌一篇。至正丙戌。師年四十六。遊燕都。聞竺源盛禪師在南巢。往見之。則逝矣至湖州霞霧山。見石屋珙禪師。具陳所得。且獻太古菴歌。石屋深器之。問日用事。師答訖。徐又啓曰。未審此外。還更有事否。石屋云。老僧亦如是。三世佛祖亦如是。遂以袈裟表信。曰老僧今日。展脚睡矣。屋臨濟十八代孫也。留師半月。臨別贈以拄杖。曰

愍王封爲王師。恩遇隆摯。丁酉二月。師乞骸歸楊根小雪山。恭愍王知師志。送法服印章于師所。時有古潭寂照玄明禪師。浙人也。客迷原隱聖寺。看太古歌。頂戴加歎。叅訪小雪。師方重腿。古潭熟視曰。師豈不是勞瘵也。師曰是。潭曰請放下勿慮。師曰諾。乃命侍者。過金襴禪棒來。付之曰。野狐兒便打殺。獅子兒則長養。潭跪受。披衣拈棒。鶚立。喝一喝。齊聲作打勢。師曰天然有哉。潭禮拜而退。已而師疾愈。後妖僧辛旽用事。忌師欲殺之。譖于王。錮師于俗離山。及旽伏誅。王遣禮使進封國師。加法號。洪武壬戌夏。師自陽山寺歸小雪山。十二月廿四日。沐浴更衣。端坐說偈曰。人生命若水泡空。八十餘年春夢中。臨路如今放皮袋。一輪紅日下西峯。聲盡而逝。（佛紀二四〇九年）壽八十二。臘六十九。闍維。舍利無筭。厝靈骨于三角山重興寺之東峰。謚圓證。塔曰寶月昇空。

高麗國國師大曹溪嗣祖。傳佛心印。行解妙嚴。悲智圓融。贊理王化。扶宗樹敎。大願普濟。一國大宗師。摩訶悉多羅利雄尊者。謚圓證塔銘。并序

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三重大匡韓山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事。臣李穡。奉敎撰

前奉翊大夫。判典校寺事。進賢館提學。臣權鑄奉敎書。并丹篆額

○臨濟下第十九世高麗國師。楊州三角山太古普愚禪師。族姓洪氏。洪州人。父延。母鄭氏。生有異相。年十三。投檜巖寺廣智禪師出家。訪道於迦智下叢林。十九条萬法歸一話。二十六。中華嚴選。既而棄去。入龍門山上院菴。禮觀音發誓願。後寓城西甘露寺苦行精進。若有神助之者焉。至元丁丑冬十月。於松都之蔡氏栴檀園結冬。舉狗子無佛性話。戊寅正月七日五更。豁然有省。至正元年辛巳。因檀信之請。住三角山重興寺。玄學之徒雲集。師於寺之東。搆一蘭若。扁曰太古。逍遙自適。凡五載。丙戌春。入燕都。明年七月。到江南湖州霞霧山。条石屋清珙禪師。通所證。且獻太古菴歌。石屋乃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因甚百鳥銜花。師曰富貴人皆仰。屋曰見四祖後。因甚百鳥銜花覓不得。師曰清貧子亦踈。屋又問空刼已前。有太古耶。無太古耶。師曰空生太古中。屋微笑云佛法東矣。遂以袈裟表信曰。衣雖今日。法自靈山。流傳至今。今付於汝。汝善護持。毋令斷絕。拈拄杖囑云。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今日付爾。爾將這個。善爲途路。又云智過於師。千載難逢。若遇個者。卽當分付。只貴從上佛祖命脉不斷耳。師拜受。十月回燕京。道譽遠播。元順宗。請師開堂說法。二皇后及皇太子。皆賜法衣香幣。戊子春。東還高麗。恭

供養。

○臨濟下第十八世杭州淨慈平山處林禪師。本郡仁和王氏子。十七受具。辭母參方。母爲治裝 越數日復還。母誡之曰。大凡學道。當持不退轉心。何遽趄乃爾耶。師遂痛自警策。遡濤江。謁及庵信於金華。信一見器之。留居侍司。一夕信。撚紙沁膏以代燭。擧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師方擬答。信遽以手掩其口。從此悟入。澧州德山宣鑑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常謂同學曰。一毛呑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惟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靑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麽文字。師曰靑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爾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麽。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擧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信遷道場。命典藏鑰。未幾秉拂陞座。機如缾瀉。衆咸慴伏。洎信示寂。往依虛谷陵於仰山。居第一座。臨終。更衣沐浴。集衆說偈而化。勅謚普惠性悟禪師。

朝鮮禪宗臨濟嫡派

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也。信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語分明。庵頷之。後辭去。信門送之曰。他日與汝同龕。○廣敎府。馳檄請住當湖福源。師堅臥不起。往返至再。師勉就入院。上堂。把住也鋒鋩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卻在千峰頂上。千峰頂上相逢。卻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庵畔。墾土耕烟。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可傳眞寂之風。仰助無爲之化。正與麼時如何。拈拄杖卓一下。九萬里鵬纔展翼。十千年鶴便翺翔。○上堂。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東司頭臭氣。佛殿裏蓬塵。且道從什麼處得來。以手掩鼻曰。又是一點也。○上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昨夜五更風。吹落桃花片。蒼苔面上生紅霞。百鳥不來春爛漫。○至正間。朝廷降香幣。皇后賜金襴法衣。有聞天湖之風。吟天湖之詩者莫不心爽神慕。以爲眞得古先德遺型。○一日示微疾。遂集衆訣。衆請後事。師索筆書偈曰青山不着臭屍骸。死了何須堀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書畢。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塔於天湖之原。及庵塔右麓。果符同龕之讖。○高麗國師太古愚公嘗侍師得旨。王聞欽渴。表達朝廷。勑諡佛慈慧照禪師。仍乞移文浙江。請師舍利。皈國

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輥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準卽俾居侍司每遇入室。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經十年偶佛殿前行。擡眸見一枝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方始見無準老人立地處。後舉示人曰。正好與三十拄杖。○師住袁州仰山。世稱法窟第一。咸淳己巳。元帝賜賚尊禮。○至元丁亥。寄竹篦塵拂及綠水青山一同授記與高峰原妙。以讚示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

○臨濟下第十七世湖州道場及庵宗信禪師（無機緣語句）

○臨濟下第十八世湖州福源天湖石屋淸珙禪師。蘇州常熟人。族姓溫。首叅高峯。示萬法歸一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服勤三年。無所發明。因至建陽庵。叅信和尙（及庵宗信）問何來。師曰天目信曰有何指示。師曰叅萬法歸一話。信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信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敎汝與麼。師拜求指的。信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不契信曰這也是死句。師不覺悚栗汗下。一日入室。信再理前話。師曰上馬見路。信呵曰汝在此幾多時。猶作這個見解。師發憤而去。中途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遂返。語信曰

持石橋。建塔於別峯之右。壽七十六。臘四十九。
○臨濟下第十五世臨安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出家。長遊成都坐夏。請益坐禪之法於老宿堯首座。堯首座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有省。明年。往謁佛照光於育王。光問曰。何處人。師曰劒州。光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光笑曰。這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貲剃髮。人皆以烏頭子呼之。久之復至靈隱。時破庵居第一座。同游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先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侍傍有省。○師奉朝命。主徑山二十年。大闡宗風爲東南法席第一。○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明年三月十五日。集兩序區畫後事。親書遺表。言笑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佛紀二二七六年)停龕二七日。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於正續之側(師曾於徑山。築室。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塔曰圓照。
○臨濟下第十六世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婺州人(或云閩之漳州人)。初叅天目禮。令看臨濟三頓棒話。一日纔上蒲團。忽覺有省。後叅無準範和尚於徑山。因鑄鍾。令着語。師呈偈曰

而生。自幼穎悟。出家後。究心禪理。不憚遊行。徧叅知識。後謁應庵華和尙於衢之明果華。孤硬難入。屢遭訶。一日。華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華頷之。未幾辭回省親。華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正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呑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埰根。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師晩年。退居天童之太白峰。鉗錘訓誨。學者雲集。後無疾坐逝。門人建塔於山之中峯。

○臨濟下第十四世夔州臥龍破庵祖先禪師。蜀之廣安王氏子。從羅漢院德祥出家。出峽依灃州德山涓公。祝髮受具。徧叩諸方。叅密庵傑和尙。傑卽命師典客。一日傑對旁僧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話。師聞豁然大悟。次日傑遇師於寮前。謂師曰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傑呵呵大笑。○傑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盡得旨要。辭還蜀。傑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叩玄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嘉定四年六月九日。師將示寂。作手書別交游。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逝。（佛紀二二三八年）時客寓徑山。遺命散骨林間。住

猶離見。見不能及。擧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敎。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

○臨濟下第十二世慶元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之黃梅江氏子。年十七。投邑之東禪出家。十八爲大僧。首叅隨州遂禪師。染指法味。徧歷江湖。所至與諸老宿激揚。無不投契。後上雲居。謁圓悟勤老人。一見拊勞。痛與提策。迨勤入蜀。命師往依彰敎隆和尙於宣□及隆移虎丘。師爲先馳。未至半載。通徹大法。頓悟圓悟爲人處。機關深固。運用恢廓。言句超越。道洽叢林。○師住歸宗。時大慧杲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杲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師云。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望重如此。○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師臨示寂。猶挂入室牌。鉗鎚大衆。至夜分。區處院事。纖悉不遺。門人以辭世偈爲請。師曰吾常笑諸方所爲。豈自爲之耶。奄然趺坐而逝(佛紀二一九〇年)塔全身於天童太白峯。

○臨濟下第十三世慶元天童密庵咸傑禪師。閩之福州人。族姓鄭。母夢廬山老僧入舍

無情。悉於是中流出顯現。所以孚上座問鼓山晏國師道。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山云卽今生也在什麼處。孚上座不肯云。爾問我來。山如前問。孚但搖扇。大凡叅請。叅須實叅。見須實見。用須實用。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孚上座只搖扇。莫是弄精魂麼須知有奇特事始得。只如文殊初生。見十吉祥異相。須菩提初生。室現空相。善財初生湧出萬寶藏。皆在此一大寶光中。淨躶躶赤灑灑流出。若只在杳杳冥冥。墮在空空寂寂。豈有如是奇特。所以古人。於生處見大奇特。如世尊分手。指於天地。自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若逢雲門大師。尙不以爲奇特。直行衲僧正令。後來老宿云。雲門。知恩方解報恩旣知了。方以衲僧本分事。向逆順境界中行。且道還當得麼。若是平展商量。則有向上事。若據衲僧本分事上。不直半文錢。何故。自家通霄路。○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佛紀二一六二年）荼毘。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

○臨濟下第十一世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卽克勤禪師也）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扣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堂。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

之中。四民浩浩。經商貿易。以至於風鳴鳥噪。皆與自己無別。然後佛與衆生爲一。煩惱與菩提爲一。心與境爲一。明與暗爲一。是與非爲一。乃至千差萬別悉皆爲一。方可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都盧渾成一片。而一亦不立。然後行是行。坐是坐。著衣是著衣。喫飯是喫飯。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初不作計較。而隨處現成。○示衆世尊三昧（三昧譯云正定或云正受）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毱多不知。既是各各不知。何故却相傳授。到這裏。不妨諸訛處直是諸訛。綿密處直是綿密。○師云。父母未生已前。淨躶躶赤灑灑。不立一絲毫。及乎投胎既生之後亦淨躶躶赤灑灑。不立一絲毫。然生於世。墮在四大五蘊中。多是情生翳障。以身爲礙迷却自心。若是明眼人。明了四大空寂。五陰本虛。知四大五陰中。有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底一段事。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脚跟下淨躶躶赤灑灑。六根門頭亦淨躶躶赤灑灑乃至山河大地窮虛空界盡無邊香水海亦淨躶躶赤灑灑。恁麽說話。莫是撥有皈無麽且喜沒交涉。若撥有皈無。杳杳冥冥。墮在豁達空。撥無因果處。則永劫出他地獄三塗因果不得。若眞實徹證。到眞淨明妙實際理地。則四聖六凡。三世諸佛。天下祖師。有情

坐臥。常在於其中。○解制小衆。師云。收因結果。愼末護初。一段因緣。此時周備。聖賢窠窟生死根株。一鎚擊碎。一刀截斷。若是通方作者。舉著知歸。後進初機如何湊泊。秖如生佛未分。空刼已前。威音王那邊。還有結制解制也無。雖然到這裏。直饒千聖出頭來。也須目瞪口呿。那邊卽且置。只如今燈燭交光。坐立儼然。高者是天。厚者是地。山是山水是水。有是有無是無。長是長短是短。正當恁麼時。與威音王已前空刼那畔。是同是別若向個裏。倜儻分明。目前無法。胸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諸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說甚麼結制解制。一鎚擊碎聖賢窠窟。一刀截斷生死根株。設使臨濟德山。文殊普賢。乃至無量無邊。具大解脫。有大威神。無數河沙。浩浩地來。不消一揑。且憑個什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示衆。天堂地獄。草芥人畜。六類四生。纖洪近遠。無不皆眞。但爲未徹根源底。居常生心動念。皆在塵勞業識中流轉。未曾回光返照。所以枉受輪廻。不得受用。○示衆。直下。如懸崖撒手放身捨命。捨却見聞覺知。捨却菩提涅槃眞如解脫。若淨若穢一時捨却。令敎淨躶躶赤灑灑。自然一聞千悟。從此直下承當。却來反觀佛祖用處。與自己無二無別。乃至鬧市

有淸虛瑩徹。無一法可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覔生了不可得。豈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脫立亡。行化倒蛻。能得勇健。皆是平昔淘汰得淨潔。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尙有走作。石霜勸人。休去歇去。古廟裏香爐去。永嘉云。體卽無生。了本無速。業業兢兢。念玆在玆。方得無碍自在。旣捨生之後。得意生身（隨意而生曰意生身）隨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耶。○示尼修道者云。究竟佛亦不立。喚甚麼作衆生。菩提亦不立。喚甚麼作煩惱。脩然永脫。應時納祜。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卽是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逈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自己家財。一得永得。受用無窮。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無相知。手足項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示蔣待制云。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正却念。靜却心。凡所指呼作爲。一番更提起審詳看。從何處起。是個甚物。作爲得如許多。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緣靡不皆是。何待撥剔。卽此便可超宗越格。法華經云。佛子住此地。卽時佛受用。經行及

線路。便與古佛同叅。且道叅甚麽人。〇示吳敎授。祖佛以神道設敎。惟務明心達本。況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轉諸趣。枉受輪廻。而其根本。初無增減。諸佛以爲一大事因緣而出。盖爲此也。祖師以單傳密印而來。亦以此也。若是宿昔。韞大根利智。便能於脚跟直下承當。不從他得。了然自悟。廓徹靈明。廣大虛寂。從無始來。亦未曾間斷。淸淨無爲妙圓眞心。不爲諸塵作對。不與萬法爲侶。常如十日並照。離見超情截却生死浮幻。如金剛王。堅固不動。乃謂之卽心卽佛。更不外求。惟了自性。頓時與佛祖契合。到無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徑截大解脫耶。探究此事。要透生死。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如救頭然。始有少分相應。多見叅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資談柄廣聲譽。以爲高上趣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如以油救火。其燄益熾。直到臘月三十日（此謂死日）茫然謬亂。殊不得纖毫力。良由最初已無正因。所以末後勞而無功。是故。古德。敎人叅涅槃堂裏禪。誠有旨也。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惟大達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徑截斷。則無難。然此段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小境界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解。不立見。凛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

施。僧問初中後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者。即金剛經語也。師曰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曰如何是中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現成公案。曰如何是後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盡未來際一時收。○僧問。最初威音王佛。末後樓至佛。未審威音叅見什麼人。師曰叅見無面目底。僧云只如無面目人。復見阿誰。師云狂狗趁塊。僧云爭柰拄杖子在學人手裏。師云爾試用看僧云。到這裡。直得無言可說。無理可伸。師云只得七成。僧云。可謂師承不立。遞代相傳師云。一刀截斷。僧云。既然如是。和尙何用更覓白雲。師云。爾道威音樓至佛。即今在什麼處。僧云。一串穿却。師云。項額上更添一隻眼始得。○祈雨上堂。僧問。萬里不掛片雲時如何。師曰老僧也怪伊。曰青天也須喫棒又作麼生。師曰。行遣早遲也。曰過在什麼處。師曰彼此住山人。更不重註破。曰好雨下時却不下。不天晴處却天晴。師曰。適來爾向什麼處去來。曰乍捲乍舒去也。師曰脚跟下更與一棒。直得雨似盆傾。曰總不與麼時如何。師曰捩轉鼻孔。曰忽然應時應節又作麼生。師曰。山前禾麥熟。盡唱太平歌。○示衆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着。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即且置或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鑑。若向這裏。撥得一

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受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瞿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遍叅諸方。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强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爾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叅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秪要檀郞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尙擧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秪認得聲。師曰秪要檀郞認得聲。他旣認得聲。爲什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秪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偏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叅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等身布

件意。爺云爾恁麼。儘做得。○師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高峰妙頌云。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擧似誰。若向尾巴尖上會。新羅鷂子過多時。）師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麼衆皆無語。師乃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師常展手問僧曰。如何喚作手。○師室中常問僧。倩女離魂。那個是眞的。○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尙有末後句。爾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濶。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秖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師躬往督之。誡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佛紀二一三一年）年八十餘。先是五祖（弘忍）遺記曰。吾滅後可留眞身。吾手啓而擧。吾再出矣。師住山時。塑手。泥淶中裂。相去容七。衆咸異之。師嘗拜塔。以手指云。當時與麼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爲驗。以此爲驗。遂作禮。及將亡之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於東山之南。

○臨濟下第十世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

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麽。鄭州梨靑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引盤山禪師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聻。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若更問五祖老。聻。自云諾。惺惺着。○師云。三乘人出三界獄小果。必藉方便。如穴地穿壁。及自天窓中出。惟得道菩薩從初入地獄。先與獄子不相疑。一切如常。一日寄信去。覓得酒肉與獄子喫。至大醉。取獄子衣服行纏。結束自身。却將自己破衣服與獄子着。移枷在獄子項上坐在牢裏。却自手捉獄子藤條。公然從大門出去。叅禪人須是恁麽始得。○師云我這裏禪。似個什麽。如人家會作賊。有一兒子一日云。我爺老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遂白其爺。爺云。好得。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爺便閉却。復鎖了。故於廳上扣打。令其家驚覺。乃先尋穿窬而去。其家人卽時起來。點火燭之。知有賊。但已去了。其賊兒在櫃中。私自語曰。我爺何故如此。正悶悶中。却得一計。作鼠齩聲。其家遣婢。點燈開櫃。櫃纔開了。賊兒聳身。吹滅燈。推倒婢。走出。其家人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其人却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爾休說。爾怎生得出。兒具說上

轉〇示衆。將四大海水爲一枚硯。須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太平師自謂也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爲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有麼有麼。便下座。大衆散。師高聲云。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收取坐具。復問侍者云。收得坐具麼。侍者提起坐具師曰我早知汝恁麼也。〇上堂。說佛說法。拈搥竪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或有個漢出來道。長老。爾恁麼道也。則曰白雲萬里。這個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塲好笑。且道。笑個什麼。笑白雲萬里。〇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脣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閒。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〇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靑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時。元來靑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長史卽弄傀儡之人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什麼姓。大衆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〇示衆云。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

祖生寃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個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秪向伊道。我也知爾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叅。擧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泉云得。陸曰莫不得麼。泉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個樣子乃擧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個佛頭。金輪水際作個佛脚。四大洲作個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個樣子去也將東弗於逮此下並四洲名作一個佛。南贍部洲作一個佛。西瞿耶尼作一個佛。北鬱單越作一個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旣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於逮還他東弗於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化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旣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個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

說話時多少好。時有僧便問。因甚嫌人說禪。師云惡情悰。○三佛(佛果克勤佛鑑慧懃佛眼淸遠)一日相謂曰。老和尙。秖是乾爆爆地往往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師曰譬如淸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五色是數。摩尼是佛身。圓悟。(佛果禪師)謂二老曰。他大段會說。我輩說時。費多少工夫。他秖一兩句。分明是個老大蟲。師聞之。乃曰。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又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克勤耳。○開聖覺初叅長蘆夫鐵脚。久無所得。聞師法道。徑造席下。一日室中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鬍張三黑李四。師然其言。時圓悟和尙爲座元。師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好。恐未實。不可放過。更於言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尙道了。師云道甚麼。覺云鬍張三黑李四。師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尙爲甚昨日道是。師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蘆法席大盛。乃嗣夫。不原所得。拈香時忽覺胷前如搗。遂於痛處。發癰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示衆。佛

師曰。此神通耶。法爾耶。師褰衣旋磨一匝。僧無語。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敎伊說亦說得。有來由。擧因緣問伊亦明得。敎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叅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玆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淸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擧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潙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尙。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郞。（徑山宗杲云。此三轉語。一轉具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揀得。許你具一隻眼。）圓悟一日請益。臨濟四賓主怎生。師曰也祇是個程限。是什麼閑事又云我這裏却似馬前相撲。倒便休。○師謂圓悟。爾也儘好。只是有些病。悟再三請問不知某有甚麼病。師云只是禪忒多。悟云本爲叅禪。因甚麼却嫌人說禪。師云只似尋常

嘗難比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鍾鼓及披袈裟。唐三藏玄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飮水冷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煖則可知矣。如何是自知底事。遂往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師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面八方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於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個比喩說似爾。爾一似個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個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什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話。具見臨濟章。白雲端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擧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一日有僧見磨轉。遽指以問

冒其氏者。未可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璵。珷玞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盖碧落碑無贋本也。

○臨濟下第八世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叅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尙。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盖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師曰風吹日炙。曰恁麼則無處容身去也。師曰碓擣磨磨。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曰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曰恰是。僧吐舌。師曰家貧猶自可 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師曰放過一著。

○臨濟下第九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惟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

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爾且躱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慈明飯罷。恒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師闞其出未遠。卽撾鼓集衆。慈明怒數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乎。師曰汾陽乃晚叅也。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一日慈明問師。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麼處。師曰要悟卽易。要迷卽難。圓悟勤頌云。要悟卽易要迷卽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語。前三三與後三三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秖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師室中問僧。栗棘蓬爾作麼生呑。金剛圈爾作麼生透。○一日七人新到師問陣勢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以坐具便打。師曰作家。僧又打。師曰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擬議。師背面立。僧又打。師曰爾道。楊岐話頭落在甚麼處。僧指面前曰在這裏。師曰三十年後。遇明眼人。不得錯舉好。且坐喫茶。○師於皇祐改元示寂。(佛紀二〇七六年)塔於雲蓋。洪覺範曰。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爲黃龍南。一爲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街。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焉。駸駸末流。

方圓。公曰晚來倦甚。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嘉歎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已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遂以明年至興化正月初五日。（佛紀二〇六六年）沐浴辭衆。跏趺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李公之子。銘志其行於興化。而藏全身於石霜。○師初在汾陽。陽一日托以夢亡父母。命庫堂設酒肉爲祀。祀畢。集衆僧令食。咸不聽。陽因獨自飲啖。衆曰酒肉僧。豈堪師法。盡散去。惟師與大愚六七人存。陽翌日上堂云。許多閒神野鬼。秖消一盤酒肉斷送去了也。法華經云。此衆無枝葉。惟有諸眞實。下座。

○臨濟下第七世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宜春冷氏子。少警敏。不事筆硯。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折節叅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叅。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日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旣見。遂搊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爾去

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塡。漁唱瀟湘猿啼岳麓。絲竹歌謠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善財。○上堂。道吾(師所住院名)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盖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示衆。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按山。後是主山。那個是無爲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晏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來叅扣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寶元戊寅。李駙馬(遵勗)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惟師與楊億(字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邀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旣得涼風便。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殁。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

十有八。坐五十六夏。

○臨濟下第六世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出全州淸湘李氏。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至汾陽。經二年。昭公未許入室。師詣昭。昭揣其志。必詬罵使令者。或毁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師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擧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師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侍七年辭去。○永首座與師同辭汾陽。永未盡其妙。從師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爐深夜。師以火筯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永咄曰野狐精。師乃指永曰。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永乃豁然。○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猶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有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峯畔。把瘦筇坐盤陀石。與五湖衲子

情與無情共一眞。明暗盡時都不照。月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

○臨濟下第五世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兪氏子。剃髮受具。杖策游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叅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遣僧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師旣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皆曰汾州。○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請師主承天。使者三至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偕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俶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日行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尙到處卽到。師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卽立化於側。閱世七

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又一日。穴陞座。顧視大衆。師便下去。穴卽歸方丈。○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輙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擧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擧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擧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師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著靴水上立。咄哉巧女兒。擸梭不解織。看他鬪鷄人。水牛也不識。背陰山子向陽多。南來北往意如何。若人問我西來意東海東面有新羅。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着今朝日。至四年月日。（佛紀二〇二〇年）無爽前期。上堂辭衆。仍說偈曰。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柰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

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歧。與汝一切掃却。直敎個個如獅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着。覷着卽瞎却渠眼

○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郞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根鞭眞淨文頌云。杖林山下竹根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宋開寶六年八月旦日。登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煙夜夜燈。至二十五日。跏趺而化。(佛紀二〇〇〇年)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

○臨濟下第四世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偏游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眈着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擧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尙。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

師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卽密。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師對曰。親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頷之。○後唐長興二年。師至汝水風穴寺。時寺已摧殘。惟草屋數椽。師入駐錫。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乃爲新之。遂成叢林。後晉天福二年上元開法。○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憐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者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時有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什麼道理。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示衆。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叅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

○臨濟下第三世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人也。姓劉氏。幼不茹葷。習儒典。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恭。披削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未臻堂奧。尋詣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侍者。從南院來。師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師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塲。(傳燈作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乍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什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一日。南院謂師曰。汝乘願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問曰汝聞臨濟將終時語否。曰聞之。院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獅子。見卽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

諡廣濟大師。塔曰通寂。

○臨濟下第二世汝州南院慧顒禪師。（亦曰寶應）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尙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曰這瞎驢。便棒。師問僧近離什麽處。曰襄州。師曰來作什麽。曰特來禮拜和尙。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麽。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這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思明和尙。未住西院時。到叅禮拜。後白曰。別無好物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來獻和尙。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麽處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搯一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曰阿刺刺。○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麽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擧此語。方悟旨。却回叅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穴問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曰已見個道理也。曰作麽生。僧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着。穴云汝會也。

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我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出院。○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歸衆。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儞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尙。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莊宗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師乘馬。忽驚墜傷足。師喚院主。與我做個木拐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尙。師曰䟦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鍾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拐子。端然而逝

○臨濟下第一世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爾具個什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爾始得。後大覺聞擧。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爾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爾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爾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四面八方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躱避得過。禪師謂衆曰。我只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撲下來氣欲絕。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虛空裏亂喝。作甚麼。○師謂克賓維那曰

境。出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示衆云。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便皈方丈。（後雪峰聞。乃曰臨濟大似白拈賊）咸通八年丁亥。（傳燈錄云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寂。乃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炤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尙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爾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佛紀一八四九年）。塔全身于府西北隅。諡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多用喝。會下叅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尙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曰過在什麼處。僧曰再犯不容。人天眼目有師便喝一句師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師會下。有同學二人相問。一云離却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云擬問則失。一云與麼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這賊。師聞。乃陞堂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便下座。○示衆云。叅學之人。大須仔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秖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清淨

至晚小衆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符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并汾絕
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僧問如何是眞佛眞
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碍淨光是。三卽一
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摩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個
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
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
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
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着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
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
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禪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獅
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師應機

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爾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秖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尙慈旨。令叅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擧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顚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顚漢叅堂去。潙山擧問仰山曰。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師在僧堂裏睡。黃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擧首見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潙山擧問仰山。秖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劚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劚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師後住鎭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尙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尙三日前打普化作麼。師亦打

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唐大中年。師終於本山。勅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六祖下第五世臨濟宗初祖鎭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尙。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尙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尙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尙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秖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拄曰這

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往叅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舉再叅馬祖被喝語。師遂領旨。見百丈章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卽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曾散衆。在洪州開元寺。裴相國休。一日入寺行次。見壁畫。問寺主。這畫是什麼。寺主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寺主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遂請相見。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語。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延入府署。執弟子禮。裴休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去。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休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

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碍。無親無愛。苦樂平懷。粗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卽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卽失。若着無求。復同於有求。若着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卽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碍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師於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佛紀一八四一年)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勅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六祖下第四世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卽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

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着。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顚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逈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

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尙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此。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擧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秖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個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時潙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陁擧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粗生。座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什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

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鼻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什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尙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尙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尙道汝會也。敎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今何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座。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尙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叅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竪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麕至。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希運）聞擧。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尙擧得。見馬祖大機之（之應作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

如明鏡照像。鏡喩於心。像喩於法。若心取法。卽涉外因。卽是生滅義。不取於法。卽是眞如義。聲聞耳聞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二。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境界。妄想卽除。妄想旣除。卽是無生。法性本有。有不假修。禪不屬坐。坐卽有着。若見此理。眞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玆地矣。及歸。遂示疾。院主問。和尙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佛紀一八一五年)沐浴跏趺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元和中。追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謚大覺禪師

○六祖下第三世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王氏子。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爲誰。母曰佛也。師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叅馬大師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盖。馬大師便拈起一片胡餠。示衆云。是什麼。每每如此。經三年。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什麼。師曰野

味。常在法性三昧中。着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喩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喩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敎三藏。河沙劫說不可盡。猶如鈎鎖亦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一日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聖。故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卽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立處卽眞。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卽是解脫。解脫者卽是眞如。諸法不出於眞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心生滅義。心眞如義。心眞如者。喩

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着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敎。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秖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如何修道。師云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還成壞。卽同聲聞。若言不修。卽同凡夫。曰。云何卽得達道。師云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卽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卽除生死根本。經云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時惟法起。滅時惟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此法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卽攝衆味。住於大海卽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卽用一切水所以聲聞。二乘人也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萬刧二萬刧。雖卽已悟却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沈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衆生。忽遇善知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旣無迷。悟亦不立。一切衆生。從無量刧來。不出法性三

塔。

〇六祖下第二世江西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俗稱馬祖。或云馬大師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尙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岳傳法院。同叅六人。惟師密受心印。始居建陽佛迹嶺遷於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連帥路嗣恭。請師開法。四方學者雲集座下。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西堂智藏堂云何不問和尙。僧云和尙敎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百丈懷海丈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却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師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

示誨。如飮醍醐。拜禮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道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萠。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道一蒙示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入室弟子。摠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盻。（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和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愼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只如像成後爲什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摠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迴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佛紀一七一七年）圓寂於衡岳。勑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

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毘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尙。安啓發之。乃直詣曹溪。叅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豁然契會。執侍左右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岳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道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塼。於彼庵前石上磨。道一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道一曰磨塼豈得成鏡耶。師曰坐禪豈得作佛耶。道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人駕車。車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道一無對。師又曰汝爲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道一聞

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决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即師之欲歸處。時鑪香騰湧。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璩撰碑文。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紡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裏。）中宗所賜摩衲寶鉢。方辯塑眞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敎慈悲。寃親平等。况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憲宗謚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

○六祖下第一世南嶽懷讓禪師。姓杜氏。金州人也。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勑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

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淸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有蜀僧名方辯來謁云。善塑師正色曰。試塑看。辯不領旨。乃塑師眞。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有僧擧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麽長。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晩却廻。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卽其年八月三日也。（佛紀一七四〇年）時詔

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敎。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幷賜摩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詔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師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建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增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玆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盖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

地戒。一衆聞法。歡喜奉行。門人記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然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嵩嶽慧安禪師。北宗神秀大師。皆得法于黃梅而爲國師）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之廻。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喩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

動。一僧曰幡動。爭論不已。師進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悚然。印宗竊聆此語。邀師入室。徵詰奧義。見師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曰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師曰不敢。宗於是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師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師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卽指座下盧居士云。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師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跋陀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師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璩。與官僚入山。請於城中大梵寺轉妙法輪。師陞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師次第說。行由。般若。疑問。定慧。坐禪。懺悔。等諸品。幷授無相心

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師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曰。惠明今向甚處去。師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還至嶺下。謂衆曰。向涉崔嵬。杳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衆遂散。後惠明居袁州蒙山。避師諱更名道明。師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他本云。師去時至曹侯村。住九月餘。然師自言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且求道之切。豈有逗留。作去時者非是。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卽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尙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古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于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邑焉。他本云。師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煑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此非避難藏踪之人所可行之事。疑是後人附會。畫虎成狗。至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師忽念說法時至。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値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曰風

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尙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師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師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呵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師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師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師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夜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迨夜。祖乃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師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擊其碓三下。師以三鼓入室。祖遂密傳衣法。（法偈見五祖章）祖又囑曰。汝須速去。恐人害汝。師曰甚處去。祖曰逢懷則止。遇會則藏。其夜五祖送師至九江驛邊。令師上船。師隨卽把櫓。祖曰合是吾渡汝。師曰。迷時師渡。悟時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能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曰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師禮辭南行。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趁及。師擲衣鉢於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擧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爲法來。不爲衣來。師曰。汝旣爲法來。可屛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師曰。不思善不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師曰。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

能。父曰何謂也。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語畢不知所之。兒不飮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開悟。而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客曰此金剛經。黃梅東山五祖忍大師。恒敎人誦此經。師聞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于一客爲其母備歲儲。遂辭母。抵黃梅。參禮五祖。祖問曰。汝自何來。師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師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師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着槽廠去。師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上。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誦念。師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尙求法嗣。令各述心偈

大師告慧能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奉衣而出。卽夜南邁。大衆莫知。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卽共奔逐。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第三十三祖(東土第六祖)慧能大士。姓盧氏。父行瑫。本范陽人。唐武德中。左官于南海新州。遂居焉。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香滿室。因有娠。六年乃生。毫光騰空。黎明。有僧來語兒之父曰。此子可名慧

常童。師問曰子何姓。答曰。性卽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卽使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迄唐高宗永徽二年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師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佛紀一六七八年）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遂不敢復閉焉。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第三十二祖（東土第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尙可遲汝。廼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廻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擧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謁。機緣契合

妄自愛着。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延促。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第三十一祖(東土第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旣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年。領徒衆抵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愍之。敎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

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卽適羅浮。優遊二載。却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卽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佛紀一六三三年）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師著有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惟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

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厮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後至筦城縣匡救寺說法。有辨和法師。正於其寺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辨和憤嫉。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佛紀一六二〇年)皓月供奉。問長沙景岑禪師曰。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却償債去。岑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岑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岑曰本來空是。月無語。岑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非殊。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第三十祖(東土第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沙汰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統要云。信於是有省。又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今是什麼心。曰我今無心。師曰汝既無心。諸佛豈有耶。信于是頓息其疑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師又曰。昔可

也。往見靜。述其事。靜視之。見頂骨嶢然如五峯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靜謂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摩大士必汝之師也。可遂造少室得法。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師。至北齊天平一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尙。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卽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滋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幷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敎。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旣預知。願垂示誨。師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大師付囑已。卽往鄴都化導。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

遂端居而逝。卽魏孝靜帝天平三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佛紀一五六三年)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年魏宋雲。奉使西域廻。遇師于葱嶺。見手擕隻履翩翩獨逝。傳燈錄。以宋雲之使西域廻。在師入寂後三歲。指月錄。則其年云云。方與一九卽廻之語相符。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雲歸。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隻履存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山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帝遇師。因緣未契。及聞行化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有云。嗟夫。見之不見。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讚云。心有也曠刧而滯凡夫。心無也刹那而登妙覺。唐代宗。諡曰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第二十九祖(東土第二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姬氏子。父寂。以無子。祈禱旣久。一夕有異光照室。母遂懷妊。故生而名之曰光。自幼超然。博極群書。善談老莊。後覽佛乘。遂盡棄去。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遊講肆。遍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年。於寂默中。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於此。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忽聞空中有聲曰。此換骨也。非常痛

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差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寳。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尙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幷。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師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塗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通律師。流支三藏者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多與相違。師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彼徒生嫉。數加毒藥。莫能中傷。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

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摠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告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廻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卽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師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秪敎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道理未契。師秪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師

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覧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敎。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止住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詣彼。晨夕叅承。師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師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涙曰。惟願和尙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刼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慧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覔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魏孝莊帝。聞師異跡。遣使齎詔徵之。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尙。就賜摩衲袈裟二領。金鉢銀水瓶繒帛等。師牢讓三返。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爾緇白之衆。倍加信向。迄九年已。欲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

大王之叔。菩提達磨也。王聞。遽勅近臣迎師至王宮。師爲王懺悔往非。王聞泣謝。隨詔宗勝皈國。師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不若蜜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次別同學。且謂王曰。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卽廻。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旣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廻。王卽具大舟。實以重寶。躬率臣僚。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傳燈錄爲大通九年丁未。指月錄爲普通七年庚子。而皆誤故正之（佛紀一五四七年））

廣州刺史蕭昂。具禮迎供。表聞武帝。帝遣使齎詔迎請。以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廻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當後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寓止崇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

一翳蔽空。孰爲剪之。前無相宗宗勝欲行。師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且與王無緣。宗勝辭祖。竟至王所。廣陳法要。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召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語。與王論屈。汝急往救。波羅提曰。願假神力。言訖。雲起足下。遂乘以見王。王正問宗勝。忽見愕然。忘其所問。而顧波羅提曰。乘空來者。是正是邪。波羅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王復問波羅提。師承爲誰。提曰

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傍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識佛敎隆替。師恭禀敎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陁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旣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己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師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况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纒邪見遂至彼處。一一闢破。各各折服。令其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値異見王。欲毁佛法。王故師之姪也。師憫之。欲開其蒙。而六衆亦各念佛法有難。師將何所匡濟。師遙知衆意。彈指應之。六衆悉聞。云此我師信響也。皆至師所。師曰

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尙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旣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卽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晃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火化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立塔。當宋孝武大明元年丁酉歲也。（佛紀一四八四年）

○第二十八祖（東土第一祖）菩提達磨大師。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旣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今名。師乃告尊者曰。我旣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

問汝行何急。卽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卽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尊者。同車而出。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瓔珞曰。我念往刧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盖契昔因。尊者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返此方。卽以昔因故。名爲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付法已。卽辭王曰。化緣已終。將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座。現形如日。少頃復呈十八變。出三昧火自焚。雨金色舍利。王以金塔閟之。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佛紀一四一五年）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旣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最勝。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旣辨此已。卽知是珠。旣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

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尊者曰。王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卽度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不如蜜多受偈已。問衣可傳乎。尊者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化被十方。何假傳衣。蜜多作禮。尊者現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建浮圖閟之。當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佛紀一三五二年)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姓刹帝利。南印度王子。得法後。至東印度。其王堅固。信奉外道長爪梵志。尊者至。王問曰。師來何爲。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卽化一大山於尊者頂上。勢且下壓。尊者指之。山遽移在彼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怖懼懺禮。尊者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巽曰。大治齋集諸外道。懇請尊者預會。尊者初不欲行。而知其所會之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尊者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爲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衆登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尊者爲演說法。且曰。王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曰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

爲義。尊者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尊者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名。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于時。尊者。忽然面北。合掌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卽辭王南邁。至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長曰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次曰不如蜜多。和柔而常嬰疾苦。王以問尊者。爲陳因果。王卽釋疑後六十載。德勝卽位。惑外道說。致難于尊者。太子不如蜜多。以進諫被囚。王問尊者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尊者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尊者曰。飮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尊者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尊者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追悔。致禮師子。眞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尊者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蜜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尊者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事。尊者

卽知見。知見卽于今。尊者說偈已。以僧伽黎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敎。直抵南天。尊者以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作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卽罪歸佛子。妖旣自作。禍亦旋踵。事旣敗。其王彌羅崛。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搆害。一至于斯。卽命破毀伽藍。袪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湧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卽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遂以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廢帝齊王二十年己卯歲也。(佛紀一二八六年)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旣誕。拳左手。遇師子。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先亦爲王禮重。乃於王前。論義冀勝。謂尊者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尊者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

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桓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汝善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尊者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卽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佛紀一二三六年）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游方。至罽賓國。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一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旣長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䞋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卽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尊者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附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

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乃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卽踊身空中。呈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心地淸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濟十方世。（一作十方際）偈已。泊然寂滅。鶴勒那與寶印王建塔。以奉全身。當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佛紀一一二九二年）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卽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鄕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爲其王無畏海說法。感日月天子禮拜其前。王目見之。乃問尊者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衆。婆羅門弟子師子歸依尊者。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尊者。忽指東北。問

地。闍維收舍利建塔。當漢明帝永平十七年甲戌歲也。(佛紀一一〇一年)初月氏國王。聞師德風躬詣問法。修敬已。請開演。尊者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歎服。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呑明暗二珠而生焉。尊者行化至那提國。謂其國王常自在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卽王之次子摩拏是也。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告曰。願尊者無爲神通。我輩欲收舍利。遂復座。跏趺而逝。茶毗得舍利。建塔。當漢安帝十一年丁巳歲也。(佛紀一一四四年)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往月氏國。鶴勒那比丘。問曰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刼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旣不然。何聖之有。汝卽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宿緣。故今相隨。鶴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吾有無

慧。懇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决不决。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淸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剺面。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新室王莽十四年壬午歲也。(佛紀一〇四九年)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敎彼有學衆。唯尙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偏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淸淨無欲。爲衆所歸。尊者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陁。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尊者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刼。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我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尊者又告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尊者付法已。於其座上。以首倒植象娑羅樹枝。奄然而化。衆欲闍維。百千人擧之不能。乃至諸羅漢以神力擧之。亦不能動。衆乃炷香祝之。遂頹然委

而有娠。凡七月而誕。肥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閒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衆至大月氏國。得婆羅門鳩摩羅多尊者。謂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値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尊者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佛紀一〇一五年)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行化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多羅行。(旃多羅。譯云殺者。即屠膾)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氂靡忒。縱經百千萬刼。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尊者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

歸寂。四衆建塔。此當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佛紀九一五年)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得法受記。行化至摩提國。與大衆遊歷山谷。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盖。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耶。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尙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一作善)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尊者曰。汝手中當何所表。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尊者携至本處。授具戒訖。名伽邪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尊者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一作種)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尊者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擧。卽就樹下起塔。當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佛紀九五四年)

○第十八祖伽邪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盖。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

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尊者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定。金體常寂。（祖源通錄云如金在井。如金出井世相去來。若約金體。都無去來）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物。若金在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尊者曰。此義不然。曰彼理非着。尊者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尊者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尊者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卽以右手。擎金鉢。擧至梵宮。取彼香飯。又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以齋大衆。大衆見之。欽慕作禮。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尊者付法已。安坐

利。二大地所生。皆堪爲藥。療衆生病。三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今雨舍利摩訶迦神力也。言已復寂。迦那提婆。與衆建塔。閟其全身。卽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佛紀八一六年)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正法眼藏云。西天禁斷鍾鼓。謂之沙汰。經於七日。祖運神通。登樓撞鍾諸外道衆。一時共集。至鍾樓。其門封鎖。乃問撞鍾者誰。祖曰天。曰天者誰。祖曰我。曰我者誰。祖曰你。曰你者誰。祖曰狗。曰狗者誰。祖曰爾。曰爾是誰。祖曰我。曰我是誰。祖曰天。如是往返七度。外道一衆。知自負墮。奏聞國王。再鳴鍾鼓。大興佛法。尊者告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付法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卽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佛紀八六七年)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毘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尊者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

法。尊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尊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尊者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龍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顯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即周赧王四十六年壬辰歲也。(佛紀七五九年)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毗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爲說妙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付法已。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入寂。及七日天雨舍利。尊者復於座。指空語衆曰。昔拘那含佛弟子摩訶迦尊者。有三願。一爲佛時。凡有聖士化度。則天澍雨及其身皆爲舍

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師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師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師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師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師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師爲說偈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玆發現。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師乃召五百羅漢。與授俱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師付法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眞體藏之龍龕。卽周顯王四十二年甲午歲也。(佛紀七〇一年)

〇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處深山。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柰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因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尊者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尊者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尊者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離國王。以其國有一類裸人。如馬裸露。王運神通。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柰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卽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卽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卽顯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卽周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佛紀六四五年)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柰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師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偈曰。稽首

可令出家。尊者卽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旣而尊者。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尊者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闍維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卽周敬王三十三年甲寅歲也。(佛紀五四一年)

〇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本名難生。後値伏馱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尊者問曰。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廻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尊者知其意。卽度出家復具戒品。付法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尊者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裓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卽周貞王二十七年己亥歲也。(佛紀五八六年)

者。出家受敎。旣而領徒行化。至提迦國城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䭾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尊者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䭾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尙玄曰。此非爺孃之親。乃切近之親也。猶曰父母雖生我。而不能親見我心也。）誰是最親者。（尙玄曰。我亦自不能見我心故問也。）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通者。尊者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䭾蜜多聞師妙偈。便行七步。尊者曰。此子昔曾値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尊者尋授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伏䭾蜜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尊者佛陀難提。卽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與寶塔。葬其全身。卽周景王十年丙寅歲也。（佛紀四九三年）

○第九祖伏䭾蜜多尊者。提迦國人。行化至中印度。時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瞻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歲。（正作宗十六歲）因號難生。嘗有一仙。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

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尊者說偈已。入獅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置于上級卽周襄王十五年甲申歲也。(佛紀三九一年)

○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尊者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伏。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尊者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尊者卽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卽周定王十七年辛未歲也。(佛紀四三八年)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尊

爲首。以有夙緣。願求度脫。尊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卽周莊王五年己丑歲也。（佛紀三三六年）

○第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旣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法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尊者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尊者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還識我否。尊者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人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刼。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尊者曰我師提迦多說。世尊昔游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刼。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云。汝於賢刧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尊者卽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

尊者。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非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正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卽周平王三十年庚子歲也。（佛紀二八七年）

○第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本名香衆。因爲易今名焉。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也。尊者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

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敎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建塔於梵迦山。乃周宣王二十二年乙未歲也。(佛紀二二二年)

○第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天魔王名)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指瓔珞。縻尊者頸。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軟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花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己神力。不能移動乃昇六欲天。告諸天王。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柰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卽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迴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敎已。卽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毱多曰。汝自今。歸於如來正法更不作嬈害否。波旬曰。我誓迴向佛道。永斷不善。毱多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依敎。合掌三唱。花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

修。一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復付於汝。汝受吾敎。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阿難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而分身四分一分惠忉利天。一分惠娑竭羅龍宮。一分惠阿闍世王。一分惠毘舍離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周厲王十一年癸巳歲也。(佛紀一六〇年)

○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亦名舍那婆斯)摩突羅國人也。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卽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草出。尊者化緣旣久。思付法者。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尊者曰。汝年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尊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授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敎。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卽隱於罽賓國南白象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毱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

息也。次書拈花公案。所謂第二處傳心。卽活人劒消息也。末書示趺公案。所謂第三處傳心。卽殺活並示也云云。讀者詳之。

○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梵語迦葉波。此云飮光。盖以身有金色爲名也。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飮澤。母香至。世尊滅度後。結集三藏畢。尊者自念衰老。宜入定於鷄足山以待彌勒。乃召阿難。言我今不久世間。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非法。說是偈已。阿難作禮奉命。尊者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淩虛徧至塔廟。禮已而還。乃持僧伽黎衣。入鷄足山。俟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佛紀一二三年)

○第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以如來成道日生故名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摠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常隨侍奉焉。尊者後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玆瑞應。飛空而至。禮足願度。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

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泥俱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幻寄曰。始予錄指月錄七佛。第書其偈。阿含化跡皆削焉。旣見世之人。粗聞卽心卽佛者。率多撥無報化。乃悟昔人載此之妙密。蓋偈闡法身之極致。阿含示化跡之大略。可謂斷常俱遣。事理兩融者矣。傳燈成於道原。而裁定於楊大年。其旨不苟也。因具錄之此錄稍錄神通亦以此。

○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敎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幷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當來龍華會主彌勒尊佛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

世尊。在娑羅雙樹。入般涅槃已。經七日。大迦葉後至。遶棺三匝。世尊。槨示雙趺。迦葉作禮。大衆罔措。已上依指月錄(佛入滅卽周穆王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

尙玄按。禪門拈頌集。先書分座公案。此朝鮮禪家所謂世尊第一處傳心。卽殺人刀消

室利(卽文殊師利也)爲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梁傅大士名翕)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毘婆尸佛(過去莊嚴刧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刧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毘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毘舍浮佛(莊嚴刧第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喩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現在賢刧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佛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須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毘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刧第二尊)偈曰。佛不見佛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刧第三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

覺國師。法諱慧諶。號無衣子。輯述禪門拈頌集三十卷。又其弟子覺雲禪師。著拈頌說話。世以龜谷覺雲與師同名。故誤以拈頌說話爲龜谷之作。非是。蓋雲師稟承其師之傳授心法。作拈頌說話。故多引無衣之頌。是其一證也。眞覺集中。有示覺雲上人之法語。則其爲弟子也明矣。雲師於智異山上無住菴作說話。筆端落舍利。有浮圖藏之。朝鮮禪家。奉爲圭臬。曹溪山第六世圓鑑國師法桓。第十世慧鑑國師萬恒。第十三世覺眞國師復丘。皆本宗之名僧。相繼闡法。由是宗勢歷久不衰。曹溪遂爲禪宗之總名詞。凡屬禪僧。雖是他宗。皆冒曹溪宗師之徽號焉。此曹溪宗。實爲海東自創之最特色者也。高麗之末。禪有二派。一爲曹溪派。一爲臨濟派。至是臨濟之宗。托於曹溪之名。曹溪之實。掩於臨濟之派。卽臨濟嫡傳石屋珙下之太古普愚及平山林下之懶翁慧勤是也。勤得妙嚴無學。學得涵虛得通。遂止不傳。愚得幻庵混修。修得龜谷覺雲。雲師於恭愍王廿一年。判曹溪宗事。奏請重刊景德傳燈錄板本。有功於禪宗雲得碧溪正心。心得碧松智嚴。嚴得芙蓉靈觀。觀得淸虛休靜浮休善修。有似曹溪六祖下之南岳讓靑原思矣。

特書臨濟宗之源流

叙七佛。古佛應世。緜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故近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按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諸樹。於中成正覺。又曼殊

初道儀大師者。受心印於西堂。西堂智藏禪師馬祖一之法嗣後歸我國。說其禪理。時人惟尙經敎。與習觀存神之法。未臻其無爲任運之宗。以爲虛誕。不之崇重。有若達磨不遇梁武也。由是知時未集。隱於山林。付法於廉居禪師。居於雪山信聖寺。傳祖心闡師敎。我禪師往而事焉。淨修一心。求出三界。以命非命。以軀非軀。禪師察志氣非偶。素槩殊常。付玄珠授法印。又云。禪師名留於此。魂魄何之。生離五濁。超十八空。樂寂滅而不歸。遺法林而永秀。豈惟濟生靈於沙界。實亦傳禪聖於三韓。禮云別子爲祖。康成注云。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是以達磨爲唐第一祖。我國則以儀大師爲第一祖。居禪師爲第二祖。我師爲第三祖矣。

又按高麗國曹溪宗慈氏山瑩源寺寶鑑國師碑銘李齊賢撰云

夐彼心宗。逾海而東。厥派惟九。道義其首。繩繩仍昆。代有哲人。

高麗以還。有禪寂宗。盖法眼益之惟心訣。及永明壽之宗鏡錄之宗旨也。逮至中葉佛日普照國師。諱知訥者。崛起於松廣寺。創定慧社。集衆修禪。闡揚宗風。是爲曹溪宗之開祖也。師無所禀承。而從六祖壇經。及大慧書狀。獨自悟入。發明大道。曹溪山第二世眞

洞山良价下一世雲居道膺。二世新羅雲住和尙。新羅慶猷禪師。新羅慧禪師。高麗大鏡大師。高麗眞澈大師。

洞山良价下一世疎山匡仁。二世洪州百丈明照安禪師新羅人 新羅洞眞大師。

【潙仰派】仰山慧寂下一世新羅五觀山順支禪師。

仰山慧寂下一世南塔光涌。二世郢州芭蕉慧淸禪師新羅人

【雲門派】雲門文偃禪師會下新羅僧

【法眼派】法眼文益下一世高麗道峰慧炬國師。高麗靈鑑禪師。

法眼文益下一世天台德韶。二世永明延壽。三世高麗圓空國師。高麗僧三十六人。

法眼文益下一世天台德韶。二世普聞希辯。三世高麗慧洪禪師。

•

願諸世人。按表點檢。有名宗祖之下。必皆親禀得法。正法眼藏。在我海東。爲佛緣地。吁亦盛矣。溯夫海東禪宗之來。當以道義大師爲其首。按新羅國武州迦智山寶林寺謚普照禪師靈塔碑。朝請郞守定邊府司馬金頴撰云

【德山派】 德山宣鑑禪師會下新羅僧

【德山下巖頭派】 德山宣鑑下一世巖頭全豁。二世感潭資國。三世白兆志圓。四世新羅惠雲禪師。

【雪峯派】 雪峯義存下一世新羅大無爲禪師。泉州福清玄訥禪師。高麗人 杭州眞覺靈照禪師高麗人

雪峯義存下一世長慶慧稜。二世新羅龜山和尙。

【玄沙派】 玄沙師備下一世天龍重機。二世高麗雪岳令光禪師。

【臨濟派】 臨濟義玄下一世新羅智異山和尙。

臨濟義玄下十七世及菴宗信。十八世石屋清珙。十九世高麗太古普愚禪師(卽利雄尊者圓證國師)

臨濟義玄下十七世及菴宗信。十八世平山處林。十九世高麗懶翁惠勤禪師(卽普濟尊者禪覺王師)

【曹洞派】 洞山良价下一世新羅金藏和尙。

馬祖道一下一世皈宗智常。二世新羅大茅和尚。

馬祖道一下一世大梅法常。二世新羅迦智禪師。新羅忠彥禪師。

馬祖道一下一世麻谷寶徹。二世新羅無染國師。

馬祖道一下一世西堂智藏。二世新羅道義禪師。新羅惠哲國師。（三世桐裏道詵禪師）新羅洪陟禪師。

馬祖道一下一世章敬懷惲。二世新羅玄昱禪師。新羅覺體禪師。

【青原下丹霞派】

青原行思下一世石頭希遷。二世丹霞天然。三世翠微無學。四世投子大同五世高麗元宗大師。

【青原下石霜派】

青原行思下一世石頭希遷。二世藥山惟儼。三世道吾宗智。四世石霜慶諸五世新羅欽忠禪師。新羅行寂禪師。新羅朗空禪師。新羅淸虛禪師。

石霜慶諸下一世九峰道虔。二世新羅淸院和尚。

石霜慶諸下一世雲蓋志元。二世新羅臥龍禪師。

石霜慶諸下一世谷山藏。二世新羅瑞巖和尚。新羅大嶺和尚。新羅泊巖和尚

可證。何有淺深之別。不知此宗。不立階級。的是頓門。以夙因言之。不無差降淺深。屬人非屬法也。慨自江河日下。後後遜於前前。卽有眞參實悟者。已不能如古德之精純何況杜撰禪和。於光影門頭。稍得佳境。卽以宗師自命。認賊爲子。自誤誤人。豈惟淺深不同。亦乃眞僞雜出。盖他宗依經建立。規矩準繩。不容假借。惟禪宗。絕跡空行。縱橫排蕩。莫可捉摸。故黠慧者。竊其言句。而轉換之。蠢魯者倣其規模。而强效之。安得大權菩薩。乘願再來。一振頹風也哉。

若我海東。羅麗以來。二派五宗。次第盡傳。傳法諸師。具如左表。

【四祖派】道信下一世法明。二世信行。三世遵範。四世惠隱。五世新羅智證國師。

【南岳派】南岳懷讓下一世新羅國本如禪師。

【南岳下馬祖派】南岳懷讓下一世馬祖道一。二世南泉普願。三世新羅道均禪師。新羅道允禪師。

馬祖道一下一世墟官齊安。二世新羅品日禪師。卽梵日國師。

馬祖道一下一世墟官齊安。二世滄州神鑒。三世新羅眞鑑國師。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嗣石頭。住城東。弟子三人。慧眞。文賁。幽閑。協律郞符載撰碑。傳燈所錄。悉同符碑。而誤以龍潭列師法嗣

荊州天王道悟禪師。嗣馬祖。住城西。弟子一人。龍潭崇信。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又唐聞人。歸登南岳碑。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皆以天王爲馬祖嗣。佛國白。達觀頴。呂夏卿。張無盡。皆著論。辨證傳燈之誤。獨其時同。其地同。其叅謁石頭馬祖同。故猶不能不闕疑。且藥山叅石頭。頭謂因緣當在馬祖處。山旋於馬祖處大悟。而竟嗣石頭。皆釋迦之胤。何彼此足分析耶。

附　支那楊仁山居士禪宗（一名心宗）畧說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歷代相傳。人皆稱爲禪宗。其實非五度之禪。（謂非第五禪波羅密之禪也）乃第六般若波羅蜜也。（般若譯云智慧波羅密譯云度也）觀於六祖。盛談般若。則可見矣。自釋迦如來。付囑迦葉爲第一祖。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磨。爲東土初祖。又六傳而至慧能大士。適符衣止不傳法周沙界之記。厥後五家鼎盛。各立綱宗。臨濟則提三玄三要曹洞則傳五位君臣。以至潙仰之九十六圓相。雲門之三句。法眼之六相。門徑雖殊其剿絶情識。徹澄心源。無有異也。嘗考古今叅學之徒。開悟有難易。證契有淺深。其言下便徹。立紹祖位者。法身大士隨機應現也。如臨濟遭三頓痛棒。及見大愚而後悟者。大心凡夫之榜樣也。自宋元至今。莫不窮參力究。經年累月。不顧身命。始得契入者。根器微小故也。或疑禪宗。一超直入。與佛祖同一鼻孔出氣。無生死可斷。無涅槃

一爲雲門文偃。是雲門宗之開祖也。一爲玄沙師備。羅漢桂琛。淸涼文益。文益卽法眼宗之開祖也。

附 兩道悟辨。

【一】 人天眼目（覺夢堂重校五家宗派序粤山晦巖述）

景德年間。吳僧道原。集傳燈三十卷。自曹溪下。列爲兩派。一曰南岳讓。讓出馬大師。一曰靑原思。思出石頭遷自兩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內有百丈海。出黃檗運。潙山祐二人。運下出臨濟玄。故號臨濟宗。祐下出仰山寂。故號潙仰宗。馬大師下八十四人。又有天王悟。悟得龍潭崇信。信得德山鑑。鑑得雪峰存存下出雲門宗。法眼宗。石頭遷。出藥山儼。天皇悟二人。悟下得惠眞。眞得幽閒。閒得文賁。便絕。惟藥山儼。得雲嵒晟。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寂。是爲曹洞宗。今傳燈却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渚宮人。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化。正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畧云。馬祖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還渚宮。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符律師所撰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非一一親往討尋。不過宛轉托人。捃拾而得。其差誤可知也。自景德至今。天下以傳燈爲據。雖列刹據位立宗者。不能略加究辨。惟丞相無盡居士（宋張商英）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石頭得藥山。得曹洞。一宗敎理行果。言說宛轉。且天皇道悟下。出個周金剛（德山鑑）。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皇或有誤差。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盡後於達觀頴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賫以徧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手處。死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証之。朗然明白。方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耳。寂音曰。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雲門法眼二宗競者。可發一笑。畧書梗槪以傳明達者。庶幾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二】 指月錄

禪宗者。以禪那爲宗。故有此名。梵語禪那。此譯定慧。此宗。師資相承甚嚴。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在會人天。悉皆茫然。唯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敎外別傳。今付於汝。汝當護持。乃賜僧伽黎（法衣也）爲表信。金色頭陀者。卽摩訶迦葉也。是爲禪宗第一祖。自迦葉以來。師資相承。衣法傳授。至菩提達磨。是爲天竺相承付法之二十八祖。達磨東來支那。開立禪宗。磨傳惠可。可傳僧燦。燦傳道信。信傳弘忍。五代純一。未分支派。忍下始分南北二支。大鑑惠能禪師。開創南宗。大通神秀禪師。開創北宗。北宗者行於北地。不久消息。南宗者盛於南地。漸及於北。有五宗之別。所謂五宗者。臨濟。曹洞。雲門。潙仰。法眼也。今畧示分派之次第。六祖後出二支。一爲南岳懷讓一爲靑原行思。懷讓傳馬祖道一。道一傳百丈懷海。此下又分二流。一爲黃檗希運。一爲潙山靈祐。希運之弟子名臨濟義玄。是臨濟宗之開祖也。靈祐之弟子曰仰山慧寂。承此潙仰二師之風者。是名潙仰宗也。行思下出石頭希遷。遷傳藥山惟儼。儼傳雲巖曇晟晟之法嗣名洞山良价。价之法嗣。卽曹山本寂。是爲曹洞宗也。道悟之下。（荊州天皇寺道悟爲石頭希遷之法嗣荊州天王寺道悟爲馬祖道一之法嗣）有龍潭崇信。（據傳燈錄則爲天皇悟嗣據指月錄則爲天王悟嗣）德山宣鑑。雪峯義存。此下又分二流

遍。師以馬鳴龍樹帝心雲華賢首華嚴及定慧定爲華嚴七祖。盖大覺當時。有圓融宗。卽華嚴宗也。大覺國師。製圓宗文類。亦卽弘通華嚴宗之事也。後有無碍智國師戒膺和尙大弘本宗。佛日普照國師。著圓頓成佛論。亦弘華嚴。麗末有友雲義諶。皆華嚴宗師也朝鮮世宗大王六年以後。敎宗之中。惟存華嚴 碧松以下。師資傳授。兼治禪敎。皆以華嚴爲敎門之指歸極則。本宗名師。不可勝記。但錄其有所著述者。霜峰淨源。精於大經經有四科 逸其三。師緣文究義。遂定三科。俾讀者不遺其旨。後得唐本叅校。乃無差違學者驚服。以爲淸凉轉世云。栢菴性聰。得華嚴經幷與疏鈔。刋板流布。雪坡尙彥。深究淸凉䟽鈔。摘抉隱科。 著述一卷。幷著鈎玄記一卷。蓮潭有一。著有華嚴遺忘記四十卷默菴最訥。纂集華嚴品目。仁岳義沼。著有華嚴私記。究皆闡明圓頓之敎。安義郡靈覺寺之華嚴經板本。是雪坡尙彥大師之所成辦者也。廣州郡奉恩寺之華嚴經板本。是南湖永奇大師之所造成者也。賴此兩處板本。大敎易於流通。兩師之功。吁亦大矣。近以華嚴講主名者。四佛山有龍湖。九月山有荷隱。曹溪山有枕溟函溟等諸師。

禪宗

弟子法藏賢首國師。作探玄記。發揮盡致。復造章疏多種。一乘教義。至斯大備。是爲三祖。藏公沒後。弟子慧苑。私逞臆見。刋落師說。於是澄觀淸凉國師。遙承賢首遺義。作心經大疏。精博淵深。遂成千古極唱。是爲四祖。同時有圭峰宗密禪師。獨秉深旨。著述弘富。是爲五祖。本宗遂極光大。唐武宗會昌三年。沙汰之厄。遺風掃地。至宋長水子璿。及其弟子晋水淨源。出而保存之。餘緒賴以不墜。

惟我海東。華嚴一宗。從初至今。極其昌大。新羅元曉大師。著疏以弘通之。義湘大師入唐。師智儼得華嚴旨義。歸國傳授於十刹。勝詮法師入唐。學於賢首講下。皆學有淵源智通法師著華嚴錐洞記。大弘圓頓之旨。義相以後。太白山浮石寺。爲華嚴宗刹。故無染國師及惠哲國師。皆就本寺。學華嚴經。智異山華嚴寺。本緣起祖師。率三千弟子。弘圓敎之處。亦係義相傳大敎之宗刹。故道詵國師。初就本寺。讀習大經。學徒百千。駭服稱神。賢俊大德。亦結華嚴經社。當時又刻華嚴經諸本于覺皇殿之石壁。高麗以還。講華嚴者。代不乏人。法印國師坦文。圓融國師决凝。智光國師海麟。及王師爛圓等。皆其選者也。大覺國師入宋。詣晋水淨源講下。禀受大經。歸國住興王寺。講演雜花。周於十

○楡岾寺之靈峰和尙。入支那北京拈花寺。受戒于德明律師。來傳于楡岾寺東宣和尙。
○寶盖山之月運和尙。入北京圓廣禪寺。受菩薩戒于慶然和尙。
○法住寺之震河和尙。入支那寧波府天童寺。受戒于寄禪敬安律師。
現今朝鮮法侶。傳授之戒律源流。要不出上述諸泒之外也。

華嚴宗

本宗一名賢首宗。又一名法界宗。昔世尊成道後。從菩提樹下起。卽現千丈盧舍那報身爲深位菩薩。說圓滿修多羅。卽大方廣佛華嚴經是也。一代時敎。最尊最勝。無盡敎海皆從此流。故爲諸經之王。佛滅度後七百年。南天竺國龍樹菩薩。入龍宮中。見華嚴經共有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並非閻浮提人心力能持。乃誦出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流通於世。東晉時。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凡六十卷。是爲舊經。唐武后時。實叉難陀。重譯四萬五千偈成八十卷。是爲新經。陳隋之間。杜順和尙。摠括奥旨作法界觀。是爲東土華嚴初祖。其弟子智儼。通十地中六相之義。作搜玄記。是爲二祖

勝衣。亦以戒行聞于叢林。今奉恩寺住持晴湖和尙卽。其受戒弟子也。

○九月山之荷隱和尙。師道譽旣高。律行又精。西道之善知識也。凌虛和尙。受律於支那南京□□律師。以傳之性月和尙。性月和尙傳之荷隱大師。荷隱大師傳于今貝葉寺住持九峯和尙。及今傳燈寺住持蓮月和尙。

○梁山郡通度寺。故律宗本寺也。往年寺衆共謀。勿墜海東律宗。迺以新羅慈藏律師爲初祖。新羅三學律師。高麗拙庵律師。爲中祖。而設戒壇。海曇和尙爲其主盟。自後以時任本寺住持者承之。著爲規式。今住持九河和尙爲第一世也。

○平昌郡五臺山月精寺。亦以慈藏律師爲初祖。繼之以順支律師。本寺戒牒順支作頌支疑誤也傳燈錄新羅五觀山順支禪師卽海東佛祖源流謂五臺順支者似是也信義律師。有緣律師。無染律師。九鼎律師。近世之蓮坡律師。前孤雲寺住持李萬愚律師。今本寺住持洪莆龍律師焉。

○近年龍淵寺之萬下和尙。長安寺之漢波和尙。入支那。受戒于昌濤律師昌濤爲古心律祖十二傳之弟子按其牒文古心律祖禮拜五臺求見文殊菩薩親授加黎中興戒法隨所建壇傳授千佛大戒云云還歸東土。傳授諸方。銀海晦應。桐華南坡。梵魚惺月。海印晦光等諸和尙。皆萬下派也。長安震虛。龍珠大蓮。皆漢波派也。

異僧。菴居累紀。而鄉邑皆不識。師亦不言名氏。常講法華。仍有通力。龍朔初。有沙彌智通。伊亮公之家奴也。出家年七歲。時有烏來鳴云。靈鷲去。投朗智爲弟子。通聞之。尋訪此山來憩於洞中樹下。忽見異僧出曰我是普大士。欲授汝戒品。故來爾。因宣戒訖。乃隱。通神心豁爾。智證頓圓。遂前行。路逢一僧。乃問朗智師何所住。僧曰奚問朗智乎。通具陳神烏之事。僧莞爾而笑。曰我是朗智。今玆堂前。亦有烏來報。有聖兒投師將至矣。宜出迎。故來迎爾。乃執手而歎曰。靈烏警爾投吾。報予迎汝。是何祥也。殆山靈之陰助也。傳云。山主乃辨才天女。通聞之。泣謝。投禮於師。旣而。將與授戒。通曰予於洞口樹下。已蒙普賢大士乃授正戒。智歎曰。善哉。汝已親稟大士滿分之戒。我自生來。夕惕慇懃。念遇至聖。而猶未能昭格。今汝已受吾不及汝遠矣。反禮智通。因名其樹曰普賢云云。故以法系言之。金潭爲大隱之師。以戒脉言之。金潭爲大隱之資。而以戒法傳于大興寺之草衣禪師。草衣傳之梵海和尙。又梵海授戒之弟子曰大興之翠雲。仙岩之錦峰。海印之霽山等諸和尙是也。霽山禪師。又傳于本寺之龍城。應海。南泉等諸和尙。及龍門之虎隱律師。虎隱律師傳于七佛之起龍。雙溪之冠城。宗炫。及華嚴之震應等諸和尙。慶南一帶及全羅道各寺法侶。皆受大戒或比丘戒于虎隱和尙。大隱律宗。至是邑大。

○淸華寺之石橋律師。師湖南人。所生地曰石橋村。因以號焉。師出家于南海郡龍門寺遍歷五臺金剛諸山。後至聞慶郡淸華寺。以爲終皈之所。師之戒律淵源。支那潭柘山岫雲寺惠寬律師。傳之朝鮮八公山普曇和尙。普曇和尙傳之于師。師一平生持律甚嚴如佛所戒。毫無違犯。其傳戒弟子。曰龍虛和尙。現住安城郡靑龍寺。師身體瘦弱。若不

壇墟矣。南山宗師木軒丘公。修而新之云云、高麗文宗王子僧統大覺國師、入宋受律於元炤法師。還國後講南山律鈔。嘗作詩曰。誠非明敏學非硏。予是何人輒講宣、只爲聖言無振發。且圖先唱作良緣云云。朝鮮世宗大王之時、以南山律宗、合于摠持宗。稱曰摠南宗。後遂倂合于敎宗、而戒律之學衰退。而淵源亦隨而中絕矣。雖然、近代諸方、戒行淸淨。持律精嚴者不乏其人、則曰龜巖寺之白坡大師、師示寂後、金侍郎正喜。號阮堂亦號秋史作碑文。有曰我東近無律師。惟白坡可以當之、故以律師書之云云、白坡之門。禪講與戒。雙傳並授。古之幻翁。雪竇、鏡潭。今之幻應、映湖。諸和尙。皆其人也、幻應和尙傳禪戒于蔓庵宋宗憲也仙巖之枕溟、亦傳坡公之禪戒。轉授華山晤善、以至擎雲元奇和尙云爾

○月出之大隱律師。東師列傳、師出家於月出山、剃染於金潭禪師。遍叅蓮潭。白蓮、義菴。朗巖。玩虎。蓮坡諸大德。道已成、拈香於金潭禪師、開堂提接、物情猶隘云云。則大隱始終爲金潭之弟子也、今據諸方叢林喧傳之說、潭隱兩師、將欲設戒、患無師承、遂共謀之。先禱于智異山之七佛庵、驗其瑞應。卽爲戒師。虔禱七日。忽見自佛像、放瑞光、灌大隱頂。金潭遂受戒于大隱、如新羅朗智大師受戒于沙彌智通之故事焉按三國遺事。歃良州阿曲縣之靈鷲山。有

梵網經古迹記釋經上下四卷 義寂大師述梵網經菩薩戒本疏三卷。新羅又有創見之律學。則眞表律師之占察法是也。師全州碧骨堤郡人。年十二。往金山寺順濟法師處容染。濟授沙彌戒法。傳敎供養次第秘法。占察善惡業報經二卷。曰汝持此戒法。流傳於世。師奉敎。遍歷名山。年已二十七歲。於上元元年庚子。詣保安縣入不思議房。(今扶安郡來蘇寺也)勤求戒法於彌勒像前三年。於是。地藏慈氏現前。慈氏摩師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不惜身命。懇求懺悔。地藏授與戒本。慈氏復與二栍。一題曰九者。一題曰八者。告師曰。此二簡子者。是吾手指骨。此喩始本二覺。以此當知果報。後師至高城郡皆骨山。(金剛山也)始創鉢淵寺。開占察法會。住七年後俗離山大德永深融宗佛陀等。詣師得法。還歸俗離山創吉祥寺。(眞表會見吉祥草所生處指示之使創寺)永深於此。始設占察法會。而傳法于桐華寺之心地和尙。又高麗金富軾占察法會疏。佛說諸讖悔之儀軌。示之發起之方便。普賢之願。具宣說於華嚴。眞表之勤。終感通於彌勒。敎行永世。澤洽恒沙云云。由是觀之。占察之法頗能久傳也。高麗之代。有開國律寺。太祖所創也。又李齊賢重修記。都城東南有山焉淸泰八年。太祖用術家言。作寺以處方袍之學律乘者。名之曰開國律寺。火于壬辰。戒

而至宋之元照。遂稱中興。當南山盛時。同時復有兩派。一曰相部宗。法礪所創。一曰東塔宗。懷素所創。與南山旗鼓相當。並稱律宗三家云。然彼兩宗不光大。獨南山一派。得資持會正二家之延綿。至元代而宗勢不衰。

若夫海東律部。當以百濟爲始。聖王時沙門謙益。入印度學律部。齎梵本律文歸國。譯成七十二卷。曇旭惠仁兩法師。著律疏三十六卷。又威德王時。送律師於日本。日本善信尼等。來百濟。學戒律。受十戒六法而歸。是爲日本戒律之始。在于新羅。則眞平王時沙門智明。入陳求法。及其東還。王欽風景仰。推重戒律。褒爲大德。雖然。新羅戒律。當以善德王時之慈藏律師。爲之祖也。師之律學。自是天性。師初捨家爲元寧寺。獨居。時王以台輔之職召之。師屢徵不赴。王乃敕曰不就斬之。師聞之曰吾寧一日守戒而死。不願百年破戒而生。及入唐求法。適與道宣同時。師亦居終南山三年。及還國。爲大國統之職。統率僧尼。大弘戒律。築壇于通度寺。說戒度衆。至今尚有典型。羅末麗初之法鏡大師碑。大師於光啓四年。（新羅眞聖王二年）受具於通度寺靈宗律師。云云則本寺尚有藏師餘烈藏師之後。元曉大師。著有菩薩戒本持犯要記一卷。大賢大德。著有菩薩戒本宗要一卷

日念佛之會其弟子萬化和尙。又繼之。善成就。朝鮮寺刹在在處處。立萬日會修淨業者。十居八九。蓋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朝鮮之淨土宗是也。

律宗

如來一代敎典統分三藏。三藏謂何。卽經也律也論也。律部之在敎中。亦蔚爲大國矣。如來當時。十大弟子。各擅一長。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連神通第一。大迦葉頭陀第一。阿那律天眼第一。須菩提解空第一。富樓那說法第一。迦旃延論義第一。羅睺羅密行第一。阿難陀多聞第一。優波離持律第一。故以優波離尊者。爲律宗之祖。天竺律學。諸部不一。其傳於支那者。則有四律五論。四律者(一)十誦律(二)四分律(三)增祇律(四)五部律是也。五論者(一)毘尼母論(二)摩得勒伽論(三)薩婆多論(四)善見論(五)明了論是也。此外。又有義淨三藏薩婆多宗諸律甚多。稱爲有部新律焉。自曹魏嘉平二年。曇摩迦三藏。傳戒之後。古德著述。垂二十家。而惠光之畧䟽四卷。法礪之中䟽十卷。智顗之大䟽二十卷。爲最精確。故世稱三要䟽焉。唐道宣法師。始倡圓宗戒體。作五大部以發明之。集成之功。遠邁西土。道宣住終南山。故律宗亦名南山宗焉。其後十三傳

發願往生。皆屬本宗。高麗大覺國師。從宋僧元炤。得淨土書。鋟梓而流通之。亦自發願往生西方。見于大覺國師答大宋元炤律師書云。

「承示及慈愍三藏淨土集一冊。并新刪定尼戒本等。已令印經所重雕流布也。其淨土集自來未行。而近有海客將到禪宗解謗書一卷。始知慧日有淨土集。方欲求本。忽見流通。誠所謂法王大寶。自然而至也。但恨纔獲半珠。未窺全寶耳。盛製大部律乘淨土文字。切望寄示爲幸。賫持記已令開板也。此間亦有新行隨願往生集一部二十卷又有大无量壽小彌陀十六觀稱贊淨土等經。新舊章疏一十餘家。續當附上」

據是則大覺國師。爲流通淨土文之初祖也。大覺國師。又嘗有詩曰。「一紀孜孜務講宣錦翻三百貫花詮。憔勞愧乏傳燈力。秪合匡廬種社蓮。自註云。仁睿太后昔曾發願結社之事所有宋本名畵廬山十八賢眞容。落在院門。未有安置堂閣。予欲仗此勝緣。修西方之業。用薦冥遊耳。」麗史門下侍中李穡與領三司事洪永通。李茂方等。結白蓮社於南神寺云云。此効東林故事。而求往生西方者也。又麗季之太古國師。懶翁王師。朝鮮之涵虛得通淸虛休靜。雖屬禪宗。皆有勸人念佛之法要。近代乾鳳寺之碧梧大師。成辦萬

寺於開城。作密敎之根本道場。麗祖初年。天竺沙門弘梵室哩縛日羅。齎至梵經。贊襄密宗。高麗季世。密敎大藏。刊行于世。有九十卷。見李齊賢金書密敎大藏序。朝鮮之初。悉焚讖緯諸書。密敎之眞經神呪。亦在所禁。眞言一宗。遂掃地矣。

淨土宗

本宗一名蓮宗。如來有勝方便。三根普被。萬善同歸。屬大乘之極譚。如涅槃之捷徑者。則淨土一宗是已。學者不可不深信而諦修也。淨土事理。諸經廣說。而本宗所依。蓋不出乎三經一論。則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及天親菩薩往生論是也。近代支那楊仁山居士。以普賢大士爲淨土宗初祖。有觀於華嚴經之行願品而定之也。支那則以廬山東林寺白蓮結社之惠遠法師。爲蓮宗初祖。唐之善導。承遠。法照。少康。五代之永明延壽。宋之省常。元炤。次第相承。千年弗替。信徒之盛。證驗之多。誠諸宗之所不逮云。

逮夫海東。淨土一宗。雖不專立。究其實則通貫諸宗。亘古及今。始終不衰。新羅之康州善士數十人及郁面妃。白月山之努肹夫得。怛怛朴朴。乾鳳寺之發徵和尙等三十一人

至六十餘萬言。成本宗不刋之典。同時龍智弟子。金剛智三藏。率其弟子不空三藏。亦來自印度。與善無畏並稱開元三大士。盛弘密部。當時君相士庶。禮敬如佛。眞言一宗遂如日月經天。江河緯地。有唐末運。諸宗盡衰。持明軌則。亦成市井歌詠。趙宋受命。此宗復興。故當時施護法賢等。繙譯經論。悉在密部。然志磐法師作佛祖統紀。已謂唐末亂離。經疏銷毀。中華所謂瑜珈者。但存法事云云。則宋時眞言一宗。未能光大而久遠也。然河朔關隴之間。餘緒不墜。元代入關。挾蒙古之喇嘛教。以俱來。百年之間。此宗極盛。而支那固有之傳。反不如彼矣。

惟我海東。則新羅惠通和尙。入唐謁善無畏三藏。得其印訣。以文武王四年還國。是眞言宗之開祖也。大藏經新羅靈妙寺僧不可思議。著有大毘盧遮那經供養次第法疏二卷。此則爲不空三藏之派。其名旣云不可思議。則其神異可知也。明朗法師。入唐亦傳密敎。以神印行秘法。遂謂神印宗。文虎王即文武王時。唐兵蔽海而來。王召師開設道場率瑜珈僧十二員。作文豆婁秘密之法以禳之。後刱寺其地。名曰四天王寺焉。新羅密本法師亦屬密宗。多神異之迹。神印派廣學大緣二大師。爲高麗太祖祈禳海賊。太祖創現聖

惜世無其人以興起之也。

地論宗

此宗依華嚴經中之十地論而立者。故名地論宗。地論者。世親菩薩。釋華嚴經第六會十地品別行十地經而作也。元魏永平元年。菩提流支及勒那末提等。始爲譯出。同時則有光統諸師。隋有靈祐等。唐有道宗等。皆盛爲講演。迨及中唐。華嚴宗勃興。此宗屬之。別無講地論宗者矣。

惟我海東。諸宗之傳。俱有其據。獨地論一宗。初無聞焉。雖然。朝鮮初葉。行僧科。敎宗則試華嚴經及十地論矣。則雖屬華嚴。而別有所重者存故也。

眞言宗

本宗一名密宗。如來一代時敎。廣大如海。而大要不出顯密兩部。顯謂諸乘經律論是也。密謂諸部陀羅尼是也。先是龍樹菩薩。開南天竺鐵塔。親禮金剛薩埵。受兩部儀軌其法遂行於世。而弟子龍智。得其傳焉。唐開元四年。善無畏三藏。始將梵夾至長安。譯出密宗經論。一行禪師。從善無畏最久。盡得其傳。疏釋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譯學聲敎蓋出天然。况乎因明之學。奘師精研。華僧尙未多達。璟克通之。傳得奘師眞唯識量。乃立決定相違不定量。璟在本國。多所著述。亦有傳來中原者。其所宗。法相大乘了義敎也。新羅瑜珈祖師大賢所著。成唯識論學記八卷。東土後進。咸遵其訓。支那學士。亦作眼目。高麗王師。慧德其號。韶顯其名者。搜訪慈恩所撰。法華玄賛。唯識述記等章䟽。三十二部。共計三百五十三卷。考正其本。募工開板。印造流通。師碑文云。唐文皇（太宗也）以新羅王表請。宣送瑜珈論一百卷。於是應理圓實之學。漸盛于斯土。及乎曉法師（元曉也）導之于前。賢大統（大賢也）踵之於後。燈燈傳焰。世世嗣興。然而去聖寖遠。遺文訛舛。師疚于懷。以其章䟽。大行於世。使學者知本宗之有坦道。惟師之力也。高麗大覺國師。著成唯識論單科三卷。以明唯識之旨。高麗瑜珈敎師海圓。應元帝命。入居燕京之大崇恩福元寺。凡二十九年。大弘本宗。至元庚辰。卒于彼處。嗣法高弟。有玄印等三十餘人。圓卽圓空國師也。高麗末季。又有慈恩宗師諱子安者。講唯識論。諸宗耆師碩德咸執經座下。一時學者。以爲標凖。是爲俗離山法住寺之慈淨國尊也。朝鮮之初。尙有本宗。惟名師無聞焉。今世諸學。莫不以義解爲宗。佛門法相之學。最能與世適合。雖然

而斥短。短息而修亡。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儼然靡據。蕭焉離奇。不知何以言之强號妙法蓮花。是以分坐令聞之者。尚受輪王釋梵之座。經耳一句之人。並得無上菩提之記。況乎受持演說之福。豈可思議所量乎哉。舉是大意以標題目。故言妙法蓮華經也。諦觀法師傳揚於後。爭柰機緣未熟。光闡無由。敎法流通。似將有待云云其所以自命者侈矣。大覺之後。有圓妙無畏等。相繼闡宗。至于朝鮮之初。神照。祖丘。行乎等。皆台宗之名僧也。

法相宗

本宗一名惟識宗又一名慈恩宗。無着菩薩。請彌勒菩薩說(瑜珈師記)。分別瑜珈。大莊嚴辨中邊。金剛般若。五部大論。旣而。無着。復造顯揚對法等論。其弟世親菩薩。復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及惟識三十頌等。此宗遂立。其後難陁護法等十大論師。皆䟽釋三十頌。護法之弟子戒賢論師。盡擧五大論十支論及因明入正理論諸書。以授唐玄奘大法師。玄奘歸國。以授其弟子窺基。是爲慈恩法師。本宗至此。遂極光大。五季以後。禪宗旣盛。法相義解。漸至廢亡。

若夫海東。新羅圓測法師。入唐求法。時玄奘法師。爲慈恩基師。講新譯唯識論。及瑜珈論。測皆盜聽。遂通宗義。所著唯識䟽鈔詳解經論。天下分行。宋高僧傳云。新羅順璟。重

傳而至四明知禮。作指要妙宗等書。是時五代喪亂。諸宗悉頹廢。台宗亦垂泯絕。四明出而一宗再興。始分山家山外二派。山家承四明之傳。廣智南屛等。猶世守勿失。山外一派。始於慈光悟恩。流衍及於仁岳崇義等。然而不久遂亡。

惟我海東。神僧玄光。熊州人。往衡山。親稟惠思大師。證法華三昧。高句麗釋波若。入天台山受智者敎觀。以神異聞。竟卒于天台之國淸寺。新羅法融禪師。爲荊溪之弟子。而傳于理應。理應傳于純英。高麗僧諦觀。持傳台宗敎籍于吳越。支那台宗。由是復興矣海東台宗。至于高麗大覺國師義天。始極光大。義天入宋求法。傳得諸宗皈國。後以松都之國淸寺。爲台宗本寺。大弘本宗旨義。大覺國師。嘗製國淸寺啓講辭。曰。緬惟海東佛法。七百餘載。雖諸宗競演。衆敎互陳。而天台一敎。明夷于代。昔者元曉菩薩。稱美於前

元曉大師。弘法華宗。於師所撰法華經宗要序。足以證之。其文如下。妙法蓮華經者。斯乃十方三世諸佛出世之大意。九道四生咸入一道之弘門也。文巧義深。無妙不極。辭敷理泰。無所不宣。文辭巧敷。華而合實。義理深泰。實而帶權。理深泰者。無二無別也。辭巧敷者。開權示實也。開權者。開門外三車是權。中道寶城是化。樹下成道非始。林間滅度非終。示實者。四生並是吾子。二乘皆當作佛。塵數不足量其命。劫火不能燒其土。是謂文辭之巧妙也。言無二者。唯一大事。於佛知見。開示悟入。無上無異。令知令證故。言無別者。三種平等。諸乘諸身。皆同一揆世間涅槃。永離二際故。是謂義理之深妙也。斯則文理咸妙。無非玄則離麤之軌。乃稱妙法。權花開敷。實果泰彰無染之美。假喩蓮花。然妙法妙絕。何三何一。至人至冥。誰短誰長。玆處怳惚。入之不易。諸子爛漫。出之良難。於是如來引之以權。羨羊車於鹿苑。示有待之危身。駕白牛於鷲嶽。顯無限之長命。斯乃借一而破三。三除而一捨。假修

緣任南北。在道勿迎隨。可惜飛房後。東明古國危云云者。即謂此也。海東涅槃宗。至高麗中葉。尙有門派矣。一自天台宗興盛以後。遂更無聞焉。如彼支那涅槃宗之屬於天台宗也。

天台宗

此宗一名法華宗。支那佛敎。有不必仰承印度而自創自守。建立極其廣大。流傳極其久遠者。則天台一宗是也。北齊惠文大師。因讀中論。悟三觀之理。三觀謂空觀假觀中道觀以授其弟子慧思。卽南岳大師也。時沙門智顗。請謁之。思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授以法華經。顗讀至藥王品。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卽悟法華三昧。獲一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思大師印可。曰非爾莫證。非吾莫識。是法華三昧之前方便也。自是。智解泉湧。學徒影從。遂入天台山。修身弘法。師嘗謂道有傳行。亦必有說。遂說玄義。以判敎相。文句以解名義。摩訶止觀以資觀行。是謂台宗三大部。皆弟子章安灌頂筆記。一宗典籍。光輝日月矣。章安以後。有法華天宮左溪二師。傳說不替。中唐以後。法相華嚴禪宗之徒。各張其學。台宗不絕如綫。於是。荆溪湛然。崛起而振之。八

于嶺表。披榛負橐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宇。威加南國。曆窮其數。軍入楊都。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旣怪其異。即解而放之。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値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微緒。又馳慧解。宣譽京庫。續業旣成道東須繼。本國遠聞。上啓頻請。有敕厚加勞問。放歸桑梓云云。又按新羅史。於皇龍寺設百高座。請圓光講經云云。則弘通其所學諸宗之奧義。不言可想也。

按高麗大覺國師新編諸宗敎藏總錄。元曉大師。著有大華嚴經疏十卷。是通華嚴宗也有大無量壽經疏一卷。小阿彌陀經疏。及義記各一卷。是通淨土宗也。有梵網經疏二卷略疏一卷。待犯一卷。是通律宗也。有成唯識論宗要一卷。因明論疏一卷。判化量論一卷。是通唯識宗也。有中邊論疏四卷。三論宗要一卷。是通三論宗也。有成實論疏十卷是通成實宗也。有大涅槃部宗要二卷。是通涅槃宗也。元曉大師與義相大師。俱學涅槃經于普德和尙。故高麗崔滋補閒集云。嘗讀文烈公集。見大覺國師到飛來方丈。禮普德聖師眞。有詩云。涅槃方等敎。傳授自吾師。兩聖橫經日。（本註云元曉義相受涅槃維摩經於師）高僧獨步時。隨

三品是爲北本。一宋文帝時。敕惠觀惠嚴及謝靈運等。更就北本增補得二十五品。是爲南本。天下緇素無不誦習。自六朝以迄唐初。勢力不衰。及天台宗盛。此宗遂屬於彼。別無講涅槃宗者矣。

至我海東。以一人而兼通諸宗。有兩師焉。圓光法師及元曉大師是也。唐續高僧傳。新羅皇隆寺。（皇龍寺之誤也）僧圓光。俗姓朴氏。年二十五。乘船造于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了義。初聽莊嚴旻公講。素霑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腐芥。虛尋名敎。實懼生涯。乃上啓陳主。請歸道法。有敕許焉。既爰初落采。卽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謨。領牒微言。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蘊括心府三藏。徧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念定相沿。無忘覺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以綜涉四含。（此謂俱舍宗也）切流八定。明善易擬。筒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終焉之慮。於是頓絕人事。盤遊聖迹。攝想靑霄。緬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末講般若。皆思解俊徹。嘉問飛移。兼縹以絢采。織綜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郄。故名望橫流。播

俗齡五十八。卽貞觀之初。現。不西學。靜退以終。乃名流諸夏。立傳在唐。聲著矣夫。

啖盡遺骸。惟髏舌存焉。三周寒暑。舌猶紅軟。過後方變。紫硬如石。道俗敬之。藏于石塔

攝論論

支那陳文帝天嘉四年。眞諦三藏。譯出攝大乘論三卷。是爲攝論宗之嚆矢。攝大乘論者乃別釋阿毘達磨經之攝大乘品者是。無着菩薩所撰也。世親無性二菩薩。更爲作釋論以解本論宗義都合三部。眞諦所譯。卽無着所授天親釋論十五卷。無性釋論十卷。別稱梁論焉。唐玄奘法師。復更譯三論。是爲新論。今宗所依者。爲梁論。先是。僧惠曠。親從眞諦。受攝論大義。同時。有法常智儼等。其後有道岳惠休等。師資相承。於陳隋間。遂極一時之盛。至新論法相宗。乃別無更立今宗者。

若我海東。則新羅圓光法師。於開皇九年入隋。傳得此宗而來。元曉亦著世親釋論略記四卷。

涅槃宗

此宗依經立名。涅槃經有二本。一北凉元始十年。曇無讖三藏。譯元本三本之一部一十

菩薩造。故本宗之祖。爲此二大士。鳩摩羅什。是提婆三傳之弟子也。傳法東來。專弘此諦。四論翻譯。皆出其手。弟子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曇影。惠觀。道恒。曇濟等。咸受大義濟傳道朗。朗傳道詮。詮傳法朗。朗傳吉藏。是爲嘉祥大師。三論至嘉祥而其宗極盛亦至嘉祥而其義畧變。於是一宗。分爲新古。嘉祥以前。名古三論。亦稱北地三論。嘉祥以後。名新三論。亦稱南地三論。般若爲諸佛之母。一切聖賢。莫不由此門而得解脫。故世謂達磨未來以前。此土通達性宗者。實由三論。及禪宗大行。人人執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義。此宗遂爲所掩。五季以後。嘉祥教典。蕩然無存。三論之傳。盖較諸宗爲最古。及其廢也。亦較他宗爲獨先。

在我海東。則高句麗惠灌法師。入日本弘傳三論宗。新羅元曉大師。著有三論宗要一卷百濟慧顯。少誦法華。講三論。皆精詣有師法。見于新修科分六學僧傳。(淛東沙門曇噩述)又三國遺事云。釋惠現百濟人。少苦心專志。誦蓮經爲業。祈禳請福。靈應長稠。兼攻三論。染指通神。初住北部修德寺。有衆則講。無則持誦。四遠欽風。戶外之履滿矣。稍厭煩擁。遂往江南達拏山居焉。山極嵒險。來往艱稀。現靜坐求忘。終于山中。同學舉尸。置石窟中。虎

所長。作成實論。釋成三藏中之實義。至姚秦弘始年間。鳩摩羅什三藏。始譯行之。其弟子曇顯爲之筆述。僧叡爲之註釋。此義大明。自晉迄唐。風靡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中唐以後。遂成絕學。盖久爲三論附庸。不能獨存孤立焉。

我海東則新羅圓光法師入陳求法。得傳此宗。見唐續高僧傳第十三卷。元曉大師。著有成實論疏十卷。見高麗大覺國師新編諸宗敎藏總錄。日本成實宗。自百濟傳之。本朝高僧傳。(卽日本高僧傳)百濟道藏。東渡之後。撰成實論疏十六卷。旣垂齡九旬。化于南京。昔東大寺之學者。法相宗論習俱舍三論。兼學成實。至講成實。靡不據於藏疏。其講廢止者三百餘年。不能無憾也。贊曰。藏師之事。國史不記何宗。見著論疏。則跋摩宗乎。實爲一家之宗祖也。

三論宗

此宗一名性宗。一名空宗。一名破相宗。佛法雖分菩薩聲聞兩藏。而性相之說。大小乘實互相表裏。如三論之於成實。法相之於俱舍。其最顯者也。三論者。(一)中論(二)十二門論(三)百論也。或加龍樹大智度論。亦名四論宗。前二爲龍樹菩薩造。後一爲提婆

(增一阿含經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及雜阿含經)造俱舍論三十卷。在聲聞對法藏中最爲精妙。印度僧侶婆羅門。以及外道。莫不誦習。支那陳文帝時。西域沙門眞諦三藏。譯於廣州。并爲作跋。卽所謂舊俱舍是也。陳僧智顗。唐僧淨慧。皆有疏釋。及唐貞觀間。玄奘法師。親赴天竺。從僧伽耶舍論師。學俱舍奧義。歸國後。重譯爲三十卷。其弟子神泰普光法寶等。競爲疏記。稱三大家。流通當世。遂以立宗焉。五代後。禪宗學者。耻言名相。而此宗遂廢。

我海東則新羅時傳此宗。以文昌侯崔致遠(號孤雲)所撰。智證國師碑文爲據。其文有云。毘婆娑先至。則四郡馳四諦之輪。摩訶衍後來。則一國耀一乘之鏡。然後義龍雲躍。律虎風騰。洶學海之波濤。蔚戒楚之柯葉。日本俱舍宗。自新羅傳之。日本俱舍宗凝然大德傳通緣起曰。大日本國。習學俱舍。昔通諸寺。各立義門。附法相宗。研覈此論。元興寺護命明詮等。乃其人也。護命僧正。傳新羅智平法師義。建立有爲法體體不生滅義。餘先德等。多是有爲法體生滅義也。

成實宗

印度此宗之興。蓋與俱舍宗同時。訶梨跋摩。不慊於有宗之說。乃博覽大小乘。取諸部

爲名。黃衣派爲帝家所尊崇。靑衣派爲國民所信仰。故黃衣派位高職豐。甚有威權。靑衣派反是而益衰弱。然諸宗之典型。依然尙存焉。

尙玄按喇嘛宗者。西藏流傳之大乘敎也。當唐太宗時。國王贊普始興之。喇嘛者。西藏語聖武記。譯云無上。盖來自佛十號之無上士也。其宗旨。純是眞言秘密。以祈禱禁呪爲主。元世祖幷有全亞。尊重西藏僧發思八。喇嘛敎因以大興。至明。有宗喀巴者別出一派。於是一宗。分作兩派。舊派爲紅敎。新派爲黃敎。皆取服色爲名。亦云紅帽黃帽紅守密敎。黃主顯敎。紅敎許有妻子。黃敎禁之。至食肉則同。今蒙古有活佛。卽淸朝所奉之喇嘛宗也。

淸朝僧史。姑未有見。至於縉紳護法。則如近世之彭尺木。（紹升）龔定庵。（自珍）楊仁山（文會）皆大居士也。隨喜禪理。闡揚佛法。不遜於唐之柳白。柳宗元白樂天宋之蘇黃。蘇東坡黃山谷

印支淵源羅麗流派

俱舍宗

此宗在印度。屬小乘二十部中之薩婆多部。佛滅度後九百年。世親菩薩。依四阿含經

佛紀二六二七年 萬曆二十八年。赤水居士屠隆。著佛法金湯編。洞鄕居士莊廣還。著淨土資粮論。沙門僧可號達觀。於燕京建大法幢。後遇讒而沒。著有紫柏老人集。師曾刋刻方冊大藏經以便流通。是爲明本大藏。卽方冊藏經之權輿也。○雲棲沙門珠宏字佛惠。號蓮池。著書三十餘部。修淨業。精律儀。

佛紀二六四四年 萬曆四十五年。沙門德淸號憨山。著楞伽通議。法華通議等書。並行於世。

佛紀二六六五年 毅宗崇禎十一年。沙門幻輪。著續釋氏稽古畧。

佛紀二六八二年 永明王永曆九年。沙門智旭示寂。智旭以萬曆二十七年生。聞地藏菩薩本願。遂起出家心。常以興法爲己任。所著二十餘部。巍然成爲一家。嘗曰。吾雖究心台部。而亦未肯爲台宗之子孫。又曰漢宋之註疏盛。聖人之心法晦。如方木入於圓竅也。此謂儒敎隨機羯磨出而律學衰。如水之添於乳也。指月錄盛行而禪道壞。如混沌之竅穿也。四敎儀流傳而台宗晦。如取死方醫變症也。嗚呼。知我者其唯釋迦地藏乎。罪我者亦唯釋迦地藏乎。○淸朝繼明代奉佛敎。然偏重西藏之喇嘛敎。漢地諸宗。殆不顧也。

淸朝之佛敎。大別二派。一黃衣派。卽喇嘛敎也。一靑衣派。卽舊來諸宗也。亦依服色以

佛紀二四三四年

永樂五年。命西僧哈立麻。於靈谷寺。設正法壇。薦祀皇考皇妃。哈立麻率天下名僧。大舉齋會十有四日。加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自在佛之尊號。領天下釋教。賜金銀儀仗。同於郡王。其徒孛羅等。皆封爲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

佛紀二四四六年

永樂十七年。命沙門道成一如等八人。勘校藏經。集僧寫錄。沙門一如。造法華科註。又奉勅作大明三藏法數。帝著神僧傳。

佛紀二四四七年

永樂十八年。詔南北兩京。各刻大藏。南板六行行十七字。北板五行行十五字。又別造石刻一藏。以字置于大石洞。

佛紀二四五七年

宣宗宣德五年。沙門圓瀞。著敎乘法數。

佛紀二五三八年

武宗正德六年。帝甚好佛。自號太慶法王。

佛紀二六一五年

神宗萬曆十六年。中郞袁宏道。著西方合論。勸導淨土。袁氏兄弟三人。皆信佛。願生淨土。世稱明之三袁。○李卓吾名贄。萬歷初。歷任南京刑部主事。出爲姚安知府。卓吾風骨孤峻。其學不守繩繳。出入佛儒之間。以歸于空宗。後逢譖死。盡焚其所著書。

理。沒後。雲棲寺宏公。輯其文爲護法錄。就中有沙門塔銘三十九篇。憨山清公(德清也)盛稱之。以爲當代之僧史。其他所著。有龍門子無相贍語等。○命四方名德沙門。校點藏經命沙門宗泐。撰獻佛樂九章。

佛紀二四〇〇年　洪武六年。以故元帝師喃迦巴藏。爲熾盛佛寶國師。

佛紀二四〇四年　洪武十年。詔天下沙門。講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命宗泐如玘等。註三經頒行天下。

佛紀二四〇七年　洪武十三年。詔選高僧。分侍諸王。以沙門道衍。侍燕王。後燕王起靖難之兵。皆衍之謀也。

佛紀二四一三年　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詔沈世榮。撰續原敎論。

佛紀二四二三年　洪武二十八年。命僧錄司。考試天下沙門。給以粮米及袈裟衣衾。○帝嘗曰。佛氏之敎幽贊王綱。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佛紀二四三三年　太宗永樂四年。沙門道衍。著道餘錄。彈程朱非佛論。道衍以首定禍亂。帝擢爲太子少保。復姓姚。賜名廣孝。屢勸蓄髮。道衍終不肯。嘗賜一宮人。亦不肯近。淡泊禪誦。倍於舊時。

興隆三寶。印大藏三十六藏。頒布歸化之諸國。又詔天下。每歲度僧。讀大藏經。「宋之末年。江南佛敎久不流通。帝精選碩德三十人。往江南宣布弘化。于是江南復霑法雨。其餘建寺。設齋。譯經。講道。不可枚擧。帝嘗曰。朕以本覺不二之眞心。治天下國家。

佛紀二三三六年　武宗至大二年。內翰趙孟頫。號松雪奉敕撰臨濟正宗碑。

佛紀二三四三年　仁宗延祐三年。敕建栴檀瑞像殿。翰林承旨程鉅夫撰記。

佛紀二三五〇年　英宗至治三年。敕寫金字藏經。學士吳澄爲之序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設廣敎總管府。統攝僧衆。

佛紀二三六〇年　順帝元統元年。沙門念常。著佛祖通載。

佛紀二三八〇年　至正十三年。沙門覺岸。著釋氏稽古畧。

元亡明興。明太祖甚信佛法。法運大啓。凡立規律。發條令。措置僧尼。護待佛法者。無如明朝也。

佛紀二三九五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施給釋道度牒。○設廣薦法會于蔣山。車駕親臨。祭軍人之靈。文憲公宋濂。爲作記。並頌以詩賦。公佐太祖定天下。最深于佛理。嘗三閱大藏。暇則玩禪

行天下。

佛紀二三〇一年

咸淳十年。元太保劉秉忠。少爲僧。從海雲禪師。(臨濟下十六世)謁世祖于王邸。應對稱旨。自是每受顧問。遂留侍帷幄。定軍國大計。其所施設。多基于佛氏慈濟之意。至元元年。詔拜光祿大夫太保。秉忠承命。雖居坊第。齋居蔬食。終日澹然。無異平昔。是年卒。贈儀同三司謚文定公。

佛紀二三〇三年

端宗景炎元年。元世祖敕學梵書。又詔建大聖萬安寺。

佛紀二三〇六年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東亞全土。皆爲席卷。版圖之廣。振古無比。崇敬三寶。大事弘布三寶之聲光晃耀。實以此時爲最。

佛紀二三〇七年

至元十七年。帝師發思八示寂。發思八西藏人也。宗喇嘛。二十二歲。世祖尊爲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加以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之號。敕統天下之教門。寂。年四十二歲。帝震悼。爲建大塔于京師。寶藏舍利。

佛紀二三〇八年

至元十八年。詔除道德經外。其餘皆焚燬之。于是道士悉削髮爲僧。○南天竺寺沙門蒙潤號玉岡。著四教儀集註。蒙潤尤精法華。學徒千數。宗風大振。○帝自平定天下。專心

佛紀二二六二年
高宗紹興五年。圓悟禪師克勤示寂。克勤著有碧巖集。行於世。朝鮮昔曾刊行碧巖錄六卷延祐丁巳海粟老人馮子振題跋者

佛紀二二〇七年
紹興十三年。沙門法雲。著翻譯名義集七卷。

佛紀二二八〇年
紹興二十三年。給事中馮楫。稱不動居士。亦稱濟川居士問道于徑山宗杲。頓悟心宗。南渡之後所在經藏殘闕。楫以俸資造大藏經。及四大部之小藏。華嚴涅槃寶積珠林爲四大部各四十八所。所至與高僧逸民。結社。時賢咸從其化。是年卒。指月錄云。公以建炎後名刹敎藏多殘燬。施印凡一百二十八藏。有語錄頌古。行于世。

佛紀二二九五年
孝宗乾道四年。龍舒王日休。作六經訓解數十萬言。一朝捐之日。是法非究竟。吾其歸西方乎。自是專心念佛。日課千拜。著有淨土文。行于世。

佛紀二三一〇年
淳熙十年。帝註圓覺經。以賜徑山沙門寶印。刊行于世。

佛紀二三七〇年
理宗淳祐三年。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卒。楚材字晉卿。仕于元。軍國大計一取決之。元得平定中原者。楚材之力也。楚材學無不窺。尤傾心禪理。嘗從萬松禪師得道。稱湛然居士。其後居重職。日接萬務。精神淡泊。如居山中。至是而卒。

佛紀二三九六年
度宗咸淳五年。沙門志磐。著佛祖統紀。○元國師發思八。倣梵文制蒙古字。世祖詔頒

號觀。賜佛天尊服。禁銅鈸鍾磬。德士被道流之衣。戴冠執笏。于是。京師左街沙門永道上書諫曰。自古佛法與國運同盛衰。元魏太武。信崔皓滅佛法。不五六年崔皓族死。文帝大興之。後周武帝。信衛元嵩。滅佛法。不六七年。元嵩貶死。隋文繼興之。唐武宗。信李德佐趙皈眞。滅佛法。不久。背發癰疽殂。我太祖皇帝恢復之。且我國家列祖相繼。譯經度僧流通佛法。國家之成憲。萬世不可廢也。書奏。帝大怒。貶永道于道州。靈素益專橫帝惡之。放林靈素歸温州。尋賜死。

佛紀二一四九年

宣和四年。丞相張商英卒。商英自稱無盡居士。嘗遊一僧舍。見藏經嚴整。怫然而曰。吾孔聖之敎。寧不如胡人之書哉。乃歸家。夜坐書室。執筆至三更。妻向氏問曰。夜深何不睡。公曰吾欲著無佛論。向氏曰。旣言無佛。何須作論。公大可其言。乃止。後于同寮下。見維摩經。信手開之。恰遇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之句。倐然心會。因借其經。歸家讀之向氏曰。君旣讀經。宜可著無佛論矣。公聞大悟。遂留心禪宗。後謁東林常總禪師。深達妙悟。所著護法論。行於世。是年卒。壽八十有一。謚曰文忠。

佛紀二一五二年

宣和七年。詔永道還京師。住昭光禪院。賜名法道。以旌護法之績。詔罷黃老之學。

(支那時代)

巖桂盛開。晦堂曰。聞木樨花香麽。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麽老婆心切。晦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

佛紀二一二七年
元符三年。雲居了元示寂。了元字曰佛印。住廬山金山雲居等處。凡四十年間。緇素受其薰化。朝野名士多與之遊。東坡謫居黃州。與之對岸。而交遊殊密也。

佛紀二一二八年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擿庵法師有嚴示寂。有嚴生平篤於淨業。有懷安養詩悽惋感人。其一曰。西方眞淨本吾家。今憶歸程十萬賒。客路跉跰都已困。風塵孤苦最堪嗟。七重樹聳千般樂。八德池開四色花。莫怪近來歸夢切。柰何榮辱事無涯。時人爭傳誦之。著有大部備檢及箋難等書。行于世。

佛紀二一三八年
睿宗政和元年。元照律師示寂。謚曰大智。唐道宣造戒疏業疏。即羯磨疏事鈔。以弘四分律。流傳逾四百載。釋義達六十家。前有允堪律師。作會正記。其說盛行。玆靈芝律師以法華開顯之圓意。造資持記。于是宗分爲兩派。

佛紀二一四四年
政和七年。帝因信林靈素。甚崇道教。

佛紀二一四六年
宣和元年。詔改佛爲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尼稱女德士。寺改號宮。院改

佛紀二一一八年

受。遂復得全。時稱淨源爲華嚴中興祖也。〇沙門元照。普勸道俗。發願往生西方。翰林學士蘇軾。乃賜其母遺留之簪珥。釆畫淨土佛像。以薦父母之冥福。並作頌讚曰。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海。我以顚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旣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槖。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元祐六年。沙門從義示寂。從義學於扶風繼忠。專弘台宗。然所提倡之義。乃山外之遺志。後世不尙之。所著有大部補註集解纂要等。並行于世。諡曰神化大師。〇太史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謫居於黔安。禁酒絕欲。讀大藏經三年。常曰利。衰。苦。樂。稱。譏。毁。譽。之八風常在於四威儀中。未曾相離。雖古之聖賢。豈能得立于八風之外哉。是苟非學道。無能知之者。山谷初謁圓通禪師。自是遂著發願文。痛戒酒色。日惟朝粥午飯。銳志叅求。旣依黃龍晦堂禪師。乞指徑捷處。晦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晦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晦堂山行次。時

尙玄按指月錄云。歐陽文忠公。詣浮山法遠禪師室。與客碁。師坐其傍。文忠遽收局請師因碁說法。師乃鳴鼓集衆。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久之。

佛紀二一〇四年

熙寧十年。荊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之舊第爲寺。請眞淨克文禪師爲住持。勅賜額曰報寧。荊公嘗問文定公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孟子生。此後誰及孔孟者乎。何吾道之寥寥耶。方平曰豈無人耶。亦有過之者。曰誰耶。曰馬祖。雪峰。石頭。雲門。此輩驥騏。孔孟之敎。勒束不得。皆去歸于釋氏。荊公深以爲然。後以語於張商英。商英歎曰。至哉論也

佛紀二一〇九年

神宗元豐五年。沙門繼忠示寂。繼忠禀法於廣智尙賢。著有義成記十卷。扶宗記一卷。

佛紀二一一五年

哲宗元祐三年。晉水沙門淨源示寂。淨源受楞嚴圓覺起信於長水子璿。四方宿學。推爲義龍。高麗王子僧統義天。航海而來。入淨源門。初華嚴一宗疏鈔散逸。及義天齋來諮

佛紀二○八三年

佛紀二○九八年

其二曰。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其三曰。孝道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其四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其五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其六曰。道義修一身。功德被百物。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公一日。遊洛陽諸寺。廊廡寂然。行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默進箸。公欣然謂左右曰。不意三代禮樂。在於緇衣中矣。

嘉祐元年。杭州沙門允堪示寂。允堪述會正記消釋。南山律宗諸文。行於世。○帝常於玉冠頂。雕觀音像。左右請易之。帝曰。三公百官下拜者。皆天下英賢也。豈朕所敢當哉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然。是故朕戴此冠。回羣下之禮。以禮大士耳。

神宗熙寧四年。明教大士契嵩示寂。契嵩稟法洞山曉聰禪師。至錢塘靈隱寺。閉戶著書既成。入京師。上輔敎編。定祖圖正宗記。帝讀感歎。敕以其書入於大藏。賜號明敎大師以示參政歐陽修。修覧文。嘆曰。不意僧中。有此郞也。由是。宰相以下。無不爭相延請。名振海內。○歐陽修。自致仕居于潁上。日與沙門遊。自稱六一居士。息心危坐。屛却酒肉臨終之前日。問近士借華嚴經。讀至八卷而卒。

(支那時代)

筆創記等。盛行于世

佛紀二〇六八年

慶歷元年。沙門惟淨。見執政人。裁省譯經之務。預上疏乞罷譯館。帝曰三聖所崇奉。朕奚罷之哉。未幾御史中丞孔道輔。果乞罷譯館。帝出惟淨疏示之。道輔之論遂寢。

佛紀二〇六七年

慶歷五年。歐陽修自諫院。左遷滁州。遊廬山遇祖印禪師居訥。討論儒佛。與韓愈遇太顚相類。

佛紀二〇七七年

皇祐二年。宰相文彥博。在京師。與沙門淨嚴等會俗十萬人。結社念佛。修淨業。自周世宗毀佛寺。江南湖北台教雖然稍行。而京邑之間未盛。至是。內侍李允寧。奏以汴京第宅。創興禪院。因賜額曰十方淨因。帝方留意禪宗。詔有道者居之。歐陽修等。以居訥應命。居訥以病辭。舉懷璉代。由是禪風大振。李泰伯(名覯盱江人時稱大儒者)著潛書。務爲排佛。沙門契嵩(鄮明教大士也雲門宗派)携所有著輔教編謁之。展轉辨明。泰伯乃留意讀佛經。喟然嘆曰。吾輩議論未及一部般若心經。佛道豈易知哉。

佛紀二〇七九年

皇祐四年。司馬光。嘗讀文中子。(王通所著)至云佛爲西方聖人。乃曰果如是乎。則可以見佛心矣。作禪偈六首言其意。其一曰。忿欲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

世。

佛紀二〇二六年

咸平二年。禮部侍郞陳恕。以譯經院費用多。乞罷之。帝不許。爲之益盛。自先朝以來。梵僧累齎經至。凡所譯出。有四百十三卷。譯經使楊億。字大年王欽若。沙門惟靜等。編次以入大藏。

佛紀二〇三二年

景德二年。吳僧道原。上傳燈錄三十卷。

佛紀二〇四六年

天禧三年。沙門道成。撰釋氏要覽三卷成。

佛紀二〇四九年

乾興元年。章懿太后。請天竺沙門道式。爲國修懺。師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

佛紀二〇五三年

仁宗天聖四年。詔許天台章疏。入于大藏。慈雲侍者有思悟者焚身以報國恩。初慈雲求以智者敎卷入藏。思悟曰。是非常事也。小子當可助。乃晝大悲像。唱呪誓曰。如事成當焚身報國。是年得敕。克遂初志。

佛紀二〇五五年

天聖六年。以御製三寶讚。賜宰輔及譯經院。

佛紀二〇五九年

明道元年。長水沙門子璿。華嚴宗之人也。學于瑯琊惠覺禪師。惠覺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以報佛恩可也。子璿奉敎。住長水。學徒千數。其所著楞嚴經疏及起信論

佛紀一九九三年　乾德四年。遣沙門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往印度求法。

佛紀一九九八年　開寶四年。詔成都。造金銀泥字佛經各一藏。○沙門建盆。從西竺還。進貝葉經。偕來梵僧曼殊室利者。中天竺王子也。持律甚精。詔館于相國寺。爾後梵僧。接踵而來。不暇枚擧。

佛紀一九九九年　開寶五年。詔雕刻大藏經凡一十三萬版。是爲大藏刊本之嚆矢。帝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宰相趙普。因奏事見之。帝曰。甲胄之士勿視。但常讀兵書可也。

佛紀二〇〇七年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置東都譯經院。敕西來沙門天息災及施護三藏。共譯經論。帝作序賜之。於是譯經之業復盛。詔入新經于大藏。開版流布。

佛紀二〇一五年　端拱元年。沙門贊寧。上大宋高僧傳三十卷。贊寧有文才。僧中之翰林史官也。

佛紀二〇一六年　端拱二年。杭州昭慶寺沙門有常。結社修淨業。宰相王旦爲首。叅政蘇易簡等百二十人與一時名流。爭入其社。比丘預者千餘人。盧山蓮社于是再見。○帝甚達佛理。嘗著秘藏詮緣識等書。入大藏刊行之。

佛紀二〇二五年　眞宗咸平元年。製三藏聖敎書。置先帝所作聖敎序後。又著崇釋論曰。奉彼十力。輔此五常。上法之愛下。下遵之遷善。帝亦深達佛理。嘗註佛遺敎經及四十二章經。並行于

佛紀一九八二年 顯德二年。詔廢佛寺三萬餘所。存者僅二千七百所。又毁銅佛像。鑄周通錢。先有唐武。焚燒經籍。勒僧還俗。後有周世。銷毁銅像。併省寺院。當是時。諸宗高僧。皆已沒落。諸派章䟽。皆悉散逸。凡百餘年間。佛敎殆如拂地矣。及五代亡趙宋興。法運復啓。凡前朝之廢絕。一時蔚興。

佛紀一九八七年 ○宋太祖建隆元年。下詔修治廢寺。聽民間立佛像。○吳越王錢俶。天性敬佛。慕阿輸迦王造塔故事。以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布散部內。凡十年而功竣。○初天台敎卷經五代之亂。殘毁不全。吳越王使使求之於高麗。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持經論章䟽詣進螺溪義寂。一宗敎文始還支那。螺溪以授寶雲。寶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講說之。遂成台宗中興之名。

佛紀一九八八年 建隆二年。杭州永明寺沙門延壽。著宗鏡錄百卷成。高麗王光宗聞師道風。遙執弟子禮。又遣僧三十六人。師事永明。皆承印記。歸還本國。分化各方。

佛紀一九九二年 乾德三年。沙門道圓。遊西域。往返十八年至是還。獻舍利及貝葉經。帝召見于便殿。問西土風俗。賜紫衣。

人之所能作。無疑矣云云。盖朱晦菴。以是三書捉獲昌黎信佛之贓證也。其意在於抹摋漢唐之諸儒。而欲直紹自己之道統於孟子也。

佛紀一八五六年　文宗太和三年。沙門清晃等。於姑蘇法華院石壁。刊法華經。刺史白居易助之。

佛紀一八七〇年　武宗會昌三年。勅廢諸大秦寺(景教寺院也)

佛紀一八七二年　會昌五年。帝惑於道士趙歸眞之言。下詔廢毁佛寺四萬餘區。勅僧尼二十六萬還俗。寺塔改爲官廨。鍾磬銷爲農器。越二年。帝服金丹崩。趙歸眞等皆棄市。

佛紀一八九七年　懿宗咸通十一年。相國裴休。學禪法於黃蘗希運。得其旨。平居廢酒肉。作勸發菩提心文。激勵士人。又作圓覺經法界觀。禪源諸詮集序。世服其精要。是年卒。

佛紀一九三五年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泉州沙門智泉。往西竺求法還。獻進貝葉經。

佛紀一九六二年　○後唐末帝淸泰二年。四明沙門子麟。往高麗傳天台之敎法。高麗遣李仁日送麟還。吳越王錢鏐於郡城。建寺院。安其衆。

佛紀一九六六年　○後晋高祖天福四年。漢中沙門可供。呈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卷。勅入大藏。

佛紀一九八一年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齊州開元寺沙門義楚。獻所撰釋氏六帖。敕付史舘。頒行。賜紫衣。

附 韓文公與大顚禪師三書（三書皆從朱子大全摘錄）

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和安。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竊思見顔。緣昨來未獲參謁。倘能暫垂見過。實爲至幸。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不宣。某白。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倘惠能降諭。（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并在能字之下也）非所敢望也。至此三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朝夕渴望。不宣。某白

愈啓。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逈。非造次可諭。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凡鄙盖指此等處耳）不如親顔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此旬來。晴明。朝夕不甚熱。倘能乘閒一訪。幸甚。朝夕馳望。

愈聞道無凝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着。則山林閒寂與城郭無易。大顚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水。安於所識。道固如是。（識當作適猶言便也雖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水雖勞而既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固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凝滯之意也）不宣。某頓首。

尙玄按。朱子考韓文公。與大顚書。有曰「以余考之。所傳三書。決爲韓公之文而非他

佛紀一八四六年

若解。大讚揚淨土

元和十四年。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禮奉三日。又歷送于京中十寺。士民競禮。施捨如山。刑部侍郎韓愈。上論佛骨表以諫之。帝怒。黜愈爲潮州刺史。愈至潮州。遇大顚寶通禪師。顚曰。子自謂內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磅礴。孰如姚秦之羅什哉。知來藏往孰如晉之佛圖澄哉。盡萬物之性而心不動。孰如梁之寶誌哉。愈默然良久曰。皆不如也顚曰子知才不如彼。而彼所從事反非之何也。愈不能答。由是排佛之氣少沮。

按指月錄云。韓文公。一日訪大顚禪師。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擧前話。問意旨如何首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問是汝如此對否。首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禪師爲侍者。乃敲禪床三下。師曰什麼。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

部。皆行于世。開元二十八年示寂。壽五十有五。

佛紀一七九三年 代宗大歷元年。沙門良賁。奉敕造仁王經䟽。

佛紀一七九四年 大歷二年。宰相杜鴻漸好佛。嘗造起信論䟽。薨時遺命家人。從沙門法葬。

佛紀一八〇九年 德宗建中三年。荆溪大師湛然示寂。自唐以來。法相。華嚴。禪宗之徒。各張其宗。天台宗遂大衰。師起。復講述宗旨。中興智者之業。一代著作。粲然可觀。

佛紀一八二三年 貞元十二年。詔西天三藏般若等。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荼國所進之華嚴經。沙門圓照澄觀(清涼國師)等。任潤文證義。帝親臨譯場。勘文裁正。越三年成四十卷。即四十華嚴是也。

佛紀一八三四年 憲宗元和二年。沙門惠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成。詣闕進獻。勅入大藏。賜惠琳紫衣。

佛紀一八三八年 元和六年。般若三藏。譯本生心地觀經。諫議大夫孟簡。爲飾潤文辭。帝親製序。

佛紀一八四一年 元和九年。百丈懷海示寂。懷海始製禪苑規律。召百丈淸規。○柳子厚名宗元。自幼信佛求道。積三十年。韓退之嘗遺書規之。子厚答曰。浮屠之敎。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再生不可得而斥焉。既而南遷。與諸禪人遊處。南方諸大德碑銘。多出其手。嘗著文曰東海

佛紀一七三八年

睿宗景雲二年。勅菩提流支與法藏等。於北苑甘露寺。譯大寶積經。宰相張說。右承盧藏用。博士賀知章等。監護之。

佛紀一七四三年

玄宗開元四年。天竺善無畏三藏。來傳密教。(眞言宗)帝悅。飭內道場居之。尊爲教主。三藏譯出毘盧遮那等經。

佛紀一七四七年

開元八年。天竺金剛智三藏。率不空三藏。至京師。勅居於慈恩寺。金剛智傳龍樹之密教。所至。築壇度人。時稱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爲開元三大士。祈禱禁呪。極影感驗。於是。眞言宗蔚興。

佛紀一七四九年

開元十年。沙門智昇。作開元釋教錄二十卷。撰入大藏經典及聖賢論述。凡詮次爲五千四百八卷。人稱之爲大藏定數。

佛紀一七五四年

開元十五年。沙門一行示寂。一行從善無畏三藏。學密宗。又善歷數。玄宗甚尊重之。數召對。諮問政事。嘗著大衍曆。行之於世。其術甚精。及歿。帝輟朝三日。出內庫錢五十萬立塔。謚曰大惠禪師。

佛紀一七五七年

開元十八年。李長者。著華嚴論。長者名通玄。盖隱仙也。最潛意華嚴。大發玄旨。所著數

佛紀一七〇九年

永淳元年。慈恩寺沙門窺基示寂。基從奘師。禀瑜珈唯識宗旨。著疏百部。時稱爲百部䟽主。而性豪蕩。每出必治三車。因復號三車法師。

佛紀一七一〇年

永淳二年。西明寺沙門道世。著法苑珠林一百卷。分門類事。覽者便之。道世。道宣之俗弟也。

佛紀一七二一年

延載元年。勅沙門法朗等九人。譯大雲經。並封縣公。賜紫袈裟。此爲賜紫之始。

佛紀一七二二年

證聖元年。以晉譯華嚴經。猶有所缺。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叉難陀。勅於東都大徧空寺與菩提流支共事再譯。法藏復禮惠沼等。預其事。譯成凡八十卷。名爲八十華嚴。

佛紀一七二五年

聖歷元年。五月。義淨三藏。自西竺還。車駕親御上東門。迎勞之。詔以所齋佛像梵經。置於佛授記寺。集衆翻譯。淨在南海。(錫蘭島也)著有寄歸傳三卷。與玄奘之西域記。共爲觀印度之雙眼鏡也。

佛紀一七二六年

聖歷二年。以新譯華嚴經成。勅沙門法藏。於佛授記寺講演。尋召藏于長生殿。重宣其義。藏卽指殿隅金獅子爲喩。喩法界無盡之理。武后大有所悟。更賜號賢首菩薩戒師華嚴宗於是大興。

佛紀一六九一年　麟德元年。玄奘三藏示寂。壽六十有三。帝哭之。廢朝三日。謂左右曰。朕失國寶。勅準佛之故事。歛以金棺銀槨。凡五下御札。褒恤喪事。四方會葬者。可百餘萬人。送葬之盛。前後無比。

佛紀一六九四年　乾封二年。南山道宣律師示寂。宣從智首。學毘尼。戒行甚嚴。日惟一食。武德七年。居終南山之紵麻蘭若。製行事鈔。貞觀四年。行般舟三昧。感天童給侍。貞觀十九年。隨奘公爲譯經筆受之上首。宣。敷講四分律。大振律宗。

佛紀一六九八年　咸亨二年。義淨三藏。往天竺求經。

佛紀一六九九年　咸亨三年。禪宗五祖黃梅弘忍。傳法於居士惠能。是爲第六祖。

佛紀一七〇三年　儀鳳元年。印度沙門日照。至京師。勅譯經論。

佛紀一七〇八年　永隆二年。終南大師善導示寂。導初誦法華維摩。忽自思曰。敎門非一。若不契機。必無有功。於是投大藏。信手探經。得觀無量壽經。歡喜誦習。後謁西河道綽禪師。益喜曰。入證津要。莫過於是。於是。至京師。啓發四衆三十餘年。寫彌陀經十萬餘卷。畵淨土變相三百餘壁。長安道俗。並從其化。

佛紀一六七二年 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從西域還。獻梵本經論六百五十部。詔就弘福寺。與沙門道宣南山律師等。同譯。自是。玄奘。所出新譯之經論甚多。及高宗之世。總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八卷。新譯舊譯之名。自是而生。是爲支那佛敎第三變也。

佛紀一六七五年 貞觀二十二年。勅有司。寫新譯經論。須賜九道總管。帝親製三藏聖敎序冠之。帝一日在玉華宮。詔玄奘曰。法師罷道。可康庶政也。奘固辭之。于是。於北闕紫微殿之西南。剏弘法寺。詔奘居之。晝則陪御談論。夜則就院翻經。

佛紀一六八二年 高宗永徽六年。玄奘譯因明論。呂才作解頗毁之。沙門惠立。致書於左僕射于志寧。斥呂才太常博士。柳宣亦劾才妄舉。於是有旨命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就奘悔禮〇迦濕彌羅國三藏佛陀多羅譯圓覺經。

佛紀一六八四年 顯慶二年。勅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樓臺廊廡四千區。詔沙門道宣爲上座。神泰爲寺主懷素爲知事。道宣居西明寺。作續高僧傳。

佛紀一六八八年 龍朔元年。天竺沙門般剌密帝。譯首楞嚴經。烏萇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筆受。

佛紀一六五八年 貞觀五年。波斯國蘇魯支。以景敎即今之基督敎來。帝勅於京師。建大秦寺。

佛紀一六六〇年 貞觀七年。玄奘三藏。遊天竺達王舍城。先是。三藏慨前代譯經之多誤謬。誓遊西土。訪求梵本。以資參訂。三年秋上途。自原州出玉關。至是達中天竺。從戒賢論師。學大小經論。

(時新羅高僧阿離耶跋摩。惠業。玄照。惠輪。玄恪。大梵。玄遊等。亦求法入西竺皆不還)

佛紀一六六四年 貞觀十一年。以國姓李氏。詔尊老子。

佛紀一六六六年 貞觀十三年。詔京官刺史。普頒遺教經。以戒僧尼業行。

佛紀一六六七年 貞觀十四年。沙門杜順示寂。順有神迹。對於病者病卽愈。對於啞者啞卽言。而人初不介意。通達華嚴玄旨。造華嚴法界觀。五敎止觀等書。顯法界圓頓之理。帝嘗召見之。賜帝心尊者之號。寂。年八十有三。

佛紀一六六九年 貞觀十六年。帝幸弘福寺。爲追薦穆太后。自製疏。稱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老子居釋氏前。爲朕之先宗故。朕初未創立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僧舍。卿等以是。可知朕心矣。

佛紀一六二八年

仁壽元年。帝謂天下一統。是由佛力。乃詔諸州名藩。建靈塔而分送舍利以安之。帝在位。凡寫佛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造佛像六十餘萬軀。營造寺塔五千餘所。譯師二十餘人。所出經論。垂五百餘卷。時。文中子王通。下帷講道。世稱大儒。房玄齡杜如晦等。皆集其門。通嘗作中說。有曰詩書盛而秦世亡。非孔子之罪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佛紀一六三六年

煬帝大業五年。沙門靜琬。恐藏經變滅。欲刻於石。傳之不朽。遂於房山縣之西天山。創巖壁。刻涅槃經。爾後僧徒。刳刻相續。歷唐宋遼金。大藏經始完備。人因名之曰石經山。

佛紀一六五〇年

○唐高祖武德六年。嘉祥大師吉藏示寂。初當陳隋革命。僧徒多舍寺奔走。吉藏乃率徒衆。往諸寺中。收聚經籍。爲之保存。凡吉藏之所以引註宏博者。以此故也。

佛紀一六五三年

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七上疏。請廢佛。帝頗惑之。以奕疏。頒示諸僧。于是法琳作破邪論。惠乘著辨正論。(或云亦法琳作)明槩撰決對論。李師政述內德論。並奏之。帝覽諸論。悟奕黨道毀佛。

佛紀一六五四年

太宗貞觀元年。詔沙門光智。於大興善寺。譯寶星經五部。命左僕射房玄齡等監護之。

佛紀一五九〇年 ○陳文帝天嘉四年。眞諦三藏。譯出攝大乘論。是攝論宗所依本論也。眞諦三藏。又譯俱舍論。作疏記五十卷。弘通之。是名俱舍宗也。惜乎其疏記之不傳也。

佛紀一六〇一年 宣帝大建六年。周武帝。下詔沙汰佛法。沙門淸嵩靈侶等三百餘人。相率皈南朝。先是北周受西魏禪。至武帝。信道士張賓士言。甚惡佛敎。迺下是詔。時惠遠智炫等。抗辯不止。遂將寺觀四萬餘區。並賜王公。僧道四百萬人。悉充軍民。惠遠知時不可濟。隱居於青蓮山。作涅槃等經疏。後隋文帝。於洛陽建淨影寺。請遠居之。所著數部皆行於世。○沙門智周等十一人。往西天求經。

佛紀一六〇二年 大建七年。沙門智顗。入天台山。顗初謁南岳惠思禪師。(惠思從惠文學得法)受觀心之法。南岳嘆曰。昔在靈山。同聞法華。宿緣所追。而今復來。顗行法華三昧經三夕有所得。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南岳曰。非爾不證。非我不識。是法華三昧之前方便也。於是。智解泉湧。學徒影從。是年秋九月。入天台山。命爲終身道塲。

佛紀一六二四年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上開皇三寶記十五卷。長房先爲沙門。周武廢釋時。乃反俗矣。及隋興。預於翻經之業。故有此作。

一誤者）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曰不識。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請。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闔國人去。他亦不回。帝後追憶。自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讚云。心有也曠劫而滯凡夫。心無也刹那而登妙覺。

佛紀一五七六年

大清三年。西天三藏眞諦來。勅於法雲殿。譯金光明經十部。

簡文帝大寶元年。北齊文帝。受東魏禪。建元天保。文帝甚信佛法。從僧稠受菩薩戒。大興三寶。初金陵道士陸修靜之徒。爲梁武帝所棄。走入魏地。其道稍盛。及齊文事佛甚厚。修靜等忌之。詣闕請與釋氏角法。文帝詔沙門法上當之。法上舉曇顯勝其術。於是詔禁道教。道流遂絶跡於齊境。（高句麗沙門義淵入北齊見法上和尙質問佛法東來始末還國宣布）時。北齊尊者惠文。獨步河南。發中論三諦之理。是天台智顗之法祖也。

佛紀一五七九年

元帝承聖元年。眞諦三藏。以侯景之亂。將欲西歸。達廣州。受刺史歐陽頠之請。於制止寺譯經論。至陳代時。凡出五十部。先是。東土諸士。未聞眞如隨緣之說。眞諦三藏譯起信論。始盛提唱。自是天台華嚴等諸宗。屢談眞如隨緣。是支那佛教第一變也。

佛紀一五三五年　天監七年。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詔菩提流支及勒那摩提諸三藏。於太極殿。譯十地論帝親筆受經。四年始譯竣。

佛紀一五三九年　天監十一年。勅沙門寶亮。撰涅槃經疏。帝爲製序。

佛紀一五四二年　天監十三年。特進沈約。甚精佛理。嘗著中食論。發其蘊奧。又精音律。嘗撰聲律。定四聲例。

佛紀一五四五年　天監十七年。北魏沙門僧祐示寂。祐大弘律法。孝明帝。深加禮敬。賜肩輿入內殿。命爲六宮授戒。祐著有出三藏記。釋迦譜。弘明集等。並行於世。

佛紀一五四六年　天監十八年。會稽沙門惠皎。著高僧傳。

佛紀一五四八年　普通二年。北魏主。遣宋雲等往西域求經。經二年還。獻佛經一百七十部。

佛紀一五五四年　大通元年。南天竺菩提達磨。泛海到廣州。帝迎而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等事。不可勝數。有何功德。達磨曰。並無功德。帝曰何謂眞功德。達磨曰。聖諦第一義。帝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不能領會玄旨達磨遂渡江往魏。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武帝後舉問志公。（志公卽寶誌也天監十三年已示寂矣今忽有此問彼此必有

之。同參朝政。時人稱爲黑衣宰相。

佛紀一四五七年　元嘉七年。帝聞迦濕彌羅國求那跋摩名。遣沙門道敏。航海迎之。跋摩欣然至廣州。帝復遣使迎至金陵。居於祇洹寺。師講華嚴經。帝率公卿。日詣座下聽講。

佛紀一四六一年　元嘉十一年。求那跋摩。於南林寺。立戒壇。爲僧尼授戒。是爲支那戒壇之始。

佛紀一四六二年　元嘉十二年。沙門惠珣。善十誦律。製疏敷講。此爲講十誦律之始。

佛紀一四七三年　元嘉二十三年。北魏太武帝。惑於司徒崔皓道士寇謙之之言。下詔沙汰佛法。

佛紀一四八九年　孝武帝大明六年。沙門惠簡等。譯經二十部。

佛紀一四九九年　明帝泰豫元年。五臺山北寺沙門法聰。講四分律。門人道覆。錄義作疏。是爲講四分律之始。

佛紀一五〇八年　〇蕭齊高帝建元三年。沙門曇摩耶舍。譯無量義經。

佛紀一五一五年　武帝永明六年。僧伽跋摩。於廣州竹林寺。譯善見論。

佛紀一五三四年　〇蕭梁武帝天監六年。帝註大品般若經。命沙門法雲。爲百僚講之。雲最善法華。嘗講法華。感雨天花。是時。光宅寺法雲。開善寺智藏。莊嚴寺僧旻。爲梁之三大法師。

(支那時代)

是。沙門西遊。僅達葱嶺之東。至于于闐。唯法顯深入天竺。是爲漢土沙門。入印度之嚆矢。

佛紀一四四〇年

義熙九年。佛駄跋陀羅至廬山。入蓮社。遠公。請譯禪經。江東自是。始有禪法。

佛紀一四四五年

義熙十四年。內史孟顗。請佛駄跋陀羅。於建業。譯出華嚴經六十卷。惠觀惠嚴爲之筆受。是爲晉本六十華嚴。時有二靑衣。每從地出。灑掃硏墨。供給譯事。惠觀嘗與謝靈運等。詳定大涅槃經。頗增損其辭。夢神呵曰。妄以凡情。輕凌聖典。觀等惶懼乃止。是爲南本涅槃。

佛紀一四四七年

○劉宋高帝永初元年。車騎范泰。於宅西建祇洹寺。謝靈運。於石壁山建招提寺。

佛紀一四五〇年

少帝景平元年。迦濕彌羅國佛陀什。於楊都龍光寺。譯五分律。是年。曇無讖三藏。於北涼。譯出涅槃經。是爲北本涅槃。(時北涼高祖元始十年也)

佛紀一四五一年

文帝元嘉元年。迦濕彌羅國三藏曇摩密多。至建康。譯觀音普賢等經十部。自袁皇后皇子以下。悉傾身禮敬。又畺量耶舍譯觀無量壽經。

佛紀一四五四年

元嘉四年。沙門智儼。譯瓔珞本業等經十四部。時。沙門惠琳。以才學幸於文帝。與顏延

佛紀一四二九年

安帝元興元年。天竺佛多羅尊者。至秦。義學沙門數百人。從之。於中寺出十誦律梵本共什師翻譯。及半而佛多羅卒。會。天竺沙門曇摩流支又至。亦善毘尼。廬山遠公喜之走書關中。勸流支足成此律。流支乃與什師。續成宏業。律儀之事。至此始備。

佛紀一四三〇年

元興二年。桓玄重申庾冰議曰。沙門可拜王者。（成帝咸康六年庾冰輔政議令沙門拜王者尙書令何充議爲不可疏三上冰議遂寢）尙書桓謙。中書王謐。互共爭之。不聽。惠遠。乃致書曰。袈裟非朝廷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得書。卽停其令。惠遠。復著不拜論五篇。以警當世。

佛紀一四三三年

義熙二年。迦濕彌羅國三藏佛陁耶。到凉州。誦出四分律。與竺佛念。共譯之。惠遠所居東林。流泉遶寺下入於溪。惠遠每送客逾此。輒有虎號吼。因稱虎溪。嗣後送客。未嘗過此。獨陶淵明陸修靜到。語道契合。每不覺過虎溪。致虎號吼。因相與大笑。世傳爲三笑圖。

佛紀一四三五年

義熙四年。惠遠遣弟子支法領等。往天竺。領等至于闐國。訪求梵本。遇三藏佛馱跋陁羅與之東還。

佛紀一四三七年

義熙六年。法顯三藏。遊歷天竺三十餘國。至是。泛南海達青州而到楊都。譯經數部。先

羅什三藏。入關見之。嘆曰。晉人未見經。乃暗能會理如是。時晉室微弱。天下奇材多隱居不仕。劉遺民雷次宗等。悉從惠遠遊。號廬山十八賢。惠遠復與僧俗百二十三人。結白蓮社。專修念佛。是爲漢地淨土宗之濫觴。

佛紀一四二二年

太元二十年。迦濕彌羅國三藏僧伽跋澄。來長安。譯雜阿毘曇論。

佛紀一四二五年

安帝隆安二年。長安沙門法顯。往天竺求經。時。桓玄輔政。勸上沙汰僧尼。惠遠力辨。事遂寢。是年。北魏太祖拓拔珪。始即帝位。改元天興。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建飾容像。修整佛殿。自是一國。翕然歸佛。

佛紀一四二九年

隆安六年。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至洛陽。時。姚秦弘始三年也。秦王姚興。迎羅什居逍遙園。遇之以國師禮。敕集沙門八百餘人。共譯經論三百餘卷。羅什持梵本。秦主自執舊經。相讎校。金剛般若經一卷及仁王般若經二卷。皆譯於是時。什師門下。有八傑。曰道生。僧肇。道融。僧叡。道桓。僧影。惠觀。惠嚴。是也。此中。生。肇。融。叡。號稱關中四聖。佛敎東漸。爲三百年。其間隆盛者。傳譯之業而已。就中。雖有大乘經論。弘通未廣。如道安惠遠。僅啓端緒。及羅什三藏來。大乘之宗。(三論宗 成實宗)方始蔚興。是爲支那佛敎第一變也。

佛紀一三六二年　東晉成帝咸康元年。沙門支道林。譯方等法華經。

佛紀一三六七年　咸康六年。右軍王羲之。爲西天竺達磨多羅。建瓬寧寺於廬山。

佛紀一三九二年　哀帝熙寧三年。詔竺潛。于禁中。講般若經。旣而。辭還剡山。乃詔支遁續講。一時名士。爭與結方外交。

佛紀一三九四年　廢帝太和二年。支遁上表請還山。詔建沃州寺居之。支遁講經。多會宗遺文。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嘆曰。是如九方皐之相馬。略玄黃而取神駿者也。支遁。嘗貽書于高句麗僧某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性貞時。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綱。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此見海東高僧傳。而高句麗僧失名。惜哉。(按竺法深卽竺潛之字也)

佛紀一三九五年　太和三年。洛陽東寺之尼道馨。爲衆講法華維摩。聽者如市。

佛紀一四〇八年　孝武帝太元六年。沙門法正。譯出千佛名經等百十一部。

佛紀一四二一年　太元九年。沙門惠遠。避秦亂歸晉。惠遠鴈門人。受業於道安。及關中擾亂。安散其徒。惠遠自襄陽至廬山。九江刺史桓伊。爲建東林寺居之。初東土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遠。惠遠曰。佛者覺至極也。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十四篇

佛紀一二九三年
○晉武帝泰始二年。侍中荀勗。於洛陽。造佛菩薩金像十二軀。

佛紀一三〇八年
太康二年。西天竺沙門婁至。來廣州。譯十二經。

佛紀一三一三年
太康七年。月支國沙門竺法護。到長安。譯出正法華等經二百十部。

佛紀一三二八年
惠帝永寧元年。西天竺沙門竺叔白蘭法祖支法度法立法矩等。至長安。共譯經百六十五部。

佛紀一三三七年
懷帝永嘉四年。西天竺沙門佛圖澄。至洛陽。時後趙石勒。據洛陽。多害沙門。澄有神異石勒遂敬之如神。勒死。弟季龍襲。尤傾心事澄。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升殿護輿。太子諸侯。扶翼而進。澄專事化度。弟子數千萬人。國人於其所在之方不敢涕唾。每相戒曰。勿起惡心。勿爲惡事。大和尙知汝。其感化道俗如此。

佛紀一三三九年
永嘉六年。武邑太守盧歆。請沙門道安。於郡城講經。閤城人士來聽。如崩厥角。初道安受業於佛圖澄。學成。住襄陽檀溪寺。襄陽高士習鑿齒。以書通好。詣安。自稱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二人相得如是。秦王符堅。攻破襄陽。得安。喜曰。吾以十萬之師。取襄陽。所得盖一人半耳。左右問其故。堅曰一人安公。半人習鑿齒也。

興平二年。下邳相笮融。起佛寺。課人誦經。會者五千餘人。是爲民間建佛祠行佛事之始。時。支婁迦讖支曜等。譯師輩出。佛敎漸盛。及漢末。譯經共有三百餘部。

○吳主孫權。建寺以居康僧會。江南佛法。自是而盛。僧會。康居國沙門也。以遊化爲任至建康行道。感得舍利。以示孫權。權大嗟嘆。爲建寺塔。名曰建初寺。

佛紀一二五三年

○魏主曹丕黃初五年。月支國優婆塞(譯云居士)支謙。來洛陽。謙授業支亮。亮授業支讖。世稱天下博士。無過三支。旣而。謙去洛陽入吳。拜博士。譯出經凡一百二十部。

魏陳思王曹植。(魏主之弟)每讀佛經。輒嗟賞感歎。嘗遊魚山。聞空中天樂響。寫其聲節。作梵唄今梵唄中。魚山流者。卽其遺奏也。

佛紀一二七七年

魏齊王嘉平二年。西天竺三藏曇摩迦羅。至洛陽。制受戒之法。入漢土一百八十餘年戒律始興。

佛紀一二七九年

魏嘉平四年。天竺沙門康僧鎧。至洛陽。譯無量壽經。

佛紀一二八七年

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潁川朱士行。講道行般若經。是爲講經之始。士行。每歎翻譯未週。乃發長安至于闐。得放光般若經而皈。

第一。秦始皇之時。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齎佛經來化。始皇以其異俗。囚之咸陽獄。朱士行經錄

第二。漢武帝元狩年中。伐凶奴得金人。帝香華禮拜。祭之於甘泉宮。漢武故事

第三。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又考自古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劉向列仙傳序

第四。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漢等。使月支國。受浮圖經。魏略西戎傳

佛紀二一七四年
桓帝建和元年。月支國沙門支讖。來洛陽。譯出般舟三昧阿閦佛等經二十一部。

佛紀二一七五年
建和二年。安息國三藏安世高。到洛陽。專事譯經。凡出三十九部。此中始見大乘經。自永平弘傳佛敎以來。臣民雖代有奉佛者。然天子則除明帝外。未有好之。至桓帝。始尊信。禁中。鑄造黃金佛像。親祭之。

佛紀二三〇六年
靈帝光化二年。西天竺沙門竺佛朔。至洛陽。譯出道行般若經。

佛紀二三一八年
獻帝初平二年。蒼梧儒士牟子者。因世亂無仕宦志。銳意佛道。世多非之。乃製理惑篇以解謗。儒者歸佛。始於牟子。

佛紀一〇九四年

印度佛敎。益以衰矣。

其後不久。歐人亦以接踵而至。布基督敎。於是婆羅門敎。火敎。回回敎。基督敎等四敎雜糅蔓延。至西洋紀元後一千六百年。印度半島之中。全絕佛敎之聲跡。獨雪山之麓不丹尼波爾迦濕彌羅之諸國。僅存其餘喘。而南印度之錫蘭全島。及孟加拉灣。以東暹羅。安南諸國。乃至北方西藏。伊犁等處。猶崇尙佛敎如故也。

傳譯經論撰述章疏

○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西紀六十七年）西域佛法。始通支那。先是。帝夢見金人。飛行殿庭。遣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等。往西域求佛法。愔等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師。得佛像及梵經。以白馬馱之。與二師。共歸洛陽。帝大喜。起伽藍。請騰蘭居之。名曰白馬寺是爲漢地建寺之始也。於是騰蘭。譯出四十二章經。是爲漢地佛經之始。帝乃以梵漢二經。藏於蘭臺石室之中。又圖繪佛像於西陽城門。及顯節陵上。以示萬姓。此時。騰蘭所譯。共有六部十四卷。皆小乘經也。蓋大法始來。根機未熟。大乘妙理。難遽發矣。

按漢明以前。佛跡已來。摘擧四事。證之如左。

（支那時代）

佛紀二一〇〇年

菩薩之弟子也。傳法于日照三藏。日照三藏。後於唐則天武后時。航海來支那。是時。摩伽陁國戒日王。甚崇佛法。或修無遮會。或起塔造像。槪無虛歲。又尊重勝軍論師。請以爲師。至封以八十大邑。勝軍者。十六論師中難陁之弟子也。然閱玄奘之記行。累累多記空殿廢寺。豈當此年代。婆羅門敎徒。已大得權勢歟。印度之佛日漸卽西山。而支那之佛日中天方麗。兩域大敎之盛衰。可以推其故矣。

其後支那。來遊天竺之僧。凡五十六人。義淨三藏。亦航海來至。事見其記錄。並南海寄歸傳。

其後三百年。至支那之宋代。或有支那僧。遊於印度。或有印度僧來遊支那。互相往來甚爲繁夥。由是觀之。西域佛敎。猶未絕其喘涎也。

世尊滅後二千年。西洋紀元後一千一百年。土耳其(突厥遺種)亞剌非亞之回回敎徒。侵入印度。百餘年內。殺戮人民。破碎塔像。兇暴橫蠻。無所不至。於是乎。僧徒漸捨南部。移住北方。至西洋紀年後千四百年。元太祖帖木兒。侵入印度。席卷全土。崇奉佛敎矣。

其後百餘年。蒙人再侵入於印度。此蒙古人。雖同爲元朝。然已異前蒙。崇奉回回敎。故

護法論師。承世親之旨。造惟識釋論。以駁淸辯之空宗。於是。大乘法海。始生波瀾。歧分有空二宗。曰中觀宗是爲空宗。以龍樹中觀論爲主。曰瑜珈宗是爲有宗。以彌勒菩薩瑜珈論爲主。印度大宗。止此二宗矣。

造惟識釋論。非唯護法。總有十師。曰淸勝。曰火辨。曰德惠。曰安惠。曰淨月。曰護法。曰難陁。曰勝友。曰勝子。曰智月。是稱唯識十大論師。就中初二人。與世親同時。餘八人。皆世親滅後出世。十人中以護法爲正統云。

此時。有陳那菩薩者。著作甚多。造因明正理論。定論理之元則。其弟子商羯羅主。造入正理論。祖述正理論義。由是因明。生新舊之別。陳那以前。曰古因明。陳那以後曰新因明。是時大乘。宗義甚盛。小乘學徒。因之生隙。與相反背。殆如水火。盖大乘非佛說之語與於此時矣。

世尊滅後千五百七十八年。卽西洋紀元後六百二十九年。唐玄奘三藏。跋涉五天竺之時也。當時摩伽陁國那蘭陁寺。有戒賢智光兩大論師。各提撕數千徒衆。三學甚盛。戒賢論師精習瑜珈宗。護法菩薩之徒也。奘法師就之。學瑜珈及因明。智光論師者。淸辯

部。意簡有宗。乃攝大毘婆沙論。著俱舍論。以非議薩婆多部。時衆賢論師。亦著顯宗正理二論。以正理論破俱舍義。衆賢之論。間有違婆沙論處。由此薩婆多宗。遂分新舊。卽婆沙論稱舊薩婆多。顯宗正理稱新薩婆多。而俱舍論。雖潛依經部。亦可屬舊薩婆多宗也。

世親菩薩。承無着之誨。入於大乘。造惟識。十地。涅槃。淨土等諸論。贖先誹謗大乘之罪世遂稱爲千部論師。於印度爲大乘有宗之開祖。然所謂有空兩宗。實後世所分。在當時大乘法海。尙爲一味也。故佛地論曰。菩薩藏。千歲已前。淸淨一味。無有乖諍。千歲已後乃與空有二種之異論也。

與世規同時。有無性菩薩二人。各釋無着菩薩所著攝大乘本頌。名攝大乘論。然兩師見解。殊不同也。

世尊滅後一千一百年。護法淸辯二論。師同時出世。淸辯者。龍智菩薩之高弟也。龍智壽七百歲。旣弘密乘。亦保守龍樹之空宗。傳於淸辯。淸辯承之。造大乘掌珍論。以破護法之有宗。

法藏第十一祖。其著書雖多。今所有者。起信論。大宗地玄文及大莊嚴論等數部而已

自此大乘漸盛。小乘稍衰。

世尊滅後七百年之始。龍樹菩薩。紹馬鳴而起。作中觀。十二門。智度。十住諸論。益顯揚大乘。是爲付法藏第十四祖。又印度大乘空宗。眞言密宗之開祖也。龍樹菩薩。有弟子二人。一曰龍智。一曰提婆。提婆菩薩。著百論二十品。盡力破邪顯正。龍智菩薩。專持密藏。宏兩界大法。於是。大乘顯密。皆盛於世。時有堅惠菩薩。造法界無差別論。祖述馬鳴起信論之旨。

世尊滅後九百年。無着菩薩。踵龍樹菩薩而出於阿輸陁國。誦出彌勒菩薩瑜珈論。莊嚴論等五部大乘論。且述作攝大乘。顯揚。金剛般若諸論。大乘益振。

訶梨跋摩之成實論。亦造於此時。訶梨跋摩。爲鳩摩羅多之弟子。鳩摩羅多者。付法藏十八祖。薩婆多宗之學者也。訶梨跋摩。以薩婆多衆。見解淺劣。乃取諸部之長。別立空宗。造成實論二百二品。是爲成實宗之鼻祖也

無着之弟子二人。曰世親。亦云天親曰師子覺。世親菩薩。始學小乘有宗。造數十部論。後習經

自是以後。小乘中頻分支派。至於四百年頃。大衆部。派分爲九。上座部析爲十一。二部合爲二十派。曰大衆部。曰一說部。曰說出部。曰鷄胤部。曰多聞部。曰說假部。曰制多山部。曰西山住部。是大衆部之分派也。曰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律藏分派中。薩婆多名也曰雪山部。曰犢子部曰法上部。曰賢胄部。曰正量部。曰密林山部。曰化地部。曰法藏部。曰飮光部。曰經量部是上座部之分派也。此時。小乘最盛之聲臭轉微。其二十泒之異義見於宗輪論。

世尊滅後三百年。有阿羅漢。名迦旃延子。在迦濕彌羅國。造發智論。是爲有部宗之本論。是後。羅漢。依以造論者甚多。二十部之中。此宗最盛也。

世尊滅後四百年。始健馱羅國王迦膩色迦。深信佛法。專崇弘布之事。一日問脇尊者曰佛敎同源。諸德所言。何人人異也。尊者答曰。世尊去世。歲月已久。師資各據見聞。共爲矛盾。王曰。諸部宗義。孰最善也。尊者答曰。無過有義。於是。王於迦濕彌羅國。以世友菩薩爲上首。請五百聖衆。結集有部宗之三藏。王造鍱以鏤寫之。埀後世。是爲第四結集脇尊者。是付法藏第十祖也。

世尊滅後六百年之始。馬鳴菩薩。造起信論。復興大乘。是大乘中興之祖也。菩薩爲付

仁無政。時有比丘。目犍連子帝須者。更結集三藏。是爲第三結集。又派傳道。使佛敎能弘通於異方者。阿輸迦王爲之嚆矢也。今錫蘭佛敎。卽其王子(西域記云王之弟也)摩訶因陁羅之所弘布。起多數之浮圖。立巨大之伽藍。或樹道標以記佛經。或刳崖壁而刻聖傳等。王於佛敎最極盡力。歐人五十年已前。於印度及阿富汗斯坦諸處。陸續發現此等古蹟。大王之弘業。至是益昭昭乎照於世人之耳目矣。盖王於佛敎。恰如罔斯丹丁帝之於耶穌敎。

然。王所信。唯小乘敎。當此之時。有大天者。始唱小乘中異義。遂分小乘爲二派。佛敎中分宗義。此其濫觴也。二派者。一上座部長老宿德比丘。保守舊義之徒也。二大衆部小壯豪傑比丘。推大天爲上首以主張新義之徒也。此二部之名。雖襲前結集舊名而立。其實。非如前之一味一相。而判然異其宗義者也。二派之部。上座部偏於萬物皆有之義大衆部偏於諸法皆空之義。阿輸迦王。潛助大衆部。上座部比丘。遂盡棄摩伽陁國。移住北方迦濕彌羅國。是迦濕彌羅國。有部宗獨盛之故也。有部者。具說一切有部。是上座部之分派。其所謂大天之異義者。以有五事之妄語也。

衆部者。以凡聖大衆。同會一處。約僧集而立號也。如斯二部。雖別處結集。於佛宗義。未嘗異計。大乘之結集者。義林章擧二說。一西域相傳云。與小乘同處結集。一大智度論云。彌勒菩薩。將阿難於鐵圍山間。集大乘三藏。

結集旣成。迦葉持法藏二十年。傳之於阿難。阿難傳之于末田地迦。末田地迦傳之于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傳之于優婆毱多。百年之間。五師瀉瓶。法海無風。是云異世五師。世尊滅後百年。吠舍離國之比丘。背離佛法。於戒律出十非法事。有長老耶舍陁者。生大悲愍。遂于吠舍離城。請七百聖衆。重復結集毗那耶藏。是爲第二結集。時尊者優婆毱多。道標孤高。秀出世人。稱爲無相好佛。言尊者雖無相好。具德與佛均也。普持三藏化益甚多。有高足弟子五人。於毗那耶。各執一見。遂將律藏。分爲五部。曰曇無德部。曰薩婆多部。曰彌沙塞部。曰迦葉遺部。曰婆麤富羅部。是也。是爲律藏分派之同世五師。世尊滅後百餘年。阿輸迦王。(卽阿育王)應世尊之懸記。出世。王爲摩伽陁國王頻婆沙羅之曾孫。當時。於五天竺。最富强。而有威勢。王卽位之始。凶逆無道。大虐國民。甚爲佛法之害及中年。有比丘爲海者化度之。王乃翻然改心。深皈佛法。自是王之所爲。非佛無事。非

劉敬鍾居士。年今已週甲。號伊齋。以重聽故。亦號梵聾。築室于高陽郡之延禧坊。蔴其衣草其食。尋常接人。必依經說。尤酷好宗鏡錄。不移易一絲毫。以其爲末法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者垂鑒戒故。嗚呼。士其今之龐蘊歟。余囑代撰釋迦如來應化記實先生慨諾。博考羣經。撮要成篇。以惠之。以是因緣。將來可多得發菩提心者。是足爲先生賀也。亦爲佛敎通史幸也。

三藏結集諸論紛披

紀錄敎義。遺事于方冊。非佛時學者之所尙也。世尊在時說法。唯隨所聞。依而行之可矣。世尊入涅槃後有不正比丘出。且恐妙法。因而散逸。有結集三藏之擧。結集有大乘小乘之別。小乘之中。又有上座部大衆部之異。上座部結集。是大阿羅漢摩訶迦葉。于羅閱祇城洞中。會五百賢聖。於聖衆前。令阿難陁集修多羅藏。經藏優波離集毗那藏。律藏迦葉自集阿毗達磨藏。論藏安居三月。始畢其功。名爲上座部者。迦葉爲僧中上座。約僧中首座之號而立名也。次大衆部結集者。其時。有阿羅漢婆師迦。於畢波羅洞外。別結僧界延諸凡僧。爲洞內之結集。分別誦出五藏。五藏者。三藏加雜集藏梵咒藏是也。名爲大

(印度時代)

對曰。西方聖人入滅之相耳 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臨涅槃。時說涅槃經。告大衆言。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時諸比丘。勸請如來。惟願久住。不入涅槃。佛言。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　世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　佛又三入禪定。三出三告。乃云。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乃於寶床。右脇而臥。於其中夜。寂然無聲。便般涅槃。復從棺起。爲母說法。幷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迦葉。遠來奔訃。金棺自開。卽現雙足。出於棺外。衆禮足已。還自入棺。爾時諸弟子。卽以香薪。競荼毘之。燼後。金棺如故。　大衆。卽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時金棺。從座舉高七多羅樹。往返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　諸王爭取。有婆羅門。以石瓶塗蜜。卽共三分。一分諸天。一分龍王。一分八國。各還起塔供養。

登。共量佛事。外院戒壇。乃僧爲四衆。受戒壇也。〇佛說法華經。凡二處三會。始在靈山次升虛空。後復還靈山。有大梵王。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請佛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與汝。汝當護持流通。毋令斷絕。聽吾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說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與汝。轉授補處慈氏。勿令朽壞。并勅阿難。副貳傳化。迦葉禮足。白佛言。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〇佛念四衆懈怠。不將侍者。如屈伸臂頃。獨至忉利天歡喜園。三月安居。（辛未十月旣望）佛告文殊。汝詣母所。道我在此。摩耶。旣至。佛言身所經歷與苦樂。俱當修涅槃。永離苦樂。摩耶聞法。得須陀洹果。是時人間。久不見佛。優塡王等。至阿難所。問佛所在。阿難報曰。我亦不知。時優塡王。渴仰如來。遂勅奇巧工匠。作如來形像。毘首羯摩天。化身爲匠。不日而成。三月將盡。佛令鳩摩羅。告閻浮提。如來將下。欲入涅槃。於是佛。化寶階。從天而下優塡王。載像來迎。爲佛作禮。佛。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又語像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〇二月十五日。（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此方。暴風忽起。損舍折樹。地動天陰。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穆王。怪問羣臣。太史扈多）

佛言。一切法無生。無動搖。無取捨。無相貌。無自性。王當於此佛法中。安住其心。勿信於他。王與七萬釋種。聞說是法。信解歡喜。悟無生忍。　初佛還國。姨母大愛道。(即波闍波提)白佛出家。三請不許。及佛再還國。如前重請。佛亦不許。佛旣出國。大愛道。與諸老母等。追佛頓止河上。復求出家。又亦不許。退住門外。歔欷而啼。阿難。自外回問故。答曰。我以女人故不得出家。自悲傷耳。阿難。乃白佛。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律。願佛聽之。佛言止止。若聽女人出家者。令正法。不得久住。阿難復曰。過去諸佛。具有四部衆。如來獨不具耶。佛言。若大愛道。修八敬法。盡壽行之。可入法律。阿難。出告大愛道。便受大戒。爲比丘尼遂得應眞。○樓至菩薩。請立戒壇。爲比丘。結戒受戒。於是創立三壇。佛院門東。名佛爲比丘結戒壇。佛院門西。佛爲比丘尼結戒壇。外院東門南。僧爲比丘受戒壇。戒壇。從地而立。三重爲相。以表三空。(我。法。俱。)爲入佛法初門。時天帝。施以覆釜。置於壇上。大梵王。施無價寶珠。置釜上。供養舍利。是爲五重。表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壇時。十方諸佛。無量菩薩。天龍八部。悉皆雲集。諸佛登之。共議結戒。輕重持犯等相。及度尼滅正法相。諸佛通議曰。古有四部。今何獨無。初雖正法減半。今尼行八敬。還住千年。故此二壇。惟佛所

事事明了。如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歇。時淨飯王。卽集國中豪族。各遣一子。有五十人。隨從出家。佛使阿難。剃頭。舍利弗。爲其和尙。目連。爲阿闍梨。授十戒法。便爲沙彌

○舍衛國王波斯匿。有一大臣。名須達多。家巨富。賑貧乏。時號給孤獨。因欲爲兒娶婦躬往王舍城中。大臣護彌家。旣到已。見其家內。大張供具。須達多問故。答言。請佛及僧問云何名佛。云何名僧。護彌。具告所以。須達多聞之。毛髮俱竦。尋到佛所。見佛相好。過於護彌所說。心大歡喜。佛爲說法。成須陀洹。須達多。願起精舍。請佛降舍衛國。度彼衆生。佛許之。辭佛還家。佛命舍利弗。與俱至舍衛國。案行諸地。惟王太子祇陀。有園。正得處所。須達多。乃白太子。太子不肯。須達多。慇懃再三。太子曰。若能以黃金布地。令無空者。便當相與。答曰諾。乃使人衆負黃金。八十頃中。須臾欲滿。略欠少地。太子念言。佛必大德。能使斯人。輕寶乃爾。遂令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共立精舍。須達多。共舍利弗。經地已竟。起立精舍。啓知國王。請佛及僧。佛言。須達。買園。樹木。祇陀所有。可名祇樹給孤獨園。佛。再還迦毘羅國。王問。云何修行。當得諸佛之道。佛言。一切衆生。皆卽是佛。父王。當念西方世界阿彌陀佛。常勤精進。當得佛道。王言。一切衆生。云何是佛

族五百人爲沙門。侍佛左右。斛飯王二子。一名摩訶男。一名阿那律。摩訶男言。諸釋。多出家。而我一門。獨無當。一人營家。一人出家。那律。以家事煩碎。遂與釋種。跋提。各白其母懇求出家。過七日。釋子等八人。出迦毘羅城。脫其寶衣。象馬。付所使優波離。令還優波離。思惟。人身難得。佛法難値。諸尊貴者。皆棄世榮。我身卑賤。何所貪樂。卽以寶衣等。懸著樹上。遂便共至佛所。白言。我父母已許。願聽出家。乞先度優波離。以除我等憍慢心故。於是世尊。先度優波離。次度那律等。○世尊從弟阿難。以成道日生。故名阿難此云歡喜舉國欣慶。又名慶喜。八歲出家。弟子中多聞第一。年三十一。佛。命給侍左右。○佛子羅睺羅。年已九歲。佛遣目連。往迦毘羅城。白父及耶輸陀羅。放羅睺羅出家。修習聖道。目連。受命。到彼。以種種方便曉諭。耶輸不聽。時佛。起化人。空中告言。耶輸陀羅。汝頗憶念往古世時。誓願事不。我當爾時。爲菩薩道。以五百銀錢。從汝買得五莖蓮花。上定光佛。時汝求我世世所生。共爲夫妻。我不欲受。卽語汝言。我爲菩薩。累劫行願。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汝能爾者。聽爲我妻。汝立誓言。世世所生。國城妻子。及與我身。隨君施與。誓無悔心。而今何故。愛惜羅睺。不令出家。學聖道也。耶輸聞已。霍然還識。宿業因緣

以爲弟子。佛爲說法。得法眼淨。王勅諸臣。於竹園。起諸堂舍。請佛及僧。住彼竹園。諸王見佛。頻婆娑羅。爲首。諸僧伽藍。竹園爲始。〇王舍城。有二婆羅門。具大智慧。一名舍利弗。一名目犍連。各有一百弟子。往詣竹園。佛爲說法。成阿羅漢。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連。神通第一。〇須菩提。初生之日。家室皆空。相師占云。旣善且吉。見佛聞法。成阿羅漢解空第一。〇摩竭提國。有婆羅門。名曰迦葉。具大智慧。誦四韋陀論。日夜勤求無上道法。旋復出家。修杜多行。會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迦葉。便趣竹園。佛。知其當來。躬自往迎。到多子塔前相逢。迦葉。合掌言曰。世尊。實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衆生。實是一切所歸依。卽五體投地。而白佛言。世尊。是我大師。我是弟子。如是三說。佛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我弟子。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欲受汝爲弟子者。頭裂爲七分。復爲說法。成阿羅漢。以此迦葉。有大威德。天人所重。故名大迦葉。〇淨飯王。聞佛得道已經六年。思欲一見。令梵志優陀夷。請佛還國。優陀夷。見佛。爲諸天釋梵歸化。亦願爲沙門。佛爲說法。得羅漢道。卽遣優陀夷。先現神變。發起道心。於是神足飛行。經遊虛空。往到本國。現十八變。報言。却後七日。佛當來降。王出四十里。迎佛。見佛大喜。選宗

過去佛所行方便。應說三乘。遂以五時設敎。第一華嚴時。第二鹿苑時。第三方等時。第四般若時。第五法華涅槃時。〇有長者子。名曰耶舍。中夜睡覺。見諸妓女不淨。生厭離心。於不淨中生淨想。忽見空中光明。尋光而去。趣鹿野苑。佛爲說法。成阿羅漢。天明。耶舍父。爲尋子故。跡至佛所。佛授三歸。爲最初優婆塞。又耶舍朋類五十人。共詣佛所。俱成沙門。〇迦毘羅國。有婆羅門子。名富樓那。具解韋陀等論。與佛同日生。本性厭離世間。見佛出家。卽與朋友三十人。往雪山。專心學道。獲四禪五通。以天眼。遙見世尊。在鹿野苑說法。遂共三十人。來到佛所。求佛度脫。說法人中。最爲第一。〇大迦旃延。南天竺國。婆羅門子。習韋陀諸論。得四禪五通。因龍王問偈。不能解了。乃詣佛所。佛爲開解說法。生大歡喜。遂求出家。論議第一。〇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摩竭提國人。學古仙道王臣歸信。佛。詣彼住處。現諸神通。種種調伏。先度優樓頻螺迦葉。及五百弟子。又度那提迦葉。迦闍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俱證阿羅漢。有一外甥。螺髻梵志。名優波斯那在阿修羅山。共二百五十弟子。修學仙道。亦投佛出家。成阿羅漢。王舍城頻婆娑羅王見三迦葉。爲佛弟子。嘆曰。嗚呼。如來有大神力。智慧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如此之人

二月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正等覺。嘆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 佛自二月八日。成道後。三七日內。爲寂場。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滿一切世間。其音普順十方國土。有無量無邊法身大士。普賢。文殊。觀音。彌勒等。及宿世根熟。天龍八部。一時圍繞。如雲籠月。爾時世尊。現毘盧遮那身。說大方廣佛華嚴經。又如是思惟。一切衆生。處五濁世。三毒所覆。薄福鈍根。無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轉法輪。彼必不信。生誹謗心。當墮惡道。受無量苦。我寧不說。入於涅槃。時大梵天王。心懷憂惱。衆生長夜。沈沒生死。今當往請轉大法輪。欲界六天。亦同勸請。世尊。默然受之。卽詣波羅奈國。行至阿闍波羅水側。日暮止宿。入定。風雨大至。有大龍王。名目眞隣陀。以其大身。七重圍繞。龍有七頭。羅覆佛上。以爲障蔽。至三月六日。四七日滿。雨止出定。龍王。化作年少婆羅門。稽首問訊。受三歸五戒。諸旁生中。最先見佛三月七日。受提謂長者食。八日。至鹿野苑。憍陳如等五人。(初太子入山。父王思念。乃命家族三人。謂阿鞞。跋提。拘利。舅氏二人。謂憍陳如。十力迦葉。尋訪住止。隨侍動靜。二人著五欲。太子初食麻麥。遽爾退席。三人著苦行。太子後受乳糜。亦復遠去。佛成道果。先度此五人)見佛歡喜。求佛出家。佛爲說四諦法輪。成阿羅漢。於是世間。始有三寶。如來是佛寶。四諦是法寶。阿羅漢是僧寶。尋念

陟。屈膝舐足。淚落如雨。太子。卽就車匿。取七寶劍。自剃鬚髮。而發願言。願共一切。斷除煩惱。及諸習障。淨居天。又化獵師。身服袈裟。太子喜曰。汝所着衣。是寂靜服。我今以此寶衣。與汝貿易。吾服此衣。爲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煩惱。答言善哉。遂脫寶衣貿之太子前行。車匿卽還。太子。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羅邏迦藍處。三年。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又至象頭山。於尼連河側。靜坐思惟。宜六年苦行。以度衆生。天獻麻米。淨心守戒或日一食。或七日一食。不避風雨。不起經行。鵲巢糞汚。亦不棄去。

佛示六年苦行。自念。非正解脫。我當受食。而後成佛。卽沐浴於尼連河。天爲偃樹。挽之而出。時彼林外。有二牧牛女。一名難陀。二名波羅。見地中生千葉蓮花。上有乳糜。取奉菩薩。卽便受食。復念過去諸佛。以草爲座。成無上道。帝釋。因化凡人。執淨軟草。菩薩問汝何名。答曰吉祥。菩薩喜曰。我破不吉。以成吉祥。卽便受草。向菩提樹下。而取正覺菩薩。坐閻浮樹下。四十八日。觀察思惟。眉間白毫。光蔽魔宮。魔王波旬。恐懼。召會諸魔及道未成。當往亂之。長子商主。泣諫不聽。乃率衆作難。悉現可怖諸境。時菩薩。身心寂然不動。以指按地。地大震動。魔聞怖懼。還歸本宮。菩薩。乃於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

一切衆生。愛。別離苦。皆使解脫。王流淚曰。汝今宜息此意。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懷顧。太子遂還。時有相師白王。太子。今不出家。過七日已。必得轉輪王位。王即往告太子我聞阿私陀說。汝必不樂處世。惟願爲我生一子。然後不復相違。太子答曰。如勅。即以左手。指其妃腹。耶輸陀羅。便覺有娠。二月七日。淨居天人。白太子曰。無量劫來修行。今正成熟。太子曰。如汝等語。但內外嚴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設方便。即以神力。悉令熟臥。至於後夜。諸天。充滿虛空。同聲白言。今者正是出家時。太子。往至車匿所。語之曰。汝爲我。牽犍陟來。(犍陟馬名)車匿泣曰。後夜之中。欲何所之。太子曰。我今欲爲一切衆生降伏煩惱。汝不應違我。車匿號哭。欲令王宮覺知。以天神力。昏臥如故。於是諸天。捧馬四足。並接車匿。帝釋。執盖。從北門出。其門。無聲自開。太子乃曰。我若不斷八苦。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與父王相見。我若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行至天曉。已三繇旬。諸天。便沒不現。太子。至閑靜林。卽便下馬。撫犍陟背而言。所難爲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世人富貴。競隨奉事。我捨國來。惟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爲希有。我今既至。汝與犍陟。俱可還宮。車匿悲不自勝。犍

何世人。不知覺悟。王聞。切責諸臣。有婆羅門子。名優陀夷。聰辯絕倫。王令與太子友。具說世間樂事。令其心動。太子。復出城西門。淨居天。心念。先現老病。擧衆皆見。令王嗔責我今現死。惟令太子。及優陀夷見耳。卽化死人。四人轝之。室家大小。號哭共送。太子。與優陀夷二人獨見。太子問。此爲何人。優陀夷。先受王敕。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威神之力。不覺答言。是死人也。何謂爲死。答曰。死者。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復所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不識無常。一旦捨之而死。又爲父母親戚愛念。命終之後恩情好惡。不復相關。誠可哀也。問。惟此人死餘亦當然。答曰。一切世人。皆應如是。無有貴賤得免者。太子曰。世間乃復有此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又出北門。到彼園所。止息樹下。除去侍衛。端坐思惟。時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徐行。太子前問。汝是何人。答曰。沙門。何謂沙門。答曰。三界兮擾擾。六趣兮昏昏。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又曰。一切皆無常。惟我所修聖道。永得無爲。到解脫岸。言訖騰空而去。太子喜曰。天人之中。惟此爲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

太子年十九。自知出家時至。詣王言曰。父王。恩愛集會。必有別離。惟願聽我。出家學道

已百二十。不久命終。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太子。生七日。摩耶夫人。命終生忉利天。王。囑姨母波闍波提。養育。太子。年七歲。王。令學書。訪國中第一聰明婆羅門。名曰選友。爲太子師。婆羅門。授以梵書。佉留書。太子問。閻浮提中。有幾種書。師默然。又問。阿字何義。師又默然。卽從座起。問曰。太子初生時。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惟願爲說閻浮提凡有幾種。太子曰閻浮提中。梵書。佉留書。護衆書。疾堅書。龍鬼書揵沓和書。阿須倫書。鹿輪書。天腹書。轉數書。轉眼書。觀空書。攝取書。具有天地八部四洲鳥獸等書。音聲諸書。有如是等。六十四種。又阿字。是梵音聲。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眞正之道義。凡如此義。無量無邊。婆羅門。白王。太子。是天人第一之師。云何欲令我敎耶。復令忍天。敎兵法。太子。自能通達。忍天。反禮太子。佛年十七。王娶婆羅門女耶輸陀羅。爲太子妃。復增二妃。一名瞿夷。二名鹿野。太子。雖有三妃。不受欲塵。於靜夜中。但修禪觀。一日。白王。游觀。初出東門。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傴。拄杖羸步。太子乃念。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復游南門。淨居天。化作病人。兩人扶掖。在於路側。太子又曰。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云

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設大法會。廣利人天。汝等亦當同受法食。諸天子。歡喜踊躍。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時菩薩。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降神母胎。淨飯王夫人摩耶於寤寐間。見菩薩騰空來。從右脇入。影現於外。如處琉璃。顧見自身。如日月照。菩薩在胎。晨朝爲色界諸天說法。日中。爲欲界諸天說法。晡時。爲諸鬼神說法。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無量衆生。

甲寅四月八日。日初出時。(世尊生時。震丹。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此方。江河泛漲。泉井溢出。天地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宮。王問羣臣。是何祥瑞。太史蘇繇奏曰。西方。有聖人生。王曰。於此何如。繇曰。此時無他。一千年後聲敎被及。王令刻石。埋於南郊。誌之云)摩耶夫人。將諸綵女。遊藍毗尼園。攀無憂樹枝。菩薩。從右脇出。時樹下。生七莖七寶蓮華。菩薩墮蓮花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言。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說是言已。四天王。接置寶几。九龍王吐淸淨水。灌太子身。身紫金色。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王以太子生時。諸瑞吉祥。(瑞應有三十四文煩不錄)遂名薩婆悉達。(此言頓吉)時有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能斷疑惑。以神通力騰空而來。相太子已。忽然悲泣。王驚問故。仙人答曰。太子。具三十二相。年十九。爲轉輪聖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種智。然相好明了。太子。決定成一切種智。轉無上法輪。我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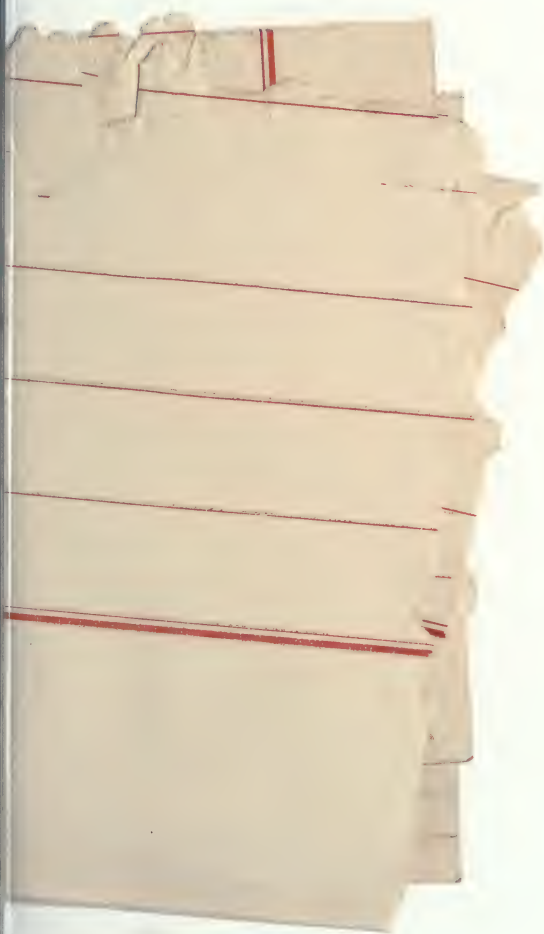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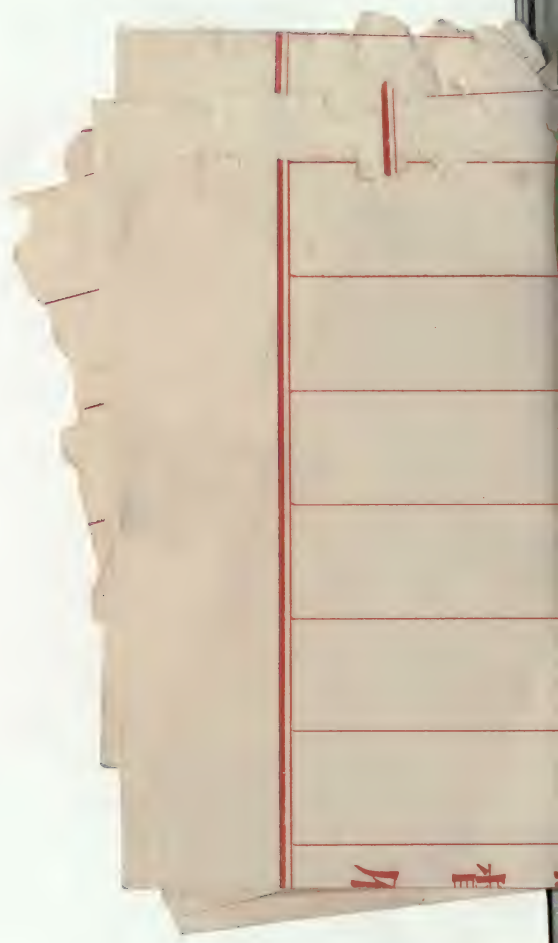
朝鮮佛敎通史中編

完山 李能和 尙玄居士 輯述
東州 崔南善 六堂學人 校閱

三寶源流

釋迦如來應化記實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佛也。然燈佛所爲善慧仙人嘗買蓮華供佛。又見地濕。脫衣布地解髮覆之。佛記善慧。汝過阿僧祇劫。於五濁惡世。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佛。賢劫第三尊迦葉佛時。爲護明菩薩。命終。往生兜率陀天。爲諸天主。說補處行。亦於十方國土。現種種身。爲諸衆生。隨宜說法。乃至成佛期運將至。卽觀閻浮提衆生。皆我初發心來。所成熟者。堪受妙法。餘國邊地。皆不應生。此世界迦毘羅國。最爲處中。往古諸佛出興。皆生於此。諸族種姓。刹帝利。爲第一。瞿曇苗裔。聖王之後。淨飯王。過去因緣。具足淸淨性行。夫妻眞正。堪爲父母。旣作此觀。遂集諸天子告言。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出

(印度時代)

普德庵。白雲庵。靑蓮庵。鶴隣庵。蓮花庵。普盛菴。甘露菴。水巖寺。大仁寺。留仙菴。已上十三寺在北青郡 福興寺。玉水菴。淨土菴。成道庵。道德庵。寶盛庵。觀海菴。定光寺。已上八寺在利原郡 普賢寺。道德寺。開花寺。秋坡寺。迦䆊寺。蓮花寺。東德寺。已上七寺在端川郡 資福寺。在甲山郡 重興寺。在三水郡 雲興寺。廣積寺。隱仙菴。已上三寺在咸北城津郡 普賢寺。在吉州郡 開心寺。雙溪寺。松德寺。已上三寺在咸北明川郡 觀海寺。大同寺。長同寺。已上三寺在咸北鏡城郡 淸溪寺。幽溪寺。興福寺。已上三寺在咸北古淸津

歸州寺本末寺。共計五十六寺。

朝鮮佛教通史上編 終

釋王寺本末寺。共計四十九寺。

○咸鏡南道咸興郡雪峯山歸州寺

【寺法】歸州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認可。

【寺乘】歸州寺。係是朝鮮李太祖龍潛時讀書堂守護之石茸峯下淨水寺。太宗大王卽祚元年辛巳。改寺號爲雪峯山歸州寺。永作祝聖之願堂。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歸州寺。

【燈規】歸州寺本末寺。王師妙嚴尊者無學自超禪師法統失傳之後。淸虛休靜禪師之法孫。嫡嫡相承。以爲寺門相續之通規。

【主職】歸州寺第一任住持鄭煥朝。大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田南溟。大正四年七月一日就職認可。

【寺格】本寺歸州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尋劍堂。無量壽閣。燒香閣。本寺歸州寺之【山外末寺】曰。開心寺。大乘庵。見佛庵。普門庵。隱寂庵。觀音庵。隱聖庵。佛地庵。興復寺。已上九寺在咸興郡興德庵。隱寂寺。兜率庵。已上三寺在洪原郡廣濟寺。普賢庵。碧海庵

(朝鮮現代)

【主職】 釋王寺第一任住持金崙河。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姜淸月。大正二年十一月四日。就職認可。第三任住持崔煥虛。大正四年冬就職認可。第四任住持高和應大正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就職認可。

【寺格】 本寺釋王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應眞殿。八相殿。冥府殿。海藏殿。極樂殿釋王祠。仁智寮。宸翰閣。雲漢閣。天書閣。萬春閣。白蓮堂。眞歇堂。尋劍堂。壽君堂。普明殿。延賓舘。

本寺釋王寺之【山內末寺】曰。內院菴。普門菴。香積菴。安養菴。白華菴。三遂菴。【山外末寺】曰。成道庵。普賢寺。靈鷲庵。(已上三寺在安邊郡)武達寺。再醒庵。明寂寺。寂照庵。長林寺夢月庵。萬景庵。(已上七寺在德源郡)道昌寺。靑蓮寺。雲興寺。見聖庵。(已上四寺在文川郡)梁泉寺。白蓮庵。大乘寺。覺圓庵。(已上四寺在高原郡)雲水寺。安佛寺。雲住寺。見性庵。地興寺。(已上五寺在永興郡)成佛寺。親見寺。曹溪寺 東安寺。歡喜寺。(已上五寺在定平郡)龍興寺。廣興寺。普門寺。(已上三寺在咸興郡)普賢寺。月明寺新興寺。(已上三寺在咸北慶興郡)英月寺。開院寺。(已上二寺在咸北穩城郡)谷泉寺。(在咸北鍾城郡)白泉寺。極樂庵。(已上二寺在咸北會寧郡)白雲寺。水月庵。(已上二寺在咸北茂山郡)上院庵。(在江原道伊川郡)

光寺。鳳巖寺。北松寺。隱峯菴。已上四寺在宣川郡龍興寺。圓通寺。已上二寺在龍川郡金麟寺。在義州郡龍雲寺。龍門寺。已上二寺在昌城郡萬年寺。窟巖寺。東林寺。吉祥寺。已上四寺在龜城郡普恩寺。白雲寺。靈隱寺。重陽寺。棲雲寺。靑巖寺。竹巖寺。已上七寺在碧潼郡梧巖寺。觀音寺。已上二寺在厚昌郡陰地寺。在渭原郡午南寺。子北寺。棲雲寺。奉天寺。靑蓮庵。龍華寺。已上六寺在江界郡普賢庵。彌勒寺。深源寺。已上三寺在朔州郡福興寺雨水菴。天眞菴。已上三寺在楚山郡松林寺。在泰川郡（國淸寺。在鐵山郡金剛寺。天王寺。羅漢寺。靈藏寺。秋月菴。已上五寺在義州郡已上六寺。原屬龍珠寺。大正五年自龍珠寺移屬普賢寺）

普賢寺本末寺。共計一百十三寺。

○咸鏡南道安邊郡雪峯山釋王寺

【寺法】釋王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九月二日認可。

【寺乘】釋王寺。王師妙嚴尊者無學自超禪師創建。爲朝鮮李太祖願堂。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釋王寺。

【燈規】釋王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之後喚惺志安禪師之門葉。嫡嫡相承。然而以繼紹開祖無學禪師之垂訓。爲其宗綱。

【寺格】　本寺普賢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冥府殿。尋劒堂。水月堂。明月堂。眞常殿東林軒。萬壽閣。觀音殿。大藏殿。靈山殿。極樂殿。舍利閣。酬忠祠。八道十六宗都糾正門。(酬忠祠門)

本寺普賢寺之【山內末寺】曰。安心寺。內院庵。普潤庵。華藏庵。法王臺。上院庵。祝聖殿。佛影臺。內普賢庵。佛智庵。寶鉢庵。金剛窟。三聖臺。雪靈臺。下毘盧庵。中毘盧庵上毘盧庵。寶月寺。南靜庵。繼祖庵。日出庵。白雲庵。新興庵。隱峯庵。

本寺普賢寺之【山外末寺首班地】曰。陽和寺。在泰川郡【首班地陽和寺之山內末寺】曰上雲庵。華藏庵。圓寂庵。內院庵。祝聖殿。

本寺普賢寺之【山外末寺方等地】曰。棲雲寺。鶴飯庵。普賢寺。五峯寺。佛經寺。天柱寺。東觀音庵。楸洞寺。天燈寺。白雲庵。已上十寺在寧邊郡 深源寺。天皇寺。已上二寺在博川郡 深源寺。鳳鳴寺普賢寺。帝釋寺。極樂庵。已上五寺在定州郡 圓明寺。金仙臺。白蓮庵。樂豐庵。興福庵。明沛庵。鶴聖庵。風德庵。擲盤臺。高寂臺。三聖庵。隱仙庵。頭陀庵。靑鶴臺。普賢寺。成佛庵。隱窟庵。窟庵。靈臺庵。已上十九寺在熙川郡 見聖庵。西臨寺。已上二寺在雲山郡 開元寺。慈雲寺。已上二寺在定州郡古郭山郡 普

西林寺。潤筆庵。北庵。已上三寺在順川郡架山寺。東林寺。已上二寺在江東郡香楓寺。通仙庵。已上二寺在成川郡西林寺孔巖寺。已上二寺在孟山郡月窟庵。雲興寺。成龍寺。已上三寺在寧遠郡南山寺。鶴原庵。白雲庵。法蓮寺。窓巖寺。已上五寺在德川郡嶺臺寺。內院庵。磨崖寺。觀音寺。靈笠庵。已上五寺在价川郡七佛寺。圓寂寺。龍華寺。金同寺。已上四寺在安州郡青龍寺。東山寺。已上二寺在古肅川郡靈泉寺。在古永柔郡

法興寺本末寺。共計三十三寺。

○平安北道寧邊郡妙香山普賢寺

【寺法】普賢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認可。

【寺乘】妙香山普賢寺。高麗光宗十九年戊辰。探密宏廓兩禪師創建。朝鮮禪敎兩宗摠攝淸虛休靜禪師建幢。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妙香山普賢寺。

【燈規】普賢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普賢寺第一任住持裵影海。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朴普峯。大正四年六月二十日。就職認可。

○平安南道平原郡法弘山法興寺

【寺法】法興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九月二日認可。

【寺乘】法興寺。新羅朝。菩提流支廣通律師始創降龍山棟樑寺之舊基。至高麗朝法興禪師。依勅命。改稱法弘山法興寺。證悟禪師重新法宇。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法興寺。

【燈規】法興寺本末寺。傳燈法脉。住法興傳法第一祖太古普愚禪師。第二祖幻庵混修禪師。第三祖龜谷覺雲禪師。第四祖碧溪淨心禪師。第五祖碧松智嚴禪師。第六祖芙蓉靈觀禪師。第七祖清虛休靜禪師。及同班傍系。靑荷法融禪師以下。依嗣法者公選。就住持之職。

【主職】法興寺第一任住持李順永。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就職認可。盗賣寺田逃去第二任住持鄭萬化就職。第三任住持韓漳浩。大正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就職認可。

【寺格】本寺法興寺。伽藍名稱。寺法無記之者。

本寺法興寺之【首班末寺】曰。東金剛庵。在平原郡安國寺。觀音寺。已上二寺在順川郡【一般末寺】曰

○平安南道平壤府錦繡山永明寺

【寺法】 永明寺本末寺法。大正二年一月六日認可。

【寺乘】 永明寺。高句麗王。革離宮爲梵刹。弘宣佛法之地。

【宗旨】 稱號敎宗大本山永明寺。

【燈規】 永明寺本末寺。以華嚴經爲正依。以承七祖傳授之宗義。

【主職】 永明寺第一任住持崔香雲。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李晦明。大正三年十月五日。就職認可。第三任住持姜龍船。大正四年十一月十日。就職認可。

【寺格】 本寺永明寺。伽藍名稱。寺法無記之者。

本寺永明寺之【末寺】曰。廣法寺。法雲庵。靈泉寺。頭陀寺。已上四寺在大同郡玉泉寺。深谷寺。水落庵。殿口寺。龍山寺。吉祥寺。高峯寺。已上七寺在中和郡寶林寺。湧泉寺。神德寺。洄湧寺。日雲庵已上五寺在龍岡郡

永明寺本末寺。共計十七寺。

築城以後。列於海西宗刹之一。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成佛寺。

【燈規】成佛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成佛寺第一任住持申湖山。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金抱應。大正二年六月十六日。就職認可。第三任住持金禪隱。大正五年一月八日。就職認可。

【寺格】本寺成佛寺。伽藍名稱。寺法無記之者。

本寺成佛寺之【山內末寺】曰。安國寺。圓通寺。上院庵。【山外末寺】曰。心源寺。首班地道觀寺。興福寺。聖殿庵。西舍庵。書院庵。地藏庵。觀淨寺。松林寺。七峯庵。已上十寺在黃州郡高山寺。景巖寺。獨亭寺。藥水庵。白雲庵。已上五寺在鳳山郡歸眞寺。續命寺。已上二寺在瑞興郡靈泉寺。凾屈庵伽奪庵。靑巖寺。已上四寺在遂安郡高達寺。觀寂寺。熙朗庵。資孝寺。雨水庵。菊花庵。已上六寺在谷山郡館北寺。石鍾寺。北岫寺。已上三寺在平山郡江西寺。在延白郡圓明寺。在金川郡月隱寺。在新溪郡

成佛寺本末寺。共計三十七寺。

【燈規】貝葉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貝葉寺第一任住持姜九峰。明治四十五年四月十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貝葉寺。伽藍名稱。寺法無記之者。

本寺貝葉寺之【山內末寺】曰。月精寺。首席寺兜率庵。月出庵。地藏庵。達摩庵。鳳林庵七星庵。白蓮庵。【山外末寺】曰。神光寺。首席寺北庵。雲水庵。安養庵。寶鉢庵。正覺寺。隱寂庵。安壽寺。東皐寺。牛鳴寺。已上九寺在海州郡妙覺寺。洛山寺。慈惠寺。已上三寺在信川郡青蓮寺。在甕津郡雙溪庵。在長淵郡壽增寺。雲興寺。華藏寺。已上三寺在松禾郡停轂寺。鎭鳳庵。圓井寺。已上三寺在般栗郡燃燈寺。高井寺。修道庵。已上三寺在安岳郡妙音寺。懸寺。已上二寺在載寧郡

貝葉寺本末寺。共計三十五寺。

○黃海道黃州郡正方山成佛寺

【寺法】成佛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認可。

【寺乘】成佛寺。羅末麗初。道詵國師創建之精舍。朝鮮仁祖大王十年壬申。正方山

【寺格】　本寺月精寺。伽藍名稱。曰寂滅寶宮。（即中臺藏佛骨之處）七佛寶殿。靈山殿。光應殿。眞影閣。龍船殿。燃香閣。禪堂。白蓮堂。藏史寶閣。

本寺月精寺之【山內末寺】曰。觀音庵。靈鑑寺。上院寺。獅子庵。念佛庵。象王庵。【山外末寺】曰。極樂庵。（在平昌郡）普賢寺。青鶴寺。龍淵庵。七星庵。（已上四寺在江陵郡）天恩寺。華嚴庵。祖蓮庵。深源庵。靈隱寺。大願庵。三聖庵。新興寺。般若庵。青蓮庵。三和寺。大聖庵。指祖庵。（已上十三寺在三陟郡）佛影寺。大興寺。修眞寺。廣興寺。（已上四寺在蔚珍郡）淨巖寺。觀音寺。（已上二寺在旌善郡）報德寺禁夢庵。法興寺。（已上三寺在寧越郡）龜龍寺。國享寺。上院寺。普門寺。立石庵。鴿鷗寺。石逕寺。念佛庵。（已上八寺在原州郡）鳳腹寺。（在橫城郡）

月精寺本末寺。共計四十三寺。

○黃海道信川郡九月山貝葉寺

【寺法】　貝葉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認可。

【寺乘】　貝葉寺。九月山之最勝蘭若。海西第一之法源地。

【宗旨】　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貝葉寺。

庵。神林庵。普現庵。靑蓮庵。已上十九寺在淮陽郡金剛山水泰寺。千佛庵。已上二寺在金化郡龍貢寺。觀音寺。隱寂寺。華藏寺。泉谷寺。已上五寺在通川郡聖住庵。石臺庵。地藏庵。南庵。安養寺。伏喜庵。水月庵。已上七寺在鐵原郡長淵寺。亦金化郡菩薩寺。甘露寺。寶月庵。已上三寺在伊川郡靈珠庵。在平康郡上院寺。在春川郡寶蓮庵。在華川郡

楡岾寺本末寺。共計六十一寺。

○江原道平昌郡五臺山月精寺

【寺法】月精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認可。

【寺乘】月精寺。新羅慈藏律師開剏。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月精寺。

【燈規】月精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之上足鞭羊彦機(禪)松雲惟政(敎)兩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月精寺第一任住持金慧溟。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洪莆龍。大正三年四月六日。就職認可。

(朝鮮現代)

【燈規】 楡岾寺本末寺。從其法系譜脉。一。本寺紹隆淸虛休靜禪師。二。法脉傳祖喚惺志安禪師。三。喚惺嫡嗣虎巖體淨禪師。四。虎巖嗣法楓岳普印禪師。以下法孫爲住持。

【主職】 楡岾寺第一任住持金錦潭。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金東宣。大正四年三月六日。就職認可。

【寺格】 本寺楡岾寺。伽藍名稱。曰能仁寶殿。奉安五十三佛像之處 水月堂。蓮華社。第一禪院盤龍堂。義化堂。西來閣。

本寺楡岾寺之【山內末寺】曰。興盛庵。白蓮庵。中內庵。圓通庵。禪院。般若庵。明寂庵得道庵。

【山外末寺別格地】曰。神溪寺。在杆城郡古高城郡 長安寺。表訓寺。已上二寺在淮陽郡【山外末寺首班地】曰。鳳逸寺。在淮陽郡 淸平寺。在春川郡 深源寺。在鐵原郡【山外末寺方等地】曰。普光菴。普雲菴。上雲菴。法起庵。鉢淵庵。文殊庵。已上六寺在杆城金剛山 地藏庵。安養庵。靈源庵。兜率庵。中觀音庵。下觀音庵。摩訶衍。正陽寺。白華庵。佛地庵。圓通庵。頓道庵。萬灰庵。須彌庵。船庵。寶德

任住持李雲坡。大正三年九月十七日就職認可。

【寺格】 本寺乾鳳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八相殿。觀音殿。四聖殿。冥府殿。獨聖殿普眼院。禪院。念佛堂。樂西庵。極樂殿。事務室。圓寂庵。大爐殿。東持殿。西持殿。眞影殿。

本寺乾鳳寺之【山內末寺】曰。鳳巖庵。普琳庵。白華庵。白蓮庵。極樂庵。【山外末寺】曰。禾巖寺。彌陀庵。安養庵。鳥啼庵。已上四寺在杆城郡靈穴寺。洛山寺。觀音庵。明珠寺。神興寺內院庵。安養庵。繼祖庵。已上八寺在襄陽郡百潭寺。永矢庵。五歲庵。普門庵。鳳頂庵。圓明庵。祝聖庵。已上七寺在麟蹄郡壽陀寺。玉水庵。已上三寺在洪川郡深谷寺。在楊口郡

乾鳳寺本末寺。共計二十八寺。

○江原道杆城郡古高城郡金剛山楡岾寺

【寺法】 楡岾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九月二日認可。

【寺乘】 楡岾寺。楓岳最初之精舍。金剛不壞之靈場。

【宗旨】 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楡岾寺。

(朝鮮現代)

像。緣起祖師母塔。芙蓉靈觀禪師浮屠。逍遙太能禪師塔。碧巖大師浮屠。龍潭慥冠禪師浮屠。雲谷禪師浮屠。松坡大師浮屠。德雲禪師塔。石幢子。石燈籠。露柱。世尊舍利塔喜見菩薩石像。石槽。懶翁王師願佛。西山大師衣鉢。

大華嚴寺圈內寺庵共計二十寺

○江原道杆城郡金剛山乾鳳寺

【寺法】乾鳳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九月二日認可。

【寺乘】乾鳳寺。新羅法興王七年庚子創建。本寺法。高句麗安藏王二年庚子創建云。而今從口史書之。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乾鳳寺。

【燈規】乾鳳寺本末寺。自古來。由元曉義湘勝佺三聖。傳依經相承之法。由發徵聳虛碧梧三師。傳念佛之法儀。至淸虛休靜禪師之法胤。傳法脉相承之法。而虎巖涵月兩師之法嗣門葉。特最彌滿。遞相傳授。爲一門之慣例。今總繼紹祖師先德之芳躅作爲本末一般寺門相續之綱領。

【主職】乾鳳寺第一任住持趙世杲。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就職認可。第二

按大華嚴寺伽藍名稱自羅至麗廣張額數略錄曰大雄常寂光殿二十一間七層塔一座喜見菩薩石像一軀光明臺一雙露柱一雙丈六殿二層四面七間四壁石刻華嚴經海莊殿三十間圓教國師影堂三間世尊舍利塔九層一座栴檀林十三間光學藏二十一間新羅憲康大王脩媛權氏輪穀設華嚴經會稱之曰光學莊祝壽殿十三間水陸殿九間無說殿五間圓融寮十五間梵音寮十一間沙彌寮五間大陽門兼宗室位七間王子閣三間侍者寮三間東西方丈各五間東西雲集各七間邀月寮五間送月寮五間翫月寮三間迎賓寮七間送客室七間東西養老房各七間石幢子一座大石槽一座烟起祖師先覺影堂三間海東六祖影堂三間十聖影堂三間奉天院兼燃燈閣十三間元曉庵三間義湘庵三間竹祖庵三間西南弘敎院兼東西方丈七十間金堂普光明殿二層五間鍾閣三層三間驃訶犍拏講堂十二一間海會堂三十一間元曉影堂三間庫舍百間馬廐七十間浮屠殿浮屠前有石像戴母而立俗云烟起祖師與其母化身云云東日留峰西月留峰烟起寮三十間拱北堂三間庭中黃金塔二座其一三十三層其一二十八層報更堂三間

現存伽藍名稱。曰覺皇殿。大雄殿。圓通殿。冥府殿。羅漢殿。靈山殿。寂默堂。三殿。凝香閣。塔殿。滿月堂。德藏殿。天王門。金剛門。一柱門。萬歲樓。九層庵。鳳泉庵。內院庵。寶積庵上院庵。金井庵。四聖庵。俗稱鼇山寺（燕谷寺華嚴寺別院）圓通庵。（泉隱寺。華嚴寺別院禪堂。會僧堂。大持殿。上持殿。藥師庵。下東庵。三日庵。修道庵。上禪庵。牛飜庵。）緣起祖師塔。緣起祖師石

附別記求禮郡智異山四寺【華嚴寺。泉隱寺。燕谷寺。鷲山寺】

○全羅南道求禮郡智異山大華嚴寺

按寺乘。梵僧緣起。或云烟起。不知何代人。開創梵刹。緣起祖師。率三千義學之徒大弘圓教。遂使宗風。滿海東矣。新羅元曉大師。留錫于海會。義湘國師。於本寺海藏殿傳大教。道詵洞眞兩師亦留禪錫。賢俊大德。結華嚴經社。當時雕刻華嚴經于石壁今皆殘燬無餘。唯有破片。堆在覺皇殿佛卓下。高麗洪慶定仁祖衡諸師弘大教。朝鮮中葉浮休善修禪師。與其嫡嗣碧巖覺性大師。住錫本寺。弘通禪教。孝宗大王元年庚寅。賜禪宗大伽藍之美號。肅宗大王二十七年辛巳。錫大華嚴寺禪教兩宗大伽藍之嘉名焉。大正年間。仙巖寺本末寺法。已經編入於末寺首班地。華嚴寺反對異議遂至提出于朝鮮總督府。盖此華嚴寺。自顧其歷史由緖之久遠。寧欲獨立自主。而不願附庸於他寺。惟彼仙巖寺。雖憫其寺法認可之遲延。終乃一向固執。而不欲變改其原案。如是兩寺有蚌鷸相持之勢。所以當局爲猶豫未决之題。必欲更加十分調查。後始可告一段落也。至如智異三寺。泉隱燕谷鷲山惟視華嚴一寺。同其去就。今玆觀望焉。

【燈規】無有定法

【主職】仙巖寺第一任住持方洪波。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張基林。大正二年六月十六日。就職認可。第三任住持候補者金淸昊。就職認可申請中。

【寺格】本寺仙巖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地藏殿。佛祖殿。八相殿。大藏殿。藏經閣圓通殿。應眞堂。覺皇殿。碧眼堂。眞影閣。尋劍堂。說禪堂。滄波堂。消災殿。山神閣。千佛殿。無憂殿。獨樂堂。萬歲樓。凝香閣。道詵庵。極樂殿。一柱門。大藏殿。爐殿。

本寺仙巖寺。【山內之寺庵】曰。大覺庵。大乘庵。(南庵)靑蓮庵。雲水庵。禪助庵。香爐庵。毗盧庵。

本寺仙巖寺之【山外末寺首班地】曰。興國寺。在麗水郡【其他末寺方等地】曰。香林寺。道詵庵。定慧寺。大興寺。已上四寺在順天郡寒山寺。石泉寺。龍門庵。已上三寺在麗水郡白雲庵。在光陽郡澄心寺。元曉寺。藥師庵。圭峯庵。地藏庵。已上五寺在光州郡

仙巖寺本末寺。共計二十二寺。但別記智異四寺。不敢輒書于末末之列。免招當局者之迷惑。亦存局外者之體面也。

聖祈庵。明寂庵。東日庵。【首班地觀音寺之山內末寺】曰。地藏庵。大隱庵。本寺松廣寺之【山外末寺方等地】曰。桐華寺。金剛庵。（已上二寺在順天郡）維摩寺。龍門寺。（已上二寺在古同福）龍湫寺。菩提寺。補國寺。（已上三寺在潭陽郡）道林寺。吉祥庵。天台庵。（已上三寺在谷城郡）竹原寺。（在寶城郡）楞伽寺。萬景庵。西佛庵。修道庵。金塔寺。（已上五寺在古興陽郡）隱寂庵。向日庵。松廣庵。（已上三寺在古突山郡）

曹溪山松廣寺本末寺。共計三十四寺。

○全羅南道順天郡曹溪山仙巖寺

【寺法】　仙巖寺本末寺法。認可申請中。

【寺乘】　不見寺法之出。但聞口說之傳。仙巖寺。新羅眞興王三年甲子。阿度和尙始開寺基。憲康王元年。玉龍子道詵國師。創建梵宇。宋元祐四年己巳。高麗大覺國師三創。朝鮮宣祖大王時寺燬於兵燹。敬俊敬岑文正三大德重建。是四創也。肅宗大王二十四年戊寅。護巖若休大師重修。是乃五創也。純祖大王己卯春寺又災。霜月大和尙六創之。癸未又災。訥庵海鵬月波三和尙。又重創之。云云。

【宗旨】　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仙巖寺。

壁。闡揚曹溪一家之宗意。特降綸音。改稱曹溪山修禪社。後又以朝旨。改寺號曰松廣寺。爾來歷代國師王師。法席相承之最勝道場。

【宗旨】　稱號禪敎兩宗僧刹大本山松廣寺。

【燈規】　松廣寺本末寺。佛日普照國師及特任懶翁惠勤和尙之法統。皆失其傳。太古普愚國師七代法胤浮休善修禪師以下六祖嫡傳之嗣法者。爲住持。

【主職】　松廣寺第一任住持李雪月。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　本寺松廣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說法殿。大藏殿。觀音殿。冥府殿。羅漢殿國師殿。佛祖殿。眞影殿。東方殿　祖師殿。藥師殿。七星殿。靈山殿。華嚴殿。大持殿。大智殿。上舍堂。下舍堂。靑雲堂。白雪堂。行解堂。普濟堂。海淸堂。龍華堂。法性寮。臨鏡堂。六鑑亭。遮眼堂。梵鍾樓。枕溪樓。羽化閣。庫司廳。天王門。法王門。解脫門。

本寺松廣寺之【山內末寺】曰。天子庵。淸眞庵。廣遠庵。浮屠庵。甘露庵。玆靜庵。【山外末寺首班地】曰。泰安寺。(在谷城郡)觀音寺。(在古昌平郡)【首班地泰安寺山內末寺】曰。鳳瑞庵

【寺格】　本寺白羊寺。伽藍名稱。曰極樂殿。冥府殿。瞻星閣。妙蓮堂。雙溪樓。

本寺白羊寺之【山內末寺】曰。淸流庵。雲門庵。藥師庵。物外庵。靈泉庵。白蓮庵。天眞庵。地藏庵。西陽庵。金剛臺。【山外末寺首班地】曰。佛甲寺。(在靈光郡)龜巖寺。(在全北淳昌郡)來蘇寺(在扶安郡)【山外末寺方等地】曰。淨裡庵。(在長城郡)龍興寺。(在古阜郡)餞日庵。佛影臺。海佛庵。修道庵隱仙庵。烟興寺。(已上六寺在靈光郡)龍泉寺。(在咸平郡)圓甲寺。牧牛庵。(在務安郡)蓮臺庵。剛泉寺。萬日寺。(在全北淳昌郡)內藏寺。碧蓮庵。圓寂庵。佛出庵。淨齋庵。月照庵。靈隱庵。(已上七寺在井邑郡)地藏庵。靑蓮庵。實相寺。月明庵。開巖寺。城隍寺。(已上六寺在全北扶安郡)逍遙寺。龍井庵。禪雲寺。內院庵。石床庵。東雲庵。懺堂寺。兜率寺。文殊寺。養眞庵。內院庵。上院寺。(已上十二寺在全北高敞郡)

白羊寺本末寺。共計五十三寺。

○全羅南道順天郡曹溪山松廣寺

【寺法】　松廣寺本末寺法。大正二年二月十二日認可。

【寺乘】　曹溪山松廣寺。本係新羅惠璘禪師始刱松廣山吉祥寺。至高麗明宗神宗及熙宗三朝王師佛日普照國師。新設修心見性之蘭若。以除袪禪家五宗分立之障

(朝鮮現代)

峯寺。開天寺。萬淵寺。已上三寺在和順郡竹林寺。雲興寺。佛會寺。日封菴。多寶寺。石泉菴。已上六寺在羅州郡雙溪寺。在珍島郡觀音菴。樞鼎庵。白雲庵。玉泉寺。瀛洲庵。白蓮寺。已上六寺在莞島郡

大興寺本末寺。共計四十五寺。

○全羅南道長城郡白巖山白羊寺

【寺法】 白羊寺本末寺法。大正二年二月十二日認可。

【寺乘】 白羊寺。百濟武王三十三年壬辰。新羅高僧如幻禪師開剏梵宮。高麗德宗王三年甲戌。中延禪師爲宣揚淨土法門。更名淨土寺。高麗忠定王二年庚寅。王師覺儼尊者久住以來。爲湖南屈指之禪苑。其統失傳。而傳授禪敎兩宗統祖淸虛休靜禪師之五代嫡孫喚惺志安禪師之心印者次第相承。改號白羊寺。

【宗旨】 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白羊寺。

【燈規】 白羊寺本末寺。派祖喚惺志安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 白羊寺第一任住持金幻應。大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宋宗憲。大正五年七月三日。就職認可。

【寺乘】大興寺。(初名大芚寺)百濟久爾辛王七年丙寅。靜觀尊者初開局建菴。百濟聖王二十二年甲子。阿度和尙更拓地刱寺。朝鮮西山大師。中興本寺。皈託衣鉢。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大興寺。

【燈規】大興寺本末寺。嗣承西山大師淸虛尊者之法脉者。爲住持。

【主職】大興寺第一任住持白翠雲。明治四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大興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十王殿。羅漢殿。千佛殿。枕溪樓。駕虛樓大香樓。洗塵堂。白雪堂。禪堂。念佛堂。寺務司局。接賓寮。表忠祠。勸學院。講禮齋。寶蓮閣。

本寺大興寺之【山內末寺】曰。淸神庵。明寂庵。赤蓮庵。深寂庵。眞佛庵。古眞佛庵。挽日庵。北彌勒庵。樂棲庵。七星庵。道場庵。靑蓮庵。【山外末寺中首班地】曰。道岬寺。在靈巖郡【其他末寺】曰。美黃寺。成道庵。隱跡寺。井芳寺。瑞洞寺。已上五寺在海南郡萬德寺。高聲寺。無爲寺。淨水寺。修仁寺。華芳寺。已上六寺在康津郡寶林寺。佛湧寺。一林寺。已上三寺在長興郡祝聖庵。在靈巖郡雙

【燈規】寶石寺本末寺。若非淸虛休靜禪師之法胤喚惺志安禪師之法孫。則不得爲住持。

【主職】寶石寺。第一任住持朴徹虛。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候補者李徹虛就職認可申請中。

【寺格】本寺寶石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禪院。凝香閣。體室。寮舍。

本寺寶石寺之【首班末寺】曰。安國寺。在茂朱郡 華嚴寺。在全州郡【一般末寺】曰。身安寺。在錦山郡 元通寺。白蓮庵。北固庵。已上三寺在茂朱郡 新光寺。八聖庵。映月庵。已上三寺在長水郡 深院寺。金塘寺。古林寺。內院庵。天皇寺。玉泉庵。已上六寺在鎭安郡 義湘庵。尹弼庵。藥寺庵。安岫庵。雲門寺。安心寺玉蓮庵。已上七寺在全州郡古高山郡 獅子庵。自鳴寺。已上二寺在益山郡 文殊寺。深谷寺。白蓮庵。法堂寺。白雲寺南原寺。已上六寺在古礪山郡 太古寺。青林庵。彌勒寺。已上三寺在錦山郡古珍山郡

寶石寺本末寺。共計三十四寺。

○全羅南道海南郡頭輪山大興寺

【寺法】大興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認可。

【寺格】本寺威鳳寺。伽藍名稱。普光殿以外。寺法無記之者。

本寺威鳳寺之【首班末寺】曰。金山寺。在金堤郡松廣寺。鳳棲寺。已上二寺在全州郡【一般末寺】曰太祖庵。丹巖寺。彌勒寺。遠燈庵。日出庵。淨水寺。南固寺。安養庵。僧巖寺。鎭北寺。極樂庵。西固寺。天固寺。鶴巢庵。大院寺。水王庵。王覺寺。定慧庵。鶴林庵。七星庵。皈信寺。已上廿一寺在全州郡崇林寺。成佛庵。黃龍寺。已上三寺在益山郡寶泉寺。佛智寺。上柱寺。隱寂寺。善宗庵已上五寺在沃講郡望海寺。興福寺。青蓮庵。深院庵。西殿庵。松臺。文殊庵。鶴仙庵。已上八寺亦金堤郡寶林寺。遊仙寺。淨土寺。已上三寺在井邑郡上耳庵。新興寺。海月庵。竹林庵。已上四寺在任實郡皈政寺。善國寺大福寺。禪院寺。已上四寺在南原郡

威鳳寺本末寺。共計五十二寺。

○全羅北道錦山郡進樂山寶石寺

【寺法】寶石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認可。

【寺乘】寶石寺。新羅憲康王十一年丙午。祖丘祖師肇基。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寶石寺。

蓮庵。已上二寺在古巨濟郡

梵魚寺本末寺。共計四十三寺。

○全羅北道全州郡嵋崒山威鳳寺

【寺法】威鳳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九月七日認可。

【寺乘】威鳳寺。新羅眞平王二十六年甲子。開創之古基。而高麗恭愍王八年己亥王師普濟尊者懶翁惠勤禪師。中興之。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威鳳寺。

【燈規】威鳳寺本末寺。中興祖師法系斷絕之後。淸虛休靜禪師之法胤。傳燈相續然爲其追遠報本之信根。特尊崇三大祖師。第一勸請祖師指空大和尙。第二本寺中興懶翁大和尙。第三本寺紹隆無學大和尙。以作寺門相續上之通規。

【主職】威鳳寺第一任住持李振聲。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趙朗應。大正四年六月一日就職認可。第三任住持郭法鏡。大正五年十月十九日就職認可。

（朝鮮現代）

【宗旨】稱號禪刹大本山梵魚寺。

【燈規】梵魚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之法資中鞭羊彥機。逍遙太能兩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梵魚寺。第一任住持吳惺月。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梵魚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毘盧殿。龍華殿。冥府殿。羅漢殿。八相殿上香閣。中香閣。西香閣。普濟樓。鍾閣。涅槃堂。迎賓堂。別堂。尋劍堂。圓應房。安心寮含弘堂。解行堂。淸豐堂。金魚禪院。枕溪寮。(明正學校)。

本寺梵魚寺之【山內末寺】曰。靑蓮庵。大聖庵。極樂庵。內院庵。元曉庵。鷄鳴庵。安養庵。金剛庵。獅子庵。【山外末寺】曰。國淸寺。淨水庵。彌勒庵。摩訶寺。瀛洲庵。金水庵華池寺。仙巖寺。雲水寺。長安寺。擲板庵。安寂寺。已上十二寺在東萊郡 文殊庵。內院庵。引聖庵。已上三寺在蔚山郡 銀河寺。靈龜庵。聖祖庵。海隱寺。母恩庵。白雲庵。白龍庵。興府庵。長游庵。已上九寺在金海郡 聖住寺。牛谷寺。匡山寺。聖興寺。義林寺。已上五寺在昌原郡 長春寺。元曉庵。已上二寺在咸安郡 洗塵庵。白

寺。在蔚山郡表忠寺。在密陽郡龍華寺。安靜寺。已上二寺在古龍南郡 玉泉寺。在固城郡觀龍寺。在昌寧郡雲門寺。在慶北清道郡

【山外末寺方等地】曰。金鳳庵。成佛庵。安寂庵。曹溪庵。香爐殿。元曉庵。彌陀庵。已上七寺在梁山郡新興寺。內院庵。樂西庵。念佛庵。白揚寺。玉泉庵。東竺寺。月峯寺。深寂庵。燃燈庵白雲臺。內院庵。龍華寺。東仁庵。蜜蜂庵。已上十五寺在蔚山郡 內院庵。西上庵。大願庵。舞鳳庵。萬魚寺。石骨寺。上庵。已上七寺在密陽郡靑蓮庵。法華庵。三聖庵。已上三寺在古靈山郡 道成庵。龍興寺。已上二寺在昌寧郡修道寺。白蓮庵。已上二寺在宜寧郡起龍寺。在泗川郡觀音殿。兜率庵。天開庵。迦葉庵。隱鳳庵。元曉庵義湘庵。般若庵。笑月庵。藏義庵。已上十寺亦在古龍南郡內院庵。邪離庵。北臺。靑神庵 大悲寺。臺山寺。德寺。佛靈寺。已上八寺在慶北清道郡深源寺。金剛庵。已上二寺在慶北慶州郡

通度寺本末寺。共計七十八寺。

○慶尙南道東萊郡金井山梵魚寺

【寺法】梵魚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月十五日認可。

【寺乘】梵魚寺。新羅興德王九年乙卯。義湘國師開創精舍。而近古改爲寺刹。及乎清虛休靜禪師之法孫。嫡嫡相承。遂爲嶺南屈指之大道場。

【寺乘】　通度寺。新羅善德王十五年丙午。慈藏律師開創。大弘戒律。又藏佛骨佛舍利佛袈裟于本寺。

【宗旨】　稱號禪敎兩宗佛刹大本山通度寺。

【燈規】　通度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嗣法資松雲(敎)鞭羊(禪)兩師之法系敎統合承之雪松演初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　通度寺第一任住持金九河。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　本寺通度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即金剛戒壇。舍利靈塔。大光明殿。冥府殿。龍華殿。羅漢殿。極樂殿。藥師殿。觀音殿。影子殿。萬歲樓。靈山殿。梵鍾樓。天臺閣慈藏殿。藏經閣。山靈閣。世尊碑閣。伽藍壇。甘露房。圓通房。明月房。金堂房。中興房皇華房。事務司廳。普光殿。上爐殿。中爐殿。下爐殿。

本寺通度寺之【山內末寺】曰。極樂庵。翠雲庵。白蓮庵。玉蓮庵。瑞雲庵。泗溟庵。修道庵。安養庵。毗盧庵。白雲庵。慈藏庵。鷲棲庵【山外末寺首班地】曰。內院庵。(在梁山郡)石南

【寺格】本寺海印寺。伽藍名稱。曰觀音殿。窮玄堂。明月堂。四雲堂。堆雪堂。本寺海印寺之【山內末寺】曰。極樂庵。國一庵。白蓮庵。願堂庵。弘濟庵。知足庵。希朗臺。清涼寺。藥水庵。三仙庵。【山外末寺】曰。烱湖寺。留鶴寺。已上二寺在草溪郡 雙溪寺。古僧堂西方丈。國師庵。七佛庵。彌勒庵。已上六寺在河東郡 靈覺寺。松溪庵。隱神庵。龍湫庵。碧松寺。靈源寺。法華庵。安國庵。金臺庵。上無住庵。文殊庵。默溪庵。上蓮臺庵。已上十三寺在咸陽郡 演水寺古見寺。已上二寺在居昌郡 龍門寺。華芳寺。已上二寺在南海郡 多率寺。奉月庵。彌勒庵。已上三寺在泗川郡 大源寺。深寂寺。花林寺。羅漢庵。五峯庵。栗谷寺。淨趣庵。已上七寺在山清郡 青谷寺。護國寺。義谷寺。凝石寺斗芳庵。聖殿。已上六寺在晉州郡 雙溪寺。青巖寺。修道庵。鳳谷寺。直指寺。西殿庵。能如庵。內院庵。三聖庵。雲水庵。九華庵。卵舍庵。正覺庵。孤雲庵。已上十四寺在慶北金泉郡 水多寺。桃李寺。藥師庵。尾鳳庵。大芚寺。已上五寺在慶北善山郡 盤龍寺。在慶北高靈郡 實相寺。藥水庵。百丈庵。洗塵庵。已上四寺在全北南原郡

海印寺本末寺。共計七十六寺。

○慶尚南道梁山郡靈鷲山通度寺

【寺法】通度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九月二十日認可。

堂。鎭南樓。上持殿。中持殿。下持殿。說玄堂。

本寺秪林寺之【山內末寺】曰。南寂庵。甘露庵。【山外末寺】曰。寶鏡寺。首班末寺吾魚寺。泉谷寺。巨洞寺。瑞雲庵。已上五寺在迎日郡靑蓮寺。在盈德郡石窟庵。普德庵。海峯寺。古石庵。佛國寺。芬篁寺。栢栗寺。隱乙庵。已上八寺在慶州郡。

秪林寺本末寺。共計十七寺。

○慶尙南道陜川郡伽倻山海印寺

【寺法】海印寺本末寺法。明治四十五年七月二日認可。

【寺乘】海印寺。新羅哀莊王三年癸未。順應理貞兩大德創建。高麗高宗王時。雕造大藏經板。至後代。藏于本寺。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法刹大本山海印寺。

【燈規】海印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海印寺第一任住持李晦光。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

寺。白蓮庵。白雲庵。幻寂庵。石泉庵。普德窟。深源寺。圓寂寺。已上十七寺在聞慶郡 黃嶺寺。南長寺。觀音殿。中穹庵。北長寺。甲長庵。龍興寺。東海寺。王妃庵。淸溪寺。西山寺。靑龍寺已上十二寺在尙州郡 長安庵。地藏庵。龍門寺。極樂庵。杜雲庵。西岳庵。寒天寺。普門寺。已上八寺在醴泉郡 鳴鳳寺。內院庵。法華庵。喜方寺。毗盧寺。留石寺。陳月寺。已上七寺在榮州郡

金龍寺本末寺。共計五十寺。

○慶尙北道慶州郡含月山祇林寺

【寺法】 祇林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認可。

【寺乘】 祇林寺。新羅善德王十二年癸卯。光有聖人創建。

【宗旨】 稱號禪教兩宗大本山祇林寺。

【燈規】 祇林寺本末寺。西山大師。淸虛休靜禪師 嫡傳兒孫。爲住持。

【主職】 祇林寺第一任住持金萬湖。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金萬應。大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職認可。

【寺格】 本寺祇林寺。伽藍名稱曰。大寂光殿。藥師殿。聖壽殿。應眞殿。冥府殿。華井

○慶尙北道聞慶郡雲達山金龍寺

【寺法】　金龍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九月二日認可。

【寺乘】　金龍寺。新羅眞平王九年戊申。雲達祖師肇基。降至朝鮮中宗大王時。明嘉靖年間。芙蓉靈觀禪師中興之。

【宗旨】　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金龍寺。

【燈規】　金龍寺本末寺。芙蓉靈觀禪師嫡嗣淸虛休靜禪師五代法胤喚惺志安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　金龍寺第一任住持金慧翁。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　本寺金龍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說禪堂。海雲菴。應眞殿。冥府殿。極樂殿金輪殿。大香閣。上香閣。東香閣。

本寺金龍寺之【山內末寺】曰。大成菴。養眞菴。華藏菴。金仙臺。兜率菴。【山外末寺】曰。大乘寺。首班末寺潤筆菴。妙寂菴。般若菴。雙蓮菴。慧國寺。安寂庵。隱仙庵。雲庵寺。鳳巖

【宗旨】稱號禪教兩宗大本山孤雲寺。

【燈規】孤雲寺本末寺。奉行開山祖義湘國師之教義。舉揚派祖喚惺禪師之宗旨

【主職】孤雲寺第一任住持李萬愚。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主持李東吁。大正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職認可。

【寺格】本寺孤雲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冥府殿。願堂。駕雲樓。羽化樓。大菴堂。古金堂。

本寺孤雲寺之【山內末寺】曰。白蓮庵。雲水菴。【山外末寺】曰。淨水菴。持寶菴。雲嵐菴。住月菴。(已上四寺在義城郡)鳳停寺。靈山庵。智照庵。開目庵。廣興寺。靈山庵。極樂庵。龍潭寺金井庵。鶴棲庵。極樂庵。法龍寺。西岳寺。仙刹庵。黃山寺。暮雲庵。愛蓮庵。鳳棲庵。詠鳳庵。石水庵。石塔庵。南水庵。(已上廿二寺在安東郡)覺華寺。東庵。西殿。道成庵。弘濟庵。鷲棲庵清凉庵。(已上七寺在奉化郡)浮石寺。祖師殿。中臺庵。聖穴庵。草庵。石崙庵。(已上六寺在榮州郡)日出庵。相蓮庵。龍壽寺。(已上四寺在安東郡古禮安郡)鴨谷庵。(在軍威郡)

孤雲寺本末寺。共計四十六寺。

再任。

【寺格】 本寺銀海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爐香殿。單棲閣。寶華樓。說禪堂。尋劍堂淸風堂。極樂堂。

本寺銀海寺之【山內末寺】曰。百興庵。雲浮庵。白蓮庵。瑞雲庵。寄寄庵。忠孝庵。彌陀庵。中巖庵。妙峯庵。鳳棲庵。居祖庵。【山外末寺】曰。靈芝寺。妙覺寺。竹林寺。已上三寺在永川郡眞佛寺。修道寺。富貴寺。佛窟寺。鳳林寺。淨水庵。天成庵。已上七寺在新寧郡水泰庵。麟角寺。新興寺已上三寺在軍威郡大典寺。在青松郡水晶寺。在英陽郡有金寺。莊陸寺。已上二寺在寧海郡金井庵。朱砂庵。道德庵。已上三寺在慶州郡

銀海寺本末寺。共計三十二寺。

○慶尙北道義城郡騰雲山孤雲寺

【寺法】 孤雲寺本末寺法。大正二年一月九日認可。

【寺乘】孤雲寺。係是新羅義湘國師敎迹。照通和尚紹敎統爲中興祖。喚惺禪師傳法爲派祖。

白雲寺。新興寺。雙飛寺。已上五寺在金泉郡法柱寺。白蓮菴。塼坨寺。已上三寺在軍威郡玉蓮寺。大谷寺。浮水菴。已上三寺在比安郡大見寺。消災寺。已上二寺在玄風郡慶興寺。安興寺。已上二寺在慶山郡盤龍寺。大興寺。帝釋庵。已上三寺在慈仁郡環城寺。禪本寺。元曉庵。已上三寺古河陽郡竹林寺。薪芚寺。磧川寺。大雲庵。大寂寺。湧泉寺。已上六寺在淸道郡悟道庵。在義興郡安國寺。感應寺。已上二寺在星州郡

桐華寺本末寺。共計五十六寺。

○慶尙北道永川郡八公山銀海寺

【寺法】銀海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月四日認可。

【寺乘】銀海寺。新羅憲德王願刹海眼寺之古蹟。元旦山禪師建法幢。高麗朝王師普慈尊者擴伽藍。朝鮮仁宗大王朝。天敎和尙。揭銀海寺之宣額。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銀海寺。

【燈規】銀海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之嫡嗣鞭羊彥機禪師之法孫及浮休善修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銀海寺第一任住持朴晦應。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就職認可。第二期

【寺法】桐華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月四日認可。
【寺乘】桐華寺。新羅炤智王十五年癸酉。極達和尙創建。惠恭王七年壬子。心地王師改號桐華寺。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桐華寺。
【燈規】桐華寺本末寺。淸虛浮休兩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桐華寺第一任住持金南坡。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本寺桐華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靈山殿。毗盧殿。蓮經殿。七星閣。獨聖閣。凝香閣。降生院。尋劍堂。西別堂。斗月寮。
本寺桐華寺之【山內末寺】曰。金堂庵。浮圖庵。內院庵。養眞庵。念佛菴。
山外末寺【首班地】曰。把溪寺。龍淵寺。南地藏寺。已上三寺在達城郡瑜珈寺。在玄風郡【方等地】。曰北地藏寺。夫仁寺。林休寺。安逸庵。隱跡菴。雲興寺。觀香菴。已上七寺在達城郡大杜寺。大芚寺補國寺。金國寺。道德庵。松林寺。鹿峰寺。念佛菴。已上八寺在漆谷郡威鳳寺。在仁同郡鶴林寺。古方寺

雲寺。大乘寺。月隱寺。靈隱寺。已上三寺在連山郡淨水寺。在魯城郡阜蘭寺。在扶餘郡德川寺。大鳥寺。五德寺。已上三寺在林川郡鳳棲寺。在韓山郡永守寺。在庇仁郡白雲寺。中臺寺。金剛菴。已上三寺在藍浦郡無量寺。金池寺大祖庵。雙溪庵。兜率庵。已上五寺在鴻山郡定慧寺。中庵。南庵。已上三寺在定山郡正覺寺。在石城郡長谷寺。在靑陽郡碑庵寺。在全義郡香泉寺。華嚴寺。梨苑庵。已上三寺在禮山郡高山寺。中庵。飛來庵。鳳隱庵。已上四寺在懷德郡普門庵。隱石寺。銀石寺。已上三寺在木川郡成佛寺。廣德寺。東殿。西殿。已上四寺在天安郡城月寺。在稷山郡望月庵望溪寺。已上二寺在古平澤郡神心寺。白蓮庵。已上二寺在牙山郡紅華寺。仁華寺。已上二寺在新昌郡五峯寺。鳳谷寺。已上二寺在溫陽郡浮石寺。三仙寺。望日寺。海月庵。竹寺。文殊庵。已上六寺在瑞山郡報德寺。觀音庵。修德寺。定慧庵。已上四寺在德山郡靈塔寺。九龍寺。影浪寺。聖堂寺。已上四寺在唐津郡興住寺。太乙庵。泰國寺。已上三寺在泰安郡開心寺。東殿。月樂寺。月落寺。天藏庵。文殊寺。已上六寺亦瑞山郡龍鳳寺。山惠菴。內院菴。藥水寺。淨巖寺。已上五寺在洪城郡高山寺。石蓮寺。七節庵。淨巖寺。已上四寺在結城郡禪林寺。鑑島寺。已上二寺在鰲川郡九蓮寺。大蓮寺。已上二寺在大興郡

麻谷寺本末寺。共計一百二十四寺。

○慶尙北道達城郡八公山桐華寺

(朝鮮現代)

【寺法】麻谷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月四日認可。

【寺乘】麻谷寺。新羅普照禪師初創寺基。梵日國師擴張法宇。道詵國師一新規模

【宗旨】稱號禪教兩宗大本山麻谷寺。

【燈規】麻谷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麻谷寺第一任住持張普明。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金萬愚。大正四年十月七日就職認可。

【寺格】本寺麻谷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大光寶嚴。靈山殿。應眞殿。尋劍堂。梅花堂。祝聖殿。國師堂。大香閣。中香閣。小香閣。新香閣。

本寺麻谷寺之【首班末寺】曰。甲寺。在公州郡鷄龍山新羅慈藏律師初剏寺基慧明禪師興隆伽藍著名之靈刹自古以來與麻谷寺人法融通法緣深厚【山內末寺】曰。上院庵。隱寂庵。北迦葉庵。南迦葉庵。白蓮庵。靑蓮庵。靈隱庵。臺上庵

【其次又有鷄龍甲寺之山內末寺】曰。大慈庵。獅子庵。新興庵。內院庵。大聖庵。

本寺麻谷寺之【一般末寺】曰。東鶴寺。實相庵。文殊庵。東殿。吉祥庵。新元寺。騰雲庵馬鳴庵。古王庵。南庵。靈隱寺。銅穴寺。已上十二寺在公州郡灌燭寺。雙溪寺。聳巖寺。已上三寺在論山郡孤

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法住寺第一任住持徐震河。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第二任住持李南坡。大正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就職認可。

【寺格】本寺法住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八相殿。圓通殿。能仁殿。四天王殿。宣禧宮願堂。上學堂。拈華室。極樂殿。大香閣。圓通香閣。舍利閣。

本寺法住寺之【山內末寺】曰。中獅子庵。上歡庵。（朝鮮李太祖百日祈祝處）上庫庵。汝寂庵。脫骨庵水晶庵。【山外末寺】曰。公林寺。彩雲庵。煥章寺。菩薩寺。安心寺。龍華寺。輔國寺。已上六寺在清州郡德周寺。普德寺。蒼龍寺。白雲庵。高山寺。已上五寺在忠州郡佳山寺。龍巖寺。已上二寺在沃川郡靈水庵在鎭川郡霧巖寺。神勒寺。淨芳寺。玉泉庵。白雲庵。已上五寺在淸風郡靑蓮庵。圓通庵。上禪庵。華藏庵已上四寺在丹陽郡白蓮寺。在堤川郡覺淵寺。上庵。道德庵。已上三寺在槐山郡迦葉庵。在陰城郡月裡寺。懸巖寺。已上二寺在古文義郡寧國寺。重華寺。般若寺。已上三寺在永同郡

法住寺本末寺。共計四十一寺。

○忠淸南道公州郡泰華山麻谷寺

本寺傳燈寺之【末寺首班地】曰。華藏寺。在長湍郡【首班地華藏寺之山內末寺】曰。雲霞堂。寂默堂。彌陀菴。極樂菴。洛迦菴。

【本寺傳燈寺之末寺】曰。白蓮寺。靑蓮寺。積石寺。普門寺。淨水寺。穴口寺。已上六寺在江華郡華蓋庵。文殊寺。奉陵寺。已上三寺在金浦郡黔丹寺。聖住菴。已上二寺在古交河郡龍宮寺。在仁川郡聖壽菴。心腹寺普月菴。松月菴。已上四寺在長湍郡圓通寺。內院菴。北聖菴。大興寺。海雲菴。觀音寺。雲興寺。開聖菴。七星菴。摠持寺。翫月寺。已上十一寺在開城郡延慶寺。興敎寺。道詵菴。玉泉寺。鶴巢菴。已上五寺在古豐德郡藥師菴。在古陽川郡

傳燈寺本末寺。共計四十寺。

○忠淸北道報恩郡俗離山法住寺

【寺法】法住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九月二日認可。

【寺乘】法住寺。新羅朝義信禪師之開創。湖西第一之靈刹。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法住持。

【燈規】法住寺本末寺。芙蓉靈觀禪師之二大神足。(一)浮休善修(二)淸虛休靜兩

寺。（在陰竹郡）龍德寺。長庚寺。白蓮庵。隱寂庵。（已上四寺在龍仁郡）普門寺。寺彌陀。淸涼寺。（已上三寺在高陽郡）修理寺。元堂寺。（已上二寺在始興郡）（國淸寺。（在平安北道鐵山郡）金剛寺。天王寺。羅漢寺。靈藏寺。秋月菴。（已上五寺在平安北道義州郡。大正五年。龍珠寺以平北六寺。讓與于妙香山普賢寺。））

龍珠寺本末寺。共計四十九寺。

○京畿道江華郡吉祥山傳燈寺

【寺法】傳燈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九月二日認可。

【寺乘】傳燈寺。沁都第一之禪院。自古弘法之宗刹。（寺係高麗朝創建）

【宗旨】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傳燈寺。

【燈規】傳燈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法胤喚惺志安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傳燈寺第一任住持金之淳。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就職認可。第二任住持鞠昌煥。就職。

【寺格】本寺傳燈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本殿建築之美術。爲國保之古蹟。大正五年。本寺住持鞠蓮月。因其舊制而修補。）藥師殿。冥府殿。講說堂。香爐殿。藏史閣。（朝鮮寶藏歷代實錄之史庫也）普譜閣。

【寺乘】　龍珠寺。新羅時葛陽寺之舊蹟。朝鮮正宗大王十四年庚戌。命創本寺。特置八路都僧統。兼水原郡龍珠寺都總攝。本寺創建都化主寶鏡大師初膺其職。

【宗旨】　稱號禪敎兩宗大本山龍珠寺。

【燈規】　龍珠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　龍珠寺第一任住持姜大蓮。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　本寺龍珠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冥府殿。護聖殿。天保樓。曼殊室利那由陀寮十方七燈閣。極樂大圓寶殿。普信閣。

本寺龍珠寺之【末寺首班地】曰。七長寺。在竹山郡青龍寺。在安城郡普光寺。在陽州郡【其次末寺方等地】曰。寶積寺。藥師寺。修道寺。深福寺。萬壽庵。萬儀寺。奉寧寺。青蓮庵。洪法寺。已上九寺在水原郡鳳林寺。雙溪寺。靜水庵。蓬萊寺。華雲寺。白水庵。已上六寺在南陽郡萬奇寺。在振威郡雲水庵。靜樂庵。淸源寺。內院庵。隱寂庵。瑞雲庵。石南寺。藥師庵。已上八寺在安城郡碑殿庵。明寂庵。上雲庵。青蓮庵。極樂庵。白蓮庵。極樂寺。仙住庵。朝天寺。鶴壽寺。鳳舞寺。已上十一寺在竹山郡新興

第相承之宗義。特守元曉。義湘。及大覺。三國師紙墨傳授之慈訓。以華嚴經爲正依其他諸經爲傍依。盖華嚴敎宗也。

【主職】 奉先寺第一任住持洪月初。大正二年四月二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 本寺奉先寺。伽藍名稱。曰大雄殿。御室閣。爐殿。山神閣。雲霞堂。放蹟堂。淸風樓。(三門)第一天王門。第二解脫門。第三眞如門。食堂樓。判事室。廊舍。涅槃堂。影堂。鍾樓閣。東司。

本寺奉先寺之【首班末寺】曰興國寺。佛巖寺。檜巖寺。已上三寺在楊州郡【其他末寺】曰鶴到庵白華菴。妙寂菴。見聖菴。奉印寺。雙菴。石林寺。彌勒菴。石泉寺。內院菴。奉永寺。浮圖菴。安心寺。寶光寺。鷄林菴。自在菴。已上十六寺在楊州郡 鳳巖寺。五峯寺。已上二寺在漣川郡 興龍寺。新勒寺已上二寺在抱川郡 懸燈寺。在加平郡 彌陀寺。在坡州郡 守國寺。在高陽郡

奉先寺本末寺。共計二十七寺。

○京畿道水原郡華山龍珠寺

【寺法】 龍珠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九月二日認可。

雲菴。慶國寺。奉國寺。蓮花寺。靑蓮寺。永華寺。大聖菴。大明庵。道詵寺。太古寺。扶皇寺。奉聖庵。安養庵。祥雲寺。元曉庵。僧伽寺。地藏庵。文殊庵 少林寺。玉泉庵。三聖庵彌陀寺。已上廿五寺在高陽郡 華藏寺。觀音寺。戀主庵。望海庵。佛性寺。慈雲庵。虎壓寺。聖月庵。靑蓮庵。聖主庵。念佛庵。獅子庵。藥水庵。已上十三寺在始興郡 靈源寺。隱仙庵。映月庵。玉水庵。已上四寺在利川郡 藥師庵。在陽川郡 上院庵。明性庵。潤筆庵。舍那寺。已上四寺在楊平郡 興旺寺。葛空寺。已上二寺在驪州郡 望月寺。洛伽庵。天竺寺。圓通庵。回龍寺。水鍾寺。已上六寺在楊州郡 萬景寺。慈雲庵。興國寺。雲水寺已上四寺在高陽郡

奉恩寺本末寺。共計七十八寺。

○京畿道楊州郡雲岳山奉先寺

【寺法】奉先寺本末寺法。大正二年四月二日認可。

【寺乘】奉先寺。朝鮮睿宗大王元年己丑創建。明宗大王十七年壬戌。陞爲敎宗。

【宗旨】稱號敎宗甲利大本山奉先寺。

【燈規】奉先寺本末寺。惟奉馬鳴。龍樹。帝心。雲華。賢首。華嚴。及定慧。七大祖師次

休靜大師。松雲惟政大師。碧巖覺性大師。相繼爲之。闡揚宗敎。○按奉恩之施設。皆普雨之事業也。本寺判事先生案。首書其名。淸虛。松雲。皆從禪科出身。亦普雨之薦拔也。當時儒者。妬疾佛法之大興。斥爲妖僧。交章攻之。而母后之所護故。柰何不得及文定昇遐。遂卽竄死。盖普雨。儒家之仇敵。佛門之功臣也。

【宗旨】 稱號禪宗甲刹大本山奉恩寺

【燈規】 奉恩寺本末寺。淸虛休靜禪師之法孫。爲住持。

【主職】 奉恩寺第一任住持羅晴湖。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九日。就職認可。第二期再任。

【寺格】 本寺奉恩寺。伽藍名稱。曰大雄寶殿。大香閣。華嚴經板殿。禪院。靈山殿。尋劍堂。冥府殿。雲霞堂。山神閣。管應堂。天王殿。降仙殿。獨聖閣。

本寺奉恩寺之【末寺首班地】。曰開運寺。興天寺。奉元寺。白蓮寺。華溪寺。津寬寺。已上六寺在高陽郡龍門寺。在楊平郡神勒寺。在驪州郡三幕寺。在始興郡【末寺方等地】曰。佛國寺。奉國寺。法輪寺龍德寺。長慶寺。淸溪寺。修道寺。白雲寺。擎日菴。已上十寺在廣州郡大圓菴。寂照庵。七星菴。白

(朝鮮現代)

朝鮮寺刹禪敎兩宗三十本寺幷其所屬末寺

左列卅寺本末。今用六例槩括。

【寺法】朝朝總督認可年月日

【寺乘】本寺開創。中興。紹隆。等事蹟要概。

【宗旨】寺法承認之同時。公然冠稱於寺名者。

【燈規】本末寺門。傳燈通規。

【主職】住持遞代。以三年爲一任期。住持。欲以期稱之。則不便於頻遞者。欲以世稱之。則不適於再任者。亦非嗣法也。今依就職第次。但稱第一任第二任。

【寺格】本寺末寺等級

○京畿道廣州郡修道山奉恩寺

【寺法】奉恩寺本末寺法。大正元年十月十五日認可。

【寺乘】奉恩寺　新羅阿度和尙開基。高麗法鏡王師刱建云。而其蹟不可考。朝鮮明宗大王七年壬子。爲禪宗。設禪科。置禪宗判事兼奉恩寺住持。普雨虛應和尙。淸虛

道							
忠清南道	七八	七八	三三一	二七〇	六〇一	三	三
全羅北道	一一八	一一八	三二五	七三	三九七	一	一
全羅南道	六五	六五	八五六	八七	九四三	二	二
慶尙北道	二三五	二四二	一,三五九	九〇	一,四四九	九	一三
慶尙南道	一六八	一六八	一,三八二	一〇四	一,四八七	五	五
黃海道	五七	六五	一三六	二七	一六三	三	六
平安南道	五〇	五〇	五九	五	六四	一	一
平安北道	一三〇	一三〇	一四八	七	一五五	二	二
江原道	一三三	一三三	七〇二	一四二	八四四	三	三
咸鏡南道	八六	八三	二六六	一二〇	三八六	一	一
咸鏡北道	三三	三三	三六	—	三六	—	—
總計	一,四〇一	一,四一三	六,九二〇	一,四二〇	八,三四〇	四四	五一

員長姜大蓮。出公金佽助。始克善終。出第一回卒業生十四名。至是年四月廢止三十本寺。旣蒙總督府之惠借北廟。而設佛敎中央學林。故變賣本所。得五千圓抵償覺皇寺建築之重債。蓋賴朝鮮總督府內務部長官宇佐美勝夫氏之外護默運。事得圓成矣。然而。三十本山。住持以爲李晦光。保管院宇。兼興學校。對其勞績不可默過。迺於本年四月一日。禪敎兩宗大本山水原郡龍珠寺住持姜大蓮。以三十大本山聯合事務所委員長之資格。代表三十大本山住持。贈呈銀盃一事。幷感謝狀一紙。用表紀念不忘之意。于斯時也。道俗男女八十餘人。皆同參焉。是爲元興寺始終之大槩也。

○朝鮮人設立寺刹祠院及僧尼數表（大正五年十二月末日調査）

	寺刹數 前年末現在	寺刹數 本年末現在	僧	尼	計	祠院	同上管理者數
京畿道	二〇五	二〇五	二〇五	四四三	一、六二二	一三	一三
忠淸北道	四五	四五	一四一	五三	一九四	二	二

障（理障。事障。）人於涅槃。（不生曰涅。不滅曰槃。）

（丙辰）大正五年。禪敎兩宗大本山水原郡龍珠寺住持。禪敎兩宗三十大本山聯合事務所委員長姜大蓮。代表禪敎兩宗三十大本山住持。設立佛敎中央學林於京城府崇一洞舊北關帝廟。○賣舊元興寺。（爲昌信洞公立普通學校）

○尙玄按元興寺。前韓光武六年壬寅創建。號爲大法山國內首寺刹。設管理署。奉元寺之金優曇。華溪寺之金越海。相繼爲都攝理。至八年甲辰。管理署廢。洪月初李寶潭等。設佛敎研究會於本寺。又立明進學校。徵集諸寺青年僧侶。敎授普通俗學未幾。洪月初之事業。讓渡于李晦光。佛敎研究會變爲圓宗宗務院。明進學校改稱佛敎師範學校。敎授演說及測量等學科。期滿而罷。寺後忽爲某勢家所奪。姜大蓮金寶輪等挺身當先。訴于法。得伸理。圓宗宗務院。後又變稱禪敎兩宗三十本山住持會議所。海印寺住持李晦光。爲院長。管理本所。遂出己財。畧加修改。設立能仁普通學校。敎養閭閻男女兒童。當此之時。三十本山住持總會決議。亦設高等佛敎講塾。未幾罷之。而能仁學校。至第四學年。力盡將自廢。三十本山聯合事務所委

寺住持。姜大蓮爲委員長。○三月十五日。發行佛敎振興會月報第一號。

附　佛敎雜誌沿革

朝鮮佛敎月報發行十九號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始　大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終　編輯兼發行者　權相老

海東佛報發行八號　大正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始　大正三年六月二十日終　編輯兼發行者　朴漢永

佛敎振興會月報發行九號　大正四年三月十五日始　大正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終　編輯兼發行者　李能和

朝鮮佛敎界發行三號　大正五年四月五日始　大正五年六月五日終　編輯兼發行者　李能和

朝鮮佛敎叢報發行繼續中　大正六年三月二十日始　編輯兼發行者　李能和

七月二日。佛敎振興會。設行無遮大會于京城之奬忠壇。追薦朝鮮五百年以來一切寃死之人冥福○朝鮮總督寺內正毅。命印海印寺藏板之大藏經三部。自三月十五日始事每日用朝鮮人五十名。朝鮮總督府事務官小田省吾監督其役。至八月畢印。蓋用强質紙。在中央試驗所及其他製紙所應用化學而製造之紙也印之。其表紙。則用絹地。繪畫麗代之瓦。及蓮花與唐草等形其製本。極精巧。一部奉納于日本西京之泉湧寺。以祈先帝冥福。一部置于朝鮮總督府參事室。一部藏于京城景福宮博物館。見每日申報○佛敎振興會之法人。官認之宗敎團體。故曰法人。因遣二

李晦光其代表者也

佛敎振興會役員

會主李晦光。副會主姜大蓮。

幹事長金弘祚。理務部長羅晴湖。事務部長申羽均。財務部長李命七。已上三人皆兼幹事

幹事。張志淵。尹泰興。金相淑僧。金榮鎭。李能和。李常和。金永七。李智永僧。成壎。尹稙求。梁建植。宋憲奭。馬相學。李喬永。李舜夏。朴海遠。安必中。洪鎭裕。張鴻植。吳在豐。許萬弼。金同圭。趙命九。柳錫晉。沈禹澤。韓榮浩。李寶潭僧。李碧峯僧。金近永。

婦人幹事李淑。李淑子。

是年。以佛舍利故。七千僧尼。義捐金錢。數百檀越。善施財穀。改建覺皇寺。十二月。役告訖。二十九日。行釋迦世尊舍利奉安禮式。從東門外舊元興寺。輦舍利入京城。三十本寺住持。具法服威儀。乘腕車陪從。佛敎振興會員。及善男善女。無數千人。塡咽擁護。旛蓋以行列。鼓吹以前導。滿城士女。奔波瞻禮。無不嘖嘖。嘆未曾有。

乙卯大正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置朝鮮寺刹三十本山聯合事務所于覺皇寺。大本山龍珠

(朝鮮現代)

設立高等佛敎講塾于京城。（舊元興寺）朴漢永爲塾師。三十本寺。起送留學生一人或二人。來京聽講。未滿一年。以事散歸。是年朝鮮僧侶。留學日本者。計十三人。乾鳳寺之李智光龍珠寺之金晶海。長安寺之李混惺。雙溪寺之鄭晄震等。皆入東京之曹洞宗大學。海印寺之曹學乳入于眞言宗之豊山大學。玉泉寺之李鍾天入于東洋大學。梵魚寺之金道源入于日本大學。其他皆入西京之臨濟宗大學。（留學西京者。後多罷皈。）

十一月二十五日。設立佛敎振興會于覺皇寺。於此會也。海印寺住持李晦光。法住寺住持徐震河。乾鳳寺住持李雲坡。法興寺住持鄭萬化。桐華寺住持金南坡。銀海寺住持朴晦應。金龍寺住持金慧翁。通度寺住持金九河。龍珠寺住持姜大蓮。麻谷寺住持張普明奉恩寺住持羅晴湖。大興寺住持白翠雲。孤雲寺住持李東旿。月精寺住持洪甫龍。松廣寺住持李雪月。奉先寺住持洪月初。永明寺住持李晦明。成佛寺住持金抱應。梵魚寺住持吳惺月。貝葉寺住持姜九峯。歸州寺住持鄭煥朝。寶石寺住持朴徹虛。威鳳寺住持李振聲。釋王寺住持代金崙河。白羊寺住持代宋宗憲。祇林寺住持代朴海蓮。普賢寺住持代羅晴湖。傳燈寺住持代李智永。仙巖寺住持代金相淑等。其發起者也。又海印寺住持

佛紀二九三八年 佛紀二九四〇年 佛紀二九四一年

一人。時仙巖寺之金擎雲。當選爲臨時管長。以老故不出來。而以韓龍雲爲臨時管長代理。行之年餘。辛亥歲也。盖此會也。惟全羅南道。及智異一方。應之而已。後乃移設臨濟宗臨時宗務院于東萊梵魚寺。未半年而罷。壬子歲也。（詳見下編「梵魚一方臨濟宗旨」）

朝鮮總督府時代（現代）

辛亥明治四十四年。六月三日。頒布寺刹令七條。（制令第七號）七月八日。頒布寺刹令施行規則八條。定三十本寺。各置住持。（朝鮮總督府令第八十四號）翌年爲始。三十本寺住持。各定本末寺法。申請于朝鮮總督。次第承認而施行之。從由來之舊慣。皆稱禪敎兩宗。於是。朝鮮寺刹。宗旨定于一。而區域分爲三十矣。

癸丑大正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南印度錫蘭島高僧達磨婆羅。來到京城。自言爲朝鮮佛敎全體。特獻佛舍利一粒。用祝將來之興隆云云。于時。海印寺住持李晦光捧受。後遞傳于三十本山會議所院長楡岾寺住持金錦潭。（京畿三本山住持作證明）以其爲朝鮮佛敎全體代表者故也。時諸檀越。施銀盒鐵櫃。奉安舍利于覺皇寺佛座之側。留鎭海東。福利人民。

甲寅大正三年。一月十三日。禪敎兩宗三十本山住持。開第三回總會于會議所。（舊元興寺）決議

實請願于前韓國中樞院矣。尙無如何措處。僧侶之疑懼轉深。入俗日多．傳道日縮孰若速解禁婚而保敎也。使多數之僧侶。轉作嫁娶生産。其影響於政治道德宗敎界者。顧不多多乎。用是之故。玆敢冒陳。洞亮後。僧侶嫁娶解禁事。特以府令頒布。一闢千年之習。俾成不世之蹟。政莫新焉。此事雖小實大。幸速圖焉。無任祈懇之至。

明治四十三年九月　日

統監子爵寺內正毅　殿

諸山僧侶。共謀協力。創覺皇寺于京城之北部磚洞。今壽松洞是爲入城布敎之始。先是。京山僧洪月初李寶潭等。創立佛敎研究會于城東元興寺。以淨土爲宗。刻於銀章。分給僧員而收實費。丙午歲也。自是。諸方僧侶有志振興佛敎者。當時有志之僧侶。今皆爲大本山住持。故不具錄稍稍來集京輦之下。共立宗旨。稱號圓宗。置宗務院。推李晦光爲宗正。戊申歲也。李晦光。以圓宗宗務院宗正之資格。赴日本東京。與曹洞宗管長弘津說三。締結聯合盟約共七個條。陳震應。朴漢永。金鍾來。韓龍雲等。以爲朝鮮僧侶。本屬臨濟宗派。若與曹洞聯合則是改宗易祖。於是。發起立臨濟宗。庚戌歲也。共設臨濟宗臨時宗務院于順天松廣寺。置管長

進化之今日固不容論。少有可採。幸提出閣議。布令天下。僧尼嫁娶與否。任作自由無碍進化。公私幸甚。

隆熙四年三月　日

中樞院議長金允植閣下

統監府建白書

伏以僧侶嫁娶之禁以佛戒。其來久矣。而不適於百度維新之今日則勿論。若使僧侶一禁嫁娶而不知鮮。其於政治的殖民。道德的生理。宗敎的布敎。有百害而無一利此則盡人能言。不必條晳。不寧惟是。叅以佛敎言之。其深淵之眞理。廣大之範圍。實非嫁娶與否之所能損益。但佛欲衆生之轉迷爲悟。改惡作善。而衆生根器若面。無從一道而導之。則勢不得不集天下迭情節慾之事而演說之。以冀其各從所好而利導也。然則佛戒之禁婚。固方便之一道。佛敎之究竟則邈哉。解亦何傷。且男女之慾。智愚共有。若終身禁婚。因禁而生弊。弊復滋矣。良以朝鮮之僧侶。非不知鮮禁之爲愈但一朝之言。不能闢千年之習。滿心疑懼。薄歲躕躇。以冀朝令之解禁。故今三月。舉

（朝鮮時代）

有日月變者。其變期之修短雖殊。驟入於進化之域則一也。故變者。進化之不二法門不變何爲。今日之可變者何限。但以與已有密接關係者而陳言之。幸須察焉。竊惟僧尼之自禁嫁娶生產。實數千年不易之案。何其蔽歟。是有關於國計者不少。則不宜一任自裁。無所過問也。現今世界問題之大者。不一而足。首屈一指。則不可不以殖民當之。惟我全國僧侶之現數。槩爲五六千。後日之增加亦未可知。一任前制而不之返有損於殖民界者。有不可勝言者。此智力水平線以上之所日夕懼然者矣。安在其不圖改良也。且佛敎弘圓。無事可禁。但以淺根衆生故假設方便。後人不知。誤作金言沈面濡首。不能更進一步。嗚呼。自此以往。佛敎之影響於衆生界者。亦已遠矣。數千年之僧侶。不敢置一言於其間者則又可悲也。若使佛敎絕跡於天下而無憾焉則已苟若不然。僧侶當任作嫁娶生產。擴張其範圍。樹旗於宗敎競爭之陣壘。不亦保敎之大計乎。嫁娶之禁一變。公而殖民。私而保敎。無適而不宜。何憚而不變哉。此等禁戒初非法律所係。則自禁自解。靡所不可。但千年積習。一朝難改。異議百出。互相疑懼有志未達。抑有年所。日暮道遠。少不宜緩。故敢陳愚言。幸加三思。若使此言無補於

佛紀二九三三年

丙午光武十年。春。出內帑金六千圓。命修補海印寺大藏經板釘裝。并印佛經一千四百卷奉安金剛山正陽寺。補充闕書。始于春。訖于夏。化主僧龍城。監董僧大蓮。海印寺僧景明製跋文。嘉善大夫前漢城判尹朴昌善。署其名。先是。海印寺僧龍城。貪緣建白于淳嬪嚴氏。行此佛事。輾轉入稟大內。故有是命。淳嬪聞楓岳僧錦虛(姜大蓮之前名)重創長安寺海光殿。頗有幹能。命派尙宮林氏。帶同錦虛。前往海印寺。主幹其役告訖。有餘財。買田數結。附局司壇。歲收百斗米。又其餘。分施各僧寮云。

○李王殿下(前皇帝)(李坧)在位四年

佛紀二九三七年

庚戌隆熙四年。三月。百潭寺僧韓龍雲。獻議于中樞院。九月又建白于統監府。願令僧尼嫁娶自由。并不報。

【備考】中樞院獻議書。伏以人界之事。莫善於變。莫不善於不變。一定而不知變人物之存在於天地間者。不復睹於今日。天地善變。萬物生焉。生生不盡。生生不盡而善變焉則其進化之妙。日繁一日。雖欲窮盡其數。上等之筭。百年之壽。已不勝其任。變與不變之比例如是。故天下之人貴變焉。有變千載之案者。有變一世之議者

兩足。巍巍乎莫可尙已而尤卓絕者。旁通儒學性理。及古今治亂得失。嘗曰。儒之知仁勇。卽佛之悲智願也。佛有三寶。而曾傳之三綱領近之。佛有五戒。而鄒經之四端與誠實之信近之。淺見末學。互相操戈。是未知聖人眞面故耳。斯盖前人所未發。余儒而好佛者。逾服膺讚頌而不能已。銘曰。

尋思證修石頭遷。博古融會丹霞然。拳頭熱棒鎭州玄。吾師挺生海東天。打迸十方祖師禪。片石嵯峨千萬年。

大正三年四月　日

朝家置管理署。管理寺刹及僧徒。又刱元興寺于京城之興仁之門東大門外。號大法山國內首寺刹。置左右敎正各一人。大禪議及上講議各一人。理務五人。都攝理一人。以奉恩。奉先。龍珠。麻谷。法住。松廣。金山。海印。通度。桐華。月精。楡岾。釋王。皈州。普賢。神光等十六寺。爲中法山道內首寺刹。置道敎正副敎正禪議講議各一人。道內各寺刹。置住職各一人。越二年甲辰。管理署及大法山。並廢止。

甲辰光武八年八月。三角山重興寺灾。

長潁慧秀朗。眼如曙星。聲若洪鍾。略通經史。年十四。住依萬淵之豊谷麟禪師。明年祝髮。受戒于白羊之道菴定和尙。後叅枕溟醒和尙。時醒和尙開堂仙巖。一見禪師知爲大乘法器。諄諄啓迪。五六年間。博涉三藏。烝烝日上。醒和尙亟加嘆奬。授大戒焉乃以己酉春。建幢于瑞石。紹豊谷法燈。寔臨濟嫡傳也。受仙巖之請。開堂于南北兩菴。諸方來學。躡屩擔笈者道相屬也。丙寅秋。傳講緒于景鵬益運。運傳于擎雲元奇幷爲禪門之鸑鳳。克紹靈冑而錦峯其高足也。禪師付法後三十餘年。經卷戒律老而益精苦不衰。見者咸謂眞佛出世。壬寅正月二十六日。示微疾。澡浴端坐而逝。世壽七十九。緇白遠近。奔赴悲吪。奉全身茶毗。祥光燭天。異香不滅。余昔聞禪師示衆曰佛敎三千年。只行小乘。以佛旨叅乎世運。則大乘宗旨。應昌于後五百世。不如是。佛願無功。不能使大地凡衆。圓成正覺。嗚呼。豈易量哉。姜慈屺文璋。訪禪師于南庵。問盡大地。毘盧遮那全身體。向何處放屎。禪師竪拂子。觸慈屺帽。曰好圊厠。慈屺呵呵笑。以偈贊之。李學士建昌。題其眞曰。氣宇堂堂。貌如其心。棒頭有眼。舊無畏音。取彼溟渤。納之一函。擬議便差。潭北湘南。庶可以形容氣像也。惟我禪師。禪敎並隆。福慧

有記述故也。經既竣印。山谷林樾。瑞氣騰空。夜色移晝。人謂之佛靈放光。如是者五是果天地報應。非偶然而然。供齋之日。十千乾闥婆。五百阿羅漢。轉經引唄。北望稽首。咸祝聖人萬年無疆。百祿維新。壽期于翼。國安于碧。南省士女。與之舞蹈。欣抃於蓮花道場之中。可以見時代昇平之象矣。

光武三年己亥四月　日

慶尙南道觀察使曹始永謹跋。

佛紀二九二九年

壬寅 光武六年正月二十六日。沙門太先入寂。

【備考】一 華嚴宗主函溟堂大禪師碑銘幷序。前承旨恒陽呂圭亨撰 中華人諸葛璟子明書 我佛弘典大敎。流布世界。特盛于我東。二千年間。與竺乾脂那。祠響方軌。磊落相望。宗風代振。距今九十一年之前。有若函溟大禪師。降于湖南。以華嚴宗主。持講席五十六臘而示化。其四世嗣法錦峯基林。奉舊藏行錄。謁余銘。余夙因師友。嘗親聆法音者稔。禪師名德如雷霆如河漢。不可以辭。謹按禪師諱太先。函溟號也。俗姓朴氏。籍密陽。父諱陽九。母吳氏。夢鉅浸滉漾。一寶函浮來。覺而有娠。以純祖甲申九月日。生于和順之寂泉里。既

五月初二日

回向畢齋觀察使病不進替送主事金永勳及地方官朴起默來叅

所印經一部奉安法宗本寺

一部奉安佛宗通度寺

一部奉安僧宗松廣寺

一部分布十三道各寺

印經跋文

如是我聞。釋迦如來見星悟眞。理具六通。道現三乘。禪宗大法。俱載於大藏經文。儘一大光寶藏。須彌極天。業鏡無塵。一心慈悲。衆生普濟。願雲廣大。福海澄深。惟玆海印寺。創自羅代。海左靈源。嶠右名藍。經有板而藏是寺。千有餘載。夙著靈異之跡。實叅機緘之化。肆我列聖祖祈福植德。必以印是經爲符讖因果之證。而經之顯晦。亦有關於一時之氣數歟。今又奉承勅敎。印成四部。瑱函緗帙。藏諸名山福地。使之弘揚竺敎。陰騭邦籙。顧不休矣哉。余於玆寺藏經文字之役。竊有所辭不獲者。以先祖之

己亥三月　日自宮內府奉
勅差下印經都監董前營將俞鳳濬
亦有訓令于本道觀察使曹始永
三月初七日始役印經
特賜自主通符武監金永澤。同月二十一日到寺幹護。
特下十三道都摠攝僧景明角牌二綏。及封山禁松牌二雙。
四月二十日　印成四部經
二十一日　尙宮崔氏到寺
賜送佛輦一座　具各色威儀
各法堂(佛殿)佛坐服四十件　寢帳十件　卓衣十一件　經衣錦各色一櫃　結絲
一櫃
奉命前衆奉金顯國同日到寺
當日設齋七日轉讀一部經

己亥光武三年四月。印成海印寺大藏經四部。分藏各寺。

【備考】 印經事實

光武二年戊戌五月 日

勅令奉承 宮內府大臣李載純

侍從院奉侍姜錫鎬

尙宮 崔氏

七月 日

劃下錢六萬二千五百金于化主僧梵雲

二十五日到寺 抱應

自宮內府差下監董僧應海

錢監僧翫虛

米監僧海耕

印監僧鳳城

達山。(九月山也)剃髮于月渚之門聖月榻下。叅禪入道。而四十餘年涅槃之誠。見性之道流千載。荷師一人而已。(中略)天降此師。亦以闡明斯道爲己任。故擇其淸淨之地。立此山寺。而四十餘年。長坐禪榻。慧月寶光。湛然圓明。而一朶妙華。隨緣挺出。誰將斯道。不泯於後世哉。(中略)嗚呼。秋天寒聲。雲駕飛空之際。瑞氣祥光。三日不絕。則形雖沒而道不沒也。(中略)惟此涵溟。追思荷師。不泯之道。與不世之蹟。以銘於一片碣石焉。銘曰。

天生荷師。禀賦有則。儲精孕僊。及河維嶽。始於無始。終於無終。此師之生。山河有淨。此師之皈。山河無光。不知何年。複此胚胎。秋天寒聲。西駕蕭灑。山哀浦咽。雲慘風悲。臨碑贈銘。萬古長辭。

又東師列傳。荷隱禪師傳云。師名例珂。號荷隱。九月山貝葉寺大講師也。聲滿海西溢流西山。學人不知荷隱非學人。隱士不叅荷隱非隱士也。開門弄如來禪者二十許春秋。掩關究祖師禪者二十餘結解。四衆圍繞。五分演唱。八彩掩身。六銖穿肩。傳印了閉門了。道光戊子生。光緖丁酉寂。猿鶴失其盟主。溪林咽其法王。不朽者文。高顯者塔。師之語錄。藏在門人騎龍講師處。

崇祿大夫前行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春秋館事同知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
世子左賓客原任奎章閣直閣韓山李承五篆

癸巳七月　日立

尙玄曰。大應和尙之碑。亦如金剛山懶雲大禪師之碑。不可考其入寂年時。今按立碑。先於入寂之前一年。盖生營也。且碑銘序云「師旣去。徒弟景炘。踵門請文」。此云自奉元寺飯去也。非指化去也。

佛紀二九二三年

南北漢緇營。年久解弛。惟存其名。都摠攝之僧職。尙依舊差出。至是廢止。兩漢摠攝印章。俱送于廣州奉恩寺收管。

乙未三十二年夏四月。命弛僧尼入城之禁。先是。日本(日蓮宗)僧佐野前勵。來本國。上書于內閣總理大臣金宏集。請解其禁。金宏集筵奏。而有是命。

佛紀二九二五年

戊戌光武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沙門例珂入寂。

【備考】 荷隱大師碑銘幷序。愚按荷師。咸鏡道咸興人也。父姓則朱氏。而夢有一神僧來。獻斗牛星。感而賑之。誕生此師。其爲孩提。十分異常矣。紀有一歲。直入於阿斯

山之大小蘭若。講道說法。四方緇流。從之如雲。高足入室。指不勝摟。以其妙諦華嚴故稱華嚴宗主。常自禱曰。願我得遍法界六根。傳法門度衆生。稱無量福德光明藏菩薩白華道場。夜夢三佛頂禮。授以天水。圓通禪會。誦無量壽如來根本呪。夢受金剛珠華藏古窟讀準提呪。夢群龍噴水洗浴全身。又見車輪常轉。自是心神益淸。得法輪轉化之妙。余嘗以御史。入楓嶽。遇師爲空門友。二十年餘。聞修禪益高。不出山門者久矣。奉元諸僧。將修盂蘭會。諗余曰。須得大宗主。主此會。而非公一書。無以致。乃貽書勸之。數月果幡然而至。至則如眞佛現世。靈唄寶偈。互發於白毫放光之中。而令衆耳皆醒。善男女受戒律奉識悔者以千數。當朝名碩。多傾倒與語。樂聞眞詮。小溪金公。三隱李公。拈香禪悅。如東坡之於參寥也。師旣去。徒弟景炘。踵門而請曰。吾師苦行。惟公與二公。可以發輝。願得此三公文翰。以爲鐫石之具。曰諾遂爲之銘曰。

覩其容澹而靜。聆其言諦而正。三夢悟眞。萬灰入定。無盡寶藏。一片心鏡。

資憲大夫前行刑曹判書兼知經筵春秋館事同知成均館事靈川申獻求撰

資憲大夫前行知敦寧府事兼知經筵春秋館事知義禁府事光山金九鉉書

產之富裕。啞鍾之復鳴。怯衆之安奠。賜牌地之失而還推。諸般苛役痼弊之革罷。莫不由師之大願力之所成立者也。所以。遠近咸曰。愚隱大師。眞五十三佛之命使也無疑云。嗚呼。有相示滅。化門佛祖猶未免焉。師亦踵此道。因示微疾。召諸門人。囑之以護法報佛恩之事。至光緒辛卯七月二十九日卯時。遂坐化焉。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九。

甲午 三十一年 清光緒二十年 沙門坦鍾入寂。

【備考】 華嚴宗主大應堂大禪師之碑銘幷序。

達磨東來。(佛法東來之誤)其藏書八萬。而華嚴一經。爲佛法所宗。得其宗者曰。大應禪師。師法名坦鍾。釋迦之七十六世法孫也。其先漢陽人。姓趙。先世有顯官。考鳳珏。妣金氏俱賢。以純廟庚寅五月十日生。幼而慧。習儒教。九歲失怙恃。孑然無依。三霜畢。入金剛之長安寺。祝髮于雪月堂勝寬禪師。受戒於松坡堂日敏禪師。受禪於臥雪堂一禪禪師。嗣敎於明虛堂侖璇禪師。皆沙門上乘也。早入禪。呪誦不輟。供香之暇。輒入南北講肆。橫經請益。辛亥登壇。開講于普雲菴。常住持諸伽藍。或卓錫於五臺雪嶽。京

母寡。師雖嬰孩。深悼其命道之險崎。嘗以出家之志。告諸母。母牢拒不諾。使之就塾入學。師莫敢違命。遂荷笈從師。然一片靈犀。尋常往來於曇樹淸風秪園流水之間矣年至十三。又以出家之志。泣而告于母。母知師志不可奪。遂許之。師直往金剛山楡岾寺。祝髮於緣菴長老。稟戒於月峯和尙。受禪於蓮月和尙。嗣法於大雲座主。師乃喚惺祖師之八世嫡孫也。年纔十九。重望日隆。全寺公務上凡肯綮盤錯者。若不由師之游刃。竊不得整其秩而奏其宜。且師雖好學。而能彈秕務實。不可與嚙腐舐爛之類同年而論也。年至三十。莅當寺僧統之職。三十五歲。進爲主管。三十七歲。被任妙香山普賢寺酬忠祠守護總攝。五十歲。再任本寺之主管。前後數十年間。管掌寺事。糾正僧風。惟以秉直公廉。爲本分。且百務總攬。專任隻手。猶不廢化務。彌精白業焉。及至光緖壬午八月十六日夜失火。本寺全部三千三百餘間。忽被燒失。烟雲慘淡。鳥獸嗚咽。現住梵侶。皆罔知攸往矣。於是。師痛哭一塲。止哭而笑謂曰。常傳本寺之火災必由五十三佛神變之所起云。佛之神變。何靈於不祥。而不靈於祥乎。若人不負願佛必有驗矣。師矢心鳩財。命匠始役。閱三年而功告竣。法殿之莊嚴。衆寮之宏傑。公

總二九一八年

重開。至今稱道。及夫二十六年己丑春。難達門老幻翁喚眞大師敦請。大開禪門講會於楊州牧天磨山奉印蘭若。至七月而終會。仲秋因疾還山。傳鉢斧於門徒雪乳處明大師。八月二十九日。示寂于少林窟。（龜巖寺之搆內）世壽六十六春。法臘四十六夏。其嗣曰詠月縞政。曰步月萬益。曰茶輪翼振。曰玩性慧鑑。曰龍隱皓恪。曰犀月敬珉。曰清霞寵歡。曰雪乳處明。俱能繼家風。而善述云爾。

附 幻翁大師。法名喚眞。白坡之法孫也。發跡湖南。（淳昌靈龜山龜巖寺）住錫京東。（楊州天磨山奉印寺）離慾清淨。言行無礙。前韓光武八年甲辰。在清涼寺。端坐入寂。

附 鏡潭大師。法名瑞寬。亦白坡之裔也。與龜巖之雪竇。仙巖之函溟。年甲相同。道學相等。而其門徒又相埒。世謂近代佛門三傑。

辛卯 二十八年（清光緒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沙門達善入寂。

【備考】 金剛山楡岾寺重剏大化主愚隱大師行蹟。（金藕堂撰）大師。戒名達善。法號愚隱俗姓金氏。貫全州。考諱德順。妣密陽朴氏。感異夢而有娠。以嘉慶辛卯正月二十三日。生師于江原道高城縣沙峴里。天資英邁。超然有非凡之氣象焉。年未及齔。父卒

【備考】靈龜山雪竇大師行狀。（甲寅四月　日三世法孫映湖鼎鎬謹誌）太古圓證國師。入支那得法於臨濟嫡孫石屋清珙禪師而還。是謂我東禪門初祖。六傳而出淸虛浮休兩大師。爲禪門中祖。自淸虛四傳而至喚醒大師。以重來古聖示作沙門之傑。再傳而得雪坡大師。大師乃校刊華嚴細科義鈔。厥業殊大。故至稱華嚴菩薩之徽號。三傳而爲白坡大師。大師之炯眼凡貫徹三學而最得意於禪學。高竪一幟於近代叢林。于斯而曷少有徒。究論獨得宗旨者。雪竇大師其人也。詳分法系。則於白坡大師。實爲四世法孫。然親承指誨竟受講座。故至於諸方。多稱雪坡而白坡而雪竇而云爾。似乎直傳三世而無間。亦無足怪焉。大師法諱有炯。（初諱奉聞）雪竇其法號也。俗姓完山李氏也。考諱東馥。妣朴氏。朝鮮純祖二十四年甲申二月廿四日。大師生于湖南道玉果縣玉田里。髫年夙悟。畧涉儒典。至十九歲。爰興出世之志。投長城府白巖山白羊寺。得度於正觀快逸大師。越明年受具懺于曹溪山枕溟翰醒大師。遍叅諸山。講老學內敎。畢業于靈龜山法會。（白坡爲座主）繼燈于白巖道圓大師。仍登講壇。敎授諸衆。十有餘年。兼修西來祖意。深達妙諦焉。至太王七年庚午春。因衆請。移錫于母岳山佛岬寺。搆一草堂而養晦焉。居之數年。荒寺

傳法。一場春夢。三生精魂。求之歟與之歟。碑以之累。塔以之玷。口之傳之。千世萬世尙玄曰。世傳初。洛下取仁和尙。發願于阿度之眞。而得龍湖。闡揚宗風云云。

戊子二十五年（清光緒十四年）十月十三日。沙門德眞入寂。

【備考】虛舟禪師傳。（東師列傳）師名德眞。號虛舟。夙植善根。幼願出家。投入曹溪。獨守苦節。學成道達。受印行職。退衆樂獨。避人而人來。匿跡而跡露。或住松廣。或住仙巖。住於桐裏。住於七佛。住於佛日。住楞伽住白雲。住頭輪住達摩。道甲之見性。迦智之內院。白羊之物外。華嚴之九層。燕谷之文殊。龍興之普賢。內藏之圓寂。禪雲之兜率。西方之上雲。雲門。金塘華巖。安心。文殊。再遊京山。應雲峴之召。（大院君之宮號曰雲峴也）於鐵原寶盖山草菴。及地藏菴。作祈祝佛事。乙亥於高山雲門寺。又作祈祝佛事。到處四衆雲集一食五觀泉湧。不着之衣自生。不食之供幷臻。受戒者受懺者受法者受業者。不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沙彌沙彌尼。式蹉摩那。信男信女卽從座起。合掌啓請。如在靈山。拈華示衆。泣笑者皆得寶歸。信受奉行。光緒戊子十月十三日示寂。禪風寥寥。

己丑二十六年（清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沙門有炯入寂。

【備考】影山禪伯傳。(東師列傳)師名敬淳。號影山。幼而出家。染衣受具。禪雲寺重現之善知識也。雪坡靈谷。白坡影山。相繼重現也。住於通度。有自願近事者。住於觀音。有自續禪燈者。住於松廣。爲貧窶者化主。住於海印爲觀玩者贊引。至於梵海菴前。三呼眞佛。入金秋史庭荅道場來。解衣與人身不寒。推食施兒腹不飢。宿不再宿。桑下一宿之戒。食不非時。日中一食之齋。天下太平春。四方無一事。非我而誰。山霞朝作飯。蘿月夜爲燈。指我而言。觀音古寺。端坐示寂。夜光如火。地動如雷。光緒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也。○仙巖寺有僧名景星者不識字者也。一夕夢影山和尙。傳授眞贊曰。影是影山影。山是影山山。山影俱融處。都盧是影山。仙巖寺之擎雲大禪師。爲余誦之。

佛紀二九一四年

丁亥 二十四年(淸光緒十三年)八月三十日。沙門海珠入寂。

【備考】龍湖講伯傳。(東師列傳)師名海珠。號龍湖。四佛山大乘寺之大講師也。在家受趨庭之訓。出家絶洗足之歎。入山行道。逢因結緣。効祝氏之除草。慕雪山之求法。發德山之銳憤。作無着之叅訪。洛東洛西優遊質疑。湖西湖南逍遙解結。應召而往。奉賚而歸。請狀而赴。選佛而寂。時順事跡禪敎故紙。權現叢林空竪頑石。受戒傳戒。受法

衣不重衣。食不珍味。秪是蔬糲麤衫。不知其他。眞是出格道人也。至辛巳秋奄入涅槃。世壽六十。法臘四十五也。

【備考】曹溪山松廣寺優曇和尙行狀。(松廣寺來狀)師諱洪基。號優曇。俗姓權氏。嶺南安東郡人也。父重國。母趙氏。以道光壬午三月三日生師。師生而頴達夙成。幼而敏悟好學。誓心出家。父母不許。竊念踰城之緣。遂往喜方寺。依自信長老剃髮。閱初發心自警之文。與心友作伴。抵八公山。条渾虛大師。學習數部經。以不繫爲志。轉次南行跡高必尋。人眞必詣。到曹溪山松廣寺。因智峰和尙爲世緣之主。依蓮月禪師結法印之父。受敎於枕溟講伯。受具於仁坡律師。二十七歲。拈香於眞覺祖師之禪社。傳鉢於碧潭大師之法會。敎眼澄於雪仁蓮默。禪椎敲於眞龍白草。師於光緖七年辛巳九月八日入寂。世壽六十。僧臘四十五。師所著禪門證正錄一卷行于世。師於世泒。則爲浮休之十一世孫。浮休七傳有楓巖。巖有四大弟子。曰霽雲澄。默庵訥。應庵允。碧潭仁。潭傳于會溪輝宗。溪傳于蓮月。月傳于師。

癸未 二十年 清光緖九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沙門敬淳入寂。

佛紀二九〇八年

一枝宗法海之東。雲在靑天水在中。石虎抱兒眠正熟。松風瑟瑟萬緣空。

聖上十年秋。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原任奎章閣直提學月城李裕元撰。

通政大夫安邊郡都護府使全義李熙準謹書。

辛巳十八年（清光緒七年）九月八日。沙門洪基入寂。

【備考】優曇大禪師行狀。（猊雲散人崔東植撰）和尙初法名禹幸。後改稱洪基。優曇軒號也。俗姓權氏。安東人也。世以簪纓。早喪怙恃。然天姿頴悟。氣宇淸秀。好讀書。年至弱冠。徧遊名山。忽有厭塵之想。遂祝髮于小白山。西遊曹溪山松廣寺。爲浮休門下碧禪和尙之玄法孫。敬叩華嚴拈頌於先正之門。不數三年。慧解超凡。又能沉潛默究。洞透玄旨因竪幢開堂。學來如市。和尙平居。對人接物。常若言不出口。至於公私財穀之消息盈朒。漫不署省。至於拈弄宗敎演揚禪旨。言詞波瀾。滔滔亹亹。水湧風激。居常云爲若氣不勝衣。而恒以鼻噫。一言三吐三拭。若不支終日。至於整田衣據獅座。氣湧如山。儼若古先生。一無噓唾。牢坐竟日。未暫假作。師精於華嚴。尤邃於禪學。晚年著禪門證正錄。以明佛祖傳心之奥旨。其家風淸白。室中只有黃卷數帙。軍持一帒而已

憲宗己酉春。我先大夫文貞公。以大宗伯。承命奉審北陵。憩安邊之釋王寺。遇櫟山師。見形貌古朴。言論曠達。且喜其爲同庚。托契甚厚。時小子守灣府。先大夫以年貢使留灣。師專指馳函。先大夫手書以答。小子侍左右。知師之賢。後十四年。余伯關北踰嶺。公事促。不得歷雪山。甲子猥承非常之命。馹召嚴急。再過山門。無暇尋眞。又十年。退居鄕山。遊奉先寺。庸庵釋典愚。以其師櫟山塔銘。屬余。余曰。櫟山吾先大夫之空門交也。安得無一言之贈乎。師法名善影。字無畏。號暎虛。櫟山其初號也。俗姓安東林氏父曰得元。母曰漢陽趙氏。有夢佛之異。生師於王城之雲觀峴。正廟壬子三月二十三日也。年十二。從龍雲勝行禪者。祝髮于楊州鶴林庵。受戒法于聖巖德函大師。叅禪于華嶽知濯大師。二十一建幢于仁峰德俊之門。溯其淵源。乃淸虛派。而喚惺爲五世祖。此師之來歷也。師早年。由南土。晚入釋王寺內院。其學宗八萬諸經。立於正法眼藏。得單傳之統。諸路沙門。尊爲曹溪宗師。華嚴講伯。庚辰五月二日示疾。七日寅時。北首正臥左手右手擧。怡然寂化。世壽八十九。法臘七十八焉。余於塔碑素靳爲銘。而暎虛世交也。粤在咸州。不以名相問。於此可知其爲人。而合於銘也。偈曰。

大槩也。師於法脈爲浮休禪師之十一世孫。而其傳法弟子。則曰華山晤善。曰普運應俊。曰雪渚妙善。曰影嵓尙欣。曰萬嵓大淳。傳講弟子則曰。函溟太先。傳禪弟子則。曰雪竇奉聞。(後改有烱)曰優曇洪基。曰鏡潭瑞寬。曰龍湖海珠。曰應和等皆法門之龍象也。

佛紀二九〇六年

己卯十六年清光緒五年 命重建歸州寺。給內帑錢三千五百緡。及空名帖五百張。

【備考】 歸州寺重建紀蹟碑。咸興府尹金炳地撰 昔我太祖康獻大王。龍潛時。讀書于咸山之東十五里歸州洞。雪峯山下。伊時。緇徒亦闢羅而處焉。噫。玆山。實基王跡。國初建寺。護衛聖址。祇奉肅廟正廟両聖御製宸翰。尊以閣之。佛家倚重。卽與釋王寺。相甲乙者也。洎戊寅臘月。遽遭回祿。一刹蕩燼。讀書堂御筆閣幸賴獨存。誠是王靈攸曁。道啓業已上徹。內司亦爲懇至。越明年春。余承按使之命。及其陛辭。聖旨申申以重搆溫綸。莅玆未幾。內帑錢三千五百緡。空名帖五百張。一時頒下。自此董功。至於十五箇月而告成。新搆佛龕禪院爲三百餘間。云云。

佛紀二九〇七年

庚辰十七年清光緒六年 五月七日。沙門善影入寂。

【備考】 朝鮮曹溪宗師華嚴講伯暎虛堂大禪師塔碑銘。

【備考】仙巖寺枕溟大師行狀云。大師法諱翰醒。軒號枕溟。俗姓金氏。貫慶州。父通政大夫諱以爀。母孟氏。辛酉四月初九日生于興陽郡南陽面長潭村。十五歲出家于本郡之八影山楞伽寺。祝髮于叔父勸敏長老。(受具于春坡大師。見東師列傳)受經于雲興寺大雲禪師。受禪于龜巖寺之白坡大師。二十六歲建幢于影峯大師。二十八歲開講于松廣寺之普照菴。越明年移錫于仙巖寺之大乘菴。自是主講凡三十餘年。四方來學者如市。傳授事畢。靜處宴默。深究禪旨焉。師示疾。門徒炷香誦經。師搖手止之曰。眞誦無響。眞聽無聞。遂以丙子十月初二日示寂。世壽七十六。法臘六十一。師於未講之前。祈禱于八影山西佛菴。致誠百日。見茶器水貯爲雙條氷。長半尺。識者以爲禪敎兩派中興之像焉。師持戒精嚴。不與女人同室而坐。衣不擣練。食不美饌。又不用盤鍮之進。必展鉢於兩時。或子夜起坐。良久撲掌而歎曰。古來佛佛祖祖。必從此路而得入也。而名相俱絕。眞所謂模索不得。如空裏栽花。水中撈月。又每夜子時必鳴鐸大號彌陀。連聲十念。雖醉睡俗子。皆驚起。同聲念佛。師嘗自題眞影云。曲肱爲枕臥南溟。翰墨場中夢未醒。名號終知非實事。出門木像豈眞形。此師一生行李之

三拜。盡是悲願中流出。亦乃報答四恩之功矣。絶筆夜。夢感得彩幡自西方回。癸丑夏。入三角山刊其板。繼刊十六觀經。蓮宗寶鑑。藏之水落山興國寺。乙卯春至廣州奉恩寺。與諸同志。鳩緣刻䟽鈔華嚴經八十卷。別行一卷。準提千手合璧一卷。天台三隱詩集。新建經藏之殿額。金侍郞秋史筆也。庚申憩足于石臺。在鐵原寶盖山喜峯巒之秀靈聖之跡。爲久住計。重建菴。藏地藏經觀心論。六時精勤無替。壬戌到沁都。開無遮會十日夜。利益水陸。乙丑印海印大藏二帙。藏之名山雪岳之五歲五臺之寂滅。自東萊航海達之。祥飆徐動。靈龜後先。奉安訖。二百日精勤。詵詵紀夢。二十五則。皆精力中出來。壬申改修深源三殿。葛來寶塔。經紀其事。疾作。歎曰。幻體多病。住世無益。仍絶粒。九月二十二日示寂。且告門人曰。欲投林獸。無以應。太息曰國風。言訖逝。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九。噫。師有心人也。尊戒律持衰世。其亦勤矣。門人奭淨。斗欽。宥溪諸上人。恐湮滅其跡。無以起後進。樹碑華嚴經殿傍。銘曰。

事佛如親。淨業穹崇。誰回狂瀾。毘尼之宗。吁嗟護法。人中之龍。

丙子十三年清光緒二年十月二日。沙門翰醒入寂。

也。師過焉。或謂非余。莫能致。倘其然乎。繼聞咭秋史於瀛洲。風濤甚險而弗懾。心甚偉之。後余承恩譴。居鹿苑海中。師又再至焉。余於銘師也。不宜辭。銘曰。

初祖西來。建第一義。廓然無聖。是亦文字。弗卽弗離。始名不二。槃云掃除。殆非祖意。惟師眼中。有八萬藏。是一字字。皆放圓光。千七百則。四十二章。約而觀之。無短無長。處世非染。出世非淨。惟有情人。能見其性。鯨濤眩轉。履之如鏡。何以無畏。一於動靜。頭崙之項。借棲一枝。太白老胡。復借之衣。文佛慧命。僅如懸絲。宗風再振廣被諸機。禪無可入。講無可捨。從容而至。何事呵罵。一喝而聾。頑禪打坐。是草衣人。普濟尊者。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兵曹判書判三軍府義禁府事申櫶撰

壬申九年（清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沙門永奇入寂。

【備考】 南湖律師開刋華嚴碑銘并序。（輔國兼吏曹判書李宜翼撰。） 大師法名永奇。湖之南古阜人也俗姓鄭氏。系出晉州。愚伏。卽其鼻祖也。考諱彥圭。母潘氏。早失怙恃。年十四。投僧伽寺大演老宿祝髮。壬子入寶蓋山地藏菴。遵省常故事。寫彌陁經。每字三稱佛。三繞

遇薰風。去却碍膺之物。自是以往。所遇無所忤者。殆其有宿氣而然歟。緇其衣於碧峯聖公。受信具於玩虎禹公。草衣其拈花之號也。演敎之餘。兼習梵字。而通呿盧之旨。又善神象而入道子之室。從茶山承旨。(丁若鏞謫居康津)受儒書觀詩道。而後精通敎理恢拓禪境。始有雲遊之輿。入楓岳登毗盧。盡閱嶺東西山海之勝。歸而歷京都諸山海居都尉。(洪奭周)與紫霞(申緯)秋史(金正喜)兩侍郎。命駕從遊。與共唱酧。皆以東林遠公西岳貫休目之。聲名噪於一時。師乃歛跡弢光。就頭崙山頂藤蘿陰中。結一小菴。扁曰一枝。獨處止觀。四十年餘。或有問者曰。子其專於禪者乎。師曰機苟不利。則專於禪。與專於敎。無以異也。吾何苦。爲此哉。其意盖以專敎者未必無失。而專禪者亦未爲得也。白坡璇公。隱白羊山。年八十餘。自云從十六歲投禪。未嘗一念退轉。每演臨濟玄要句。分貼機用。以爲悟徹。師因辨坡誤處。以寄示余。余又辨師誤處。師笑受之云。不妨俱誤。誤處卽是悟處也。師軀幹豐碩。梵相奇古。類古尊者象。旣耋。艾而輕健如少年。當奉恩寺有大敎刊布之役。邀師爲證師。達摩山建無量之會。奉師主禪席皆暫膺卽還。示化於一枝菴中。現世之年八十有一。法臘爲若干歲。嚮余治舟師於湖南

佛紀二八九一年

甲子 元年 清同治三年 命押送東學罪人崔福述。先是福述。在慶州聚徒黨曰東學。惑世誣民。故朝延命本道查究押送。（青柳南冥所著李朝五百年史）三月十日。在本道處刑。時慶尚道觀察使乃徐憲淳也

佛紀二八九二年

乙丑 二年 清同治四年 三月。始建慶福宮。權許僧徒入城凡三年。爲役使也。

佛紀二八九三年

丙寅 三年 清同治五年 中禁天主教。其信徒洪鍾三。南尙教。李身逵等三萬餘人皆誅死。李朝五百年史

八月二日沙門意恂示寂

【備考】 艸衣大宗師塔碑銘幷序。艸衣恂公。既示寂。其徒善機梵雲等。妥其像于室而求贊於余。卽樂應之。又治珉而求銘于余。始以不習內典辭。十易霜而求益堅。乃以所見聞於恂公者。爲之言曰。宗風之不振於世久矣。近時諸方叢林中。幾無聞者厥咎安在。由禪講之論歧。而頓漸之辨混。投機少而然也。恂公奮于南服。博究孤詣用能溯一眞之源。集衆論之粹。而南方學者。翕然從之。豈不偉哉。按師法名意恂。字中孚。務安張氏子。方其身也。母夢大星投懷。以丙午四月五日來。丙寅八月二日逝輒與佛瑞沸星出時。僅差數日。其亦異矣。五歲時。出遊江渚。誤墮於悍流中。若有挾而出者。弱冠過月出山。愛其奇秀。不覺縱步。獨躋其巓。望見滿月出海。悅若杲老之

同郡達摩山美黃寺。剃染受具。敎涉筌蹄。禪嘗醍醐。效波侖之東遊。慕善財之南巡徧歷名山。飽叅知識。繼心燈於性潭之室。竪法幢於海松之門。仿康會之勸兒念佛若不輕之見人折腰。其所敬恭。克符名實。或趺坐於金剛五臺。或觀心於頭流雙溪或掛牌於瑞石曹溪。或開單於頭輪德龍。晩隱迦智之松臺內院。恆修禪那之栢樹上乘。譬神龍之潛海。似文豹之隱霧。韜光葆眞。蓄素茹精。眞是至人也。焉能思議哉。壬戌秋八月初三日。於內院禪室。示微疾而奄然歸寂。異香盈室。天樂鳴空。應東身者六十五年。服西戒者五十一臘。及其闍維也。洞林慘憺。禽獸悲噪。上佐普印。收靈珠(卽舍利)一枚於檀灰之中。五色璀璨。光射人目。越三朔。乃成層塔。安于松臺之南麓乃爲之銘曰。

師道貞固。可較金剛。師戒晶潔。可譬氷霜。師心靈澈。舍利噴光。無縫塔下。神衛葆藏。景行美德。載綴銘章。風淸六合。山高水長。

咸豐壬戌十一月　日。

○李太王殿下(太皇帝)(李㷩)在位四十四年

要解。五宗綱要記。禪門拈頌記。金剛八解鏡。禪要記等。皆有開後學。眞大師不滅者存焉。

佛紀二八八一年

甲寅五年清咸豐四年領議政金佐根。啓賜空名帖一百五十張于楡岾寺。爲重修山映樓也。

【備考】金剛山楡岾寺續事蹟記。道光乙巳夏。山映樓。爲霖潦崩倒。越咸豐甲寅禮曹判書金輔根。北陵奉審歸路。見此頹甚。復命入侍時。因奏哲宗大王。上曰。令廟堂稟處。可也。領議政金[左]根。啓賜空名帖一百五十張。

佛紀二八八九年

壬戌十三年清咸豐十二年沙門敬信入寂。

【備考】故自下禪師舍利塔銘并序・禪敎兩宗都大禪師禹峯樂玹撰 設利放光。爰彰禪家之靈蹟。窣堵湧勢。式遵禮門之正規。道炤人天。名垂宇宙。於是。感至人之典範。作羣生之師標者寔惟禪師是已。於戱偉哉。禪師。法諱敬信。自下道號也。俗姓李氏。考諱孔大。母羅氏卽湖南鄖州松旨面鼠浦人也。我正宗大王二十二年戊午。誕于本邸。其在幼育。逈殊凡倫。器宇淳正。心性温和。稍長也。孝親悌長。動合禮節。喜怒不形於色。腥利不累於心。夙挺超塵之象。素蘊入山之心。年甫十四。聞洞山辭親之事。雲門欺傳之跡。乃往

(朝鮮時代)

叅學大經。了安居于楚山之龍門菴。開通心地焉。進方丈山靈源菴。受西來宗旨於雪坡彥和尙。歸靈龜山龜巖寺。係法統于雪峯日和尙。開堂于白羊山雲門菴。講衆常百十也。至純祖三十年庚寅。移鉢于龜巖寺。重創法宇。大開禪講法會。八表雲衲。咸從聽誨。儼然爲禪門中興主。哲宗壬子四月。示寂。年八十六。臘七十五也。大師出家已還。謹持精律。尤於華嚴法門。格外禪詮。得到古人未發地。故阮堂金正喜撰碑。大書華嚴宗主白坡大律師。大機大用之碑。其文畧曰。我東近無律師一宗。白坡可以當之大機大用。白坡大師八十年藉手着力處。或有以殺活機用支離穿鑿見怪。此蜉蝣撼樹也。云云。銘曰。

貧無卓錐。氣壓須彌。事親如事佛。家風最眞實。厥號亘璇兮。不可說轉轉。

支那雪峯老人所畵達磨像來入阮堂家。深爲崇奉。人之見者咸謂逼肖大師像。其門徒聞之。不勝喜踴。阮堂遂屬靈龜山中。作白坡大師像。又題孤起頌曰。

遠望似達磨。近看卽白坡。以有差別。入不二門。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大師於法門。所著述。多至等身。而現行於世者。有定慧結社文。禪門手鏡。法寶壇經

倘玄曰。朝家劃給空名帖。以爲修寺之費者。自是天下最奇之歷史也。盖空名帖者卽官誥。（卽勅旨。敎旨。帖旨。如今之辭令書者。）而空其名者也。其官名。則如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或五衛將。副司果。副司勇及守門將等下級武職也。（朝鮮賤武故賣空名帖用武銜）鄕里有富民。或依願或强勒。徵納金錢。交給空帖。塡其名字。許戴官帽。（官帽俗謂宕巾亦謂嵌套强勒賣帖令戴官帽方言謂之霹靂嵌套）今禮曹完文所云。「營邑奉行極力助成。空名帖分送各道。以爲拮据措施者」。卽謂自觀察使郡守。招募富民。賣其空帖。將錢劃寺之事也。其云「朝家之許給空名帖。亦已多例」盖此規例。行之已久。但未知始自何時。按金剛山楡岾寺續事蹟記（懶隱保郁所述）「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正宗十七年）寺僧頓澄。駕前上言。正宗大王。賜空名帖一百張。建靈山殿。重修御室。（御室謂御筆閣）前後觀察使李勉兢。李秉鼎二公。實有力焉」云云此豈非賣帖助成之一例乎。

壬子三年（清咸豐二年）四月。沙門亘璇入寂。

【備考】 白坡大師略傳。（門孫映湖鼎鎬撰）大師戒諱亘璇。湖南茂長縣人也。貫完山李氏。母□氏。生於朝鮮英祖四十三年丁亥。十二歲得度于本縣禪隱寺詩憲長老。幼年潁悟

○哲宗英孝王(李昪)在位十四年

辛亥二年(清咸豐元年)領議政權敦仁。啓給空名帖四百張于報恩郡俗離山法住寺。以爲修葺之資。

【備考】報恩郡法住寺判下完文云。今三月初四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入侍時。領議政權敦仁所啓內。卽見禮曹所報。則以爲報恩俗離寺。本以大刹。且有奉護所重(此謂純祖大王胎室守護及列聖御筆奉安之事)而年久頹敗。若不及今重修。勢將空虛。空名帖七八百張。請卽劃給。以爲重修之地云矣。本寺旣有御筆奉安。胎封守護之所重。(胎封者。凡王子誕生。則將其胎盤。入于磁缸或石函。封藏嚴密。埋于名山勝地砲彈形之峯)不可一任其頹廢。且名山舊刹修繕之時。朝家之許給空名帖。亦已多例。今亦以四百張成給之意。分付該曹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本寺所重。異於他刹。而所請旣如是。加給數百張。可也事批下。本寺修葺之物力。伏承筵敎。有此特劃之擧。而爲念本寺守護之重。及僧徒奠接之方。恩澤曠絕。山門增重。其在營邑奉行之道。何不極力助成乎。空名帖分送各道。以爲拮据措施之地。云云(下畧)

咸豐元年三月　日。行禮曹判書臣尹定鉉奉敎

環於淸溪中。於是有娠生師。乾隆丙午四月十八日也。自幼不喜葷腥。十八剃髮于楊州華陽寺月華長老。旣又從弄月栗峯而受戒受懺。其受法。華嶽堂知濯大師是已。師性虛靈多慷慨。淨潔無俗累。飛錫雲遊。盡是華嚴大會師爲之主。肇自乙亥。名山法塲。爲五十五。凡八十三會也。晝宵不離袈裟。脇不至席爲四十年。啜松饘亦如之。湖南之智異山。逢瑞鳳大師。學得拈頌格外之法。多住關東寶盖山石臺庵。閱華嚴涅槃諸經者累。而汪八陽。夢有嚼月之異。嘗於金剛之摩訶衍。夜說大敎。夢見文殊普賢大擊金鍾。聲振萬瀑。師之傳法萬衆。實兆於此。嶺南之海印寺坐禪。得我今鮮了如來性。如來今在我身中。我與如來無差別。如來卽是我眞如之語。忽然大悟曰。此非夢中作。而我則已蹁蹁睡矣。痲谷兩虎導前。鷲山黃狗聽經脫殼。事或誕而抑經之靈師之誠歟。師鍊業旣久。讀經之暇。演偈頌六十七品。行于世。涉獵儒家書。奉父母神牌。朝夕供養。此師之性也。周覽諸道名勝。所憩處徒衆四至。後入加平之懸燈寺。散徒衆。精於定慧。時年六十三。戊申季春丙戌朔之癸丑。召門弟子告示寂。弟子慧昭徒請十念合掌。師擧手微哂曰。小乘着於念句。索筆書皈寂詩。遂化去。法臘四十八。

龍象。道已成。拈香於金潭禪師。開堂提接。物情猶隘。日月精神。松柏固節。手書三藏分藏凾籠。左右分安。時三禮拜供養。摩器香爐。茶器燭臺。信心備辦。坐臥向禮。其所功力。人所難行。舍教入禪。諸方蟻附。克從一宿一食之戒。有名之寺。未請爲罪。轉山之時。有自願背負之人。我東方之大善知識。南山道宣重興於世云。道光辛丑三月二十五日。頭輪山挽日菴說法已了。泊然坐逝。世壽六十二。法臘四十七。禪休失主。法泉如咽。有受法弟子慧洪。洪之下有有眞。其餘受禪受敎者甚多。月出之上見。頭輪之挽日。達摩之地藏。德龍之天竺。般若。無量。迦智之內院。曹溪之三日。七殿。桐裏之彌陀。雙溪之佛日。七佛之僧堂。師之遺風欽欽。餘規濟濟。師三世孫聖演曰。手書經藏。傳於玉果寺門孫弟子處云。

戊申 十四年 淸道光廿八年 三月沙門敬和入寂。

【備考】 華潭大師碑。判府事李裕元撰 東方佛法始盛於太古和尙。累傳之西山。鞭羊。楓潭月潭。喚醒。涵月。玩月。漢巖。至于華嶽。遂大以蕃。升堂者衆。而得其衣鉢之一曰華潭法師。敬和其名。示衆禪號。華潭敎號也。師本朴氏。世爲密陽人。母南陽之洪。夢得銀

【備考】海鵬講伯傳。(東師列傳)師名展翎。字天游。號海鵬。順天人。出家於仙巖寺。受嘿菴最訥禪師之法印。(中略)師禪教双迎。文章珠聯。德冠叢林。名聞士路。湖南七高朋之一也七高朋者。一盧質。字秀爾。號荷亭。居咸陽。二李學傳。字季朋。號復齋。居南原。三金珏。字大和。號雲川。居咸陽。四沈斗永。字七之。號永橋。居谷城。五李三萬。字十千。號强齋。居蒼巖。六釋展翎。字天游。號海鵬。居仙巖。七釋意恂。字中孚。號草衣。居大芚俗稱栢谷。無用。海鵬。僧中文章云爾。○世傳。萬里黃金國。千層白玉樓。混天地歌舞盡世界風流。是鵬師之詩云。

○憲宗哲孝王(李奐)在位十五年

佛紀二八六六年

己亥五年(清道光十九年)命申禁天主教。西洋人。(佛國人也)范世亨羅伯多祿鄭厓角博尹等三人。傳道來京。至是伏法。

佛紀二八六八年

辛丑七年(清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沙門朗昕入寂。

【備考】大隱禪伯傳。(東師列傳)師名朗昕。號大隱。姓裵氏。朗州人。乾隆庚子生。出家於月出山。剃染於金潭禪師。師蓮潭之弟子也。師叅於蓮潭。白蓮義菴。朗巖。玩虎。蓮坡。諸

娠。以英廟戊申十一月十一日生。兒時命名泰夢。以表其異。大師生標奇骨。卓越凡流。年十五。讀書於淸凉庵。見供佛時諸僧回旋膜拜。若有妙悟宿因。忽發捨身之願越四年。辭家至湧泉寺。自投五體。一切願出家。喚應長老愛而許之。遂令削染。遽授戒律。是夜夢見披緇老釋。立于階前。鳴磬作禮者三。自是四遠參尋。雲遊訪道。歷叅海峯燕巖龍坡影虛諸名師。服膺其敎。勤苦得力。一日忽思曰。釋門闡敎者。以頓悟爲先。乃於金剛臺。設伊蒲盛供滌潔道場。仰祈觀音法力。旣罷齋。夢入一室。見佛書滿架。粧潢鮮淨。盡是華嚴經。傍有老僧指曰。道在是矣。越九年。黃山退隱長老。一見而心契。以華嚴全部授之。摩挲粧卷。果符前夢。讀之旣熟。仍探重玄之理。究最妙之旨三十年如一日。嘗謂禪工。持誦爲最。以普賢觀音兩菩薩爲願佛。致齋尤勤。又自戊戌至辛丑。誦大悲呪十萬遍。日以爲課。自甲戌以來。叅雪坡涵月二和尙。盡得華嚴宗旨。及禪敎要領。仍受信衣登壇。盖空門之淵源。有自來矣。東師列傳云師尙州人涵月之嗣也壬申七月二十七日。以微疾示寂。報齡八十五。僧臘六十六。

丙戌二十六年清道光六年十月初六日。沙門展翎入寂。

菴乃老。辛未秋。得疾。以九月旣望。示寂于此菴。其壽僅四十。

尙玄按。海東自有佛敎以來。賢聖輩出。綿綿相繼。如曹溪山松廣寺。盖以佛日普照國師爲始。繼而有眞覺。淸眞。冲鏡眞明。晦堂慈眞。慈靜。圓鑑。慈覺。湛堂。妙明慧鑑。妙嚴慈圓。慧覺。覺嚴。復菴淨慧。弘眞。高峯和尙。(懶翁慧勤幻菴混修亦皆住錫本寺)此謂曹溪山十六祖師。亦有十六國師。故松廣寺號爲僧刹大本山也。又海南郡頭輪山之大興寺。迺西山大師歸托衣鉢之所。而有十二大宗師。十二大講師。其十二宗師。第一楓潭。第二醉如。第三月渚。第四華岳。第五雪巖。第六喚醒。第七碧霞。第八雪峯第九霜月。第十虎巖。第十一涵月。第十二蓮潭。其十二講師。曰萬化圓悟。曰燕海廣悅。曰靈谷永愚曰懶菴勝濟。曰影波聖奎。曰雲潭鼎馹。曰退菴泰瓘。曰碧潭幸仁曰錦洲福慧。曰玩虎尹佑。曰朗嵒示演。曰蓮潭惠藏。皆載在大芚志。

壬申 十二年 清嘉慶十七年 七月二十七日。沙門聖奎入寂。

【備考】禪敎兩宗正事華嚴大講主影波大師碑。(弘文館大提學南公轍撰) 大師法名聖奎。字晦隱俗姓金氏。高麗玉山君永齡之十六世孫也。父曰萬紀。母凝川朴氏。夢大星入懷而有

佛紀二八二八年

辛酉元年（清嘉慶六年）天主教大爲滋蔓。信奉之者日益增加。王命各道。常加禁壓。周文謨者。清國蘇州人。潛從宣教使來。擅法傳教。朝廷捉而梟首軍門。以警庶民。西教獄起。尹行恁金健淳。金伯淳。黃嗣永。李家煥。丁若鍾。丁若銓等。皆被誅戮。

佛紀二八三八年

辛未十一年（清嘉慶十六年）秋。沙門惠藏入寂。

【備考】兒菴（本號蓮坡）塔銘（紫霞山人丁若鏞撰）云。兒菴本金氏。惠藏其法名。字曰無盡。塞琴縣之華山坊人。幼而出家。落髮於大芚寺。（今大興寺）受月松再觀具。從春溪天默學。天默淹貫外典而兒菴警慧出羣。學之數年。名噪緇林。旣長。廣受佛書。歷事蓮潭有一。雲潭鼎馹。年二十七。拈香於晶嵒卽圓。卽逍遙之宗。華岳文信之嫡傳也。兒菴從師受經。雖低首聽說。及出戶。覺口中有聲曰咶咶也者。哂之也。唯蓮潭手剳口授則。不咶也。年甫三十。主盟於頭輪之會。會者百有餘人。兒菴於外傳。酷好周易論語。究索旨趣。期無遺蘊。若朞閏之數。律呂之度。及性理諸書。皆精校研磨。非俗儒可及。性不喜詩。所作絕少。又不能副急。有贈必追和之。乃驚人。尤工駢儷。律格精嚴。於佛書篤好首楞嚴起信論。而竈經厠呪。未或掛脣。髡者病之。有二徒。曰袖龍賾性。騎魚慈弘。旣授衣鉢。兒

各一卷。起信蛇足一卷。金剛鰕目一卷。圓覺私記二卷。玄談私記二卷。華嚴遺忘記五卷。諸經會要一卷。拈頌着柄二卷。林下錄四卷。幷行于世。 紫霞山人丁若鏞。題蓮潭詩卷曰。草木之將華也蓄乎根。怒乎萠。舒其枝葉。菩其蓓蕾。若將大有爲者。及其既華也。能事畢矣。芸其萎矣。蓮潭大師有一者。我東緇林之華也。太古普愚之脉。六傳而至西山。厥有二徒。曰機(鞭羊彦機)曰能。(逍遙太能)大榦雙挺。千條幷茂。至其末也。有煒然其光。斐然其文者出。爲之漱滌塵垢。鞭笞衆駑。使八方諸山之所謂據狻猊之榻者。咸操掌記如奉手版。卒之東萬殊而大一統則。蓮潭是已。蓮潭非緇林之華乎。經既明矣。門既大矣。若將昌而熾矣。自玆以降。學者曰衰。師者曰卑。寥寥乎不可復振者三十餘年既華而萎。其驗乎。兒菴惠藏者能之裔也。 軆短小而志骯髒。心苟不然。雖佛祖之言不苟順。獨於蓮潭手翁。屈首聽命。時或捨淸凉而趨之。余以此知蓮潭之所造深也大芚寺十二宗師。蓮潭居其末焉。非末也。華也。又其後十二講師。蓮坡居其末焉。非末也。華也。 蓮老大蓮也。坡公小蓮也。又金正喜(號阮堂)題碑曰。蓮潭之碑。有碑無字。有是有一。無是無二。

○純祖肅皇帝(追崇)(李玜)在位三十四年

承默世居之家定之。買而葺治。且聞於筵臣。此故相李陽元。(於我爲十二世祖)郊亭而卜居於鷺梁。自號以鷺渚。有至今傳稱之事蹟云。取見遺集果然。昔在宣廟朝。廷議有歧異之漸。惟故相。獨立不偏倚。(時有東西黨結故云)宣廟嘉之。嘗夜覲前席。命觴。用作歌以賜之。有鴉黑鷺白之句。其居其號。盖云托意於此。今其亭舍。屬于公家。而無記舊之舉。是豈仰述賜歌之寵遇。亦有違於先朝乙酉起想於此亭。特命賜祭宣謚之聖意。令主家知此意。則搆一亭於其傍。無廢舊觀。仍以題扁。許令移揭)

正祖特造大報父母恩重經三板本。藏于隆陵之願刹者。盖寓其追慕誠孝之深意也

己未二十三年(淸嘉慶四年)二月初三日。沙門有一入寂。

【備考】 蓮潭大師碑。(水觀居士李忠翊撰)師諱有一。字無二。蓮潭其號也。湖南和順縣千氏子年十八。從法泉寺性哲師出家。受戒於安貧諶師。投虎巖體淨於海印寺。隨侍屢年盡得其密旨。遍參尊宿。又從同年雪坡尙彥。振錫華嚴。主講席三十餘年。凡十五周常隨者恒近百人。正宗己未二月初三日示寂于長興寶林寺三聖菴。距其生肅宗庚子。爲八十春秋。所述經論義七部共十八卷。文集法語四卷。幷行於世。(東師列傳云。師爲後學。述四集手記

感聖恩。無時敢望而然歟。沒於聖上丙辰五月旬五日。報年五十一。法臘三十四。嗚呼。有如是之德。而如是其不壽也。豈天欲使吾道不振耶。行路相謂曰。仁岳師逝。山中已矣。甚者至涕泣不能言。此其大畧。至若寄歸之靈瑞異跡。不欲盡述。

命造佛說大報父母恩重經木。鐵。石。三板本。領議政蔡濟恭書之。藏于華山之龍珠寺。

【備考】 恩重經板本。尾書柔兆執徐協洽。（此云丙辰六月）藏板于花山龍珠寺。

尙玄按。正祖爲思悼世子之第二男。思悼世子又爲英祖之第二男。而於乙卯。（英祖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誕生。丙辰冊封王世子。壬戌入學。癸亥行冠禮。己巳承命代理。壬午閏五月二十一日昇遐。春秋二十八。賜謚思悼。（思悼世子之謚恰如漢武帝思戾太子作歸來望思之臺之故事也）初葬楊州拜峯山。號永祐園。正祖十三年己酉十月七日。移葬于水原之花山。號顯隆園。（前韓光武三年己亥追尊爲皇帝後進號隆陵）自是正祖數幸水原。展拜山陵。一日幸行次。因天雨。大駕歷臨于鷺梁吾先祖之私第。（在鷺梁江頭念佛峯之下）吾先祖。仍獻其第爲龍驤鳳翥亭。特下敎褒美之。具載國史中其事如左

（正宗朝紀事二十二）庚戌十二月傳曰。爲園幸設舟橋。聞橋邊晝停大次。以鷺梁李

時年二十三。其系派則於臨濟三十四世。於西山八世。霜峯之五世孫也。一日曰。吾聞雪坡和尙。東土華嚴宗也。而未及進叅。是吾所憾。遂執贄而往。拜於靈源精舍。和尙輒手而悅曰。吾亦欲與師久矣。何晩也。仍講雜花。八閱月而見終。繼之以禪頌。消融其渣滓。旣而願爲禪弟。和尙曰諾。且曰唯師珍重。當今之棟樑。後世之規矩。吾道其幸哉。歸而行化於瑟山公山鶴山龍山佛靈等諸山。而煩不能盡錄。師賦性渾厚。動靜常見舒泰。少無戚戚之容。見者莫不心悅而口誦。至於日用之篤實。誨人之不倦。雖比於古賢師可也。何者夜而叅禪。就寢只一更而已。晝則說講。隨其高下。諄諄告之。令易入而無未達之弊。甚之於俗儒之以義易來學者多。而亦無厭色也。是孰使之然歟。方今佛道寖微。世幾無學佛者。而諸路之欲鍊磨經旨。不謀同聚者常百餘人彷彿然靈山故跡。惜乎其時之不遭。若使生於全盛之時。化衆豈止今日而已哉。歲庚戌。自朝家新置龍珠寺。命造佛像。上曰擇選當世之名僧。以主厥事可矣。時師爲其證師。作佛腹藏願文。主上取而覧之。稱善不已曰。豈意釋而有能文者乎。乃以恩旨錫之。此則松雲碧巖以後所未有之事。貴重當復何如。其後夢對天顏數矣。詳見詩集 豈深

豈非山門之至寶乎。聞于茶山。(丁若鏞)曰。昔見安平大君所書佛經。其字體正與此同。

內賜日本黃金屛風一。○蹟性案此金屛。曾於畫像堂銘下來時。同被恩典。八疊連裝。畫倭軍奮劒游擊之狀。卽關白所獻於主上者也。先師有伏敵降魔之功。而今以此圖爲遺像衞護之具。豈不異哉。

丙辰二十年清嘉慶元年五月十五日。沙門義沼入寂。

【備考】仁岳和尙行狀。門人聖岸撰和尙諱義沼。字子宜。號仁岳。高麗壁上功臣大匡司空星山府院君李公諱能一之二十三世孫也。英廟丙寅九月九日。生於達州仁興村八歲入鄕學讀小學。深奥其旨。一聞則透。百行其書。三讀便誦。才聞及於隣邑。非直其才也。人也尤奇。鄕人爭賚之。惟恐不成。至十五讀盡詩書易。善屬文。爲時名下士噫非天才。豈能如是乎。十八歲。與鄕客諸子。就於龍淵寺。肄業。見僧之濟濟。心忽有感。依嘉善軒公落紺。受具戒于碧峯和尙。和尙深器之。敎之以金剛楞嚴等經。而使之轉叅西岳秋波聾巖諸名師。益明其學。又以戊子春。再會於和尙。受信具而登堂

南香火之所。如此然後。方庶幾乎濟大千恚塵境。曾面壁數珠磨甎作鏡之謂慈悲乎予因西南道臣之請其影堂賜額。南曰表忠。西曰酬忠。命官給祭需。歲祠之。今歲甲寅。追洪武甲寅賜詩善世之故禪師之事爲之序若銘。俾揭諸堂。予雖未習佛諦。而嘗聞法華之義解矣。曰偈之義。如此方之序後銘。則此之銘。固梵之偈也。銘曰。

佛日初照。慈雲爲經。浩刼單傳。囑付丁寧。問其誓願。孰非施舍。義海茫茫。津逮者寡。福國多佑。高僧應期。卓錫一喝。魔軍難拔。天晶月朗。波恬浪平。優曇鉢華。涌現東瀛。歸慶赤縣。返眞靑蓮。肅穆鍾魚。禪燈孤懸。名流竹簡。道存貝葉。寂鄉鉢寺。交映眉睫。報祀伊何。蒲饌自官。倘布靈覡。長蔭栴檀。厤稻竹葦。匝域蓊若。匹周富庶媲唐耕鑿。八萬四千。子孫同樂。

予卽祚之十有八年甲寅四月初八日。安于表忠酬忠之祠中。崇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知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臣洪良浩奉敎書。

尙玄按大芚志云。遺書遺器之傳於本院者。亦多寶玩。

金字蓮華經一卷。第四卷○頥性(法號袖龍)案。金字蓮華經一卷。明是安平大君瑢手筆也

堂松雲禪師諱惟政之眞影。

邦家柱石禪門木鐸同時臨亂功存社稷一體擧義普濟羣生義兵副將嘉義大夫中樞府使雷默堂大禪師諱處英之眞影。

御製西山大師畵像堂銘幷序。

禪家之通稱曰沙彌。沙彌者息慈也。謂安息於慈悲之地也。故佛有三藏而修多羅爲首。佛有十回向而救衆生爲首。槃戒律也禪定也智慧也。無一不慈悲乎究乘。而法界之功德在此。恒沙之福田在此。無上哉慈悲之爲敎也。後世之沙彌則不然。雲天水瓶遊心於實相之外。翠竹黃花。比身於無性之物。而吾儒遂以枯木死灰譏之。非吾儒譏之。後世沙彌。自貽其譏也。若西山大師休靜之爲沙彌也。其亦不愧于息慈之義乎始焉腰包杖錫。偏叅諸方。樹法幢爲人天眼目。則雲章寶墨。寵賚優異。至今與貞觀永樂之序。爭耀於兜率蘭若間。中焉顯發宗風。弘濟國難。倡義旅爲勤王元勳。則腥羶妖氛應手廓淸。至今使方便度世之功。永賴於閻浮提無量刧。終焉隨緣現身。像過攝身。尋因果爲上乘敎主。則梅熟蓮香倐到彼岸。至今有望儼卽溫之像。受頂禮於西

佛紀二八二一年

觀吾師。故能知吾師也。銘曰。
師入有德窟。至誠發願誓。忽於所汲井。三條水高揭。結爲璀璨氷。嚼之甘寒口。時當夏節始。衆歎未曾有。師默如不見。氷水兩性空。融結峙流際。我見无不同。問師養生具。今皆何所在。唯有一木鉢。盛飯擎作禮。但知鉢盛飯。不知米作飯。但知米作飯。不知將錢換。一朝飯熟後。受享腹爲飽。餘分及餓夫。无人不道好。是法不思議。不離凡夫事。若離凡夫事。法非不思議。垢濁盡遠離。仍現是凡夫。欲識天峯旨是義自勝殊。

甲寅十八年清乾隆五十九年　王命安休靜惟政處英等三人眞影于表忠在大興寺酬忠在妙香山兩祠。官給祭需。歲祀之。

【備考】　三師影題
行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吏曹判書兵曹判書僧義兵大將賜紫國一都大禪師兼八道禪敎都摠攝大覺登階尊者西山淸虛堂大和尙諱休靜之眞影。
行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兵曹判書兼六軍門都摠攝領義兵大將軍泗溟

我唯有一性人。有謟曲愚鈍誠實智慧。我唯有一慈。旡殊勝奇特相。旡解脫悟入相若然者。雖謂於佛法中無所得可也。何也。本無是相故也。言卽是心心卽是性。行住坐臥着衣喫飯。卽是心是性。全體發現。中間無有一毫。或添或棄諸所有爲。若然者雖謂之純是佛心性可也。何也。佛心佛性本如是故也。師名泰屹。字旡等。天峯其號也。海西瑞興人。金斗弼之子。母趙氏。十六披削於有德寺明琢長老。受具戒於道圓師。二十受業於隱月雨霑師。遍遊方內。叅問知識。晩歸白川護國寺。辭衆入禪。嗣法於楓溪海淑師。卽白月玉慧師之高弟。而淸虛之五世孫也。俗壽八十有四。乾隆癸丑之歲。示有微疾。僧問師恒說苦空旡常。亦爲生死所使。而不坐化。師曰。坐不必是坐臥不必是臥。又問師今示滅。不滅安在。師良久點頭而逝。顏色如平日入定時。火浴頂骨不壞者二片。設利六十四枚。建塔于護國。及文化之月精。楊州之望月諸寺。分藏之。道臘六十有八。弟子得宗旨者幻悅妙一朗奎等十餘人。受戒律者數百人。余始見師時年已八十餘。高顴權。方口。大耳。目如曙星。顧眄有彩。與之語悃幅旡華。信乎其爲福慧具足人也。今幻悅等。來謁銘。余以余所觀於師者。擧似悅。曰子以旡所觀

高麗王師。大曹溪宗師。禪敎都摠攝。勤修本旨。重興祖風。福國祐世。普濟尊者。謚禪覺。號懶翁。加贈修宗崇敎。證道悟契。應眞延睨。讚運資福。大法師者。

敎旨

王師大曹溪宗師。禪敎都摠攝。傳佛心印。辯智無碍。扶宗樹敎。弘利普濟都大禪師妙嚴尊者。號無學。加贈開宗立敎。普照法眼。廣濟功德。翊命興運。持世護國。東方第一大法師者。

癸丑　十七年　清乾隆五十八年　沙門泰屹入寂。

【備考】　朝鮮天峯大禪師塔碑銘幷序。水觀居士李忠翊撰幷書。

余多見所謂大禪師者矣。竦肩垂睫。敷座而坐。人之見之。不問而知其爲大禪師矣其竦肩垂睫。敷座而坐也。亦自以爲我是大禪師也。若夫目與人天同示。心與凡聖同界。四大與畜生餓鬼同生同死。念慮與墻壁瓦礫同起同滅。萬二千人同所禮敬。而不能名其一德。乃爲萬二千人同所禮敬。而无一念。我是大禪師也。是乃天峯大禪師所以爲大禪師者也。敎有半滿大小文句義趣。我唯有一理禪。有搥拂拳踢殺活予奪

【備考】 敎諭書。(本在釋王寺)王師大曹溪宗師禪敎都摠攝傳佛心印辯智無礙扶宗樹敎弘利普濟都大禪師妙嚴尊者加贈開宗立敎普照法眼廣濟功德翊命輿運持世護國東方第一大法師無學大師書。

王若曰。法輪廣傳。卜九五之昌期。華誥遙宣。鎭三千之界疇。非大雄大慈之力。吾知不生不滅者心。粤聖祖肇造我家。賴尊師襄贊洪業。寶籙凝鼎。發昔夢於輿龍。土窟班荆。拭慧眼於靈鷲。須看雪峰之下。寺曰釋王。始識草昧之中。功最開國。適宗伯之自北。寄曠感於專祠。舊址依然。尙想趺坐之日。遺像宛在。遂副項香之誠。有漏衆生聽此第一法號。無量功德。長護於萬宏基。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乾隆五十七年　月　日

敎旨

迦葉百八傳。提納薄陀尊者。禪賢號指空。加贈開宗演敎。萬行圓融。六度嚴淨。西天三昧。東土一祖。大法師者。

敎旨

佛紀二八一九年

者。及涅槃。雖祥光七夜不滅。竟不以一舍利顯靈。釋氏觀理。有固未始不爲無也。無亦未始不爲有也。有而謂之無可也。無而謂有亦無不可。眞有眞無。又誰能辨之。羣弟子無以寓其誠。竪塔靈源。禪雲僧亦如之。此不忘舊時薙髮也。嗚呼師一言以蔽之曰。華嚴之忠臣也。若聖淵又師之忠臣也。盡心所事。儒與釋道未嘗不同。余不銘。何以勸在後之千刧也。乃作銘。銘曰。

佛有華嚴。正法眼藏。誰其抱持。雪坡心長。鬱攸何物。敢爾跳踉。移諸腹笥。登彼文梓。如來色笑。曰余嘉爾。雪坡功德。我聞如是。

時天主教大熾。左議政蔡濟恭。上疏斥邪學。王教曰。異端者。非徒老佛楊墨荀莊申韓爲然。凡諸子百家之書。少正經違常道。非先王之法言者。皆是也。闡發闢廓之責。非吾黨之小子乎。欲禁西洋之學。宜先禁稗官雜記。欲禁稗官雜記。宜先禁明末清初之文集翌年教諭赴清之使臣曰。稗官小說。姑勿論。雖經書史記。凡係唐板者。切勿持來。(尙玄曰。當時儒學界之有識見者。盖厭程朱學說之絮煩。湖洛理氣之支離者久矣。一自天主教書輸入以後。李星湖丁茶山等諸名士。見其說多新奇。遂愛讀之。而不覺浸浸然沾染於其中矣。)

壬子十六年 (清乾隆五十七年) 下教加贈指空懶翁及無學三師法號。

卽會其妙契神解。於華嚴尤篤。反覆則恒河計沙。講誦則迦陵遍音。率能正其譌一其歸。以滌近世痴人說夢之見。願學者日以坌集。各示金繩覺路。其說纚纚不窮。在昔淸凉大師。有所撰抄中疏科。其義多隱晦。講解者病之。師一覽。圈以表之。曰疏。曰科各有攸主。如客得歸焉。頃之勝濟扶頴等。白師曰。大經抄中所引。亦不無衍誤。盍移錫海印。證諸本以補同異。師往留之。攷校乃已。自是遊金剛者再。妙香者一。頭流常面壁焉。庚寅澄光寺火。所藏華嚴八十卷板。一無遺。師歎曰。於斯而不盡心。其敢頂禮如來。於是鳩財剞劂。人天助力。春始夏訖。其晦凟者惟師之口誦是賴焉。板既完新建閣。峙諸靈覺寺傍。前數日。有虎咆。僧又夢神人告曰。此可藏如來大經云。方經之安於閣也。有瑞光蟠空。會者咸異之。師目爲此偶然也已。是後寓靈覺。一日謂寺主曰。寺不移建。必圮於水。盍圖之。無何水大至。寺果圮。僧亦有胥溺。衆乃服其神。及老。入靈源。立死關。以念佛爲課。日輪千念十周者。十有餘年。庚戌臘。示微恙。辛亥正月三日。怡然入寂。壽八十五。臘六十六。是日也。弟子二十有七人。奉以涅槃。諸龍象奔走號哭。雖下界衆生。亦莫不相告齎咨。師嘗論近世火浴舍利之出。有不慊于心

碑。碑文當親撰。建閣立碑。依先朝近例。令該道措備。凡係貽弊之端。各別嚴飭。（正宗朝記事二十二）

辛亥十五年（清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三日沙門尙彥入寂。

【備考】 雪坡大師碑銘（并序）。

上之二十年丙辰大匡輔國崇祿大夫原任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檢校奎章閣提學樊巖蔡濟恭撰并書。

余因事偶出郭門外。有樊衲僧。如不聞呵道。突黑衣卒伏於前。其色若有悶急者然余怪問曰。若。何爲者。對曰。僧乃湖南沙門名聖淵者。爲法師雪坡和尙。願得大人一言之重以詔十方衆生。有邦禁也。僧不可以入都城。相門又不可私情導達。乞城外旅店食。夏以秋秋以冬。僵死在朝暮。然不得所願。欲死無歸。余油然感其誠。許令進所爲狀。其狀曰。大師法名尙彥。湖南茂長縣人。國朝孝寧大君十一世孫也。父泰英。母坡平尹氏。早失怙恃。家甚貧。無以自資。年十九。投禪雲寺。薙髮于希遲長老。受偈於蓮峯虎巖兩和尙。又叅晦菴丈室。以禪系言之。於西山爲七世孫。於喚醒孫也。三十三因大衆固請。陞座於龍湫板殿。師自幼穎悟甚。及叅諸名師。三乘五敎。無不言下

劃爲祝釐之所。上可之云云。上謂光宗王也

沙門最訥入寂。

【備考】 東師列傳云。默菴宗師。名最訥。號默菴。楓巖世察之嗣。而栢菴性聰之法裔也。門風高峻。碩德草偃。徧叅義龍。藍茜失色。提接衆人。老婆心切。摠括華嚴大義分合品目一篇。博採四敎行相。編集會要一篇。此是識數之肯綮。學者之眼目。又與蓮潭。共論性理之大義。獅吼震天。六十之年。吟一律曰。衰暮頹齡耳又鳴。流光六十減神淸。律儀因病成疎逸。禪學多思未發明。虛說脫空消百歲。耽眠昏黑過三更。願將出得甁鵝藥。分施刀圭起死生。蓮潭次韻和之曰。竹裏寒泉月下鳴。獨凭禪几耳根淸。鳶飛魚躍天機動。水綠山靑祖意明。至道無難皆可學。斯言有玷急須更。默翁近日耽佳句。或恐愁吁太瘦生。七十四示寂。蓮潭挽曰。七十星霜又四年。講經吟病遞相連。平生博覽兼聰慧。那個宗師敢比肩。師有文集二卷。行于世。門徒十五人。

八月傳曰。釋王寺古蹟。載於國乘。而國初御筆。鏤板奉安。肅廟先朝。皆有御製御筆碑文仁穆大妃戊申仁元大妃戊申王大妃殿戊申。重修本寺。以予追述古事之意。欲撰記竪

「教旨

釋寶鏡。爲資憲大夫。護宗演教。普慧正覺。嚴淨毘尼。圓融法界。摠持諸方大法師。兼八路都僧統。京畿水原府華山龍珠寺都摠攝者。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　日」（寶鏡湖南長興郡迦智山寶林寺僧也。寶林寺今住持金鶴傘和尙。考其存蹟示余）

【備考】仁岳和尙行狀云。歲庚戌。自朝家。新置龍珠寺。命造佛像。上曰選擇當時之名僧。以主厥事可矣。時師爲證師。作佛腹藏願文。上取而覽之。稱善不已曰。豈意釋而有能文者乎。乃以恩旨錫之。

【備考】龍珠寺大雄殿上樑文。（洪天浩奉敎書）伏以。仙楸密邇於九五祥雲。美哉相土。梵宇輪奐於三千寶界。扁曰造泡。（造泡謂造豆腐以供陵室祭需）豈徒資福之方。兼爲工需之所。惟漢南勝地。隋東別天。諸佛之往蹟荒凉。巍然石堛。一壑之佳氣蟠蔚。截彼花山云云。下畧

【備考】高麗國葛陽寺。辯智無碍。圓明妙覺。興福祐世。惠居國師。（法諱智光）諡弘濟尊者寶光之塔碑銘幷序。內史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太子少師臣崔亮奉宣撰。

開寶三年庚子春。國師奏曰。水城郡葛陽寺。山明水麗。爲國家萬代之福址。願永以

惟照證。役粮材瓦丹䨰等節。隨其多寡普施普捨。菩薩金剛羅漢諸佛。可以次第或望或畫。玆皆所重者存。抑亦爲惠甚大。伏願僉位大施主。俯察千萬至禱至祝。

【備考】　龍珠寺大施主縉紳案序。伏惟我正宗大王。光御十三年己酉。遷奉顯隆園仙寢于吉岡。明年庚戌。刱建龍珠寺於花山之陽。所入物貲。上自宮房。曁于四都八道牧伯守宰。誠心施捨。厥數將近八萬餘兩。乃命振威縣令曹公允植。監董是役。另選南北漢摠攝獅馹哲學兩先師。主掌於玆寺。以至訖功。何其偉哉。小僧等雲。師事哲學師。追隨下風。承聆盛擧矣。其後猥以無狀。再忝北城摠攝。十年不返故山。而歲庚辰瓜熟。歸依舊巢。乙酉復涖本寺摠攝。閱覽寺中舊藏。槩其時。不遑啓處。使偉功巨績。或不無踈畧寺擧。能不悵悵于中乎。適値田土釐正之事。友人李君成尹聖中自鳳城至。挑燈共討事蹟。謹掇數行于卷首。以考此寺設始之顚末。俾使後賢。共覩無量大施主不吝物之宏擧。其又可忘乎。時道光五年乙酉十二月七日都摠攝等雲再拜謹識。（按獅馹號寶鏡堂八道都化主也 哲學號城月堂八道副化主也）

【備考】　龍珠寺都摠攝敎旨（敎旨猶云敕誥）

釋某爲海南表忠祠守護。兼八道禪敎十六宗都糾正。都摠攝。華嚴大講主。扶宗樹敎大覺登階者

釋某爲海南表忠祠守護。兼八道僧風糾正都僧統者。

釋某爲海南表忠祠守護。兼八道僧風糾正。扶宗樹敎。傳佛心印。禪敎兩宗都有司者

釋某爲海南表忠祠守護。兼八道僧風糾正禪敎兩宗華嚴講主。大覺普濟尊者。都院長者。

庚戌十四年(清乾隆五十五年) 刱龍珠寺於水原花山葛陽寺之舊基。爲顯隆園資福之齋社。置都摠攝一人。(以釋寶鏡爲都摠攝。)又命造佛像。沙門義沾。(仁岳)作佛腹藏願文。王稱賞之。

【備考】 刱寺勸善文。(李德懋炯菴撰)伏以刱梵宇而衛仙寢。募緇徒而護珠丘。肆有本朝故事寔爲桑門大願。粤若東奉國。(寺名)而西守國。(寺名)募建諸寺。所以左禪宗而右敎宗。虔奉兩陵。(謂靖陵之奉恩寺光陵之奉先寺也)今此隋城舊基。卽是顯隆新園。神護鬼秘。爰占吉地。龍飛鳳舞。仰瞻佳城。顧以浮屠者流。亦切守護之誠。如無衆檀越功德。卽何大伽藍經紀。春官度牒仰八路邑鎭之共助。雪山飛錫。佇十方世界之同施。諸佛諸天已所印可。善男善女想

偉哉。或曰。師西山人也。其所提兵斬級立功之地。亦在於西州。則其殁而建祠。亦不于彼而于此何居。嗚呼。此不解隨緣住方之義者也。烏足以知師之微意也。天默等以余聞其事。請載于石。遂繫之以詩曰。

西岳金精鬱磅礴。千尋名材當不得。爰有神人起白足。鳳羽麟毛稟其德。揭遊香爐振金錫。俯笑豪傑醯鷄窄。日南蠻酋動戈戟。東土時丁百六厄。遂滅慈悲誓滅賊。灑泣龍灣披忠赤。震撞鯨魚會緇白。雷動風馳滿山谷。汛掃城闕京觀築。旋迎鑾輿舊都復。法水金剛呪海舶。鐵火馬𩋷隨手熄。普濟羣生躋極樂。拂衣香山返眞樸。法身圓滿無南北。方丈蓬萊皆我宅。海南之墟新月麓。翼翼其祠天默作。何以藏之衣與鉢。琿璖琉璃疊碧玉。繚繞天香隨冊祝。輝煌朝日射榜額。額以表忠侑英魄。榮于華袞彰五色。撑拄天柱盤地軸。永樹風聲警退俗。嗟汝南陬視此刻。釋猶然矣矧儒服。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月　日立

尙玄按寺乘。表忠祠置都摠攝。都僧統。都有司。都院長。而自禮曹給牒。例如

兵于政英。反眞于妙香之舊棲。丐益力。上憫而許之。於是。賜號國一都大禪師。禪教都摠攝。扶宗樹教。普濟登階尊者。而禮遣之。可謂識去就之分矣。語具在月沙李先生。(廷龜)谿谷張相國(維)碑中。今取其關於大節者而著之。師以甲辰孟春。示寂。壽八十五。法臘六十五。師臨歿。囑其徒曰。我死。衣鉢之託。必以海南爲歸。是州之地。有山曰頭輪。有寺曰大芚。南瞻達磨。北瞻月出。東有天冠。西有仙隱。吾誠樂之。且海南荒陬也。王化未霑。氓俗愚迷。吾之爲此。冀其有觀感而興於忠也。庶幾其有瘳乎。師之涅槃後一百八十五年。當今上卽祚之十二年戊申。師七世法孫天默等。將立祠于大芚之陽。揭師像而妥師靈。相率繭足而來。請額于朝。上思中興功烈之美。嘉休靜忠誠之美。特命賜額曰表忠。贈秩有加。粵明年四月。遣禮官齋香祝而祭之。先是嶺之南有祠。以表忠名之。(祠在密陽郡)今於師之祠亦云表忠。嗚呼。忠美名也。盛節也。爲人臣者。孰不蹈其美居其盛。而恒莫能至。至矣而或不遇。遇矣而或不見知於後世。若師者。雲林之一衲耳。遭時一奮。遂名無窮。前被聖朝之殊遇。後興明主之嘉奬。師弟二人。赫然廟食。相望於嶺湖千里之內。自古人臣之得比者。盖寡矣。而師能得之。豈不

陑。雖釋可敬。尙饗」。

獻官禮曹正郞鄭基煥。大祝景陽察訪朱重翕。贊者長興府使沈鳳淳。謁者興陽縣監禹拓。夏齋郞海南縣監申處文。祝史珍島郡守尹岬。都預差樂安郡守宋觀休。

【備考】 海南縣大興寺西山大師紀續碑銘并序・弘文館提學徐有鄰撰 大師。法名休靜。西山其號。或稱淸虛子。俗姓崔。安州人。性至孝。生十歲孤。悽悵悲慕。因讀浮屠書。有感於死生之說。忽若有悟。遂落髮出家。遍遊名山。有能詩聲。往往出語警策。宣廟聞其名。徵詩稿以入。旣脫縲絏之厄。繼賜御詩御畫墨竹以寵之。倭寇之猘也。大駕西狩龍灣師杖劍進謁于行在。上曰寇深矣。若。何以助予。師泣曰。國中緇流臣幸知之。其羸病不堪任者。令焚修祈福。其餘丁壯。悉備編伍。惟上所令。於是。命爲八道十六宗都總攝。退則與其徒惟政處英等。糾合義徒。得五千餘兵。惟政卽松雲也。會于順安之法興寺。常與天兵爲猗角。進與賊遇。蹂牧丹。掀平壤。復開城。選勇士七百。扈駕還都。都人咨嗟。天將加敬。顧師則退然不伐其能。旣已喟然。曰吾老矣。莫以筋力爲禮。盡屬

佛紀二八〇三年

○正祖宣皇帝（追崇）〔李祘〕在位二十四年

丙申元年清乾隆四十一年 下教。革罷京外各司各宮房願堂。

【備考】大典會通禮典。

【寺社】（增）京外各司各宮房願堂。一切革罷。已建者毀撤。未建者嚴禁。正宗丙申下教

佛紀二八一五年

戊申十二年清乾隆五十三年 海南大芚寺。今名大興寺 沙門天默等。立休靜祠。請額于朝。王特命賜額曰表忠。粵明年四月。遣禮官。齋香祝而祭之。

【備考】大芚寺志。厥明年四月。祠既妥靈。聖朝特遣禮官。賜祭西山。賜額致祭文 弘文館修撰宋翼孝撰

「維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四月丁亥朔二十七日癸丑。國王遣臣禮曹正郎鄭基煥。諭祭國一都大禪師。禪敎都總攝。扶宗樹敎普濟登階尊者。加贈表忠禪師休靜之靈。若昔壬辰。倭寇有警。空門忠義。曰惟休靜。髮剃身緇。不墜彝秉。慧劒西赴。義徒從影。協助天兵。狂寇遂靖。還陪鑾駕。勳業愈炳。聖朝褒嘉。寶墨暉映。如何表忠先以惟政。新祠翼然。住錫故境。樹風奬功。特光羣請。宜額降香。便蕃寵命。聳我南

【備考】秋波集後叙。臨濟下三十二世。秋波宥公。與愚有好。嘗於同山居。或經路遇。穩接打話。則學博解邃。愚敬畏之摯。遽然貪程。失老境之勝友。其歸也未十載。門人慣拭。成塔碣像集了。又請足一言卷尾於愚。於是念昔相誼。悲且羨。不敢謬讓。謹據其袖來草而書之。曰我宣廟朝。有尊者浮休修公。而休門出碧巖性公。巖門出暮雲言公。此下有葆光旻公。晦堂定公。寒巖岸公。秋波卽寒巖之高弟也。波始於龍潭冠公勤事之。潭公一日執手而勉之曰。而不聞先哲之三登投子九到洞山乎。華嚴善財所叅五十五善知識。莫非善財之師也。女行矣勿滯。遍叅可矣。波公服其言。週流諸山。叅扣名師。而末頭投寒巖之門。承法受衣。波爲宗師者。殆卅餘稔。提誨方來衲子而志在言筌之表。恒慨汨於講授。未專定業。觀其臨終之偈。衲子平生慷慨志。時時竪起般若刀。好從一念彌陀佛。直往西方極樂橋居然可知其往生蓮國也。肅廟戊戌五月二十日。生于廣州墨洞完山李氏。先世望族。還源。當英廟甲午五月十三日也。其集文。古健閒雅。人多求覧。紙已貴矣。至於公之性情。雖多年執侍者。莫愚所知如也。愚則必曰所禀直慈二字也。

聖上四年庚子菊秋伽倻雲人有璣識。前承旨申景濬。秋波集序云。大師入方丈山。祝髮坐禪四十年。慣拭。傳師之衣鉢者也。年廿五入室。號鏡巖云。

(朝鮮時代)

四。出家于道昌寺。字曰天鏡。號稱涵月。歷叅諸名宿。後事喚醒堂。盡得其宗門妙詮夫其修持。朝夕起居先乎鷄時。是敏也。行化南北。來往暨于雁候。是信也。見人之飢寒者。以己之衣食。衣食之。是慈也。疾病。召大衆書偈。唱佛恬然而逝。是達也。其有諸己者。如此故。入寂之辰。雙虹示異。火浴之夜。六花呈瑞。遠近知識。莫不讚歎。師生於辛未。卒於庚寅。俗壽八十。禪臘六十有五。記余宰鶴城時。師與其徒軌泓。住錫釋王寺。講經旨修戒行。余見而不能忘。其後泓一再來京師。致師之書。于今二十年間。泓已先死。師亦亡矣。佛氏以斯世爲泡幻。余固不能爲師而悲。然師之於余。實有舊焉銘於何辭。遂演師之偈語。以爲之銘。銘曰。

身與雲來。來從何方。心與月去。去落何鄕。有來有去。卽惟其常。無來無去。亦惟其藏。英英在虛。烱烱在空。彼二物者。無時已窮。有穹斯碑。天眞之東。百歲在後。師名與終。

壬辰 四十八年 清乾隆三十七年 命祭義僧靈圭及七百義塚。卽壬辰之亂殉節於錦山者也。

佛紀二七七九年

甲午 五十年 清乾隆三十九年 五月十二日。沙門泓宥入寂。

佛紀二七八一年

讚。余之所見者。昔日之師也。不知師年卲道圓。後英風秀氣。尙如沙彌時否。其旣蒼梗虛湛。有枯木止水之容歟。衰病杜門。雲山遼絶。恨無由一見法像。澄此塵根。聊爲數語。以償宿緣。贊曰。

雲皈太虛者神。月印萬川者像。皈者印者。孰眞孰妄。貌有盛衰。質有起滅。師與衆生一也。無盛衰無起滅。而超然於貌質之外者。可以意求。難以筆盡。

翫月堂眞讚。領議政蔡濟恭撰

謂師不滅也。雪中之虹。崇朝無跡。謂師示寂也。西峯之月。流照浩刧。吾不知其生與滅。切切於幻化之中者妄也。龍象奔走悲慕。欲以壽幻化之眞者。妄中之妄也。

沙門海源入寂。

【備考】 涵月海源禪師碑銘幷序。議政府領議政金相福撰 自法祖東來。大闡象敎。臨濟之宗。流至淸虛休靜。又五世而得釋海源也。是惟煥醒志安衣鉢嫡傳也。敏而信慈而達。入室四十餘年。精進不怠。落牙而出舍利。茶毗而獲頂骨。其徒奪奉徽問。生死建塔。幷藏于釋王寺東麓。狀其蹟來。乞銘於余。師國姓。咸興人。母趙。夢大魚而孕。過期而乳。年十

【寺社】（增）陵寢至近之地。創寺刹者。嚴禁。陵官不禁者。重勘。（英宗庚寅下敎）

冬十一月二十三日。沙門軌泓入寂。

【備考】　翫月堂大師軌泓碑銘（幷序。）（大提學黃景源撰）　翫月堂大師軌泓。姓韓氏。淸州人也。生于甲午三月七日終于庚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壽五十有七年。大師始生十二歲。入平康縣寶月寺。削髮爲僧。從涵月大師海源。學浮圖。遂得其宗。海源。嘗居安邊府釋王寺。大師從焉。及沒之夜。得舍利。其徒煥雄。建浮圖以瘗之。來請爲銘。銘曰。

雪峯之陽。有巋其塔。舍利攸藏。神光四闔。師之初降。星發母夢。幼事禪宗。敎行山衆。天花擁坐。弟子稽首。洋洋講說。惟空是牖。山河大地。不盈一眺。死生憂樂。悉歸之笑。翛然而化。神遊六虛。靈明不滅。翕于眞如。（師師海源後師而歿）

翫月堂眞讚。（領相李福源撰）浮圖氏。以一切色相。皈之幻妄。然而自如來以來。皆有圖相。何也尊其道者。慕其人。慕其人。則思其形。大衆之誠。師何與焉。余嘗遵海北游。一見翫月於雪峯寺中。俛仰之頃。三十五臘。師已了萬法脫四大。嵬然爲大衆所慕思。而我猶不離舊日知見。悲歡榮辱。種種煩惱。愧於師多矣。翫月之徒煥雄。遠來見訪。求師眞

雲霧蔽而晦其景。雲霧薄而漏其光。雲消霧撤。太陽乃復其明。今夫學禪者。其猶是歟。晦其景不如漏其光。漏其光不如復其明。雖或不能復其明。漏其光者固有愈於晦其景者也。造塔講經。幷無功德。面壁觀心。直指路徑。若爾師者。眞可謂知所學矣。然則其游名山叅諸師。及其現足之後。是舍利子者。果其眞如之種子也歟。是可以銘也

謹按師俗姓金氏。貫慶州。父曰業尙。母姓完山之李。李年幾七七。而夫婦禱于觀音夢星落于懷。孕而生師。壬午三月十七日丑時也。以戊子十一月三日巳時。示寂於洪川孔爵山水墮寺。法臘五十有一。明年己丑春。其徒再明等百餘人。以其一舍利。塔于鳳腹寺。舍利超骨塔于水墮寺。是師之所常游居云。銘曰。

我心有得。可以悟人。我無心得。其說不眞。是以古佛。先禪後敎。嗚呼瑞釋。其是之傚歟。

崇禎紀元後三己丑七月日　立

庚寅四十六年清乾隆三十五年下敎禁創寺於陵寢近地。

【備考】　大典會通禮典。

【備考】 江源道洪川縣孔爵山水墮寺瑞谷堂大禪師舍利塔碑銘并序。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院府事金相福撰

通訓大夫前行工曹正郞金相肅書并篆

有學佛人再明者。狀其師瑞谷大師。法號粲淵之戒行。來謁余。求爲舍利塔碑文者其言曰。吾師之入寂也。放光三日。其茶毗也。有二舍利。一超骨出。示人以異。是可以爲文乎。曰世之釋子。死而火之。種種有若是者。又其言曰。近世有若思岸長老。潭月覺惠。寬坡斗玉。箕城快善。萬化圓悟。五大師者。吾師莫不參謁。而受其法。是可以爲文乎。曰出世之士。雲游四方。歷參諸師。是固其常也。再明曰。吾師少游名山。澗飮木食。博通內典廣化善緣。及其晩歲。捨敎歸禪。穢名利而等物我。安苦寂而樂湛靜。混迹隨順。潛德葆光。以是而終焉。曰嗚呼是可以爲文者也。吾聞佛氏之道。有禪有敎盖皆出於其祖師之法。然以其道而論之。必先悟其心。而後。乃可以令人悟也。余觀世所稱大敎師者。多聚徒衆。廣設法筵。演說經旨。終日矻矻。不知休。就考其心跡。頑根迷塵。或多有不能祛者。眞大慧所謂一盲引衆盲。以入火坑中者也。夫以太陽之明

長老。十五薙髮。又明年。受具於洗塵堂文信大師。十八參雪巖。道既通。遍叅于碧虛南岳蓮花。癸巳歸覲本鄕。四方負笈者。日益衆。無用一見。歎曰涉安後一人也。師白而中身。圓面大耳。聲若洪鍾。坐如泥塑。受衣鉢於雪巖。盖臨濟嫡傳也。凡國內名山瓶錫殆遍。子夜必拜北斗。常以講明直解。心賤智證爲法門。嘗曰。學者如無返觀工夫。雖日誦千言。無益於己。又曰一日念頭不着實功。便對食愧飯。戊辰自春曹。署禪敎兩宗都摠攝國一都大禪師。庚午主表忠院長。丁亥十月有微疾。口授一偈曰。水流元去海。月落不離天。怡然順世。壽八十一。法臘七十。紫雲翳空。七日乃滅。羣弟子加其號曰平眞大宗師。及茶毘。奉寒瓊至妙香。而三珠迸出。遂藏其一於石鍾。又分安于順天之仙巖。海南之大芚云。嗚呼。師誠學禪而有其實者也。對食愧飯等語。有足以警醒衰俗。於是乎不以老朽辭。而輒爲之銘曰。

緊師修道。亦自喫苦。單心力踐。高步玄壺。嗟今之人。觚而不觚。徒占儒名。夷考則殊。若比於師。寧不愧恧。我感于斯。題之貞石。

戊子 四十四年 清乾隆三十三年 沙門粲淵入寂。

集肩。碧霞入懷。娠而生師。後來聞鳥鳴聲。發出家心。且以碧霞爲號。薙髮于喚醒大師。懺悔于孤鴨禪師。皆於西山爲五世孫也。氣岸高峻。人不得攀援。遇事直傳無迴撓。雖猛虎當前。心不少動。經敎之外。旁通子史。晩喜禪頌。手不釋卷。嘗言龜谷。間有誤處。自爲筆記。至老不輟。喚醒老師。贈詩曰。東土大宗匠。碧霞長老其。西江萬里水一口能呑之。眉間有白毫。見者異之。面貌稜稜。瞻望悚然。諸衆問者。不自覺妄念之消落。師生於丙辰。以乾隆癸未六月歸寂。壽八十八。偈曰。生來寄他界。去也歸吾鄉去來白雲裏。且得事平生。放筆泊然坐逝。荼毗得頂骨一片。舍利一顆。

佛紀二七九四年

丁亥四十三年（清乾隆三十二年）十月沙門璽封入寂。

【備考】禪敎都摠攝國一都大禪師霜月大師碑銘（幷序。議政府左議政李溵撰）余養疾于東岡丙舍。隣庵有智異山人春坡義玶大師者。時時來款其師惠庵玧藏法祖師霜月。竪碑經營矣。一日。袖應雲澄悟所撰霜月堂行蹟。請銘甚懇。余於浮圖之學。無聞焉。只爲遺閑。試閱其卷。師諱璽封。字混遠。霜月其號也。俗姓孫氏。順天人。母金氏。夢明珠而娠以丁卯正月十八日生。幼時嬉戲。聚沙石爲窣堵坡。十一歲投曹溪山之仙巖寺極峻

年六十。此吾儒之由博反約也。癸未春甲子朔丙寅。師召門弟子告示寂。弟子坦慶請十念合掌。師舉手微笑。曰小乘着於念句。坦慶復請留偈。師索筆書曰。翻身轉一擲。涼月碧峯西。遂化去。法臘六十一。此吾儒之啓手啓足也。東方佛法。始自太古和尙。太古傳之幻庵。龜谷。登階。碧松。芙蓉。西山。鞭羊。楓潭。月潭。至于喚醒。遂大以蕃獨華月得其衣鉢云。坦慶與徒衆。藏靈骨爲塔於寺南。來求銘。嗚呼。釋之道。非吾所謂道。而能有傳焉如此。儒之道至於今亦有傳否。其弟子之尊其師有如坦慶之於華月也乎。此余所以有感而爲之銘曰。

佛有眞詮。止觀叅請。叅請吾知。止觀吾敬。暨其有分。此實彼空。毫芒之差。千里不同。雖則不同。各道其道。有誰眞踐。高步深造。卓哉華月。禪家之英。知行終始。迺底于成。達磨袈裟。遂歸慧可。有以觀空。空亦幻些。法身歸土。慧骨在阿。屹屹浮圖。叅孫之口。我排其道。而取其能。留銘高岡。以警不勝。

六月沙門大愚入寂。

【備考】碧霞大愚禪師碑。世子翊衛司副率李敬毅撰 師法名曰大愚。靈巖人。俗姓朴。母李。夢靑鳥

號斧巖。以其生于平康剃髮于平康之寶月寺。而平康舊稱斧壤。故號也。師本李氏世爲完山人。母慶州之李。夢大斧盤桓自空下。以手擎之。於是有娠生師。自年七八不喜腥葷。與羣兒嬉。聚累石。趺坐於中。爲佛之受供狀。十四出家于雲磨山。依玉心長老。又從燕雲堂坦圭大師。聞其道喜曰。鳥之將息必擇其林。人之求學乃選師友此吾儒之志道眞切也。遂飛錫雲游於東南。見松藕大師。又見南岳和尙。又見喚醒大禪師。喚醒與語道大異之。携入丈室。傳以心印。此吾儒之博學無方也。喚醒設華嚴大會於湖南之金山寺。法衆千有四百。禪家稱說法之盛。祇園以後未有也。師登講座論道。若河決風生。法衆潛聽。闃然無聲焉。喚醒大加歎賞。卽席誦一偈贈之曰。入院寒燒佛。看經轉覺魔。出門行大路。赤脚唱山歌。當是時遊喚醒之門者。如雪松堂演初。虎巖堂軆淨。醉眞堂處林。朗然堂信鑑。涵月堂海源。後先聞道。俱得精髓。至其妙有物之先乎天地。悟無形之本乎寂寥。則咸推諸師。同門執筵者。輒於師就質焉。此吾儒之獨得其宗也。師鍊業煥醒。悉闡宗敎。然後復周遊淸海花江東州。入金剛山間往來寶盖雲磨五聖。徒衆四至。講道幾三十年。復還寶月。散遣徒衆。專精於定慧。時

六十三。法臘四十四。臨終時。命侍者寫一句偈曰。先登九品蓮臺上。仰對彌陀舊主人。次手書遺囑云。人生起滅。如雲起長空。元無所實。何可以不實爲實。願道友等卽時闍維云云。門人等一遵遺敎焉。闍維之夜。神光周亘於內院洞天。在外者先見。門人輩收五個舍利於第五齋夕。乃感夢也。分塔於三處。卽甘露寺之剃髮處。波根寺之熟遊所。實相寺之入寂地也。又師所詠歌頌若干篇。曾散失之。而今僅得百餘首刊行焉。然文章乃道人之餘事。凡有請則不經意而信筆揮之。若荊山之人以玉抵鵲也故或不中音律。於戲敦碩神宇。仰不可窺。涵湧法海。俯不可測。實非弱辭所能稱述而爲傳不朽。略記始末耳。戊子仲秋日。

癸未三十九年 清乾隆二十八年 春沙門聖訥入寂。

【備考】 華月聖訥禪師碑銘幷序。弘文舘大提學徐命膺撰 儒拒釋。釋譏儒。道之不一久矣。然釋爲銘。必求於儒。儒亦喜爲釋之銘。而不辭何也。其爲道不一。其爲道之心則一。故拒之者拒其道之非。吾所謂道也。爲之銘者。與其能力於道不懈。使移之於儒。其升堂入室。亦不巽矣。惜不能然也。余於華月法師之銘。有感矣。法師聖訥其名。華月其號。又

以自貶爲基。故拒雖膠固。其五里霧市。終難喝散。因衆紛擁。自登化門。可不謂之無爲而成者耶。被人所牽。竟未遂本誓。遍遊於迴門之深源。動樂之道林。智異之諸庵普開化市。而以拈頌之旨。牢籠龍象。以圓頓之法。掀飜叢林者。二十餘年。其臨壇講法。則聲韻雄浪。說河如懸。言言句句令人搆取立地。見者聞者。若換骨洗腸焉。而且於經論中。只要明宗。不巧釋文。純尙筌蹄者。或以提接無味。譏之。己巳冬。霜月和尙傳托鉢衣。以前後五侍。多所悟益。辛未春。告徒曰。知命過一。文字工夫。豈不愧哉。遂作偈一律曰。强吐深懷報衆知。講壇虛弄說玄奇。看經縱許年靑日。念佛偏宜髮白時生死若非憑聖力。昇沉無計任渠持。況復世間頗鬧鬧。白蓮幽谷有歸思。揭示大衆仍罷講焉。戊寅夏。門徒復請講授。故再開化場於臺庵。翌年冬還撤之。又作一律曰閱經何歲月。空費鬢邊春。托病知人陰。藏縱厭世紛。谷風時至友。松月自來賓。定中知己在。於道喜相親。蓋前後退衆。均習定慧者。頗同古人也。師之形儀魁岸。性度泓洋。處事以柔。臨衆以寬。若無所碍。其卷舒機變。孰能思議耶。雖遊門之伍。未窺其墻凡僧俗間來謁者。退且喟曰。面倍于耳聞。至乾隆壬午六月二十七日。入寂焉。世壽

霜月大師。大師一見深器之。服役數年而二十肆遍遊嶺湖。歷叅名師曰。影海。洛菴雪峰。南岳。晦庵。虎巖。諸大和尙也。禪敎無不臻妙。則到處扣決。聲名大彰。是謂嚳過春山。馨香難掩也。行脚旣了。唯以返照爲己業。收筆硯刷石上。在見性庵讀誦起信一日夜忽悟諸佛說只是這個地。神心豁然。黎明諸經信手拈看。則言言果如中夜所悟底也。越三日夢中。神童以冊一函書十張。擎授和尙。而書面曰震谷。意其振東方之徵耶。和尙自覺後。益有明徹。宜褰緇帷納來學。而不以得少爲足。愈求前進。湖有冥眞堂守一大師。卽月渚之高弟。宗眼明白。見處高峻。言中有響。句裏藏鋒者也。師聞而欲趨謁矣。冥眞亦聆師之風猷。先至師所。師喜曰。適我宿願也。問曰華藏遍一切處。現今天堂地獄當在何處。一老答曰。懷州牛喫草益州馬腹脹。又問曰。此是格外相見。實不頓入。更乞一轉語。答曰天下人求醫灸猪左髆上。師於是覷其奧而服膺之。可謂神機相投也。三十三。直入靈源菴。深以遠公十年影不出山之誓爲誓。而手築土窩於庵之東隅。又創一社於庵之西麓。名之曰佳隱。以爲終年宴息之所。而益務克己工夫。噫劒靈光射。菓熟香飄。硯德高士。八表爭趨。可謂海東折床會也。然師恒

【備考】 御製懸板文

北漢太古寺後有碑。而碑文中有聖祖開創前御諱。其宜致敬。故令摠廳度支建閣。仍記其槩。盥水敬書。鐫揭于閣楔。

庚辰仲冬八日謹識。卽小子踐祚三十六年也。與北道釋王寺聖考追記。偶然同符。深切追慕焉。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戸曹郞廳。奉懸板。安于閣楔。

壬午三十八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沙門慥冠入寂。

【備考】智異山泉隱寺龍潭大禪師行狀。（門人惠菴玧藏撰）和尙法諱慥冠。字無懷。龍潭其號。俗姓金氏。南原人也。母曰徐氏。徐夢一龍昇天。因以有娠。以康熙庚辰四月初八日生骨相靈秀。鋒頴峻銳。九歲入學。目所覧則無遺誦。十五歲前。儒業已成。時入翰墨場累中日課第。鄕稱奇童。十六先失所怙。泣血三年。觀世無常。深有出籠之志。十九以出家。請于慈母。母知不可强而許之。遂投甘露寺尙洽長老。仍以祝髮。受具於大虛堂就侃大德。鄕黨儒士。聞之歎曰。虎入空林將有大咆。二十二發足向華嚴寺。初叅

鄭夢周等諸公。次于北靑。以吉州寺中舊物。舟載以來。置于此寺而記之者。而義安大君之名在其中。吁亦奇矣。戊子夏四月。因寺僧之賫板上京。我聖考作小識而添刻焉。此卽小子昔年仰覩者。而豈意五十一年戊寅同月。復見于北道陵殿誌中乎。三復敬玩。愴慕深切。我聖祖創業垂後。聖考繼述光前。一隅靑丘。禮義燦然。八路蔀屋。黎民被澤。而弗肖弗德。莫述先業。禮義之俗日下。蔀屋之民日困。思之及此。不覺悚然噫聖考之親作小識。小子之續成此記。俱由於感舊而追先。非以其寺爲可懷。爲後王者覽此。仰軆我聖祖刱業之烈。我聖考繼述之德。克勤克儉。保民恤民。釋王舊日之休祥。當永垂於萬禩矣。敢將數行之文。仍作海東之祝云爾。

洪武壬申後三百六十六年夏盥水敬書。

黃海道。有妖女。自稱生佛。鄕民尊信。諸巫從命。王聞之。以爲非尋常妖人。遣御史李敬玉。斬其首。傳示一道。

庚辰三十六年清乾隆二十五年 王親製三角山太古寺圓證國師碑閣懸板記文。命有司。奉安于閣中。

洲公。銘鞭羊大師。從曾祖靜觀公。銘楓潭大師。從祖芝村公。銘月潭大師。自淸虛至月潭爲四世。其銘皆出於吾家四世。甚奇也。嶺南僧南鵬。以其師雪松大師銘。來謁於余。盖淸虛之後。分而爲二派焉。有曰惟政。應祥。雙彥。釋霽。卽敎派也。有曰彥機義諶。雪霽。志安。卽禪派也。師初師釋霽。後叅志安。皆傳其法。於是淸虛之派至師而始合而爲一。師俗姓白。號雪松。慈仁縣人。年十三。薙髮於雲門寺。爲人貌澗而心淳博觀內典。探其源而窮其妙。登壇講說。從學者翕然宗之。及老。謝遣其徒。兀然面壁一日喚侍者。點茶來。飮一盃。書偈訖。誦佛而化。師以丙辰五月初一日生。庚午五月初一日化。世壽七十五。法臘六十三。旣火。得舍利。分藏于通度雲門二寺。余不喜爲浮圖文字。而於師有五世誼。何可辭。遂爲銘。銘曰。

定卽是慧。慧卽是定。莫曰禪敎。道無動靜。如月印水。分照西東。惟師心法。二門一宗。

佛紀二七八五年 戊寅 三十四年 清乾隆二十三年 王親製釋王寺太祖手筆追慕之記。

【備考】英祖御製追記。噫本寺我太祖大王御筆。卽爲東北面都元帥時。與文忠公

通度。東西南北之緇徒。往從之。常數百人。咸以淸虛之統。歸之老。而捨衆習定。宴坐觀心。而終於金剛之表訓內圓通。書一偈曰。講法多差失。指西喚作東。今朝大笑去楓岳衆香中。擲筆而逝。共爲之立碑。紀其蹟。余聞師僅學步。家失火。四面皆焚。而無引自出。得不死。稍長涉大江。沒而涌。得不死。又於山路逢猛虎。隱巖穴間。得不死。豈偶然歟。抑有佛力救之歟。此世界。慾火苦海。魔障者。其焚灼人。盪潏人。呑嚙人。不特爲三不死。獲保性命。開悟心靈。盖無幾耳。若師之超三灾而牖大衆。自在於名山法刹之中者。苟非妙法蓮花。涌現圍繞。將以傳喚醒之衣鉢。護淸虛之金湯。豈能臻此哉。銘曰。

炎炎大火之聚。而不能焚爍。汹汹洪流之奔。而不能陷溺。眈眈猛獸張牙舞爪。而我已方便於巖之側。金剛海印。灑脫於住錫之場。雷音落伽。悅惚於墜花之席。西方東土。實無二致。何師之自笑自懺於示寂之偈。

庚午 二十六年 清乾隆十五年 沙門演初入寂。

【備考】 雪松堂演初大師碑銘 并序。晉菴李天輔撰 昔我五代祖月沙公。銘淸虛大師。高祖白

前入寂數日。告死期。至期。祥光燭天。火中出靈珠七。頂骨出舍利七。體仁等。將建塔以安之。俗壽六十二。堂號幻夢云。余學儒者。未諳佛理。師之造詣淺深。誠不足以與論。然若其獨得西山心法。將以納衆生於忠義之塗。以擬國家緩急之用。則其心皎然焉可誣也。余獨發揮此一事。以爲浮屠記。凡爲師之學者。皆不可不知此意也。銘曰。

惟十四枚珠。皆西山祖心。心心相傳。傳者如林。則南氛西祲。霧消而烟沉。

崇禎紀元後再壬戌八月　日

佛紀二七七七年 丁卯 二十三年（清乾隆十二年）禁巫覡淫祀。

佛紀二七七八年 戊辰 二十四年（清乾隆十三年）沙門體淨入寂。

【備考】虎巖堂體淨大師碑。（龜溪洪啓禧撰）釋教視死生甚輕。而最以傳道爲重。蓋曰道不死則身猶不死也。謂之衣鉢相傳。謂之護法金湯。師以是傳。弟子以是護焉。東方之禪清虛大師。寔爲龍象。清虛傳之鞭羊。鞭羊傳之楓潭。楓潭傳之月潭。月潭傳之喚醒喚醒傳之虎巖。攷其源流。虎巖之爲善知識可知也。虎巖名體淨。俗姓金氏。興陽人丁卯生。戊辰歿。世壽六十二。法臘四十七。得法於喚醒。多住於陜川之海印。梁山之

歸鹿山人趙顯命撰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知製敎曹命敎書幷篆

□□□□。百年疆場。事有不可勝憂者。向。余。按關西節。入妙香山。於古寺中。見西山大師眞像。慨然想慕英風。若或遇之也。余爲話頭。問於山之僧曰。爾家西山祖。不食魚肉。食□□。是什麼義諦。未有能對之者。聞西山六世孫宏濶者。方聚徒講學於安州之隱寂庵。隱然稱西方大宗師。余即馳書問之。師爲著說以辯之。其文甚奇。其論甚偉。其歸眷眷於君臣大義。以□□□□。爲上乘法門。要以不背於普濟慈悲之仁蓋於西山心法之傳。如印潭月。而與余發問之微意。沕然有相感者。若師者。眞可謂西山之肖孫。而余之所以托知音於方外者。亦不爲過矣。師以辛酉十二月七日。告寂于黃州之道觀寺。其徒體仁。持狀。走千里。謁碑記於余。其狀云。師俗姓安氏。密城人也。父機俊。母魯氏。其生有異夢。十三出家。受經於秋鵬大師。既又遍謁南方諸宗匠晚而卒業月渚和尙之門。而其發端入頭。得於秋鵬者爲多。師既篤志精進。法海深廣然雅不喜著述。有來問者。則誦之而已。言已。則端坐。念一佛四菩薩。如是者三十年

(朝鮮時代)

吾儒法門。義不可辭也。其狀曰。師俗姓金氏。昌原人。生九歲。自投於梵魚寺自守禪師。禪師異其聰慧。授冲虛長老。入伽倻山。叅葆光和尙。和尙始授具。遊湖南。叅雪巖旣已復歸。和尙。自是聲聞大彰。從學者日衆。遂登壇竪拂。時年二十七。旣又歷叅諸老宿。益有發明。一日歎曰。數他寶何益哉。入金剛山坐禪。未幾還。講授於釋王鳴鳳青巖碧松諸名刹。而卒亦示寂於青巖。師晚年。常欲遣講生。專心內究。顧諸講生不肯捨。故師亦不能輙講席。然其意則未嘗不以禪爲歸也。闍維時。有雨雹光恠。建塲安頂骨於佛靈智異山中。師以乙丑五月初二日生。辛酉五月二十日歿。壽五十七。師性溫雅。有弘度。不拘小節。嘗云。口舌騰而心學荒。敎宗崇而禪旨晦。儒釋殊途。而其末獘。盖畧同也。師能有見於此。有以反之吾黨之支離鶩外者。可以知所戒矣。銘曰。

與其生枝上之枝。曷若培根中之根。四郊之牛羊不反。嗟吾儒有愧乎爾禪。崇禎紀元後再甲子八月　日建。

佛紀二七六九年

壬戌十八年 清乾隆七年 沙門宏濶入寂。

【備考】有明朝鮮國幻夢大師碑銘并序。

法派。詳載文忠公所撰碑文中。故只叙其生卒出處始終。倡義靖亂顚末如右。銘曰。
巖瀆毓精。異人挺形。仙婆告夢。神翁錫名。字雖阿胎。性則佛英。神秀氣淑。髓綠骨靑。金鎞放光。玉拂奏靈。道悟那羅。理感死生。遂登法席。摩尼照晶。無妄縲絏。詩達天庭。恩隆御畵。榮耀千齡。口呪梵音。志在葵傾。逮國屯步。先倡義聲。登壇誓衆。雲集其兵。羽翼天戈。掃彼穢腥。鼓勇迎鑾。復我王京。忠義炳日。華夷皆驚。功成納印歸錫雲扃。曇雲生鉢。法月在瓶。三夢舊偈。玄契叮嚀。人間榮辱。幻如夢醒。舍珠靈骨。寶塔崢嶸。太古法派。不滅光明。靈鷲立祠。表揚忠貞。一體同祭。師弟共享。功紀麟臺。道尊龍堂。一片貞珉。万代留芳。

辛酉 十七年清乾隆六年 五月二十日。沙門定慧入寂。

【備考】 佛靈山雙溪寺定慧大師碑銘幷序。議政府右議政豐原府院君趙顯命撰 定慧大師。聰明淵廣。講說瀾翻。所在生徒雲集。稱西敎大宗師。殆四十年而終。其徒彩晴。以狀來請銘。師與吾弟東谿居士相善。余按嶺節。來見余於澄淸閣中。時余與客爲詩酒歡。聲妓滿前師處其間。油油然言笑。而目若無睹也。耳若無聞也。余心敬之。不爲浮屠文字。雖有

曰爲國討賊。誠忠貫日。不勝敬仰。又題詩贈之。諸將莫不欽贊。於是師請曰。臣老不足當事。軍旅之務。屬之惟政處英。卽還舊棲。以守本分。臣之願也。宣廟嘉其志許之仍賜號曰。國一都大禪師。禪敎都摠攝。扶宗樹敎。普濟登階尊者。甲辰正月。會弟子於妙香圓寂菴。開道場說曇法。題自家影幀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書訖。翛然坐化。時年八十五。法臘六十五。異香滿室。所著文稿行于世。師爲人。法顏魁梧。慧智聰悟。在家事親至孝。入山淸淨守法。而忠君衛國之誠。亦根天性。遇患難乃能結主知於縲絏之中。而至于國難。倡起義旅。羽翼王師。收復三京。氛祲載靖。便卽納印。飄然一衲。遂返舊寺。身雲心月。復照於金沙淨界。倬倬英風。有足以砭頹俗而立懦頑。求諸往牒。無與匹休。明之廣孝。齊之秉忠。名雖義釋。志在功利。心跡不明亦奚足論也。嗚呼。當今之世。開僧聞釋。抱奇俊之才。而淪於異敎。甘自棄於虛無寂滅之中者。凡幾人哉。苟能當宗社岌業之時。不繫其法而自勵大義。倬然所樹立如師之爲。則其有補於邦國。將如何而又何以異敎少之哉。師之示寂。于今數百載。而朝廷之特軫表異之典者。亦所以樹風聲而激人心也。南鵬勉乎哉。師之文章造詣。傳鉢

泚筆爲文曰。師法名休靜。字玄應。自號淸虛子。又稱西山。俗姓完山崔氏。名汝信。外祖縣尹金禹。父世昌。箕子殿叅奉。母金氏。有異夢。生師於庚辰三月。三歲燈夕。有一老翁。來撫其頂。曰此兒名以雲鶴。仍忽不見。幼與羣兒遊。輒以佛事爲戲。而及長。風骨秀異。頓悟禪法。受經于靈觀大師。繄度于崇仁長老。三十中禪科。選至禪敎兩宗判事。已而解其印。入金剛作三夢詞。曰主人夢說客。客夢說主人。今說二夢客。亦是夢中人。登香爐峯作詩曰。萬國都城如垤蟻。千家豪傑若醯鷄。一窓明月淸虛枕。無限松風韻不齊。觀其發於辭者。可稔其韜光匿影。妙契於禪宗也。己丑之獄。爲妖僧無業誣引被逮。供辭明剴。宣廟卽命釋之。取覽詩稿。賜御畫墨竹。命賦詩。卽進絕句宣廟又賜御製。而賞賚甚厚。仍許還山。壬辰之亂。師仗劒赴行在。宣廟敎曰。世難至此。爾爲出力弘濟耶。師泣而拜命。曰臣統率緇徒。悉赴軍前。殫效忠赤。宣廟命爲八路十六道。(道疑宗字之誤)摠攝。師分部沙門惟政。領七百義僧起關東。處英率一千起湖南師自率門徒及所募僧一千五百。會于順安。與天兵或先或後。助援聲勢。進戰于牧丹峯。斬馘甚夥。天兵乘勝擊之。賊遂空城宵遁。師乃迎鑾還都。李都督如松。送帖嘉奬

淸虛休靜大師碑銘幷序。

嘉善大夫戶曹叅判李雨臣撰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尹得和書

通政大夫吏曹叅議知製敎曹命敎篆

粤在萬曆壬辰。島夷犯京。宣廟西幸。西山大師休靜。率其弟子惟政等。倡義募兵。樹中興大功。宣廟嘉其功。命立表忠祠于嶺南之密陽。並賜休靜惟政。所以褒忠奬義也逮我當宁十四年戊午。以相臣之請。有給復守護之命。師之法裔南鵬。改創祠于密之靈鷲山三綱洞。奉二師遺像。名其堂曰弘濟。涉千里走京師。訪余而屬文。曰吾法祖西山之碑。是文忠公月沙先生之文也。厥後師之法派四世碑文。皆出於公之門。列樹於金剛之百和菴(百華疑是白華之誤)中。儒釋之交。至於四世者。斯儘古之所無。公乃文忠公之嫡孫。今將竪石于師之祀。記師功烈。來請于公者。意非偶然。公於斯文。惡可辭乎。於戲。余嘗讀先生之文。知師之爲禪門中奇傑人。而先生之文。至今爀爀然照人耳目逾久而逾光。則其於不朽師也。奚待余言。然余於鵬之言。竊有所感于心。不揆僭妄

西山嶽嶽。峻其廊廡。雪公承之。重規疊矩。逮師繼作。慧日增輝。法雨所被。海衆有歸。我緣旣盡。薪飛火傳。舍利自躍。色相炯然。渡闕慈航。幢摧大法。琢石碣銘。用垂永劫。

上卽位之十四年戊午七月　日建

戊午十四年（清乾隆三年）六月八日。沙門懷淨入寂。

【備考】一　雪峰懷淨禪師碑。（弘文館副提學俞鎭商撰）師字曰允中。懷淨其法名也。俗姓曹氏。朗州人九歲。投達磨之照明長老落髮。就華岳文信大師受法。性不飾外。巾衲襤褸而不補綴髭髮有時不剪。鬖鬆如也。人或譏之。輒朗吟。生平踈逸無拘檢。酒肆茶坊信意遊。漢地不収秦不管。又騎驢子過揚州之詩。而不少變。歲戊午師周甲也。六月八日示寂前夕吟一偈曰。浮雲來無處。去也亦無蹤。細看雲來去。只是一虛空。闍維得舍利一粒。靈珠一枚。就美黃寺建塔。

王以相臣之請。命給復戶於密陽之表忠祠。以資守護。

【備考】　有明朝鮮國賜紫國一都大禪師禪敎都摠攝扶宗樹敎普濟登階尊者西山

丁巳十三年(清乾隆二年)沙門信和入寂。

【備考】 慈應堂大禪師塔銘并序。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舘大提學知成均舘事李德壽撰并書篆

丁巳冬。余屛居濱陽之觴深村。杜門息機。罕與人接。有僧。叩門求見。進而問之。曇源其名。其發跡乃自關西之妙香山。余曰。師來遠矣。亦有求於余乎。曰匪求奚來。來斯有謁。自佛法東流。燈燈相傳。至西山。宗風益振。承之者鞭羊堂。鞭羊之後爲楓潭。楓潭之後爲月渚。月渚之後爲雪巖。吾師慈應堂。則繼雪巖者也。吾師法諱信和。俗姓李氏。晉州人。後移寧邊之沙川。父泗男。母趙氏。平居喜施捨。人謂修善業。感異夢。生師於戊戌之冬。爲兒戲。皆作佛事。十歲從碧雲長老祝髮。叅雪巖秋鵬大師。盡究三乘妙旨。化法流行。四十餘年。乘緣而來。緣盡而逝。丁巳二月十一日也。闍維得二舍利。其一不呪自出。其一呪而得者。并塔而奉之。願賜之銘。俾有以傳其跡。今之來也意蓋在是。余曰。余疎筆研久矣。然雪巖。吾方外契也。於其高足。惡得無情。況師之勤有如此者。乃爲銘曰。

雪巖。聽玄旨。蒙印可。歷住眞常。內院。祖院。徒侶雲集。晝設講。夜入禪。箆刮衆曚者有年。戊子春。赴請海西九月山。扶筇隨者常百數。已復還香山。癸丑四月十七日。留偈示寂于南精舍。俗壽六十四。僧臘五十二。火三昧際。祥光燭天。獲靈骨一片。舍利三顆。建窣堵波。分厝于香山九月。暨湖南之大芚寺。又爲立碑。盖師之學。泝雪巖以上。直紹西山。而丕揚臨濟宗焉。師嘗自警云。守志堅石。凝神潔氷。善保虛靜。亦如水澄。噫。聖人之道。靜虛動直。惜其晰於靜虛之體。而閉於動直之用也。考其詩若疏。多致意於君親師朋。則本善之感發。亦不可誣。其與冠章甫而趨利敗倫者何如哉。迺作銘曰。

指發琴音。眼現燈花。是指是眼。有迹無迹。性根之露。厥妙叵測。攝万于一。師乎歸宅。

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知製敎李重協撰

梅村居士楊萬元書幷篆

崇禎紀元後再回辛酉紀元

若師之演繹宗旨。開悟衆迷。眞不愧於法門龍象。無妄之縲絏。非其罪也。於師何損焉。銘曰。

淸虛之後。四傳其燈。具我智慧。伏我師承。虛舟泊岸。經在其中。衆取以證。師已先通。瀛海空明。天風飛錫。險夷不滯。解脫無跡。蓬萊方丈。夙昔桑下。氣無不之。千百億化。影池之碣。拏山之佛。如是我聞。旣悅以惚。姑書其事。以喚衆聽。空山明月。永劫心靈。

癸丑九年清雍正十一年沙門法宗入寂。

【備考】 虛靜堂法宗大師碑銘幷序。

始。香山僧覺性。與余遇於慶源。及佩符寧邊。性亦反香山。十六年後。二千里外。得再遇。奇矣。間。袖示其師虛靜集。且具狀丐銘石。余有感而許之。然禪家貴寂滅。焉用文得無見矧於大方歟。師名法宗。號虛靜。全姓。出完山。籍于關西三和。母盧。夢龍而妊降以庚戌歲浴佛日。禀質邁凡。年十二。投玉岑長老祝髮。謁道正大師。言下卽悟。師日。圓頓法界。今在汝矣。入香山。參月渚大師。涉盡藏經。時年二十餘。遂從月渚高足

中三呼其名。應亦如之。遂字曰三諾。號曰喚醒。師演敎牖衆。辭旨幽妙。或以未之前聞。不無疑焉。初樂安澄光寺。有虛舟自來泊岸。中有六祖以來所註解諸經。不啻千百函。至是出以證之。與師所言。若合符契。乃大驚歎。師遊國內諸名山殆遍。而無一布袋隨身。行遇蒼松流水。垂簾趺坐。左珠右錫。翛然也。住智異山。怳惚見一道人前言願師速去。非久有災。後數日。寺果大火。在金剛正陽寺。一日天甚雨。師促裝去。衆莫能挽。山下有富家翁請師舍。辭不入。一投矮舍。其夜寺及富家。俱爲大水所沒。住春州淸平法寺。樓下有影池。淤塞己久。師濬之。池中得短碑。刻曰儒衷冠婦千里來。鮮之曰。儒衷志也。冠婦安也。千里重來也。乙巳設華嚴大法會於金溝金山寺。衆凡千四百人。登堂竪拂。爲衆說法。衆皆讙喜。得未曾有。己酉竟以會事有誣搆者。自智異逮繫于湖南之獄。未幾蒙宥。道臣執不可。竟流于耽羅。師嘗曰。生靡檀施。死煩衆力。非吾所安。無寧沒齒於絕域殊境。竟如其言。世壽六十六。法臘五十一。嗚呼。東方。山高水麗。自古稱多高僧名釋。羅麗之際。義湘道詵懶翁無學之徒。最著焉。靈蹟異事。有非俗見所可窺測者。而抑未知其地位階級。果造如何境界。能不落於傍門小乘否也

有古石佛。不知何代所立。有文在其背曰。三聖入寂處。今上己酉。志安大師。配于其地。到七日而爲七月之七。忽示寂焉。山鳴三日。海水沸騰。人天衆生。莫不頂禮讚歎曰三聖之讖驗矣。盖自中國正法菩薩至于師。涅槃于此者三。嗚呼其然乎。其亦靈怪矣哉。余嘗入金剛。見月沙李公所撰淸虛休靜碑。白洲李公所撰鞭羊彥機碑。靜觀李公所撰楓潭義諶碑。皆東方名宿。而於師爲祖師也。師沒後。其法孫軌弘上人。以師狀來求碑。余勸晉菴李相國宜述之。盖以晉菴爲月沙白洲之後也。晉菴許之。文未及成而遽捐館。軌弘來見余。曰公宜卒其事。余素不喜作禪家文字。而亦不可以拒之乃按其狀。師俗姓鄭氏。春州人也。以顯宗甲辰生。十五出家。落髮於彌智山龍門寺受具於霜峰淨源。十七求法於月潭雪霽。楓潭之嫡傳也。師骨相淸嚴。音韻靈朗。言簡而色和。月潭大器之。盖以衣鉢托焉。師精硏內典。寢息俱忘。二十七聞慕雲言大士設法會於金山直指寺。往從之。慕雲大敬服。語其衆數百人曰。吾今可以輟獅子座矣。汝等禮師之。迺潛出居他山。師遂進大衆。橫說竪說。毫分縷析。浩然若江河之決也。衆皆豁然開悟。宗風大振。由是四百緇徒。靡然雲集。嘗於大芚山中。設淨供。自空

足也。訪余瀋陽。求爲師銘。略。師之傳法弟子秋鵬。嘗爲余言。師於解經。不拘細節瑣目。而善括其大旨。其於諸子百家。兼包幷貫。巨細不遺。斯其所以爲師也。

佛紀二七四六年

己亥四十五年（清康熙五十八年） 十月沙門秀演入寂。

【備考】 海東佛祖源流。無用禪師。法名秀演。姓吳氏。高麗太尉文襄公延寵之裔父暹。夢一黃章大蟲。蜿蜒上空。少選還墜。繞屋數匝。因以有娠。以順治八年辛卯三月十三日生。十三奄違考妣。偶入曹溪。依惠寬長老出家受具。（東師列傳云師受具於惠空大師） 二十二謁枕肱。枕肱曰圓頓法。全在汝矣。二十六承枕肱之囑。謁栢菴于曹溪。（隱寂菴也） 一見大奇之。因爲住錫。執經問難。無不脗合。己亥冬十月。跏趺而逝。壽六十九。坐五十一夏也東師列傳云。師有文集二卷行于世。珍島雙谿寺事蹟文。靈岩道甲寺守眉王師碑文全州松廣寺事蹟碑。皆師手撰。門人影海若坦。頭輪淸性等。二十一人。

○英祖顯孝王（李昑）在位五十二年

佛紀二七五六年

己酉五年（清雍正七年） 七月初七日。沙門志安。入寂于耽羅。（今濟州島）

【備考】 喚醒堂大禪師碑銘幷序。（崇祿大夫原任吏曹判書南陽洪啓禧撰） 耽浮羅。世稱瀛洲。其山曰漢拏。上

警其徒而已哉。師而有靈。其必彈指稱善之相屬歟。其銘曰。

維師發跡。爰在重陽。海月盈盈。啓其奇祥。其祥伊何。法門是昌。旣生而孤。謝緣被緇。爲覩其髮。楓則吾師。西經千函。我腹其笥。有來穰往。我應靡窮。鼓舌飜瀾。揮麈生風。幻質非眞。去來皆空。雪雲俱白。松露逾靑。咄彼闍梨。焚香祈靈。我尙非我。矧有其名。屹彼曦陽。山骨是斲。龜毛有筆。鏡像載躅。有欲知師。斯其筌筏。

佛紀二七四二年

乙未　四十一年　清康熙五十四年　沙門道安入寂。

【備考】　月渚道安禪師碑。弘文館大提學李德壽撰碑在大興寺　師法名道安。俗姓劉氏。箕都人也。父輔仁。母金氏。其生在崇禎戊寅。年十一其終在肅廟乙未。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九。初依天信長老受戒。叅楓潭。盡得西山之密傳。甲辰入妙香山。講究華嚴大義。世稱華嚴宗主。每擧揚宗風。座下聽衆。常不下數百人。法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刋大乘諸經。印布道俗。丁丑之獄。爲人所誣。上素聞其名。特命釋之。自是益自韜晦。然其名殷殷動一國。望門而趨者。如渴赴河。莫不滿腹而歸。歸眞之夕。祥光燭天。百里之外無不見者。荼毘得舍利三顆。塔于普賢寺之西麓。又分藏於箕城海南。海南釋法明。師之高

而海。自海而畿。嶺東之金剛。湖南之頭流。靡不窮幽剔深。參禮知識。拈鎚竪拂者皆避座。摳衣問法者常滿室。定涅槃等三百餘部口訣於伽倻之海印寺。造都序節要科文於曦陽之鳳巖寺。尤精華嚴大經。經有四科。逸其三。師緣文究義。遂定三科。俾讀者不遺其旨。後得唐本叅校。乃無差違。學者驚服。以爲淸凉轉世云。己丑師在砥平龍門山。偶示微疾。至二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夫界有成住壞空。身有生老病死。有始無終。無常之體也。汝等宜持正念。勿生煩惱。遂書偈曰。雪色和雲白。松風帶露靑。投筆恬然而逝。世壽八十三。僧臘六十四。于時緇白號慕。聲振山谷。茶毘。得靈骨一片靈株一雙。舍利二枚。分建浮屠於大丘桐華寺。淸州菩薩寺。砥平醴泉二龍門寺。開塲之日。雙虹指路。虔禱之夕。風雲變彩。其靈奇恍惚。信有不可思議者矣。嘗聞師於詩文。操筆如飛。有叩問經義者。必傍據互證。曰此在第幾板行。後考良然。其聰明絕人如此。夫謂師已證三空。吾所未知。若其淹貫三藏。爲一世經師之雄。則盖亦信而有徵矣。余於數十年前。曾見師於龍門。時年甚少。其得師於目。未若後之得師於耳用是爲恨。今師之大弟子玄信。來求師銘。遂不辭而爲之。並著余平日之見。豈獨以

佛紀二七三六年

己丑 三十五年 清康熙四十八年 二月八日。沙門淨源入寂。

【備考】 霜峯堂大師碑銘 幷序。李德壽撰 世之學者。口耳之流。而章句之溺。反而內求身心。了無所得。考其所爲。乃或出於閭巷凡民之所羞道。余甚病焉。儒者旣然矣。佛之徒尤甚。其標名叢林者。率皆尋行數墨。如縛柱之猿。如抽繭之蠶。纏繞其間。不能解脫。無論世出世學。其爲獘均也。大鑑。不曾解文而爲人說法。懸契佛心。江西大梅。惟以卽心卽佛爲極則。亦在乎忘言默悟而已。安事夫誇多鬪富。如今之爲者哉。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誠使叅禪之流。移其講誦之功。以永嘉惺寂。荷澤覺念。爲藥病。曹溪一切無心。少林了了自知。爲準的。以求至於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則方爲世間大自在人。而可與議於終日爲而未嘗爲之妙矣。若近世之霜峯師。其亦夙熏多聞者歟。師法名淨源。俗姓金氏。父係先。祖世喆。俱業儒。母南陽洪氏。夢感海月。以天啓丁卯十一月。誕師於寧邊府之重陽里。肌膚香潔。不藉洗沐。爲兒戲嬉。皆作佛事。旣長魁碩重厚。背有七紅點。早從善天長老落髮受戒。叅玩月秋馨二大士。習通經論。至年三十始扣楓潭之室。潭與語異之。盡以所學告焉。於是以一鉢一錫。歷探國內諸勝。自關

休焉。時醉如三愚禪師。集大衆講華嚴宗旨。師在樓板下。窃聽之。立地頓悟。悉以所負田器付其伴。升而跽。涕欷欷。請受課程。略。學旣成。遂於醉如室中拈香。於是沙彌輻湊。芚寺講會之日。學者數百人。時北方月渚禪師。南遊至芚寺。師與論禪旨。知其爲宗。悉以所領大衆。讓于月渚。自掃一室。杜門面壁。俾終其會。月渚歸曰。吾至南方見肉身菩薩云。師生於崇禎二年己巳。以康熙丁亥六月二十六日示寂。壽七十九。方示寂。頭輪雷鳴。旣茶毗。得舍利二粒。

戊子三十四年清康熙四十七年 王摹刊釋王寺太祖手筆。爲文以記之。

【備考】 肅宗御製。鶴城雪峯山釋王寺。卽我太祖大王潛邸時所建。吉夢休徵。莫非天啓景運之祥。非尋常寺刹比也。況此鏤板。一百五十有八字。俗傳是我太祖大王手筆也。旣無標識。未敢必然。而寺中寶藏。于今三百餘年。亦得完全於兵火。尤可異哉適會寺僧。欲治石移刻。以圖永久。而以其有太祖初諱。賷持上洛。具呈內司。盖以此刹。本屬內司也。再三披玩之餘。遂摹刊作軸文。以記于下方。歲戊子夏四月。燈夕自書。

甚。久廢筆硯。且困於薄書。而終不能虛其請。就其狀而畧加删潤如左云。銘曰。

雪受楓家。惟衣惟鉢。炤夜之燭。渡海之筏。一心如如。一夢蘧蘧。霜降水落。白月空虛。

佛紀二七三三年

丙戌 三十二年 清康熙四十五年 八月沙門秋鵬入寂。

【備考】 雪巖禪師碑 弘文舘大提學李德壽撰 師法名秋鵬。姓金氏。江東縣人。師纖癯無威儀。而雙眸炯炯射人。其戒行甚高。其接人無貴賤平等。其談鋒若火焱。至泉湧而不可窮也初從宗眼長老剃落。遂叅碧溪九二禪師。躬執井臼。淹通經論。往禮月諸道安大師針芥相投。無不脗合。安公深加器異。授以衣鉢。乃游南方。南方諸釋。望風心醉焉。丙戌八月。示寂。距其生辛卯。孝宗二年 世壽五十六。茶毗得舍利五顆。分塔於樂安澄光及海南大芚。大芚寺有華嚴講會錄雪巖大師嘗於大芚之白雪堂設會

佛紀二七三四年

丁亥 三十三年 清康熙四十六年 六月二十六日。沙門文信入寂。

【備考】 華岳禪師碑。成均舘大司成韓致應撰 師姓金氏。法名文信。海南華山人也。幼年出家於大芚寺。落髮頋椎。鹵不識字。爲貿田器。行且鬻以取飽。一日憊甚。至上院樓下。捨擔而

遊於金剛妙香。禪敎宗旨。觸處剖析。文藝亦出人。開口成章。每入名區。輒設道場。優婆緇髡。環侍法席。鍾魚交互。千偈瀾翻。慈雲花雨。宛一西天。諸經肯綮。融會貫通。尤愛華嚴拈頌。口不輟誦。大開後學迷途。聞其旨而傳其妙者。蓋數十百人。名山勝區無不遍跡。常住楓岳之正陽寺。晩年南釋嚮慕。移錫于金華山澄光寺。影不出山。講授不輟。湖海之間。經敎大闡。甲申正月初四日詰朝。集門人曰。人間世。鳥過隙如也汝曹勉旃。卽吟一偈曰。道死道生擔板漢。非生非死豈中途。說破兩重生死字。殺人劒與活人刀。俄而怡然示寂。世壽七十三。法臘五十七。其逝也。祥光遶空。茶毗之日大風作瑞靄樣。虔禱三日。得舍利二顆。翌年乙酉。塔于澄光寺之陽。師性傑梧。形俊爽如寒松雪鶴。超然於煙霞之表。自幼聰潁絕人。襟懷誕率。平生不設畦畛。待人一以誠。面壁之暇。率意吟咏。語輒驚人。蓋其天才然也。不厭惡衣糲飯。刻意求道。俚語俗談。不出于口。惟孜孜於三車大敎。而銖視軒冕。眞所謂一鉢足以輕萬鍾者矣。余乃聞其風而悅之。恨未爲支許之殿。其上首弟子義天。裒狀草。泣而扣余曰。吾師乎吾師乎。拔俗之奇氣。賾玄之勤工。其可泯滅而已乎。塔前之銘。非公伊誰。噫吾衰也

佛紀二七三二年

師禮。又以師所住之華嚴寺。爲禪宗大伽藍。特示優渥之典。肅宗大王。又陞寺格。加一大字。而兼爲禪敎兩宗大伽藍。盖華嚴之爲寺。原係緣起祖師所創之最古寺刹。而始弘圓敎。繼有義湘道詵兩國師。弘通大法。在我朝鮮佛宇之中。不愧首屈一指。又以碧巖大師駐錫之故。蘭若芳名。輝映青史。地因人顯。於此驗矣。

甲申三十年 清康熙四十三年 正月初四日。沙門雪霽入寂。

【備考】 月潭堂雪霽大師碑銘并序。大提學姜鋧號白閣撰 釋迦氏涅槃之後。迦葉爲西域祖師達磨爲中國禪宗。太古老師得之。傳燈海東。而幻庵。小隱。龜谷。碧溪。碧松。若淸虛。鞭羊上人。踵得三昧。傳于楓潭大師。說經談玄。淸衆四至。而惟月潭禪師。得其宗云。其狀曰。師法諱雪霽。其本昌化。其系金傳後裔。其父嘉善太仁。其母淸州韓氏。崇禎壬申十二月十五日。師肇錫之辰也。其母。夢二梵僧。以勿茹葷勿茹腥戒。仍指贈二明璧。俄而變爲日月光照地。遂感而乳。自是持齋。師自孩提。遊戲作佛事。十三。出家投雲岳山崇揖長老。十六薙髮受戒。與同志僧一如。發心請業于寶盖山說淸大師。未幾從楓潭大師於永平白雲。潭一見大異之曰。爾異日必爲緇林宗匠。遂加提奬。相從

大會。八表雲奔。猗歟盛事。去來時順。俱放異光。師著述則私集二卷。經序九首。淨土讚百詠。行于世。此其大較也。師以是傳之無用。用傳之影海。海傳之楓巖。巖之後咬人者多。而獨最訥長遊於板藏之側。因其神人之望。一朝奮然。與七十餘同門庭。鞭石於京洛。旋功於先祖道場。吁先師之法。遍於華藏。今以娑婆從事之先師之功。布於一國。今以片碣收斂之。且道先師之道。果在是不在是。後之有墮淚之感者。試下一轉語。玄法孫最訥謹記。宜璘書。崇禎紀元後三丙戌六月　日立

辛巳 二一二十七年 清康熙四十年 以智異山大華嚴寺。爲禪敎兩宗大伽藍。

【備考】　禮曹文牒（本在大華嚴寺）

「禮曹

湖南求禮地智異山大華嚴寺。爲禪敎兩宗大伽藍者。

康熙四十年二月　日

判書　叅判　參議　正郎　佐郞」

尙玄曰。碧巖大師旣具出家成佛之道德。且有築城勤王之功勞。故孝宗大王。待之以

佛敎。莫盛於羅麗時。若海印之八萬藏經。非不富有。而又未聞焉。直指要歸如華嚴疏鈔之比者。是其冥緣在斯。有非人力所可致者也。豈可謂之適然而已也哉。師之與佛敎。有大功德亦可也。此其平日必有奇卓之行。而無碍滯之見。其斯所以爲一世名士大夫之所愛重也歟。余故不辭而爲之文。銘曰

叔季英才。多出禪門。心全念呪。志不歧分。護法傳敎。有矢無諼。維玆聰師。其衆所尊。海航獲經。道於斯存。龍猛傳秘。寶月疏論。乃今得之。覺迷醒昏。於其法中。業大功敦。思永厥聲。有是嗣孫。鐫珉壽蹟。我與之言。

本碑後陰記。畧云。按釋迦氏心傳正脉六祖已下。無出臨濟右者。臨濟乃釋迦三十八代嫡孫也。臨濟之道。歷十餘世而被海東。太古爲鼻祖。傳幻庵。龜谷。碧溪。碧松。浮休碧巖。翠微。九傳而至栢庵。師受生帶方。出家于淳昌鷲巖。二十七住庵于谷城神德(輿地勝覽云神德菴以我神德王后康氏願堂故名)自此遍遊名山。化被千億。至康熙辛酉。得經於泊岸虛舟中。後乙亥十五年間。分刋五千板子。爲澄光雙溪兩藏寶所。大設千燈佛事。以落之。曾未百年。舉國之印閱法寶者。捨舊從新。如渴赴河。影綴巖溪中間。辛未仙巖寺。設華嚴

云。大師法名性聰。俗姓李氏。南原人。麗朝安平府院君之十世孫。父諱椆。母河氏以崇禎辛未十一月望日申時生大師。十三出家。十六受法戒。十八入方丈山。謁翠微大師。學九年盡傳其法。自三十歲。遍遊名山。往來居昇平(順天舊號曰昇平府)松廣。樂安澄光。河東雙溪諸刹。常以喚醒迷濁。開闡敎道爲心。自註緇門三卷。兼通外典。善爲詩。當時名士大夫。若金文谷(壽恒)鄭東溟(斗卿)南壺谷(龍翼)吳西坡(道一)諸公。皆許與爲空門友。嘗於浦海邊。見大船來泊。(時則肅宗七年清康熙二十年地則在子島)視其所載。卽大明平林葉居士所校刊華嚴經䟽鈔。及大明法數。會玄記。金剛記。起信記。四大師所錄。與淨土寶書等一百九十卷也。師乃大驚異。暨其徒衆。頂禮虔奉。發信心。刋諸經。數年內而備行于世。自是四方之學佛者。莫不靡然尊敬。推以爲宗師焉。以庚辰七月二十五日。示寂于雙溪神興菴壽七十。火浴之夕。有光氣如疋練亘空。數日不滅。乃得頂骨二枚。分爲塔于松廣七佛二寺。其法孫以世傳。至于八晶最訥。懼其師之功德世久則泯。與其法族七十餘人。將刻石以示。其弟子二人來乞文于余。余曰異哉。自古求經之士。或不惜身命。踰越山海。入異域萬里而得之。然未聞有慈航寶傳。非求而自至。若斯之異者也。我東

所不能。而師獨能之。可謂守志篤而見道深也。其神足文悅等。爲先師圖不朽。乞一言。欲文言。其與世之師死而遂背之者遠矣。余深嘉其志。諾而序之。又爲之銘。其詞曰。

成都磅礴檀關西。淑氣蜿蜒產法耀。春依霞室客情多。晩沐楓潭塵態少。半世宣傳魯叟語。四衢頒布如來詔。西歸葱嶺隻履翩。北昇香峯雙珠妙。分藏兩地鎭山川專皦千年開塔廟。鐫其短碣頌其風。千古萬古仰末照。

庚辰二十六年清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沙門性聰入寂。

【備考】栢菴大禪師碑銘幷序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世孫傳金相福撰

輔國崇祿大夫原任判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致仕奉朝賀洪啓禧篆

通訓大夫工曹正郞金相肅書

余於釋氏之道。未嘗有聞焉。其所稱功與德。何由以知之。今其徒之言曰。佛氏本以廣垂慈悲。普濟衆生爲功德。其要在乎明遺經。以覺後進。若近世栢菴大師。卽其人

日也。師之去儒爲釋者。五十一祀。拈槌竪拂者。三十六歲矣。浩入性海。洞開眞源。他家尙白。而蒙化玄玄者。其衆亦無追抑之懷。其得不二門中一頭地位。槩可知也。都馱塲得黃金項骨。忐忑三日。得銀色舍利一粒。樹石鍾于妙香山普賢寺之東麓以安之。銘曰。

師之來兮。名是自名。師之去兮。物非他物。誘塵品兮。化化玄玄。轉玉機兮。了了別別。空耶有耶。萬古淸風。中秋霽月。

己卯二十五年 淸康熙三十八年 沙門性眞入寂。

【備考】 松巖堂大師碑銘幷序。雪巖秋鵬撰 師諱性眞。松巖其號。姓則方。成都人也。以年十四出家。初依洛松暮霞禪師。未入堂奧。晩叅楓潭法席。心契神會。壽登七十有二化身于昭陽之松谷社。時己卯二十三日也。越明年春二月。以遺命。舁入于妙香山白雲洞。連夜歸。見白虹屬丹旐。分爲兩道。光燭昏衢。及茶毗。獲靈骨。呪得舍利二粒分建浮屠。一藏于綾城之九龍山。一藏于香山之普賢東。皆師之宴晦處也。師天資淳古。業行淸眞。不以世利動其慮。不以人我早其計。不以飢寒易其地。此三者人之

十九日。乃索筆書偈曰。七十餘年遊夢宅。幻身幻養未安寧。今朝脫却歸圓寂。古佛堂前覺月明。卽投筆而臥。四月初吉。合掌端坐而逝。壽七十二。臘五十五。門人覺敏等。收靈骨。建塔于九千洞

佛紀二七二〇年

甲戌二十年 清康熙三十三年 沙門圓輝入寂。

【備考】妙香山松溪堂大師碑銘并序。雪巖秋鵬撰 妙香山大禪師曰松溪。沒。年六十六。旣沒九年壬午春正月。其大弟子錦華。慮先師道風之墜地。乞一言。欲銘塔石。余按師姓崔氏。名圓輝。字會魄。連城豪族也。父應俊。母咸氏。夢蓮生師。崇禎庚午十月十八日也。慧性天至。父鍾愛之。常呼曰阿只。一夕。師卽白曰。業同是我名。父深異之。志學從智運長老剃度。卽入龍門山。謁楓潭大師。叩榻求證。潭示以玄鬫。於是針芥相投既佩心印。履歷講肆。探得諸家三昧。蔚爲西岳大宗匠。爲人臃肥。牛行虎視道機沉默。發言亦稀。族姓家仍謂之無言僧。晩自白雲。遷至七葉。將化。病革。侍者請留一偈師卽吟曰。携手一生將養底。擧頭物物非他物。臨行付與丙丁童。莫向人前輕漏洩咄。雪夜泥牛走入海。雲中蒭狗吠天明。詰旦。泊然而逝。卽康熙甲戌十一月二十九

佛紀二七一五年

戊辰十四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八月妖僧呂還。不知所自出。其妻遠香。文化縣民女也。以妖言惑衆無識愚氓。爭相輻湊。自稱爲龍女婦人。自文化。轉通黃海道諸縣。入江原至楊州。所過無不尊奉。徒黨寔繁。楊州牧使崔奎瑞。捕斬之。

佛紀二七一六年

己巳十五年清康熙二十八年沙門有文入寂。

【備考】海東佛祖源流云。秋溪有文禪師。字煥乎。姓金氏。鷲城人也。以萬曆甲寅十一月十六日生。十三依大芚山國隆梵唄落髮。就東林受具。叅圓應得法。丙寅。移入于峪峰之雙溪。至己巳九月二日。命侍者三唱茗茶。泊然而逝。茶毗超一片頂骨頭陀圓蓋。乞舍利於鷄龍山五松臺。得白色一顆。樹塔于終南山松廣寺。寺在全州郡

附 圓應志勤禪師海東佛祖源流云。師姓鞠氏。高山人。初從任性。涉獵禪敎。後隨震默大師。問疑決難。晩年兀入禪寂。一日命侍者浴身坐化。茶毗之日。門人收得靈骨立塔于北辰寺。

附 任性冲彥禪師。海東佛祖源流云。師姓金。全州人。母崔。感瑞入夢。覺而有娠。以丁卯十二月十九日生。十八從天定剃髮。受具於誕衍。二十四叅靜觀得法。戊寅三月二

怨也。)師有文集。自投于火。門弟子若休等。聚集若干篇。付之剞劂。隱巖淸狂子朴世亨爲之序。又撰師行狀。

六月五日。沙門三愚入寂。

【備考】 醉如大宗師碑。藝文提學韓致應撰曰師法名三愚。俗姓鄭氏。康津縣寶邑坊九亭里人也。幼年出家。落髮於萬德山之白蓮社。歷叅諸師。淹通內典。拈香於海運敬悅之室敬悅逍遙太能之親徒也。師顏如渥丹。故海運錫號曰醉如子。蓋戲之也。顧善談論聽者心醉。嘗於大芚之上院樓。演說華嚴宗旨。聽者數百人。有一僧負田器。歇樓板下。窃聽一二句。立地頓悟。捨擔升堂。泣涕如雨。陳其罪悔。請受妙詮。師撫而誨之。卒傳衣鉢。是爲華岳文信。昔陸象山於鵝湖講席。講義利二字。四座垂泣。六祖慧能。本於槽廠下舂米。卒受五祖衣鉢。斯足以匹美也。師生於天啓二年壬戌。卒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壽僅六十三。寂在六月五日。有影幀二本。一在白蓮社。一在大芚寺今大興寺

丙寅十二年清康熙二十五年 佛國天主敎師。自淸國入京城。從事布敎。王嚴禁之。驅逐宣敎師等於國外。

佛紀二七〇六年 己未五年清康熙十八年三月。發諸道僧兵。築江華墩臺。前水使李藕。領其役。見桐巢漫錄

佛紀二七一〇年 癸亥九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王下敎曰。予嘗讀韓文之佛骨表因見何蕃傳。又見宋之陳東歐陽修之事蹟。(即排佛事蹟也)千載之下。令人起敬。予欲以此三人。立小祠於成均之傍。欲令今日諸生有所觀感。大臣儒臣。皆無異辭。

佛紀二七一一年 甲子十年清康熙二十三年 四月十二日。沙門懸辯入寂。

【備考】海東佛祖源流云。枕肱懸辯禪師。字而訥。號枕肱。羅州人。姓尹氏。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六月十二日生。初隨葆光法師。零染于天風山塔菴。後入方丈。見逍遙堂得法。業經課二十餘紙。一續輒誦。平生不浴而無垢。日洗足。雖折膠不廢。甲子四月十二日。面西坐逝。奉靈龕于金華第二峯。疊卷石而封全身。鳥獸不侵。顏色不變。樵童菜女。以點心簞食。供養如如來云。師嘗一日。手書遺囑。付受律弟子若休曰。若我死後。火浴者。與我爲百代寃。須裸暴林野。以充烏鳶之腹。斯可矣。壽六十六。臘五十七。己上佛祖源流(順天郡曹溪山仙巖寺搆內之毘盧菴懸板。有文曰。投身憂虎餓。割肉濟鷹飢之言。豈徒然哉。吾亦效之。我死後。置之水邊林下。使烏鳶食之。若茶毘。實百代之

佛紀二七〇一年

骨。百八寺燈。萬千峯月。眞如自性。常照不滅。華嚴妙解。闡揚化元。法輪所轉。廣度羣昏。錕鋙貞石。紀迹山門。代峙而三。與不崩焉。雖世有壞。遺光無垠。天龍人鬼。呵護長存。

甲寅十五年（清康熙十三年）創奉國寺於廣州星浮山。以資明善明惠兩公主冥福。

【備考】奉國寺新創記。（見白谷大覺登階錄）云惟我主上殿下。卽祚以來。儲嗣外有女。若帝堯之皇英者二。長曰明善公主。次曰明惠公主。纔議伉儷。未及于飛。而一年之間。相繼云亡。上痛悼之。慈殿尤哀傷不已。思所以資福於冥路者。莫如佛氏。故葬畢之明年。慈殿命金剛山僧曰竺尊。剏寺於雙墳之外里許。而遣中使而督成。額曰奉國。以供香火卽廣州治之西十里。星浮山之下也。時甲寅仲秋日。兼八道禪敎十六宗都摠攝臣僧處能。拜手記。

處能號白谷。佛祖源流云。性甚敏捷。文章卓越。於書無不涉獵。縉紳章甫。亦皆趨風依碧巖大師受法。有遺集。

○肅宗元孝王（李焞）在位四十六年

謀而傳或爲佛謀。蓋譏之也。若之何其謀之。以犯聖人之訓也。況佛氏塵芥六合。夢幻人世。又何必區區於此耶。機等。進而拜曰。先月沙相國。嘉其仗義之蹟。既銘淸虛先相國因世有託。又銘鞭羊。則公之於亡師。有三世之誼焉。是以固請。不佞始作而對曰。而今空門三世。代有所托者。其事尤奇。有不可得以終辭者。按狀。師法名義諶楓潭其號也。俗姓柳。通津人。母鄭氏。（貞氏云者誤也）夢含寶珠而妊。生於萬歷壬辰。十六從性淳老師。落髮受戒。初叅圓徹大師。仍入鞭羊之室。盡得淸虛之傳。遂南遊。遍參奇巖逍遙諸長老。住錫於金剛寶盖兩山。日把華嚴等經百數十卷。正其差謬。著其音釋然後三乘奧義。煥然復明。前後開度悟解者。指不勝屈。乙巳春。示寂于金剛之正陽寺。病劇吟一偈曰。奇怪這靈物。臨終尤快活。死生無變容。皎皎秋天月。俄而坐化。法臘五十八。留寺九日。顏色如常。茶毘之夕。弟子等。奉靈骨。獲銀色舍利五枚。已建浮屠於金剛云。噫昔我考亭夫子。嘗見諸祖師傳。有人才。聰明被他引去之歎。今不佞三復斯旨。亦有所感於心者。遂爲之銘。銘曰。

經云金剛。住曇無竭。臨濟之東。心傳諸佛。逮至虛羊。禪敎合一。師承其授。非肉非

卽令埋安于淨地。右叅贊宋浚吉。入賀兩尼院撤毁之擧。且曰。朱子以毁僧寺作書堂。爲一擧兩得。尼院一處。乃北學舊基。以毁院材瓦。仍設北學則好矣。王從之。

佛紀二六八九年

壬寅三年（清康熙元年）五月全羅監司李泰淵。啓言道內諸寺。佛像出汗。大司諫閔鼎重（號老峯）奏曰佛像皆用木爲質。加漆塗金故。每當潦節。濕氣陰結點滿。或冬節不寒。收歛不嚴。則霧露所蒸鬱而成。此深山老僧之所常談。而今乃强爲之出汗。惑亂民聽。請泰淵重推。所汗佛像破碎。

佛紀二六九二年

乙巳六年（清康熙四年）　沙門義諶入寂。

【備考】　金剛山楓潭堂大禪師碑銘幷序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舘典翰知製敎兼經筵侍講官春秋舘編修世子侍講院輔德李端相撰

皇明丁未秋。不佞屛居于維楊之靈芥洞中。一日金剛山人俊機一如三覆等。踵門而請曰。亡師楓潭子。卽淸虛之嫡孫。鞭羊之法嗣也。願得公一言。以圖不朽。不佞謾應之曰。吾儒經世。佛氏出世。其道之不同。不啻若風馬牛之不相及。先儒有言。佛不爲

粤自麗季。有太古愚公。入中國。得佛旨以還于東。自是以來。大振禪風。到師八葉爲象爲龍。作舟苦海。以濟羣蒙。窺厥本源。實惟臨濟之正宗。俗離嵒嵒。惟師所宮刻之于石。以記始終。

甲辰四月　日（清康熙三年）

六月三日。沙門守初入寂。

【備考】　海東佛祖源流云。翠微守初禪師。字太昏。姓成。我朝名臣三問之旁裔也萬曆庚寅六月三日。生于京城。髫年。依敬軒長老落髮。入頭流謁浮休。浮休一日謂上足碧巖曰。異日大吾道者。必此沙彌。汝須將護之云云。庚子六月乙酉。靧浴更衣鳴槌訣衆曰。吾將息矣。後三日丁亥。結趺向西。合掌而逝。壽七十九。臘六十餘。舍利二枚。安于五峯曹溪。

辛丑二年（清順治十八年）春正月。命罷城內慈壽仁壽兩尼院。因副提學俞棨之䟽也。領議政鄭太和曰。此是歷代帝王所未有之舉。然自前後宮之老而無依者。多住尼院。先朝後宮。亦有出居者。此難處也。王曰今則無有也。仍命禮官。詣慈壽院。奉出列聖位牌。依奉恩寺例

固自若。光海親鞫。見而異之。卽解纓繳。出錦襖一襲。分賜之。仁祖反正之甲子。城南漢山。命師爲八方都摠攝。功訖賜報恩闡敎圓照國一都大禪師號。又賜衣鉢。因遣中使。賜內醞。師膜拜曰。山僧持戒飮酒。此是聖賜。敢不一歃。中使報其言。上稱之。丙子冬。淸兵猝至。師募南僧三千。號降魔軍。與官軍爲犄角。上聞益嘉之。壬午。朝廷。薦爲日本信使。休師如京。謝以老病。孝宗大王龍潛時。師謁於安州。論覈華嚴宗旨義。孝宗大王稱賞。嚫以龍眉畵管琿璨數珠。琉璃圖書塗金獅子。及卽位。問李尙書時昉曰覺性老師無恙否。今安在。其眷遇如此。至己亥十二月。示微疾。越明年庚子一月。集衆告訣。題一偈曰。拈頌三十篇。契經八萬偈。何須打葛藤。可笑多事在。卽擲筆而坐蛻。年八十六。臘七十二。茶毗之日。會葬者萬餘。方火也。祥飇忽起。鳥獸悲噪得舍利三粒。皆白色。分靈骨。建方墳者凡四處。曹溪之松廣。頭流之華嚴。終南之松廣。俗離之法住也。師爲人容貌端正。氣像淸高。見者無愚智貴賤。莫不敬重。目光射人。齒牙三十九。少淸涼一。亦異相也。所製有圖中決疑參商禪旨等語錄。東陽都尉申公翊聖序之。行于世。處能大師。師之傳鉢弟子也。來請銘。遂爲之銘。銘曰。

終古獨碧。

【備考】 故俗離山賜報恩闡敎圓照國一都大禪師兼禪敎十六宗都摠攝悲智雙運辯才無礙扶宗樹敎福國祐世特賜衣鉢碧巖大師碑銘 幷序 （碑在報恩郡俗離山之法住寺）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製敎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記注官鄭斗卿撰

崇憲大夫朗善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俁書

崇憲大夫福昌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楨篆

和尙姓金氏。諱覺性。字澄圓。碧巖其號也。報恩人。母曹氏無子。祈北斗。夢古鏡有身萬曆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九歲失怙。十四從雪默長老落髮。浮休一見師。奇之引爲上足。乙未歲。天將李公宗城。以冊□□□使來。遇師於海印寺。歎曰。圖澄道安復見於海外矣。師嘗與數沙門。夜行有大虎咆哮。諸僧大恐。師笑曰。此特爲吾□□□□□□行二十里許。虎隨之至寺門。師顧語虎曰。遠來相送。汝亦勞矣。虎繞三匝。再吼而去。寺僧莫不驚異。松雲政□□□□寄書付休。賀法嗣得人云。師忘機烏鳶取食於掌上。撫之不驚。光海壬子。浮休爲狂僧所誣。拿致京師。與偕繫獄。顏色

乘。居無何。雲遊諸名嶽。上扶安之邊山。俯南海。還棲方丈之華嚴寺。己亥夏。孝宗賓天。奉諱哀呌。秋九月微感。勗門徒以力白業酬國恩。戒勿封碑。庚子正月十二日。弟子等見其將寂。請偈。於是搦管手寫曰。大經八萬偈。拈頌三十卷。是則兼二利。何欲別爲頌。旣悠然而化。寄世八十六歲。禪臘七十二。共奉而闍毗之。三南傾寺。七衆塡谷。舍利騰出。卽寺之西麓。藏諸石鍾。大師之承竺敎。厥有所自。芙蓉靈觀接臨濟之遺緒。浮休與淸虛休靜。俱事觀。靜傳之松雲。休傳之碧巖云。其所著有禪源集。圖中決疑一卷。看話決疑一篇。釋門喪儀抄一卷。其弟子多闡玄關。請銘者律戒也。余嘗圖南。碧巖來見於求禮縣。贈余以拄杖。戒隨之。數年前。戒又訪余於洛下。今爲師來良甚勤矣。名曰。

師之高行。本於孝親。師之捨俗。得師之眞。慧刄斷疑。覺苑冠倫。慈航濟衆。寶筏通津。衆迷頓豁。如夜得晨。海帖長鯨。山伏猛虎。魚樂于潭。鳥馴于樹。想遍大千。義著急難。功存堞壘。道高峯巒。迹是禪林。心猶國耳。孤雲不駐。遊波未止。鶴失近錫。鷗驚斷盃。山川變色。龍象與哀。頻伽遺韻。尙繞雲隈。眼有餘照。神不俱寂。維巖屹立

辭不獲。登座討論。玄風丕振。丙午秋。喪母。謝徒衆。修齋薦福於俗離之迦葉窟。能堪人所不堪。蓋業于休門二十餘年。入室傳法。戒行絶高。隨緣泊如。絶粒而不飢。通宵而不睡。常衣消瘦。結跏丈室。負笈者雲集。甘露徧灑。自撰三箴。以戒徒弟。蓋思不妄面不愧。腰不屈也。神珠一照。定水涵光。華嚴肅倡。大厲退却。淨地埋胔。妖魅頓絶。至有猛虎護路。馴鴉集肩。鷄獲活而知報。魚燒網而啣感。飛走猶化。況在最靈。諸山衆園。或創或修。如雙溪之東刹。華嚴之宏制。松廣之伽藍。乃其大者。餘可畧也。光海時獄事興。休師爲妖僧所誣。師偕入京。光海見兩師奇之。放休還山。留師於奉恩寺。爲判禪敎都摠攝。卿士大夫多與之。東陽尉(申翊聖)特相善。未幾南歸。仁祖朝。城南漢。議者白上。徵師爲八道都摠攝。領緇徒。監築三年而告訖。賜報恩闡敎圓照國一都大禪師號。衣鉢幷錫焉。丙子在智異山。聞車駕幸南漢。乃鳴鼓。泣諭衆曰。吾屬亦王民。況以普濟爲宗。國事急矣。其忍坐視。卽衣戎衣而起。檄召南僧。來赴者數千。相率而北道聞敵退。痛哭而南。後命使日本。不敢辭。行到中途。以老病謝。懇請還山。孝宗龍潛時。致手札。賜以物。及卽位。用朝議。授以摠攝之印。俾衛赤裳史閣。坐化南僧。廣演眞

夫儒釋一致。道不相謀。而夷考行業。亦關觀感。鏟釆空谷。義猶歉於獨善。布惠秖園功則茂於廣濟。永垂穹石。實愜禪林。碧巖大師之上足。跋涉千里。謁余於西湖。手狀請銘。累日益切。余不忍孤其誠。遂据狀而序之。其狀曰。大師法諱覺性。碧巖其號。湖西報恩人。俗姓金海之金。其先有衣冠云。師之父。嘗卜居于縣西。相者曰。生子必爲大沙門。母曹無子。相與齋潔。禱北斗。夢古鏡。有娠生師。萬曆乙亥十二月丁亥也。風骨霜凝。眼珠電耀。篤孝于親。幼不嬉戲。九歲失怙。過毀僅全。既沒喪。忽遇過僧。傾心學禪。阿孃重離。旋有感悟。遂之華山。禮雪默而師之。十四落髮。受具于寶晶老師。浮休到華山。大異之。勉以眞筌。乃從休師。入俗離山。轉歷德裕伽倻金剛等山。日閱貝葉。自是相隨不暫離。壬辰之難。松雲政大師。倡義旅。軍關東。爲休往問。避寇于山。必手經問難。癸巳松雲。薦休于朝。檄致陣上。師亦仗劍。從天將破賊于海中。漢人見師盛讚之。(尙玄按當時又有沙門從軍海戰者。如東師列傳曰。信海普淨者。明國雙劍山玉泉寺僧也。其寺有木像關羽廟。二師守護。又有守僕洪氏。雲長生時家臣之後孫也。壬辰之難。宣廟使使求救於明帝遣將軍邢玠都督陳璘等率軍救之。是時神宗皇帝。夢雲長自請同往救之。帝許之。覺而敕諸將。載與俱救二師一僕。亦陪隨之。到古今島前洋。逢倭師大戰勝之。三人下陸。建祠奉安。以避風雨。以古玉泉例。守直。西來諸將。北向王城。平亂班師云云。京城。平壤。及星州等地皆有關王廟。極崇奉之。蓋自壬辰明兵之來。爲始也。)庚子。結夏于七佛蘭若。休病。輟講於師。師

【備考】 海東佛祖源流云。師姓張氏。以嘉靖甲子生。年十五。就天冠山一宗禪師落髮。三十轉入俗離。依靜觀得法。壬辰三月年八十九。手書一偈曰。八十人間事。猶如一夢漚。願親無量壽。常樂遂忘憂。遂瞑然入寂。舍利一個。安于錦城之雙溪寺。

○顯宗彰孝王（李棩）在位十五年

庚子元年（清順治十七年）禁良民之削髮爲僧尼者。犯者。令所在官。一一還俗。違者。科罪。○沙門覺性入寂。

【備考】 賜報恩闡教國一都大禪師碧巖碑銘 幷序

原任大匡轉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李景奭撰。

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左叅贊兼知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吳竣書。

嘉義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尙瑞院正趙啓遠篆。

佛紀二六七九年

耶。師曰。死生一理。恒寂恒照。有何生死。旣無生死。何以偈爲。余曰來。偈之不爲。何以碑爲。曰師之無偈。弟子之立碑。並行不相悖。願一言。曰諾。師姓孫氏。名學璘。江華人也。父名義連。母金氏。夢日生師。萬曆乙亥十二月初九日也。兒時不茹葷。聚沙作佛供。人稱孫居士云。十五從印淨師祝髮。卽入金剛山。謁西山若靑蓮。在靑蓮門凡十餘年。靑蓮器之。傳其衣鉢。嘗讀華嚴經渡卷。喟然歎曰。求諸經不如誌心。卽入竺修窟。面壁九年。後入雲達山。居五年。其後遍歷名山。甲戌入寶盖終焉。庚寅九月初九日也。住寶盖十六年矣。師十五出家。七十七入寂。苦行一如竺修時。晩年益精進臨寂謂弟子曰。爾等棄父母出家。虛過一生。不如還俗之爲愈。爾其勉哉。其敎亦可知已。闍維。靈光燭天。舍利自出。弟子法慧等。立浮屠于漢源寺之東麓。安舍利。銘曰。

佛法自西入中國。又自中國來于東。西山靑蓮。爲象爲龍。師繼厥緖。其派實臨濟之正宗。

壬辰秋八月 日立

壬辰 三年 清順治九年 三月。沙門太浩入寂。

靖之四十一年。時乃壬戌之高秋九月。依眞師於白羊。十三祝髮。服玄旨於黃蘗。億兆知名。歷叅南國。受大藏於浮休。再訪西山。悟本源之淸淨。己丑十一月二十一日行年九旬少二。禪臘七秩加三。得其禪宗者曰枕肱懸辯。傳其敎宗者曰海運敬悅。

○孝宗宣文王(李淏)在位十年

庚寅元年(淸順治七年)以智異山華嚴寺。爲禪宗大伽藍。

【備考】禮曹文牒

「禮曹

湖南求禮地智異山華嚴寺。爲禪宗大伽藍者。

順治七年六月　日

判書　叅判　叅議　正郞　佐郞」

九月初九日。沙門學璘入寂。

【備考】寶盖山深源寺翠雲堂大師碑銘(幷序。通訓大夫行弘文校理鄭斗卿撰)寶盖山翠雲禪師。弟子法慧六行雪玄等。爲其師立碑。乞銘曰。師之將化。弟子等請曰。師今化矣。獨無一偈

佛紀二六七六年

奚傷焉。逍遙門徒數百餘人。惟敬悅獨得其宗。故號之曰海運。海運者鵬徒也。鵬徒者逍遙也。逍遙之傳非海運乎。故其傳心傳法之偈曰。飛星爆竹機鋒峻。裂石崩崖氣像高。對人殺活如王劍。凜凜威風滿五湖。又曰金鎚影裏裂虛空。驚得泥牛過海東珊瑚明月冷相照。今古乾坤一笑中。拈花微笑顧不在是乎。敬悅有詩。逍遙必和之其詩曰。胷中法海幽難測。篇內玄樞遠莫酬。又曰。禪網敎骨誰能敵。華月夷風孰莫酬。又曰。水泡大地遺塵起。春夢空身妄識興。又曰。威音那畔更那畔。滿目煙光入水皆。生死涅槃迷夢隔。劣形殊相病眸乖。其全篇皆載逍遙集中。斯可以徵海運也。海運有法嗣。曰醉如三愚。三愚之嗣曰。華岳文信。文信之嗣曰。雪峯懷淨。懷淨之嗣曰松坡覺暄。覺暄之嗣曰。晶巖卽圓。卽圓之嗣曰。蓮坡惠藏。噫宗在是矣。銘曰。

大翼南徙。水擊三千。匪運曷遊。是受是傳。星飛竹爆。光燭長天。六燃其燈。遂至晶蓮。苟求眞諦。視彼梓鐫。門人十七人。醉如居首。丁公追記而論之。

己丑 二十七年 清順治六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門太能入寂。

【備考】逍遙禪師碑。弘文館大提學白軒李景奭撰 師俗姓曰吳。法諱太能。湖南潭陽人也。生於嘉

其言知其行。後十餘年。余受關東節。入山。長安表訓間。有一寺。名曰白華。卽汝師爲西山新刹也。寺之北有碑若塔。相向立。與衆香諸峯爭秀拔。皆汝師爲西山建。而碑則先府君文也。又五年而至于今。余又爲汝而銘汝師。將與汝師所建者而參焉。似此非人事之偶然而難者。余故不得辭焉。銘曰。

內院之菴兮。師與師之師。同入寂也。白華之石兮。師與師之師。同記蹟也。香山楓岳亘萬古而長存兮。師與師之師。同流名於無窮。

丙戌二十四年（清順治三年） 沙門敬悅入寂。

【備考】東師列傳云。茶山翁。（丁若鏞）曰。海運禪師之歿。今已百六十九年矣。其姓氏鄕里。皆無可考。惟蓮坡惠藏。嘗見師門古記曰。靑蓮圓徹大師。大芚。（今海南大興寺）大會之時。逍遙太能。亦至芚寺。海運敬悅。以是年受衣鉢於太能。時年二十八。至六十七而寂。今考靑蓮大會之年。乃萬曆三十六年丁亥之冬也。然則敬悅。以萬曆八年庚辰生崇禎甲申之越三年丙戌寂。其受衣也。逍遙之年四十六。其歸寂也。逍遙之年八十五逍遙八十八而終。則敬悅其先逝矣。其師弟二人。相與之際。猶如見賢。其小事雖逸

【備考】 鞭羊彥機大師碑銘 幷序。(碑在金剛山)

資憲大夫去任吏曹判書兼弘文舘大提學知春秋舘成均舘事同知經筵事李明漢(號白洲)撰

鞭羊堂大師。旣滅于香山內院。其弟子義諶。釋敏。說淸等。卽具師始卒行蹟爲狀。冒風雪南走千里。至京謁余曰。吾師西山之法嗣也。吾師爲西山。請先相國文。已銘之楓岳矣。(謂月沙李廷龜撰西山大師碑)今公又銘吾師。卽吾空門。世受相國家賜於結無窮也。吾師法諱彥機。鞭羊堂其號也。俗姓張。竹州人。珀之子。母李。夢懷日月而妊。吾師以萬曆辛巳七月生。幼從玄賓大師。受具戒。稍壯皈西山。盡得心法。遂南游。徧叅諸禪長老。以充其學。或住楓岳。或住妙香。開堂講法。廣演禪敎。從而悟解修持者。不可勝記。甲申五月初十日。感微疾而化。法臘五十三。臨化付囑門徒。旣化。顔色不變。異香滿室。越七日。茶毗得頂骨火叢外。弟子等。悲慕涕泣。齋誠三晝夜。獲銀色舍利五枚。已於普賢南麓。藏之石鍾。又將卽楓岳。對刻于西山碑前。旣具石矣。敢請。仍跪起不已。噫。汝等亦可謂隆於所師者也。記余侍先府君時。見汝師來乞銘。瑩眼秀眉。神彩溢發。聆

千載王基一夕空。百萬阿衡悲路側。三千宮女泣途中。陣雲舒卷愁無盡。角唄高低恨不窮。願抱龍泉誅賊藪。宸襟回復大明宮。

丁卯正月元日。領義僧入安州大鎭接戰。

論說飛來募義兵。壯丁糾合四千名。江邊只見旌旗色。城上唯聞羽檄聲。溝壑塡委誰最恨。道塗狼狽我深驚。百祥樓下淸川水。長帶餘悲徹夜鳴。

丙寅七月。受大將印。領義僧。在平壤館習陣。書懷。

髫年薙髮入雲扃。元帥璽書趣利聲。全體揚名全孝義。安民保國切忠情。雖然不作山林客。也是難悛佛淨行。何日手傾滄海水。一洗眞僧大將名。(此詩有兩全字必有一誤)

在安州大陣。見邊報。入城點軍而作。

羽檄傳馳星火速。義僧招集次第行。長旗幟影掀山岳。角唄高低動江城。精鍊習操連九旬。巡更木鐸過三更。同盟歃血抽寶劒。斬盡胡兵報聖明。

佛紀二六六九年

壬午二十年 明崇禎十五年 命沙門覺性使日本。行到中途。以老病謝。請還山許之。見碑文

佛紀二六七一年

甲申二十二年 明崇禎十七年 五月初十日。沙門彥機入寂。

呼。釋氏之道。虛白受之於松月。松月受之於泗溟。泗溟受之於清虛。清虛受之於靈觀。靈觀受之於智嚴。智嚴受之於正心。正心受之於幻菴。幻庵受之於太古太古受之於石屋。則上下凡千有餘年。繼繼承承。連綿不絕者。豈非道不泯。而傳其學者乎。況我虛白。不但有功於佛家。亦有勳勞於王國。丁卯之變。領僧軍四千餘名。協守於安州丙子之亂。募義粟數百餘石。優佑於軍餉。是以朝廷嘉之。賜嘉善大夫。國一都大禪師。扶宗樹教。福國佑世。悲智雙運。義僧都大將登階之牒。於是。慧劍增耀。慈航普濟名業既隆。道俗咸仰。由是而道益明德益卲。則虛白乃緇徒之領袖。而東方之大宗師也。遂乃提瓶振策。冥搜妙境。東自蓬萊。(謂金剛山)南登方丈。(謂智異山)金田玉室。勝踐殆遍而徒弟雲集。動至數百。則可謂善繼石屋之遺道。而能傳松月之衣鉢者也。然則刊其集而永於後。豈不宜哉。噫余皓首林泉。蠖屈村墟。盖亦有年。適因南印之請。覽此詩集。畧記顚末。弁其卷端焉。

時康熙八年歲次己酉暮春日。前進士宣城後人盧夢脩序。

(虛白詩)丁卯正月初八日。入安州鎮。聞龍旌西指江華島。痛哭而作。金鑾西幸江華島

【參考】虛白堂詩集序。昔余與虛白堂。素相善。不啻若謫仙之貫休。東坡之於佛印也。然而儒釋殊途。閒忙異路。中間未能會面者。將二十有餘年矣。頃於戊戌年。自九月。(山名也)還香嶽也。過余而訪焉。一接容顏。萬重舊情。自是音塵不絕。常自寄問而已後辛丑秋九月。聞虛白昇化之奇。驚號痛悼。徒費夢想。去十月日。虛白門下禪南印袖出虛白詩文若干卷。示余曰。今欲刊此集將印布。而所乏者惟序文耳。上舍與吾師曾有相厚之義。故敢此來控。幸勿以吾師。爲幽明之隔。而或慳焉。余卽應之曰。虛白乃釋氏之徒也。道眼旣高。學術且精。余以汨沒村學。何足以序其集乎。况文已老矣才又薄焉。非徒買笑於他人。亦必見哂於虛白之靈。何不往求於京華之宏儒碩士乎掉頭固辭。印等。更進曰。吾師之行迹顯晦。學術精粗。踐履得失。詩文巧拙。上舍曾已詳悉。幸勿辭焉。再三欵懇。余不得已。遂据其狀記以叙之。夫虛白爲人。天性異凡。計慮深遠。學術高明。動靜合度。視之淸虛。四溟。松月。先後一揆也。觀其詩文。則冥著玄契。探賾奧旨。風雲月露。詞指勤懇。强柔高健。氣象豪放。不拘聲律。不襍排比。而意趣超邁。句法新奇。此所謂悠然流出。自成一家者也。一閱是集。可知虛白之胷襟也。嗚

風聲。是夕合眼坐。悠然而化。卽辛丑九月初八日也。世壽六十九禪。臘五十七。弟子攀慕含哀。澡雪齊心。越月而闍維于淨界。祥雲靉靆。層飈倐起。忽有舍利。琤然墮空共造石鍾于普賢寺之西麓以藏之。又將分奉于金剛寶盖九月及海南大興寺等山管其役者義欽等十數人。其爲師之誠良勤矣。其徒之言曰。上遡能仁。迄于臨濟。凡七十餘代。代有相承。歷數輓近。石室太古幻庵。皆表表可考。芙蓉淸虛泗溟松月卽在人耳目者。師得松月之衣鉢。讓而不獲。七衆之望益皈云。銘曰。

休哉慧心。夙自丱兮。在醜迥拔。莫之與齊。早啓明鑰。得師師之。遍叅覺苑。法雲日垂。香嶽梵住。瓶錫淹蹤。淸江之上。有屹其墉。承命協守。義何敢辭。金湯失險。雲鳥不枝。再登將壇。重建牙旗。精虔効勞。優以竣秩。震蕩甫定。眭帔旋拂。隻履翩翩。浮游四方。皈來故岑。嗒然新堂。六時蓮漏。三乘細繹。疑條盡釋。惑綱洞開。日夕示寂跏趺坐結。大弟羣號。松泉共咽。寶珠斯得。輝暎瑩澈。視八除二。在五加一。于以奉之。寶坊之中。普賢之西。安心之東。豈獨此專。亦將分藏。浮雲攸衛。明月含光。千秋不泯。有彼妙香。

奇。大耳豐下。幼不食葷。戲輒禮佛。讀書一閱數行。纔齓。已有出家志。十三隨養育師普英于香山。仍事泗溟。與八百法侶爲羣。心甚樂之。祝髮受戒。泗溟被朝命入京師於是始從玄賓堂印映遊。絕袪六塵。探研兩宗。聞敎於玩虛堂。學禪於松月堂。久之之頭流。質疑於無染堂。迺返香嶽。丙寅春。爲關西伯所致。有朝旨。授以八道義僧都大將之號。領僧軍四千餘名。協守安州。竇窳充斥。龍象無賴。爰處古林未幾。閔公聖徽按西關。又招師。將義僧。單心募粟。優佐軍餉。事聞。朝廷嘉之。賜嘉善大夫國一都大禪師扶宗樹敎福國佑世悲智雙運義僧都大將登階之牒。慧珠增耀。慈航普濟。名業旣隆。緇俗咸仰。國步底定。妙境冥搜。浡杯振策。絕流越嶀。東自蓬萊。南登方丈。至于溟渤之濱。金田玉室。勝踐殆遍。大闡眞詮。徒弟雲集。動至數百。松蹊爲噎。西抵九月山。住錫于貝葉寺。趨風者如前。妙香普賢寺羣僧。迎師以皈爲師。就史閣舊址。別築佛影臺。以爲面壁之所。身依秖樹。舌欲蓮花。三歷凉燠矣。一日逍遙於旁近諸菴又與釋子輩臨觀井泉。獨先還而遙謂曰。吾今去矣。聽者以爲皈寺。而然矣。師意明知其將逝也。未嘗示疾。搦管書偈曰。刼盡燒三界。靈心萬古明。泥牛耕月色。木馬掣

【備考】　賜嘉善大夫國一都大禪師扶宗樹敎福國祐世悲智雙運義僧都大將登階

虛白堂大師碑銘并序

原任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春秋館弘文館藝文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李景奭撰

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事藝文館提學吳竣書

崇憲大夫朗善君兼五衞都摠府都摠管俁篆

昔余承恩東浴。歷怾怛。始知虛白。爲禪林所宗。盖松月祥師之法師云。後數年。奉敎薄往嶺西時。虛白自寶盖山來訪。經宵共剪寒燈。未解右軍之帶。先飛隱峰之錫。又後數年。自南而西也。戾洛款吾門。未嘗迹于城市。而爲我枉躅。要記香嶽之新庵。久而未就。諸責可怍。逖矣杳然。心焉來往。昨歲末。其徒弟三印雪海等。走千里而來。言師入寂。狀其迹徵銘。余爲之驚號。嗟乎。生未副其求。死何忍不銘。遂据其狀而叙之大師俗名希國。法諱明照。姓李。洪州人。虛白其堂號也。考春文。通政大夫。家江東。妣新平韓氏。訓諫院主簿承武之女。夢異徵而娠。生於萬歷癸巳十一月初九日。骨相甚

有緣之山也。居未幾。微感示倦。門人强請留偈。輒應曰。泥牛入海渺茫然。了達三世一大緣。何事更生煩惱念。也來齊閣乞陳篇。倏然而化。癸酉臘月二十六日也。是夜祥光燭天。杉栝變白。灌骨之夕。暴風拔樹。雷雹交轟。飛禽墜落。走獸悲吼。與會者無不驚歎推慕。以爲稀有之異事云。余昔東遊。與法堅性淨應祥彥機諸禪宿。論近世老德。皆以軒公爲宗。南僧太能覺性。亦極推伏。一國空門之論。蓋無間然矣。噫若師者生於羅麗。必不免王師國師之稱。榮耀於一時。而迺會右文之世。逃身於荒寂之境能成其道。使其徒誦義不衰。其與榮耀一時者。得失亦有辨矣。銘曰。

而睽於人。而合於天。而恒而行。萬古常鮮。

崇禎九年八月　日立。

丙子十四年明崇禎九年 清。擧兵來。長驅直入京城。王播遷于南漢山城。時沙門覺性。在智異山華嚴寺。聞變。卽戎衣而起。檄召南僧。來赴者數千。號降魔軍。相率而北。中道。聞敵退而還。見碑文○妙香山僧明照。領義僧。募義粟。優佐軍餉。朝廷嘉之。賜嘉善大夫國一都大禪師。扶宗樹敎。福國佑世。悲智雙運。義僧都大將登階之牒。

並建石鍾以安之。道一輩記虛閑事行。乞銘於余。凡再往返而始屬筆爲序曰。敬軒其法名。自號虛閑居士。署其居曰霽月堂。俗姓曹氏。湖南人。毋李氏。夢一梵僧。覺而有娠。以嘉靖甲辰正月十四日生。骨法奇秀。性靈脫凡。在孩提。作佛事爲戲嬉。十歲喪怙恃。十五入天冠山。從玉珠禪師祝髮。遍讀子史。通古今事物之理。喟然嘆曰。此世法也。非出世法也。亟謁圓哲大禪。尋叅玄雲中德。涉盡羣經。淹貫三藏之敎。又從熙悅。割斷疑網。萬歷丙子。策杖赴西山道場。聞西來密旨。言下大悟。無有滯礙。戊寅投金剛內院洞。寒兌內觀却吹昭。株坐者數年。廓然有所得。自是人有叩者。以都序節要決擇之。禪要書狀叅證之。操縱在握。變通在機。入門者莫不虛往實皈焉。壬辰之亂。淸虛募僧徒。倡義殲賊。宣廟授師以左營將。師暫詣軍門。遽辭而去。宣廟高其節特命判禪敎兩宗事。師讓而不受。萬里長江水。惡名洗不去。遂晦跡韜光。深居不出學者雲集。師乃遐遁。或之楓岳。或之五臺。或之雉岳。或之寶盖。最喜楓岳。搆菴隱仙洞。結七夏。癸亥春。忽欲出山。有止之者。書一絕示之曰。好在金剛山。長靑不起雲。簞瓢宜早去。風雪夜應紛。移錫五臺。其後師言果驗。崇禎壬申。自雉岳輿還寶盖。曰此

特賜衣鉢。

【備考】敎旨（本在智異山大華嚴寺）

「敎旨

都摠攝覺性。南漢山築城時。董率緇徒。盡心完役。其有功於邦家固大。至爲可嘉

爲報恩闡敎圓照國一都大禪師。特賜衣鉢者。

天啓六年十一月 日」

癸酉 十一年（明崇禎六年）臘月二十六日。沙門敬軒入寂。

【備考】虛閑居士敬軒大師碑銘幷序。（光德大夫東陽尉申翊聖撰）我東之有佛法。昉於羅而盛於麗。入本朝。文敎休明。稍闢而絀之。而宗風不泯。祖派相禪。至淸虛堂休靜大師。受法於靈觀。續中國臨濟之統也。八方比丘。奔走聽講。會上恒數十百人。久之其弟子之行滿德充者。各自分門受徒。而有虛閑者。以戒律禪解。尤著於山門。而法臘最久。其示寂也。多靈異之跡。其門人道一弘敏雪菴密雲曇元等。精心虔禱。涉旬匪懈。後先得舍利珠。分厝於寶盖之湲源寺。金剛之表訓寺。持提山之天冠寺。大海山之妙喜菴

後世。更勿爲王家婦。

○元宗(宣祖第五子仁祖追冊爲元宗)初明宗晩而無嗣。文定大妃。憂之甚。一夕夢異人告之曰。尙州李某有女子。納之則吉。覺而使人物色之。不能得。忽有一僧。指其所居。遂得之。納于後宮。是爲李淑儀。李淑儀竟無子。而仁嬪。(姓金氏。監察漢佑女。宮號儲慶。母李氏。忠義衛孝性之女。儲慶宮。在今朝鮮銀行之後園。)以其表姊。(謂仁嬪爲李淑儀之表姊)取養于宮中。仁順王后。見而異之。屬宣宗備後宮。時年十四。後育四男五女。元宗亦其誕生。(谿谷集)

○仁祖憲文王(李倧)在位二十七年

佛紀二六五〇年

癸亥元年(明天啓三年)夏五月。申禁僧尼入城。及市井騎馬。毁仁慶宮。其納石納基而陞賚者。悉削其資。

佛紀二六五一年

甲子二年(明天啓四年)始築南漢山城。移廣州邑治於城內。以田二千餘結屬之。設守禦營。置使一人。又設僧軍。以城內之開運寺爲緇營。隷于守禦營。置八道都摠攝。(卽僧大將)一人。以僧覺性。爲八道都摠攝。領率緇徒。監築山城。

佛紀二六五三年

丙寅四年(明天啓六年)南漢築城役告訖。八道都摠攝覺性。以功爲報恩闡敎圓照國一都大禪師

宮役疊劇。民窮財盡。怨詈朋興。脅民賣官。納金銀壚鐵家基者。並通仕籍。金腰玉項連續道路。時人謂之五行堂上。(三品官以上腰其金項其玉者謂之堂上)

壬戌十四年(明天啓二年)三月追加沙門善修法號。九月又賜沙門覺性法號。

【備考】 禮曹職牒(牒在智異山大華嚴寺)

「禮曹

浮休堂。扶宗樹敎。辯智無礙。追加弘覺大禪師善修。登階者。

天啓二年三月 日

判書 叅判 叅議 正郞 佐郞」

「禮曹

扶宗樹敎。行解圓妙。悲智雙運。辯才無礙。大禪師覺性。

天啓二年九月 日

判書 叅判 叅議 正郞 佐郞」

光海君之庶妃柳氏。嘗崇信佛道。於宮中。刻木範土。造佛像。以賜內外寺刹。常祝曰。願

佛紀二六四三年

岳大師。付法曰。吾意在汝。汝欽哉。至十一月初一日。日纔中晡。沐浴訖。喚侍者索紙筆。書一偈曰。七十三年遊幻海。今朝脫殼返初源。廓然空寂元無物。何有菩提生死根。偈畢泊然而逝。報年七十三。坐夏五十七。門人闍維。收靈骨。樹浮屠凡四處。海印松廣七佛百丈也。後五年。光海追加弘覺登階。銘曰

臨濟廿四有嫡統。龍生龍兮鳳生鳳。石像抱送不齰線。身不僬僥書亦誦。挐手揮毫何技癢。秋蛇春蚓互引控。海獠敵干呈劒光。視若蜉蝣心無恐。天將東來破賊艘爲師踟蹰乍停鞚。閉目暗哄修多羅。虺自何心忝侍從。狂狠魔僧謬訴訐。南冠誰也氣屢霽。君王對諶笑驩然。敕賜珍奇禮頗重。婕妤嬪嬙親鼎俎。妙味絶勝噉蘆菔機盡翩然隻履逝。傳衣付法留偈頌。百級四建窣堵波。嗚呼哀贈眞一夢。

丙辰八年（明万曆四十四年）春建仁慶宮於仁王山下。術僧性智。言有王氣。欲是宮壓之。

【備考】　象村集云。先是僧性智。以風水出入士大夫家。看山剋擇。終乃爲主所悅寵幸無比。占一第於新闕近地。畜沙彌。方外遊髡。出入無恒。宛然一伽藍也。乃獻議營建新闕。設營建都監。作慶德慈壽宮。撤民家數千區。徵八路之民結。以供材木。時

也。宣廟壬辰。島夷侵疆。大蹂山野。師時棲德裕。隱身𪪺嶨中避鋒。日晩慮賊已過。緣澗路還菴。有倭十數輩。從林麓出。師叉手而立。賊作揮刃勢。師怡然不動。賊大奇之皆羅拜而散。賊平。師如伽倻。屬天將李大人宗城。受皇帝命。來封關白。間道入海印寺。一見師。輒忘歸。留語數日。偲偲如也。臨別贈詩一章。期爲千里面目。無何師移九千洞。宴晦。一日瞑目誦圓覺經。讀未及終。似有窸窣聲。開目睨之。有一巨蟒。偃暴階除下。師輟誦。跂一足。𥩟其尾。蟒俛首蚴蟉而去。追之不見。其夜夢翁致拜曰。蒙和尙說法。已離苦矣。其神異皆此類。光海時。師住頭流。爲狂僧所誣。拿繫獄。理官覿其氣宇軒輊。言說璀璨。以白光海。光海洞其非罪。翌明召入內。詢問道要。大悅。賜紫襴方袍一領。碧綾長衫一袗。緣綺重襦一襲。金剛數珠一串。其餘珍玩厚賚。迨不可記。即又設齋於奉印寺。遣師爲證。𩥇出內廏馬一匹。俾騎而使圉人前導之。都人望風趍拜趾居後。齋畢師辭還。道俗爭先。遞夫輿歸。師平生峻德。四遠獻貨者輻轤。隨卽散之。不徛一物。器量沉毅。滉瀁不可𣝔。與毳徒有緣。憧憧坌集。衆盈七百。萬曆甲寅。師年七十二。自曹溪之松廣。之方丈。之七佛。擬啓手足。翌年秋七月。示微疾。召上足碧

佛紀二六四二年

軒則分派於平山。本碑中吾師之傳於臨濟。昭穆失次。若後世盲聾乎智者。愈久而愈傳。無乃有駭耳目者乎。以海眼雖乏外孫虀臼。且有薑狐直筆。持其本碑。再三爲請。故越三十一年蒼龍龍集白龍龍月射兎日謹書。

乙卯七年(明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沙門善修入寂。

【備考】　追加弘覺登階碑銘并序。(白谷山人處能撰)臨濟後二十四世。有嫡孫曰浮休。浮休號也。法名善修。俗姓金氏。古帶方獒樹人也。父積山。先世爲新羅大姓。羅亡。遂沒家爲庶。初母李悶無胚胎相。誓言生子。當捨出家。卽禱于路傍古石無竭。彌旬不怠。一夕合眼間。有神僧授一圓珠。呑之有妊。以癸卯二月戊子生焉。孩提時。母飼肉輒不戻侑。則蹔喫叅錯之薄脊。不踏膵膂之膏腴。非歲啓父母。曰浮生滾冗。吾將出世。辭入頭流山。(智異山之一名)從信明長老髡剃。謁芙蓉大師。盡得笆籬邊物。爲人皤腹脩眉。長身豊頰。惟左手失適。得法之後。借盧相國守愼。(號蘇齋也)家藏書。七閱寒暑。書無所不讀。筆亦遒媚。效鍾王法。與松雲政公齊名。時號二難。嘗會下一衲。索書數字。撩過王都。遇漢人能書者。出示之。注目久之。曰筆精健。在古不易得。雖然。點畫必手癡道人所揮

道者唯稱清虛老師。爲最杰云。」
觀此兩文所載師法相傳之迹。實無條理。有時混稱臨濟曹洞之風。有時並稱法眼永明之傳。亦稱靈炤。亦稱牧牛。又引許多生面禪師。入乎其間。如持亂絲。難尋其緒也懶翁以上且置勿問。必以清虛泗溟。爲懶翁之法統。不無可疑者存。盖許端甫。師清虛而友泗溟。泗溟臨終。囑其門人。請許氏之文。以弁於清虛集一疑也。（許氏作清虛集序云「鍾峯政公。聞師之訓。而與起者傷智幢之已折。悼戒寶之久沉。裒集遺文。以寓永慕。未災木而公亦怛化。入涅槃之夕。招囑門人曰。吾師之遺草。吾不獲繡梓而遽爾淪逝。將負初心。爾等、毋忘我試。俾卒其事。則吾亦瞑目於九泉矣。且謂居十。於此教。有微勝因。以弁文爲托。其門人惠球來踵居士之門。道以師言。爲請。居士曰。果哉。亦有由焉吾先子視清虛猶執友。不肖壯少日。盖嘗於簡札覩之矣。頃歲西遊。獲見老師於逆旅。親聆妙諦。頓豁蓬心。師以身後碑文。屬於僕。僕袷裾士也。於竺一敎枘鑿焉。何足模其行乎。你師之託其聞乎是歟。感念光故。不敢固辭。因叙其師法相傳之迦。而畧述師之梗概以歸之。」）若其法統既已失實則惠球何不卽請許氏改正之。而乃竟刻之。弁於文集。必俟後日海眼丹獻等之相議耶。二疑也。南峯修能。上承懶翁。下傳碧溪。（正心登階）三疑也。雖然幸賴方丈。（智異山也）山人海眼。撰慈通廣濟尊者泗溟堂松雲大師行蹟曰「祇如小弟子海眼。烏石嶺望洲亭邊末席下穢滓者也。而大師之室中。節適弟子惠球丹獻等。與八表釁侶。相爲之議曰。淸虛。是能仁六十三代臨濟二十五世直孫也。永明則法眼宗也。牧牛子則別宗也。江月

曰「惟牧牛(普照國師)江月(懶翁王師)獨得黃梅宗旨。蔚爲禪門之冠。涅槃妙心。正法眼藏。秘傳於靑丘之域。普濟(懶翁也)五傳爲芙蓉靈觀。而淸虛老師稱入室其慧觀妙悟。有出於前輩寔近代之臨濟曹洞也。厥後嗣法者。不無其人。而緇門盛推泗溟大師。謂可繼西山之傳。或庶幾乎哉。」序之末尾又曰「今世續牧牛江月之道脉者。捨吾師其誰。後必有辨之者。銘之初頭。又復重說。曰「維薄伽梵。倡法竺乾。涅槃妙心。燈以燈傳。眞丹之東逖我三韓。嚞承永明。江月獨圓。嗣其末照。西山最先。慧炬晨明。智鏡宵懸。于于上足其指百千。只詡鍾峰(泗溟也)能筏迷川。」

又於同年春。許端甫氏。撰淸虛堂集序。有云「惟道峰靈炤國師。入中原得法眼永明之傳。宋建隆間。返本國。大闡玄風。以救末法。祖師西來之旨。始有所宣揚。而東土蒙伽梨者。乃獲習臨濟曹洞之風。其有功於禪宗也。詎淺尠哉。師之正法眼藏。傳于道藏神範。歷淸凉道國。龍門天隱。平山崇信。妙香懷瀣。玄鑑覺照。頭流信修。凡六世而得普濟懶翁。公久在上國。博叅諸善知識。圓通卽詣。蔚爲禪林之師表。傳其法者。南峯修能爲嫡嗣。而正心登階。寔繼之。卽碧松智嚴之師也。碧松傳于芙蓉靈觀。得其

交。知師最深。論問今世。續牧牛江月之道脉者。捨吾師其誰。後必有辨之者。仍係之以銘曰。

維薄伽梵。倡法竺乾。涅槃妙心。燈以燈傳。眞丹(卽震旦也)之東。逖我三韓。嶹承永明江月獨圓。嗣其末照。西山最先。慧炬晨明。智鏡宵懸。于于上足。其指百千。只詡鍾峰(松雲亦號鍾峯堂)能筏迷川。鍾峯之敎。廣濟無邊。備修衆善。不染羣緣。卷而懷之。瓶鉢蕭然出而用之。旌戟在前。摧魔拔苦。邦賴不瘨。獸袍金章。寵若浮烟。茫茫苦海。東浸夷亹。泛我慈航。格彼苗頑。環觀卉服。如渴赴泉。跪奉約束。王略克宣。國難甫野歸興愈翩。思乞幻軀。以養殘年。法宮董旅。因疢就便。優遊紺宇。偃息靑蓮。庶享大耋。益演重玄。云胡雙樹。遽集人天。岳摧檀特。何泅泥連。瓊毫閟彩。金相失姸。寂滅爲樂。味者涕漣。烝哉梵徒。募化緡錢。塔廟以報。師恩佛恩。虹流之隩。象設輿焉。願力所弘。銷劫不騫。謳頌勿替。琬琰斯鐫。頭陀微笑。摩詰無言。立訓顯化。二俱蹄筌無諍三昧。可實可權。明明日月。萬古長鮮。

尙玄曰。萬曆四十年壬子春。(卽光海君四年也)孟蛟山毗耶居士許端甫氏。撰本碑序之初頭有

馬紵絲表裏以奬之。時淸虛已示寂。師便入妙香山。禮其影塔。仍守制普賢寺。丙午春領營繕軍。赴法宮役。結茅三江洞。丁未秋乞骸還雉岳山。戊申聞宣廟諱音。抵洛拜哭。因得病甚苦。今上欲令備胡西陲。不獲應命。入伽倻山調治。上屢賜御藥。庚戌秋。上念之。欲其就醫京山。令方伯敦遣。八月二十六日。師大會諸禪衲。告曰四大假合。今將返眞。何用屑屑往來。勞此幻軀。吾將入滅。以順大化也。遂趺坐悠然而逝。十一月二十日。門徒舁蛻骨。茶毘於寺之西麓。祥光燭天。飛鳥驚噪。於是輦頂珠一具鑿石鍾藏之。樹窣堵坡於其地云。師俗姓任氏。豐川望族也。曾大父孝昆。文科。官掌樂院正。曾守大丘。因以家密陽。生幼學宗元。宗元生校生守成。娶達城徐氏。以嘉靖甲辰十月十七日生。師享世壽六十七。法臘五十七。賜謚曰慈通弘濟尊者。師少日多所著述。在我仲氏荷谷所。失於兵火。門人裒其傳誦者爲七卷以傳。知者賞其淸贍云。嗚呼師之生。當俶擾之代。偪側戎馬間。與邦家捍强賊。其於宣揚法寶。振刷迷徒蓋未之暇。淺之乎知師者。或病其乏津筏而徒區區救世爲。夫豈知誅魔濟難。是渠家功德。而摩詰無言。直入不二法門。又奚用嘵嘵立訓乎。不佞雖儒家者流。以弟兄之

將。明年正月。破平壤走行長。因隨都元帥權公慄。下嶺南。駐札宜寧。頗多殺獲。上嘉之。授堂上階。甲午春。劉總兵綎。命師入釜營。諭淸正凡三返。盡得其要領。正問朝鮮有寶乎。師應聲對曰。無有。寶在日本。曰何謂也。曰方今我國。以若頭視寶。是在日本也。正乃驚歎。上。招詣內閫。備問平生。下敎曰昔劉秉忠姚廣孝。俱以山人。建立殊勳名流後世。今國勢如此。爾若長髮。則當任之百里之寄。授以三軍之命矣。師謝不敢而退上以武庫鎧仗給之。師返嶺南。留兵抄擊。連築龍起八公金烏諸山城。屹爲保障。各飭儲胥。然後卽上印綬戰馬。以尺籍納于備局。抗章乞閒。朝廷敦諭不許。丁酉冬。從麻提督貴入島山。戊戌又從劉提督入曳橋。皆有首功。前後備餉四千餘石。器甲萬計上嘉之。特陞嘉善同知中樞府事。辛丑築釜山。還內隱山。癸卯承命來京。甲辰奉國書往日本。諸倭相謂曰。此說寶和尙耶。自馬島抵其都。諸大師皆信受約束。緇流齎至。願受敎。師一一指迷。卽皆項禮稱佛。及見家康。(德川氏代豊臣秀吉執政)備言兩國生靈。久陷塗炭。吾因普濟而來。康亦歸心釋敎者。聞而發信心。敬之如佛。克成和好而歸。因括回被擄男女三千五百。自備穀餉之。還渡海。乙巳復命。上嘉其勞。就加嘉義階。賜御

上東菴。一夜驟雨。庭花盡落。師忽悟無常。招門人語之曰。昨日開花今日空枝。人世變滅亦復如是。浮生若蜉蝣。而虛度光陰。實爲矜悶。汝等各具靈性。盍反求之。以了一大事乎。如來在我肚裏。何必走外求。而蹉過日時耶。卽散門徒。獨入禪室。杜口結跏。或旬日不出。窺之則兀若塑人。己丑住五臺山靈鑑蘭若。誤絓逆獄。拘于江陵府儒士輩訟其寃。得釋。庚寅遊楓岳。又結三夏。壬辰夏。倭賊闌入嶺東。至楡岾寺。時或云我人爲導。師曰若賊難以書諭。倘有我人。則亦可譬解。率十餘徒。直入山門。賊悉縛之。獨師至中堂。則頭倭知其非常。待以賓主。解其徒。師書以往復。諸倭敬服。指送山深處。師語門徒曰。如來出世。元爲救護衆生。此賊張甚。恐肆殘害。吾當往諭狂賊俾戢眢鋒。則庶不負慈悲敎也。卽飛錫入高城。則賊將三人。俱加禮遇。師以書勸其勿嗜殺。則二將皆拱手受戒。挽三日設供。出城祖之。九郡之得免虔劉者。蓋師功也宣廟西幸。抗義慷慨。語諸僧曰。我等生居此土。食息優游。閱有年紀者。秋毫皆上力也。値此艱危。其忍坐視。卽募數百僧。亟赴順安。則諸義僧。皆來會。有衆數千矣。時淸虛。以朝命。摠攝諸道僧兵。辭以耗。薦師自代。遂統大衆。從體察使柳公成龍。協同天

事無貴於學。古今聖賢。皆由學就。其敢忽諸。曰若以聖賢之心爲業。則貴矣。達是則賤也。世所學多害人之說。而少成人之訓。槩可謂貴乎。曰成人害人。不在空言。唯係心之善否。汝言至哉。師力學不懈。十三學孟子於黃柳村汝獻。一夕廢卷歎曰。俗學賤陋。世緣膠擾。豈若學無漏之學乎。卽投黃嶽山直指寺。禮信默和尙被剃。初閱傳燈錄。未熟已悟奧旨。諸老宿皆就質焉。辛酉中禪科。華聞漸彰。一時學士大夫詩人如朴思菴(淳)李鵝溪(山海)高霽峯(敬命)崔駕運(慶昌)許美叔(篈號荷谷)林子順(悌號白湖)李益之(達號蓀谷)之輩。咸與之驩。唱和詩翰。傳播詞林。人以爲美談。嘗與荷谷。約一覽韓文最鉅篇誦之不錯。荷谷亟以手寫本償之。奇高峯曰。恃此自足。則學必不進。可惜虛費枉功矣。師竦神受敎。勤苦不少懈。因受四子於蘇齋相。又學李杜詩。自是文章日益進。而內典千函。亦盡涉獵。方袍習竺墳者。雲集山門。乙亥歲。以空門衆望。住持禪宗。苦辭拂錫而去。入妙香山。始受益於淸虛座下。老師提醒心地。直授性宗。言下大悟。卽掃薙羣言。斷除閑習。從前游戲詞家懺爲綺語。一志於安心定性。苦行二載。盡得其正法戊寅別老師向楓岳。結三夏於報德寺。南遊八公山淸涼太伯諸山。丙戌春到沃川山

○光海君（廢王李琿）在位十四年

庚戌二年（明万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沙門惟政入寂。賜諡慈通弘濟尊者。

【備考】　慈通弘濟尊者泗溟松雲大師石藏碑銘（幷序。許筠撰筠字端甫號蛟山也）自象敎之東被三韓也。敎律並倡。圓漸分門。數千年來。蒙伽黎者。人人各自誇握牟尼之寶矣。惟牧牛（高麗佛日普照國師別號）江月。（懶翁所居之軒名也）獨得黃梅（支那禪宗第五祖黃梅山弘忍大師）宗旨。蔚爲禪門之冠。鉗鎚一震萬人皆廢。俾涅槃妙心正法眼藏。秘傳於靑丘之域。豈不异哉。普濟（懶翁）五傳爲芙蓉靈觀。而淸虛老師。稱入室弟子。其慧觀妙悟。有出於前輩。寔近代之臨濟曹洞也。厥後嗣法者。不無其人。而緇門盛推泗溟大師。謂可繼西山之傳。或庶幾乎哉。師名惟政。字離幻。泗溟其自號也。其先妣娩日。夢駕白雲。携黃幘金人。躋萬仞高臺。則仙老距其上。卽頂禮。覺而誕師。生而聰頴。嶷然不類常兒。稍大不喜弄。偕羣童嬉遊川上則或團沙爲塔。竪石爲佛。或採花拾石爲蒲供。一日見罟者。或捉大鱉。聚栗償之。放諸淵中。羣童感之。咸以所收栗。置師前。師分餉甚均。空手以歸。鄕諸老見而異之。七歲其王父。誨以史。師問曰。學者之業。貴歟。賤歟。若貴則當學之不倦乎。王父曰。世間

中、分、付、據、良、知、任、擧、行、時、付、諭、(吏讀也猶云恭奉上諭付與全權等也)敎諭此實。率軍越境之際。生殺之權專任於爾者。萬分之惶悚而越境。東萊府使宋象允。鎭守防禦。鍊兵繕甲。爲除良(吏讀也猶云不爲也)觀日樓風樂。日有四矣。則今月十二日。卽英陽大君諱日。而先朝悲惜禁樂之日也。此臣之來。元無門外結陣。爲不喩。(吏讀也猶云不啻其事也)聞臣之來。嘲以前朝亾國之說自諭。而使本府軍官代行者。于何法律而以至於斯也。萬里之去。病不能送。萬里之來。病不能迎。何其病之長於萬里之長乎。非但送迎之道。於此闕矣。分付敎諭之道於此又闕是白去乎生害人物。臣實矜憐是白沙乎乃(猶云雖然也)不依敎諭。先斬後啓。不勝惶悚。待罪待罪。

尙玄曰。師之渡日也。假以節鉞。卑以特權。克成和事。刷還捕虜。東萊府使。去時不送來時不迎。心有驕嫉。語涉譏諷。獨不見捕虜之還乎。彼其之子。少無人心。其罪正合先斬後啓。師之在日本也。氣象舒暢如春風。師之還朝鮮也。威稜森嚴如秋霜。可見其將材。亦見其道力。觀其與日本諸禪師。談道論交。不藉朝命之講和。乃託師訣之普濟。使之周旋於大將軍(謂關白也)全賴交際手段。始得克奏厥功也。

己深。仍入妙香山。自守待盡矣。適來。聞有使行。卽以寒暄二字。遠驚老兄靜中春睡去也。唯兄無違本志。當以度生願。前告大將軍。盡刷生靈。無冷舊盟。幸甚。不腆薄物統希笑領。不宣。又贈仙巢書云。別來如昨。再換星霜。相思一念。未嘗暫忘。只以百草頭上祖師意自寬耳。餘何足道哉。古德或以望州亭相見。或以烏石嶺相看。以是道眼看來。則長老之眼。松雲之見。松雲之眼。長老之見。云何以別商量去也。余乃西還。衰病侵尋。西入妙香山。自守待盡矣。適來聞有使臣之行。爲寄相思字。以問老兄安否萬一也。向者。余以先師遺訣。南遊至貴島。與兄及柳川。前至日本。得見西笑老兄。圓光長老。五山諸德。盛論宗旨。具明所從來。佳則佳矣。未遂本願而回。無任缺然。唯兄更爲盡心。盡刷生靈。無落前盟幸甚。不腆薄物。統希笑領。不宣。

又按南原故進士柳夢寅(號於于堂)勘亂錄。有松雲先斬東萊府使後啓草云。萬曆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申時末酉時一點。正憲資憲大夫。守兵曹判書。兼知八道僧義兵都摠攝行講和接伴使臣惟政。再拜啓聞于龍灣行在所。爲白去乎(吏讀也)小臣魯鈍微命。猥被國恩。濫叨重任。夙夜憂懼。心常慽慽。罔知所措。是白良沙去(吏讀也)三月二十日。良

【備考】國朝寶鑑云。春橘智又來。請通信。命僧摠攝惟政。往探倭情。又泗溟大師紀績碑。碑在杆城郡乾鳳寺江原道觀察使南公轍撰 萬曆二十年。倭寇朝鮮。休靜自妙香山。募僧徒爲義兵。與明提督李如松。大破倭兵于平壤。昭敬王宣祖也 召見行在。仍命爲八道都摠攝。義兵將。及車駕還都。執政大臣。多主和議。休靜請於上曰。臣老且病。願以兵事付弟子惟政。乞骸骨歸。昭敬嘉其志許之。命惟政乘馹至京師。遂率其衆。朝廷謂日本人。素好佛道宜遣惟政。以成和。遂賜一品命服。以使臣禮送之。師至日本。乃以三途五戒說之。其言皆以清淨不殺爲宗。於是和事成。

乙巳 三十八年 明萬曆三十三年 惟政還自日本。刷還被虜男婦三千餘口。

【叅考】按泗溟堂集。師有贈日本僧圓光元佶書云。西來一曲子。曾與兄吹之。瞥然如昨。再換春秋。無情歲月。如石火電影。長吁耳柰何。遙想老兄。於無位眞人面目上能發大光明。度脫諸島生靈。高哉高哉。向者。余以先師諱。南遊馬島。前至貴國。得見圓光老兄。西笑長老。五山諸德。盛論臨濟狂風。別明宗旨。不亦多乎。余之本願。只要盡刷赤子。以副先師普濟生靈之訣。類莫之遂。空手而還。無任缺然。余自西還。衰病

盛矣。晩節通脫自在。皮相之流。或疑其越戒。識者不以病焉。所著禪家龜鑑。禪敎釋
雲水壇。三家一指。各一卷。淸虛堂集八卷。行于叢林。詩偈爽朗多警語。筆跡踈勁有
致云。狀之所述如是。其亦備矣。噫。師之幻身。旣已化爲灰塵矣。其非幻者。未嘗隨而
變滅。一片之石。數紙之文。何足爲師不朽計。雖然。尊其道。則不忍淺其迹。而欲永其
傳于來世。此固其徒用心之勤。而亦世敎之所宜許也。莊周有言曰。莫足爲也而不可
不爲。其是之謂歟。遂銘之。其詞曰
諸佛之心。祖師傳之。祖師之傳。淸虛延之。淸虛之學。得乎天全。一絲不罣。如魚在
淵。半偈徹聞。默契聖心。宸翰寵賚。光動叢林。遘難奮義。贊成中興。錫號國一。莫之
與京。殺活自由。隱現無累。世出世間。兩盡能事。緣盡而逝。譬彼薪火。茫茫三界。誰
渠誰我。幻化雖滅。非幻自如。名山石龕。永閟神珠。睠玆靈區。實維覺場。鑱珉紀蹟
昭示無疆。
崇禎四年辛未撰。後十六年丁亥立
命僧摠攝惟政。聘于日本。修和好也（師於三月三日自京城離發）

謝恩。上益稱賞。厚賚還山。壬辰之難。宣廟西幸。師出山訪行在上謁。上曰。國有大難山人其能自安乎。師揮涕對。願效死。上嘉之。命授八道禪敎都摠攝。分命諸上足。糾聚義徒。於是。惟政起關東。處英起湖南。與權公慄合兵。鏖賊于幸州。師自率門徒千五百人。隨天兵。進克平壤。天朝經畧宋應昌。提督李如松。及三協總兵以下諸將佐聞師名。爭送帖致敬。或贈詩稱美。辭禮甚虔。京城既復。上將旋軫。師率徒數百。扈駕還都。請於上曰。臣老且死。請以兵事。屬弟子惟政等。乞骸骨歸。上嘉其志。許之。賜號國一都大禪師。禪敎都摠攝。扶宗樹敎。普濟登階尊者。師既歸妙香。翛然一閒道人耳。甲辰正月二十三日。將示寂于圓寂庵。是日。肩輿衝雪。徧訪近山諸庵。拜佛說法還方丈頮盥具威儀。焚香佛前。取筆自題畫像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又寄書。訣惟政處英二門人訖。趺坐就化。世壽八十五。禪臘六十五。異香滿室。累日及歇。闍維日。得靈骨一片。舍利二粒。就普賢安心寺。建窣堵波。惟政自休等。又奉頂骨一片。來楓岳。得舍利數顆。窆于楡岾寺之北岡。師少宗靈觀得法。而宗風之振。近代無比。弟子千餘人。知名者七十餘人。能領袖後學。爲一方宗主。不下四五人。可謂

法名休靜。字玄應。清虛堂。其號也。亦稱西山。俗姓崔氏。其先完山。坐法徙安州。父世昌。箕子殿叅奉。母金氏。娠師有異夢。生三歲。忽有老叟來曰。委訪小沙門耳。遂提兒呪數聲。摩其頂曰。宜名以雲鶴。言訖出門。不知所之。兒時嬉戲。必以佛事。稍長。風神穎秀。出語驚人。爲州牧所愛。稱以奇童。十歲喪怙恃。伶仃無所依。州牧携至京。就學于泮齋。屢試輒屈。鬱鬱不得意。遂南遊。入頭流。窮巖洞之勝。徧閱內典。忽有出世之志。辭訣同伴。有詩云。汲水歸來忽回首。靑山無數白雲中。遂投崇仁長老落髮。從一禪和尙受戒。時嘉靖庚子。師年二十一歲矣。尋參靈觀大師。印可後。因遊行村落。聞午鷄。忽然有悟。歎曰。寧作一生痴獃漢。不欲作鉛槧阿師。拈筆題落葉曰。髮白心非白。古人曾漏洩。今聽一聲鷄。丈夫能事畢。自是。雲遊關東諸名山。偶入京師。赴禪科中選。陞至禪敎兩宗判事。無何。拂衣入楓岳。作三夢吟。一禪師臨滅。留讖云。單衣有債。木人爭靑。不是無脛。來自南溟。會師自某所至。爲禱舍利。靈應赫然。師雖藏蹤晦彩。而道譽益隆。虛憍我慢之徒。望風心醉。爭就北面。己丑逆獄起。爲妖僧所誣。被逮對獄明暢。宣廟素聞其名。卽命釋之。引見。賜御製一絕。及御畫墨竹障子。師立進詩

之西山。此實臨濟之正派。而惟西山。獨得其宗云。師所著禪家龜鑑。禪敎釋。雲水壇各一卷。淸虛堂集八卷。行于世。崇禎三年歲庚午九月　日建

【叅考】　海南縣大興寺淸虛大師碑銘幷序

弘文館大提學谿谷張維撰

西山淸虛大師滅後三十有八年。法嗣葆眞。彥機。雙仡。海眼等。將樹石于妙香楓岳月沙李相公。爲銘之。旣而。又相與謀曰。吾師靈骨之藏。雖在是。乃其發迹得法。實自南方。而天冠諸庵。頭輪大興寺。又嘗休錫之地。不可以無識也。於是。海眼爲之狀。雙仡踵門而請余文。其言曰。臨濟十八傳而爲石屋淸珙。麗朝國師太古普愚。得石屋之傳。自是。又六傳而至吾師。其源流之遠如此。請以是銘焉。余曰。而師之道。吾固未暇學也。授受之說。吾將何所徵而言之。仡又進曰。世出世法。外內不相及。自昔空門者宿。鮮有致力王事者。吾師以窮衲子。一言受知于聖朝。蒙宸翰之寵。及倭亂之作。卒能奮義聚衆。協助天討。克贊恢復之烈。名聞華夏。夫吾師之心。何嘗有所作也。隨緣應跡。功用卓然。心冥乎空有。而事光乎忠義。敢藉是以請。余曰善。遂諸而發其狀。師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監春秋舘事豐壤趙寅永撰

通訓大夫前行錦山郡守趙㝡永書

嘉善大夫忠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公州牧使趙獻永建閣

復戶二結

毅禪閣殉義碑創建化主。樂峯大仁。春潭太演。都監。春坡載沾。碧潭快一。正能。斗信。刻手。俞弼柱。崔光魯。俞大柱

甲辰二十七年（明萬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沙門休靜入寂。

【備考】休靜大師碑（續）（月沙李廷龜撰）甲辰正月二十三日。師會弟子於妙香山圓寂菴。焚香說法。取自家影幀。書于其背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作書付松雲處英歎。趺坐而逝。壽八十五。法臘六十七。異香滿室。三七日後始歇。弟子圓峻印英等。闍維。奉靈骨一片。舍利三枚。樹浮圖於普賢安心寺。又一片。弟子惟政自休等奉來蓬山。得神珠數枚。窆石于楡岾寺之北。吾東方太古和尚。入中國霞霧山。嗣石屋而傳之幻菴。幻菴傳之龜谷。龜谷傳之正心。正心傳之智嚴。智嚴傳之靈觀。靈觀傳

幻緣募之末耳。歷攷內典諸品。傳燈所錄。烏有所謂勇而烈而忠如師者否乎。雖以師謂之名敎中最難能人可也。然其倡義旅者慈悲也。摧强敵者勇猛也。勝而慮其敗者智慧也。知必死而不忍獨生者善信也。存百世之綱。捐七尺之命者割捨也。能辦此苦行者覺悟也。能成此玅諦者解脫也。具足之相自在。眞如之體不壞。則卽此是佛。卽此是無上菩提也。彼小乘之聲香以爲障。戒律以爲拘者。曷足議也。郡有從容祠。享趙公。配以師。後二百有餘年當宁乙未。有法徒大仁者。建閣于郡南進樂山之西麓以師眞影安之。扁曰毅禪。將伐石以志之。此又香火供養之也。主其事者邑守趙寅永而仁禪以余爲趙侯堂從。繭足抵都門。介以請文。余嘉其募義之誠。遂爲之銘曰

嗟一切衆生。不了死生原。金棺非眞詮。□□非妙言。我聞摩訶薩。實實現世尊。遺四恩當報。佛恩亦君恩。師惟乘震土。偉器蘊夙根。摩頂叅古宿。西山卽祇園。發誓救倒懸。是謂盂蘭盆。人天慟白乳。蟒獅竟迷昏。圓光旣不滅。法身引香幡。莊嚴有七寶。永鎭不二門。

上之六年庚子流月上澣

奮干戈以護邦國曰勇。冒鋒鏑以委原野曰烈。具斯三者。又得其義之正曰忠。若是者洵我名教中人難能也。而可得之於祝髮被緇。外倫理而淪空寂者乎。此騎虛堂靈圭大師。卓然獨尊於叢林。而若古忠臣顏常山張睢陽輩。視諸師常事也。師俗姓朴氏密陽人也。西山大師高足也。常住公州之靑蓮庵。有神力。好以禪杖演武技。及島夷之變。聖駕播越。師憤甚。三日哭。自薦爲將。州牧許項。壯而許之。乃糾義僧數百人。與防禦諸將。擊淸州倭。官軍潰。師獨與賊觕。義兵將趙文烈公憲。馳赴之。聯營。壓州西門倭。大衂宵遁。趙公將進擊錦山倭。師諫不從。師曰不可使趙公獨死。因偕焉。抵郡十里。會天雨。壘未立。師曰兵有備無患姑徐乎。趙公曰此賊非我能敵。我徒以忠義激士心。欲乘其銳也。翌曉賊來薄。我師無後繼。趙公死之。或曰賊驟至何不去諸。師喝曰死耳豈可生。鬪益疾亦死。寔萬曆壬辰八月十有八日也。嗚呼。師之得趙公。死固幸。于趙公又益有光矣。朝家念師死王事。不用浮屠法荼毗之。葬如禮。蓋柳山有圭師塚云。竊聞佛以正法眼傳付之後。閱累世至達摩西來。始闡微旨。法嗣古德。不啻如阿僧祇恆河沙。而類皆說心說性。求其道於幽眇恍惚之地。其下焉者不過因果之

餘臣皆統率。悉赴軍前。以效忠赤。宣廟義之。命爲八道十六宗(八道之禪敎兩宗故爲十六宗)都摠攝
諭方岳禮遇之。於是松雲。率七百餘僧。起關東。處英率一千餘僧。起湖南。師率門徒
及自募僧一千五百合五千餘名。會于順安法興寺。與天兵後先。以助勢出戰牧丹峯
斬獲甚多。天兵遂克平壤。復松都。京城賊宵遁。師以勇士百人。迎大駕還京都。天朝
提督李如松。送帖嘉獎。題詩贈之曰。無意圖功利。專心學道禪。今聞王事急。摠攝下
山顚。諸將官。爭先送帖贈遺。賊退。師啓曰。臣年垂八十。筋力盡矣。請以軍事。屬於
弟子惟政及處英。臣願納摠攝印。還香山舊棲。宣廟嘉其志憫其老。賜號國一都大禪
師禪敎都摠攝扶宗樹敎普濟登階尊者。自是義益高名益尊。往來於楓岳頭流妙香
諸山。常隨者千餘人。出世者七十餘人。(續)

義僧靈奎。率僧軍助趙憲(號中峯也)有功。竟死錦山陣中。

【備考】　義兵僧將(前面碑額)

崇禎紀元後四己亥五月　日昌寧尉金炳疇書

有明朝鮮國王辰義兵僧將騎虛堂靈圭大師殉義碑銘

胎丈夫子。故爲阿孃來賀云。明年庚辰(中宗大王十五年明正德十五年)三月果誕。師三歲。父於燈下醉臥。有老翁來謂曰。委訪小沙門耳。遂以兩手擧兒。呪數聲。摩其頂曰。雲鶴名此兒言訖出門。莫知所之。以故小字稱雲鶴。與羣兒遊戲。或立石爲佛。或聚沙成塔。稍長風神英秀。力學不懈。事親至孝。主倅愛之。九歲母亾。十歲父歿。伶仃無所依。主倅携至京。就學於泮齋。鬱鬱不適意。與同學數人。南遊智異山。窮覽形勝。探賾諸經。每愴早失怙恃。益感死生之義。忽得禪家頓悟法。遂聽法於靈觀大師。剃髮於崇仁長老七八年間。遍踏名山。年三十。中禪科。自大選陞至兩宗判事。卽解綬。還金剛。作三夢詞曰。主人夢說客。客夢說主人。今說二夢客。亦是夢中人。登香爐峯。作詩曰。萬國都城如垤蟻。千秋豪傑等醯鷄。一窓明月淸虛枕。無限松風韻不齊。己丑之獄(時有鄭汝立之逆獄)妖僧無業。誣引。師被逮。供辭明剴。宣廟知其寃。立釋之。徵詩稿覽之嘉歎。畵墨竹賜之。命賦詩以進。師卽進絶句。(瀟湘一枝竹。聖主筆端生。山僧香爇處。葉葉帶秋聲。)宣廟亦賜御製一絶。(葉自毫端出。根非地面生。月來無見影。風動不聞聲。)賞賚甚厚。壬辰大駕西幸龍灣。師卽杖劍進謁。宣廟敎曰。世亂如此。爾可弘濟耶。師泣而拜命。請曰國內緇徒之老病不任行伍者。臣令在地焚修。以祈神助。其

佛紀二六〇一年

佛紀二六一九年

甲戌七年(明萬曆二年)五月慈壽宮尼。以內命往金剛山作佛事。爲有司所糾。囚于淮陽獄。於是館學儒生。上疏請廢淨業院。且言黃蠟所用不正。上手書答曰。在首善之地。講論者道義也。期待者程朱也。宜益動心忍性。切磋琢磨。敬義夾持。表裏交養。爲他日眞儒。上輔寡君。下澤斯民。治隆俗美。則吾道之衰。異端之盛。不足慮也。何必如太武之誅沙門毁佛寺之爲哉。且曰黃蠟。非用於佛事。以前日入內之黃蠟。還下于該司。

壬辰二十五年(明萬曆二十年)置僧統。募僧。行朝(時日本兵已入京而王播遷在外。故云行朝)招香山舊僧官休靜。使募僧爲兵。休靜招聚諸寺。得數千餘人。以弟子義嚴爲總攝。領屬元帥。爲聲援。又檄弟子關東惟政。(松雲大師)湖南處英(雷默大師)爲將。各從本道起兵。亦得數千人。惟政有膽智。數使倭陣倭人信服。僧軍雖不能接戰。而善警備。勤力役。諸道賴之。(國朝寶鑑)

【備考】賜國一都大禪師禪敎都總攝扶宗樹敎普濟登階尊者西山淸虛堂休靜大師碑銘(幷序。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月沙李廷龜撰)云。師法名休靜。字玄應。自號淸虛子。以多在香山。故又號西山。俗姓完山崔氏。名汝信。外祖縣尹金禹。得罪燕山朝。謫居安陵。遂爲安州人。父世昌。鄕擧爲箕子殿參奉。不就。詩酒自娛。母金氏。老無子。一日夢一婆來曰。胚

曰嚴爲師。碎蕩心霧。陶瀉佛海。師之二十年宿疑。忽如層氷之泮巨壑也。卽項禮連聲。歎曰。此眞吾師也。執侍三年。嚴亦厭世。吁厥師經之。厥資營之。非斯柱石。孰此棟樑哉。師平生。叶性温雅。情絕愛憎。念專平等。至於一匙之飯。見人則分之。其夙植慈悲之種。亦可見矣。兼又文字允正。義理明晰。凡敎學者。亹亹不倦。凡七曜九章天文醫術莫不通焉。至於懷中庸挾莊子者。亦莫不決疑焉。是故溢門英儒。俱懷生別之恨盈庭法席。共鯁去留之心。是故湖嶺兩南。以白衣通三敎者。乃師之風也。可謂梅檀移植。異物同薰也。師自從一踏碧松之門。或居黃龍山。或居八公山。或住大乘洞。或住義神洞。或住燕谷洞。不覺夢過四十一年。至隆慶五年辛未四月十四日入寂焉。世壽八十七。法臘七十二。侍者法融。靈應。大選淨源。信翁。禪德眞機。道義葷。收靈骨竪浮屠于燕谷之西麓。

贊曰。高居覺地。先引三車。張羅八海。撈摝羣魚。金鎚擊碎。虎穴魔宮。人亡世寂。月落天空。

萬曆丁丑秋門人楓岳休靜撰。

汝名我子。我名汝父。汝捨我逃走三十餘年。求索不得。憂愁年邁。今忽自來。甚適我願。定父子後。各不堪悲欣。一場痛哭。翁良久。拭淚曰。汝母十年前。棄世。汝主七年前喪室。惟汝之田宅。猶在爾。師曰袁氏安在。翁曰汝妹從汝出家之夕。閉門而臥。汝狗子亦視日而坐。至七日。袁與狗俱死。瘞於德山之西麓爾。師聞之。痛念無常。尤爲落淚。及黃昏到家。則昔之羣童。盡作翁婆也。亦與之連床夜語。不覺鷄之已曉矣。明朝父携覲於老主。主驚曰。此九彥耶。不覺潸然。俄而主進席許坐。師逡巡辭退曰。小賤背主背親。罪不容天。今欲盡納田宅。以贖身。出家修道。以報也。主曰。出家何能報恩耶。師引古答曰。出家者。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不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達三乘開人天。拯五族拔六親。猶如反掌也。是故。雖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雖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主儒者也。聞而嘉之。起立携手而上階曰。沙門物外人也。宜删世禮矣。因連寢而請留之。師强不從。明日呈文劵納田宅再拜而退。又告別老父。卽向頭流山。扣智嚴大師碧松之門(中宗二十五年)曰靈觀。自遠趨風願一攝受。嚴曰靈且不敢。觀從何來。師近前叉手曰。請師鑑。嚴笑曰。堪爲雕琢。翌

也。汝速還珍重。狗子低頭聽其語。似有惜別之態。發啾喞聲而去。於是踽踽隻影。隔江回望。則落月正在西峰也。黎明卽入德異山。尋苦行禪子。投三年。學其法而落髮焉。十七辛酉。叅信聰法師。探敎綱。又禮威鳳大師。入禪樞。因入九泉洞。手結茅廬。已度九春秋。長坐不臥。距脇安眠之席。筇無出山。寧過酒肆之門。論敎義則洋洋焉波瀾萬頃。轉禪旨則嶷嶷然崖岸千尋。己巳。遠入龍門山。訪祖愚大師。討禪餘暇。涉盡莊老。甲戌又向淸平山。投學梅禪子。扣擊禪微。法無異味。己卯到金剛山大尊菴。與祖雲大師結一夏。又拂瓢衲。深入彌勒峯內院菴。吟一律。拔筆大書其門曰。空費悠悠憶少林。因循衰鬢到如今。毗耶昔日無聲臭。摩竭當年絕響音。似杌能防分別意如痴必禦是非心。故將妄計飛仙外。終日忘機對碧岑。於是燒筆硯。杜默而坐。經九年。若遊客到門。則指此詩而已。庚寅秋。忽然反省。思報罔極之恩。爰發南行。漸向本城。漸近家山。夕陽江村。悵然而立。忽見一老翁。牽牛而出。師拜而問曰。此晉州耶。翁怪而問曰。何故問之。師曰此我所生之地也。不知我父母存歿。故當欲問之。翁曰汝父姓名誰耶。師曰我父姓名袁演。我之兒名九彥也。翁忽放牛執手曰。今日父子的矣

鐫石鍾以安之。師壽八十一。臘六十五。
隆慶戊辰良月下澣判大華嚴宗事。判大曹溪宗事。休靜謹書。

辛未四年明隆慶五年四月十四日。沙門靈觀入寂。

【備考】先師芙蓉大師行狀。先師嶺南晉州人也。名靈觀。號隱菴。一曰蓮船道人。身雖寄世。想在西方。故以芙蓉堂稱之。家世犯賤。富而無禮。成化二十一年成宗大王十六年乙巳七月初七日生。年才八歲。父携而釣魚。使負魚籃。擇其生命者而盡放之。父大怒撻之。師拜而泣曰。人與物。愛命則同。忍痛則一也。伏望垂恕。父聞而弛怒。家近神龍之窟。雲蒸檻外。樂出虛堂。父老相傳曰。此蟄龍之管絃也。師以杖擊床。則樂聲忽止有時龍出水面。鱗鬣輝日。人不敢近。師擧頭一喝。則龍形忽沒。以是里人稱奇童。有異僧來。謂父曰。此童乃出世之寶。非煙火之物。請出家。俄而僧忽不見。師竹馬之年或立石爲佛。或獻沙爲供。或偃松爲菴。合眼危坐。不知日之西也。日厭世網。深想空門。年至十三。丁巳之秋。夜深人靜。抽身出門。似有人引去。行十餘里。及渡沙川。則師所養一狗子。已追之矣。顧謂狗子曰。善護尊堂。勿追我也。我今永作雲水人。矢不歸

被經論賺過一生。終末免虛生浪死。又一般漢。習閑成性。不求師範。野鬼窟中。徒勞坐睡。如到寶山。空手去來。深可憐愍。又曰汝等諸人。自己靈光。盖天盖地。不拘文字體露眞常。夜繩不動。汝疑之爲蛇。闇室本空。汝怖之爲鬼。心上起眞妄之情。性中立凡聖之量。請將智慧之嘴。啄破無明之㲉。幸甚。凡啓發迷蒙。若此之類也。至隆慶戊辰二月三十日。特命檜巖住持茂卞。普賢住持元珪。禪德暉晶學玄禪燈義淨一精之徒曰。界有成住壞空。念有生住異滅。身有生老病死。凡有始必有終。物之常也。今日老僧。欲示無常。諸仁者。須攝正念。勿懷眷戀。亦莫隨俗。爲譸張不益事也。昔者。莊子以天地爲棺槨之語。實自有理。莊子尙爾。況道人乎。吾常欲向不思議之嶺作佛事須露屍骸。飼于鳥獸可也。言已卽拔筆大書曰。八十人間命。迅如一電光。臨行忽擧目。活路是家鄕。亦繼吟於口而書於紙曰。年逾八十似空花。往事悠悠亦眼花。脚未跨門還本國。故園桃李已開花。放筆端坐。泊然而逝。及至七日。門人遵命。奉色身。膋于不思議之嶺。緇白數千人。塞路點茶。號慕悲惋之聲。動噎山谷。以天竺法闍維之神光奪夜。天地洞然。百里之外有見之者。望拜焉。乃四月十八日亥時也。銀色舍利

長老。嚴一見深器之。示一偈曰。風颼颼月皎皎。雲冪冪水潺潺。欲識這個事。須參祖師關。師即深得密旨。樂而忘憂。東入金剛山十王洞。志存大乘。冥心虛寂。不覺失笑曰趙州露刄劒。寒霜光燄爍。擬議問如何。分身作兩段。喝。夢中說夢。漏逗不少。自此詠於口者。必徑截門言句也。俄入表訓僧堂。結一夏。厥後。雲鳥活計。鶉居不定。天磨五臺白雲楞伽。遊歷諸山。嘉靖甲辰春。還入妙香山。棲普賢寺觀音殿。碩德高士。八表雲趨。可謂海東折床會也。或登座講諸經論。則吐納問辨。辭淸珠玉。聞者見者。若換骨洗腸焉。且結會道場。非普賢則必內院。非內院則必普賢。巡遞兩處。坐二十餘夏矣。古人云。方丈雖寬物情自隘。此之謂也。師欲報四恩。未嘗撤懷。恒曰男兒處世爲子則死孝。爲臣則死忠。然出家之人。不能兼行者。矛盾相觸。功不雙勝。水火同器勢不俱全故也。曁戊午秋。命義雄宗敏法心法眞性俊性一慧玉智文祖行之輩。俾拟上禪工訖。庵之東特起一堂。以慶聖安名焉。於是。師執香爐。日祝聖壽。則能證難證之智。旣如此。其不墮不忠之坑又如此。有時深夜。喚諸門人曰。大抵學者。不答活句徒將聽慧口耳之學。衒耀於世。不踏實地。言行相違。關西湖南。討山討水。徒費粥飯

佛紀二五九五年

○宣祖昭敬王（李昖）在位四十一年
戊辰元年（明隆慶二年）以李珥爲弘文館校理。珥以曾爲僧。故上䟽自引。請解職。不允。
【備考】李公行狀云。珥字叔獻。號栗谷。早失所恃。日夜號泣。一日偶閱釋氏書。深感死生之說。且悅其學。簡便淸淨。有欲謝人事之意。十九歲入金剛山。貽書留別諸友。仍棲山寺。戒定堅固。至忘寢食。又涪溪記聞云。公十餘歲。文章已成。有重名。父惑於嬖妾。不得於父。出家雲遊。禪號義菴。緇徒尊之。以爲生佛。以竹兜子肩擔而行年二十。長髮應擧。爲一時儒林領袖（嘗自吟云。前身定是金時習。今世仍爲賈浪仙。）
沙門一禪入寂。
【備考】慶聖堂休翁行錄。畧云。師諱一禪。號休翁。一曰禪和子。其先張氏。蔚山人也。父曰鳳韓。母朴氏。母夢呑明珠。覺而有娠。弘治元年戊申十二月十二日辰時生焉。年纔七八。聰黠明利。似有老成之風。洎失雙親。泣血三年。觀世無常。意志淸虛。年至十三。入斷石山。投海山法師。服勤三載。十六薙髮。二十四西入妙香山。坐文殊菴一瓢一衲。專習苦行。正心佛理。以命自期。頃之忽興遊方之志。南入智異山。叅智嚴

丁巳春。奉恩寺設行開山祖師遠忌齋會。滿城士女。簇擁奔波。自京城之黃金町至蠶島江岸。首尾相連。余時從往隨喜。見數百船隻。往來如梭。而猶不足。不得到彼岸者太半。遂賦詩云。

寺中齋向日中開。簇簇香車得得來。十萬善人成海會。三千信女作花臺。慈悲縱有迷津筏。神異今無渡水盃。寶所不知何處在。紛紛更傍化城迴。時每日申報社。爲設數千點寶探之戲。以助會衆之餘興矣。

佛紀二五九二年 乙丑 二十年 明嘉靖四十四年 文定王后薨。臺諫與太學生金忠甲等。連章請誅普雨。命流于濟州。牧使邊協殺之。

【備考】撮要云。初普雨廣張佛法。居處僭擬。又設無遮會于檜巖寺。其費萬計。至是。因臺啓儒疏。命黜于外。毋令出入京山。乃竊鋪馬而逃。被獲於麟蹄。命流于濟州又菩泉日記云。普雨恣爲譸張。異敎大盛。四月八日。將行無遮大會於檜巖寺。所供幾竭國力。八道僧俗奔走塡咽。時四月初七日也。文定王后。遽以是日薨。僧俗驚惶潰散。當初粉米數千餘斛。作飯。其色赤如血染。人甚恠之。事竟不成。

佛紀二五九三年 丙寅 二十一年 明嘉靖四十五年 兩司啓罷兩宗禪科。

入倭營。又黃秋浦。（名允吉也）奉使日本時。以兵判假銜。往來故。判事先生案。以此書之歟。未可知也。）妖僧普雨。甞居此寺。久帶判事之任。又云。虛應集。詩一卷。禪偈雜著一卷。文一卷。普雨所著。（已上出靖陵誌）

大正年間。奉恩寺住持羅晴湖。請于朝鮮總督府。得兩陵外垓字內未墾地數十町步而開拓之。幷前所有。歲收租可五百餘石。又得山林十五萬坪。付之本寺。自是常住之支供。有賴無憂。此可謂政府護法之恩。亦可見湖師奉佛之誠也。

乙卯春。晴湖上人見招賦詩

奉恩禪寺出人間。勝向三淸煉九還。殿裏梅花王后澤。（寺之佛殿。掛有文定王后尹氏所賜之玉版梅花一對）庭前栢樹祖師關。醉時心病原非病。靜處身閒不是閒。十里烟波歸棹晚。數聲飛笛落空山。

越明年丙辰秋。再遊奉恩寺

千山的歷萬林疎。霜落天淸鴈去初。宿草陵園尋舊誌。（拜覲靖陵。偶閱舊誌。見奉恩寺來歷。及普雨和尚事蹟）雜花樓閣見飛書。（寺之華嚴經板殿額字。是金秋史書。筆勢如飛）鶴橋明月仙人宅。（寺之南方。有放鶴橋。相傳仙人舊居之處）鷄店孤煙野老居。（寺之東隅有鷄店村。亦云三成里或楮島）靜聽晴湖和尚語。不將車馬換鍾魚

大臣三司。廷論普雨之罪。不從。館學儒生請誅妖僧普雨。屢疏未得。請空館出去。王曰遣承旨史官。招諭儒生。令就食堂。儒生無就者。朝廷招朝官之父兄者。使各勸喩子弟就館。如此幾月餘。

壬戌十七年(明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四日。遷靖陵于廣州宣陵之東。移建奉恩寺于修道山。

【備考】靖陵誌。「奉恩寺事蹟。」奉恩寺。卽造泡寺。(寺造豆泡以供陵寢之祭需故云。豆泡豆腐之俗名)而亦稱兩陵願堂。揭額云修道山首禪宗奉恩寺。(卽白下尹淳筆)寺舊在宣陵東麓之內。明廟壬戌。遷本陵移建于此。自朝家。設都監創建。殿宇寮舍。比前宏傑。冠於京山諸刹。梅花堂今圮。舊說。西山大師。得錢塘梅盆。種于堂之西庭。因稱梅花堂。或云西山門人泗溟惟政。入日本得梅而來。未詳孰是。寺刱於明廟朝。燬於丙子虜亂。有禪華大師。廣募重建。以復舊觀。其後乙巳。又被回祿之變。僧徒鳩財重葺。閱歲未就。肅廟展拜兩陵。駐蹕寺前。觀覽其工役草刱。特命厚賜錢帛。俾完其役云。明廟刱寺。首置判事一人。擇國內名僧爲之。(普雨禪師最初爲奉恩寺住持兼判禪宗事)使掌八道禪敎。謂之首禪宗。淸虛休靜。泗溟惟政。相繼爲判事。(判事先生案。惟政名下。官銜以兵曹判書書之。丁壬之亂。朝廷屢遣惟政。出

苦之狀。莫甚於此時。此非他故。民有四五子。則厭憚軍役之苦。盡逃爲僧。以此僧徒日繁。軍額日縮。至爲寒心。大抵僧徒之中。無所統領。則難禁雜僧。祖宗朝大典。設立禪敎宗。非崇佛之事。乃所以禁防爲僧之道。近來革廢。故弊將難救。以奉恩奉先寺爲禪敎宗。依大典大選取才條。及爲僧條件。申明擧行可也。

佛紀二五七八年

辛亥六年（明嘉靖三十年）復立兩宗禪科。給僧度牒。時江原監司鄭萬鍾。引進麟蹄郡雪岳山百潭寺僧普雨。（法號虛應）大張佛法。以靖陵奉恩寺爲禪宗。光陵奉先寺爲敎宗。自明年壬子。始爲禪科初試。而會試講經製述賜牒。畧倣文武科。八道寺刹。一時鼎新。

【參考】　慵齋叢話云。其試法。禪宗講傳燈拈頌。敎宗講華嚴經。各取三十人。前者內侍別監。奉命而往。今則禮曹郞廳往禪宗。與判事掌務傳法三人。證義十人。同坐試取。入格者謂之大禪。禪宗則自大禪升爲中德。自中德升爲禪師。自禪師升爲大禪師。拜判事者謂之都大禪師。敎宗則自大禪升爲中德。自中德升爲大德。自大德升爲大師。拜判事者謂之都大師。兩宗分掌內外諸寺。各十五許。升中德者。注差住持。禪敎宗備三望。呈于禮曹。禮曹移于吏曹。入啓受點。（受點謂下批也）

佛紀二五六二年

佛紀二五七六年

佛紀二五七七年

則佛與衆生。亦是一幻化耳。何獨吾師也。雖然幻性非幻。覽者毋忽。

眞贊曰。震旦之皮。天竺之骨。華風夷風。如動生髮。昏衢一燭。法海孤舟。嗚呼不泯萬歲千秋。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上澣。判教宗事兼判禪宗事都大禪師行奉恩寺住持休靜謹撰。

乙未二十年明嘉靖十四年七月領議政金謹思。左議政金安老。與六曹同議。啓曰。釋教之衰。至今時極矣。而僧徒之多。比舊最甚。其故以堤防禁戢之方。不可不急究。在昔則有名寺刹官差住持。一切定役赴功供力者。官給度牒。且不經官差者。不得擅住。故爲僧者。稍有禁防。今則不差住持。官不給度牒。其闢之之意至矣。而寺刹猶舊。重修新創者亦多。爲僧者亦不奉其法。逋罪逃役偸盜無賴者。以寺刹爲之窟穴。其土着良丁亦聚。莫就農僧俗混淆。良盜雜糅。連結爲姦。出沒行劫。靡所不至。其弊反甚於崇奉之時云云。

○明宗恭憲王(李峘)在位二十二年

己酉四年明嘉靖二十八年文定王后尹氏方崇佛事。命搆新仁壽宮于舊淨業院基。

庚戌五年明嘉靖二十九年攝政文定王后尹氏。以備忘錄。示領議政尙震曰。良民日漸減縮。軍卒困

故不諂於世。不諂於世。故不賤賣佛法。不賤賣佛法。故泛參禪學者。望崖而退。多以倨慢譏之。古人云。非魚安知魚。此之謂也。若導初學。則先以禪源集別行錄。立如實知見。次以禪要語錄。掃除知解之病。而指示活路也。凡接人機鋒。大畧若此。有時與門人靈觀圓悟一禪等六七十之徒。講諸大乘經論。則圓音落落。若飜大海之波瀾焉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命諸門人。會壽國菴。講法華經。至方便品。忽然太息曰。衆生自蔽光明。甘受輪輪久矣。勞他世尊。一光東照。至於苦口開示。皆爲衆生設方便爾非實法也。盖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汝等諸人。若信佛無言。直下悟入自家心地。則可謂開寶藏報佛恩也。今日老僧。亦爲諸人。示寂滅相去也。諸人莫向外求。努力珍重。遂喚侍者。點茶來。啜茶訖。閉門端坐。良久默然。開窓視之。已入寂矣。乃十一月初一日辰時也。顏色不變。屈伸如生。茶毗之夜。祥光洞天。薦齋之辰。瑞雲盤空。項骨一片。舍利黏黏。瑩若眞珠焉。弟子崇仁雪旹眞一圓悟鐫石鍾。以安于義神南麓。師壽七十一臘四十四。吁薪火無窮。識性不停。則刼海茫茫。陳迹杳杳。何年月而可記乎。大抵已往者悉皆幻化。則方來者獨非幻化耶。三世諸佛皆以幻化莊嚴。開示幻化衆生

有司以聞。王乃命止之云云。未知其事。倘在是時者歟。

佛紀二五四七年 庚辰 十五年 明正德十五年 春命僧學祖。印海印寺大藏經一部。四月集百八法師。轉讀三日。

佛紀二五六一年 甲午 二十九年 明嘉靖十三年 十一月初一日。沙門智嚴入寂。

【備考】碧松堂埜老行錄云。大師法諱智嚴。號埜老。所居堂曰碧松。俗姓宋氏。父曰福生。扶安人也。母王氏。夢一梵僧。設禮寄宿。因以有娠。以天順八年甲申三月十五日生焉。爲人骨相奇秀。雄武過人。幼好書劍。尤善將鑑。弘治四年辛亥五月。野人寇朔方。殺鎭將。成宗大王。命許琮。帥師二萬討之。師亦仗劍從之。舉鞭一揮。大豎戰功焉。旣罷征。喟然嘆曰。大丈夫生斯世也。不守心地。役役馳勞。縱得汗馬之功。徒尙虛名耳。卽拂衣入鷄龍山臥草菴。衆祖澄大師。投簪落髮。時年二十八矣。自爾志行卓厲。樂修禪定。若隋郞將智嚴之儔焉。一日思欲衆禀。遠挹風猷。先訪衍熙教師。問楞嚴深義。次尋正心禪師。擊傳燈密旨。俱振玄微。多所悟益。數五年間。或之楓岳。或之楞伽。游戲諸山。居無定止。厥後入智異山。性度益弘。風鑑益明。身無再衣。日不再食。杜門冥寂。不修人事。其儀範緇林者。可謂一時之最。而後學之宗也。然不修人事

於高山庵。逐諸生空太學。聚巫覡。淫祀其中。

○中宗恭僖王〔李懌〕在位三十九年

佛紀二五三六年

己巳四年〔明正德四年〕 自廢朝以後。都城寺刹。皆廢爲公府。兩宗托虛名於淸溪寺。號爲禪宗。冬十二月。有狂儒數人。到寺。持經帖而來。寺僧日精。令寺奴。告訴儒生。多取寺物。捕盜廳將入啓。搜其家。只有佛經數帖而已。具以實啓。命致儒生於政院。責諭放之。還其經於寺。

佛紀二五三七年

庚午五年〔明正德五年〕 三月二十八日。興天寺舍利閣災。命推鞫儒生。及傍近居民。寺本新羅古刹太祖悼神德王后之薨。命厝寺內。仍創舍利閣。嵂高五層。嵬立都中。且藏寶物佛經于其中。自燕山朝。廢爲分司僕寺。中宗卽位。因爲公廨。先是火焚其寺。只遺舍利閣。至是大妃。命中使移佛經于內需司。儒生尹衡等。本無賴。或刧奪凌辱之。翌日夜初鼓。火始起。光燄蔽天。王初疑奸人。欲藉以作亂。久而乃定。王大怒。指爲儒生所爲。命治尹衡等罪。

佛紀二五三九年

壬申七年〔明正德七年〕 毁撤圓覺寺。以其材分賜燕山時毁家諸人。〔實錄〕

【留考】或傳中宗。命移圓覺寺塔于楊州檜巖寺。及撤下三層。忽有白雲繞塔之異

夏。製道具。集韻釋百八。期三日轉讀。以落之。臣竊惟。理絶名言。强演敎者。機分小大
認玄源者。夫因指以見月。執指以爲月。終無見月之理。因詮以得意。執詮以爲意。寧
有得意之時。必也詮指兩忘。月可見而意可得矣。雖然如是。直得意月亦忘。忘其所
忘。然後本地風光。自然呈露。要知四十九年橫說竪說。盡是黃葉止啼。空拳誑小。若
是過量漢。憑斯法門。從麤入精。泝流窮源。直破虛空。入佛覺海。則雖曰彌天葛藤。換
成菩提淨樹。滿口雌黃。還同般若靈詮。如斯功德。塵墨難窮。恆沙莫喩。以是勝緣。聖
壽旡疆。儲齡罔極。八方無警。四民有樂。宗圖永固於磐石。瑞氣長騰於魏闕。斷無疑
矣。然則我殿下之弘願圓成。非心思口議所能髣髴也。詎不韙歟。

皇明弘治十三年六月　日

黃嶽山人臣學祖謹跋

甲子十年明弘治十七年以圓覺寺爲妓坊。以成均舘爲宴樂之所。

【備考】燃藜室記述。時分遣諸道。採妓女入京。號曰興淸。曰運平。曰斷平。曰續紅
分置各院。以圓覺寺爲聯芳院。處續紅。又以成均舘。爲宴樂之所。撤移孔聖位版。置

族督現。

【參考】慵齋叢話云。成宗嚴度僧之禁。州郡推刷無牒者。長髮還俗。中外寺刹皆空

○燕山君(廢王)(李㦕)在位十一年

佛紀二五二五年

戊午四年(明弘治十一年)黨禍作。時釋陸行。設教。其徒千餘人。或止之曰。禍患可畏。行曰。使先覺覺後覺。先知覺後知。以吾所知者。告人耳。禍福。天也。吾何與哉。

佛紀二五二七年

庚申六年(明弘治十三年)春印海印寺大藏經。王妃(愼氏)之命也。

【備考】印成大藏經跋。原夫妙湛圓明。虛徹靈通。包羅四維。綿絡十方。出乎萬衆之表。超乎兩儀之先 非今非古。无始无終。昭昭動靜之間。歷歷視聽之際。本无凡聖之殊。安有利鈍之異。秖爲衆生日用而不知。識浪內湧。業風外湊。翳天性於三惑。瞽慧日於重昏。長犇苦趣。無有休期。故我大覺。隨其根機。演無言言。開經律論。普使羣迷。均沾法雨。等證菩提。復此妙湛之域。還一眞之境矣。弘治十有三年春。我王妃殿下。宿種內薰。善根外發。奉爲主上殿下睿筭天長。元子寶體椿年地久。命臣就板本所海印寺。倣紙八千餘卷。印此三藏部法。粧潢畢備。琅函細帙。眩輝人目。越明年孟

佛紀二五一六年

佛紀二五二九年

成毁亦數也。寺創於有唐貞元十八年。歷新羅高麗。巍然獨存於兵火之餘。至于今日。遇太平之世。逢妊姒之聖。殿堂寮宇。煥然一新。豈非有數乎其間。而海印之一大幸耶。抑不知成毁之數。一係於天耶。一係於人耶。盛衰成毁之理。無窮於人世。則寺之長如今日。亦安可保耶。使後之主此寺者。恤念兩殿篤孝之誠。燈谷營搆之勤。謹守不毁。毋徒諉於盛衰成毁之數則可矣。

弘治四年龍集辛亥上澣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昌寧曹偉記。

己酉二十年(明弘治二年)春正月。兼掌令李承健。承命設鄉試於黃海道。還言。臣發策。問本道惡疾救治之方。永柔訓導權季仝。對策曰。供佛則可救。此言有害名敎。故不取也。王乃敎曰季仝之辭。予甚憤焉。當朝家擧賢之日。不陳堯舜之道。鼓唱浮屠之法。是欲使予。如梁武之捨身。唐宗之膜拜。而後己乎。仍命憲府。拿致季仝。竄于極邊。又飾該曹。勿復度僧

○仁粹大妃造佛像。送于淨業院。儒生李黿等。取而焚之。王不之罪

癸丑二十四年(明弘治六年)頒經國大典續錄。禮典曰(度僧)(續)軍額數盛間。勿許度僧。違者。囚一

搆於寂光殿西。扁曰眞常殿。又撤祖堂三間。移搆於眞常殿側。扁曰解行堂。明年己酉春。又施米布。又明年亦如之。搆窮玄探眞鑑物雙運等堂。及一源谷應摠持倒瓶等寮。修講堂曰無說。食堂曰滿月。改營毘盧殿曰大寂光。主佛補處皆改飾黃金。起鍾樓曰圓音。建中門曰不二。撤舊大藏殿。移營於寂光殿東。扁曰含虛寮。莊銀字大藏經幾卷。又營解脫。蕭然。玄鑑。圓融。雙割。浩然。逈遠。緣起。冥眞。玄根。達俗。省行。重營。轉生。作熱。等寮。又起東西樓庫。東曰無盡藏。西曰式盈。凡爲屋百六十間。或增或損。皆因舊制而宏麗精彩倍之。庖湢廐溷之所。鍾魚鐃鼓之類。亦莫不畢具而一新金碧焜煌照曜山谷。乃於秋九月望。招集法侶數千。大設法會以落之。於是乎。山門之事畢矣。燈谷以偉。曾遊是地。粗識其槩。走書求記甚勤。偉本儒者徒。於釋敎。蓋懵然者也。修善種福之理。輪回因果之說。未之學也。其餘功德。何足論之有無哉。雖然崔文昌。吾東方文士之祖。此是終焉之所。則不可不致意於此。而況兩殿爲先後之誠終始彌篤。在所當書。垂之罔極。而能奉慈旨。孜孜靡遑。程功授成。不使小怠。撡述要而收功速在乎董役之得其人也。可不記其勝蹟。與古順應同傳不朽乎。噫盛衰數也

新羅哀莊王時。高僧順應所刱也。寺前有蓬萊方丈瀛洲等峯。衆壑之水。繞出前洞奔流激石。萬雷轟豗。俗號紅流洞。自武陵橋抵寺十有餘里。丹崖翠壁。愈深愈佳。古記。山形絕於天下。地德隻於海東者。信不誣矣。文昌公崔致遠。晩年掛冠。卜隱於此讀書堂廢而題詩石尙在。高麗時。藏國乘。又藏大藏經板。山之著於圖誌。寺之額於東方者尙矣。我世祖惠莊大王。中興王業。萬機之暇。留意釋道。思欲洪揚竺敎。普濟羣生。天順戊寅。命僧竹軒等。就本寺印大藏五十件。又命慧覺尊者信眉。燈谷學祖等。往視之。藏經之堂。隘且陋。因命本道監司。稍增舊制。措四十餘間。越十二年戊子世祖上賓。貞熹王后。克定大義。寧濟東民。深仁厚澤。浹于遠近。念維世祖之尊崇篤信者。琅函秘典。曾幾何時。藏經之堂。已爲傾隊。可不動念。於是乎。慨然有重營之志而歲辛丑。始停住持。命學祖主其寺。屬因歲侵。國家之多事。未遑擧也。癸卯貞熹昇遐。仁粹王大妃。仁惠王大妃殿下。遹追先志。凡所以嗣徽音而薦冥福者。無不盡其心。而悼貞熹之有志而未就也。則又命學祖。往董其役。戊申春。施內需司米布若干石匹。遣都料匠朴仲石等。改搆板堂三十間。扁曰普眼堂。又撤板堂中佛殿三間。移

諫曰。以堂堂扈從之臣。受僧施食。於國體何。況百官。皆自賚飯。不患無食。王曰任爾不食。公與臺諫皆不食。○久邊國主李獲。(日本薩州人)遣使獻燒香胡椒鑞銀絹淪具洁素等物上書願得大藏經。以無佛經謝。命優禮送之。

佛紀二五一一年

甲辰十五年(明成化二十年)副提學李命崇等。上疏言。唐太宗。武定禍亂。文致太平。而貞觀之治。不能擬三代者。納諫之心。始勤終怠也。殿下於異端。固無崇信之心。而度僧之門一開。異端之流漸熾。至於僧徒。亂入學宮。是由殿下從諫之志怠也。上御書疏尾曰。驕侈生於安富。紀綱廢於舒肆。卿等規諫。正中我病。時大妃頗信釋教。諸臣屢請王從中導達。王雖屢以爲言。而尙未得懿旨。故至是。受以爲過。

佛紀二五一三年

丙午十七年(明成化二十二年)冬十一月王敎曰。金宗直常言。宰相不可試以詞章。然中朝文士。奉帝命而來。必與之酬唱。可不預習乎。於是以食爲民天論。試朝叅文臣二品以上。魚世謙居第一。王曰此佳作也。但耗損民天者僧也。而論不及焉。此可欠也。仍賜世謙段匹。

佛紀二五一五年

戊申十九年(明弘治元年)仁粹王大妃。命僧學祖。重修海印寺。

【備考】海印寺重修記。伽倻之山最秀。東南峻絕。峭壁如畫。山之陽有巨刹曰海印

旬名刹久矣。正統丙寅。昭憲王后賓天。我世祖惠莊大王。在潛邸。哀痛罔極。欲薦冥福。丁卯秋。造二佛八菩薩像。安于是寺。設搆寶殿。越明年戊辰。設慶讚法會。親往祈祝。有舍利靈應。語在其記。寺之名益顯。事往時遷。守失其人。寺隨頹圮。貞熹王后。以是寺。乃世祖爲先后創修之願刹。造安佛像。親受舍利之地。留念不已。命揀緇徒。得檜岩寺住持處安。以付當度之責。木石之費。多出於內帑。成化庚子春。始事於工。踰朞而告訖。凡爲屋。以楹計者若干。其規模濶狹。悉遵其舊。層樓廣廈。隆棟厚礎雕繪之工。視昔愈侈。遂以安兼住是寺。安自正陽移檜岩。爲重創也。以檜岩兼住龍門。亦爲重創也。則安之爲人可知。而我聖后追念先王。丕纘舊緒。得其人委其事。以圖興復。將以付敎道於無盡。種福田於不。□□□□□□□第未知後安以住是寺者能以安之心爲心。安之事爲事。仰體聖后紹述之意。範垂千百載而不之贊乎。顧後居是寺者。當時成之。昭陽赤奮之秋七月七夕。折衝將軍行忠武衛上護軍西河任士洪記。

壬寅十三年（明成化十八年）王幸光陵。仍拜影殿于奉先寺。魚世謙以大司憲扈從。寺僧欲饋百官。公

仁曹太虛偉等。受命讀書於藏義寺。舊有僧舍。在湖南歸厚署後岡。世稱十六羅漢。有靈驗。香火不絕。有僧尙雲。居其舍。娶妻生子。憲府鞫之。罰僧還俗。移佛像于興天寺遂以其舍。給弘文館。分番讀書。名曰讀書堂。又有一本云。王卽位。首開弘文館。選文臣蔡壽等六人。讀書于藏義寺。後修龍山廢佛寺爲其所。未有名號。命曹偉作記。並額讀書堂三字。賜酒賜樂。遣承旨落成。

佛紀二五〇四年

丁酉 八年(明成化十三年) 先是。國王誕辰。勳舊之臣。就僧舍設齋祝釐。王曰詩不云乎。求福不回。豈可佞佛而求福乎。其罷之。〇時朱溪正深源。(宗室也)上書請罷祝壽齋。王手書答曰。爾力陳正道排斥異端。欲使我爲堯舜之君。吾雖寡昧。實嘉爾誠。今從所言。〇時有人。以田民施佛。子孫貧窮。與僧訟。累屈。擊鼓訴之。王親筆判曰。納田于佛。以求福也。佛者不靈子孫貧窮。田還于主。福還于佛。

佛紀二五〇五年

戊戌 九年(明成化十四年) 王親行養老禮於國學。金守溫。以好佛故。命勿與於禮。

佛紀二九〇七年

庚子 十一年(明成化十六年) 貞熹王后。命僧處安。重修龍門寺。

【備考】龍門寺重修記。龍門山。在砥平縣西。盤迴百里。奇秀可覽。寺居其陽。爲畿

千百年山川磅礴之氣。潛□藏伏。乃發於聖明之日。先王之玄宮。載營厥邑。大事已定大慶已始。開我億萬年無疆之基。於是府陞爲州。寺亦爲之一新。是乃時之所待而數之所關者然也。我大王大妃殿下。不以時有古今。地有彼此。而盡念先王之遺旨。陵屋既遷。亟剏佛寺。其善繼善述。丕承丕顯之美。光于前聖。卓越前古。臣雖老昧敢不拜手稽首敬書于冊。明示後世乎。

佛紀二五〇二年

乙未六年 明成化十一年 毀撤城內外尼寺凡二十三所。

【參考】 慵齋叢話云。城中尼舍。曾已毀撤。而惟存淨業院。軀出於東大門外。安巖洞等處。有三四舍。南大門外種藥山南。舊有一舍。其後兩尼。各搆小舍於其傍而居之。至今有十餘舍。尼姑化得檀那。各作棟宇。奠飾丹雘。如四月八日燃燈。七月望日盂蘭盆。臘月八日成道。爭施茶果餅物。供佛邀僧。紅粧繡裳。坌集山谷。

佛紀二五〇三年

丙申七年 明成化十二年 復設弘文館。命蔡壽等六人。讀書于藏義寺。後以龍山佛寺。給弘文館。分番讀書。名曰讀書堂。

【備考】 慵齋叢話云。復設弘文館。蔡耆之壽許獻之琛權叔强健楊斯行熙止俞克己好

曰。驪興之北。有一大洞。岡巒列勢。主對粲然。法曰山頓水曲。子孫千億。以臣等所相陵寢所安。無右於此。睿宗。傳旨于朝曰。可以成化五年己丑。遷世宗梓宮于驪州。襄事旣訖。大王大妃殿下懿旨。若曰。先王見父王于夢。將欲創寺英陵之下。仙馭遄迴奄棄臣民。未及營締。今先王在天。而我等不敢從事於遺旨。其何以奉先王於地下乎卽命上黨府院君臣韓明澮。西平君臣韓繼禧等。令毋遠寢園。擇定置寺之處。臣明澮等啓曰。陵室坐地之內。無可立宇之地。神勒一寺。一名甓寺。古賢游賞之迹宛然。且去先王塋域甚邇。鍾鼓之聲可達。若卽而修之。則因舊爲新。事半功倍。莫此爲便。壬辰二月。懿旨傳曰。今陵室甫畢。不可又使齊民。今刋經都監已罷。所用錢穀尙多其餘。其內需司。專掌出納。償役遊手。無或造獘。命臣明澮臣繼禧爲提調。驪州牧使臣李愼孝。原州牧使臣金春卿。內侍府尙膳臣李孝智。爲監役官。以其年二月。始役。告訖於冬十月。因舊而修葺者幾間。新搆而改舊者幾間。摠二百有餘間。鍾鼓道具與夫日用什器之類。悉皆新鑄。臣惟寺刹之興廢。固有待於此時。而又有數關其間。神勒風景之美。聞於我東。而士大夫風帆往來。舳艫相銜。未有一人。就而興搆之。今黃驪

癸巳四年明成化九年大王大妃命有司。重創驪州鳳尾山古神勒寺。賜額曰報恩寺。

【備考】輿地勝覽。驪州報恩寺。在驪江東岸鳳尾山。古神勒寺。有甓浮圖。故俗呼甓寺。睿宗朝。遷丘陵于寺之西十里。遂改搆爲巨刹。因賜今額。寺有江月軒。高麗僧懶翁所居。懶翁死。其徒弟藏舍利于石鍾。仍建眞堂。李穡爲記。又有大藏閣。李崇仁爲記。

金守溫撰神勒寺重創記云。驪之爲州。居國上流。山明水麗。號稱樂土。而神勒寺正圖形勝之中。昔玄陵王師懶翁。韓山牧隱李公。兩人相繼來游。由是寺遂爲畿左名刹越成化九年。大王大妃殿下。命有司。因舊更創。賜額報恩。爲先王陵寢之道場焉。初世祖大王。夢見世宗大王。昵奉晤旨。歡如平昔。世祖追感益切。爲世宗大王。后欲於英陵之側。創建佛寺。以爲薦福之所。乃命有司。伐材流桴。積于江岸。一夕潦漲。盡爲狂濤所逸。明年。世祖晏駕。朝家多故。不遑經始。會日官上言。英陵坐局所直之宿。有不應古經者。宜改建玄宮。以膺丕休。睿宗下羣臣議。皆曰。改葬。古矣。壟故有闕。則尙且改壟。况今風水之司。有言。必有所稽。不可不從。睿宗。分遣宰相。求擇厥地。羣臣啓

西已傾。更南而北又墮。盖寺大故功鉅。功鉅故人不能遍搆而盡緝。遂使一國大叢林幾如曠宇。成化壬辰春。大王大妃殿下。傳懿旨于河城府院君臣鄭顯祖。若曰。予一婦人。承祖父餘休。佑我世祖大王。誕毓聖子神孫。是雖皇天眷佑東方。亦未必非世祖。夙植德本於佛乘也。自古慈母。欲保於其孫。忠臣欲壽於其君。莫不惟三寶是歸檜巖東方大伽藍也。三和尙相繼開山。三山兩水之記。肇於指空。實壽君福國之地也頗聞築基不固。殿舍階砌積以雜石。故創造未久而屋已老。今欲門閣制度。罔改于舊庭除所履。悉易熟石。計其功課。倍於初創。卿亦必有種善之因。得尙公主。卿其用力俾遂予弘願。顯祖對曰。世皆言重創之績。難於肇興。財穀雖多。苟不得人。罔有以成今正陽住持處安勤敏通達幹事之材。鮮有及者。懿旨允可。遂以安移住檜巖。財穀所費。內需司專掌。隨乏隨給。以濟其用。府院君亦傾其私蓄。以供其缺。安奏募僧俗。自願計功。以償日役。萬有餘指。不督自勸。始於其年月日。閱幾十有三朔而告訖。殿舍間閣。無所更改。欄墻廣狹。無所增損。而房櫳門闥。益爲之洞豁。塗漑丹雘。益爲之絢煥。百餘年頹敗之舊寺。一朝變爲重新之寶刹云云。

孟賢曰。臣謂今亦如此矣。僧徒規避軍役。遊手之民坐食。不知其幾。雖難盡擧。請申明禁僧之法。王曰令司憲府糾察。○以大王大妃命。重刱楊州牧天寶山檜巖寺。

【備考】 檜巖寺重刱記。金守溫撰東土山川之勝。名於天下。而佛廬之處于其間者。又不知其幾百十。至於極仁祠制度之備。而具法王行化之體。則未有如檜巖者也。昔天曆間西天薄伽納提尊者。見此寺基。以爲酷似西天阿蘭陀寺。且曰迦葉佛時。已爲大道場。於是執繩量地。以定其位。時得刼前礎砌。當時暫庇屋宇。以識其最而已。玄陵王師普濟尊者。受指空三山兩水之記。遂來居此。乃欲大刱。分授棟樑。奔走募緣。功未及半。而王師亦逝矣。其徒倫絶澗等。念王師未究之志。踵其遺矩。以畢其績。牧隱文靖公。記之曰。普光殿五間。南面殿之後。說法處五間。又其後舍利殿一間。又其後正殿三間。廳之東西方丈一所。各三楹。東方丈之東。羅漢殿三間。西方丈之西。大藏板三間。由普光殿東西。分左右諸殿。南起衆寮。差參鍾樓。沙門厨庫之所。賓客之位秩乎有序。棟宇連亙。廊腰蔓回。高低冥迷。不知東西。凡爲屋二百六十二間。自是之後。幹善之士。世不乏人。然或始佛殿而未及於僧寮。或稱鍾樓而不建客室。於東而

諸經。是日。雲有五色。異香滿洞。瑞氣燭天。遠近緇素。數萬餘人。瞻仰膜拜。嘆未曾有臣伏惟母子之恩。夫婦之倫。本乎天之經地之義。而自天子達于庶人者也。惟我懿敬大王。睿宗大王。春秋鼎盛。聖德方新。而奄棄羣臣。此大王大妃殿下仁粹王妃殿下所以悲憐感慕之意。發於至情。雖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渝者也。雖然一國臣民。徒知兩聖。爲先王冥福。而崇信三寶。莊嚴法會之盛。至於如此。而不知兩聖所以敦子母之恩。謹伉儷之義。以明民彝物則之道。爲億兆羣生觀感之機。至於大役畢矣。而猶恐一事之勞於民。大功完矣而猶慮尺布之費於國。其愛民憂國。兢業戰懼之懷。則又豈臣民之所知哉。今我主上殿下。承兩聖之至意。念先王之至恩。時節親舉玉趾。躬奠牲幣於陵上。宸情依依。不勝霜露怵惕之感。以寺在寢園之側。乃降明旨曰。我仁粹王妃所納田地奴婢。稅外諸徭。並皆除免。安處徒衆。無有惱害。恩賜便蕃。不一而足。是盖嗣王。追念先王報本反始之至德。誠千載未有之聖也。是盖孝理之極。通於神明。格於佛乘。受天百祿。時萬時億。享子孫萬世無疆之慶也。吁其盛矣哉。

壬辰三年 明成化八年 王讀綱目。至晁錯上書。生穀之土未盡墾。遊手之民未盡歸農。侍講官李

金季昌。執義孫舜孝。言其不可。竟寢其事。○以仁粹王妃命。重修正因寺。

【備考】金守溫正因寺重修記云。歲辛卯春。我仁粹王妃殿下。以爲。寺因當時。務於速就。材木未甚脩良。締搆未甚精緻。設使未久卽腐壞。何以示後世乎。乃命判內侍府臣李孝智。掌出宮中嘗所約損供御之物。以米布計者若干。授內需司。將剋日撤舊創新。大王大妃殿下。以爲懿敬大王睿宗大王兩陵玄室。密邇一寺。鍾鼓可以相聞。若因仁粹王妃改造之願。幷力共財。以助正因之事。功亦易集而予所以爲懿敬睿宗薦福之誠。亦庶幾有遂。乃別敕內需司。益出錢穀。仍命苟有不給。隨卽奏聞。以續其用。其年二月。起始。命毋使國人。募民賞役。適畿甸歲侵。無問老幼。爭先雇食。荷鍤成雲。挽絙蟻附。不示扣朴。人樂赴功。至冬十月有日。考成總一百十九間。碓磴溷湢皆各有處。塗漑丹雘。輝煌炫耀。殿堂廊廡。通豁崇麗。房舍軒戶。鮮明靚密。棟宇嶙峋像設嚴煥。寺刹之美。與奉先寺相甲乙。其殿堂制度。間閣廣狹。皆前判華嚴大禪師雪峻之奏允也。仁粹王妃殿下。以爲有寺無穀。僧無所資。特施禾穀並五百石。存本用息。不絶食輪。凡什器之類。悉贍悉備。歲癸巳四月初八日。大設落成會。又成大乘

(朝鮮時代)

園陵開寶刹。金碧聳崢嶸。法樂震人天。妙香諸幽明。中有大犍椎。鯨吼冠羣聲。有具須撞鳴。有耳方可聽。法不離諸塵。二合而後成。有聞無所聞。當有實聞性。能聞者詎是。本來實淸淨。淸淨無垢穢。是名大圓鏡。人人具是理。一聞便蘇醒。上徹阿伽尼。橫遍恒河沙。度盡無邊生。福利成自他。列聖登正覺。諸有入三摩。三光咸順軌。萬姓無札瘥。塵墨幷瑤圖。磐石固邦家。山平海可竭。功德終不磨。

佛紀二四九七年

○成宗康靖王(李娎)在位二十五年

庚寅元年(明成化六年)四月初六日。王親筆賜楡岾寺。蠲免田地及鹽盆等稅。俾資香火之供。

【備考】 楡岾寺事蹟。成宗大王。親紆御筆。賜之。其文曰。敎楡岾寺(段)。(段字朝鮮吏讀字義如云者也)世祖大王。憫其頹廢。乃命重修。睿宗大王。賜田畓奴婢。以爲奉佛之資。今予恭承世祖睿宗兩聖之志。其所耕田地稅納雜徭。幷皆蠲免。寺中所責鹽盆。亦令免稅。俾全香火之供。

成化六年四月初六日。

佛紀二四九八年

辛卯二年(明成化七年)六月。禁都城中念佛所。驅逐巫覡於城外。○王大妃命購佛經于明。侍講官

則別有文簿。玆不及焉。以其年九月初七日。大設薦世祖法會以落成。懿旨又以爲寺則旣立。然距陵寢。岡巒相隔。宜搆眞殿于寺側。使大行在天之靈。亦得遂皈依之敬以和樂冥遊。乃立影殿于寺東。名曰崇恩殿。設叅奉二員。以備晨昏之謁。朔望必遣獻官。與陵室同禮。於是。提調臣鄭顯祖等。還奏事畢。睿宗大王。賜額奉先寺。

【叅考】 奉先寺鍾銘。姜希孟撰 恭惟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殿下。龍飛九五。光御金輪。神化所屆。邇安遠肅。民物熙皡。積十有四年。不幸。有漏緣盡。大數難逭。羣臣無祿。奄爾禮陟。今我主上殿下。孝思通神。瞻號罔極。欲報恩深。終天慕遠。廼於光陵之傍。營大梵刹。曰奉先寺。爰命有司。鎔鑄洪鍾。於是。該官奉旨。載稽梟氏。量定金錫。合成六劑模範將成。命臣作銘。臣竊惟鍾之爲器。於金最鉅。厥聲舂容。警遠懼邇。其妙至於上徹三天。下該六塗。吒王受輪。夢求長擊。提婆再鳴。大興眞敎。因緣功德。詎可勝言。今以是鍾。警于六府。豈特道侶發其深省。迷倫息其苦趣哉。必將冥達玄宮。聞于左右頓增佛智。速登彼岸者矣。而況世祖大王。盛德隆功。所以輝映萬古。與夫我嗣王殿下報本追遠之誠。所以際天極地者。不可不托諸鍾鼎。以垂不朽。謹拜稽首而銘曰。

擬數人薦望本曹。移文吏曹。磨勘差遣。三十朔而遞。如有所犯。兩宗報本曹覈實治罪。犯奸者幷坐薦僧。○住持遞代時。傳掌。有破失物。懲納。〔寺社〕凡寺社勿新創。唯重修古基者。告兩宗。報本曹。啓聞。○創寺於楊州雲岳之原。賜額曰奉先寺。

【備考】　奉先寺記。金守溫撰奉先寺者。我大王大妃殿下。爲世祖而創之者也。成化紀元之四年。我世祖大王升遐。羣臣擇地於楊州之地。東距州治三十有餘里。山曰注葉原曰雲岳。以其年十一月有日。奉葬世祖玄宮于此。禮也。大王大妃殿下。懿旨。以爲我大行大王。躬遭大亂。克正大憝。聖德隆功。自有東方。莫之與京。邦家不造。奄棄羣臣。嗚呼痛哉。稽諸古制。先王陵寢之所。必有精藍之設。今大事已畢。卿等其相造寺之基以聞。於是。上命河城府院君臣鄭顯祖。上黨府院君臣韓明澮。綾城府院君臣具致寬等。爲提調。陵室之南。有一奥區。山回水洌。允宜佛宇之壤。臣顯祖等。奏蒙允可經紀於己丑六月。造訖於秋九月。以楹計者摠八十有九間。塗漑黝艧。極其鮮明。佛殿僧寮。輝映明達。鈴鐸琴筑。風至自響。以至薦席登榻。無不精麗。揵椎道具什器之類。悉瞻悉備。諸山寺刹。無與爲比。其土田奴婢錢穀常住之資之數。永爲佛僧供養

郡也非吝坪十結田。劃給以助香火之資。萬曆三十年壬寅十月。懿仁王后朴氏。給復戶五結。順治六年。孝宗大王。又定願堂。重建御閣。又命勿侵徭役。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三月。明聖王后金氏。賜千金。並賜寢帳卓衣什物。雍正三年甲寅。又賜千金。重修釋迦如來齒牙奉安之九層石塔。乾隆十九年甲戌。貞聖王后徐氏。建八相殿定願堂秋八月。英宗大王。賜肅宗朝御製折檻圖。奉安御筆閣。又命願堂寺刹勿侵徭役。遣別提臣李仁培監其齋。嘉慶四年己未。巡察使南公徹。製泗濱堂大師紀績之碑。

丁亥 十二年（明成化三年）四月壬寅（二十七日）以圓覺寺有舍利分身之異。百官陳賀。癸卯（十二八日）圓覺寺塔成。設燃燈會以落之。（尙玄按圓覺寺碑文。四月八日窣覩成波。設法會云云。今據此實錄。則塔成於四月二十八日。未知孰是兩存之。）

○睿宗襄悼王（李晄）在位一年

己丑 元年（明成化五年）經國大典成。頒度僧及寺社條例。

【備考】 禮典（度僧）爲僧者。三朔內。告禪宗。或敎宗。試誦經。（心經金剛經薩怛陁）報本曹。（私賤則從本主情願）啓聞。收丁錢。（正布三十匹）給度牒。（過三朔者。族親隣近。告官還俗。當差知而不告者。並罪。○度牒借者。與者。依懸帶關防牌面律論。）禪敎兩宗。每三年選試。禪宗則傳燈拈頌。敎宗則華嚴經十地論。各取三十人。○諸寺住持。兩宗

士相。於時。舍利分身。五彩晶炯。太上王。發大誓願。命禪德學悅重剏。以爲我殿下資福之刹。(下略)成化五年己丑四月日撰

幸乾鳳寺。駐蹕五日。定爲願堂。賜田結。以爲供佛作法之所。

【備考】 乾鳳寺事蹟記。惟(成化元年乙酉四月十一日。此誤也故今考正之)我世祖大王。東幸時。駐蹕五日。定願堂。賜田結。以爲供佛作法之所。御製御筆。其發願文曰。凡我同契之人。既生淨信。勿作妄惑。妄惑生處。皆是緣塵。緣塵之聚。重濁成山。畢竟限碍。輕清無日。若欲除之。畚鍤并用。猶如大海。羅蚊同飲。悉得充足。勿爲自棄。欲蠲漂沈。菩提結誓。其在玆焉。署曰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朝鮮國王李。御諱安玉璽。奉安于本寺願堂。勿侵徭役。(尚玄按世祖大王。於成化元年乙酉四月十一日。幸圓覺寺。御製誡文。與此發願文。一字不錯也。)五年乙丑。睿宗大王。仰體先聖之志又定願堂。下教敦諭。又命勿侵徭役。六年丙寅。成宗大王。特遣孝寧大君臣補。領議政高寧府院君臣申叔舟。上黨府院君臣韓明澮。進勇校尉臣趙興洙等。備考先王之蹟。特賜奴婢。採藿船壚盆等。環寺山四方十里。封標定界。又命勿侵徭役。嘉靖三十一年壬子。鳳林齊安兩大君入啓。承教曰。乾鳳寺列聖朝願堂寺刹也。所重自別。本

得以蒙二天之澤。而留爲美談。傳于億載。是宜付鴻儒鉅筆。作爲雅頌。托于巖石。以垂不朽。而臣之愚昧。誠不足以發揚大美。然光奉聖旨。不敢以文拙辭。

純誠佐理功臣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永山府院君臣金守溫拜手稽首奉敎謹撰

成化十一年正月　日

幸金剛山長安寺。禮曇無竭眞身。

【備考】金剛山長安寺新鑄鍾銘序。(西山大師撰)山之根東連日本。水之源西接天竺。吾東方山水之美。未有如金剛者焉也。禪刹之精且潔者。亦未有如長安刹也。刹左山之西爽塏居最。屋宇壯麗。淸脩苦節之徒。如八表雲之從龍焉。常住衆數不下一百。自新羅爲山之本社。至於我世祖大王。親幸是山。禮法起眞身。爐香鍾梵。極爲隆盛也。(下畧)

幸洛山寺。瞻禮觀世音大士相。

【備考】洛山寺新鑄鍾銘序。(金守溫撰)太上大王在位之十二年。(自乙亥登極之年計之者也)東巡。登金剛山。禮曇無竭。並海而南。親幸是寺。與王太妃及我王上殿下。(睿宗也)瞻禮觀世音大

內帑布帛。以賁其會。御駕還駐次。明日學悅等。率徒衆詣行宮謝恩。成化五年庚寅今我主上殿下。以上院爲世祖大王願刹。且以疇昔駐蹕臨覽之地。特賜內需奴婢雜徭及屬寺田地。稅外常斂。與夫鹽盆之稅。並下王牌。皆得永免。後八年。公啓寺事已完。願賜骸骨。隨意臥雲。特依允。公衲衣。飄然南邁。請作記傳遠。於是命臣筆其事。臣聞仁聖之君之治天下國家也。莫不躬仁義之德。以立大化之原。亦莫不崇淸淨之道以致無爲之治。惟我世祖惠莊大王。身定大難。克靖國家。檢身修德。力於爲善。立經陳記。垂訓萬世。大化之本已立。而爲治之具已張。遂致東方所無之太平。間念釋氏域外之大聖。其道以慈悲淸淨爲貴。而推其利澤。又可以福邦家而壽君親。繼聖學首出庶物。其於三藏九部之文。一心萬法之宗。莫不研究其微。而心領神會。臺山雖遠上院雖僻。以道衆所集。則必爲之改造。特賜其費。以營其始。暨其告訖。命施內帑之珍。設會落成。弘揚梵采。普與法界含靈。同霑利樂於無邊。爰擧玉趾。照臨山谷。風雲動色。草木生輝。自有天地。卽有此山。前乎千百載之旣往。後乎千百載之方來。而未知有此盛事與否。不寧惟是。遐陬僻壤。山顚水涯之民。何幸見車馬之音。羽旄之美

督勉。始於乙酉三月。告訖在於翌年丙戌。先是。佛殿東西。皆置上室。公則別寓巧智撤上室兩壁。代以障子。若大精進則。揭其兩障。與佛殿通爲一塲。南廊之間。起樓五間。以捿鍾磬道具。仍門其下。通其出入。東上室之東。立羅漢殿。西上室之西。立靑蓮堂。靑蓮室之西。又有齋廚室。僧堂禪堂。廚庫泡湢之處。無不各得其宜。以楹計者總五十有六。於槽廠之傍。鑿石爲槽。刳木爲筒。冷泉激射。取用不渴。以至日用什器之屬。悉贍悉具。江陵舊有葑田數百結。慧覺尊者。請屬於寺。治爲水田。播種數百石。歲收其熟。以爲常住之資。仁粹王大妃殿下。爲寺有願成幀佛。又納租一百五十石。爲先考妣每名施食納租六十石。世祖聞寺功已畢。又賜米五百石。布一千疋。使衣鉢坐具湯藥四事咸備。聚韻釋五十二員。大設落成會。是年。世祖巡幸江原。駐蹕於山下省烏之原。與大王大妃殿下。及王世子扈從文武羣僚。幸上院寺。是日適落成開堂山水秀麗。洞壑淸幽。殿舍靚密。僧徒濟濟。法器齊鳴。梵唄偕作。世祖躬詣佛殿。三爇香行禮拜。令侍從羣僚。亦許膜拜。仍公召對移時。公舉山中故蹟。且本寺興廢與始末。與夫佛祖東西密付心法之要訣。談鋒迅利。理致邃奧。言皆稱旨。世祖大悅。卽賜

嶽相甲乙。枕山而邑者。州若郡縣。無慮十數官。山有五峯。高下均敵。大小相侔。望之若芙蓉之出水。臺閣之浮空。故號五臺。其中臺之南。有寺曰上院。再罹鬱攸之灾。時則有幹善之士。從而創造。隨廢隨起。然其制阨挾而卑塞。僧不樂居。天順建元之八年四月。我世祖惠莊大王。不豫。彌留浹旬。大王大妃殿下憂懼。遣內官。咨於慧覺尊者信眉。大禪師學悅等。雖中外寺社。作法祝上。所在皆然。予欲於名山勝地。創一伽藍。以爲別願之所。如有國家祈請則就之於此。卿等遊歷四方。必知其處。其以實聞信眉等對曰。臺山我邦名山。而中臺上院。地德尤奇。僧徒結制。必有警枕之異。不幸厨人失火。化主力寡。急於取辦。僅得庇人。若因其舊基改搆。廣其規制。以爲一山名刹。當其祈祝。別降香幣。作佛事。無如此寺便。大王大妃殿下。傳旨僧言允當。卽啓世祖。命僧學悅。主營締之務。諭慶尙監司。舟米五百石。運于江陵府。濟用監出帛布一千匹。以資經始。旣而。世祖疾間有漸至平善。大王大妃殿下。且驚且喜。疑其山靈佛化。默感於一言之頃。世祖親制功德之跡。頒示宗親宰樞。欽承盛旨。占出所有。仁粹王大妃殿下。承兩殿注意之隆。益施租五百石。以濟其乏。於是悅公。早作夜思。躬加

聞所及。悉生歡喜。同發菩提。共植德本。上祝聖壽於無疆。下延洪祚於億載。福利無邊。現未俱益云。

天順八年臈月十八日

【備考】 御製文。世間有七重。三寶及父母君善知識。三寶爲出離之宗。父母爲育命之宗。君爲保身之宗。善知識爲導迷之宗。自予潛邸以來。我慧覺尊者。(信眉)早相知遇道合心和。每提攝於塵路。使我恒懷淨念。不沉欲坑。致有今日。非師之功耶。非多劫之宿因。安能如是契合耶。今聞我違和。力疾下床。晝夜奔來數百里外。雖不事之高尙。若度生之大悲。予聞驚動。感淚無窮。又聞師與　悅(學悅)祖師(學祖)。爲我盡賣衣資重創靈刹。師之爲我用心。我之爲師感恩。非人所述。我故爲師等隨喜。畧助所費。爲究竟之正因。所謂直心菩提者也。於是付囑世子。永垂後嗣云。

佛弟子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朝鮮國王李。

慈聖王妃尹氏。彩色。米五百石。綿布五百匹。正布五百匹。正鐵一萬五千斤。

【備考】 五臺山上院寺重創記。臺山在江原之境。盤根三百餘里。其雄深高大。與楓

賜百官爵一級。

是年。欲印圓覺經。命鄭蘭宗書之。名曰乙酉字。以爲鑄字之用（慵齋叢話）

丙戌十一年（明成化二年）四月壬子（十二日）以圓覺寺。有舍利甘露須陁味之異。百官陳賀。七月甲申（十五日）圓覺寺白玉佛像成。迎入含元殿。設點眼法會。丙戌（十七日）以法會之日。有瑞氣放光雨花舍利之異。百官上箋陳賀。十月甲寅（十六日）圓覺寺有舍利分身五彩瑞氣之異。百官奉箋陳賀。○是年。王巡幸江原道。大王大妃及王世子從焉。幸上院寺。爲落成其重刱也。

【備考】五臺山上院寺重刱勸善文。惟我聖上。誕膺天命。再造東夏。兆民乂安。四域寧謐。無小無大。共被天地之私。若蒙若釋。疇無報效之志。顧丘山恩重。毫髮力微江陵五臺。天下名山。文殊住處。靈異現顯。上院寺尤其勝地。某等竭衣鉢之貯。重創於是寺。以爲祝釐之所。兩殿聞之。特降綸命。若曰。僧等爲我欲創伽藍。予當補助。與國人廣利。出御衣若干襲。命輸米布土木之費。以某等特承殊遇。區區涓埃之誠。欲裨岡陵之筭。幸徹宸聽。有此大施。三寶以之增崇。法輪以之重轉。普願諸善檀那。見

御勤政殿。受羣臣賀。肆赦。賜百官爵一級。九月甲子。寺之正殿上。瑞氣騰湧。上薄靑霄。屬于含元殿。羣臣又上箋稱賀。殿下大赦。於是役徒坌集。勿亟而勸。四衆施捨。惟恐或後。至十月乙卯告訖。以楹計者摠四百有奇。佛宇中峙。賜額大光明殿。左爲禪堂。右爲雲集。有門曰寂光之門。次外曰般若之門。次外曰解脫之門。揵鍾有宇曰法雷之閣。供辦有廠曰香積之寮。鑿沼東偏。植之芙蕖。西開園苑。樹以花卉。正殿之後庋置藏殿曰海藏之殿。又建窣覩婆(此云塔也)十有三層。安分身舍利及新譯圓覺經。殿堂寮舍。倉庫廚㯽。各得位序。規模宏敞。金碧焜煌。壯麗輪奐之美。鮮有其儷。至於楗椎道具。恒用什器。悉贍悉備。明年四月八日。命召諸山韻釋。大設法會。轉新譯圓覺經落之。殿下親詣道場。令侍從臣僚。及殊方來聘者。皆入瞻禮。于時五雲紛郁。天花交雨。白龍天嬌。雙鶴翩躚于雲際。休祥遝至。萬目咸覩。特賜寺僧米布。又明年四月八日。以窣覩婆成。設法會。殿下親幸。又有天花瑞氣舍利之異。又有白氣騰上。分爲數道。橫亘空中。宛轉成輪。重疊無盡。日光黃薄。僧尼道俗。瞻仰膜拜者以億萬計。及還宮。學生耆老。敎坊。皆獻歌謠。都人士女。塡街咽巷。抃舞踴躍。歡聲如雷。殿下降赦

域。如來一代所說三藏十二部中。唯大圓覺。眞頓敎眞詮。萬機之餘。親定口訣。漢諺交宣。將使國人。皆得聞大乘之道。是年夏四月庚戌。孝寧大君補。於檜巖東崗。竪石鍾厝釋迦舍利。仍設法會。講圓覺經。是夕。如來現相空中。神僧經行壇上。瑞氣彌布放光照耀。甘泉普洽。舍利分身八百餘粒。五月甲寅。補具靈蹟。奉舍利以聞。殿下與王妃。頂禮于含元殿。舍利又分身四百餘粒。百官上箋稱賀。乃大赦中外。傳旨議政府。若曰。仁賢刧千聖。迦文氏爲第四。道冒十方。智周一界。說法度生。其道流至支那八萬四千餘部。而圓覺一經。迺本起究竟之果。予就譯名句。發揮其義。將以流布。適伯父孝寧大君。開闡法會。諸佛如來。現顯神變。至於如此。五濁像季。遇此稀有。宜乎重營興福舊刹。名之圓覺。用寓最上法文之義何如。羣臣拜手稽首曰。敢不秪若王之休命。寺在國都慶幸坊。周圍二千餘步。初我太祖康獻大王。定鼎漢陽。寺爲曹溪宗本社。宗既共罷。寺亦尋廢。爲公廨者。垂四十年矣。越六月乙卯。殿下親幸于玆。周覽白嶽鎭北。木覓拱南。厥位面陽。厥址爽塏。宜建大刹。卽命臣補等提調。監涖其役。先搆假屋於艮隅。始造佛像。忽見黃雲覆于屋上。空花繽墜。五色咸備。補等馳啓。殿下

中。命建圓覺大叢林于都中。遂鎔精金五萬斤。鑄大鍾。懸于雲雷之閣。昭法器也。

三月丙辰初九日 孝寧大君補。嘗讐校圓覺經。至是事訖。十九日刊經都監都提調黃守身等。上進新雕印御定口訣翻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一部十一卷。

【備考】 進經箋文畧云。恭惟主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殿下。握符御極。記莂臨朝。丕闡徽猷。欽崇至敎。旣博綜於羣籍。獨深達於竺墳。思廣甘露之門。更布慈雲之廕。煥日新之盛德。發天縱之多能。楷定口訣於契經。發揮心法於了義。特降斯典。俾導靈詮。臣守身等。香海徵漚。儒林末葉。叨將寡昧。獲預選掄。愧齷齪之塵容。敢對揚於金地。譯筆始迄於出藁。刋板已得以成編。奉進燕閑。用資乙覽。翻華作諺。續佛慧於無窮。頌聖瞻天。視堯曆於罔極。

四月癸未初七日 圓覺寺成。設慶讚會。赴會僧一百二十八人。披覽御定口訣翻譯圓覺經。飯外護僧二萬。甲申初八日 幸圓覺寺。命召諸山韻釋。大設法會。轉新譯圓覺經以落之。

【備考】 圓覺寺碑銘幷序。金守溫撰 畧云。龔惟我主上殿下。在位甲申。功成治定。禮秩樂化。邦家閒暇。民物阜康。上迺遊神至道。恭默玄敎。思與億兆羣生。共植德本。同躋壽

覺寺大鍾造成之銅。可五萬斤。除京外現銅二萬四千一百六十四斤八兩三錢。其餘不足之銅。請於開城府一萬四千七百十四斤五兩八錢。京畿一千二百斤十兩五錢。忠淸道一千五百九十一斤六兩一錢。慶尙道六千六百五十四斤十五兩九錢。全羅道一千六百七十二斤一兩四錢。以時直貿易上送。從之。辛丑(十九日)孝寧大君補啓。今月十三日。圓覺寺。上覆黃雲。天雨四花。異香滿室。又瑞氣自檜巖寺。連亘京都。寺之役人及都人士女。無不見之。七月癸亥(十二日)初圓覺寺匠人。常餉九十人。是日傳于承政院曰。力多事慢爲弊滋甚。可汰四十人。只餉五十人。責之成功。如不就。當加重罪。可以是意諭圓覺寺提調。八月癸未(初二日)幸圓覺寺。觀開基。十二月壬寅(二十三日)以圓覺寺有異香瑞氣百官陳賀。

乙酉十年(明成化元年)正月甲子(十六日)圓覺寺大鍾成。己巳(二十一日)幸鑄鍾所。命撞新鍾。其聲雄遠上嘉之。卽賜孝寧大君補。鞍具馬一匹。其餘提調如馬一匹。(如馬謂書馬也)

【備考】大圓覺寺鍾銘(幷序。崔恒撰)畧云。恭惟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殿下。念能仁氏之道慈以與樂。悲以拔苦。隨機普度。厥敎莫弘。庶可憑依。福利邦家。越踐祚十載龍集甲

尙玄曰。天順六年壬午十月。吏曹參判韓繼禧。奉敎撰興天寺新鑄鍾銘幷序。有七年辛巳夏五月壬子釋迦如來舍利分身於檜巖寺。孝寧大君補進二十五枚云云等說。與今實錄所載年分不同。則舍利之分身。已在於三年之前。而但如來現相。神僧繞塔之事。在于是時者歟。

乙卯初三日幸興福寺。與王世子。及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永順君溥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南陽府院君洪達孫。領中樞府事沈澮兵曹判書尹子雲。戶曹判書金國光。中樞院副使金漑。商山君黃孝源。議創圓覺寺。以補璆琰溥叔舟致寬從愚。河城尉鄭顯祖等。爲造成都提調。禮曹判書元孝然。及子雲國光漑爲提調。以僉知中樞院事尹涔崔善復。都承旨盧思愼等。爲副提調。初興福寺廢爲樂學都監。人呼爲大寺。慵齋叢話云。圓覺寺。是古大寺之基。初有大殿。及東西禪堂而已。慣習都監寓大殿。禮葬都監爲東禪堂。大殿之北爲中部儒生所會。世祖皆命毁撤。更創大伽藍名曰圓覺寺。六月丁亥初五日幸圓覺寺。時軍士赴役者二千一百餘人。凡撤傍近人家二百餘戶癸巳十一日瓦窰提調仁山君洪允成。議圓覺寺法堂所蓋靑瓦八萬張。燔造所入甚鉅同日以銀川君穳。玉山君躋。爲圓覺寺監役督察官。儀物一如臺憲。戊戌十六日戶曹啓。圓

福慧於世雄。配聖哲於大梵。十善施物則之懿。多能彰天縱之才。兼覺悟於羣迷。用發揮於秘義。特垂口訣。責委翻筵。要因口以曉心。遂轉華以爲諺云云。

天順八年四月初七日。

又跋文畧曰。自譯此經。逮唐迄今。造䟽著解。代各有人。法藏之註。獨得其宗。上命孝寧大君臣補。率臣繼禧。就爲宣譯。又得大宋沙門仲希所述顯正記。科分章䟽。逐句消釋。極爲明備。據䟽分節。釐入各文之下。但希所據本。非今所行。時有不同。大君與名緇。詳加讐校。旣克脫稿。亟令入梓。模印廣布云云。

天順八年二月仲澣嘉靖大夫仁順府尹臣韓繼禧謹跋。

五月甲寅初二日。命永順君溥。傳于承政院曰。近日。孝寧大君。於檜巖寺。設圓覺法會。如來現相。甘露降。黃袈裟僧。三繞塔精勤。其光如電。又有放光如晝。彩霧滿空。舍利分身數百。卽以舍利。供奉於含元殿。又分身數十枚。如此奇祥。實爲難遇。予欲復立興福寺爲圓覺寺。承政院啓曰允當。仍請行賀禮。從之。孝寧大君補。奉佛甚篤。自少至老尤甚以檜巖寺爲願刹。常往來齋施。至是如來現相。神僧繞塔。人皆不得見。而惟補自言見之。

甲申九年（明天順八年）正月。刊經都監都提調黃守身等。上進新雕印御譯禪宗永嘉集一部二卷。

【備考】上進禪集箋文畧曰。恭惟主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殿下。卓冠羣倫。光膺寶曆。慈悲在念。九類咸入於度門。利樂爲心。四境共躋於壽域。克廣唐虞之化。載崇乾竺之宗。乃玆靈編。首徹英眄。逈通眞際。聿暢微言。淬刄離硎。盤錯之根迎解。明銅出匣。姸媸之貌自分。赫擧五輪之指端。點成兩卷之口訣。遂使希有之妙集。重爲不朽之聖經。爰命儒臣。載加於宣譯。并置釋子。亦得以討論。闢梵舘於春坊。飫天厨於日下。言語曲循於氓俗。淸濁要叶於宮商。出入百千之所詮。闡明卅三之直旨。重重一一。若帝網衆寶之交輝。刹刹塵塵。如玄曦瑞景之普照。誠指南於來學。不迷北於販禪。永惟大法之流。旋入貞材之鏤。

二月二十八日。王幸俗離山法泉寺。見信眉。斯智。學悅。學祖等諸禪師。大設法會。三日而罷。傳敎於戶曹。給田二百結。米三百石。又令刑曹屬臧穫（奴婢也）三十口。俾爲香火之資

○四月。刊經都監都提調黃守身等。上進新雕印翻譯金剛經一卷。心經一卷。

【備考】進經箋文畧曰。恭惟主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殿下。夙資德本。洞達眞乘。等

佛紀二四九〇年

大夫梁春奉。張金同。羅德中。梁吾斤知。木手智尙。金尤吉。秦莫同。水鐵匠李得芳。朴干吉。朴口春。梁生。車永守。刻字典樂金貴生。典事劉者古未。李則三。姜命山。金寶代。鄭春發。金今才。吳吾乙未。使令金三。河貴同。金渚與。小斤吾乙未。

癸未八年（明天順七年）十月刊經都監都提調尹師路等。上進新雕印御譯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

【備考】進經箋文畧曰。恭惟我主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殿下。睿智日新。多能天縱飛金輪而御宇。調玉燭以綏邦。治踰六代之隆。德跨九皇之盛。聽朝政之多暇。崇釋典以凝神。究七覺之幽微。洞三空之邃奧。經玆七軸之記。實爲百部之冠。羅什受筆於五天。初擇梵本。溫陵掩關於一世。獨抱遺經。縱斯道之賴存。尙蒙士之未曉。委翻寶偈。專事宸襟。分語絕意絕之間。句讀既正。譬喩合法合之別。科判畢陳。演伽陵之仙音。妙暢密義。敷貝多之眞諦。穩播玄猷。心譯直據於漢文。口訣曲宣於邦諺。雖萬幾之沓至。恒一志之不分。契理彌深。覃思備至。發揮妙賾。若瑞景之麗高穹。祛釋宿疑。類層氷之泮巨壑。香河縱其辯。帝綱重其輝。諸儒博考於書林。人肆講喙。開士繼討於芮院。各寫蘊臆。言言務契於佛心。句句易曉於俗耳。闡揚秘藏。誘掖羣迷。

天順六年壬午十月　日　監鑄。

都提調孝寧大君臣補。臨瀛大君臣璆。永膺大君臣琰。提調推忠佐翼功臣正憲大夫戶曹判書摠中外度支事昌寧君臣曹錫文。正憲大夫中樞院使臣金漑。嘉靖大夫中樞院副使京畿都觀察黜陟使兼兵馬都節制使監倉安集轉輪勸農管學事提調刑獄公事知招討營田事兼開城府留守臣金從舜。推忠靖難功臣嘉靖大夫中樞院副使莫城君臣柳子煥。嘉善大夫兵曹叅判臣金國光。副提調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尙瑞尹知製敎充春秋館修撰官兼判奉常寺事知吏曹內直司樽院事臣洪應。嘉善大夫行同判內侍府事臣申雲。嘉善大夫行同判內侍府事臣李存承。命出納郞廳折衝將軍行忠佐衛大護軍幹辦內直司樽院事臣金石梯。奉正大夫行戶曹正郞臣禹埈。顯信校尉行忠佐衛中部司勇臣金石山。承義校尉行忠武衛左部同房臣趙嶟。圖畫院別座折衝將軍行義興衛護軍崔涇。監役奉承大夫掖庭署司鑰金德生。衞前軍器監權知直長金貴同。兪得海學生吳孟孫。鑄成匠鄭吉山。李長守。李山。安盛老。方內隱山。白山守。爐冶匠金蒙寵。注匠李萬。張吾斤知。洪福重。朴孝。仇知金。雕刻奉承

如來舍利。分身於檜巖寺。祥光瑞氣。熏灼于天。異香勃鬱。遍滿山谷。孝寧大君補在寺進二十五枚。上與慈聖王妃。禮於內殿。又分身。安于含元殿。又分身。越丙辰。大君又得又進。王妃禮於內殿。又分身。丁巳上親製伽陀。被之管絃。偕王妃供養於含元殿又分身。前後所得分身舍利。總一百又二。檜巖會中人。自取去。又不知其幾。上大歡慶。肆赦。發大誓願。親自翻譯楞嚴經。率宗親政府六曹臺省將。爲祖宗及一切含靈造如來像一軀。又爲中宮世子。造一軀。又夢觀音地藏二菩薩相對之異。乃造二像各安舍利於中。安靈于禪宗興天寺之舍利閣。上同王妃禮拜於寶座。燎香供養。命鑄鍾以警六時。以導幽滯。刻此緣起昭示無窮焉。銘曰。

惟我聖神。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嚴恭寅畏。不遑假寐。神人協和。靈貺駢至。仰惟大覺。廣攝緣類。設利分身。現稀有事。驚動耳目。晃耀天地。靈瑞震動。曠刧罕比。天心悅豫。弘誓發誠。像設睟容。演了義經。福我列祖。延及含靈。宗圖永固。彌億萬齡。惟佛道弘。普拔幽滯。惟聖體佛。大悲廣濟。冶金鑄鍾。開覺一切。息苦警昏盡未來際。

花臺戲。先是。設香山池塘。周揷彩花。左右亦有畫燈籠。而流蘇掩映於其間。池前東西置大蓮蕚二雙。小妓排蕚而出。或相向。或相背。跳躍而舞。是謂動動也。於是。雙鶴退。處容入。初奏緩機。處容成列而立。有時彎袖而舞。次奏中機。處容五人。各分五方而立。拂袖而舞。次奏促機。繼爲神房曲。婆娑舞。終奏北殿。處容退。列于位。於是。有妓一人。唱南無阿彌陀佛。羣從而和之。又唱觀音讚三周。回匝而出。每於除夜。則一日夜。分入昌慶昌德兩宮殿庭。昌慶用妓樂。昌德用歌童。達曙奏樂。各賜伶妓布物爲闢邪也。

壬午 七年 明天順六年 興天寺新鑄鍾成。

【備考】 興天寺新鑄鍾銘 并序。

嘉靖大夫吏曹叅判臣韓繼禧奉敎撰。

宣敎郞守吏曹佐郞藝文奉敎兼承文院副校理臣鄭蘭宗奉敎書。

恭惟我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殿下誕膺天命。握符開運。疆宇安帖。風雨時順。於是。端居淸穆。恭默思道至聖之德。景瑞以應。乃於七年辛巳。(此以世祖卽位之年計之)夏五月壬子。釋迦

佛紀二四八七年

千億而有感必應。體散塵刹而無處不現。今我大聖。積因曠刧。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遠承諸佛之付囑。近獲舍利之靈應。國祚永固於磐石。傳之無窮。法鼓再振於大千。將至万世。區宇之内咸爲淨土。生靈之類盡蒙恩澤。自非至德精誠。道合眞智。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靈應。不勝抃欣之至。謹記。

天順戊寅十月日。(年久紙蔽失作者名)

庚辰五年(明天順四年)正雅樂。始製靈山會上曲。並作蓮花臺舞。初世宗以處容舞之曲折。改撰歌詞。名曰鳳凰吟。至是遂增其制。大合樂而奏之。

【備考】慵齋叢話云。音樂處容之戲。肇自新羅憲康王時。有神人出自海中。始現於開雲浦。來入王都。其爲人奇偉倜儻。好歌舞。益齋(高麗人)詩所謂。貝致赬顏歌夜月。鳶肩紫袖舞春風者也。初使一人。黑布紗帽而舞。其後有五方處容。世宗以其曲折。致撰歌詞。名曰鳳凰吟。遂爲廟庭正樂。世祖遂增其制。大合樂而奏之。初倣僧徒供佛羣妓齊唱靈山會上佛菩薩。自外庭回匝而入。伶人各執樂器。雙鶴人五處容假面十人。皆隨行。縵唱三回。入就位而聲漸促。撞大皷。伶妓挺身動足。良久乃罷。於是作蓮

首陽大君宮。大君哀痛罔極。丁卯春。王后現夢于大君曰。爲我造二佛八菩薩像。安于龍門寺。大君益不勝哀痛。廣問緇流。時有僧信眉及學祖等俱告曰。佛經云。最有緣於此界衆生。度脫苦海。導生極樂世界者。娑婆敎主釋迦如來。極樂導師阿彌陀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金剛藏菩薩。除障礙菩薩。地藏菩薩彌勒菩薩也。聖后所現二佛八菩薩。卽此也。大君召集名僧。造二佛八菩薩像于宮中文宗大王。在東宮時。奉安于景福宮淸讌樓。設齋供養。丁卯七月。移安于龍門寺。命僧改搆寶殿。本來所安佛像。移安于他殿。明年戊辰四月初八日。設慶讚法會。大君與府夫人。(卽貞熹王后寺下有宮基)俱親往祈祝。大君立誓于佛前曰。此會若無靈應。於法吾將退矣。與僧十員。立于佛前。限七日。一心精勤。至第六夜。卓上有鏗然之聲。學祖曰。吾佛降靈矣。大君不勝驚喜。親開香盒。中有六枚舍利。晃然放光。時夜將半。猶如白晝。渾界作金色。三日乃歇。大君泣淚曰。吾佛慈悲靈應。果若是乎。遂又爲願刹。其護念崇奉之緣。不可盡記。至景泰乙亥閏六月。遂登寶位。復增修殿閣。寺刹之名益顯。於是爲東國第一道場。(舍利後置佛腹藏云)原夫大覺圓滿。理照空有。至聖虛應。義無生滅。故得形分

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地藏菩薩。

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朝鮮國王李㻋。

慈聖王妃尹氏。

貞嬪韓氏。

世子臣晄。

通政大夫判內侍府事臣李存。

通政大夫同判內侍府事臣申雲承。奉爲出納。

保義將軍行義興衞攝護軍兼軍器副正臣金石梯　監鑄。

奉承大夫掖庭署司鑰臣張重同。奉　敎書。

龍門寺記。砥平縣西。有山號彌智。盤回百里。雄據千重。峯巒峻秀。溪澗深邃。中有一派長川。出自上峯之間。回作龍溪之水。下有兩石峯。屹然相對于左右。自作石門者號龍角石也。其下五里之陽。有大伽藍。巋然獨存者。曰龍門寺也。刱於新羅時。爲國中名刹矣。入我朝。爲昭憲王后願刹。崇奉異於他寺。至正統丙寅。昭憲王后賓天于

思聿追。必先迹事。萬幾縱浩。豈無閒暇。廢寢忘食。窮年繼日。上爲父母仙駕。兼爲亾兒。速乘慧雲。逈出諸塵。直了自性。頓證覺地。乃講劘研精於舊卷。隱括更添於新編出入十二部之修多羅。曾靡遺力。增減一兩句之去取。期致盡心。有所疑處。必資博問。庶幾搜剔玄根。數究一乘之妙旨。磨礱理窟。䟽達萬法之深源。盖文非爲經。經非爲佛。詮道者是經。體道者是佛。讀是典者。所貴迴光以自照。切忌執指而留筌。嗚呼梵軸崇積。觀者猶難於讀誦。方言謄布。聞者悉得以景仰。肆與宗宰勳戚百官四衆結願軫於不朽。植德本於無窮。冀神安民樂。境靜祚固。時泰而歲有。福臻而災消。以向所修功德。迴向實際。願共一切有情。速至菩提彼岸。

天順三年己卯七月七日序

冬十一月。鑄銅鍾一口。施砥平龍門寺。願刹也。

【備考】 龍門寺鍾記。天順己卯仲冬。予與中宮。議鑄銅鍾一事。施奉龍門寺。上爲祖宗考妣靈駕。中爲懿敬世子。下爲法界一切亡魂。爲息苦之願。伏惟三寶訂知。弟子謹念。

正統十二年(世宗大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首陽君諱(諱瑈)序。

御題月印釋譜序。夫眞源廓寥。性智湛寂。靈光獨耀。法身常住。色相一泯。能所都亾旣無生滅。焉有往來。只因妄心瞥起。識境競動。攀緣取著。恒繫業報。遂昧眞覺於長夜。瞽智眼於永劫。輪迴六道而不暫停。焦煎八苦而能解脫。我佛如來。雖眞淨妙身居常寂光土。以本悲願。運無緣慈。現神通力。降誕閻浮。示成正覺。號天人師。稱一切智。放大威光。破魔兵衆。大啓三乘。廣演八敎。潤之六合。沾之十方。言言攝無量妙義句句含恒沙法門。開解脫門。納淨法海。其撈摝人天。拯濟四生。功德可勝讚哉 天龍所誓願以流通。國王所受囑以擁護。昔在丙寅。照憲王后。奄棄榮養。痛言在疚。罔知攸措。世宗謂予。薦拔無如轉經。汝宜撰譯釋譜。予受慈命。益用覃思。得見祐宣二律師。(祐卽南齊律師僧祐也 宣卽唐律師道宣也)各有編譜。而詳畧不同。爰合兩書。撰成釋譜詳節。就譯以正音俾人人易曉。乃進賜覽。輒製讚頌。名曰月印千江。其在于今。崇奉曷弛。頃丁家厄。長嗣天亡。父母之情。本乎天性。哀感之感。寧殊久近。予惟欲啓三途之苦。要求出離之道。捨此何依。轉成了義。雖則旣多。念此月印釋譜。先考所製。依然霜露。慨增悽悵。仰

內需司。創寺于高陽郡蜂峴之東。名曰正因。以爲敬陵之願堂。(正因寺後爲守國寺)

【備考】 金守溫記云。寢園有寺何也。蓋嗣王宮。追孝先王。側近陵寢。制爲仁祠。以崇三寶。以導冥遊也。自漢唐以來。英君誼辟。莫不皆然。乃帝王報本追遠。無所不用其極之道也。天順紀元秋八月。我懿敬大王薨逝。壅于高陽郡東蜂峴之原。旣壅之明年。世祖大王。傳旨于內需司。若曰。我子懿敬不幸。天嗇其壽。奄至於斯。喪壅事鉅。不欲重煩朝家。爾內需。其距玄室不遠。造寺一區。毋或告弊。以迄于成。遂以其年月日攻位於坐地之東。闢地肇設。閱十有二朔而畢。

己卯四年(明天順三年) 初王受世宗命。撰成釋譜詳節。譯以諺文。乃進賜覽。輒製讚頌。名曰月印千江之曲。至是。益硏精。增減以成之。

【備考】 釋譜詳節序。佛爲三界之尊。弘度羣生。無量功德。人天所不能盡讚。世之學佛者。鮮有知出處始從。雖欲知者。亦不過八相爲止。頃因追薦。爰采諸經。別爲一書。名之曰釋譜詳節。旣據所次。繪成世尊成道之迹。又以正音。(訓民正音卽諺文也)就加譯解庶幾人人易曉。歸依三寶焉。

臣瓚。領中樞院事臣尹師路。議政府左贊成臣申叔舟。判中樞院事臣李仁孫。臣權擥吏曹判書臣韓明澮。承政院都承旨臣曹錫文等。若曰。余以否德。承天地祖宗之靈位於臣民之上。幸與卿等而共際會。亦非小種善根。惟佛敎之流於震丹。其來已久其說之載于文。又莫若藏經之專。幸其刊板具在於海印寺。近歲士民之好善者。印成全部。間被國家賜於日本。存者無幾。予欲印就若干部。分置於名山福地。上爲先王先后曁祖考之靈。以資福吉於冥冥。下爲法界含靈。以至昆蟲草木之微。幽明共利。普及無際。且凡事始厥爲難。今因肇功。成至五十部。將遍鎭於我東僧藍之大處。卿等其措置。當務之次第以聞。臣瓚等。奔走惟謹。其經畫本末巨細。悉謀於慧覺尊者臣信眉。判禪宗事臣守眉。禪師臣學悅。隨即啓於上。下承政院。移於各道。分其地之廣狹。以定出紙之多寡。命副知通禮門事臣尹贊。宗簿注簿臣鄭垠。往慶尙道。預爲區辦。與判禪宗事臣守眉。海印住持臣竹軒。仍督其務。且諭監司臣李克培。摠監之。遂用明年春閏二月。創役。至其年四月告訖。下畧

命禁閭巷之間。托以招魂。邀僧徒。設餠果幢幡于街上。犯者僧徒及家長幷罪。〇王命

封王師。錫以妙覺師號。及紫伽梨一襲。象毛拂子。琉璃數珠。又頻下手札。以慰問。縉紳縫掖。自公卿以至墨綬銅符。西向而問。北面而禮者。不可殫述。其爲一時所重。從可知矣。某年某月某日。卽召門弟子。囑以宗門大事。泊然蟬蛻。閱世六十三。坐臘五十一。塔于寺之東麓。紀德有碑而已沒字。而不可讀。今住持淸信。欲重鑱而圖存不朽。書其事來乞銘。銘曰。

月岳穹窿。鎭南海濱。孕靈毓秀。篤生異人。前有詵公。號爲國老。後曰王師。妙覺是已。禪風旣熄。王師重扇。且復起廢。鍾鼓大振。一則妙覺。二則妙覺。永備無忘。宜乎勒石

崇禎己巳二月始癸酉六月　日立

戊寅三年（明天順二年）下敎印出大藏經五十部。板在陜川海印寺。遺敬差官尹贊鄭垠。董其事。且使僧信眉竹軒等。監督。諭旨于各道觀察使。助其費。二月始役。四月畢印。分藏于各道名山巨刹。凡入紙地三十八萬八千九百餘貼。役粮五千石。他物稱是。（東閣雜誌）

【備考】印大藏經五十件金守溫跋云云。（上畧）天順紀元丁丑之冬。上傳旨于桂陽君

無皎潔之淸。道之所以難名者。以無赫然之觀也。若乃得難名之道。游戲佛門三昧舟航苦海。爲世所重者。盖指不多屈。而近古於妙覺王師見其人焉。師諱守眉。古朗州人也。生於崔氏。母夢異人。遺珠孕生。時異香滿室。幼時英爽。有邁俗之志。十三投州西月出山道岬寺出家。旣冠。受具。翺翔講肆。抵俗離山法住寺。遇沙彌信眉。同歲同名。與之俱琢磨磋切。讀大藏習毘尼。幷慈容道骨。眉彩煒然。詞氣朗潤。辯才無碍學者皆推之爲二甘露門。浸浸已露頭角矣。居無何。謂同學曰。我所負者。其猶僧繇畫人物。雖曰妙畫。終非活者。遂棄所學。擔簦躡屩。出入禪窟。初叅龜谷不契。晩入登階。（碧溪正心）之家。然値晦冥否塞之秋。禪席荒虛寥落。稀若晨星。師被選判禪宗事。防橫決之波。迴旣倒之瀾。宗門有賴焉。尋還道岬。以示不忘本也。慨先國師。（道詵也）裨補道場幾至荒廢乾沒。落在涼烟茂草中。謂衆曰。吾儕其忍坐視而不復耶。况聖上有命。使其徒洪月。幹其事。重新復舊貫。莊嚴之妙。疑絳闕淸都而從空墮也。且以永膺大君作大檀越。敬塑藥師如來三軀。安于紺殿。時天順紀元之元年也。由是四事騈集。六和麕至。以至千指圍繞。龍象蹴踏。宗風遂大振焉。嗣後元廟。（元廟疑即世廟之誤）備禮奉迎。冊

五日壬寅。前行叅判臣曹尙治敢昭告于王殿下之靈。遙望越岑有淚無辭。取儀會稽建祠于斯。引左徹事。奉杖屨祀。玆敢節辰。敢薦菲禮。尙饗。自是爲年年定式。春祭則二月十五日。秋祭則十月廿四日。至今不廢

丁丑二年明天順元年秋九月王世子薨。王爲追冥福。手書金剛般若經正文。以爲字本。親率永膺大君琰。桂陽君璔。密城君琛。河城尉鄭顯祖。僉知中樞院事金守溫。藝文館直提學韓繼禧等。讐校楞嚴法華等經。又命僧弘濬信眉等。校正涵虛堂金剛經說義。入之五家解爲一書。校正永嘉集諸本同異。又集證道歌彥琪註宏德註祖庭註爲一書。下於鑄字。各印一百件。又印法華經楞嚴經翻譯名義各百件。且模木板大藏一部。註華嚴一件。地藏經懺法各十四件。又命戶曹叅議姜希顏。判司宰監事成任。行司憲掌令趙瑾。行校書郎任擇。行前副司直安惠。前津寬寺住持大禪師文炯。前長安寺住持大禪師克仁。金書法華經一件。墨書法華經。地藏經。梵網經。起信論。行願品。各一件。以義昌君玒。右承旨韓繼美。監掌。皆親製跋語。係于經後。粧潢旣訖。散于大衆。○沙門守眉。奉命重新道岬寺塑藥師佛像三軀。以安之。

【備考】靈巖郡月出山道岬寺妙覺和尙碑銘幷序。海東沙門栢菴性聰撰 夫海之所以稱大者。由

閣傍。設壇以招六臣之魂而祭之。其翌年丁丑九月。世祖大王。自俗離山幸行溫陽溫泉次。歷臨茲寺。見三隱閣。並燭金時習之心事。盡然興感。以錦緞八幅。書賜丙子寃籍。內列六臣及其父子兄弟連坐死者姓名合百餘位。又感三隱故事。書賜高麗魂記內列諸王姓諱。及麗末寃死者姓名。亦百餘位。祝願薦度。其年十月。端宗薨于寧越人皆畏禍。莫敢收瘞。郡吏嚴興道獨往臨哭。收襲玉體。瘞于郡北冬乙旨後。齎奉御袍。逃隱遊行。因逢金梅月。同來玆寺。於六臣壇上。又設一壇。形如品字。奉御袍不寶不榜。暗哭祭之。梅月製招魂辭曰。水麗兮山深兮。月午兮陟降。王靈來臨兮。感思洪恩兮。倣左徹取帝衣冠几杖而廟祀兮。引會稽上大禹祠之祭儀兮。山果川魚之屬兮哭秋賦淚招魂兮。禮雖未盡義在玆兮。敢請尙饗。又其翌年戊寅。世祖書賜追付記內列端宗御諱。與安平錦城諸宗室諱。及癸酉三相皇甫仁(領議政忠定公)金宗瑞(左議政忠翼公)鄭苯(右議政忠莊公)及其連坐死者姓名。丁丑死事諸臣姓名合百餘位。賜下結卜與印信。又命建閣曰招魂。使年年十月祭之。其後世祖十三年丁亥。金時習(號靜齋)鄭之産(號逋翁)宋侃(號西齋)成熺(號仁齋)趙旅(號漁溪)李蓄(號望越菴)等會議。又設享祭。其文曰。維歲次丁亥三月戊子朔十

學洪良浩述。

【叅考】 成三問遺集。鷄龍山東鶴寺。卽祖宗朝爲寃死人施供之設。故寺有招魂籍記。首書端宗御諱。弘暐 次書瑢 安平大君 瑜 錦城大君 友直 瑜之子 鄭悰皇甫仁金宗瑞。及其他一切死難之人云云。按東鶴寺。東有鶴巖故名。或云東學寺。寺故祭圃隱鄭公。鄭公爲東方理學之祖。故名。本寺初創在百濟時。新羅敬順王時重創。並失其蹟。或云高麗初。道詵國師重建。爲高麗太祖願堂也。故高麗革世後。朝鮮開國三年甲戌。吉再 號冶隱 特來玆寺。祭高麗諸王。又招鄭公夢周 號圃隱 之魂而祭之。開國八年己卯。柳方澤 號琴軒 又來玆寺。亦如吉再故事。祭高麗諸王。又招牧隱 李穡 圃隱冶隱三先生魂而祭之。開國九年庚辰。李貞幹 謚孝靖公 來按公州。又慕其事。於其設壇招魂之地。建一閣以祭之。備其享需使年年享祀。是爲三隱閣。開國六十四年乙亥。端宗遜位後。金時習 號梅月堂 便削髮爲僧放浪江湖。偶來玆寺。見三隱閣而感慕之。開國六十五年丙子。朴彭年 謚忠正公 成三問 謚忠文公 河緯地 謚忠烈公 李塏 謚忠簡公 柳誠源 謚忠景公 俞應孚 謚忠穆公 已上六人謂之死六臣 金時習號梅月 南孝溫號秋江 李孟專號耕隱 趙旅號漁溪 元昊號觀瀾 成聃壽號文斗 謂之生六臣 等。謀復上王。事覺以死。金時習。逐夜暗瘞六臣遺體于鷺梁。卽來玆寺。於三隱

嬪貞洞。而夫人別搆草屋而居焉。素衣素食。以終天年。

【叅考】 禁夢菴重修記。關東之寧越。卽我莊陵遜位之地也。粤昔端廟。在禁中發夢於此地占基而建寺。命曰禁夢寺。在魯陵之左。遂爲願堂。萬曆壬辰。燬於兵。庚戌。郡守金侯。募僧改搆。更名曰魯陵菴。崇禎壬寅。童土尹公。宰是郡。捐俸鳩財。付霽雲大師名應岑者。重建而易其額曰。旨德。盖避陵號而取地名也。肅廟戊寅。端廟復位。墓陞爲陵。拓寺基成大刹。名曰報德寺。而禁夢菴遂廢。英廟乙丑。叅奉羅侯蓡。慨然曰禁夢者。端廟感夢而肇建者也。豈可廢而不傳。乃出私財。募諸緣。還搆菴於舊址。於是乎魯陵之故事無闕。而先王之遺跡不泯。羅侯之志若功。可傳於後世矣。自今此邦之人。望松栢之鬱蓊。瞻衣冠之出遊。草綠花明。月冷雲愁。鵑聲上下。與鍾梵相應。其有不悽然而傷。汪然而涕者乎。余嘗撰子規樓兒郞之詞。一唱一噫。殆不忍讀。今於夢菴之記。重爲之於邑也。菴凡三十一楹。與報德寺同修於壬子正月。訖事於八月發願者僧漢溟。董役者載燁。請記於余者知添云。

上（正宗也）之二十年乙卯孟冬崇祿大夫原任吏曹判書弘文舘大提學藝文舘大提

○世祖惠莊王(李瑈)在位十三年

丙子元年(明景泰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賜魯山君死。夫人宋氏出處于淨業院。

【備考】 松窩雜記。魯山死後。棺斂不具。只藁草爲殯。一日有年少僧。來哭甚哀。自言有通名蒙恤之分。留連數日。一夕負屍而逃。或云焚之山谷。或云投之江中。今之塚墓。乃虛假之瘞也。二說未詳孰是。若以佔俾齋之文觀之。則投江之說無疑。然則僧乃胡僧楊璉之類。而其爲奸臣等所指揮者乎。天長地久。恨其可旣。孤魂至今飄蕩誠可哀哉。又嶺南野話丙子錄云。戶長。(郡吏)嚴興道。備棺。翌日率吏民營瘞。葬于郡北五里。(卽今之莊陵也)

【備考】 海平家傳。魯山夫人宋氏。出家于淨業院。時侍女三人。同時落髮。尼名希安智心。戒智也。一人侍側。二人乞假。以供薪水。及思陵薨。以海平君鄭眉壽。(鄭卽魯山爲之甥姪也)侍養。移處其家。三尼姑隨之。及其死瘞思陵。(宋氏之陵在楊州乾川面)至近地。又璿源譜略云。英祖辛卯九月。御筆書「淨業院舊基」五字。竪小碑于燕尾貞洞東望峯下。(今京城東大門潁尾亭尼院是也)魯陵志云。夫人生時。不欲居城內。願處東郊。瞻望魯陵。故自朝家營室于東門外。號英

按涵虛堂集。有云「小師弘俊。問佛法僧所以爲寶。師卽應聲答曰。世之所寶。金與玉也。夫金玉爲世之所重。而人人所慕者也。僧也者。具五德修六和。解行超羣。容儀挺特。知人之所未知。能人之所未能。人中之標準。諸方之眼目。道俗同歸。人天共尊。以佛爲師。弘法爲任。得與佛法。並稱爲寶。」又勸俊上人住摩利山淨水菴詩云「摩利爲山絕海東。有菴臨海壓蒼穹。一軒風月千峯裏。千里江山一望中。煥目奇觀奚啻入開懷勝景渺無窮。當年廬岳堪爲對。請子於焉繼遠公。」是故又知弘濬卽弘俊。而爲涵虛之門人也。

佛紀二四七八年

○文宗恭順王（李珦）在位二年

辛未元年（明景泰二年）世宗初喪。有妖僧來。獻策曰。有神術。能使死者復生。試於他屍無驗。虛僞無理。王不之罪。

佛紀二四八二年

○端宗恭懿王（李弘暐）在位三年

乙亥三年（明景泰六年）琉球使臣倭僧道安。上其國王尙恭久書契。獻花錫蘇木。願得藏經。許之

○閏六月十一日。王禪位于世祖。降封爲魯山君。安置于寧越。

喜曰臣請往諭。遂遍往諸學士家。懇請以來。慵齋叢話云。世宗創內佛堂。公卿大夫臺諫。儒生三舘諸生。皆上書極諫。判院事李順業。亦詣政院論啓。傳曰文士闢佛宜矣宰臣何知佛之是非而駁之。順業對曰。人皆以爲非故臣亦非之。人皆論諫故臣亦論諫。擧國所非之事。殿下何獨爲之。謏聞瑣錄云。世宗末年。好釋典。時俊和尙最名經律。以萬機之暇。難於覩講。使世祖及安平。(安平大君名瑢世宗三男善書)往受而入啓。由是安平與世祖深通內典。

尙玄曰。按俊和尙卽弘濬也。俊濬通用。東文選。姜碩德寄濬和尙書。「子明。(碩德之字)和南五冠山興聖濬和尙座下。息慈雪峯之至。承念誦無恙。遙賀遙賀。前者。想空山幽獨。聊奉荒句。以獻一笑。初非敢相報。慈辱法語。辭旨欵密云云。正統戊辰念一日。松陽外史晋陽姜子明和南」。姜碩德亦聞人。而其所欽重。乃如是。則可知濬和尙非凡僧也。且正統戊辰。卽世宗三十年。其時與人。皆相合。又於世祖二年丁丑。弘濬時爲演慶寺住持。與慧覺尊者信眉。奉命校正涵虛堂金剛經說義。入之五家解爲一書。又與於刊經都監譯經之役。若非深通經律。安得如是。故知俊和尙卽弘濬殆無疑也。又

佛紀二四七七年

朝翰林學士黃纘。(字公紹)時謫遼東。命三問等見纘。質問音韻。凡往返遼東十三度。

尙玄曰。按諺文發音之法。皆倣蒙古韻會。質問黃纘者卽此也。申叔舟洪武正韻序見其端緖矣。又所謂諺文字體倣梵字爲之者。卽亦蒙古字也。此蒙古字。製於元世祖國師發思八。發思八西藏喇嘛僧也。依梵字製蒙古字。頒行天下。大有功於國。年二十二歲。元世祖尊爲開敎。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加以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之號。勅統天下之敎門。(支那之愛新覺羅淸朝。亦用元制尊喇嘛僧。今之蒙古活佛是也。) 高麗末季。自忠烈王以後。世世娶元公主爲后。以蒙古字與語。用于宮中。舊韓宮中。御用之飯膳名曰水剌。御用之樂工名曰卒花赤。(俗音讀卒兒治) 等皆蒙古語。而卽自麗代。流傳之宮中用語也。所以朝鮮初葉。尙置蒙譯。又申叔舟善蒙古語。卽此可以想見當時。尙須蒙語而諺文爲蒙字之脫體。不難思也。

庚午三十二年 (明景泰元年) 王建內佛堂。又好釋典。命二王子。往受俊和尙經律而入啓。

【備考】 靜菴筵奏。及重峯疏云。上造內佛堂。大臣諫不聽。集賢殿學士諫不聽。學士皆退歸其家。集賢殿一空。上墜淚。召黃喜謂曰。集賢殿諸生。棄我而去。將若之何

佛紀二四六九年

以傳不朽云爾。記行之言。雖已窮而慕師之意實難盡叙。故係之以詩一首。露之以情悰。法乳恩深天廣大。哀哉無力報先師。毛錐記德眞兒戲。萬世人人口是碑。

壬戌二十四年（明正統七年）揀集賢殿儒臣申叔舟等數人。賜暇讀書于津寬寺。

【備考】墉齋叢話。世宗揀集賢殿儒臣。申高靈等數人。賜暇讀書于津寬寺。其後洪益城。徐達城。李明憲等數人。讀書于藏義寺。又叔度。放翁。藩仲。伯勝。四李。嘗讀書于驪興神勒寺。又云有詩僧與縉紳酬唱者頗多。儒生讀書者皆上寺。雖或有毁瓦劃墁之弊。而儒釋相賴者亦不少。

佛紀二四七三年

丙寅二十八年（明正統十一年）始製諺文。頒訓民正音。

【備考】· 慵齋叢話云。世宗設諺文廳。命申叔舟成三問等。製諺文。初終聲八字。中聲十二字。其字體依梵字爲之。（東閣雜記云。諺文字體。倣古篆梵字爲之。芝峯類說云。諺文字體。全倣梵字。）本土及諸國語音文字所不能記者。悉通無礙。洪武正韻諸字。亦皆以諺文書之。區分五音而別之曰。牙舌脣齒喉。脣音有輕重之殊。舌音有正反之別。字亦有全淸次淸全濁次濁不淸不濁之差。雖無知婦人。無不瞭然曉之。聖人創物之智。有非凡力之所及也。東閣雜記云。中

葉。去聖愈遠。機敎陵夷。法不可弘。還收前日之所期。未遂所懷之三事。宣德八年癸丑三月二十五日。故託微恙。身心不豫。至四月一日申時初刻。卓然靜坐曰。湛然空寂。本無一物。靈光赫赫。洞澈十方。更無身心。受彼生死去來往復。也無罣礙。少選又曰。臨行擧目。十方碧落。無中有路。西方極樂。此乃最後永訣也。語聲才盡。蕭然而逝留寺五日。顏色如常。曾無少異。荼毘已訖。拾取齒骨。香水洗之。粘骸設利羅。赫然光潤。當是時也。異香滿洞。行者皆聞。拜手低頭。罔不敬信者矣。孝寧大君閤下。親啓宸聰。命諸徒弟。樹浮屠於四處。不日之間。七衆子來。造石室以安厝。設嘉會以展禮。人之皈附受道佩戒者。雲屯輻湊。尤於前日。屈指成胝。不可勝數。所謂現壽量以存存示生滅而化化者矣。師壽五十八。臘三十八。先師平生所著經論註䟽詩賦篇章。固不爲不多矣。然散在諸處。未能盡求。但以手書圓覺䟽三卷。般若五家說誼二卷。顯正論一卷。船若懺文二帙。綸貫一卷。對靈小叅下語等校正之書之數本。留鎭願刹。示之於後。然先師德行。固已偉矣。實非弱辭所能稱述。然余强爲記之。垂於後世者。所以崇孝故也。是孝子孝孫之至誠也。又況職在秉筆。何敢固讓。肆不獲已。粗記始末

三載。曾無少息。又自丁酉至戊戌。一冬兩夏。五家講席。三設是寺。自是以後。不約繫境長修而乃任心自運。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或出或處。何有局於方隅固請固留。咸謂私我知識。話行湖海。望重人心。故因人請。庚子秋季。入于江陵五臺山。誠備香羞。供養五臺諸聖。詣靈鑑菴。薦羞懶翁眞影。信宿其菴。夜夢有一神僧。從容謂師曰。卿名己和。厥號得通。師拜手祇受。翛然夢覺。身氣淸爽。若登丈淸。翌日下月精寺。放杖脫鞋。宴處一室。以終平生。長養道胎。飢飡渴飲。消遣日月。於是囊錐已露。括難禁止。道德昭著。播於遐邇。惟我聖上。存心三寶。留意福田。是以聞師道風。美其令聞。辛丑秋初。命住大慈御刹。爲薦先妣大妃殿下。大設靈山勝席。宗室諸王。駙馬諸君。承命奉香。濟濟親臨。請師說法。師强謝不已。高升法座。肇開法要。其聲淸亮理致玄奧。自然成律。風行水文。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兩宗五教。諸山衲子。蒼蒼濟濟悉皆罔措。自爾仍閱四載。甲辰秋。上書辭退。於吉祥功德雲岳諸山。隨緣度日。忽思張皇三學。大闡一乘。普令七衆。咸到如來正覺之域。挽回眞風。扶樹末運。於辛亥秋歸于嶺南曦陽山鳳巖寺。重葺頹落。修營已畢。師更以妙淨宿知。靜觀時態。時方末

常。觀身虛幻。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乘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卽求出家。未凝其志。皇皇反側。無日不心乎山水間。手携韋經。趦趄歧路。邂逅一釋。栖栖獨行。割愛親戚。徐行杖後。到冠岳山義湘菴。其僧與一老山人名覺寶者同心薙髮。（尙玄曰按涵虛堂顯正論云。余未出家。有釋曰海月者。讀論語於予。至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註云仁者以天地万物爲一己之言。置卷而問予曰。孟子仁者乎。曰然。曰鷄豚狗彘万物乎。曰然。曰仁者以天地万物爲一己。此眞稱理之談也。孟子尙爲仁者。而鷄豚狗彘又爲万物。則何以云鷄豚狗彘之菑。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乎。余於是。辭窮而未能答。考諸經傳而無有殺生稱理之論。博問先知而無有釋然決疑之者。常蘊此疑。久未能決。越丙子許。遊三角山到僧伽寺。與一老禪夜話話次。禪云佛有十重大戒。一不殺生。余於是釋然心服。自謂此眞仁人之行也。而深體仁道之語也。從此不疑於儒釋之間。而遂有詩云。素聞經史程朱毁。未識浮圖是與非。反覆潛思年已遠。始知眞實却歸依。）越明年丁丑早春。到檜巖寺。初叅王師無學妙嚴尊者。親聞法要。於是辭退。游歷諸山。戰戰勤修。又甲申仲春。再到檜巖。獨居一室。杜絕視聽。動靜食息。無所滅裂。因調睡魔。永夜經行次。不覺口自詠曰。行行忽迴首。山骨立雲中。又一日入厠還出。放下洗桶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此言豈徒然哉。丙戌夏。歸于功德山大乘寺。是年爲始。至於己丑。四歲之間。三設般若講席。庚寅夏。到天磨山觀音窟。大振覺樹玄風。普使有緣皆化。辛卯仲秋。到佛禧寺。結制三年。重新院宇。集諸檀越。引揚祖風。甲午春二月。到慈母山烟峰寺。占一小室名涵虛堂。勤修

之額。羣居作法。俾之精修其道。仍革僧錄司。以京中興天寺爲禪宗都會所。興德寺爲敎宗都會所。揀取年行俱高者。以爲兩宗行首掌務。令察僧中之事。於是減七宗爲禪敎兩宗。以三十六寺分隷之。付屬田地。加增結數。廢僧錄司。以其所屬奴婢三百八十四口分給禪敎兩宗。

癸丑 十五年 明宣德八年 四月一日。沙門己和入寂。

【備考】 涵虛堂得通和尙行狀。門人埜夫錄 師諱己和。號得通。舊名守伊。號無準。所居室曰涵虛堂。俗姓劉氏。中原人也。(尙玄曰或云。師是支那人。元末避世。來于江華者。非也。海東佛祖源流及東師列傳。中原俱作忠州。師係朝鮮人也明矣。其父或祖。自支那。則未可知也。今觀此狀。師之父聽。官至典客寺事。典客寺事。高麗官名也。且師生於洪武九年。幼入泮宮。又年至二十有一薙髮於冠岳山義湘菴。又到檜岩寺叅無學云云等。豈非朝鮮人之明證乎)考諱聽官至典客寺事。母方氏。方因無子。頌禱慈悲大聖。夜夢忽見大聖。手提孩童。納其懷中。因以有娠。以洪武九年丙辰十一月十有七日生焉。爲兒嬉戲。凡所動靜。異於常流。幼入泮宮。日記千餘言。少長。深達一貫之唯。明經講學擅其嘉聲。制述文詞理致幽微。百爾出言。鏗鏘婉麗。錦上添花。未足爲喩。人之言曰將北面而對揚休命則致君澤民。經緯人倫。必無愧於周召矣。年至二十有一。見同館友生之亡。知世無

佛紀二四五〇年

癸卯五年（明永樂二十一年）七月。日本前將軍義持來求高麗本大藏經。遣使送之。

佛紀二四五一年

甲辰六年（明永樂二十二年）春。大司憲河演上書曰。肆以寺社土田之數。考覈居僧之額。靈通之田二百結。而居僧纔七。靈巖之田二百餘結。而居僧纔四。興德之田二百五十結。而居僧纔二十。興福之田一百四十結。而居僧十一。由是觀之。其他寺社。亦是類此。是則中外寺社分屬一萬一千一百餘結之良田。委之何故。誠可慨念。伏望殿下。善繼太宗之旨。恢弘斯道。排斥異端。其於京師。只留二所。留後司（開城也）一所。諸道不過二三所。餘皆革除其餘諸所。擇僧中之練行者俾主之。貪利麤行者毋或與焉。仍罷試選之法。勿下僧職之批。僧錄之司並宜革之。以修淸淨之道。以明如來之敎。非唯邦家之幸。亦於僧道幸甚（河演上書中善繼太宗之旨云云者。蓋太宗減寺額削田民。增加田民於大寺名刹。定居僧之數。有二百結之寺養僧百人。有一百結之寺養僧五十人。故今勸王亦行減削之政。時宰臣許稠。主議漸行。河演之議暫沮。）四月禮曹啓曰。釋氏之道。禪敎而已。厥後正宗旁傳。各以所業。分而爲七宗。傳誤承訛。源遠末益分。實有愧於其師之道。且中外多建寺社。分屬各宗。其數猥多。緇流四散。曠廢莫居。修葺不繼。漸致頹敗。乞以曹溪天台摠南三宗。合爲禪宗。華嚴慈恩中神始興四宗合爲敎宗。擇中外堪寓僧徒之處。量宜置三十六寺。分隷兩宗。優給田地。酌定居僧

辛丑二年(明永樂十九年)每歲初。遣人祈福于佛宇山川。謂之年終還願。至是禮曹啓其狀。王目參贊卞季良曰。年終還願祈福之事。崇佛之端。凡干佛事罷之幾盡。惟先王先后忌齋。未忍卒革。此則爲寡人祈福。雖有獲福之理。猶爲鄙陋。况斷無是理乎。罷之如何。季良默不以對。元肅對曰。臣等固知無理。爲上祈福。未敢言耳。王遂命罷祈禱佛宇。○王謂近臣曰。佛氏之道。無益於禍福。父王旣不崇信。予若崇信。則當母后。(元敬王太后閔氏也)賓天哀慕之時。豈不大設佛事。以修冥福乎。須令民庶。審知予意。○秋大設法會。請沙門得通。(亦名守伊)追薦元敬王太后冥福。

【備考】 涵虛和尙集。聖上心存三寶。留意福田。是以聞師道風。美其令聞。辛丑秋命住大慈御刹。爲薦先妣大妃殿下。大設靈山勝席。(法華會也)宗室諸王駙馬諸君。承命奉香。濟濟親臨。請師說法。師强謝不已。高陞法座。肇開法要。其聲淸亮。理致玄奧。自然成律。風行水文。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兩宗五教。諸山衲子。蒼蒼濟濟。悉皆罔措。

壬寅四年(明永樂二十年)罷經行。自高麗時。每春秋仲月。令僧徒誦般若經。鳴螺。執幡盖香火前導巡行街巷。以禳災厄。二品以上行香。謂之經行。至是命罷之。

佛紀二四三七年

屬田民屬公。從之。實錄

庚寅十年明永樂八年命印大藏經于海印寺。傳旨于豐海京畿忠淸道觀察使。遞輸其道所造經紙二百六十七束于慶尙道。又傳旨于慶尙道觀察使曰。今遞輸經紙。宜轉輸于海印寺印大藏經。其印出時諸緣及僧二百朔料。並皆給之。實錄

佛紀二四四〇年

癸巳十三年明永樂十一年傳于政院曰。自古水旱之災。皆人君否德所召。今聚僧巫禱雨。無乃有愧乎。予以爲罷禱祀而修人事可也。予粗讀聖經。知僧巫誕妄。今反憑左道。以希天澤可乎。金汝知曰。雖非古昔聖王之道。靡神不擧。亦古事也。今緇徒已集。供辨亦具。從俗行之。似無害也。上曰旱極必雨。若雨則人必以爲釋氏之力。此後卿等。不復詆佛矣。

佛紀二四四六年

〇世宗莊憲王〔李祹〕在位三十二年

己亥元年明永樂十七年明帝求輿天寺所藏舍利。金漸啓曰。僧竺丘爲臣言石塔所藏舍利四枚。自新羅以來。世世寶藏。且有靈異。願得留鎭法門。上曰僧徒容有是言。然於事體則不可天子求舍利。當以本土寶藏者進獻。以表至誠。況石塔舍利。天子所知。豈可以是靈異舊物。匿不以獻。上欺天子乎。雖無此物。於此土保無災恠。卿其勿疑。漸慙赧。無以對。

甲第。皆與佛宇相連。王與後宮詣寺燒香。無虛月。設八關燃燈大禮。皆依於佛。王之第一子爲太子。第二子則削髮爲僧。雖儒林名士。亦皆效之。寺刹皆有臧獲。多者或至千百。爲住持者其豪富勝於公卿。置十二宗。以掌釋敎。僧多有封君辟除者。至我太宗。革十二宗。只置兩宗。盡革寺社之田。

尙玄曰。若由太宗六七兩年實錄觀之。自來之宗。不滿十二。而現存者共有七宗。（參照世宗六年實錄）慵齋叢話所記數字。（十二宗之十二字。兩宗之兩字也）疑有誤也。

戊子八年（明永樂六年）太上王崩。因山于健元陵。以開慶寺。爲陵之齋社。

【備考】慵齋叢話云。陵室之傍有齋社。自昔然也。如健元陵顯陵有開慶寺。齊陵有衍慶寺。厚陵有興敎寺。光陵有奉先寺。敬陵昌陵有正因寺。遷英陵於驪州。改神勒寺爲報恩寺以爲齋社。獨獻陵無社。蓋因太宗遺敎也。

七月。以興天社元屬田民屬公。議政府啓曰。各宗寺社。當初詳定。自有其額。今以所創開慶寺。加屬曹溪。乞將曹溪宗屬興天社。移屬華嚴宗。其華嚴屬支天社。近於太平館（古慕華館今獨立館）不宜僧徒聚居。乞以田民並屬於興天社。以備使臣伴人館會之所。興天社元

寺。疑卽貝葉之誤金山眞興寺。務安大崛寺。長沙禪雲寺。提州長樂寺。龍駒瑞峯寺。

【華嚴宗】　長興金藏寺。密陽嚴光寺。原州法泉寺。淸州原興寺。義昌熊神寺。江華梅香寺。襄州成佛寺。安邊毘沙寺。順天香天寺。淸道七葉寺。新寧功德寺。

【慈恩宗】　僧嶺觀音寺。楊州神穴寺。開寧獅子寺。楊根白巖寺。藍浦聖住寺。林州普光寺。宜寧熊仁寺。河東陽景寺。綾城公林寺。鳳州成佛寺。驪興神異寺。金海甘露寺。善州原興寺。咸陽嚴川寺。水原彰聖寺。晉州法輪寺。光州鎭國寺。

【中神宗】　任實珍丘寺。咸豐君尼寺。牙州桐林寺。淸州菩慶寺。奉化太子寺。固城法泉寺。白州見佛寺。益州彌勒寺。

【摠南宗】　江陰天神寺。監津昌和寺。三陟三和寺。和順萬淵寺。羅州普光寺。昌平瑞峯寺。麟蹄玄高寺。鷄林天王寺。

【始興宗】　漣州五峯寺。連豐霞居寺。高興寂照寺。

【天台宗】　(闕漏疑有誤也)

【叅考】　慵齋叢話。海東崇奉佛敎久矣。新羅故都。招提多於閭閻。松都亦然。王宮

不然。何拜之有。河崙趙英武曰。皇帝崇信佛道。遠求銅佛。且黃儼無狀。天下所知。願從權禮拜。上曰予之羣臣。無一守義者。畏儼如此。其能救君難乎。高麗忠惠被執如元。國人無肯救者。我雖危難。殆亦如此矣。人主擧動不可以輕。予之拜佛。於禮何如。遂謂儼曰。藩國禍福。不在銅佛。當先見天子使臣。豈容拜吾土銅佛。儼仰天良久。微笑。許行禮竟不拜佛。

丁亥七年明永樂五年議政府啓曰。去年寺社革祛之時。三韓以來大伽藍。反在汰去之例。亡廢寺社。差下住持者。容或有之。僧徒豈無怨愁之心。若擇山之勝處大伽藍。以代亡廢寺院則庶使僧徒得居止之處。於是諸州資福寺。皆代以名刹。實錄

【曹溪宗】梁州通度寺。松生雙巖寺。昌寧蓮花寺。砥平菩提岬寺。義城氷山寺。永州鼎覺寺。彥陽石南寺。義興麟角寺。長興迦智寺。樂安澄光寺。谷城桐裏寺。城陰靈覺寺。軍威法住寺。基川淨林寺。靈巖道岬寺。永春德泉寺。南陽弘法寺。仁同嘉林寺山陰地谷寺。沃川智勒寺。耽津萬德寺。靑陽長谷寺。稷山天興寺。永平白雲寺。廣州靑溪寺。寧海雨長寺。大邱龍泉寺。道康無爲寺。雲峯原水寺。大興松林寺。文化區業

寺。夢見師立空中佛頂蓮花之上。佛與蓮花其大彌天。覺而心異之。與寺衆說其夢聞者疑其非常。未幾訃至。卽其夢時也。師所著曰印空唫。文靖公。李穡也序其端。印成大藏。安于龍門。文成公跋其尾。師性尙質。不喜文飾。自奉甚菲。餘輒施捨。嘗自言曰。八萬行中嬰兒行爲第一。凡所施爲。無不相若者。且接人之恭。愛物之誠。出於至心。非有所勉。盖其天性然也。臣季良。謹拜稽首而名其塔曰。慈智洪融。且系以銘。銘曰。師之道卓。匪夷所思。禪覺之嫡。聖祖之師。師在平居。嬰兒之如。具眼之遇。箭鋒相拄。一鉢一衣。謙謙自卑。尊崇無對。若固有之。或去或就。先見不苟。天錫佛壽。七旬有九。來也何從。日射懷中。去也何向。蓮花之上。處處其徒。圖表厥跡。兩間之堅。無久惟石。刻此銘章。垂示罔極。

佛紀二四三三年

丙戌六年明永樂四年正月議政府啓請。定全國中可留置之寺刹。曹溪宗摠持宗合七十寺。天台疏字宗法事宗合四十三寺。華嚴宗道門宗合四十三寺。慈恩宗三十六寺。中道宗神印宗合三十寺。南山宗始興宗各十寺。實錄○明帝。遣太監黃儼。迎銅佛于濟州。佛像至使舘儼。欲上先拜佛像。然後行禮。上曰。銅佛自天朝而至。則予當拜之。以致敬朝廷之意。今

以充首座。師力辭。翁曰多管不如多退。臨濟德山不做首座來。俾居便室。翁逝矣。師遊諸山。志在晦藏。不欲人知。前朝之季。召以名利。至欲封爲師。師皆不至。卒有壬申之遇。師之去就豈偶然哉。歲癸酉。太祖欲相土建都。命師隨駕。師辭。太祖謂師曰。古今相遇。必有因緣。世人所卜。豈若道眼。巡幸鷄龍山及新都。(新都謂漢陽也)師皆扈從。其年九月。師以先師指空懶翁二塔名及掛懶翁眞事。奉塔名於檜巖。大設掛眞佛事於廣明寺。自製眞讚云。指空千劒平山喝。選擇工夫對御前。最後神光遺舍利。三韓祖室萬年傳。十月國設轉藏佛事於演福寺。命師主席。師自戊寅辭退之後。倦於待衆。雖以上命。復住檜巖。旋入金剛山眞佛菴。乙酉春。有微疾。侍者欲進醫藥。師却之曰。八十有疾。何用藥爲。夏四月。移于金藏菴。師其示寂處也。八月義安大君。致書。師答書有山居邈亦會謁無期。他時異日佛會相逢之語。謂大衆曰。不久吾逝矣。已而果然始師疾革。僧問四大各離。向甚處去。師云不知。又問。師厲聲云不知。又僧問和尙病中還有不病者也無。師以手指傍僧。又問色身是地水火風。摠歸磨滅。那個是眞法身師以兩臂相拄云。這個是一個。答已。寂然而逝。夜半也。時華嚴釋贊奇。在松京法王

對。今有人問爾。如何秪對。師卽以兩手。握階石以示之。翁便休去。其日夜分。師入翁室。翁云今日乃知吾不汝欺也。後謂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爾與我一家矣又曰道之在人。如象之牙。雖欲藏之。不可得也。他時爾豈爲人前物乎。師之質其所得。殆無可疑。然而游歷山川叅訪師友之志盖未已也。將遊江浙。適南方有變。路梗乃止。丙申夏欲東還。告辭。翁手書一紙。送行曰。觀其日用全機。與世有異。不思善惡聖邪。不順人情義理。出言吐氣如箭鋒相拄。句意合機似水皈水。一口呑却賓主句將身透過佛祖關。俄然告行。予以偈送云。已信囊中別有天。東西一任用三玄。有人問爾叅尋意。打倒面門更莫言。師旣還。懶翁亦以指空三山兩水授記。還國。住天聖山元曉菴。已亥夏。師往見。翁以拂子與之。翁在神光寺。師亦往焉。翁之徒有忌師者師知而去之。翁謂師曰。衣鉢不如言句。以詩遺師云。閑僧輩。起人我心。妄說是非。甚不然也。山僧以此四句之頌。永斷後疑。分襟別有商量處。誰識其中意更玄。任爾諸人皆不可。我言透過劫空前。師入高達山。卓菴自守。辛亥冬。前朝恭愍王。封懶翁爲王師。翁住松廣。以衣鉢付師。師以偈謝。甲辰夏。翁移錫檜巖。大設落成會。馳書召師

塔。且爲銘。臣季良。謹按其弟子祖琳所撰行狀。師諱自超。號無學。所居曰溪月軒。壽七十九。法臘六十一。俗姓朴氏。三岐郡(在嶺南)人也。考諱仁一。贈崇政門下侍郞。母固城蔡氏。夢見初日射懷中。遂有娠。以泰定丁卯後九月二十日生。始免襁褓。便行掃除。及就學。人莫敢先。年十八。脫然有出世之志。依慧鑑國師上足弟子小止禪師。薙髮具戒。至龍門山。咨法于慧明國師。法藏國師示法已。乃曰得正路者。非汝而誰。遂令居浮圖菴。一日菴中失火。師獨靜坐如木偶人。衆異之。丙戌冬。因看楞嚴經有悟歸以告其師。師加稱歎。自是廢寢忘飡。專於叅究。己丑秋。抵鎭州吉祥寺居焉。壬辰夏。住妙香山金剛窟。功益進。或睡則若有擊鍾磬以警焉者。是時釋然了悟。汲汲有求師就質之意。癸巳秋。挺身走燕都。叅西天指空。禮拜起云。三千八百里。親見和尙面目。空云高麗人都殺了也。蓋許之也。衆乃大驚。次年甲午正月。到法泉寺。叅懶翁懶翁一見而深器之。遊霧靈歷五臺。再見懶翁於西山靈巖寺。留數載。其在定也。至有當食而不知者。翁見之曰。汝却死了耶。師笑而不答。翁一日。與師坐階上。問曰昔趙州與首座看石橋。問是什麼人造。首座答云李膺造。州云向什麼處先下手。首座無

嘉靖大夫。檢校漢城尹。寶文閣提學。臣孔俯。奉敎書。幷篆額

我太祖之元年冬十月。師以召至松京。太祖以是月十一日誕辰。具法服若器。封爲王師。大曹溪宗師。禪敎都摠攝。傳佛心印。辯智無碍。扶宗樹敎。弘利普濟。都大禪師。妙嚴尊者。兩宗五敎。諸山衲子。皆在焉。師升座。拈香祝釐已。竪起拂子。示大衆曰。這箇是三世諸佛說不到。歷代祖師傳不及底。大衆還會麽。若以心思口舌計較說話者。何有吾宗。復於上曰。儒曰仁。釋曰慈。其用一也。保民如赤子。乃可爲民父母。以至仁大慈。莅邦國。自然聖壽無疆。金枝永茂。社稷康寧矣。今當開國之初。陷於刑法者非一。願殿下。一視同仁。悉皆宥之。俾諸臣民。共臻仁壽之域。此我邦家無疆之福也。上聞而嘉之。卽宥中外罪囚。時韓山牧隱李文靖公。以詩贈師。有聖主龍飛天。王師佛出世之句。上以檜巖寺。懶翁所居大道場。命師入焉。丁丑秋。命造塔于寺之北崖。師指空浮屠所在也。戊寅秋。師以老。辭。歸居于龍門。壬午五月。今我主上殿下。又命入檜巖。明年正月。又辭。入金剛山。以乙酉九月十一日示寂。越三年丁亥冬十有二月厝師骨于檜巖之塔。又四年庚寅秋七月。上王以太祖之志言於上。上命臣季良。名其

佛紀二四二九年

之氣象。嘗與崔瀅作聯句。崔先呼曰。三尺劍頭安社稷。太祖卽應之曰。一條鞭末定乾坤。

壬午二年（明建文四年）書雲觀上言曰。高麗太祖統三之初。或者進言曰。背山逆水之地。置寺安佛設某道場。則可以鎭安國家。乃命有司。隨地置寺。量給田民。後之君臣。益信而創大伽藍。各稱願堂。施納田民。由是五百年間。京外寺社。不可勝記。於是禪敎各宗。爭執有田民之寺。肥馬輕裘。甚者溺於酒色。靡所不至。寺雖數千。僧雖數萬。其所行如此。雖其道儻有福國之理。何有一毫之補哉。古人有言曰。國無三年之積。國非其國。又曰暴師久則國用不足。以今之蓄積觀之。數萬之兵。一年之餉。尙且不足。萬一興師動衆。將何以應之。伏願其付密記。京外七十寺外。諸寺土田之租。永屬軍資。奴婢分屬諸司。上從之。

佛紀二四三二年

乙酉五年（明永樂三年）王師無學。入寂于金剛山之金藏菴。

【備考】朝鮮王師。大曹溪宗師。禪敎都摠攝。傳佛心印。辯智無碍。扶宗樹敎。弘利普濟。都大禪師。妙嚴尊者。塔銘（幷序）。

嘉善大夫。藝文館提學。同知經筵春秋館事。兼判內贍寺事。臣卞季良。奉敎撰

一道焉。建文辛巳。車駕親臨。植松于洞。種梨于園。至今松木之禁斷。玄梨之進御者亦由其時之聖敎也。且夫藏護佛像。印送經文。至於奴婢之畫給。田地之折授。皆出曠世之殊典。則其聖意眷戀于此者。亦不尋常也」云云

尙玄按。李太祖有釋王寺記文曰「東北面都元帥完山府院君李成桂。(太祖初諱)上元帥判密直司事姜筮。副元帥唐城君洪徵。助戰元帥前簽書密直司事商議柳源。前知密直司事商議鄭夢周。前密直副使李和(太祖之胞弟義安大君也)等。於洪武十年(辛禑王三年)夏。受命以來次于淸州。(今北青郡)聞大藏一部及佛像法器。在海陽。(今吉州郡)廣積寺。兵火之餘。僧亡寺毀。大寶幾於盡失。心實惻然。遣中郞將金南運。舟載以來。補其所失若干函軸。以成全部。置于安邊府雪峯山釋王寺。永爲壽君福國之資」云」則。太祖之尊重本寺。於斯可知。盖因無學之言。崇佛護法。以冀冥助矣。太祖微時。有君王之相。非但無學知之沙門惠澄。亦已知之。龍飛御天歌云。太祖潛龍時。相命師惠澄。私謂其所親曰。吾相人之命多矣。無如李諱(成桂)者。或曰賦命雖善。位極於冢宰耳。澄曰若冢宰何足道哉。吾之所相者君長之命也。其代王氏而必興乎」太祖非但有君王之相命。亦有君王

東置新造大字楞嚴板本。西藏新雕水陸儀文板本。開廡左右。以便禪講。傍起小閣俯臨方沼。廚庫門廊。具置宜處。功雖劣於側金。願則周於轉輪。冥冥沾益。昭昭獲利推福無限。傳祚圓極。竟脫凡塵。證明正覺。是所期也。爾宜作記。傳示後世。俾萬世子孫。守而勿替。臣近承命。稽首而退。謹記

是歲。太上王。親臨雪峯山釋王寺。

【備考】西山大師雪峯山釋王寺記「太祖在潛邸時。訪見異僧無學于雪峯山土窟中。問曰。夢入破屋中。身負三椽而出。又夢花落鏡墜。此何祥也。無學賀曰。此皆將作君王之夢。非常夢也。身負三椽者。乃王字也。花飛終有實。鏡落豈無聲。花鏡亦促王業之夢也。僧熟視曰。公有君王之相。公今日事。愼不出口。此一片地。建一刹。名曰釋王。至佳至佳。(芝峯類說及藥泉集。皆同此說)又曰。大事不可速成。限三年設五百聖齋。潛祈則聖僧必助王業耳。太祖從其言而行之」云云涵月海源和尚後跋云「康獻聖祖潛邸時。神僧無學。旣釋吉夢。又告冥驗。於是遂起應眞殿。(即羅漢殿)因設五百聖齋。所謂天眞眞歇二堂仁智寮龍飛樓等。皆一時之營繕也。登極之後。命剏巨刹。樓殿寮舍。宏麗輝煌。甲於

以增此山之重。當與軒轅之遊具茨。穆王之到瑤池。儷美並稱於無窮矣。

尙玄按。果川郡。(今始興郡)冠岳山戀主臺羅漢法堂重修記。洪武壬申。太祖親臨冠岳山頂。築臺祈福。作圓覺戀主二寺。又按俗離山法住寺記。太祖龍潛時。親設百日祈禱於上歡菴。任實郡上耳菴。亦有太祖親臨所禱之事蹟。則權近所謂窮山絕頂。訪問舊址。以建精藍等語。其殆有所據也。

○太宗恭定王(李芳遠)在位十八年

辛巳元年(明建文三年)改號咸興府淨水寺。(寺在石茸峯下有太祖龍潛時讀書之堂)爲雪峰山歸州寺。(見歸州寺事蹟)○秋。太上王捨德安殿爲興德寺。是爲敎宗。

【備考】輿地勝覽。漢城府興德寺。在東部燕禧坊。是爲敎宗。又德安殿記。(權近撰)建文三年夏。太上王。命相地於潛龍舊邸之東。別搆新殿。秋功告訖。乃命臣近。若曰。高麗太祖。統一三韓。以其私第爲廣明奉先二寺。圖利國也。予以否德。代有邦家。仰惟前代時若。將以此殿。捨作精藍。永作世世圖福之所。思以上福先世。下利羣生。宗社永固。垂統無疆。故於正殿。揭釋迦出山之影。又於北楣爲庋。其上中。安密敎大藏一部

【備考】 權近記云。建文三年春正月辛巳。啓運神武太上王殿下。令內臣判內侍府事李得芬。命召參門下府事臣權近傳旨。若曰。予嘗聞江陵府五臺山。奇秀之稱。自古而著。思置願刹。以植勝果久矣。去年夏。有老衲雲雪岳。自是山來告曰。山之中臺有菴曰獅子。國之裨補也。據臺之陽。上下是臺者所共由歷。創久而廢。遺基尙存。觀之歎傷。苟是之重營。衆心欣處。必倍他所矣。予聞而悅。遣工起三楹。所以安佛寓僧也。下置二間。所以爲門與洗閣也。規模雖小。形勢宜欲其稱而不侈大也。功旣告訖冬十有一月。親臨之。以落其成。蓋爲追福先逝。推利後世。物我均霑。幽冥共賴云爾卿宜爲文。以示永久。臣近。竊維佛氏之道。慈悲濟物。其說甚博。自漢以來。時君世主靡不尊信。恭維我太上王殿下。以神武之資。應運開國。奄有東方。以布維新之政。深仁厚澤。貽謀垂裕。可謂至矣。厭煩萬機。傳付聖嗣。專心佛乘。孜孜奉信。以至窮山絕項之上。亦且訪問舊址。以建精藍。不遠千里。親勞玉趾。以賜巡臨。林壑增輝。烟蘿動色。自有此山以來所未嘗有也。昔新羅二王子。來入此山。至今傳道爲美談。况今殿下以創業之主。太上之尊。遠駕乘輿。以親臨幸哉。自今以往。山翁野叟。稱道洋洋

尙玄曰。觀乎新羅聖僧刱寺之古蹟。朝鮮太祖行宮之遺墟。及夫高麗李相國之題詩朝鮮許文正之撰記。逍遙山。洵海東之一名所也。但近來。山之諸寺皆廢。而獨於大石起立五六丈處石竇流泉卽元曉井傍數畝之地。舊有靈源寺。向因土匪焚燒殆盡有水落山德寺僧。姓李名濟菴者。得檀越尙宮申氏之施助。重建之。而額曰逍遙山自在菴。今濟菴已化。而居僧尙有五六人。鍾魚以響。焚修不怠。山木以養。風致菀然。自京元鐵道成。寺距東頭驛。僅十里。自是。來遊者。相續不絕焉。

丙辰秋。東頭川金常侍(漢宗)。招余與李杞堂居士(熙穆)遊逍遙山共賦。

矗矗巖巒造化痕。曉公臺上訪靈源。山迴北角藏深寺。驛指東頭隔遠村。雲想翠華成舊夢。風吹黃葉動秋魂。玆遊勝似楊州鶴。不覺逍遙趁夕昏。

○定宗恭靖王(李曔初諱芳果)在位二年

己卯元年(明建文元年)王命重新長湍郡五冠山聖燈菴。納田百結奴婢十六口。(菴之重新已在戊寅孟春至是年)十一月。命權近爲文以記之。(文見別錄)太上王。命重建五臺山中臺之獅子菴。冬十有一月。親臨以落成之。

巒。爲石洞。爲石磴。爲石梁。山木多松。多楓。多躑躅。宮墟南。山石極高峻。最上有白雲臺。少下有中白雲。又少下東北下白雲。在中臺上。宮墟上有瀑布。高八九仞。其下從陰崖上中臺。最大刹。今皆墟矣。瀑布傍。當石絶十餘仞。橫木爲梯。上元曉臺。過元曉臺有逍遙寺。逍遙壁記云。新羅僧元曉。住此山後三百年甲戌。麗僧覺圭。奉太上旨。築精舍。二百年癸酉。精舍燬。明年甲戌。關東僧覺玲。重作佛殿僧寮。牧庵記云。元曉當新羅太宗文武之世。曆年紀自新羅太宗至我康獻大王(太祖也)甲戌。七百六十七年。又至萬歷甲戌百八十年。記曰三百年。何也。東隅觀瀑布。其上有大石起立。臨壁五六丈。巖壁間石竇。石泉涓涓。元曉井也。李奎報詩曰。循山渡危橋。疊足行線路。上有百仞巓。曉聖來結宇。靈蹤渺何處。遺影留鵞素。茶泉貯寒玉。酌飮味如乳。此地舊無水。釋子難棲住。曉公一來寄。甘液湧巖竇。登臨巖壁。循絶壑石上望九峯。皆山石奇處。從中峯石竇出懸庵。東南登義相臺。最高爲絶頂。其北獅子庵。從谷口遇瀑布。緣崖上義相臺九千丈。十月山深谷陰朝雨後。溪石綠苔如春。風葉不枯。四年癸卯十月己亥。孔巖眉叟記。

沛。却愧明皇蜀道難。太祖始遜于德源。又如咸興。恭定大王。遣使問候。冠蓋相望。太祖見必殺之。(時謂一去而不復還者曰咸興差使。便成俗諺)死者相續。時人不痛無辜。而傷太祖無以爲心也。恭定欲請回駕。不知所出。有人曰。無學得能之。恭定物色求之。固請。無學曰。父子之間寧有是耶。余將何言。不以介意。久之。無學不得已從之。太宗賫以行。至咸興謁見。太祖怒曰。汝爲某也遊說耶。無學笑曰。殿下何不亮耶。貧道與殿下相識幾年。今日特爲殿下一慰耳。太祖顏色稍和。因留與宿。無學語未嘗不言太宗之短。如此數十日太祖以無學爲不與太宗者。益信之。後數十日。無學侍太祖同宿。夜半無學說太祖曰某也誠有罪過。然殿下愛子。盡己殲矣。只有此人。若棄絶之。殿下平生辛苦之大業將託之誰也。與付他人。無寧我之血屬乎。願三思之。太祖頗然其言。遂有回鑾之意無學因勸急還。然太祖不欲入城。初戾于逍遙山。留數月。遂幸豐壤。因築宮而居之

【參考】 逍遙山記。(許穆記) 逍遙山楊州治北四十里。不及大灘津二十里。爲王方西麓別山。谷口內外。山下人相傳王宮遺墟二處。荒草中有石砌數重而已。此永樂間太上(太祖也)行宮云。去京城百里。豐壤宮又百里。谷口有廢井石欄。入山中。山皆石。爲石

以中厥度。是月二十四日癸酉。上又親臨。命召臣近。記其始末。以示後世。戊寅七年（明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丙辰。幸龍山江。大藏經板輸自江華禪源寺。戊午雨。令隊長隊副二千人。輸經板于支天寺。○秋撫安君芳蕃死。時年十八。上悼念二殤。（二殤謂芳蕃及芳碩）屢幸僧舍。以資冥福。（撫安君墓碑）慶順公主。嫁興安君李濟。芳碩之亂。濟亦死。上親臨。剃公主髮。泣然流涕。（海東樂府）

【參考】燃藜室述記神懿王后韓氏。誕六男。定宗序居第二。太宗居第五。神德王后康氏。生芳蕃芳碩。及慶順公主。王以愛故。立芳碩爲世子。鄭道傳南誾等。附芳碩。忌諸王子。謀欲去之。太宗知之。率武士覘鄭道傳等方會于南誾妾家。明燈歡笑。使人縱火焚其屋。道傳走匿其隣。軍人搜出。執詣太宗前。太宗曰爾旣負王氏。又欲負李氏耶。立斬之。誾潛匿。隱於彌勒院圃幕。追兵殺之。翌日。百官啓道傳誾等之罪。且請改封世子。芳蕃芳碩皆誅死。（李太宗行唐太宗故事也）是年。太祖傳位于定宗。駐蹕咸興。五山說林云。芳蕃芳碩之亂。太祖遜于咸興。有一老夫。乃太祖鄉舊也。手携隻鷄斗酒。來慰。太祖醉後。口占一絕曰。休道騰鱗北海間。莫言今日錦衣還。我行不是歌豐

孝。博施濟衆以廣其仁。其所以報本者可謂至。而利物者可謂弘矣。佛氏之說。以爲人死不滅。隨其所成善惡。輪轉受生。而佛能以慈悲。拔苦與樂。濟其淪溺。生者若爲事佛飯僧。以導其和。則死者之靈。飢可得飽。苦可得樂。以至成佛。永免輪轉之報。而生者亦蒙饒益。於是孝子慈孫。以至愚夫愚婦。莫不靡然而歸於佛。猶恐不逮。擧世滔滔。是崇是尙。水陸無遮平等之會。尤其法之最勝者也。洪武丁丑正月乙卯。上命內臣李得芬。沙門臣祖禪等。若曰予有邦家。惟賴祖宗積慶。圖報先德。靡所不力。又念臣民。或死王事。或自殞命。而無主祀。飢餓顚倒於冥冥之中。而莫之救。予甚愍焉欲於古刹。爲建水陸道場。歲設以追祖宗冥福。且利羣生。爾往相之。越三日丁丑。得芬等與書雲觀臣尙忠達沙門臣志祥等。相自三角山至道峯山。復命曰。諸刹不及津寬寺之勝。於是上令置道場於是。爰命大禪師德惠志祥等。召集僧徒。以事營作。內臣金師幸尤致力焉。以其月庚辰。始興其役。二月辛卯。上親臨。定其三壇位次。三月戊午。又幸觀之。至秋九月。功乃告訖。三壇爲屋。皆三間。中下二壇。左右各有沿室三間。下壇左右。別置祖宗靈室。各八間。門廊廚庫。莫不備設。凡五十有九間。不侈不陋

寺門中人。叅禪爲最。若上根人不日成功。發明大智。其或未然。正擧話頭之際。佛祖歡喜。龍天敬信。前朝之季。禪與敎。利名是饕。爭佔名刹。其修禪衍敎處。僅存一二。豈邦家剏立裨補之本意。祖師眞覺。有言曰。禪道延國祚。智論鎭鄰兵。夫豈無徵而欺我哉。願殿下。屆自今。於禪敎之中。擇有道德才行。可爲領袖者。主諸名刹。而使宗禪者說禪秉拂。主敎者講經談律。令其後進。禪則傳燈。敎則經律論疏。追節講習。積以年月。宏才碩德。無寺無之。雖然既定本寺。則其中外名刹。宜倣松廣之制。皆本寺之屬。互相糾察。則其於作法祝釐。雖欲陵夷。不可得爾。比來作法之規。皆慕華僧而不得其全。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臣謹按松廣祖師之遺制。講而行之。著爲常法且使僧徒。薰修朝夕。庶幾上報殿下弘道之恩。伏望頒於中外。垂於不朽。則不萬萬利於邦家者乎。王從之。

津寛寺水陸社成。九月二十四日癸酉。王親幸觀之。

【備考】　水陸社造成記。權近撰　報本追遠。王政之所先。濟物利生。釋敎之所重。二者雖殊。皆人心之發而慈孝之誠所不能自已者也。昔者聖帝明王之道。尊祖敬宗以廣其

德王太后。天賦貞嘉。躬行節儉。夙彰坤順。克配乾剛。孝敬盡於宗祀。禮式著於閨門正妃基關雎之化。逮下得樛木之仁。夙夜匪懈。警戒無違。不溺宴安。不聽私謁。裨贊王業。篤生元良。以興一代之溺。以立萬世之本。淑行懿範。誠無愧於古之賢后。奚宜享斯祐。而遽然棄世。玉貌永閟。香魂莫追。宸心慟壼政之虧。臣庶歎母儀之缺。韜韜光。山陵掩耀。雲愁月慘。滿目而悲。嗚呼痛哉。□□□□□□□□□□□□□□□□□□□□□□□□□竹帛之編。金石之勒。實可與塗莘妊姒之烈。比賢並德流耀罔極。顧臣詞拙。不足以模寫萬一。承命戰悸。罔知攸措。若夫崇佛建寺。果報之勝。所願之欲。莫不響應。普利人天。饒益無垠。如佛所說。豈臣言語文詞。所能形容。故不贅及。

【叅考】 建寺之越明年戊寅。興天寺主尙聰。(尙聰迺太古門人。見于圓證國師碑。在大禪師之列)上疏曰。禪是佛心。敎是佛語。其所以壽君福國安民則一。恭維殿下。以宿願力。相地建都。百廢旣修庶職已和。於都城之內。刱立佛寺。寺號興天。修禪本社。其敬信佛祖。望報龍天之意至深切。而爰命山野僧尙聰住錫。臣敢不精白此心。弘揚正法。以盡祝釐之職哉。夫佛

丁丑六年（明洪武三十年）正月甲寅。葬神德王后于皇華坊北原。（即今京城貞陵洞英國總領事館）又剏興天寺於塋域之東。追冥福也。役告成。及期而小祥。張皇法采以落厥成。賜田千結。用充供費。以爲禪宗。

【備考】 貞陵願堂曹溪宗本寺興天寺造成記。（權近撰） 惟洪武丙子秋八月戊戌。我小君顯妃康氏薨。上心傷悼。命有司追謚尊號曰神德王后。卜葬得王宮之西南數里之近岡巒朝抱。風水應吉。越明年丁丑正月甲寅。葬于貞陵。於塋域之東。創寺曰興天。追冥福也。未期年而役告成。佛殿僧寮。門廊庖湢。凡以楹計者一百七十餘間。榱棟輪奐。金彩炳燿。及期而小祥。張皇法采。以落厥成。賜田千結用充供費。俾爲曹溪宗本社。置僧堂坐禪。永爲恒規。九月丁丑。上命召臣近。若曰。予在潛邸。勞勤中外。曁化家爲國之日。惟神德內助寔多。及莅萬機。亦勤規益。奄爾遷逝。箴言莫聞。如失良佐。予甚悼焉。冀其利往。創立玆寺。又欲推擇福國利物。永世無窮。宜昭此意。垂示於後。爾其文之。臣近拜手稽首言曰。自昔王者。受命造邦。亦莫不有配匹之賢。以助其德。故王化之行。咸繇內妃。夏之塗山。商之有莘。周之姙姒。簡策稱美。輝映千古。恭惟我神

服其德。以爲眞得道者也。春秋六十二臘五十四。予嘗聞浮屠氏。旣覺來者。聖粁俱泯。混迹塵凡。異類中行。師眞其人歟。佛法以寂滅爲宗。以淸淨寡欲爲道。而世所稱法師者。顧乃廣張罪福。誘集士女。偃然以受供施而不辭。紛闐侈靡。罔有紀極。於是寂滅寡欲之道如何。惟公不然。高絶自守。隱嘿不彰。是眞得於其道者也。祖眼事師三十年。今觀其人。質愨無文。其言甚訥。是亦其師之徒歟。浮圖有碑。自唐己然。其師必大顯於世。其徒亦大盛於時者之所爲也。師而不耀。徒亦單寡。尙欲光昭其師之德拳拳致力而不辭。如祖眼者古盖未有焉。是可嘉。臣承上命。敢不敬銘。銘曰。

卓彼泉公。默契眞妙。跡泯外彰。智融內照。始訪于遠。終晦于隱。匪覺其覺。無聞之聞。鳥絶含花。人孰知德。惟舍利存。厥靈以赫。伐石以藏。于山之陽。密護邦國。永鎭无疆。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十二月　日立。

佛紀二四二三年 丙子 五年 明洪武廿九年 正月始築都城。九月乃畢。十一月移都漢陽。

【參考】八域志云。無學傳云。欲築外城。未定周圍遠近。一夜天下大雪。如城周而外積內消。太祖命從雪立城。卽今城形也。

何棄舍利不收。卽驚起。告其徒奔往茶毗之所。得舍利無筭。光甚明瑩。山中諸衲。競集來禮。頂戴感冒。嘆未曾有。上聞而異之。追贈正智國師。門人祖眼等。就彌智山龍門寺。置浮圖安骨。又欲立碑紀德。戊寅之夏乃奉狀以聞。上命臣近文之。近退而詢諸祖眼。師諱智泉。俗姓金氏。載寧人。考諱延。司宰副令。妣尹氏。義城府士族。以元泰定甲子生。年十九。祝髮于長壽山懸菴寺。初不學文字。直叅禪旨。後學楞嚴。不甚曉又學南明文。若有得。於是更究楞嚴。大義了然。質諸講師。往往有學解所未到處。講師乃服。至正癸巳。與今王師無學。俱入燕京。謁指空于法源寺。時懶翁先入燕。受指空印可。道譽既著。二師皆投師之。同遊參訪。所造益高。又往五臺山。謁碧峯和尙。有名士趙氏仲穆。爲書竺源古篆二大字以贈。師之號也。丙申還國。遊歷諸大名山。所至必獨屏一室。不隨衆會。常寡言笑。謹重而已。或有咨其道要。則隨問而應。言希以究。不問則不言。衆頗以老故。敬之而已。未嘗知有異德也。懶翁無學。相繼有重聲。爲王者師。大振宗風。四衆奔波。靡無趨向。而公獨韜光晦迹。潛隱雲山。未嘗一領衆會一主講席。專脩內朗。至老無倦。示寂之夕。與侍者訣。趺坐而逝。及顯舍利之然後。衆

薦冥福。

【備考】　別願法華經跋語。權近撰　上卽位三年秋八月有日。都承旨臣尙敬。傳旨于臣近若曰。予以否德。迫於羣情推戴。代王氏以有國。玆不獲已。慚德是多。將欲保全其族與國咸休。不期小腆。反生疑懼。潛謀不軌。自速覆亡。臣寮耆舊。咸請擧法。予不敢違深用悼焉。斯豈予本心哉。旣不得並生於斯世。宜當導冥遊於彼岸。爰發誓願。俾以金書妙法蓮花經三部。欲令王氏宗族。普及法界含靈。俱仗眞庥。速證妙果。又念玆經之成。所費雖小。皆出民力。不可不慮。冀推餘澤。以利臣民而已。非敢爲寡躬祈福也。爾筆予之意。以誌卷末。

以天台宗僧祖丘。爲國師。飯僧百人于內殿。行國師封崇禮。仍賜鞍馬。

佛紀二四二三年

乙亥四年（明洪武廿八年）王爲前朝諸王氏。施田百五十結於南海郡牛頭山見巖寺。每年二月十日。降內香行水陸齋。（輿地勝覽○尙玄曰南海者。必是諸王氏登舟移岸之處）秋七月初七日。沙門智泉入寂。

【備考】　彌智山龍門寺謚正智國師碑銘幷序。資憲大夫花山君臣權近奉敎撰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秋七月初七日。高僧泉公。示寂于天磨山之寂滅菴。茶毗旣有日。夢于其徒志修曰。爾

系之以銘。銘曰。

維師之迹。發軔西域。滿王之子。普明之嫡。濼京遇知。允也其時。延華之訪。云何其遲。回視我轍。靡國不歷。屋建之瓴。水投之石。天曆幸僧。拂我以增。服今之服。道譽愈騰。狂言戲謔。匪人收測。談兵未釁。如析白黑。先見之明。乃道之精。或疑或謗。師心則平。舍利既赫。罔不竦息。孰謂人性。不協于極。胥斯檜巖。樹石以劖。無敢或訛于永厥監。宣光八年戊午五月 日 立。

甲戌三年(明洪武廿七年)定都于漢陽。建宮闕。王師無學相之也。

【備考】五山說林。(車天輅號五山)太祖得無學。待以師禮。仍問定都之地。無學乃卜漢陽。以仁王山作鎭。白岳南山爲左右龍虎。(堪輿家謂在左之山曰青龍在右之山曰白虎)鄭道傳難之曰。自古帝王。皆南面而治。未聞東向也。無學曰今不從。則垂二百年。當思吾言。

王命都堂曰。佛氏之道。當以清淨寡欲爲宗。今住寺院者。務營產業。至犯其所謂色戒恬不知愧。身死之後。其弟子有以寺社及奴婢。稱爲法孫相傳。以至相訟。予自潛邸。思革其獘。其令有司。勘究以聞。〇王。爲王氏宗族。發誓願。俾以金書妙法蓮花經三部。令

歲十一月二十九日。示寂于貴化方丈。師所搆而師所名也。有旨省院臺百司。具儀衛。送龕于天壽寺。明年御史大夫圖堅帖木兒。平章伯帖木兒。函香謁師。用香柒泥布梅桂水團塑肉身。戊申秋兵臨城。荼毗四分。達玄淸慧法明內正張祿吉各持而去其徒達玄。航海。大司徒達叡從淸慧得之俱東皈。壬子九月十六日。以王命樹浮屠於檜巖寺。將入塔灌骨。得舍利若干粒。師自西天。携文殊師利無生戒經二卷而來。衆政危大朴。序其端。手書圓覺經。歐陽丞旨跋其尾。師之偈頌甚多。別有錄者。行于世雲南悟。無見能言七歲投師出家。時已云師年甲子一周矣。悟七十五而師乃寂。以吉文釋仁杰云。門人前林觀寺住持達蘊。謀載道行。愈久而愈虔。司徒達叡。間關數千里。奉師骨。如事存。以致送死無憾焉。懶翁弟子覺鋒曰。吾師嘗師師。師吾祖也。與師之弟子精業院住持比丘妙藏。買燕石。將樹之檜巖之崖。揆諸天屬。不曰孝子順孫歟事聞于內。有旨臣穡銘。臣脩書。臣仲和篆額。臣穡曰師之身旣火而四分之矣。未知其餘。立塔於何地。而求銘以謀其傳者誰歟。又未知指空師在此歟。在彼歟。無亦視爲禪蛻。不復顧籍。而爲其徒者思報其恩。强而爲之歟。臣於是。不能無憾。祇慄承敎

然。中慶路諸山。請演法凡五會。太子禮吾爲師。羅羅人素不知佛僧。吾至皆發心。飛鳥亦念佛名。貴州兄帥府官皆受戒。猫蠻猺獞靑紅花打牙獦狫諸洞蠻。俱以異菜來請受戒。鎭遠府有馬王神廟。舟過者必肉祭。不然舟損。吾一喝放舟行。常德路禮金剛白鹿二祖師。觀音自塑之像。洞庭湖靈異頗多。能作風雨。吾行適風作浪湧。爲說三皈五戒。唐梵互宣。先時祭者夜獻絲履。明則履。皆破後皆却其獻。從素祭。湖廣省叅政欲逐吾去。吾曰貧道西天人也。遠謁皇帝。助揚正法。汝不欲我祝皇帝壽耶。過廬山東林寺。見前身塔猶巋然。骨猶未朽。淮西寬問般若意。吾曰三心不可得。楊州太子以舟送吾至都。大順丞相之室韋氏。高麗人也。請於崇仁寺施戒旣已。至灤京。泰定之遇是已。嗚呼。師之游歷如是哉。信乎其異於人也。師自天曆褫僧衣。大府大監察罕帖木兒之室金氏。亦高麗人也。從師出家。買宅澄淸里。闢爲佛宮。迎師居之。師題其額曰法源寺。蓋天下之水自西而東。取以自比焉。師辮髮白髯。神氣淸瑩。服食極其侈。平居儼然。人望而畏之。至正二十三年冬。內侍至。師曰爲我奏爾主。我生日後去耶。生日前去耶。章佩卿速奇帖木兒迴旨。留師少住一冬。又曰天壽寺。吾影堂。是

受天之樂。吾云汝言妄也。殺人者人亦殺之。生死相讎。是苦之本。提曰外道也。吾云慈悲眞佛子。反是眞外道。王有獻。却之。西蕃摩耶提城。其人可化。呪師疾吾。以毒置茗飮。適使臣至自都。請吾同還。欲師班特達。互爲揚化。不契。又去。伽單呪師欲殺吾乃去。蝦城主見吾大喜。外道妬之。打折吾一齒。及將去。欲要於路必殺之。其主護送蜀。禮普賢巨像。坐禪三年。大毒河遇盜。又赤立而走。羅羅斯地界。有僧施一禪被有女施一小衣。乃應檀家供。同齋僧得放生鵝。欲烹而食之。吾擊其婦。婦哭。僧怒見逐。吾聞土官塑吾像。水旱疾疫禱必應。金沙河關吏。見吾婦人衣。髮又長。怪而問奚自。吾言語不通。書西天字。又非所知也。於是留之。晩隈石隙而臥。不覺少間至彼岸渡子異吾禮拜。雲南城西有寺。正門樓入定。居僧請入城。至祖變寺。坐桐樹下。是夜雨旣明衣不濡。赴其省。立應。坐夏龍泉寺。書梵字般若經。衆聚乏水。吾命龍引泉濟衆。大理國吾却衆味。但食胡桃度日。金齒烏撒烏蒙一部路也。禮吾爲師。塑像廟之。吾聞無賴子以吾像禪棒。擲之地而不能擧。悔謝。取安如故。安寧州僧。聞昔三藏入唐狄土知香。時吾己會雲南語。應曰古今不同聖凡異路。請說戒經。燃頂焚臂。官民皆

作小庵。人來則焚之。叫曰救火救火。吾至叫救火。踢倒淨瓶。道巖曰可惜。來何遲。末羅娑國事佛佛勤而邪正雜糅。吾說破邪論。外道皈正矣。城東寶和尙。墾其所居四面爲田。置菜種一器。人至則治田而已。無一言。吾以菜種從而下之。僧叫曰菜生矣菜生矣。其城中有織紗者。人至不言。織不撤。吾以刀斷之。其人曰多年之織畢矣。阿耨達國僧省一。居窖中。見人來。以煤烟塗面出舞而復入。吾以偈相喝。早沙國僧納達居道傍數年。見來者曰好來。見去者曰好去。吾便與三棒。彼回一拳。的哩喉的國婆羅門法盛行。吾縮手而去。挺佉哩哩國眞邪同行。遇盜裸剝。彌伽羅國王迎入內請說法。有寶峯者說經。吾與之互相宣說。東行數日有高山曰鐵山。無土石草木。日照朝陽其熱如火。又名火燄。行十八日可達山頂。有國土凡十七八所。橫接天。其北不知其幾千萬里。其東河水出焉。兩岸高聳。架橋以渡。氷雪不消。故號雪山。孤身飢窮。啖野菜以達西蕃之境焉。吾之行化于中國也。遇北印度摩訶班特達於西蕃。偕至燕京。居未久。西遊安西王府。與王傅可提相見。提請留學法。吾志在周遊。語之曰。我道以慈悲爲本。子之學背是。何也。提言衆生無始以來。惡業無筭。我以眞言一句。度彼超生

禮。應哩囉國信梵志。吾不入。哆囉縛國正邪俱信。吾據座下語。有尼默契。迦羅那國亦信外道。其王見吾喜甚。吾示以大莊嚴功德寶王經摩醯首羅王因地品。王曰法外更有正法。外道欲害吾。吾卽出城。日已黑。有虎至。侍者知烏音。升木以避。吾曰汝旣知禽語。吾所說法能知否。侍者無語。痛行三十棒乃悟。神頭國流沙茫茫。不知所適有樹其實如桃。飢甚摘食二枚。未竟。空神勾到空居廣殿。老人正座云。賊何不作禮吾曰吾佛徒也。何得禮汝。老罵旣稱佛徒。何偸果爲。吾曰飢火所逼。老人曰不與而取。盜也。今且放汝。其善護戒。使閉目。須臾已至彼岸。煎湯臥木之上。乃大蟒也。的哩囉兒國女求合。以飢欲求食。若將許之。而問其馬良者。以實告。吾卽騎之而走。果如飛。便至他境。忽一人縛吾去。使牧其羊。會大雪。入洞入定七日夜。白光出洞。其人除雪而入。見吾趺坐。大喜。施以衣寶。不受。男女俱發心。示吾正路。行且久未見人。忽遇諸途。心甚悅。其人捉吾至王前面。跪曰。天旱必此奴也。請殺之。王曰且縱之。三日不雨。殺何遲。吾燒香一祝。大雨三日。嵯楞陁國有顚僧。見人來以牛頭三列於地。置蒲團其上。默而坐。吾一見火之。彼曰山河大地成一片矣。阿耨池僧道巖居其傍。以草

兩脚是一步。吾師以衣鉢付之。摩頂記曰。下山一步。便是獅子兒。我座下得法出身二百四十三人。於衆生皆少因緣。汝其廣吾化。其往懋哉。號曰蘇那的沙野。華言指空。吾以偈謝師恩已。語衆曰。進則虛空廓落。退則萬法俱沉。大喝一聲。初吾之尋吾師也。歷囉囉許國。有講法華者。吾說偈解其疑。且囉國男女。雜居裸形。吾示以大道卽一。迦陵伽國海岸龜峯山梵志居之。其語曰。万丈懸崖投身而死。當得人天王身香至國王聞吾至。喜曰吾甥也。扳留不肯。華嚴師廣說二十種菩提心。吾喩一卽多多吾曰修行在心。何與於身。令修六度十地等法。結夏摩利支山。乃至楞伽國焉。旣辭吾師而下山也。無縫塔主老僧半路相迓。知吾有得也。請吾演法。吾頌塔而去。于地國主信外道。以吾有殺盜邪婬之戒。召妓同浴。吾恬然如亡人。王歎曰是必異人也其外道以木石作須彌山人。於頭胸腿安立一山。以酒膳祀山。男女合於此。名陽陰供養。吾舉人天迷悟之理。勘破邪宗。泥理國主信佛。吾以偈白之。王答以偈。吾復偈之主施以珍珠數珠。會中有尼越衆問曰。彼師。此第。中間是誰。吾一喝。尼大悟。有針眼中象王過之頌。師子國有如來鉢。佛足跡。一鉢飯能飫萬僧。佛跡時放光明。吾皆瞻

又斥后妃曰。皆吾侍也。聞者怪之。不敢問所以。久而聞于上。上曰渠是法中王。宜其自負如此。何與我家事耶。中原兵將興。師於廣坐語衆曰。汝識吾兵馬之多乎。某地屯幾萬。師所居寺。皆高麗僧。一日忽語之曰。汝何故叛耶。欲鳴皷攻之而止。數日遼陽省。馳奏高麗兵犯界。京師者衆之聚也。每語其人曰。速去之。旣而天子北狩。中原兵入城。立府曰北平。師豈偶然者哉。師自言吾曾祖諱獅子脇。吾祖諱斛飯。皆王伽毗羅國。吾父諱滿。王摩竭提國。吾母香至國公主。吾二兄悉利迦羅婆。悉利摩尼。吾父母禱于東方大威德神而生吾。吾幼也。性樂淸淨。不茹酒葷。五齡就師。受國書及外邦之學。粗通大義。棄去。父病。醫莫效。筮者曰。嫡子出家。王病可痊。父詢三子。吾卽應。父大喜。呼吾小字。曰婁怛囉哆婆。乃能如是耶。母以季故。初甚難之。割愛願捨父疾立愈。八歲備三衣。送那蘭陀寺講師律賢所。剃染受戒。學大般若有得。問諸佛衆生虛空三境界。師云。非有非無是眞般若。可往南印度楞伽國。（今之錫蘭島也）吉祥山普明所。研窮奧旨。時年十九。奮發獨行。禮吾師于頂音庵。師曰從中竺抵此。步可數否。吾不能答。退坐石洞。六閱月。吾乃悟。欲起。兩脚相貼。其王召醫圭藥。立愈。告吾師曰

眞佛事於廣明寺。以次年甲戌三月三日。於楊州天寶山檜巖寺浮圖。雕塔名。六月二十五日。錄載祖派于平山處林禪師之下。重刊佛祖宗派之圖。留板于難陀寺。

【叅考】西天提納薄陀尊者浮圖銘 并序

前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商議會議都監事右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上護軍臣韓脩奉敎書并篆額。

前朝列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郞中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三重大匡韓山君領藝文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李穡奉敎撰。

迦葉百八傳。提納薄陀尊者。華言禪賢。號指空。見天子難水之上。論佛法稱旨。命有司歲給衣粮。師曰吾不爲是也。去而東遊高句麗。禮金剛山法起道場。有旨趣還燕天曆初。詔與所幸諸僧。講法內庭。天子親臨聽。而諸僧恃恩。頡頏作氣勢。惡其軋已沮不得行。未幾。諸僧或誅或斥。而師之名震暴中外。至正皇后皇太子迎入延華閣問法。師曰佛法自有。聖者專心御天下幸甚。又曰萬福萬福。萬中缺一。不可爲天下主。所獻珠玉。辭之不受。天曆以後。不食不言者十餘年。旣言。時時自稱我是天下主

夫判中樞院事吏曹典書宜寧君南誾。嘉靖大夫知中樞院事上將軍趙琳。推忠協贊開國功臣嘉靖大夫知中樞院事都評議使司事趙胖。純忠佐命開國功臣嘉靖大夫知中樞院事都評議使司事兼義興親軍衛同知節制使化寧君張思吉。嘉靖大夫同知中樞院事都評議使司事上將軍朴永忠。推忠佐贊開國功臣嘉靖大夫商議中樞院事都評議使司事兼義興親軍衛知節制使黃希碩。嘉善大夫刑曹典書金希善。楊廣道按廉使佐命開國功臣嘉善大夫禮曹典書趙璞。慶尙道按廉使翊載開國功臣保功將軍千牛衛大將軍沈孝生。資憲大夫完山府尹柳珣。通政大夫知陝州事李軼中訓大夫南原府使尹會宗。通德郎草溪郡事李洽。承議郎高靈監務鄭淑道。通德郎昌寧監務金潤德。宣敎郎溫水監務李虔。奉直郎時興驛丞趙湖。前禪敎都摠攝統判僧錄司事海印寺住持國一都大師敬南。奉翊大夫商議上護軍李宥。星山郡夫人李氏。楝樑禪德信源。禪林寺住持萬雄。香山中德覺蘇。志寶。天珪。信成。志禪。信宗。戒願。達禪。希志。佛心。海樞。覺海。志傳。宗淵。希全。信連。覺正。

王師妙嚴尊者。以其先師指空懶翁掛眞塔名祖派等事。奏奉王旨。以九月九日。大設掛

侍中南乙蕃。輔國崇政大夫檢校門下侍中李崇。前同知密直司事金受益。翊戴開國功臣通政大夫中樞院都承旨經筵集賢官寶文閣直學士充春秋館修撰官知吏曹事李稷。翊戴開國功臣通政大夫中樞院左承旨經筵集賢官知兵曹事李懃。翊戴開國功臣通政大夫中樞院右承旨經筵集賢官兼尙瑞莊知製敎戶曹事韓尙敬。通政大夫中樞院左副承旨經筵集賢官知禮曹事崔遠。通政大夫中樞院右副承旨經筵集賢官知工曹事柳原之。嘉靖大夫判內侍府事李得芬。嘉靖大夫判內侍府事金師幸。嘉善大夫同判內侍府事尹祥。嘉善大夫同判內侍府事李匡。通政大夫敬興府左司尹曹恂。中訓大夫同知內侍府事金珖。檢校判內侍府事李忠。檢校判內侍府事孟天祿。通訓大夫判內侍府事趙禾。前濟州牧使呂瀰。平海郡夫人黃氏。樂安郡夫人金氏。竹山郡夫人全氏。純忠佐命開國功臣正憲大夫叅贊門下府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兼義興親軍衞節制使靑海君李之蘭。正憲大夫叅知門下府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金立堅。資憲大夫三司左僕射同判都評議使尹師德。資憲大夫商議門下府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寶文閣大學士兼判內侍府寺事李恬。奮義佐命開國功臣資憲大

藝文春秋館事兼義興親軍衞節制使世子貳師奉化君鄭道傳。崇政大夫三司左僕射同判都評議使司事集賢殿大學士提點書雲觀事權仲和。崇政大夫判開城府事同判都評議使司兼判司農寺司上將軍禹仁烈。崇政大夫門下侍郞贊成事同判都評議使司判刑曹事上將軍崔永沚。崇政大夫藝文春秋館大學士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兼判司農寺事金湊。正憲大夫叅贊門下府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判禮曹事慶儀純忠佐命開國功臣正憲大夫叅贊門下府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判工曹事兼兵曹典書鷹揚衞上將軍判衞事鷄林君鄭熙啟。正憲大夫叅贊門下府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上將軍李居仁。寶文閣學士知經筵事世子右賓客宜城君南玉。嘉靖大夫中樞院副使都評議使司事上將軍具成孝。嘉靖大夫商議中樞院事都評議使司事上將軍郭忠輔。嘉靖大夫商議中樞院事都評議使李仁壽。推忠翊戴開國功臣嘉靖大夫司憲府大司憲都評議使司事寶文閣學士安景恭。嘉靖大夫中樞院副使司事兼工曹典書寶文閣學士柳亮。輔國崇政大夫檢校門下侍中載寧伯康舜龍。輔國崇政大夫檢校門下侍中成汝完。輔國崇政大夫檢校門下侍中李茂芳。輔國崇政大夫檢校門下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七月日跋

同願

王顯妃。王世子。(芳碩)鎭安君芳雨。永安君兼義興親軍衛節制使芳果。(定宗)益安君芳毅。懷安君芳幹。靖安君芳遠。(太宗)撫安君兼義興親軍衛節制使芳蕃。寧安君良祐。純忠佐命功臣興安君兼義興親軍衛節制使知壽筵事李濟。特進輔國崇祿大夫判門下府事洪永通。特進輔國崇祿大夫領三司事集賢殿太學士安宗源。同德奮義佐命開國功臣特進輔國崇祿大夫門下左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吏曹事兼判尙瑞司事修文殿太學士監藝文春秋舘事領經筵事世子師平壤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趙浚同德奮義佐命開國功臣輔國崇祿大夫門下右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兼判尙瑞司事領經筵上洛伯食邑一千戶實封三百戶金士衡。推忠協贊開國功臣崇祿大夫判三司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上將軍尹虎。純忠佐命開國功臣崇祿大夫商議門下府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兼判義興親軍衛事義安伯李和。奮義佐命開國功臣崇政大夫門下侍郞贊成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判戶曹事兼判尙瑞司事寶文閣太學士知經筵

五層復建畢功役。經營不擾農民力。崢嶸突兀配松岳。輝映雲霞耀丹碧。上安佛骨厥靈赫。中庋大藏具萬軸。下置毘盧備嚴飭。功德最勝堪饒益。聖君萬代奉宗祏景祚綿延千世億。普令羣生霑利澤。命臣作詞刻諸石。臣詞蕪拙不可讀。但願此塔無顚覆。與國鞏固垂罔極。

太祖以卽位之初。重營古塔于伽倻山海印寺。（本塔之遺蹟在十王殿前今尙有破塔片）莊嚴畢備。仍與羣臣。願成大藏。以安于塔。爲福國利民之資。（此與高麗太祖建塔西京之事遙遙相對）

【備考】 願成大藏御製文。 盖聞經律論。通名大藏。佛敎雖有方便萬殊。要之指歸則不過乎戒定慧三學而已。原其三學。只在乎一心。然則心與大藏。三一俱圓矣。況佛敎妙理。通三際亘十方。其功德豈易量哉。寡人蒙天地之祐。祖宗之德。獲膺推戴以卽寶位。惟念否德。不克負荷。尙賴佛敎方便之力。庶可以福先世而利羣生也。肆於卽位之初。重營古塔。莊嚴畢備。仍與羣臣。願成大藏。以安于塔。冀因密護。法雲廣布。羣物咸蘇。福國利民。兵韜世治。萬世永賴。此寡人之願也。

朝鮮國王李旦

規。貽謀而垂後裕者。可謂宏且備矣。於是董工益勤。功乃告成。實壬申冬十有二月也。癸酉之春。塗漑丹雘。翬飛雲表。鳥翔天際。金碧眩耀。輝映半空。上安佛舍利。中庋大藏。下置毘盧肖像。所以資福邦家。永利萬世也。夏四月。設文殊會以落厥成。上命臣記其始末。臣聞浮屠之說。樹塔所以表德。隨其層數多寡。以明德之高下也。五層以上是佛塔也。其言功德報應之說。極爲宏博。故自阿育王而後。歷代尊信。締搆之無已也。然梁達摩答武帝造寺造塔之問。以爲片無功德。蓋爲武帝不修心而費財力廢也。今則財不編戶。力不煩農民。其爲功德。豈易量哉。功德旣勝。報應益彰。天人交慶。幽明共賴。推利澤於無窮。綿景祚於罔極。與國咸休。萬世彌固。信可期也。臣拜手稽首獻詞曰。

浮屠之說興西域。流傳四海因華譯。其言報應甚宏博。上下靡不勤祈福。塔廟之設何巍業。彌天之下遍六合。新羅奉事最誠篤。王氏遵守更無斁。演福寺在闤闠側中有三池九井鑿。其南有塔五層閣。不知何代乃頹壓。累世重營竟不克。運祚將衰焉可得。惟我聖君大有德。天與人歸膺曆服。萬化俱新百弊革。亦資佛敎利邦國

極濶大。譯傳中國。覃及四海。綿歷千禩。愈久而愈熾。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夫婦之愚希望福利。靡不崇信。寺院塔廟之設。巍業相望。彌天之下。吾東方。自新羅氏之季。奉事尤謹。城中僧廬。多於民屋。其殿宇之宏峻凌特者。至于今尙存。一時崇奉之至。可想見矣。高麗王氏統合之初。率用罔替。以資密佑。迺於中外。多置寺社。所謂碑補是已。演福實據城中闤闠之側。本號唐寺。方言唐與大相似。亦謂大寺。爲屋最鉅。至千餘楹。內鑿三池九井。其南又起五層之塔。以應風水。其說備載舊籍。玆不贅陳。王氏享國五百年。屢更喪亂。寺之興廢。殆非一次。此塔之壞。不知的在何時。至恭愍王。欲營之而未就。後有狂僧長遠心者。夤緣權貴。擾民伐財。卒亦罔成。恭讓君。賴將相之力。復祖宗之緒。卽位以來。事佛益力。爰命僧天珪等。募工興役。辛未二月始事。掘舊址填木石。以固厥基。迄今乃竪縱橫六楹。克壯且廣。累至五層。覆以扁石。將訖厥功憲臣有言而中輟。惟我主上殿下。以神武之資。獲天人之應。奄膺大寶。誕主民社。至仁好生。大德育物。羣賢勵翼。治道熙隆。百弊皆革。萬化俱新。凡可以裕國惠民之政靡有不舉。以佛之道。慈悲愛物。可利邦國。崇揚之法。因守不廢。其所以創始而樹鴻

立言。以架屋下屋哉。予固知公久。又於功夫選。獨公開口的答問意。又知公名不虛得。出於衆萬萬矣。今觀名菴之義。非以自表。將使游其門者。有所據依。爲其用力之地。故不以文拙辭。又作歌以寄之曰。白雲兮行大虛。長風兮卷滄海。其來兮何從。其去兮安在。菴中高臥兮閒道人。月作燈兮松作蓋。重爲告曰。後之讀吾記者。當學幻人心識。然後。知修公之爲人矣。知吾作記之意矣。請高着眼。戊午夏五月二十又六日記。

冬十月。沙門自超。以召至松京。太祖以是月十一日誕辰。具法服若器。封爲王師。大曹溪宗師。禪敎都摠攝。傳佛心印。辯智無礙。扶宗樹敎。弘利普濟。都大禪師。妙嚴尊者

【備考】妙嚴尊者塔碑云。癸酉。太祖欲相土建都。命師隨駕。師辭。太祖謂師曰。古

癸酉二年明洪武廿六年王幸鷄龍山。爲相土建都也。王師無學從焉。

今相遇。必有因緣。世人所卜。豈若道眼。巡幸鷄龍山及新都。漢陽也師皆扈從。

夏四月。重創演福寺塔成。設文殊會以落之。

【備考】演福寺塔重創記。權近撰佛氏之道。以慈悲喜捨爲德。以報應不差爲驗。其言

攝心着力。不擬不衡。不落左右。中道斯征。

附幻庵記。李穡撰 予之未冠也。喜遊山中。與釋氏狎。聞其誦四如偈。雖不盡解。要其歸無爲而已。夢者悟則已。幻者法則空。泡歸於水。影息於蔭。露晞電滅。皆非實有也。非實有焉。而不可謂之無。非實無焉。而不可謂之有。釋氏之敎。蓋如此。稍長縫掖十八人結契爲好。今天台圓公。曹溪修公與焉。相得之深。相期之厚。復何言哉。及余宦學燕京。修公亦入山。今三十年矣。間或相値。信宿則別。迴思前日。詩酒淋漓。何可復得。信乎其如夢矣。信乎其如幻矣。玄陵欽公之風。再請住持大寺。公皆辭之。雖逼迫入院不久棄去。蓋視世如幻久矣。嘗一典十員法席。一年未竟。而玄陵賓于天。公於幻之味。益親嘗矣。靑龍惠禪師之來京也。公以書索予記曰。身之幻。四大是已。心之幻。緣影是已。世界之幻。空華是已。然旣曰幻矣。是可見也。是可修也。見其可見。修其可修非如指月指矣。是吾平日所立之地也。夫豈入於斷滅哉。又有所謂三觀者。單複以成淸淨定輪。而起幻銷塵之術。貫乎其中。則幻之益於末學也。非淺淺矣。此吾所以表之居室。而使聞吾風入吾室者。皆得以自省也。不然。閴寂蕭灑閑居之境。何必立名

必以支脇。至九月十有八日丙申。命作遺書。又謂門人曰。吾行在今晩。可請州官封印。至晩坐曰。如今臘除已到。吾當逝矣。卽說偈。儼然示寂。床坐八日。貌若平時。至廿五日癸卯。門人積薪荼毗于宴晦之北麓。是夜有雨。崇朝不止。方下火。雲開天霽。若有神助。厥明檢骨。色白如雪。其頂骨尤厚且淨。門人紹安。奉遺書以聞。上情惻悼。命攸司賜謚。曰普覺。塔曰定慧圓融。差遣內臣。監其厝骨。又敕工造浮圖。以其年後十二月甲申。窆于靑龍寺之北岸。春秋七十二。夏臘六十。師貌淸而秀。氣淑而和。禮恭言切。人皆敬愛。持律必堅。守道乃勤。位高而心益謙。年高而行益勵。禪敎諸典。靡不研窮。率多不師自通。誨人不倦。講解詳明。所至弟子彌衆。入其室者多聞人碩德。不喜綴文。苟下筆則辭語精微。尤工於簡牘。識者稱之。臣近竊維佛氏之道。莫高於禪然其言多誕恠莫測。若麻斤屎橛之類。尤可駭愕。其傳愈遠。其說益誕。惟曹溪鑑師心行平直等語。典實平易。其道益高。故能獨高諸祖。至今學禪者。皆宗之。今觀吾師選場答語。事理融徹的實。且其平日訓迪學者。必以眞常。使之易入。與大鑑同軌。非若他誕幻可駭之比。是知道本坦而師之所造者深矣。銘曰。

敎都摠攝。悟佛心宗。興慈運悲。福國利生。妙化無窮。都大禪師。正遍智雄尊者。以忠州之開天寺。爲下山所。其秋。往瑞雲山。王又遣正郞朴元素。獻鞍馬邀還。明年甲子海賊深入寇忠州界。廟謀慮開天林壑。將爲賊藪。師住于彼。能安乎。以聞于王。遣使邀至光巖寺。旣至上言曰。老僧未辭開天。且住光巖。雖得一寺。尙過素志。況可兼乎殿下若能俾老僧全心。以追先君冥福。願以開天兼付別人。王曰開天是師終住資蔭之地。光巖是予請來演法之場。兼領何害。師不得辭。乙丑秋。命設五十日白傘蓋道場。以禳天地災變。名儒韻釋。多詣聽講。會末王亦駕幸而致禮。丙寅大妃安氏爲導玄陵。請莅佛頂會于輔國寺。王又請於壽昌宮。主消災法席。及還。命代言李稷伴送用表尊敬。戊辰夏。王遜于外。幼君襲位。師乞歸開天。今主上之在潛邸。嘗與師願成大藏。辛未秋粧校訖功。置瑞雲寺。大設慶會。恭讓君命內臣降香。邀師爲證。壬申秋七月。我主上。革命啓統。師乃表賀。俄以老病乞解其位與寺。修牋送印。遂移錫于青龍。侍者湛圓奉書印詣闕。上意欲仍師事。卽還其印。湛圓來報。師蹙額曰。吾老且病逮將不久。明主如何阻吾之願。未幾痢作。旬日彌留。雖數起便。不令人扶。困不尸臥

中而立。問入門句。師入門曰入已還同未入時。問門內句。曰內外本空中云何立。翁又以三關。問曰山何岳邊止。答曰逢高卽下遇下卽止。問水何到成渠。曰大海潛流到處成渠。曰飯何白米做。曰如蒸沙石豈成嘉餐。翁乃肯之。上敕收司制入格。文留宗門。師知上欲命住院。不告出城。隱於圍鳳山。五年壬子。壓於上命。住佛護寺。越明年有旨徵入內佛堂。師用夜半潛出。直往平海之西山。敕諸道搜之不已。乃出應命。甲寅正月。始入院。上屢咨法要。王大妃尤加敬重。及九月上賓于天。康宣君立。賜以廣通無碍圓妙大智普濟之號。乙卯秋。移住松廣社。丙辰三月。上書辭院。歸瑞雲寺。戊午自雉岳還宴晦。忽一日有賓及門。師卽入室。托疾不出。賓果中使。請師主光巖寺師以疾辭不獲。乃起以來。僅閱三霜。請退不報。卽以遯。抵于原州之日雲菴。自後歷徙龍門淸平雉岳諸山。誓不復作住持。癸亥三月。朝議欲遵舊制。擇立釋門名德。以爲師範。時咸注于師。師聞謀。欲隱避。門人甘露長老慶觀曰。此自安之計耳。方今國主尊崇我法。欲擧斯事。意甚盛也。願師爲法。少安無躁。師果不行。夏四月朔甲戌。王遣相臣禹仁烈等。奉御書印章法服禮幣。就所寓宴晦菴。冊爲國師。大曹溪宗師。禪

幻化靡常。超然有脫棄名韁之想。忽聞隣有暴亡者。益自感。決意入山。辭母將行。夢見日輪照師面。既覺欣慶。徑往金剛山。即八年戊子秋。師年二十有九歲也。攝心不寐。脇不暫衡。功夫日進。既二稔。聞其母戀望不置。卽來覲省。寓止京山。不敢遠遊凡五六年。及母卒。倩寫大字法華經。以資冥福。謁息影鑑于禪源。學楞嚴。深得其髓。故宰相趙公雙重。新結休休菴。迓師講演楞嚴要旨。辯才淸發。令人怡喜。因住三年。往忠州之靑龍寺西麓。沿溪而上。峯回境靜。有屋舊址。躬搬土石。經營無憚。既成。扁以宴晦。蓋自表其心迹也。玄陵高師行誼。請住檜巖寺。不就。乃入金鰲山。又入五臺山居神聖菴。時懶翁勤和尙。亦住孤雲菴。數與相見。咨質道要。翁後以金襴袈裟象牙拂山形杖遺師爲信。辛丑秋。江陵道按廉使。起師赴闕。俾主登壇之戒。師於中途遯走。晦迹山水間。遍歷名山。操守益固。己酉白城郡人金璜。邀師以願刹瑞雲寺。師至開僧堂葺廊廡。大張釋會。四衆聞之。造謁者衆。洪武三年庚戌秋七月。上設工夫選場。大集禪教山門衲子。命懶翁試之。上親臨觀。翁下一語。諸衲無一能對者。上不懌將罷。師後至。具威儀。立堂門陛下。翁問如何是當門句。師卽上陛。答曰不落左右中

太祖在潛邸。嘗與混修。願成大藏。置瑞雲寺。至是年九月十有八日丙申。混修入寂。太祖惻悼。賜謚曰普覺。塔曰定慧圓融。命花山君權近作碑銘。以記其德。

【備考】 朝鮮普覺國師碑銘 幷序 花山君權近撰

上肇位春二月己亥。(卽位之明年癸酉春也)駕幸檜巖寺。命臣近若曰。修國師在前朝。道行高一世。逮予莅祚之初而奄逝。予甚悼焉。今其徒礲石厝骨。又欲勒碑以示後。爾宜爲銘臣近承命悸恐。不敢以不文辭。師諱混修。字無作。號幻菴。本姓趙氏。廣州豐壤縣人考諱叔鴒。憲部散郞。妣慶氏。本清州。皆士族也。憲部出宰龍州。以延祐庚申三月十三日。生師于治所。嘗一日出畋。見一鹿。走且止而顧視者再。欲發矢。異而顧之。有其兒追母而來。乃歎曰。獸之念母與人何別。卽罷獵。不數月。病終于外。妣奉喪提孩而歸。師少嘗嬰疾。卜之曰此兒出家終不病。作大和尙矣。年甫踰一紀。妣謂師曰汝生之初。汝父以憐汝故。感鹿母兒。以休其獵。是汝慈仁護生之道。已現於襁褓之日矣況卜者言然。令投大禪師繼松祝髮。訓習內外典。聰慧異常。月開日益。卓然有聲。終不爲屈下第二座。至正紀元辛巳。赴禪試。登上上科。儒釋朋遊。日以親附。每歎身命

佛紀二四一九年

佛紀二四一九年

粹等。惡其無禮。且怒貂等不告長官。擅出生徒。囚貂等家奴。召復禮還入學。及子粹赴衙。貂等不庭迎。子粹上箋辭不允。下貂等于巡軍。庚辰復修演福寺塔。○八月王御經筵。謂兼禮曹判書閔霽曰。聞禮曹定服色刪佛事。然乎。不貴異物。實是良法。予亦衣綿布矣。若佛事乃先王所爲。予何敢擅罷耶。發京畿交州西海道民丁。及諸道僧。築京都內城。命判三司事裵克廉監之。○冬十月。日本國僧玄教。遣僧道本等。四十餘人來。獻土物。○十一月丙申。設八關會。如法王寺。

壬申四年（明洪武廿五年）五月癸巳。演福寺塔成。壬寅王與順妃。引見僧自超。（懶翁法嗣無學也）于解慍亭○六月日本遣使求藏經。○秋七月辛卯。（十六日）王禪位于李侍中。是爲朝鮮太祖。（王遜于原州。尋移杆城郡。封恭讓君後三年甲戌。薨于三陟府。後追封恭讓王）

朝鮮時代

○太祖高皇帝（追崇）（李旦初諱成桂）在位七年

壬申元年（明洪武廿五年）先是。高麗辛禑廢王十一年乙丑。（明洪武十八年）韓山君李穡。奉教撰太古普愚謚圓證國師之碑。首書門徒曰。國師智雄尊者混修。又有判三司事李成桂（太祖初諱）之聖諱焉

太祖之罪人。我國家自庚寅癸巳以上。通儒名士多於中國。故唐家以爲君子之國。宋朝以爲文物禮樂之邦。題本國使臣下馬所曰小中華之館。自庚癸以後。不死兵亂則逃入山林。通儒名士百無一二存者。彼學佛者始倡邪說。上誣君臣。下誑愚民。乃作太祖九世之像曰。某生爲某院主。某生作某塔某經。某生爲某寺之牛。至某生乃得王位。上賓之後今爲某菩薩。成書開板。藏于深山。以欺萬世。玄陵見之。深加敬信。嗚呼正學不明人心不正。不修德而惟福之是求。不知道而惟恠之欲聞。豈不惜哉。豈不痛哉。自孟子闢楊墨尊孔氏以來。漢之董子。唐之韓子。宋之程朱子。皆扶斯道抑異端。爲天下萬世之君子也。王安石張天覺等。興佛敎易風俗。而爲天下萬世之小人也。殿下若遵安石天覺之所好。髡三韓之民。棄國家。弊屣王位入山求佛。則納金琠之言可也。若遵董韓程朱之學。以正人心明人倫。去民之蠹賊。以興堯舜三代之理。以光中興之業。則彼金琠者。當轘諸都市。以示三韓萬世中興大聖人之不惑於邪說可也。云云。王覽疏大怒。礎等將上書。生員徐復禮不署名。博士金貂等鳴鼓而黜之。又司藝柳伯淳力止礎等上書不得。言於知申事成石璘曰。礎等疏請勿上聞。礎等知之。共議將不受業。大司成金子

歷代君臣不能體聖祖之遺意。因循苟且。營菴立塔。無代無之。式至于今。其弊滋甚。爲人心世道計者。可不痛心哉。殿下以英明之資。惑於浮屠讖緯之說。往遷于南。以國君之尊。親幸檜巖。以倡無父無君之敎。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毁我三綱五常之典。臣等爲殿下中興之美惜也。且誕降之辰。宜率百官上壽大妃。以示殿下中興孝理之盛德於三韓臣庶也。此之不爲。反尊胡敎。區區於飯僧供佛。以沮臣庶中興至理之望可乎。至若窮人之力歛人之怨。督立演福塔廟之役。中外嗷嗷。士民缺望。昔後周毁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周興齊滅。然則佛氏之不能作禍福於人世者可知也伏惟殿下。法堯舜三代之所以興。鑑齊陳梁蕭之所以亡。上繼聖祖之遺意。下副吾儒之素望。使彼佛者。勒還其鄕。人其人以充兵賦。廬其居以增戶口。焚其書以永絕其根本而所給之田。使軍資主之。以贍軍餉。奴婢使都官掌之。以分各司各官。其銅像銅器屬於軍器寺。以修甲兵。其所用器皿。屬於禮賓寺。以分各司各官。然後敎之以禮。養之以道德。不數年間。民志定而敎化行。倉廩實而國用周矣。今佞臣金㙉。阿意順旨。變亂是非。欲與無父無君之敎。以廢古今聖賢之道。以爲太祖開國。皆蒙佛力。以指闢佛者爲

副正金琠上書曰。太祖創業。觀山水之逆順。察地脉之續斷。創寺造佛。給民與田。祈福禳災。此三韓基業之根本也。比來無識僧徒。不顧創業之義。收民土之產。自營其業而上不供佛。下不養僧。嗚呼其徒之自滅其法也甚矣。今狂儒之淺見薄識者。不顧三韓之大體。徒以破寺斥僧爲意。噫聖祖創業之深智。反不如竪儒之計乎。伏望殿下。上順聖祖之弘願。重營佛寺加給田丁。以興釋敎。前戶曹判書。鄭士倜亦上書。以爲佛法。福利國家。宜當崇奉。王嘉納其言。時言者多斥王好佛之獘。琠及士倜。以此中王心。○成均生員朴礎等上疏曰。上畧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類。衣服殊制。不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死生壽夭。由於自然。威福刑政。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惟我太祖統三之初。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私立願刹。於是太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爲神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爲死生禍福。悉佛所爲。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若遽革佛氏。必生駭心。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然則太祖之垂訓於後世者。至深切矣

以爲我事佛而彼非之。我善而彼惡也。我道而彼魔也。我之事佛神爲富國也。爲壽國也非爲我也。持是說以固其心。而人之言莫得而入也。殿下卽位以來。道場高峙於宮禁法席常設於佛宇。道殿之醮無時。巫堂之事煩瀆。此殿下以爲善事。而不知其實非善事雖有言之者。擧皆不納。不自以爲咈諫。是臣所謂爲善福壽之說先入之也。昔梁武帝屈萬乘之尊。三舍身爲寺家奴。殫江南之財力大起佛塔。其心豈以爲非利而苟爲之也。匹夫作亂身遭羈辱。子孫不保而國家隨之。佛氏所謂修善得福者果安在哉。此猶異代也玄陵崇尙佛敎。親執弟子之禮於髡禿之人。宮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會。無歲無之雲巖之金碧輝映山谷。影殿之棟宇聳于霄漢。財殫力竭。怨讟並興而皆不恤。事佛可謂至矣。卒不獲福。豈非明鑑乎。周末神降于有莘。太史過曰。國家將興。聽於人。國家將亡聽於神。周果以亡。由是言之。事佛事神。無利而有害。可知矣云云。吏曹判書鄭摠上書曰。上署浮屠之敎。敗倫滅理。非人主之所尙也。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殷鑑昭然。可以爲戒。而殿下崇信太過。營搆普濟之塔。而又多張梵采。殆無虛月。何爲此無益之費。以取識者之譏乎云云。罷修演福寺塔。○六月前典醫

雍熙之治歟。且其法曰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淸淨寂滅者。然其徒也寄食吾民。無所愧耻。可笑之甚也。嗚呼爲此道者。辟穀居山。與禽獸同羣然後可也。來入民間。毁傷風俗。亦獨何哉。殿下中興。雖在先王之法猶有所損益之者。而況此誤世之大恠。尤好而不黜之可乎。柰何造塔之役。農民勞憊。禪僧之養。錢穀虛耗。上所好者。下必有甚焉恐斯民駸駸然入于釋氏。棄恒產而背君父矣。昔梁武一捨身於同泰寺。殫府庫事浮屠卒之呵呵之聲。爲千古笑。玄陵師懶翁惑辛旽。終未獲福。此則殿下之所親見也。中略臣願回天聽決宸衷。驅出家之輩。還歸本業。破五敎兩宗。補充軍士。中外寺社分屬所在官司。奴婢財用亦皆屬焉。嚴立禁令。剃髮者殺無宥。王覽疏不悅。鄭舍許應等上疏曰。上略殿下卽位以來。中外未知殿下所好。及創演福旣廢之塔。臣民之望多有所缺。釋氏之道無父無君。戎裔之敎。三代之盛所未有也。殿下有志於三代之理。而反行裔夷之敎乎。願殿下罷可已之役。以副民望云云。政堂文學鄭道傳上疏曰。上略臣問三司會計。佛神之用居多焉。財用之妄費莫斯若也。然佛神之害自古難辨也。爲其徒者曰。此好事也善事也歸我者國可富也民可壽也。爲人君者聞是說而樂之。殫其財力謟事佛神。人有言之。則

爲再從兄弟。出入湧奇家。自謂忠宣王孼曾孫。定陽君瑀知之以告。遂捕鞫之。絞益富及子孫十三人。憲府上疏論湧寄陰庇益富。潛謀不軌。郞舍亦請置極刑。幸僧神照。素善湧奇。密白王曰。援立之功。專在湧奇。王特宥。憲府復請誅湧奇。乃杖流遠地。命納弘福都監布二千四千于演福寺。以資修塔。○夏四月。禁婦女往來佛寺。代言柳廷顯請停演福寺之役。不聽。○五月成均大司成金子粹上書曰。上畧唐韓愈言於憲宗曰。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此之時。未有佛法。自漢永平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宋齊梁陳元魏以降。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殿下卽位之始。修廣演福寺塔。破民家三四十戶。今又大起浮屠。而交州一道斫木輸材。人畜盡瘁。欲徼未可必得之冥福。以貽現在生靈之實禍。乞申降明勅。以寢其役云云。成均博士金貂上書曰。上畧釋氏潔身亂倫逃入山林。此亦一道也。然其禍福之說。妖妄尤甚。其曰張皇梵宋。能厭妖異。而降香絡繹。供億浩廣。未見天災地恠之消弭也。其曰我以祈福能使人壽。而不惜萬錢俾之祝壽未見百齡之驗也。其曰賴我接引破地獄生樂土。然死無復生者。其見樂土與地獄者誰歟。其曰地鉗之應。置金刹寶塔以鎭之。然三代以上。未有釋氏。不知何物以鎭之而致

臣。爾何獨執不可耶。○八月刑曹總郞尹會宗上疏曰。國祚之長。在乎人君。積德累仁培養邦本而已。夫豈恃都城地勢之旺氣哉。昔盤庚之去耿。以有河決之患。太王之去豳以有狄人之侵。平王之東遷。以有犬戎之亂。今無此數事。將遷漢陽。物議驚駭。殿下特以江水赤沸。太白晝見。乃信讖緯之言。欲移蹕而避之。又惑浮屠法猊之說。修演福寺盡毁四傍人戶。失所者多。臣願殿下。罷移都。黜法猊。恐懼修省。以答天心。無徒惑於邪說。○九月遣內侍於演福洛山王輪等寺。設齋祈福。王自卽位以來。每月朔望。必於宮中。招僧講經。每四時。必於十三所祈恩。曰道場。曰法席。曰別祈恩。諂事神佛。大臣臺諫。每論不聽。○十二月刑曹判書安瑗。上言曰。向者術士。以災異請遷都避禍。今遷都已久。猛虎傷人。變怪不息。術士之言旣無驗矣。乞速還都。以應天意。以慰人望。王納之

辛未三年明洪武廿四年春正月設帝釋道場於報平廳。○二月己未。王發南京。辛酉次檜巖寺。大張佛事。窮極奢侈。飯僧千餘。使伶官奏鄕唐樂。王手執香爐。巡東西僧堂。以侑食。順妃亦隨之。又與妃及世子。禮佛徹夜。壬子王及世子。手施僧布一千二百匹。賜講主僧段絹各三匹。衣一襲。仍御寺門。受誕日朝賀。○三月流池湧奇於遠地。王益富與湧奇妻

指空。冀其福壽。卒致應昌之敗。佛之爲教無父無君。而姚秦前元。以五胡北狄之俗。不法帝王之治。以毀綱常。得罪於天。以速亂亾。今殿下中興。方將作法垂範。爲聖子神孫億萬世之所遵。今乃復襲胡狄之失。乃以胡教爲師。有國家者。立政立事。當循其名。當責其實。所謂師者。師其道也。釋氏以臣子而背君父。逃入山林。寂滅爲樂。若師其法。必髠三韓之民。必絕九廟之祀。然後稱其名耳。願殿下勿以無君無父者爲師。尊堯舜孔孟之道。以開三韓太平之業。王勉從之。英至崇仁門。不得入而還。○夏四月。錄回軍諸臣功。(下教曰僞主辛禑。恣行不道。歲戊辰乃與崔瑩。欲犯遼陽。將使國家。得罪天朝。社稷存亡。間不容髮。守門下侍中李成桂前侍中曹敏修。首倡大義。定策回軍。以安社稷。功勞重大。帶礪難忘。其同心協力者。(某官某人等)奉福君僧神照。(某官某人等)等四十五人。皆賜功臣。有司啓聞施行。)特賜奉福君僧神照功牌。使主水原舞鳳山萬義寺。仍給奴婢土田。傳于恭孫(見輿地勝覽)。○秋七月書雲觀上書曰。道詵密記。有地理衰旺之說。宜幸漢陽。以休松都地德。王謂朴宜中曰。卿以遷都爲何如。對曰古昔人君。以讖緯術數。保其國家。臣未之聞也。且動衆則。擾民之弊。供億之費。可勝言哉。王曰吾非不知其弊。陰陽之說。亦豈妄哉。乃遣評理裴克廉。往修宮闕。左獻納李室上疏曰。殿下信讖緯之說。欲遷漢陽。旣爲不可。況今秋成未穫。而人馬蹂踐。必召民怨。王詰之曰。秘錄云。苟不遷。廢君

以滅其口。嫁以姪女。以固其寵。禑擧兵猾夏。得罪天子。此正王氏復祀之秋。而大將曹敏修。以仁任之親爲上相。繼仁任之邪謀。立禑子昌。以惡繼惡。其禍及昌。廢爲庶人云云。

十二月左司議吳思忠。門下舍人趙璞等上䟽。論劾李穡。以儒宗倿佛。毀人心術。敗亂風俗云云。

庚午二年（明洪武廿三年）春正月王御經筵。鄭夢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卽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敎。則不然。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嵓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爲宗。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粲英(普愚嗣法)爲師。故夢周語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納。演福寺僧法猊說王曰。寺有五層塔殿及三池九井。頹廢已久。今復建塔殿鑿池井。則國泰民安。王悅。以上護軍沈仁鳳。大護軍權緩。爲造成都監別監營之。是月王置仁王佛於別殿。每朝夕禮拜。凡有災異。輒行祈禱。○二月王欲迎曹溪僧粲英爲師。大司憲成石璘。左常侍尹紹宗等伏閤諫之。又聯章上䟽曰。三代帝王。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爲師。故湯師伊尹。伐夏救民。以開六百祀之商。武王師太公鷹揚。以開八百年之周。姚秦以胡僧鳩摩羅什爲師。不旋踵而亡。前元以蕃僧婆羅跋蹄爲師。及其季世。以天子之尊。奴事

佛紀二四一六年

○辛昌〔廢王〕在位半年

十二月。典法判書趙仁沃等上疏曰。佛氏之敎。以淸淨寡欲。離世絕俗爲宗。固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也。近世以來。諸寺僧徒。不顧其師寡欲之敎。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不以供佛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婦之家。汚染風俗。賄賂權勢之門。希求亘利。其於淸淨絕俗之敎。何。願自今。選有道行無利欲者。住諸寺院。其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令所在官收之。載諸公案。計僧徒之數而給之。禁住持竊用。凡留宿人家之僧。以犯奸論。貴賤婦女雖父母喪。毋得詣寺。違者以失節論。其爲尼者以失行論。敢祝婦人髮者。加以重罪。鄕吏驛吏及公私奴婢。勿許爲僧尼。僧徒恒留宿人家者。俾充軍籍。其主家亦論罪。

○恭讓王〔王瑤〕在位四年

己巳元年明洪武廿二年(十一月以前爲辛昌元年)秋七月門下侍中李穡。乞解職。擧李琳自代。以穡爲判門下府事。琳爲侍中。洪永通領三司事。穡嘗與永通李茂方等。設白蓮會於南神寺。佛者以穡藉口。益肆其說。

十一月己卯放昌於江華。立宗室定昌君瑤爲王。恭愍王定妃敎曰。恭愍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任以逆賊辛旽之子禑冒名恭愍王後。殺所生母

舊諱）在海州戰場。下馬據胡床張樂。僧神照割肉進酒。

佛紀二四〇九年

壬戌八年（明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師普愚示寂。

佛紀二四一〇年

癸亥九年（明洪武十六年）九月大設鎭兵法席於中外佛寺。共一百五十一所。供備不可勝計。而赴防軍士自備粮馬。

佛紀二四一五年

戊辰十四年（明洪武廿一年）禑與崔瑩。決策攻遼。發中外僧徒爲兵。

夏四月乙巳朔。禑與崔瑩。決策攻遼。丁未禑次平壤。督諸道兵。作浮橋于鴨綠江。使大護軍裴矩督之。船運林廉等家財於西京。欲充軍賞。又發中外僧徒爲兵。加崔瑩八道都統使。以曹敏修爲左軍都統使。以李成桂爲右軍都統使。壬戌各領軍。發平壤衆號十萬

時有僧稱道詵讖曰。設文殊會。則敵兵自屈。瑩信之。乃設會於穴洞。（海東名將傳崔瑩傳）○五月李成桂自威化島。回軍。渡鴨綠江。僧神照與定大策焉。（時霖潦數日水不漲。師既渡。大水驟至。全島墊溺。人皆神之。時童謠有木子得國之語。軍民無老少。皆歌之。）

六月庚戌放禑於江華。辛亥曹敏修立禑子昌。十二月斬崔瑩以謝決策攻遼之罪。

付囑。妃既有身。吾何憂乎。少選問誰與合。萬生曰妃言洪倫也。王曰予明日謁昌陵佯使酒殺倫輩。以滅口。汝知此謀。亦當不免。萬生懼。是日夜與倫等謀。乘王醉。手刃之。呼曰賊自外至矣。衞士股栗。莫敢動。宰相百執事。聞變。無一人至者。黎明王太后率江寧大君禑。秘不發喪。李仁任疑僧神照謀作亂下獄。既而見屏障及萬生衣上渫血痕。於是下萬生獄鞫之。悉得其狀。遂繫倫等。丁亥李仁任立禑。誅崔萬生洪倫等。

○辛禑（廢王）在位十四年

佛紀二四〇二年

乙卯元年（明洪武八年）徵諸寺住持戰馬各一匹。又取諸寺田租。以充軍費。

佛紀二四〇三年

丙辰二年（明洪武九年）二月辛旽妾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啼號曰。我實生主上。何母韓氏耶。太后出之。仁任下般若獄。令臺諫巡衞府雜治之。般若指新創中門呼曰。天若知吾寃。此門必頹。司議許時。纔入門。門自頹。時僅得免。人頗異之。竟投般若于臨津。夏四月放僧懶翁于密城郡。時懶翁於楊州檜嵒寺。設文殊會。中外士女無貴賤。爭賷布帛果餠施與猶恐不及。寺門塡咽。故放之。○五月十五日王師惠勤示寂于驪興之神勒寺。

佛紀二四〇四年

丁巳三年（明洪武十年）三月令諸道募僧作戰艦。○五月以旱雩。且遍禱於佛宇○九月李成桂（太祖

法。賜僧布三百餘匹。○五月癸丑。以旱。放辛旽黨人妻妾沒爲官婢者。惟旽妻妾不赦從王太后之言○九月戊申。王使僧唱無常歌。聽至夜分。

佛紀二四〇〇年

癸丑二十二年明洪武六年春正月壬子。幸魂殿。飯僧三百。○二月丁亥。以公主忌辰。幸王輪寺飯僧三百。赦二罪以下。王朝太后。欲以牟尼奴爲嗣。請就學。以成均直講李崇仁授書太后不欲。乃托辭曰。兒尚幼。稍長就學。未爲晚。王曰臣今數窮當死。今不立嗣。社稷誰托。○夏四月設仁王道場於康安殿七日。以禳天變。○秋七月乙巳。賜牟尼奴名禑。封爲江陵府院大君。百官賀。

佛紀二四〇一年

甲寅二十三年明洪武七年春正月辛未。幸仁熙殿飯僧。丁丑幸演福寺。設談禪會。○九月有胡僧。自北元來。謂康舜龍曰。元以瀋王孫爲高麗國王。王聞之。囚僧及舜龍按治。僧曰聞諸某甲。執其人鞫之。曰此前贊成事禹磾家奴行販北元時所聞也。欲訊其奴。奴逃。釋僧與舜龍。囚磾于巡衞府。○甲申王暴薨。宰相李仁任。以僧神照。常在禁中。有膂力多詭計。疑謀作亂。下獄。既而知其無罪。釋之。

前一日宦者萬生。從王如厠。密啓曰。益妃有身。已五月矣。王喜曰。予嘗慮影殿無所

佛紀二三九九年

請置旽極刑。王從之。遣大司成林樸。判事金斗誅旽于水原。初王與旽春富等。同盟。至是授樸盟書。使示旽。數曰爾嘗謂近婦女。所以道引養氣。非敢私之。今聞至生兒息。是在盟書者歟。城中甲第至七。是在盟書者歟。如是者數事。數罪訖。可焚此書。樸至水原使人詐報宣召。旽喜曰。今日召還。盖爲阿只思我也。阿只方言小兒之稱。旽當刑。束手乞哀於樸曰。願公見阿只活我。乃誅之。旽性畏吠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鷄白馬以助陽道。時人謂旽爲老狐精。戊辰召牟尼奴納太后殿。先是流旽。王謂近臣曰。予嘗至旽家。幸侍婢生子。毋令驚動。善保護之。子卽牟尼奴也。至是召納。乃屬守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有美婦在旽家。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初林樸與上將軍李美冲。侍。王目美冲曰。汝知阿只事矣。對曰臣知之矣。樸恠之。及出。以問美冲。美冲曰。上嘗鑄金錢授臣。往旽家。賜阿只。阿只大喜。旽謂余曰。上數幸吾家。非爲我也。余具以聞。故上有是言。至是樸謂史官閔由誼李至曰。上幸宮人生子。今已七歲。旽潛養之不使國人知。是亦當誅也。史官宜知之。〇八月丁亥。以僧惠勤爲王師（懶翁也）

壬子二十一年（明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飯僧于宮中。〇二月乙未。王以公主忌日。幸王輪寺。聽

使歸。問國王之政。言王唯務釋氏之道。朕不可不諭王知之。歷代之君。不問華夷。惟行仁義禮樂。可以化民成俗。今王舍而不務。日以持齋守戒。望脫愆寃。以求再生之福。佛經之說雖有。然不崇王道而崇佛道。失其要矣。朕幼嘗爲僧。禪講亦曾參究。惟問有佛而已。度死超生未見盡驗。古今務釋氏而成家國者。實未之有。梁武之事可爲明鑒。今王能擧先王之道。與民興利除害。使父母妻子飽食煖衣。各得其所。生齒日繁。此道若擧則福德之應。王子必生於宮中。此則修行之大者也云云。(下畧)○十二月戊寅。幸辛旽家問疾。

辛亥二十年(明洪武四年)春正月己丑。幸影殿。飯僧八百。己亥幸演福寺。設談禪會。○二月己未幸魂殿。飯僧。己亥王以公主忌日。幸王輪寺。飯僧千餘。○三月丁亥。幸雲巖寺。飯僧。○閏月辛旽傔人。宴旽于穿坂。自侍中以下時散各品。皆與焉。凡二百餘人。都人聚觀。謂之僉議餞送。○夏四月幸演福寺。設文殊會。○五月丁巳。以誕日。幸魂殿。飯僧八百。○六月丙辰。選部議郞李靭。上匿名書。告辛旽謀逆。鞫其黨奇顯崔思遠鄭龜漢陳允儉奇仲脩等誅之。己未流辛旽于水原。辛酉辛旽伏誅。兩府臺諫理部。上書。論旽大逆之罪

道場于康安殿。雲巖寺僧。詣都堂。請給餉客之米。宰樞議給轉輸都監米五十石。三宰李成瑞。方在告。錄事請署其案。成瑞嘆曰今須祿不給。而雲巖僧。惟其所欲。請養居僧則與之。請食役夫則與之。今又給餉客之費。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用。國用焉得不匱遂不署。○九月辛酉。王幸王輪寺。設天兵神衆道場。七日乃還。王手書疏。賜僧布一千五百匹。辛旽亦施千五百匹。○冬十月甲子。王在王輪寺。宴淮王吳王使。二使各獻黃金佛一軀。時王方惑浮屠。故因所好爲贄○十一月行八關會。辛旽攝王受羣臣朝于儀鳳樓。辛旽祝高仁器髮。放于金剛山。仁器本僧釋温也。附旽拜判少府監事。至是洩旽逆謀。旽自辨於王。髠而逐之。實陰護之也。

庚戌十九年（明洪武三年）春正月甲寅。幸王輪寺。觀佛齒。及胡僧指空頭骨。親自頂戴。遂迎入禁中。○夏四月作觀音殿於影殿凡九楹。制甚高廣。戊辰設文殊會於演福寺。命辛旽先往乃令承宣及衛士衛旽。遂親幸觀之。甲戌又幸演福寺。飯僧千四百餘。庚辰明帝遣道士徐師昊。來祭山川。○五月丁未。置守正陵戶。納田民于雲巖寺。以資冥福。王與羣臣同盟曰。後代君臣。不遵此盟。侵奪盜用者。神必殛之。成準得還自京師。帝賜璽書曰。近者

座主門生。布列中外。互相干謁。恣其所欲。如李齊賢門生門下見門生。遂爲滿國之盜儒者之有害如此。時藝文館。再以三館員少。請行科擧。王重違旽意不許。至是乃行親試。有氣如烟。生演福寺佛殿二日。旽白王曰佛放光。戊午幸演福寺。設文殊會凡九日○五月乙亥。以誕日飯僧三千於王輪寺。壬辰以王輪影殿佛宇狹小。不能容僧三千。欲改營。幸福源宮相之。乙未撤王輪影殿。改營于馬巖。○秋七月乙巳。幸奉先寺。設消灾道場。○九月始賜辛旽妾般若米月三十石。○十一月辛旽。殺趙璘金元命于貶所。以嘗通書愈思義也。凡爲旽殺者。妻子不敢訴。廷臣無敢言。旽欲盡殺流人。訴於王。遣其黨孫演于慶尙全羅道。洪永通謂旽曰。多殺人何益。佛氏罪福報應之說。亦可畏。願公更思之。旽感悟召還演。

己酉十八年(明洪武二年)夏四月丁卯。辛旽設文殊會於演福寺。王往觀之。賜僧布五千五百匹。○五月己亥。以誕日飯僧三千於影殿。○秋七月甲辰。下敎曰。昔我太祖每當四仲之年巡駐三蘇。予亦將幸平壤。巡金剛山。駐駕忠州。先是辛旽。密令侍中李春富。請移都忠州。王怒。旽托言松京濱海。海寇可畏以鮮之。乃下是令。(旋因司天監奏星變故遂停議)○八月設功德天

皆旽所善者也。王九拜。禪顯立受。百官朝服就班。旽獨戎服立殿上。每王一拜。輒嘖嘖稱嘆。私語宦者曰。主上禮容。天下稀有。史官尹紹宗在傍。旽顧謂曰。毋妄書國事。吾將取觀之。初禪顯之未封也。紹宗族僧夫目。謂紹宗曰。旽之貪暴。犬豕不若。必誤國家。禪顯附之。吾不忍見。遂逃入山。元使乞徹至問曰。聞爾國有權王何在。時中國謂旽爲權王故云。知都僉議吳仁澤。與前侍中慶千興。三司左使金元命等。密議曰。辛旽邪佞陰狡。好讒毁人。斥逐勳舊。殺戮無辜。黨與日盛。道詵記。有非僧非俗。亂政亡國之語。必是此人。將爲國家大患。宜白王早除之。判書辛貴聞以告旽。旽入告于王曰。旽山水間一衲者也。上勒令至此。不敢違命。思欲去姦惡用賢良。使三韓百姓粗得平安。然後將一衣鉢還向山林。今國人將殺旽。願上哀矜。王驚問之。旽具以貴語對。乃命繫仁澤等巡軍獄鞫之。杖流于外。○十二月王幸辛旽家。自是數幸。

戊申十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戊子。日本國遣僧梵盪梵鏐。偕金逸來報聘。○夏四月壬子。幸九齋。賜李詹等七人及第。初王之寵辛旽也。李齊賢白王曰。臣嘗一見旽。其骨法類古之凶人。請上勿近。旽深銜之。毁之百端。以其老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

旽深銜之。時公卿舊臣。皆爲所逐。旽所憚者。獨太后。故讒間百計。○十一月侍中柳濯享王。王安兩妃在東。辛旽在西。旽謂王曰二妃年少而愚。王曰不愚。旽又戲王曰。聖體不已勞乎。王曰勞矣哉。設北帝天兵護國道場于內殿。

丁未十六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二月庚午。元以辛旽。爲集賢殿太學士。賜衣酒。旽受宣于家。置之座傍曰。安用此物爲。但他所與。不可棄也。○三月辛卯。幸演福寺。大設文殊會七日。王手擎金爐。逐僧行香。畧無倦容。○五月丙戌。命重營國學。令中外儒官隨品出布。以助其費。先是旽與李穡等。會崇文舘。相舊址。旽免冠扣頭。誓先聖曰。盡心重營。左右曰少損舊制可易成。旽曰文宣王天下萬世之師也。可靳小費虧前代之規乎。以判開城府事李穡兼大司成。增置生員。又擇經術之士金九容。鄭夢周。朴尙衷。朴宜中。李崇仁等。皆兼學官。先是舘生不過數十。穡更定學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學。論難忘倦。於是學者坌集。程朱性理之學始興。時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注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諸儒尤加嘆服。穡亟稱之曰。夢周論理。横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八月以僧千禧爲國師。禪顯爲王師。二僧

此。乃可福利世間也。王乃手寫盟辭曰。師救我我救師。死生以之。無惑人言。佛天證明於是旽與議國政。用事三旬。罷逐親勳。名望冢宰。臺諫皆出其口。領都僉議久虛其位至是自領之。始出禁中。寓奇顯家。百官詣門議事。旽以辰巳聖人出之讖。昌言曰。所謂聖人豈非我歟。旽貪淫日甚。貨賂輻湊。居家飲酒啖肉。恣意聲色。謁王則淸談。齕菜果茗飲。以金元命爲鷹揚軍上護軍。掌八衛四十二都府。元命以旽故大用。罷密直提學李達衷。達衷嘗於廣坐。謂旽曰。人謂公酒色過度。旽不悅。罷之。

丙午十五年（元至正二十六年）夏四月乙卯。鷹揚軍上護軍金元命。鑿溝于市北街。自言將以壓朝廷也。術家曰。經市鑿溝。武勝文衰。時元命黨辛旽。恐臺諫文臣發其奸。用術家語以壓之戊午王觀呼旗童戲於殿庭。賜布百匹。丁亥以誕日。飯僧七百于內殿。賜布千餘匹。甲午百官會于辛旽家。地大震。○六月乙丑。以辛旽黨李得霖。爲全羅道按廉使。憲司劾得霖嘗盜廣州貢紬。王命勿治。督令之任。○秋七月己酉。王步至佛福藏。訪僧千禧。○八月德寧公主享太后于文睿府。王侍宴。辛旽從往。入見太后。不賜坐。旽趨出。王白太后曰。僉議國之柱石。何不賜坐。太后正色曰。未亡人。安敢與外僧共坐耶。王嘿然。由是

之。貶贊成事崔瑩爲鷄林尹。時照住密直金蘭家。蘭以二處女與之。瑩責蘭。照疾之。會瑩與慶復興率私兵大獵東郊。時方旱蝗。識者譏之。照因是譖于王而貶之。○六月照又譖流陽川君許猷。前典工判書邊光秀。判事洪仁桂。僉議評理金貴。春城君朴曦○秋七月。照分遣其黨上護軍李得林巡軍經歷吳南季。鞫問崔瑩。李龜壽。梁伯益。石文成。朴椿等。交結內臣金壽。離間上下。斥去賢良。大爲不忠。羅織成獄。瑩等皆誣服。請卽速刑乃削爵流之。辛巳王親設文殊會。癸未封遍照爲眞平侯。○十二月以遍照。爲守正履順論道燮理。保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領都僉議使司。判監察司事。鷲城府院君。提調僧錄司事。兼判書雲觀事。始稱姓辛改名旽。初王在位日久。宰相多不稱意。嘗以爲世臣大族。親黨根連。互爲掩蔽。草野新進。矯情飾行。以取名望。及其貴顯。自恥門地單寒。連姻大族。盡棄其初。儒生懦而少剛。又有門生座主。同年之號。黨比徇情。三者皆不足用也。思得離世獨立之人。以革因循之獘者久矣。及見旽。以爲得道寡欲。且出於賤微。更無親比。任之大事。則必徑行而無所顧藉。故拔於髡緇。授以國政而不疑也。王請旽屈行以救世事。旽陽不肯。以堅王意。王强之。旽曰嘗聞國王大臣。多信讒間。愼毋如

佛紀二三九〇年

癸卯十二年(元至正二十三年)三月庚申。親設華嚴三昧懺道場于時御宮。

佛紀二三九一年

甲辰十三年(元至正二十四年)夏四月辛丑。燃燈。觀呼旗戲於殿庭。賜布。國俗以四月八日。是釋迦生日。家家燃燈。前期數旬。群童剪紙。注竿爲旗。周呼城中街里。求米布爲其費。謂之呼旗。○秋七月丁丑。設百高座道場于康安殿。○十二月戊申。贊成事李龜壽。棄官至瑞原高領寺。欲祝髮。王聞之遽使人追還。復其職。

佛紀二三九二年

乙巳十四年(元至正二十五年)二月甲辰。公主薨。設懺經會於殯殿。王素信釋教。至是尤酷信。大作佛事。○五月以妖僧遍照。爲師傅。賜號淸閑居士。咨訪國政。照。靈山縣玉川寺奴也。幼爲僧。不見齒於其類。(以母賤故)王夢人拔劍刺己。有僧救之得免。明日以告太后。會金元命以照見。其貌惟肖。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辯給。自謂得道。詭爲大言。輒中旨。王素信佛。又惑夢。由是屢密召入內。與之談空。照目不知書。常遊京都勸緣。誑誘諸寡婦。售其奸淫自見王。務矯飾。枯槁其形。雖盛夏隆冬。常衣一破衲。王益重之。凡饋衣服飲食。必潔淨至於足襪。必頂戴致敬饋之。李承慶見之曰。亂國家者必此髡也。鄭世雲以爲妖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二人既死。乃長髮爲頭陀。復來謁王。始入內用事。言無不從。人多附

佛紀二三八六年

己亥八年（元至正十九年）十二月辛巳。發諸司吏胥。補西北面戰卒。令承宣以上各出馬一匹。又括禪敎各寺僧人馬以充軍用。（時紅頭賊來侵故）戊子以李嵒懦不能軍。遣平章事李承慶代之。命前僉議贊成事權適。帥僧兵赴征。

佛紀二三八八年

辛丑十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夏四月辛卯。設百高座道場于康安殿。○五月御史臺啓曰。釋敎本尙淸淨。而其徒以罪福之說。誑誘寡婦孤女。祝髮爲尼。雜處無別。恣其淫慾。至於士大夫宗室之家。勸以佛事。留宿山間。醜聲時聞。汚染風俗。自今一切禁之。違者論罪。又鄕役之吏。公私之隸。規避賦役。托迹桑門。手持佛像。口作梵唄。橫行閭里。消耗資産。其害匪輕並令捕捉。悉還本役。從之。○八月癸巳。王邀僧普愚于內殿。日講傳燈錄。○冬十月遣使點諸道兵。令境內僧寺出戰馬有差。集都人修城門。

佛紀二三八九年

壬寅十一年（元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丁亥。幸俗離寺。（時王避紅賊南幸）取觀通度寺所藏佛骨設利袈裟。甲子設星變道場于內殿。○冬十月監察大夫金續命右獻納黃瑾等上書曰。（上略）治國之道。專在經史。未聞以佛書致治者也。殿下過信佛法。羣髡緣此干謁濟私。自今願斷緇流出入禁闥。復開經筵。日訪治道。常觀聖賢之書。勿雜異端之說。

佛紀二三八四年

若此人者。其於朝廷。豈有小益。乞將此人及其黨與發。還本國。

丁酉六年元至正十七年二月己酉。命李齊賢相宅於漢陽。築宮闕。僧普愚以讖說王曰。都漢陽則三十六國來朝。王惑其說。故有是命。開城尹致仕尹澤上言。妙淸惑仁廟。幾至覆國。厥鑒不遠。矧今四境有虞。訓兵養士。猶懼不給。興工勞衆。恐傷本根。○六月下蔡河中獄自殺。先是僧達禪。自河中流所。訪全贇曰。蔡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泄。繫禪巡軍。按問。贇逃逮捕河中。命李仁復等鞫之。河中誣服自縊。斬于市。仁復嘆曰。知人無辜。不能申理而獄成。吾其無後乎。踰月獲贇斬之。○閏九月乙巳。司天少監于必興上書言。玉龍記云我國始于白頭。終于智異。其勢水根木幹之地。以黑爲父母。以靑爲身。若風俗順土則昌。逆土則災。風俗者君臣百姓衣服冠盖樂調禮器什用是也。今後文武百官。黑衣靑笠僧服黑巾大冠。女服黑羅。又於諸山栽松茂密。凡器用鍮銅瓦器以順風土。從之。冬十月諫官李穡等。請行三年喪。從之。

佛紀二三八五年

戊戌七年元至正十八年秋七月丁未。親設百高座道場。以禳星變。○十一月庚子。親設仁王道場于內殿。以禳灾異。

妃如奉恩寺。聽普愚說禪。頂禮施幣帛銀鉢繡袈裟積如丘山。其徒三百餘僧。皆施白布二匹。袈裟一領。士女奔波。猶恐不及。○夏四月癸酉。封普愚爲王師。立府曰圓融。置官屬。左右司尹丞舍人注簿。左右寶馬陪指諭行首。戊寅王邀普愚于延慶宮。行師弟禮其儀衛擬於鹵簿。○五月乙酉。王以誕日邀普愚于內殿。飯僧百八。(大妃公主。喜慶泣下。侑茶果。公主遺琉璃盤及瑪瑙匙等物)時僧徒求住寺者。皆附愚干請。王曰自今。禪敎宗門寺社住持。聽師注擬。寡人但下除目耳。於是僧徒爭爲門徒。不可勝計。癸卯設鎭兵道場于康安殿。及諸佛宇五日。○六月乙丑。王聞前護軍林仲甫。欲奉釋器。忠惠王孼子圖不軌。繫巡軍按治。放釋器于外。○秋七月癸巳。設盂蘭盆齋於內殿。○冬十月戊午遺政堂文學李仁復如元。上表曰。中略朝廷使臣。及府寺院監司所差人吏。多是小邦之人不務宣上德意。專務誇耀鄕閭。威福自恣。恩讎必報。屈辱宰相。陵犯國主。經年不還。增娶妻妾。無惡不爲。金剛山諸寺。歲再降香。勞民生事。反戾陛下求福之意。亦宜停罷。祖王以來。庶孼之子。必令爲僧。所以明嫡庶之分。杜覬覦之萌。今有塔思帖木兒。自謂忠宣王孼子。亦嘗剃髮。及長還俗。奔于京師。誘致本國羣不逞之徒。扇起訛言。眩惑人心

愼勿新創。又曰君王去邪用正。則爲國不難矣。王曰予非不知邪正。但念其從我于元皆效勤勞。故不能輕去耳。(尙玄曰觀乎普愚之進諫。則決非廣占田園牧馬害稼者也讀者諒之)〇六月丙辰。王受菩薩戒于康安殿。設金光道場于內殿。以禳星變。〇十一月丙子。親設仁王道場于內殿。

佛紀二三八〇年

癸巳二年(元至正十三年)三月甲午幸旻天寺。設仁王道場。元賜寶鈔一百錠。設道場以鎭兵。〇十一月設消災道場于康安殿。

佛紀二三八一年

甲午三年(元至正十四年)五月丁丑。設雲雨道場于康安殿。又禱于羣望佛宇。〇九月丁丑。親設仁王道場于康安殿。〇冬十月己酉。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〇十二月壬寅。設消灾道場于延慶宮。

佛紀二三八二年

乙未四年(元至正十五年)六月乙丑。召臺官諭曰。僧禪近所犯。不須窮治。禪近內願堂僧也。素有寵於王。至是通士人妻。爲憲府所鞫。故王命釋之。時僧徒恣淫。慈恩宗英旭。犯邪淫罪。臺官鉤致欲罪之。旭曰若欲罪我。須罷宗門。今宗門僧。誰非我乎。〇秋七月丁亥。設消災道場於康安殿。以禳地震。〇八月甲戌。親設百高座道場於康安殿。王手書疏文。

佛紀二三八三年

丙申五年(元至正十六年)二月丙子。飯僧普愚于內佛堂。普愚卽普虛。〇三月丙戌。王及公主。奉大

誠。尤篤於列聖。其所以祈永國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竊惟佛者。至聖至公。奉之極美。不以爲喜。待之甚薄。不以爲怒。况其經中分明有說布施功德。不及持經。聽政之餘怡神之暇。注目方冊留心頓法。無所不可。但爲上者人所則效。虛費者財所耗竭。防微杜漸不可不愼。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臣願於佛。亦宜如此。

東國通鑑云「臣等。徐居正等按昔傅奕論佛氏之非。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不免後世之譏。今穡之疏。名曰抑異端。一則曰佛大聖人也。一則曰佛至聖至公也。似抑而實揚。諷一而勸百。欲免佞佛之誚得乎」。

五月癸酉朔。命放生于西江。戊寅以誕日。設道場于內殿三日。宰樞欲上壽。王曰宴必殺生。其以宴錢飯僧一千于地藏寺。王方信佛。百官皆爲王設祝壽齋。己丑王遣使召僧普虛于益和縣。普虛號太古。歷諸方入江南。自言傳衣鉢于石屋和尙。寓廣州迷元莊聚親戚遂家焉。虛白王陞迷元爲縣。置監務。虛主號令。監務但進退而已。廣占田園。牧馬滿野。皆以內乘稱。雖害禾穀。人不敢逐。虛既至。王引入內問法。虛曰爲君之道。在修明敎化。不必信佛。若不能理國家。雖致勤於佛。有何功德。無已則但修太祖所置寺社

佛紀二三七九年

收國璽以歸。王遜於江華。是月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奔於元。忠宣王孼子嘗爲僧者也。○十二月辛卯。祝忠惠王孼子釋器髮。置萬德寺。庚子王及公主至自元。壬寅卽位於康安殿。

○恭愍王(王顓初諱祺)在位二十四年

壬辰元年(元至正十二年)二月丙子。宣諭境內曰。(上畧)祖王代創。置禪敎寺院。所以裨補地德。以利國家。今多頹圮。只有遺基。其有土田者收其租。有臧穫者收其庸。以備重修。又遵太祖信書。諸人毋得擅起寺舍。爲僧者必須度牒。不許居家。○夏四月庚戌。王以佛生日。燃燈禁中。飯僧一百。設火山雜戲。奏妓樂以觀。是月李穡。服中。上書言時事曰。(上畧)抑異端。曰佛氏入中國。王公士庶尊而事之。自漢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爲國。佛刹民居參伍錯綜。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敎兩宗爲利之窟。川傍山曲無處非寺。不唯浮屠之徒浸以卑陋。亦是國家之民多於遊食。識者每痛心焉。佛大聖人也。好惡必與人同。安知已逝之靈。不耻其徒之如此也哉。臣伏乞明降條禁。已爲僧者亦與度牒。而無度牒者卽充軍伍。新創之寺並令撤去。而不撤者卽罪守令。庶使良民不盡髠緇。臣聞殿下奉事之

佛紀二三七二年　乙酉元年（元至正五年）春正月壬寅。親設百高座道場於康安殿。

佛紀二三七三年　丙戌二年（元至正六年）五月壬辰。親設祈雨道場於內殿。

佛紀二三七四年　丁亥三年（元至正七年）秋七月壬戌。親設星變祈禳道場於內殿。○八月乙亥。以星變。設祈禳道場於內殿。○九月丁未。親設藏經道場於康安殿。丁卯飯僧四千一百於旻天寺。○冬十月癸未。親設靈寶道場於康安殿。

佛紀二三七五年　戊子四年（元至正八年）六月己巳。以雨。設消灾法席於內殿。○十一月癸巳朔。公主以王疾。遣前贊成事李君侅。設水陸會於天磨山禱之。吳王遣完者帖木兒來。獻佛經鷹犬。○十二月乙丑。杖流僧宗範于濟州。宗範判事任瑞生子。欲刃其父。其弟琦救之。以劍擊割琦鼻

○忠定王（王眂）在位三年

佛紀二三七六年　己丑元年（元至正九年）冬十月癸丑。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佛紀二三七七年　庚寅二年（元至正十年）二月壬寅。親設倭賊祈禳法席于延慶宮。○冬十月庚寅。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佛紀二三七八年　辛卯三年（元至正十一年）冬十月壬午。元以江陵大君祺爲國王。（王尚魯國公主）遣斷事官完者不花。封倉庫

佛紀二三七〇年

癸未四年(元至正三年)三月丙子。罷習射場。屬東西大悲院。聚城中病人救藥贍衣食。從僧翯仙之請也。〇夏四月庚子。下僧翯仙獄。翯仙善琴書醫術。亦解漢蒙語。王敬重。稱爲師傅上殿不拜。時人疾之。至是矯旨放囚。王怒命監察司鞫之。流濟州。〇秋七月令五敎兩宗七寺土田。及先代功臣田屬內庫。〇八月庚子。元使監丞吾羅古。請享王。王曰今日須往妙蓮寺爲樂。吾羅古先至候之。王率二宮人。及晡乃至。登寺北峰張樂。天台宗僧中照起舞。王悅。命宮人代舞。王亦起舞。又命左右皆舞。或作處容戲。李芸曹益淸奇轍等在元。上書中書省。極言王貪淫不道。請立省以安百姓。初芸兄儼。與僧波哥景有隙波哥景譖王曰。儼常叱臣以爲汝王何等人。吾不畏也。王怒命囚儼奴。儼見於王欲自明王毆之。儼厲聲曰。王何辱我。王之初立。伊誰之功。王雖激怒於波哥景。實惡芸也。丁未幸妙蓮寺。以寺僧辦宴請幸也。

佛紀二三七一年

甲申五年(元至正四年)春正月丙子。王薨于元岳陽縣。(癸未四年十二月。元帝以檻車流王于揭陽縣。在中途薨)

〇忠穆王(王昕)在位四年

冬十月丙子。幸內院。設靈寶道場。

佛紀二三六六年

己卯八年（元至元五年）春二月癸未王薨

○忠惠王

夏四月戊午。王遣三司右尹金永煦如元。獻畵佛。○五月癸未夜。黃氏邀前王宴其家。（黃氏王之舅三司左使洪戎之繼室萬戶元吉之女也）王命醫僧福山。治黃氏淋疾。王常餌熱藥。所幸婦人。多有是疾。

佛紀二三六七年

庚辰後元年（元至元六年）春正月癸亥。順天君蔡洪哲卒。爲人精巧。於文章技藝。皆盡其能。尤好釋敎。嘗守長興府。棄官閒居凡十四年。以浮屠禪旨。琴書劑和。爲日用。忠宣王素知其名召用之。遂至爲相。於其第北溝栴檀園。養禪僧。又施藥。人多賴之。又於第南作中和堂。邀國老八人。爲耆英會。作紫霞洞新曲。今樂府有譜。

佛紀二三六九年

壬午三年（元至正二年）六月甲寅。幸神孝寺。燈燭輩結香徒。設祝壽齋於是寺。王押座齋筵。辛酉幸洪法寺。見僧翯仙。因問長生訣。翯仙對曰。人有定分。無過限之理。但不可爲惡以促之。時王信術士言。欲撤崇敎寺。翯仙問其故。王曰書雲觀云。此地有寺。逆臣必生。予恐曹頔復生。是以毁之。對曰自穆宗時。已有此寺。其間逆臣有幾。

佛紀二三五五年 佛紀二三五七年 佛紀二三五八年 佛紀二三五九年 佛紀二三六五年

主薨于龍山行宮。年十八。甲子十一年八月。王娶魏王阿木哥女。金童公主。時有飛書云。禪師祖倫師傅王三錫。誘引主上。久留龍山濱海界濕地。至使公主免身氈幕。八月公主生子於龍山行宮 遘疾莫救。若達帝聽。一二人之罪。在所不赦。祖倫諂事李宜風。遂得近幸。頗與朝政。逞私撓法。人皆疾之。

戊辰十五年 元文宗天曆元年 秋七月庚寅。胡僧指空。說戒於延福亭。士女奔走以聽。鷄林府司錄李光順。亦受無生戒。之任。令州民祭城隍。不得用肉。禁民畜豚甚嚴。州人一日盡殺其豚。

庚午十七年 元至順元年 春二月壬午朔。元策世子禎爲王。○秋閏七月甲申如王元。

○忠惠王(王禎)在位六年

辛未元年 元至順二年 二月壬戌。以僧乃圓爲王師。○八月丙辰。以朴連爲典理判書。連居母喪娶妻。每入見。王不之咎。甞有僧白王曰。宮寺之奴。或有拜高官大職者。不可與士族齒王怒曰。以吾愛朴連耶。連聞之涕泣曰。他日豈念吾等功乎。王賜酒慰諭之。

○忠肅王

壬申後元年 元至順三年 二月甲子。元遣使來。命上王復位。

戊寅七年 元至元四年 秋七月丙辰。元遣使來。求佛經紙。

以故數下旨沮之。尋有赦得免。國人切齒。至是大司憲趙延壽執之。祝髮置淨業院。○秋七月戊申。王娶營王女亦憐眞八剌公主。（乙卯十二月公主薨。是年三月王如元。以上王請婚于帝。帝許之至是始娶）○冬十月丁酉。王與公主至自元。

佛紀二三四四年

丁巳四年（元延祐四年）冬十月丁未。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佛紀二三四五年

戊午五年（元延祐五年）冬十月壬寅。親設靈寶道場于內願堂。

佛紀二三四七年

庚申七年（元延祐七年）十二月戊午。王大集僧徒于旻天寺。爲上王祈禱。（時元帝以學佛經爲名。流上王于吐蕃故）

佛紀二三四八年

辛酉八年（元英宗至治元年）五月甲午。前僉城君洪瀹。奉勅來。求藏經紙。杖前直郎鄭瑈。流于島。初王聞柳淸臣吳潛。訴王于上王。王頗疑之。二人詣行宮。請與白元恒辨。元恒指鄭方吉及僧祖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謳。謳指鄭瑈。

佛紀二三五二年

乙丑十二年（元泰定二年）五月辛酉。上王薨于燕邸。○九月辛酉。以僧祖衡爲王師。○冬十月乙未敎曰。（上畧）國內名山大川。載諸祀典者。各加德號。修葺祠宇。圓丘籍田。社稷寢園。佛宇道觀。修營以祭。先代陵墓。官禁樵牧。毋令踐蹂。箕子始封本國。禮樂敎化自此而行。宜令平壤府立祠。以祭。其祭文宣王十哲七十子。本國文昌侯弘儒侯。務致蠲潔。丁酉公

佛紀二三四三年

倆。尹頎諂讓。諫官猶不署。又召朝隱等。出御別殿南門。歷問其由。欲杖之。倆。廷辨慷慨王悟。怒稍解。然以朝隱主僧批。流祖忽島。既而召還削職。左遷頎倆等。癸卯上王飯僧二千于延慶宮五日。甲辰上王。自記其德十餘條。密下式目。令上箋陳賀。（上略）箋曰。顧惟本國。元自肇基。弘揚佛法。以維持馴致邦家之帖泰。今承遺範。益發至心。絲毫不費於下民。錢穀特傾於內分。飯僧玉饌。盛如雲委以氤氳。照佛蘭燈。列似星分而燦爛。數期百萬八萬。誠遍三千大千。蔚然龍象之駢闐。殷若鼓鍾之禪講。因祝皇靈之永久。兼祈懿筭之遐長。豈唯二聖之康寧。亦是三韓之慶賴云云。（乙巳命政丞致仕閔漬。贊成事權溥。略撰太祖以來實錄。）丁未上王如元。道入延慶宮萬僧會。以白金百三十斤。施僧萬恒。王餞于金郊驛。奉上而進。上王流涕○三月癸丑。幸內願堂。次板上詩。命尹碩僧戒松。及大小文臣生徒釋子和進○閏月庚午。王施白金十斤于禪源寺。以資世子鑑冥福。壬申上王諭王專斷國政。兼崇佛法戒。○秋七月癸丑朔。公主飯僧于永安宮。

丙辰二年（元延祐三年）五月潘氏弑其夫黃州牧使李緝。上王赦之。潘尙書永源之女也。緝嘗在任與衛身金南俊通。遂弑緝。讞部究理。將置極刑。會潘族僧宏敏。有寵於上王。常侍左右

百于旻天寺二日。○冬十月丙子。上王飯僧二千燃燈二千于延慶宮五日。施佛銀瓶一百。手擎香爐。使伶官奏樂。邀禪僧冲坦。敎僧孝楨說法。各施白金一斤。餘僧二千施白金二十斤。上王嘗願。飯百八萬僧。點百八萬燈。至是日飯二千僧。點二千燈。五日可滿僧一萬。燈一萬。期以畢願。謂之萬僧會。其費不可勝紀。○十一月戊子。以王師丁午爲國統。國一大禪師混丘爲王師。戊戌上王幸蔡洪哲旃檀園。施白金三十斤。戊申上王飯僧點燈于延慶宮五日。浮屠之數。布施之費。比前有加。○十二月丁巳。王訪混丘于廣明寺。翊日又訪丁午于妙蓮寺。庚午上王飯僧二千。點燈二千于延慶宮二日。召松廣寺僧萬恒赴會。及還賜所御軺輊子遣之。壬申上王飯僧點燈于延慶宮。又與萬恒同輦。幸演福寺。點燈凡八日。萬恒設酌。王懽甚自歌。

甲寅元年（元延祐元年）春正月庚寅。王訪僧萬恒于銀字院。辛卯轉般若經于延慶宮七日。爲皇太后祈福。上王下右獻納李穋。右思補禹倜。左思補尹頎于巡軍獄。明日釋之。時僧俗多有濫受職者。諫官不肯署告身故也。庚子上王如演福寺。點二千燈。曹溪宗僧景麟景聰俱有寵於上王。出入禁闥。授大禪師。諫官不署告身。上王怒。召右獻納李朝隱。思補禹

後世恐有異論。言雖不納。時論韙之。

忠肅王六年己未三月。上王請于帝。降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陁山而還。權漢功李齊賢等從之。命從臣記所歷山川勝景。爲行錄一卷。

忠肅王七年庚申四月。上王復請於帝。降香江南。盖以時事將變。冀以避患也。六月王行至金山寺。帝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而行。侍從臣僚皆奔竄。九月王還至大都帝命中書省護送本國安置。王遲留顧望。不卽發。十月帝下王于刑部。旣而祝髮。置之石佛寺。十二月戊申。帝流上王于吐蕃撒思吉之地

忠肅王十年癸亥八月。泰定皇帝卽位。大赦天下。召還上王。

忠肅王十二年乙丑五月辛酉。上王薨于燕邸。

○忠肅王〔王燾〕在位二十五年

夏四月丙戌。王侍上王忠宣王也及公主發燕京。○六月甲戌。上王及王。次西普通寺。百官出迎。是日兩王宿是寺。癸未上王。幸旻天寺。會百官。宣帝策王之詔。甲申王卽位於延慶宮。○八月戊午朔。王親設消災道場于外帝釋院。以禳天變。○九月乙未。上王飯僧五

佛紀二三三九年

佛紀二三四〇年

月丁卯。僉議贊成事致仕權呾卒。呾嘗有遁世之志。父𩫖强留之。請於朝爲門下錄事傾家貲供其費。呾不得已就職。呾性耿介不苟合。酷信浮屠。斷葷肉四十年。自號夢庵居士。旣老。一夕。遁入禪興社。剃髮。子溥。馳馬夜至大哭。呾曰。將復鬚髮我耶。此予素志也。癸酉淑妃如興天寺。飯僧。

壬子四年元仁宗皇慶元年春正月以王命。集僧徒於延慶宮。轉藏經。卒歲爲期。時王在元〇八月甲戌。命書金字藏經于旻天寺。追福母后。

癸丑五年元皇慶二年春正月辛卯朔。王在元。己未始鑄旻天寺佛像〇三月丁酉。以僧用宣。爲壽福君。甲寅王以長子江陵大君燾見于帝。請傳位。帝乃策燾爲高麗國王。是時元欲王歸國。王無以爲辭。乃遜其位。又以姪延安君暠爲世子。王嘗封瀋王。故時稱瀋王。

忠肅王元年甲寅。上王如元。留京師。搆萬卷堂于燕邸。招致大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從遊。以考究自娛。時有鮮卑僧上言。帝師八思巴製蒙古字。以利國家。乞令天下立祠。比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公楊安普力主其議。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功於國。祀之自應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

○忠宣王(王璋)在位五年

佛紀二三三六年

己酉元年(元至大二年)三月甲辰。元宣政院。遣人來督造船。時皇太后欲營佛寺。洪福源之孫重喜重慶等。奏白頭山多美材。若發瀋陽軍二千代之。流下鴨綠江。使高麗舟載以輸便於是遣遼陽省宣使劉顯等來。令造船百艘。輸米三千石。弊不可言。西海交州楊廣民尤受其害。○夏四月辛巳。元遣使來。求佛經紙。○九月甲辰。王命飯僧一萬於壽寧宮遂捨其宮爲寺。追福母后。賜額曰旻天。

佛紀二三三七年

庚戌二年(元至大三年)六月壬子。元遣宦者方臣祐來。監書金字藏經。皇太后送金薄六十餘錠。○秋七月庚辰。元封寶塔實憐公主爲韓國長公主。○十一月丁亥。王以資贍司銀一百斤分施諸寺。飯僧。○十二月甲寅。贊成事裴挺。以王旨如元。獻畵佛。

佛紀二三三八年

辛亥三年(元至大四年)春正月丁丑。王命月飯僧三千於旻天寺。卒歲爲期。(時王在元故曰命)○三月癸卯設藏經道場于本闕。舊例春六日秋七日。今以王旨俱改十日。○八月癸巳。元皇太后遣鎖魯花來。賜鈔五千八百錠。賞寫經。○九月壬子。元遣宦者院使李信來。以護興天寺也。晉王以是寺爲願刹。故奏遣之。○十一月壬子。贊成事權溥等。賫藏經如元。○十二

已。敎僧人旣已出家。固當上不拜君王。下不拜父母。況其餘乎。自今僧俗相拜者。重論如法。雖居家庸僧。勿差官役。乙卯王與公主。受戒于蕃僧。○六月丙辰朔。太上王及國王公主。受戒于蕃僧。壬申幸壽寧宮飯蕃僧祓呪詛。乙亥王受菩薩戒。○七月己亥王與公主幸神孝寺。設盂蘭盆齋。乙巳幸三大藏所。命寫五部大經。○九月戊寅幸神孝寺。遂幸王輪寺。住持仁照進茶。繼以肉膳。癸未飯僧二千二百餘人於壽寧宮○十月丁亥。又飯僧尼于壽寧宮。己丑貼榜中門曰。除王輪住持仁照。龍巖住持用宣仙巖住持若宏。及崔湍。權漢功。金之謙。金士元。崔實。桓頤。吳玄良。姜邦彥。李珍。姜融。趙通。曹頔。曹碩。崔玄。鄭子羽。崔仲公。文坫。李伯謙。外餘人。非特召不得入又飯僧于壽寧宮。庚寅樂浪君金琿。邀王享于男山書齋。於是宰樞僧徒。日進膳。爭極豪侈。辛丑親設消災道場于外院。丁未王如神孝寺。設大行王百日齋。○十一月辛未王在金文衍家。百官會梨峴新宮。王下敎曰。上略一大成至聖文宣王。百代之師。春秋釋奠朔望祭享。諸儒聚會。宜加精潔一地理國師道詵。儒宗弘儒侯薛聰。文昌侯崔致遠並宜加號。下略

佛紀二三三一年

甲辰三十年(元大德八年)秋七月己卯。江南僧紹瓊來。遣承旨安于器迎于郊。瓊自號鐵山。○八月丁亥。王率羣臣。具禮服。邀紹瓊于壽寧宮。聽說禪。(海東名將(韓希愈)傳云。王召僧紹瓊于宮中。點眼書佛。讀華嚴經。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希愈與承旨崔崇言。秘記有國君敬南僧。必致覆亾之語。願殿下愼之。不聽)

佛紀二三三二年

乙巳三十一年(元大德九年)夏四月癸未。元遣突烈來。轉藏經。甲午設藏經道場于壽寧宮。○五月丙午。幸廣明寺。轉藏經。丁巳幸興王寺轉藏經。○十二月庚寅。元遣忽都不花來。求寫經僧。選僧一百以遣之。

佛紀二三三四年

丁未三十三年(元大德十一年)五月乙酉。幸梨峴宮。設消灾道場。

佛紀二三三五年

戊申三十四年(元武宗至大元年)三月庚申。幸梨峴宮。設消災道場。○七月己巳。王薨。(忠宣王二年元賜謚忠烈)○(史臣贊。忠烈使僧祖英等。昵近左右。)

○世子璋卽位。是爲忠宣王是年正月丙午。受內禪卽位於康安殿。戊申下敎。(上畧)一諺曰僧多批職。亡國敗家。今批職之數過多。令有司褒貶申聞。今後有法德殊職者。方加法號。○二月親設消灾道場于康安殿。○三月親設功德天道場于康安殿。與宰臣崔沖紹及翰林四學士。論三敎業。○四月庚寅。親設仁王道場于康安殿。○五月癸

佛紀二三三八年 辛丑二十七年元大德五年 春正月甲辰。王與元使。如興王寺。轉藏經。丙辰王率百官。幸妙蓮寺爲皇帝祝釐。諸路行省以下官。皆以正月朔望。行香祝釐。盖元朝之禮也。乙丑王率行省官及羣臣。幸妙蓮寺。爲帝聖甲日祝壽也。○九月丁酉朔。幸外院。設星變祈禳法會戊申親設龍華會于廣明寺。

佛紀二三三九年 壬寅二十八年元大德六年 二月癸酉。幸壽寧宮設百座道場。辛卯幸廣明寺。設龍華會。○三月庚戌。中贊廉承益棄官爲僧。承益酷信浮屠法。剃髮被袈裟。置炭火掌上。焚香念佛。顏色不變。○夏四月辛未。元遣別帖木兒等。徵寫經僧。○六月乙亥。命僉議參理閔漬。知密直司事。金台鉉。聚及第二十人。試以賀聖節表。上丞相國書。祝聖壽佛疏。白仁壽卜祺權暉金芝之等連中之。皆授文翰署令。

佛紀二三四〇年 癸卯二十九年元大德七年 二月辛巳。僉議中贊致仕韓康卒。康性佞佛。王嘗問享國長久之道悉以浮圖之言對。丁亥元遣怯里馬赤月兒忽都。以官素一十五表裏。埳經裏兒絹三百匹。黃香十五斤。鈔六百一十一錠二十五兩來。轉藏經。○三月甲午。百官備儀奉御香轉藏經。○冬十月壬子。幸外院設消災道場。

佛紀二三三五年

戊戌二十四年元大德二年春正月丙申。世子至自元。庚子世子妃寶塔實憐公主來。是爲韓國長公主丙午傳位于世子。世子卽位於康安殿。是爲忠宣。乙卯奉箋上尊號曰光文宣德太上王。王傳國後王復位。凡七月。在忠宣世家。○秋八月元帝詔前王依前統理國政。○十一月壬辰。親設消灾道場于外院。

佛紀二三三六年

己亥二十五年元大德三年春正月幸外院。設藏經道場。○五月乙巳。幸壽康宮。設宴娛樂。王分遣倖臣諸道。選官妓有色藝者。又選城中官婢及巫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別作一隊稱爲男粧。敎以新聲。其歌云。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儻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含龍尾。聞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心其高低緩急。無不中節。○秋七月。以將軍金儒。爲慶尙全羅楊廣三道採訪使。前王惡儒。祝髮置之八巓寺。及王復位。儒長髮拜將軍。貪婪傾巧。漁奪民利。逞欲固寵。靡所不至。○九月己亥。以宋玢監修國史。安珦修國史。閔漬同修國史（閔漬於佛法。多所記錄。）

佛紀二三三七年

庚子二十六年元大德四年冬十月癸酉。密直副使致仕李承休卒。承休性正直。無求於世。酷好浮屠法。○十一月辛酉。幸外院。設消灾道場。○十二月己亥。王與伯顏忽篤不花。幸妙蓮寺。轉藏經。庚子幸慈雲寺。轉藏經。

佛紀二三二三年

丙申二十二年（元元貞二年）二月中贊致仕韓康。召對條陳。上略放生活命。可致增壽。請自今嚴禁屠宰。止遊畋之樂。節肥甘之奉。當祈寒盛暑。設施漿粥。以賑行路飢渴。命有司掩骼埋胔以修陰德。王獵于西郊。國師僧獻書曰。殿下換甲之年。宜小心修德。不可荒于遊畋。王曰非敢好獵。欲逐虎也。其實憚公主妬悍。因獵而出。私諸嬖也。○五月庚寅。幸神孝寺壬辰公主又幸是寺。燃燈。皆以珠玉。織成燈籠。巧妙奢華。不可勝言。○秋七月辛巳王與公主幸廣明寺。設盂蘭盆齋。

佛紀二三二四年

丁酉二十三年（元大德元年）五月庚午。公主不豫。設法席。王燃臂。癸酉王與公主。幸賢聖寺。發內庫米一百石。賜窮民。爲公主祈福。壬午公主薨於賢聖寺。○六月壬子。元遣火魯忽孫來。吊公主喪。太后賜賻楮幣。轉藏追福。○秋七月己巳。幸神孝寺。薦福公主。戊子世子殺閹人陶成器。宮人無比等。無比寵幸橫恣。世子甚疾之。及自元來奔喪。白王曰殿下知公主之所以致疾乎。比必內寵妬媚者爲之。請鞫之。王曰且待服闋。世子使左右捕鞫無比等巫蠱事。巫女術僧皆服。稍得呪詛狀。斬之○八月癸巳。元遣使徵寫經僧。

○附忠宣王。

佛紀二三一七年　閏十月乙酉。幸金字院。慶讚大藏經。

庚寅十六年(元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庚申。帝以寫金字經。徵善書僧。乃遣僧三十五人如元。○夏四月丁酉。遣寫經僧六十五人如元。○八月癸酉。遣將軍趙瑊。押寫經僧如元。○九月元遣使修補藏經。

佛紀二三一九年　壬辰十八年(元至元二十九年)冬十月己酉。冊僧惠永爲國尊。

佛紀二三二〇年　癸巳十九年(元至元三十年)冬十月癸巳。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佛紀二三二一年　甲午二十年(元至元三十一年)六月乙亥。元遣吃折思八。八哈思。賚護沙門詔來。百官具袍笏。率僧徒。出迎于門外。館於肅陵寺。非肉不食。吃折思八者。蕃僧之名。八哈思蕃師之稱。師本珍島郡人。歲辛未。討南賊時。被虜而西。遂投帝師剃髮。離鄕久。不知父母存歿。至是得於西林縣。貧不能自存。爲人家傭。王賜米與田。令家于喬桐縣。聚其族而復其役。

佛紀二三二二年　乙未二十一年(元成宗元貞元年)三月丁巳。親設消灾道場于外院。辛未親轉藏經于康安殿。○閏四月己酉。元遣王敬塔失不花。賚香幣來。轉藏經。王敬本國宗姓也。○五月辛巳。以僧景宜爲國尊。

丙戌十二年（元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庚寅。王行香于藏經道場。○十二月甲子。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丁亥十三年（元至元二十四年）二月戊寅。親設消灾道場于大殿。○夏四月癸未。宰樞施私財。禱雨于普濟寺。

戊子十四年（元至元二十五年）五月辛未。幸福靈寺。又幸靈通寺。賜白銀十兩米一百石。庚戌王及公主。幸金經社。○冬十月丙辰。副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林貞杞死。貞杞雖以科第進。然昧於文學。嘗掌監試。不能命題。人笑之。爲王旨別監。務聚斂媚權貴。驟遷擢。至是暴死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爲尼。性喜言人短。公主欲問民間事。令出入卧內。公主聞貞杞死有悽愴色。尼在側謂曰。貞杞之死不足恠也。以血成身。其死宜速。謂割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勃然變色。戊午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己丑十五年（元至元二十六年）五月世子聞前博士康煦死。問左右曰。莫是燃頭燃臂以救王疾者歟對曰然。世子曰。凡人臣事上之道。在忠勤盡節。燃頭燃臂乃浮屠之事。非君子之所爲也。而煦乃媚上。敢行非禮。雖死何惜。聞者歎服。○八月丁巳。親設消災道場于外院。○

佛紀二三一〇年

二月乙未。王與公主幸廣明寺。訪僧見明。

佛紀二三一一年

癸未九年元至元二十年春正月癸酉。設消灾道場于本闕。甲戌宰樞以王疾。設法會于廣明寺。○三月以僧見明爲國尊。令諸王百官及工商奴隷僧徒。出軍粮有差（夏四月乙酉。命判密直金周鼎閱軍於燃燈都監。）○六月王與公主。幸孝信寺。觀畵佛。○秋七月命廉承益孔愉修玄化寺。又修南溪院王輪寺石塔。時廉承益。每勸以浮屠法。於是遊畋稍踈。○八月丙午。王托供佛。遣人除道三角山。其實爲遊畋也。○九月己未。王與公主。飯僧于金字大藏院。

佛紀二三一二年

甲申十年元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庚寅。飯僧于禁中。己酉王與公主幸吉祥寺。齋五百羅漢。○閏五月辛巳。設消灾道場于大內。○十二月丙午。王與公主幸妙蓮寺。設華嚴法會。

乙酉十一年元至元二十二年六月己酉。元遣李熙載來。詔曰除法物鐘磬銅鏡古銅瓶鼎熟銅器物外。其餘應有銅錢生銅器物。以聖旨到限百日。悉納所在官。尋命停罷。乙丑幸龜山寺視九齋夏課。諸生進歌謠。賜果酒。○秋七月癸未。幸神孝寺。設盂蘭齋。○十一月丁丑王及公主。幸妙蓮寺。設慶讃會。賜行香使洪子藩紅鞓。○十二月丙辰。王及公主幸興王寺。拜金塔。遂幸妙蓮寺。

佛紀二三〇七年

佛紀二三〇八年

佛紀二三〇九年

消災道場於新殿。

庚辰六年（元至元十七年）春正月乙丑。以德泉寺住持益藏。擊殺永春縣吏。又與妓生玉眞通。流於海島。益藏寵姬子也。〇二月戊戌。王與公主如玄化寺。命承旨廉承益作佛事。〇三月丙辰。幸本闕。設藏經道場。戊辰將軍曹允通還自元。中書省許復設談禪法會。

辛巳七年（元至元十八年）三月設消災道場於壽康宮。承旨廉承益。請以其家一區。爲金字大藏寫經所許之。〇夏四月丙寅朔。幸合浦。庚辰王至合浦〇六月癸未。王次慶州。下僧批。僧輩以綾羅賂左右得職。人謂羅禪師綾首座。娶妻居室者居半。

壬午八年（元至元十九年）三月己巳。王與公主。親設消災道場於新殿。〇夏四月乙卯。王與公主。幸本闕。設百座法席。〇五月庚申。詔曰。道詵國師。文昌侯。弘儒侯。並加封爵。〇秋七月（庚申遣散員高世如元請醫巫）辛酉。以公主病。設法華道場。〇八月（丙戌朔高世還自元。帝曰病非巫所能已。醫則前已遣鍊德新。何必他醫。惟賜藥物。）靈僧通寺洪坦。以私憾告中贊致仕柳璥。上將軍韓希愈。將軍梁公勣。林庇等。有異謀。王下巡馬所鞫之。坦坐誣。流海島。〇九月甲申。王與公主世子。幸吉祥寺。設五百聖齋。〇冬十月壬寅。迎僧見明（一然禪師）于內殿。乙酉設仁王道場于崇慶堂。王與公主行香。〇十

而先入。且詬且擊。欲還竹坂宮。時正郞廉承益。以浮屠神呪。得幸於王。侍疾。進謂公主曰。王疾之愈。幸賴佛力。而公主之怒。若有魔障使之。以間兩主之懽也。公主乃止。承旨李槢曰。廉郞中無實之言。亦有可用。文昌裕謂薛公儉曰。辱豈有大於此者乎。槢郎汾成也。庚戌設消災道場於康安殿。王捨宮爲旻天寺。將上額。百官皆不欲。裵挺。阿旨揭額。人皆非之。丙辰內竪梁善太守莊等。告慶昌宮主。與其子順安公琮。謀令盲僧終同呪咀。上命中贊金方慶訊之。不服。○九月庚戌。王與公主幸普濟寺飯僧。

佛紀二三〇五年

戊寅四年（宋帝昺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三月韋得儒盧進義。言於茶丘（元官之來駐者）曰。國家設談禪法會。所以咀上國也。茶丘以語石抹天衢。遣人報中書省。王亦遣將軍盧英中郞將李仁如元。平章哈伯曰。此何足上聞。汝其歸矣。王來自奏耳。○六月己巳。王及公主如元謁帝。帝設宴慰之。戊寅王上書都堂。辨方慶事。及談禪法會。○九月乙巳。王與公主至自元。百官班迎於郊。是行也。凡國家騷擾之事。一切奏除。國人頌德感泣。○十二月王又如元。

佛紀二三〇六年

己卯五年（宋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二月丁亥。王至自元。○夏四月乙未。遣王子滋於忠淸道牙州東深寺。避世子也。○冬十月丁丑。飯僧五百於新宮。己丑親設消災道場於本闕。壬寅親設

丁丑 三年 宋景炎二年 元至元十四年

二月甲戌。王輪寺丈六塑像成。王與公主親設法會。○五月壬辰。遣僧六然於江華。燔琉璃瓦。其法多用黃丹。乃取廣州義安土燒作之。品色愈於南商所賣者。庚子親設消災道場於康安殿。○秋七月。觀候署言。謹按道詵密記。稀山爲高樓。多山爲平屋。多山爲陽。稀山爲陰。高樓爲陽。平屋爲陰。我國多山。若作高屋。必招衰損。故太祖以來。非唯闕內。不高其屋。至於民家。悉皆禁之。今聞造成都監。用上國規模。欲作層樓高屋。是則不述道詵之言。不遵太祖之制者也。天地剛柔之德不備。室家唱隨之道不和。將有不測之災。可不愼乎。昔晉獻公。欲作九層之臺。荀息累十二博碁。更累九鷄子其上。以諫曰。一失社稷。危於此也。遂壞其臺。唯王察之。王納其言。伍允孚。又言於公主曰。天變屢見。加以亢旱。請弛營繕。修德弭災。後如有悔。恐被不言之罪。故言之。是日王暴得疾。至夕彌劇。宰樞請停營繕。縱鷹鶻。又曰凡可以禬禳者。臣等無不盡心。惟興王寺金塔。在宮中請還之。公主皆許之。王大喜。使承旨李尊庇。還金塔於興王寺。王疾稍間。移御天孝寺。王先行。公主以陪從寡少。怒還。王不得已亦還。公主以杖迎擊之。王投帽其前。逐印侯罵曰。此皆汝曹所爲。予必罪汝。公主怒稍弛。至天孝寺。又以王不待

螺擊鼓。凡四日。僧戴花冠。手執一箭。繫皂布其端。周麾而雀躍。車載麵人。令旗者二。甲者四。弓矢者三十。曳棄城門之西。公主施錢甚厚。其徒爭之。訴曰。僧非帝師所遣。佛事乃其僞作。公主詰之皆服。遂黜遣之。○五月乙巳。王與公主幸本闕。設仁王道場。壬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公主取黃金塔入內。其裝嚴。多爲忽刺歹三哥等所竊。公主將毁用之。王禁之不得。但涕泣而已。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僧乞還金塔。公主不許。又令忽刺歹括大府寺銀入內。○八月丁亥。飯僧千四百於毬庭。王及公主親臨侑飯。僧宗悟陞座說法。王賜宗悟銀瓶十五。○九月甲午。幸本闕。設藏經道場。○十一月甲辰。設八關會幸儀鳳樓。行般若道場。○十二月丙子夜。有人投匿名書於達魯花赤石抹天衢館。又呼於道曰。有衣則衣。有食則食。勿爲他人所得。明日達魯花赤。以告王及公主。其書誣曰貞和宮主失寵。使女巫呪咀公主。又齊安公淑金方慶等四十三人。謀不軌。於是囚貞和宮主及淑方慶等。柳璥涕泣力諫。公主感悟。皆釋之。(後方慶又被誣告謀反。且又有談禪法會事。王如元辨之)○有一尼獻白苧布。細如蟬翼。雜以花紋。公主以示市商。皆云前所未覩也。問尼何從得此。對曰吾有一婢。能織之。公主曰。以婢遺我。尼愕然。不得已納焉。

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來。娶妻無定限。臣恐人物。皆將北流。令臣僚。許娶庶妻。隨品降殺其數。至於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之子。得仕於朝。皆比適子。怨曠以消。人物不流。戶口日增矣。婦女聞者。咸怨且懼。時宰相有畏其妻者。寢其議不行（按國制。官人侍幸而有子。則祝髮爲僧。又按崔瑀孽子萬宗萬全爲僧則王侯貴族之外。不許蓄妾者歟。）〇三月乙未。親設藏經道場。〇夏四月己酉。王及公主（時冊爲元成公主矣）如賢聖寺。爲帝祝釐。〇五月甲戌。王聞詔使來。率侍臣時服迎於西門外。乃五僧也。（王既尙主。雖詔使未嘗出城而迎。舌人金台如元。省官語之曰。駙馬王不迎詔使。不爲無例。然王是外國之主也。詔書至。不可不迎。至是始行）〇十一月乙亥。畵浮屠觀世音菩薩像十二軀。設法席於宮中。爲帝祝釐。

丙子二年（宋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乙亥。設法席於普濟寺。爲帝祝釐。每値聖甲日行之。時謂之乙亥法席。〇三月飯僧二千於毬庭。王以小君中郞將滑。驕恣。剃髮爲僧。初王爲太孫時。納崔塇婢生滑。公主亦愛之如嫡。出入禁中。嘗賂康守衡。欲襲王。宿衛於元。〇閏月吐蕃僧自元來。自言帝師。遣我爲公主國王祈福。宰樞備旗盖迎於城外。其僧食肉飲酒。常言我法。不忌酒肉。唯不邇女色。無何潛宿娼家。又請王作曼陁羅道場。令備金帛鞍馬鷄羊。用麵作人。長三尺。坐之壇中。又作小麵人麵燈麵塔各各百八。列置其傍。吹

以大府虛竭。不堪徵責。祝髮而逃。○冬十月甲午。移御堤上宮。設百座道場。庚戌幸堤上宮。設金光道場。○十二月甲午。設消災道塲於內殿。

佛紀二三〇〇年

癸酉十四年(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二月乙酉。黃鳳州經略使。差人賫元詔來。令僧徒出迎。其詔云。禁軍士搖擾僧舍。損毀經像。使之安心作法。丁亥置寺院造成別監。○夏四月丙申。王以天文屢變。設消災道場於本闕。命放囚。丙午幸賢聖寺。集五敎兩宗僧徒。設道場於男山宮。以祈平賊。○五月庚午。親設消災道場三日。○冬十月甲子。設消災道場於內殿。

佛紀二三〇一年

甲戌十五年(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六月癸亥。王薨。甲子百官會於本闕。遙尊太子爲王。(太子十三年如元十五年。尙元世祖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八月戊辰王至自元。(九月遣使逆公主于元。)

○忠烈王(王昛)在位三十四年

九月甲午。親設灌頂道場於本闕。戊戌以堤上宮中書省爲史館。還都以來。未營史館奉實錄假藏本闕佛堂庫。○冬十月大府注簿卓之琪。以府藏虛竭。供費煩重。不堪其苦祝髮爲僧。○十一月乙酉。幸本闕。設八關會。翌日大會。公主幕於儀鳳樓側觀之。

佛紀二三〇二年

乙亥元年(宋孝恭帝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二月大府卿朴褕上疏曰。我國男少女多。而尊卑止於一妻。其無子

佛紀二三九六年

己巳十年宋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丙辰。設消灾道場於本闕。○夏四月甲申。設百座仁王道場於內殿。辛卯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六月癸未。設消灾道場於本闕。○十一月丁卯親設佛頂道場。○十二月丁丑。親設消灾道場。己卯又設灌頂道場於內願堂。

佛紀二三九七年

庚午十一年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五月還都舊京○九月癸亥。設藏經道場於本闕。王始備法駕。然侍從甚少。樂官未具。文武百官多有步行者。○冬十月戊辰。設百座道場於本闕。

佛紀二三九八年

辛未十二年宋咸淳七年蒙古至元八年二月乙卯。設消灾道場於本闕。○六月丁未。王受菩薩戒於內殿法席於內殿。○(十二月己亥。蒙古遣使告建國號曰大元。)癸卯親設消灾道場於本闕○八月丁巳。蒙古吐蕃僧四人來。王出迎於宣義門外。○冬十月己亥。王以天變設金光

佛紀二三九九年

壬申十三年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丁亥。門下侍中李藏用卒。藏用美風儀。性聰明。恭儉沈重。博覽經史。陰陽醫藥律曆。靡所不通。又好浮屠書。著禪家宗派圖。潤色華嚴錐洞記。○三月甲辰。置鈿函造成都監。以皇太后欲盛藏經而求之也。○夏四月庚戌。設消灾道場於本闕。○五月乙丑。設金經道場於本闕。以禳星變。甲戌設消灾道場於本闕。○六月辛丑。王微行受菩薩戒。○八月辛丑。設消災道場於本闕。庚戌大府注簿姜謂贇文習圭等

無不精備。忠誠深重。以金俊丘使十人許初入仕十人。眞拜把領親侍二十人。假著幞頭造成監役人皆賜爵。諸色匠人。亦賜物有差。庚子親設仁王道場於大觀殿。

佛紀二三九二年

乙丑六年（宋度宗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二月辛丑朔。親設靈寶道場於神格殿。乙酉設功德天道場於內殿○夏四月庚子朔。親設消災道場。己未有一小君犯禁。臺吏折辱之。王不能禁。下街衢獄。國制。宮人侍幸而有子。則祝髮爲僧。稱爲小君。○十一月壬子。親設百座仁王道場

佛紀二三九三年

丙寅七年（宋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五月丙午。賜閔漬及第。八月壬申。親設消災道場。○九月丙辰。設祈恩道場於內殿。○冬十月己巳。親設消災道場於內殿。癸酉設佛頂道場於內殿。乙亥設禪會於內殿。壬午親設消災道場。以禳星變。○冬十二月。蒙古遣黑的殷洪等來。欲與日本通和。詔王導達彼疆。因聽趙彝之言也。彝本咸安人。初爲僧後歸俗。叛入蒙古。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以讒毁本國爲事。

佛紀二三九四年

丁卯八年（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冬十月癸亥。設佛頂道場於內殿。庚午親設百座仁王道場。

佛紀二三九五年

戊辰九年（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二月戊戌。設消灾道場於內殿。○夏四月丁酉。還御本闕。設華嚴神衆道場。己酉親設道場于內亭。鎭兵祈福。

○五月戊戌。親設消災道場於內殿。癸卯始設大佛頂五星道場於三郎城假闕。凡四月初中郎將白勝賢。因參政金俊奏曰。親醮塹城。又於三郎城神泥洞。造假闕。親設五星道場。則可寢親朝。三韓變爲震旦。大國來朝也。王信之。命大將軍趙文柱祭酒金坵將軍宋松禮及勝賢等。創假闕。禮部侍郎金軌謂右僕射朴松庇曰。穴口凶也。勝賢以爲大日王常住處。嘗奏高宗。大開佛事。以安御衣帶。未幾升遐。今又敢作浮言。奏營假闕且請於穴口寺。親設大日王道場。是不可信也。請公禁之。松庇以告俊。俊深惑勝賢之言故欲斬軌而止。○六月白勝賢奏曰。圖讖有姬龍之後重興之說。宜改王諱以周康王諱釗字。王從之。既而忌高句麗王釗不得其死。乃復舊名。丙午幸三郎城五星道場。庚戌移御妙智寺。又親醮於摩利山塹城。辛亥移御神泥洞假闕。設大佛頂五星道場。壬子設大日王道場於穴口寺。乙卯親幸行香。○秋七月己亥。宣旨曰。自祖聖以來。全仗佛教密護延基。夫仁王般若。偏爲護國安民最勝法文。如經所說。百獅子等法寶威儀。乃道場之急具也。往者移都時。獅子座不能輸入。及乎法筵。儀不如法。金俊爲寡人親朝欲設仁王法會。印成是經。新舊譯各一百二部。造師子座一百。彩畫粧飾。至於供具衣物

抽右取。詭辯不窮。景瑜等不能折其談鋒。王皆從之。○五月慈雲寺池赤沫如血。寶文閣校勘姜度云。新羅虎景王時。大觀寺池水赤。其年王薨。今茲王疾殆不瘳乎。

○元宗順孝王（王禃）在位十五年

佛紀二三八七年

庚申元年（宋景定元年蒙古世祖中統元年）[illegible]三月太子還自蒙古。夏四月戊午。太子卽位於康安殿。灌頂。受菩薩戒於康寧殿。○六月壬寅。親設消災道場。

佛紀二三八八年

辛酉二年（宋景定二年蒙古中統二年）夏四月己酉。遣太子諶如蒙古。賀平阿里孛哥。表曰（上略）伏聞皇帝陛下親擧六師。遠征萬里。且父母苟或有難。噫兒孫烏得不憂。矧下國之安危。係上朝之動作。是用遍扣有靈之佛宇。嘗祈加護於兵威云云。（下略）○六月乙巳。王受菩薩戒。壬子設五敎法席於內殿。禱太子速還。

佛紀二三八九年

壬戌三年（宋景定三年蒙古中統三年）閏九月己丑。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冬十月己未重營彌勒寺及功臣堂。初自太祖以來。功臣皆圖形壁上。每歲十月爲張佛事。以資冥福。頃因遷都久廢。至是王命重營設齋。

佛紀二三九一年

甲子五年（宋景定五年蒙古至元元年）春正月。親設仁王道場於內殿。○二月己巳。親設消災道場於內殿

兵華嚴神衆道場。○六月戊申。親設天兵神衆道場。丙辰王受菩薩戒于正殿。戊午親設功德天藥師二道場。丁卯設華嚴神衆道場。○秋七月己酉。親設天兵神衆道場。○八月親設消災道場。○九月丙午。親設天兵神衆道場。○冬十月庚午朔。親設消灾道場。己未親設華嚴神衆道場。○十二月丁亥。親設天兵神衆道場。

佛紀二三八二年

乙卯四十二年(宋寶祐三年蒙古憲宗五年)三月戊午。親設華嚴神衆道場。甲子親設佛頂心道場。○夏四月癸巳。親設消災道場。○六月乙亥。親設華嚴神衆道場。○秋七月壬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九月乙未。親設消災道場。○冬十月辛巳。幸外院九曜堂。設仁王道場于內殿。壬午飯僧三百于毬庭三日。○十一月己未。親設金經道場。

佛紀二三八三年

丙辰四十三年(宋寶祐四年蒙古憲宗六年)春正月戊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六月甲戌。王受菩薩戒于內殿。

佛紀二三八六年

己未四十六年(宋開慶元年蒙古憲宗九年)夏四月命營假闕於三郎城及神泥洞。先是。王召術士郎將白勝賢。問延基之地。對曰幸穴口寺談揚法華經。又創闕于三郎城。以試其驗。勅兩府。令勝賢與校書堂景瑜判司天事安邦悅等。論難利害。勝賢以數馬馱道籙佛書陰陽圖讖。左

於壬辰蒙兵。王與羣臣更願。立都監。十六年而功畢。

佛紀二二七九年

壬子三十九年（宋淳祐十二年蒙古憲宗二年）三月戊戌。親設消災道場。甲辰設仁王道場。己酉設華嚴神衆道場。○夏四月乙亥。親設天兵神衆道場。庚辰設仁王道場。○五月辛丑。親設華嚴神衆道場。○六月辛酉。親設天兵神衆道場。癸酉設仁王道場。○秋七月壬辰。親設華嚴神衆道場。甲辰親設仁王道場。○八月甲寅。親設天兵神衆道場。丙子親設仁王道場○冬十月庚申。親設華嚴神衆道場。甲戌設仁王百座道場。

佛紀二二八〇年

癸丑四十年（宋寶祐元年蒙古憲宗三年）二月甲午。親設功德天道場。○夏四月癸丑。親設功德天道場。丁巳親設華嚴神衆道場。癸亥設仁王道場。○秋七月癸未。親設天兵神衆道場。丙戌親設天兵神衆道場。乙未親設仁王道場。○八月辛亥。親設華嚴神衆道場。癸亥親設仁王道場。○十一月乙未。親設仁王道場。癸卯親設消灾道場。○十二月丙辰。設華嚴神衆道場于內殿。乙丑親設仁王道場。

佛紀二二八一年

甲寅四十一年（宋寶祐二年蒙古憲宗四年）春正月甲午。親設仁王道場。○二月庚午。親設華嚴神衆道場○夏四月己未。親設天兵神衆道場。癸亥設仁王道場。○五月壬申朔。幸王輪寺。設天

佛紀二三七六年

敉。爲司空。司空唯諸王爲之。敉娶襄陽公女故授之。且司空無權。以避沆也。

己酉三十六年(宋淳祐九年〓)二月丙寅。幸乾聖福靈二寺。還御本闕。設消灾道場。○秋七月癸酉親設消災道場。○八月壬子。親設天兵神衆道場。庚申親設仁王道場。戊辰親設華嚴神衆道場。○冬十月己亥。親設百座道場。

佛紀二三七七年

庚戌三十七年(宋淳祐十年)二月庚申。親設消灾道場。○三月壬辰。親設華嚴神衆道場。○夏四月丁丑。親設功德天道場於本闕。以禱雨。○六月壬戌。親設華嚴神衆道場於本闕。○秋七月丙戌。設天兵神衆道場於內殿。○八月王命移崔忠獻眞於昌福寺。崔怡眞於禪源社。導從如移安太祖眞儀。辛亥。王如奉恩寺。設慶讚法席。

佛紀二三七八年

辛亥三十八年(宋淳祐十一年 蒙古憲宗元年)春正月甲申。親設天帝釋道場於本闕。○三月乙丑。親設華嚴神衆道場於本闕。○夏四月辛亥。親設天兵神衆道場於本闕。○五月甲戌。親設功德天道場於本闕。○六月壬辰。設天兵神衆道場於內殿。甲辰親設消災道場於本闕。乙巳設仁王道場於內殿。是月以朴暄家爲淨業院。集城內尼僧居之。築外墻禁出入。先是。僧尼雜處。頗有醜聲。○九月壬午。幸城西門外大藏經板堂。率百官行香。顯宗時。板本燬

佛紀二二七二年

佛紀二二七四年

場于內殿五日。○秋七月創興國寺。○九月庚午。設消灾道場于內殿。○十一月甲辰親設消灾道場于內殿。

乙巳三十二年宋淳祐五年夏四月崔怡以八日。燃燈。結綵棚陳伎樂百戲。徹夜爲樂。都人士女觀者如堵。○六月戊寅。王受菩薩戒。

丁未三十四年宋淳祐七年蒙古定宗二年夏六月。崔怡流尙書朴暄于黑山島。貶宋國瞻爲東京副留守。以子沆爲左右衛上將戶部尙書。外孫金侑爲司空。先是暄言於怡曰。今北兵連年入寇。民心疑貳。雖以恩德撫之。猶恐生變。今萬宗萬全割剝民產。歛怨實多。南方騷擾。若兵至則恐皆叛而投彼矣。怡聞之猶豫。會國瞻因巡問慶尙州道。亦寄書言之。怡謂暄曰。若之何。暄曰若召還兩禪師。令巡問按察使。囚無賴僧徒以慰民心。可無變矣。怡然之。卽分遣御史吳儹行首周永珪。發所畜錢穀。悉還其民。焚其文劵。囚門徒之爲惡者。中外相慶。萬宗等詣京。與其妹訴怡曰。尊公在時尙爾侵逼。若百歲後。吾等兄弟不知死所矣。怡乃悔之。反謂暄離間父子。流暄貶國瞻。令萬全歸俗。改名沆。使待制李淳牧授書侍郞權韙習禮。卽拜戶部尙書。諸王宰樞皆詣門陳賀。又召侑于河東。亦令歸俗。改名

穀五十餘萬石。貸民收息。秋禾纔熟。分遣門徒。催徵甚酷。民盡輸其所有。租稅屢闕。按察使王諧令曰。民未納稅。先督私債者罪之。一僧畏威。不敢肆。萬全嘗住珍島一寺。其徒亦橫恣。號通知者尤甚。按察使金之岱。其所請謁。皆抑而不行。之岱嘗至其寺。萬全慢罵而不之見。之岱直入升堂。堂上有樂器。乃操琴數弄。橫笛而吹之。音節悲壯。萬全欣然出曰。適有微疾。不知公至此。相與歡飮盡日。因託以十餘事。之岱於座一切聽行之。留數事曰。此則當至行營乃可爲耳。宜遣通知相候。之岱還營數日。通知果至。之岱命縛之。數其不法。沉之江中。萬全雖挾前憾。以之岱廉愼少過。竟莫能害。

佛紀二三六八年

辛丑二十八年（宋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九月。平章事致仕李奎報卒。奎報初名仁氐。以夢奎星報異。改之九歲能屬文。號奇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放曠以詩酒自娛。號白雲居士。中第十年不調。宰相禁省交薦之。久司兩制。爲詩文不蹈古人畦徑。橫騖別駕。汪洋大肆。有集五十三卷。行於世。謚文順。

佛紀二三六九年

壬寅二十九年（宋淳祐二年）秋七月庚寅。設功德天道場于內殿。

佛紀二三七〇年

癸卯三十年（宋淳祐三年）二月壬戌。燃燈設消災道場。〇夏五月以旱。赦中外二罪以下。設雲雨道

衣于南京假闕。有僧據讖云。自扶蘇山。分爲左蘇。曰阿斯達。是故楊州之地。若於此地營宮闕而御之。則國祚可延八百年。故有是命。○十一月甲子。親設灾道場于内殿。以禳星變。

佛紀二三六二年

乙未二十二年 宋端平二年蒙古太宗七年 二月庚辰。設止風道場于内殿。○三月甲辰。親設功德天道場于内殿。○夏五月己亥。親設消灾道場于内殿。○八月壬辰。日官奏。令百官。每日自辰至午時。拜日禳兵。

佛紀二三六三年

丙申二十三年 宋端平三年蒙古太宗八年 二月戊子朔。設消灾道場于内殿。○八月丁亥。設消灾道場于内殿。甲午設功德天道場于内殿。○冬十月戊戌。設消灾道場于内殿。

佛紀二三六五年

戊戌二十五年 宋嘉熙二年蒙古太宗十年 夏閏四月。蒙兵至東京。燒皇龍寺塔。

佛紀二三六七年

庚子二十七年 宋嘉熙四年蒙古太宗十二年 冬十二月。崔瑀孽子僧萬宗萬全。皆聚無賴惡僧爲門徒。唯以殖貨爲業。金銀穀帛以鉅萬計。門徒分據名寺。倚勢作威。横行遠近。鞍馬衣服。皆效韃靼。更相稱曰官人。恣行不義。或强奸人妻。或擅乘驛騎。或陵辱官吏。無所不至。其他僧徒。乘肥衣輕者詐稱弟子。所至侵擾。州縣畏縮。莫敢誰何。民皆怨之。慶尚州道所畜米

佛紀二二五六年

己丑十六年（宋紹定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六月辛亥。王受菩薩戒于內殿。

佛紀二二五七年

庚寅十七年（宋紹定三年金正大七年蒙古太宗二年）三月己酉。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夏四月甲戌。以星變。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以禳之。

佛紀二二五八年

辛卯十八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蒙古太宗三年）冬十月甲戌。親飯僧三萬凡三日。

佛紀二二五九年

壬辰十九年（宋紹定五年金天興元年蒙古太宗四年）春正月忠州官奴隷等作亂。以注書朴文秀前奉御金公鼎。假爲按撫別監撫諭之。丁未朴文秀還自忠州。金公鼎留州。以待平定。奴軍都領令史池光守僧牛本等來。崔瑀褒賞。以光守補校尉。以牛本爲忠州大院寺主。○六月乙丑。崔瑀爲王遷都江華。○八月丙子。參知政事俞升旦卒。升旦舊名元淳。沉訥謙遜。博聞强記尤工於古文。世稱元淳文。經史奧義辨釋了然。至於釋典。亦能旁通。○十二月蒙古元帥撒禮塔。來攻處仁城。有一僧（金允侯也）避兵在城中。射殺之。

佛紀二二六一年

甲午二十一年（宋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蒙古太宗六年）春正月癸卯。親設消災道場于內殿。○二月癸未。燃燈。王如奉恩寺。以故參政車倜家爲奉恩寺。撤民家以廣輦路。時雖遷都草創。然凡毬庭宮殿寺社號。皆擬松都。八關燃燈行香道場。一依舊式。○秋七月甲子。遣內侍李百全。奉安御

佛紀二三五四年

丁亥十四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四月庚辰朔。親設金光經道場于宣慶殿。以禳天變。○五月崔瑀殺流人文大淳。有僧犯罪。流紫鷰島。與大淳相惡。密遣人譖於瑀曰。大淳等潛謀作亂。發近邑兵將赴京。瑀遣郞將李賁。執大淳等五人。不問殺之。朝野哀之。○八月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九月庚辰。監修國史平章事崔甫淳修撰官金良鏡任景肅兪升旦等。撰明宗實錄。藏於史館。又以一本藏於海印寺。辛丑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以禳天變。丙午親設無能勝道場于修文殿。以壓兵。○十月癸丑。又設無能勝道場于宣慶殿。

佛紀二三五五年

戊子十五年（宋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蒙古太祖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設消災道場于修文殿。○夏四月壬戌。親設仁王道場於宣慶殿。○五月辛丑。設般若道場於宣慶殿二七日。○六月壬戌。親設仁王道場於宣慶殿。以禳狄兵。○八月流江陰縣監朴奉時於遠地。有僧將營慈惠院。伐材江陰縣。奉時禁之。官納其材。其僧托大將軍大集成。貽書以請。奉時不從。集成請崔瑀送敎定所牒。又不從。集成慙恚。復訴於瑀流之。辛酉親設消災道場於延慶宮。○九月親設佛頂道場於修文殿。○冬十月辛亥。親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辛酉飯僧三萬。

于修文殿。〇夏四月壬午。設談論法席于內殿。〇八月甲午。親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崔瑀（忠獻子也）造黃金十三層塔及花瓶各一。置于興王寺。重二百斤。〇九月戊申。有旨兩界五道鎭兵法席供費。皆出於民。是欺佛欺天。何福之有。爰遣中使。出內庫銀瓶三百口分付諸道。慶尙道二百口。全羅道六十口。忠淸道四十口。〇冬十月丁酉。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〇十一月丙午。幸法雲寺。設仁王道場。戊辰親設消災道場于修文殿。

佛紀二三五一年

甲申十一年（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二月己巳。親設佛頂道場於內殿。〇三月己酉。親設百高座道場于宣慶殿。〇五月甲寅。親設消災道場。〇六月辛巳。王受菩薩戒於大觀殿。〇冬十月庚戌。親殿佛頂道場於修文殿。

佛紀二三五二年

乙酉十二年（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八月丁酉。以康宗忌日。飯僧二百於內殿。康宗眞殿在玄化寺。忌日詣寺行香。例也。自庚辰以來。國家多故。王不得親詣。〇冬十月丙午。飯僧三萬于毬庭。

佛紀二三五三年

丙戌十三年（宋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秋九月崔瑀發瘇。自兩府至椽吏。皆設齋作疏祈禱。都下爲之紙貴。

佛紀二三四五年
殿。壬戌幸賢聖寺。設文豆婁道場。壬申移御賢聖寺。盖信術者之說。欲以延基也。
戊寅五年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三年夏四月崔忠獻欲得武士心。以郞將大集成等五人。爲借將軍

佛紀二三四六年
集成等以無本領。不問僧徒及奴隷。脅爲從卒。中外大擾。家家杜門。至有不得樵牧者
忠獻聞之。怒奪職。其亂乃止。〇冬十月癸丑。設神衆道場于內殿。
己卯六年宋嘉定十二年金興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八月壬午。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佛紀二三四七年
庚辰七年宋嘉定十三年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三月右諫議大夫李仁老卒。仁老初名得玉。自幼能屬文。又善
書。與當時名儒吳世材。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結爲七賢之遊。庚癸之亂。祝

佛紀二三四八年
髮遊山。後擢魁科。性褊急。見忤當世。不爲大用。〇六月癸酉。王受菩薩戒於大觀殿。
辛巳八年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秋七月甲辰。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〇是年寶鏡寺圓眞國師

佛紀二三四九年
寂。
壬午九年宋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三月戊辰。設佛頂道場於修文殿。〇秋七月甲申。以彗星見。設

佛紀二三五〇年
消災道場于宣慶殿。
癸未十年宋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蒙古太祖十八年春正月己巳。設帝釋道場于修文殿。〇二月乙未。設佛頂道場

戊子。設消灾道場于宣慶殿。○九月契丹兵入香山。燒普賢寺。

丁丑四年 宋嘉定十年金興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 春正月親設無能勝道場於宣慶殿三日。僧徒謀誅崔忠獻不克。忠獻遂大殺僧徒。時僧之從軍者。謀殺忠獻。佯若奔潰。曉至宣義門。急呼曰。丹兵已至矣。門者不納。僧徒鼓譟斬關而入。有郞將金德明者。嘗以陰陽之說。阿附忠獻。數興徭役。侵耗諸寺。故僧徒怨之。先毁其家。將指忠獻家。纔至市街。爲巡檢軍所逐。奔至新倉館與戰。忠獻遣兵夾擊之。僧魁中流矢而仆。其徒奔至宣義門。懸門下不得出。遂皆散走。忠獻軍。追斬三百餘僧。擒其黨鞠之。辭連元帥鄭叔贍。忠獻閉城門。大索僧徒之逃者。皆殺之。會大雨。流血成川。又斬僧三百餘人於南溪寺川邊。前後所殺幾八百餘。積屍人不得過者數月。○四月癸酉。幸賢聖寺。設文豆婁道場。○五月乙酉。幸王輪寺。設神衆道場。丁酉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以禳丹兵。○秋七月辛巳。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九月戊戌。親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冬十月乙巳朔。親設佛頂道場於修文殿。○十二月丁未。崔忠獻信用術人李知識之言。壞乾元寺以禳北兵。移成宗神御于開國寺。又管新闕于白岳。戊申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五日。庚申親設四天王道場于宣慶

佛紀二三三九年

○康宗元孝王(王祦)在位二年

壬申元年(宋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蒙古太祖七年)春正月乙卯。設灌頂道場於宣慶殿。丙寅設延生經道場于內殿三日。○三月庚申。門下侍郞平章事任濡卒。濡元厚之子。性恬淡慈和。不以勢位驕人雖臧獲賤隷。未嘗詬罵。歷事五朝。居官勤恪。處決明允。掌制誥十六年。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四闢文闈。所擧皆當時名士。若趙冲李奎報金敞俞承旦其尤者也。晚年奉佛彌篤。○六月庚寅。王受菩薩戒于內殿。○八月丁亥。設星變消災道場于內殿。

佛紀二三四〇年

癸酉二年(宋嘉定六年金宣宗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六月甲申。王受菩薩戒於內殿。以僧至謙爲王師。

○高宗安孝王(王皞)在位四十六年

佛紀二三四二年

乙亥二年(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十年)夏四月丙申。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五日。

佛紀二三四三年

丙子三年(宋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春正月丁丑。設帝釋道場于修文殿。○二月己丑。日本國僧。來求法。○三月戊辰。始幸乾聖寺。行帝釋齋。又設藏經會於宣慶殿。翰林學士柳澤製疏云雖自篤克勤之念。莫敢怠荒。不幸遭多難之時。未能制御。諫議大夫朴玄圭曰。所謂未能制御者。指晉康公而言也。使吏告于崔忠獻。忠獻卽呼澤問之。澤大笑自若。○七月

佛紀二二三六年

佛紀二二三七年

佛紀二二三八年

○熙宗成孝王(王諱)在位七年

己巳五年(宋嘉定二年金東海侯大安元年蒙古太祖四年)三月辛亥。設消灾道場于宣慶殿。○六月辛亥幸法雲寺。設仁王道場。○冬十月丁卯。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丙子設佛頂道場於內殿

庚午六年(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蒙古太祖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沙門知訥示寂。○夏四月己卯。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八月壬申。幸法雲寺。設仁王道場。

辛未七年(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十二月癸卯。忠獻廢王。立漢南公貞。時忠獻。以銓注詣壽昌宮方在王前。有頃王入內。中官紿忠獻從者曰。有旨賜酒食。乃引深入廊廡間。俄有僧俗十餘人。持兵突至。擊從者數人。忠獻知有變。倉皇奏曰。願上救臣。上默然。閉戶不納。忠獻無以爲計。匿於知奏事房紙障間。有一僧三索。竟不獲。時忠獻族人上將軍金躍珍瑀舅知奏鄭叔贍。在重房聞變。卽入內扶忠獻以出。其黨指諭申宣胄奇允偉等。與僧徒相格鬪。忠獻都房六番皆集宮城外。不知忠獻死生。有茶捧盧永儀者。初隨忠獻入內登屋大呼曰。吾公無恙。於是都房爭入救之。僧徒敗走。忠獻怨王。廢遷于江華縣。尋移紫燕島。(王之第四子出家號鏡智國師王之第五子覺膺亦出家號冲明國師)

杜景升謀害。忠獻乃止。甲寅。崔忠獻兄弟。設醮。以廢立事告天。是夕大雷電雨雹。旋風暴起。拔興國寺路傍樹木。吹入獄中。垣墻盡頹。癸亥忠獻兄弟廢主。

○神宗靖孝王（王晫）在位七年

佛紀二二三六年

己未二年（宋慶元五年 金承安四年）六月乙亥王受菩薩戒。

佛紀二二三七年

庚申三年（宋慶元六年 金承安五年）沙門知訥。普照國師自公山。移曹溪山。結定慧社。（後改爲修禪社今順天郡松廣寺也）○（勸修定慧結社文成於明昌元年庚戌季春至是始實行）

佛紀二二三八年

辛酉四年（宋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冬十月己亥。設百座會于毬庭。

佛紀二二三九年

壬戌五年（宋嘉泰二年 金泰和二年）冬十月慶州別抄軍。與永州素有隙。乃引雲門賊及符仁桐華兩寺僧徒攻永州。永州人李克仁堅守等。率精銳突出城。與戰。慶州人敗走。

佛紀二二四〇年

癸亥六年（宋嘉泰三年 金泰和三年）春正月乙未。親設帝釋道場於修文殿。○二月戊午。設壓兵無能勝道場于修文殿。壬戌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以祈滅賊。○夏四月甲寅。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秋七月辛未。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八月癸丑。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冬十月辛丑。設消災道場于宣慶殿。○十一月辛未。設佛頂道場于宣慶殿。

壬子二十二年（宋紹熙三年 金明昌三年）冬十月命嬖婢子善思爲僧。年甫十歲。衣服禮秩。與嫡無異。稱爲小君。出入禁中。頗張威福。時諸嬖妾子。皆剃髮。擇住名寺。用事納賂。僥倖者多附。

癸丑二十三年（宋紹熙四年 金明昌四年）三月乙酉。平章事林民庇卒。民庇性沉訥。確實無華。好周急故。武夫悍卒。亦知景仰。酷好浮屠。常寫佛經。○冬十月甲寅。設百座道場於內殿。飯僧三萬○十一月乙酉。以恭睿太后諱辰。設齋于內殿。自諸王侯伯兩府宰輔近衛之臣。各獻餚饌。諱辰羣下供饌。始此。

丙辰二十六年（宋慶元二年 金承安元年）五月崔忠獻兄弟。上封事曰。（上畧）今一二浮圖山人也。常徘徊王宮而入臥內。陛下惑乎佛。每優容之。浮屠者既冒寵。屢以事干穢聖德。而陛下勅內臣勾當三寶。以穀取息於民。弊不細矣。惟陛下斥羣髠。使不跡于宮。無使息穀於民云云。崔忠獻奏。內侍戶部侍郞李尙敦。軍器少監李芬等五十人。皆以勢冒進。不肯爲內侍。並黜之。又以王子僧小君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貽等。在內干政。奏還本寺。又黜嬖僧雲美。存道。

丁巳二十七年（宋慶元三年 金承安二年）秋九月崔忠獻。欲往興王寺。有人投匿名書云。興王寺僧寥一。與

佛紀二三一一年

甲辰十四年（宋淳熙十一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冬十月乙亥。設百座仁王會于大觀殿。齋僧一萬于毬庭。

佛紀二三一二年

乙巳十五年（宋淳熙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三月丁未。親設藏經道場于明仁殿。○六月丙寅。有侍御史二人與宦官崔東秀。會于廣眞寺。爲流頭飮。國俗以是月十五日。沐髮於東流水。祓除不祥因會飮。號流頭飮。○九月丙申。設藏經道場于明仁殿。○冬十一月。太史奏。自立冬以來沈霧。今又連日蒙霧。霧者邪氣也。陰來衝陽。姦臣謀君。在天爲濛。在地爲霧。其變可畏請修德銷變。王但禱佛祈神而已。

佛紀二三一三年

丙午十六年（宋淳熙十三年　金大定二十六年）九月辛酉。鎭星犯歲。太史奏恐有內亂。請於光巖總持兩寺。設佛頂消災道場。又於明仁殿。講仁王經以禳之。

佛紀二三一四年

丁未十七年（宋淳熙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冬十月丁酉。齋僧三萬于毬庭

佛紀二三一五年

戊申十八年（宋淳熙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春正月癸亥。設道場于明仁殿。以禳天變。○六月庚辰。王受菩薩戒于明仁殿。

佛紀二三一七年

庚戌二十年（宋光宗紹熙元年　金章宗明昌元年）冬十月壬寅。設百座仁王會於大觀殿。飯僧于毬庭三日。○十二月辛巳朔。設勝法文道場于內殿。

佛紀二三〇八年
佛紀二三〇九年
佛紀二三一〇年

殿。〇九月辛酉。設消灾道場于大觀殿。以禳天變。〇冬十月己亥。設佛頂道場於明仁殿

庚子王如奉恩寺。以重修。落成也。〇十二月乙未。設消灾道場于內殿。

辛丑十一年宋淳熙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春正月辛亥。寫經院火。先是命寫成銀字藏經。公私競納錢財而助之。無賴輩欲盜其物。因火之。〇三月戊寅朔。設帝釋道場于明仁殿。〇五月辛卯。設仁王道場於明仁殿。〇六月辛亥。設太歲道場于明仁康安二殿。〇冬十月癸丑。設消災道場于明仁殿。壬戌設仁王道場于大觀殿。飯僧三萬于毬庭命參知政事崔忠烈。如西京。行八關會。舊制每當燃燈。八關。遣宰相攝行齋祭。自甲午年。西京有事。詔停遣使。比年以來。只遣三品官。忠烈以其贈賄。奏言先王。皆遣宰相爲使。盖重翼京也。乞依舊制

王揣知其意。從之。及還。多受饋遺。輜重三十餘兩。連亘入城。

壬寅十二年宋淳熙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五月甲申。遣近臣。迎佛骨于十員殿。

癸卯十三年宋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二月己未。設藏經道場于明仁殿。王行香。製絕句一首。賜文克謙和進。〇夏四月壬寅。大設華嚴法會于洪圓寺。薦庚癸以來死亡者。〇是年元敬國師示寂。

德水縣人謀作亂者。散員高子章實知之。重房逮捕僧及子章。流于遠島。陰遣人投之江中。子章性甚暴戾。聞者相慶。己未設帝釋道場于明仁殿。○二月設佛頂道場于內殿樞密院使李光挺。同知院事崔忠烈。副使文克謙等。奏曰。燃燈舊用二月望。近因聖考諱朔。改用正月。有乖先王之本意。比來三光告異。二氣不調。恐或由此。請於二月望縱不設會作樂。悉令公私隨分燃燈。從之。○三月己酉。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夏四月庚辰。幸王輪寺。設羅漢齋○八月壬辰朔。設消灾道場于內殿。○九月癸未。設藏經道場于明仁殿七日。○十月丙辰。設仁王百座道場於大觀殿。令中外飯僧三萬。○十二月壬子。親設仁王道場于明仁殿五日。

佛紀二三〇六年

己亥九年 宋淳熙六年金大定十九年 六月壬寅。王受菩薩戒于明仁殿。○秋七月壬午。設仁王道場于明仁殿十餘日。以禳災變。○冬十二月辛酉。設百座會於開國寺。是年兵刃數起。國家患之。術僧致純奏曰。舊制三年一設百座會。前年十月。雖已行之。今宜別例復行。以禳其灾。從之。丁丑設消灾道場于明仁殿五日。

佛紀二三〇七年

庚子十年 宋淳熙七年金大定二十年 ○六月癸酉。設法華會崇教寺。○八月戊戌。親設消灾道場于明仁

佛紀二三〇二年

乙未五年（宋淳熙二年金大定十五年）夏四月丙寅。詔曰。上略華侈踰度。宴飮過極。其悉除之。若金銀物。飾畫佛像法寶外。亦不得施用。○八月甲子。設仁王道場于明仁殿三日。○冬十月壬辰。飯僧一萬於宮庭三日。○十一月侍中鄭仲夫。修普濟寺。設落成會。請王臨幸。有司諫止之。仲夫陰令僧錄司。奏請親幸。具盛饌以進。王不欲久留。命宰樞承宣侍臣。同時赴宴

佛紀二三〇三年

丙申六年（宋淳熙三年金大定十六年）二月戊戌。設天帝釋道場于明仁殿。○三月辛亥。幸王輪寺。設羅漢齋。乙卯兵馬使奏。與南賊戰不利。士卒請募僧以濟師。○夏四月壬寅。親設五百羅漢齋於普濟寺。摩利支天道場于妙通寺。○五月丙午。親設帝釋齋于賢聖寺。○八月辛卯幸王輪寺。設羅漢齋○冬十月壬午。親設齋于賢聖寺。戊戌設佛頂道場于內殿。

佛紀二三〇四年

丁酉七年（宋淳熙四年金大定十七年）二月興王寺僧。上變僧統中曦。潛結僧徒。謀簒逆。逮捕鞫之。知其誣釋之。○三月甲申。親設齋于神衆院。戊子設帝釋道場于內殿。丁酉設佛頂道場于內殿庚申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六月癸未。王受菩薩戒。○八月癸巳。幸外帝釋院設羅漢齋。○冬十月壬申。幸王輪寺。設羅漢齋。甲午設佛頂道場于明仁殿。

佛紀二三〇五年

戊戌八年（宋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乙卯。親設齋于神衆院。戊午興王寺僧。告重房曰。寺僧有與

餘擊殺數十僧。餘皆散去。兵卒死傷者亦多。重光。弘護。歸法。弘化。諸寺僧二千餘人。集城東門。門閉。乃燒城外人家。欲延燒崇仁門。入殺義方兄弟。義方知之。徵集府兵逐之斬僧百餘。府兵亦多死者。乃令府兵。分守城門。禁僧出入。遣府兵。破重光弘護歸法龍興妙智福興等寺。李俊儀止之。義方怒曰。若從爾言。事不成矣。遂焚其寺。取貨財器皿以歸。僧徒要擊於路。還奪之。府兵死者甚衆。俊儀罵義方曰。汝有三大惡。放君而弑之取其第宅姬妾一也。脅奸太后女弟二也。專擅國政三也。義方大怒。拔劍欲殺之。文克謙止之（俊儀義方之兄也）〇六月庚午。王受菩薩戒。〇冬十月丙子。設百高座于天敷殿。講仁王經三日〇十二月辛未。李義方伏誅。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濁亂朝政。衆心憤怨。時尹鱗瞻。治兵西郊。僧徒亦從軍。義方偶出宣義門外。鄭筠密諭僧宗旵等。託有求訴。從義方後。伺隙斬之。分捕俊儀兄弟。及其黨高得元柳允元等。皆殺之。王慮軍中驚擾。遣庾應圭諭之。軍中皆疑文臣嗾僧徒爲變。欲殺麟瞻。應圭還告仲夫。遣人諭其意然後乃止。僧徒以爲賊臣之女。不可以配東宮。奏黜義方女。遂聚普濟寺不發。王遣知奏事李光挺左副承宣文克謙慰諭。戊寅中書侍郞平章事崔惟淸卒。惟淸性好浮屠。日誦佛經（有子六人二人爲僧）

○明宗光孝王(王晧)在位二十七年

辛卯元年(宋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 五月甲申。設消灾道場于宣慶殿五日。○六月戊午。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秋七月辛巳。設消灾道場于大觀殿三日。○九月癸未。以僧德素爲王師。○冬十月甲辰。設百高座于宣慶殿。讀仁王經。乙巳飯僧三萬。壬子夜宮闕災。諸寺僧徒及府衛軍人。詣闕將救火。鄭仲夫。李俊儀等入直。李義方兄弟恐有變。走入于內。閉紫城門不納諸救火者。故殿宇悉火。王出山呼亭痛哭。

壬辰二年(宋乾道八年金大定十二年) 二月有司請依太祖舊制。以二月望燃燈。王從之。明年復用上元。○六月壬戌。王受菩薩戒。○十二月乙巳。設佛頂道場于明仁殿。

癸巳三年(宋乾道九年金大定十三年) 春正月己丑。設帝釋道場于明仁殿。己酉幸外帝釋院。設羅漢齋。○二月甲戌。幸王輪寺飯僧。戊子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辛卯以仁考忌辰。飯僧于樂賓亭。○三月庚辰。兩府宰樞禱雨于普濟寺。戊子宰樞禱雨于神衆院。○五月甲辰令文武三品。抽祿設齋。禱雨于普濟寺。○冬十月戊寅。設消灾道場于崇文殿。

甲午四年(宋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 春正月歸法寺僧百餘人。犯城北門。殺宣諭僧錄彦宣。李義方率兵千

之會。日減舊格。遺風漸衰。自今八關會。預擇兩班家產饒足者。定爲仙家。依行古風。致使人天咸悅。一救恤民物。國家特立東西大悲院。及濟危寮。以救窮民。然近來任是官者。率非其人。故或有饑饉不能存者。疾病無所依附者。未能收集救恤。於寡人愛民之心。何如哉。自今。吏部。擇能堪其任者。委之。使憲臺糾察能否。以爲勸懲。敎下百官庭賀

佛紀二一九六年

己丑二十三年（宋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丁丑。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二月乙卯。設三界醮。時齋醮之費寔繁。都祭都齋二庫。未支其用。又立館北。奉香。泉洞三宮。各置員僚。徵求諸道轉輸三宮者。絡繹於道。民皆愁嘆。內侍劉邦義。秦得文。李竦。金應和。金存偉。鄭仲壺希胤。魏綽然等。深結宦侍。約爲兄弟。以剝民媚主爲事。創寺繪佛。設齋祝聖。又創別貢金銀鍮銅器皿山積。由是得幸。不次除官。任言責者。皆阿上意。無一直諫者。○三月己未。王以巡御西都。親製疏文。設羅漢齋于山呼亭。己卯幸永明寺。泛龍船於大同江。置酒。遂御浮碧樓。壬午自永明寺泛舟。至洪福寺。遂幸仁王寺。

佛紀二一九七年

庚寅二十四年（宋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春正月己卯。王如靈通寺。設華嚴會。親製佛疏。宣示文臣。百官表賀。

妻具食來餉。且曰宜召所親共之。卒曰。家貧何以備辦。將私於人而得之乎。豈竊人所有乎。妻曰貌醜誰與私。性拙安能盜。但剪髮買來耳。因示其首。卒嗚咽不能食。聞者悲之。○夏四月壬午。王弟僧冲曦。享王於淸寧齋。召覺倪及侍臣同飮。晩泛舟衆美亭南池。遊賞至夜。冲曦卽玄曦也。

戊子二十二年(宋乾道四年 金大定八年)二月乙未。飯僧一千于宣慶殿。○三月丁亥。飯僧于內殿。戊子御觀風殿。下敎曰。朕聞鎬京。(西京也)萬世不衰之地。後之王者。臨御于此。頒下新敎。則國風淸明。小民安泰。朕卽政以來。萬幾實繁。未暇巡御。今以日官所奏。來幸此都。將欲革舊鼎新。復興王化。探古聖勸戒之訓。及當時救弊之事。頒布新令。(中略)一崇重佛事。時當末季。佛法漸衰。凡祖宗時開創裨補寺社。及古來定行法席寺院。與別祈恩寺社。如有殘弊。主掌官隨卽修葺。一歸敬沙門。近來僧徒。貪生謀利。比比皆是。今欲激濁揚淸。以救其弊。其有淸高僧徒。復遁跡山林者。所在官搜訪薦奏。一保護三寶。其佛舍珍寶。米麪雜物。近因內侍院及諸司奏取費用。僧徒嘆怨。自今憲臺。遍令曉諭禁斷。一遵尙仙風。昔新羅仙風大行。由是龍天歡悅。民物安寧。故祖宗以來。崇尙其風久矣。近來兩京八關

王與宰輔近臣歡洽。賜敦中敦時靖白金羅絹丹絲甚厚。戊子移御奉靈寺。卽鄭誠祝釐之所。誠饗王。供辦過仁濟觀瀾遠甚。王醉。自吹笙。因問知音者。左右以及第李鴻升對卽召至前。命吹笙笛。遂欣然以爲相見之晩也。命屬內侍。

佛紀二二九三年

丙戌二十年宋乾道二年金大定六年二月癸未。幸普濟寺。燃燈一萬於羅漢殿。○三月乙巳。幸金身寺。設齋。○夏四月。白善淵官者也准王行年。鑄銅佛四十軀。畫觀音四十幀。以佛生日。點燈祝釐於別院。王乘夜微行觀之。王與僧覺俔。夜宴於聖壽院。乃覺俔所創也。戊子又召覺俔翫月賦詩。○秋七月乙卯。王自普濟寺。至闕門。設帳微行。入御修文殿。翌日亦從帳中還御暫濟寺。自後凡遊幸。皆設帳於道。○冬十月戊戌。飯僧三萬於毬庭。庚子設百座會于修文殿。幸歸法寺。遂如玄化寺。僧性文房。○十一月癸卯。夜宴淸寧齋。寵宦李榮備奇玩之物。以迎張女樂。酣飮至四皷。還性文房

佛紀二二九四年

丁亥二十一年宋乾道三年金大定七年三月己未。王冒雨幸長興院。與覺俔夜飮。命右承宣金敦中賦詩辛酉王微行至金身窟。設羅漢齋。還玄化寺。與李公升許洪材覺俔等。泛舟衆美亭南池酣飮極歡。亭之初作。役卒私賫粮。一卒貧甚。不能自給。役徒共分飯一匙食之。一日。其

佛紀二一八七年

庚辰十四年（宋紹興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春正月庚辰朔。王在興國寺。受中外朝賀。壬辰還宮。○八月戊辰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六日。○九月戊寅。王如興王寺。甲申幸新成藏堂後苑。置酒賞菊○冬十月丙辰。幸普賢寺。飯僧。命造銀瓶十口。重三十斤。各盛五香五藥。納于寺。乙丑飯僧三萬于毬庭三日。

佛紀二一九〇年

癸未十七年（宋孝宗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二月乙亥。幸天壽洪圓二寺。沈醉留宿。從官衛士。皆不得食。

佛紀二一九一年

甲申十八年（宋隆興二年 金大定四年）三月丙午。將移御仁智齋。法泉寺住持覺倪。睿宗宮人之子。備酒饌迎駕於獺嶺院。王吟賞風月。與諸學士。唱和未已。王被酒。徑入歸法寺。日已暮。侍從失王所之。夜半乃還。

佛紀二一九二年

乙酉十九年（宋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庚申。出御玄化寺。辛酉還宮。設無遮大會。○夏四月庚辰。幸觀瀾寺。先是。吏部侍郎韓靖。別創佛宇於仁濟院中。號祝釐之所。內侍侍郎金敦中。待制金敦時。重修觀瀾寺。亦以祝釐爲稱。王謂靖敦中兄弟曰。聞卿等歸福寡人。朕甚嘉之。將往見之。靖及敦中等。以寺之北山。童無草木。聚傍民植松栢杉檜奇花異草。築壇爲御室。飾以金碧。臺砌皆用怪石。至是。敦中張宴於寺之西臺。帷帳器皿珍羞極華侈

因進禳禬之說。王信之。命於靈通敬天等五寺。自是月至歲終。恒作佛事禳之。庚辰御睦親殿。召拯世僧統玄曦等二百餘僧。設齋祈福。辛卯王如國淸寺。遂幸敬天寺。有司以行在所狹隘。請去史官。王曰史官記予言動。不可暫離。○五月甲申。幸觀靜寺。相風水。遂如國淸寺。○八月乙卯。幸總持寺召住持懷正。遊賞林亭。留題祈福詩二絕。宣示宰樞侍臣。扈從百官。軍卒露宿林壑。頗多愁嘆。懷正。唯以呪噤得幸。恩寵無比。凡僧徒求職賞者。皆趨附賄賂。貪鄙無厭。○冬十月壬寅。以大府寺油蜜告匱。徵斂諸寺院以充齋醮之費。丁酉飯僧三萬于毬庭三日。（十二月以鄭諴私第。爲慶明宮。陰陽家以爲犬舉頭吠主之勢。不宜臨御。不從。○道詵既相宅都之地於松岳雲霧捲晴。見東南三峯羅列。（即三角山）以爲盜峰。使鑄鐵犬十二。坐而吠之。今松都。有坐犬里。與此相對。）

佛紀二一八五年

戊寅十二年（宋紹興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二月己未。以仁宗忌日。飯僧於太平亭。時王好作佛事。緇徒盈溢宮庭。怙恃恩寵。附託宦官。侵擾百姓。競造寺塔。爲害日甚。

佛紀二一八六年

己卯十三年（宋紹興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二月丙午。幸大安寺。國子生李良平道謁。上疏論事。丁未王率百官飯僧。○三月戊辰。設消災道場於宣慶殿七日。乙亥幸玄化寺。東西兩院僧。各設茶亭。迎駕。競尙華侈。

佛紀二二七九年 壬申十六年（宋紹興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二月庚申。親設齋于外帝釋院。○三月壬寅。作佛事于明仁殿。王行香。○六月戊寅。王受菩薩戒。庚辰饗飢饉疾疫人於開國寺。癸未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八月丁亥。設消災道場於大觀殿五日。○九月壬辰朔。設金光經道場於大觀殿。丙辰幸外帝釋院。設羅漢齋。

佛紀二二八〇年 癸酉十七年（宋紹興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三月乙未。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六月癸酉。王受菩薩戒。○秋七月壬寅。設盂蘭盆齋於奉元殿。

佛紀二二八一年 甲戌十八年（宋紹興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二月辛亥。以仁宗忌日。飯僧于內殿。○秋九月創西京重興寺。

佛紀二二八二年 乙亥十九年（宋紹興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春正月己未。飯僧于奉元殿。○六月辛卯。王受菩薩戒於修文殿。

佛紀二二八三年 丙子二十年（宋紹興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正月壬子。置祈福道場于內殿。○夏四月甲午。王如興王寺。轉華嚴經。還宮。赦。凡從事法會者。皆賞職。初王無嗣。與妃金氏誓。若生子。當成金銀字華嚴經四部。及元子生。（王之三年(己巳)夏四月。戊寅王妃王氏生元子）寫成二部。修興王寺弘敎院藏之。改額弘眞。大設法會以落之。○冬十月乙亥。設藏經道場于宣慶殿。壬午飯僧五百于內殿。

佛紀二二八四年 丁丑十一年（宋紹興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正月戊辰朔。風自乾來。太史奏曰。國有憂。王懼。卜者內侍榮儀

佛紀二一七六年

若道場於典獄署五日。〇十一月。以弟興王寺法尊玄曦。爲拯世僧統。

己巳三年 宋紹興十九年金海陵王天德元年 六月乙丑。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庚午設般若道場於修文殿。〇九月壬午。政堂文學尹彥頤卒。彥頤少登科。工文章。嘗作易解。傳於世。晚年酷嗜佛法請老。退居坡平。自號金剛居士。嘗與僧貫乘。作一蒲菴。止容一座。約先逝者。坐此而化。一日彥頤跨牛造貫乘。告別徑還。貫乘遣人送蒲菴。彥頤笑曰。師不負約。遂坐蒲菴而逝〇冬十月甲子設消灾道場於大觀殿六日。〇壬申設百座會於宣慶殿三日。飯僧于毬庭。

佛紀二一七七年

庚午四年 宋紹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 冬十月癸卯朔。設仁王經道場於明仁殿。以禳天災。〇十二月壬申設除夜道場於大觀殿。

佛紀二一七八年

辛未五年 宋紹興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 夏四月己酉。王以沈香木。命工刻成觀音像。置內殿。仍飯僧。乙亥設佛頂道場於修文殿七日。〇五月辛亥。設消灾道場於宣慶殿五日。〇六月甲申。王受菩薩戒於修文殿。〇秋七月壬寅。設龍王道場於貞州船上。禱雨七日。甲辰詔文班四品以上。武班三品以上。設五百羅漢齋于普濟寺。禱雨。丁未設消灾道場於修文殿三日。〇冬十月壬寅。設百座會於宣慶殿。飯僧于毬庭三日。

佛紀二一七二年

乙丑二十三年（宋紹興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春正月乙卯。親設道場於明仁殿。○三月設佛頂道場於明仁殿五日。○五月辛酉。設消灾道場于修文殿四日。○六月己丑。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冬十月甲申。設百座道場於宣慶殿二日。飯僧三萬。

佛紀二一七三年

丙寅二十四年（宋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春正月壬午。王不豫。辛卯疾篤。壬辰百官就禱于普濟寺。飯僧二千。甲午又禱于十王寺。（丙辰巫覡謂拓俊京爲祟。追復俊京門下侍郎平章事。召還其子孫官之。庚申以巫言。遣内侍奉說。决金堤郡新築碧骨池堰。）甲子王薨

○毅宗莊孝王（王晛）在位二十四年

冬十月甲子設百座會於宣慶殿。王親聽講經。遂幸毬庭。飯僧三日。○十一月庚辰。設八關會。御幕次受賀。去殿上女樂。遂幸法王寺。○十二月丙午。詔來年燃燈。用正月望以二月仁宗忌月。故改行之。以爲恒式。

佛紀二一七四年

丁卯元年（宋紹興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五月丁丑。禱嗣于靈通寺。講華嚴經五十日。○六月丁未。王受菩薩戒于明仁殿。又受菩薩戒于魂堂。○冬十月戊申。設百高座會於宣慶殿。己酉幸百高座會聽經。遂幸毬庭。飯僧三日。

佛紀二一七五年

戊辰二年（宋紹興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春正月戊辰。設帝釋道場于修文殿七日。○八月己丑以獄空。設般

佛紀二一六六年　己未十七年（宋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六月癸亥。王受菩薩戒于明仁殿。○冬十月庚申。設佛頂道場於明仁殿。乙亥設百座道場於宣慶殿三日。飯僧三萬。○十二月丁巳。設消災道場於明仁殿四日。

佛紀二一六七年　庚申十八年（宋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六月戊午。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閏月丁亥。設金光經道場於金明殿禱雨。己丑聚巫又禱。○冬十月戊戌。設佛頂道場於明仁殿五日。

佛紀二一六八年　辛酉十九年（宋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六月壬午。王受菩薩戒于明仁殿。○冬十月癸巳。設百高座道場于禁中三日。飯僧三萬。○是年。王之第四子冲曦出家。是爲元敬國師。○圓明國師示寂。

佛紀二一六九年　壬戌二十年（宋紹興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六月丙子。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

佛紀二一七〇年　癸亥二十一年（宋紹興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六月戊子。以王妃任氏有疾。設消災道場於大觀殿五日。庚寅命太子設寶星道場於修文殿三日。庚子王受菩薩戒于大觀殿。○十一月乙卯。設百座道場於宣慶殿三日。飯僧三萬。

佛紀二一七一年　甲子二十二年（宋紹興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冬十月戊子。設百座道場於宣慶殿三日。飯僧三萬。

佛紀二二六一年

甲寅十二年（宋紹興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正月己卯。以淨心（妙淸也）爲三重大統。知刻漏院事。賜紫。〇五月國子司業林完。上䟽請誅妙淸。〇六月癸巳。設菩薩戒道場于崇文殿。〇八月壬寅。召山僧繼膺。講華嚴經。

佛紀二二六二年

乙卯十三年（宋紹興五年金熙宗仍稱天會十三年）春正月戊申。妙淸柳旵。趙匡等。以西京反。辛亥以金富軾爲元帥討之。甲寅斬金安鄭知常白壽翰。西人斬妙淸及柳旵請降。〇冬十月設百高座道場仍命內外。齋僧三萬。

佛紀二二六三年

丙辰十四年（宋紹興六年金天會十四年）二月壬寅。設天帝釋道場于明仁殿三日。丁巳金富軾會諸軍攻西京。城陷。趙匡自焚死。戊午富軾。奉表獻捷。

佛紀二二六四年

丁巳十五年（宋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六月乙巳。設菩薩戒道場于明仁殿。〇秋七月丙子。門下侍中致仕李公壽卒。公壽性闓厚。勤儉好佛。〇閏月戊寅。設百座道場於宣慶殿三日。命中外齋僧三萬。

佛紀二二六五年

戊午十六年（宋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二月甲寅。設消災道場于明仁殿五日。〇冬十月丁卯。設般若道場於大觀殿三日。〇十二月癸亥。設消災道場於明仁殿五日。

供佛骨於重華殿。庚申左遷侍御史高唐愈爲工部員外郞。初李資謙用事。用山僧善諝言。修葺弘慶院。以僧正資富。及知水州事奉佑幹其事。發丁州縣。爲害甚巨。及資謙敗資富坐此配島。惟奉佑素結宦官。僥倖復職。唐愈固執不可。上疏論駁再三。故貶秩。後復爲臺官。○冬十月丁丑。設無能勝道場于選軍廳三七日。從妙淸之言也。

佛紀二一五八年

辛亥九年（宋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三月辛丑。設佛頂道場于天成殿。○六月庚寅。設菩薩戒道場于重華殿。○冬十月甲子。設佛項道場于天成殿。癸酉幸法王寺。設百座道場三日。命內外齋僧三萬。○十二月己丑。設般若道場于重和殿。（是年三月。禁諸生治老莊之學○八月日官奏近來巫風大行。淫祀日盛。請令有司。遠黜羣巫。詔可。諸巫患之。歛銀瓶百餘。賂權貴。奏曰。鬼神無形。其虛實恐不可知。王然之。弛其禁）

佛紀二一五九年

壬子十年（宋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三月癸巳。設仁王道場于長樂殿。丙午設仁王道場于觀風殿。○夏四月壬申。設藏經道場于天成殿。○六月甲辰設菩薩戒道場于重華殿○冬十月己丑。暴風雷震開國寺塔。

佛紀二一六〇年

癸丑十一年（宋紹興三年金天會十一年）夏四月戊申。設金光經道場于崇文殿七日。○（五月丙寅集巫三百餘人于都省廳祈雨）○六月戊戌設菩薩戒道場于崇文殿。○冬十月辛丑。設百座道場。命內外齋僧三萬。

其術詭誕。不可知。○冬十月丁丑。設百座道場于天成殿。命內外齋僧三萬。○十一月乙未。幸奉嚴寺。落成。

佛紀二一五五年

戊申六年（宋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春正月丁亥。王不豫。宰樞百官。禱于廟社山川佛祠道宇。○三月壬辰親設華嚴道場於弘敎院五日。戊戌幸弘圓寺。飯僧。○六月己未。設菩薩戒道場于重華殿。○八月乙亥。幸西京。九月丙午。命行從宰樞。與妙淸白壽翰。相定新宮于林原驛地○十一月戊申。移林原驛作新宮。命內侍郞中金安督役。時方寒沍。民甚怨咨。

佛紀二一五六年

己酉七年（宋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春二月西京新宮成。幸西京。入御新宮。○三月御新宮乾龍殿。受羣臣賀。○夏四月癸丑。設金光經道場於天成殿。庚申迎佛骨於大安寺。置仁德宮。○六月辛酉。設菩薩戒道場於重華殿。○九月戊申。震西京重興寺塔。癸酉設百座道場于法王寺三日。令內外齋僧三萬。

佛紀二一五七年

庚戌八年（宋建炎四年 金天會八年）春正月庚午。設帝釋道場于重華殿。○夏四月辛丑。門下侍中李公壽與兩府大臣會議。令百寮出米有差。設齋于現聖靈通二寺。爲國家禳災祈福。○五月丁巳。設佛頂道場於重華殿七日。○六月乙酉。設菩薩戒道場於重華殿。○秋七月乙卯

六月己亥。以僧德緣爲國師。學一爲王師。辛丑王受菩薩戒於于乾德殿。〇秋七月庚午親設金光經道場於乾德殿三七日。〇冬十月壬辰。設百高座道場於會慶殿。齋僧三萬於中外。〇十一月丁卯。設八關會。王御帳殿。受賀。幸法王寺。

佛紀二一五〇年

癸卯元年（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金太宗天會元年）五月丁巳。以旱。避正殿。集僧內殿。講佛經禱雨。（甲子造土龍。聚巫禱雨）〇秋七月癸酉。親設消災道場於乾德殿五日。〇冬十月戊子。設百高座道場於會慶殿。飯僧三萬。

佛紀二一五一年

甲辰二年（宋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六月戊申。幸靈通寺。命有司。修葺崇福院。

佛紀二一五二年

乙巳三年（宋宣和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三月己亥。幸崇福院。賜號興聖寺。設齋張樂以落之。仍宴宰樞侍從官。

佛紀二一五三年

丙午四年（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五月庚辰。命文武百官。齋僧祈雨。〇六月甲辰。設消災道場于天福殿。〇八月乙巳。設佛頂道場于天福殿。〇閏十一月乙未。設般若道場于重華殿。丙辰飯僧於禁中。〇十二月己卯。設消災道場于天福殿。

佛紀二一五四年

丁未五年（宋高宗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三月甲辰。西京妖僧妙淸。日者白壽翰。說王設灌頂道場于常安殿

飯僧于常安殿。乙巳設消灾道場于長樂殿。○冬十月辛巳。設八關會。王觀雜戲。有國初功臣金樂申崇謙偶像。王感歎賦詩。

佛紀二二四八年

辛丑十六年宋宣和三年遼保大元年金天輔五年二月壬辰。左遷中書舍人韓冲爲西京留守。左正言任元濬爲殿中内給事。先是同知樞密院事崔弘宰。隨尹瓘伐女眞。密祈陰助。願成大藏堂於開國寺。至是請軍將輸材木。冲等論奏擅興之罪。王諭止之。冲等固執乞罷。故有是除。○夏四月甲寅。設消灾道場於賞春亭。及日月王輪高峯極樂等寺三七日。○閏月丁卯。召王師德緣。禱雨於乾德殿五日。又禱于佛宇神祠。壬申復召德緣。禱于山呼亭。丙子親醮于純福殿禱雨。聚僧又禱于山呼亭及佛宇。○六月乙未。設道場于文德殿三日。庚子命百官。設羅漢齋。禱雨

佛紀二二四九年

壬寅十七年宋宣和四年遼保大二年金天輔六年三月乙酉。飯僧一萬于諸寺。丁亥設消灾道場于乾德殿五日戊子齋僧一萬。○夏四月己丑。設道場於文德殿及宴親殿各五日。庚寅設道場于宣政殿五日。

○仁宗恭孝王(王楷)在位二十四年

佛紀二一四五年

州府。○十二月庚午。幸龜山寺。遂幸安和寺。執役工匠。賜物有差。

戊戌十三年宋重和元年遼天慶八年金天輔二年夏四月丁卯。重修安和寺成。設齋五日以落之。庚午親幸觀之幄帟連亘。伎樂塡咽。士女坌集。壬申還宮。下制董役官吏及工匠賜物有差。初監督近臣。務極奢侈。勞費不貲。又因使价如宋。求妙筆。書扁額。帝聞之。御筆書佛殿。扁曰能仁之殿。命太師蔡京書門額曰。靖國安和之寺。以賜之。且賜十六羅漢塑像。○六月丙寅王受菩薩戒于乾德殿。○九月己酉。設藏經道場於會慶殿。王親行香。癸酉親設消灾道場于文德殿。

佛紀二一四六年

己亥十四年宋宣和元年遼天慶九年金天輔三年六月庚寅。王受菩薩戒于乾德殿。○冬十月癸未。設百座會於內殿。齋僧于闕庭二日。

佛紀二一四七年

庚子十五年宋宣和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四年五月乙丑。召王師德緣。講金光經。飯僧。戊辰迎入佛骨于禁中初王字之使還宋。帝以金函。盛佛牙頭骨以賜。置外帝釋院。至是置山呼亭。○六月甲申。王受菩薩戒于乾德殿。○八月辛未。幸外帝釋院。命五部讀般若經三日。以禳疫癘甲戌設佛頂道場於文德殿五日。庚辰震西京重興寺塔。○九月癸卯。以順德王后大祥

棚伎樂。連亘道路者三日。甲辰宴羣臣于寺門外。至曉乃罷。乙巳還宮。赦。監督官吏工匠役徒。賞賚有差。○秋七月戊申。王如天壽寺。薦明懿太后冥福。

丁酉十二年（宋政和七年遼天慶七年金天輔元年）春正月壬子。幸法王寺及神衆院。還御明慶殿。以僧德緣爲王師。○二月乙丑。設消灾道場于乾德殿三日。○夏四月乙酉。臺諫上疏。請停安和寺工役。從之。○八月甲戌。作佛事于延興殿七日。癸未幸僧伽窟。及藏義寺。○九月丙申。作佛事于延興殿五日。召淸平居士李資玄。赴行在。資玄中書令子淵之孫。容貌魁偉。性聰敏。登第爲大樂署丞。忽棄官。入春州淸平山。葺文殊院居之。蔬食布衣。嗜禪悅道。逍遙自樂。王遣內臣。賜茶香金帛。仍累詔徵之。資玄對使者曰。臣始出都門。有不復踐京華之誓。不敢奉詔。遂上表辭曰。以鳥養鳥。庶無鍾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王覽表。知不可致。特幸南京。遣其弟尙書資德。諭赴行在。賜御製詩一首。資玄赴召。王曰道德之老。嚮風久矣。不宜以臣禮見。命上殿拜。賜坐茶湯。從容相語。仍命留三角山淸凉寺。及再見。問養性之要。對曰。莫善於寡欲。王特加嘆賞。待遇甚厚。既而固請還山。乃賜茶香。法服以寵之。○冬十月庚辰。設百座道場於會慶殿。齋僧一萬於闕庭。二萬於

寺僧資尙于遠地。誅資尙于中路。

佛紀二二四〇年

癸巳八年（宋政和三年遼天慶三年）九月乙巳。幸慶天寺。落成。○冬十月辛未。設百座會于會慶殿。講仁王經三日。齋僧一萬于毬庭。二萬于州府。

佛紀二二四一年

甲午九年（宋政和四年遼天慶四年）三月。王如奉恩寺。以僧曇眞爲國師。樂眞爲王師。○四月幸外帝釋院行香。設佛頂道場于文德殿七日。○五月戊寅。設消灾道場于乾德殿。○九月庚寅。設百座仁王道場於會慶殿。齋僧一萬於毬庭。二萬於州府。○十一月戊寅。作佛事于文德殿。

佛紀二二四二年

乙未十年（宋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金太祖收國元年）二月丁卯。聚僧讀佛經于內殿五日。○冬十月甲辰。設百座仁王道場于會慶殿三日。齋僧一萬于闕庭。二萬于州府。○十一月庚辰。設八關會。王自毬庭還至閤門前。駐蹕唱和久之。命倡優歌舞仗內。幾至三皷。御史大夫崔贇。雜端許載。進諫。王嘉納之。

佛紀二二四三年

丙申十一年（宋政和六年遼天慶六年金收國二年）春正月庚寅。幸天壽寺。巡視新創堂殿。賞賜工匠有差。○閏月壬寅。幸普濟寺。聽國師曇眞說禪。賜施優厚。○三月癸卯。王如天壽寺。設齋以落之。綵

金剛等寺。又遣門下侍中尹瓘樞密院副使柳仁著。祭昌陵禱兵捷。壬辰設齋于奉恩彌勒兩寺。禱兵捷。甲辰設般若道場。以禳疾疫○五月壬子。以女眞寇邊。幸法王寺行香丙辰設藥師道場於文德殿。六月戊子。王受菩薩戒于乾德殿。○秋七月戊午。設盂蘭盆道場于長齡殿。甲子設消災道場于乾德殿五日。○九月乙丑。設百座道場于會慶殿。又親飯僧于闕庭。命中外齋僧三萬。乙酉設佛頂道場於文德殿。

佛紀二二三七年

庚寅五年（宋大觀四年 遼乾統十年）春正月庚戌。設帝釋道場於文德殿。○三月乙酉。設孔雀明王道場於文德殿。○五月癸卯。設消災道場於會慶殿五日。○六月壬午。王受菩薩戒于乾德殿○七月辛丑。門下侍郞平章事李頫卒。頫恬靜寡欲。不事生產。酷嗜浮屠說。自號金剛居士。○八月壬子。設般若道場于延興殿八日。○九月庚辰。講金光經于延興殿。

佛紀二二三八年

辛卯六年（宋政和元年 遼天慶元年）八月太史奏。先朝所創天壽寺。地勢不利。請毁藥師院移之。庚戌親幸相地。○九月戊申。設百座道場于會慶殿。講仁王經。飯僧一萬于闕庭。一萬于州府。○十一月庚申朔。有司請停創天壽寺。從之。乙丑幸藥師院。創天壽寺基。

佛紀二二三九年

壬辰七年（宋政和二年 遼天慶二年）八月丙午。流僧統窺于巨濟縣。戊申流尙書右丞金仁碩等（共十一人）及崇敎

二萬於諸州府。○閏月庚子。始置元始天尊像於玉燭亭。令月醮。○十二月尹瓘征女眞克之。分遣諸將。畫定地界。又遣日官崔資顥。相地於蒙羅骨嶺下。築城廓九百五十間。號英州。火串山下築九百九十二間。號雄州。吳林金村築七百七十四間。號福州。弓漢伊村築六百七十間號吉州。又創護國仁王。鎭東普濟二寺於英州城中。

佛紀二二三五年

戊子三年宋大觀二年遼乾統八年三月己酉。以女眞入寇。分命近臣。納油香弓劒于京內寺院以禱之。○五月辛亥。講藥師經於文德殿。以禳賊兵。○六月壬辰。幸普濟寺行香。祈却北寇。甲午王受菩薩戒于乾德殿。○秋七月丙子遣使東界。設文豆婁道塲於鎭靜寺。設四天王道塲於毗沙門寺。以禳邊寇○八月戊子。講藥師經於文德殿。以禳邊寇。○九月甲戌。幸南京。王太后率諸公主。出次興王寺大施院。○冬十月庚辰。以肅考忌辰。設講經法會於內殿。己丑讀般若經于延興殿。

佛紀二二三六年

己丑四年宋大觀三年遼乾統九年二月乙未。親設佛頂道場于文德殿。甲辰設百座會於會慶殿。又令中外。齋僧三萬。○夏四月甲申。宰樞及六尙書以上。各出米二石。設齋于神衆院。禱兵捷乙酉遣同知樞密院事許慶。祭平壤木覔東明神祠。又設文豆婁道場于興福永明長慶

未御長齡殿。講華嚴經。癸卯設盂蘭盆齋于長齡殿。以薦肅宗冥祐。甲辰又召名僧。講目連經。○九月戊戌。設消灾道場於乾德殿。是夜親醮三界神祇于會慶殿。癸丑設百高座道場於會慶殿。講仁王經。飯僧一萬於闕庭。二萬於州府。乙卯以平章事尹瓘。監督天壽寺役。賜犀帶一腰。諸僚佐束帛有差。○冬十月己未朔。親設慈悲懺道場於文德殿庚午設般若道場于乾德殿。○十一月辛丑。設八關會。幸法王寺神衆院。還拜百神于闕庭。

丁亥二年（宋大觀元年 遼乾統七年）春正月庚寅。遼遣高存壽。來賀生辰。仍賜大藏經。戊申設仁王道場於乾德殿。辛亥又設天帝釋道場於文德殿。以禳天變。乙卯御明慶殿。以僧曇眞爲王師初王欲封眞爲王師。以右諫議金緣爲封崇使。緣辭曰。臣職在諫院。已言封王師之不可未蒙俞允。又從而行之。則是欺殿下也。王强之再三。固辭不就。○三月庚子。設佛頂道場於文德殿。○五月丙戌朔。設金光經道場于開國寺。以禳天變。乙未禱雨于廟社羣望庚子亦如之。百官禱于興國寺。壬寅又禱于法雲寺。○八月癸亥。重修松林縣佛頂寺改名資薦。以資肅宗冥祐。丙子設百座仁王道場於會慶殿。親臨聽講。又齋僧一萬於闕庭

佛紀二一三三年

佛紀二一三三年

乙酉十年宋崇寧四年遼乾統五年三月癸卯。王如國淸寺。置仁睿太后願成金塔。○夏四月壬午。幸大內法雲寺。設仁王道場。○八月庚午。設佛項道場于文德殿。戊午幸弘福寺設齋。

○睿宗文孝王（王俁）在位十七年

十一月辛丑。制潛邸時及即位日侍衛將校員吏僧徒有功勞者。特加爵賞。○十二月辛卯。以玄化寺德昌爲王師。

丙戌元年宋崇寧五年遼乾統六年春正月甲辰。設百日齋于文德殿。○三月修東京皇龍寺。遣尙書金漢忠落成。○五月戊戌。幸山呼亭。作佛事。戊午設道場于宴親殿。以祈太后福壽。○六月乙亥。王受菩薩戒于乾德殿。辛巳設金光經道場于乾德殿。王逐日聽講。癸未幸山呼亭作佛事。丙戌詔曰。是月以來。亢旱尤甚。盖由否德所致。日夜焦勞。省躬謝過。禱佛祈神無不盡心。然未蒙報應。朕嗣位以後。施爲政敎。多所乖戾。天其或者譴告朕躬。宜令兩府近臣。及臺省諫官。諸司知製誥。各上封事。直言時弊。己丑御長齡殿。命僧曇眞說禪祈雨。時國家盛行街衢經行。五部人民效此。各於所在里行讀。行至闕西里。適有雨。王賜米帛。更令行讀。○秋七月庚寅朔。設般若道場于會慶殿。召王師德昌。講經祈雨。乙

佛紀二一三九年

壬午七年宋崇寧元年遼乾統二年三月丁巳。幸神衆院。設齋。己卯御史臺奏。四門進士李齊老。盲僧法宗之子。不合應擧。王曰孔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科目將以求賢。齊老苟有才學。豈可以父故廢之。可令赴擧。庚辰設佛頂道場于文德殿。○五月丙寅。幸玄化寺。慶讚銀書瑜珈顯揚論。○秋七月辛卯。設消灾道場於會慶殿三日○九月丁酉。興福寺十王堂成。命太子行香。戊戌王與后妃太子諸王。幸是寺落成。辛丑幸金剛寺。飯僧。遂觀舊塔遺址。仍命太子巡視川上祭所及通漢橋。己酉幸神護寺設大藏會以落之。自闕庭至寺。夾路點燈數萬。庚戌又幸是寺行香。○冬十月庚辰。王次北崇山神護寺。設五百羅漢齋。

佛紀二一三〇年

癸未八年宋崇寧二年遼乾統三年冬十月丙辰。以宋帝天寧節。命太子設齋于奉恩寺。醫官牟介等。往觀之。賜牟介等酒幣。

佛紀二一三一年

甲申九年宋崇寧三年遼乾統四年三月己卯。設仁王道場於會慶殿。飯僧一萬于毬庭。己丑設佛頂道場於文德殿。○八月乙卯。設般若道場于延興殿三日。癸亥車駕發南京。與內中幸僧伽窟設齋納襯。

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辛丑平州妖僧覺眞。妄言陰陽。眩惑衆人。詔流谷州。設龍王道場于臨海院。祈雨。幸日月寺。慶成金字妙法蓮花經。旣畢。與后妃太子登寺後岡。欲置酒爲樂。御史臺奏。時方盛農。旱魃爲災。若樂酒於此。百姓孰謂殿下憂民之憂。王乃止及還有感作詩。末句云。蓮宮觀訪酬前願。兼禱時霖表至心。設仁王道場于文德殿。祈雨○五月。制以今秋役夫六千五百人。修營弘護寺。○六月甲辰。王受菩薩戒于乾德殿○秋七月辛酉。制以役夫一千九百人。修營國淸寺。禁男女僧尼。羣聚作萬佛會。○八月癸巳。詔曰。元曉義相。東方聖人也。無碑記謚號。厥德不暴。朕甚悼之。其贈元曉大聖和靜國師。義相大聖圓敎國師。有司卽所住處。立石紀德。以垂無窮。○九月甲申。幸總持寺問母弟釋煦疾。未閱旬而寂。政堂文學李頫。言煦於上周親。而出家無服。然才行俱優名重遼宋。不可不服。於是王與羣臣。玄冠素服。輟朝三日。賜賻甚厚。設仁王經道場于會慶殿。毬庭。及外山諸寺。飯僧五萬。○冬十月。崔思諏等還奏云。臣等就盧原驛海村龍山等處。審視山水。不合建都。唯三角山面嶽之南。山形水勢。符合古文。(道詵祕記也)請於主幹中心大脈壬坐丙向。隨形建都。制可。○丙申以始創南京。告于宗廟社稷山川。

佛紀二二二七年

佛紀二二二八年

齋。丁卯王率王妃元子兩府羣僚及祐世僧統。幸三角山。○閏月壬申。次常慈寺。甲戌幸僧伽窟。設齋。仍施銀香椀手爐各一事。金剛子水精念珠各一貫。金帶一腰。幷金色果繡幡茶香衣對金綺。乙亥次楊州。相宅都之地。庚辰幸仁壽寺。○冬十月癸卯。至自三角山。次藥師院。肆赦。

庚辰五年（宋元符三年 遼壽隆六年）五月辛巳。宋明州牒報哲宗皇帝崩。皇弟端王佶立。王爲哲宗。欲薦福於大安寺。諫官不可。乃止。○秋七月戊子。設仁王道場於會慶殿五日。○九月遣禮部郞中李載如遼。謝詔諭。初遼使王蕚。見興王寺小鍾。嘆美曰。我朝所未有。釋煦謂蕚曰吾聞皇帝崇信佛敎。請以此鍾獻。蕚曰可。煦上請鑄金鍾二虡。將獻于遼帝。遂屬載孔目官李復。先奏其意。遼以蕚奉使。妄有求索。加峻刑。令勿獻鍾。及還。刑部奏治復罪。載坐知而不禁。並免官。

辛巳六年（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遼天祚帝乾統元年）春正月己巳。設天帝釋道場于文德殿。辛卯設消災道場于乾德殿四日。○三月丙子。設藏經道場于會慶殿。御製慶讃詩。庚辰設般若道場于乾德殿廣明寺僧光器。主簿孫弼。進士李震光。詐造陰陽書。事覺。杖流之。○夏四月戊戌。幸妙

○肅宗明孝王(王顒)在位十年

佛紀二一三三年

丙子元年(宋紹聖三年 遼壽隆二年)五月戊申。設金光經道場于乾德殿。禱雨。○七月設消災道場于會慶殿七日。○九月丁未。御宣政殿。引見宋僧惠珍。賜食於翰林院。戊申以宋僧省聰惠珍各爲明悟三重大師。癸丑講仁王般若經于會慶殿三日。親飯僧一萬。○冬十月丁丑。設道場于乾德殿三日。轉仁睿太后願成華嚴經。

佛紀二一三四年

丁丑二年(宋紹聖四年 遼壽隆三年)二月國淸寺成。親設慶讚道場。召門下侍中致仕李靖恭。兩府宰臣。宴○六月戊子。門下侍中李靖恭。奉宣撰進興王寺碑文。王。賜詔奬諭。兼賜匹段銀器茶布鞍馬等物。○九月乙亥。設百高座於會慶殿。講仁王經。飯僧一萬。

佛紀二一三五年

戊寅三年(宋元符元年 遼壽隆四年)春正月甲戌。幸外帝釋院。設羅漢齋。○夏四月丁酉。王如興王寺。飯僧三千。○九月壬子。設仁王道場于會慶殿七日。○是歲。王子澄儼出家。以祐世僧統爲師。

佛紀二一三六年

己卯四年(宋元符二年 遼壽隆五年)春正月丙辰。設天帝釋道場于文德殿七日。○三月壬子。幸王輪寺。設羅漢齋。○夏四月庚寅。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九月壬子。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

加殊禮。不從。○冬十月丙午。王奉太后。幸三角山。庚戌幸僧伽窟。遂幸藏義寺。癸丑幸仁壽寺行香。戊午幸神穴寺。設五百羅漢齋。

辛未八年（宋元祐六年遼大安七年）閏八月甲子。設藏經道場于會慶殿。王行香。且製詩以示歸崇之意。

壬申九年（宋元祐七年遼大安八年）春三月。王不豫。移御文德殿。命內醫進養性方藥。忽有感。作古風長篇其末句云。藥効得否何敢慮。浮生有始豈無終。唯應愿切修諸善。淨域超昇禮梵雄。見者驚怪。○六月丙寅。王受菩薩戒於乾德殿。壬申王太后設天台宗禮懺法于白州見佛寺。約一萬日。

癸酉十年（宋元祐八年遼大安九年）夏四月癸丑。設藏經道場于會慶殿六日。王親製贊三寶詩。○五月王欲創寺。命太史相地于城東。又親往觀之。遂創大寺。賜名弘護。

○獻宗恭殤王（王昱）在位十一年

乙亥元年（宋紹聖二年遼壽隆元年）二月辛卯。宋商黃冲等三十一人。與慈恩宗僧惠珍來。王命近臣文翼備軒盖。迎珍。置于普濟寺。珍常曰。爲欲見普陁落伽山聖窟而來。請往觀之。朝議竟不許。○六月己卯。王受木叉戒於乾德殿。○八月甲申。命修東京皇龍寺塔。

佛紀二一一四年

丁卯四年（宋元祐二年遼大安三年）二月甲午。幸開國寺。慶成大藏經。○三月丙辰。幸龜山寺飯僧。己未王如興王寺。慶成大藏殿。甲戌宋商徐戩等二十人來。獻新註華嚴經板。○四月庚子。幸歸法寺。慶成大藏經。乙巳設金光經道場于乾德殿七日。禱雨。○五月戊辰。設仁王道場於文德殿。○六月乙酉。設消灾道場于會慶殿七日。○九月戊寅。設燃燈道場于興國寺。又點燈于宮城內外街衢。○十月設百座道場於上京會慶殿。飯僧三萬于毬庭。

佛紀二一一六年

己巳六年（宋元祐四年遼大安五年）春正月乙亥。發新興倉粟。施京城諸佛寺。設齋祈福。戊戌設消灾道場于會慶殿五日。○三月庚寅。設楞嚴道場于乾德殿七日。○十月辛亥。講仁王經于會慶殿三日。飯僧三萬。戊午置新鑄十三層黃金塔于會慶殿。設慶讚會。辛酉王太后始刱國清寺於西郊。（天台宗本寺也）

佛紀二一一七年

庚午七年（宋元祐五年遼大安六年）正月壬辰。普濟寺水陸堂火。先是嬖人攝戶部郞中知太史局事崔士謙。入宋求得水陸儀文。請王作此堂。功未畢而火。○三月戊子。夜大震電。新興倉灾。罷弘圓國清兩寺之役。○九月庚辰。再宴遼使于乾德寺。令三節人坐殿內。左右有司奏再宴使者。古無此例。三節就坐殿內。亦所未聞。王曰使者賚御製天慶寺碑文以來。宜

隨林寧（宋商客也）而去。庚寅以旱。命有司講雲雨經於臨海院七日。又禱于山岳。〇五月甲寅。設金光明經道場于乾德殿七日。禱雨。〇六月丁丑。王受菩薩戒於乾德殿。〇冬十月乙亥設百高座道場於會慶殿。講仁王經三日。飯僧三萬。

丙寅三年（宋哲宗元祐元年遼大安二年）六月癸卯。詔曰。朕承遺命。叨居大位。近來變怪屢作。旱魃爲灾。庶賴佛神之陰護。羣臣匡輔之力。而使陰陽順序。上下咸和。省躬責己。屢示恩宥。尙不得雨此盖涼德所致。然恐羣下所行。或不合義。命世賢材。棄不見用。惟爾文武常參官。致政舊德。及散任三品以上員。限今月二十六日。各上封事。朕之過失。刑政之得失。民庶之弊瘼。直言不諱。又擧忠直清廉有才德者。各一人。男女僧道篤行孝順。及不孝悌者。在官不守公道。擾亂法度。侵害小民者。具錄以聞。是月。釋煦還自宋。初煦至宋。帝引見于垂拱殿。待以客禮。寵數渥縟。煦請遊方問法。詔以主客員外郞楊傑爲館伴。至吳中諸寺。皆迎餞如王臣禮。王上表乞令還國。詔許東還。煦至禮成江。王奉太后出奉恩寺以待。其迎迓道儀之盛。前古無比。煦獻釋典及經書一千卷。又於興王寺敎藏都監。購書於遼宋日本。多至四千卷。悉皆刊行。

佛紀二一一一年

權捴國事。是日薨。

○宣宗思孝王（王運）在位十一年

丁酉設金光明經道場於乾德殿。○十一月丁卯。翰林院奏。凡內外州府。郡縣。寺院。公私門舘號。及臣僚以下名犯御諱者。及音同者。請改之。制從之。○十二月壬申。設華嚴經道場于乾德殿五日。

佛紀二一一二年

甲子元年（宋元豊七年遼大康十年）春正月己巳。普濟寺僧貞雙等。奏九山門叅學僧徒。請依進士例。三年一選。從之。○秋八月甲申。宋遣祭奠使左諫議大夫楊景畧。副使禮賓使王舜封。吊慰使右諫議大夫錢勰。副使西上閤門副使宋球等來。辛卯祭奠使聚僧徒。設道塲於文宗魂殿三晝夜。壬辰又設於順宗魂堂。

佛紀二一一三年

乙丑二年（宋元豊八年遼大安元年）春二月丁卯。設天帝釋道場于文德殿。辛未設金光經道塲于乾德殿七日。乙亥。始令駕幸時。奉仁王般若經前導。遵宋制也。丁酉。幸歸法寺飯僧。○三月戊申。設佛頂道塲于文德殿。甲寅王如興王寺飯僧。○夏四月庚午。王弟釋煦。逃入宋。初煦欲求法於宋。文宗不許。及王卽位。屢請。會羣臣議。皆以爲不可。至是。率門徒二人。潛

佛紀二一〇三年 佛紀二一〇四年 佛紀二一〇五年 佛紀二一〇六年 佛紀二一〇七年 佛紀二一一〇年

文豆婁道場於東京四天王寺二十七日。以禳番兵。

丙辰三十年（宋熙寧九年 遼大康二年）六月己亥。王受菩薩戒于內殿。○冬十月戊戌。有司奏日本國僧俗二十五人。到靈光郡。告曰。爲祝國王壽。雕成佛像。請赴京以獻。制許之。（日本白河天皇承保三年）

丁巳三十一年（宋熙寧十年 遼大康三年）三月甲寅。幸興王寺。轉新成金字華嚴經。

戊午三十二年（宋元豊元年 遼大康四年）夏四月甲子。以宋帝節日。設祝壽齋于東林大雲二寺。○秋七月興王寺金塔成。以銀爲裏。金爲表。銀四百二十七斤。金一百四十四斤。

己未三十三年（宋元豊二年 遼大康五年）冬十一月己巳。日本商客藤原等來。以法螺三十枚海藻三百束施興王寺。爲王祝壽。

庚申三十四年（宋元豊三年 遼大康六年）三月壬申。刑部奏戶部擅以興王寺田。給萬齡殿。請罪之。制。削戶部官吏職。放還田里。○夏六月。興王寺金塔外護石塔成。赦。

癸亥三十七年（宋元豊六年 遼大康九年）三月己丑。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經。置于開國寺。仍設道場。○秋七月癸丑。百官設華嚴經道場于興國寺五日。以祈風雨調順。辛酉王薨。太子卽位。是爲順宗宣惠王。○冬十月癸酉朔。設道場于會慶殿三日。飯僧三萬。乙未命母弟國原公運

以落之。諸方緇流坌集無筭。命兵部尙書金陽。右街僧錄道元等。擇有戒行者一千赴會仍令常住。戊辰。特設燃燈大會五晝夜。勅令百司。及安西都護。開城府。廣水楊東樹五州。江華長湍二縣。自闕庭至寺門。結綵棚。節比鱗次。連亘相屬。輦路左右。又作燈山火樹。光照如晝。是日。王備鹵簿。率百官行香。施納財襯。佛事之盛。曠古未有。○六月辛酉王受菩薩戒于乾德殿。○九月丁酉。國師海麟。請老還山。王親餞于玄化寺。賜茶藥金銀器皿綵段寶物。

佛紀二〇九五年

戊申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寧元年遼咸雍四年）春正月癸巳。幸興王寺。設慶成會。信宿乃還。

佛紀二〇九七年

庚戌二十四年（宋熙寧三年遼咸雍六年）二月丙寅。幸興王寺。以新創慈氏殿。設慶成大會。經宿而還。○五月壬寅。王出子竀于玄化寺。剃髮爲僧。（竀王之第五子。是爲道生僧統。王之第十子璟。亦出家。是爲聰惠首座。）

佛紀二一〇〇年

癸丑二十七年（宋熙寧六年遼咸雍九年）二月丁酉。王如奉恩寺。特設燃燈會。慶讃新造佛像。街衢點燈兩夜各三萬盞。重光殿及百司。各置綵樓燈山。作樂。○三月己酉。設般若經道場于會慶殿五日。以禳灾變。○九月戊辰。設消灾道場于會慶殿五日。

佛紀二一〇一年

甲寅二十八年（宋熙寧七年遼咸雍十年）夏四月乙酉。設百高座於內殿。講仁王經三日。○秋七月庚子。設

佛紀二〇八八年 辛丑 十五年 宋嘉祐六年 契丹淸寧七年 六月癸丑。王如奉恩寺。遂詣國子監。謂侍臣曰。仲尼百王之師。敢不致敬。遂再拜。

佛紀二〇八九年 壬寅 十六年 宋嘉祐七年 契丹淸寧八年 八月乙酉。幸興王寺。制曰。是寺鳩孱已久。亘構將成。今親觀厥功特申異數。應內外重刑。並降從流配。公徒私杖以下。咸赦除之。董役官吏。並加爵賞。

佛紀二〇九〇年 癸卯 十七年 宋嘉祐八年 契丹淸寧九年 三月丙午。契丹送大藏經。王備法駕。迎于西郊。

佛紀二〇九一年 甲辰 十八年 宋英宗治平元年 契丹淸寧十年 三月甲寅。設仁王道場于會慶殿三日。飯僧一萬於毬庭。○夏四月庚午。制。大雲寺。先王始創。以福邦家。其所給公田。地瘠稅少。齋供不周。加賜良田一百頃。○是歲。命修皇龍寺九層塔。

佛紀二〇九二年 乙巳 十九年 宋治平二年 契丹咸雍元年 五月癸酉。御景靈殿。召王師爛圓。祝子煦髮爲僧。先是。王謂諸子曰。孰能爲僧。作福田利益耶。煦起曰。臣有出世志。惟上所命。王曰善。遂隨師出居靈通寺。號祐世僧統。煦王之第四子也

佛紀二〇九三年 丙午 二十年 宋治平三年 遼咸雍二年 九月庚辰。幸妙通寺。設摩利支天道場。

佛紀二〇九四年 丁未 二十一年 宋治平四年 遼咸雍三年 春正月庚申。興王寺成。凡二千八百間。十二年而功畢。王欲設齋

明堂之地。自太祖統一丙申之歲。至百二十年。就此創構。國業延長。至是。命太史令金宗允等。相地搆之。

佛紀二〇八四年

丁酉十一年（宋嘉祐二年契丹清寧三年）二月癸酉。設消灾道場于乾德殿五日。○夏四月丙辰。幸佛日寺飯僧。○五月丁丑。設消灾道場于壽春宮三日。○秋七月戊子。設消灾道場于乾德殿五日。

佛紀二〇八五年

戊戌十二年（宋嘉祐三年契丹清寧四年）五月戊子。王如奉恩寺。冊海麟爲國師。爛圓爲王師。○六月甲寅王受菩薩戒於乾德殿。○秋七月己卯。中書門下省奏。今以景昌院所屬田柴。移屬興王寺。其魚梁舟楫奴婢。悉令還宮。夫宮院者。先王所以優賜田民。貽厥子孫。傳於萬世。無有匱乏者也。今宗枝彌繁。若欲各賜宮院。猶恐不足。況收一宮田柴。屬于佛寺乎。請田民魚梁舟楫仍舊還賜。制曰田柴已納三寶。難可追還。宜以公田依元數給之。餘從所奏

佛紀二〇八六年

己亥十三年（宋嘉祐四年契丹清寧五年）秋八月丁亥。制。兩京及東南州郡。一家有三子者。許一子年十五剃髮爲僧。

佛紀二〇八七年

庚子十四年（宋嘉祐五年契丹清寧六年）春正月癸丑。設天帝釋道場于文德殿七日。

志。史傳皆美之。我太祖訓要曰。國師道詵。察國內山川順逆。凡可以創造伽藍之地。無所不爲。後世嗣王及公侯貴戚后妃臣僚。無得爭修願宇。以虧損地德。今殿下承祖宗積累之基。昇平日久。固宜節用而愛民。能持盈守成。以傳後嗣。奈何罄民財竭民力。以供不急之費。欲危邦本耶。臣切惑焉。王優答之。異日入侍閑讌。王從容慰奬曰。諫諍是忠從好佞。惟善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八月庚午。飯僧三萬。○九月丙申。制曰。釋迦闡敎。淸淨爲先。遠離垢陋。斷除貪欲。今有避役之徒。托號沙門。殖貨營生。耕畜爲業。估販爲風。進違戒律之文。退無淸淨之約。袒肩之袍。任爲酒甕之覆。講唄之場。割爲葱蒜之疇。通商買賣。結客醉娛。喧雜花院。穢臭蘭盆。冠俗之冠。服俗之服。憑托修營寺院。以備旗鼓歌吹。出入閭閻。搪揬市井。與人相鬪。以致血傷。朕庶使區分善惡。肅擧紀綱。宜令沙汰。中外寺院。其精修戒行者悉令安住。犯者以法論。○十一月壬午。幸內帝釋院。以僧海麟爲王師。○侍中李子淵上言。近因創造興王寺。移德水縣於楊川。由是百姓。營葺廬舍。未遑寧處。男負女提。道路相繼。貧者有擠壑之憂。富者無按堵之所。請蠲一歲賦役。制特蠲兩年。○作長源亭於西江餠嶽之南。道詵明堂記云。西江邊。有君子御馬

(高麗時代)

佛紀二〇八〇年

癸巳七年 宋皇祐五年契丹重熙二十二年 六月癸未。王受菩薩戒於乾德殿。○九月辛卯。次北嵩山神光寺設羅漢齋。○冬十月丁巳。次慈悲嶺彌勒院。行香施衣。行過岊嶺。道有一婦。抱兩孩兒王憐之賜米。

佛紀二〇八一年

甲午八年 宋至和元年契丹重熙二十三年 六月丁未。王受菩薩戒於內殿。

佛紀二〇八二年

乙未九年 宋至和二年契丹道宗淸寧元年 冬十月丙申。制曰。古先帝王。尊崇釋敎。載籍可考。況聖祖以來。代創佛寺。以資福慶。寡人繼統。不修德政。災變屢見。庶憑法力。福利邦家。其令有司。擇地創寺。門下省奏。自古聖帝明王。無有創起寺塔以致太平。惟崇重法門。愼省政敎。不傷民力。則自然宗社靈長。昔達摩對武帝言。造寺造塔。殊無功德。是尙無爲功德。不尙有爲功德也。且聖祖創寺者。一以酬統合之志願。一以壓山川之違背耳。今欲增創新寺勞民於不急之役。怨讟交興。毁傷山川之氣脉。災害必生。神人共怒。非所以致太平之道也。不允。

佛紀二〇八三年

丙申十年 宋嘉祐元年契丹淸寧二年 二月癸卯。始創王興寺于德水縣。移其縣於楊川。知中樞院事崔惟善諫曰。昔唐太宗。神聖英武。未有倫比。不許度人爲僧。不許創立寺觀。以遵述高祖之

夏四月庚午。幸外帝釋院。聽軒欄說經。故事。行幸山林。將駕還。必駐是院。命僧乘鳳輦軒欄講法。以爲常式。○秋八月庚午。設金光明經道場於會慶殿。○九月丙辰。設百座仁王道場於會慶殿三日。飯僧一萬於毬庭。二萬於外山名寺。

佛紀二〇七六年

己丑三年（宋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九月乙巳。設百座仁王道場於會慶殿三日。

佛紀二〇七八年

辛卯五年（宋皇祐三年契丹重熙二十年）春正月癸亥。幸眞觀寺。轉新成華嚴般若經。○夏四月壬午。幸普濟寺。設五百羅漢齋。庚子內史門下奏。重興大安大雲等寺。創新補舊。土木興役。凡所營爲。事非急切。匠夫疲於日夜。饋餉勞於轉輸。妻還子去。道路相繼。春夏以來。畧無休息况去歲不稔。生民乏食。力不能堪。應須興役。請俟農隙。從之。○八月辛丑。親饗年八十以上僧俗男女一千三百四十三人。廢疾僧俗男女六百五十三人。孝子順孫節婦十四人于毬庭。賜物有差。

佛紀二〇七九年

壬辰六年（宋皇祐四年契丹重熙二十一年）三月丁未。王如大安寺飯僧。壬戌王如玄化寺飯僧。○夏四月丙戌幸大安寺。以修葺功畢。設落成道場。○六月乙亥。設金光道場於文德殿。禱雨大雨。○九月庚申。設百高座道場於會慶殿三日。飯僧三萬於毬庭。及諸名寺。

巡行街衢。爲民祈福。名曰經行。自是歲以爲常。○夏四月丁卯。王不豫。丁丑移御大法雲寺。丙戌百官禱于佛寺。丁酉王薨。樂浪君卽位于梓宮前。○十二月百官詣乾德殿賀成平節。宴宰樞給舍中丞以上侍臣于宣政殿。成平節。王之生日也。僧錄司奏。自今每遇節日。國家設祈福道場於外帝釋院七日。百官於興國寺。東西兩京。四都護。八牧。於所在佛寺行之。以爲恒式。從之。

○文宗仁孝王(王徽)在位三十七年

佛紀二〇七四年

丁亥元年(宋慶曆七年契丹重熙十六年)三月癸未。親設般若道場於乾德殿五日。○四月丁丑。親設百座仁王經道場於會慶殿。飯僧一萬於毬庭。○六月乙卯。王率公卿大夫。如奉恩寺。以王師決凝爲國師。○八月辛亥。親設金剛經道場於文德殿五日。

佛紀二〇七五年

戊子二年(宋慶曆八年契丹重熙十七年)三月庚子。御史臺奏曰。播穀伊始。雨澤愆期。今大雲大安兩寺之役方興。丁匠廢農。一夫不耕。必有飢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況曾降赦書云。一切土木之役。限三年停罷。擧國欣欣。皆感德音。而竟不行之。信者國之大寶。不可棄也。食言之謗恐由此起。伏望兩寺之役。須俟農隙。從之。辛亥。設消災道場於內殿。放輕繫。蠲逋欠。○

觀樂。中外上表陳賀。宋商客。東西蕃。耽羅。獻土物。賜坐觀禮。自後以爲常。

○靖宗容惠王（王亨）在位十四年

佛紀二〇六二年

乙亥元年（宋景祐二年契丹重熙四年）震皇龍寺九層塔。

佛紀二〇六三年

丙子二年（宋景祐三年契丹重熙五年）三月戊子幸三角山。癸巳還宮。○五月辛卯。創凡有四子者許子出家。於靈通嵩法普願桐華等寺戒壇。試所業經律。○八月癸亥。飯僧一萬於毬庭。○十一月己丑。設八關會。宋商及東女眞。耽羅。各獻方物。

佛紀二〇六八年

辛巳七年（宋慶曆元年契丹重熙十年）夏四月癸丑。設藏經道塲于會慶殿。春秋二季。例設此會。春六日秋七日。

佛紀二〇七〇年

癸未九年（宋慶曆三年契丹重熙十二年）二月己丑。設百座道塲于會慶殿。飯僧一萬。

佛紀二〇七二年

乙酉十一年（宋慶曆五年契丹重熙十四年）二月戊子朔。賜臨津課橋院號曰慈濟寺。先是。津無船橋。行人爭渡。多致陷溺。命有司作浮梁。自此人馬。如履平地。

佛紀二〇七三年

丙戌十二年（宋慶曆六年契丹重熙十五年）三月辛丑。命侍中崔齊顏。詣毬庭行香。拜送街衢經行。分京城街衢爲三道。各以綵樓子。擔般若經前行。僧徒具法服步行。讀誦。監押官。亦以公服步從

奏。百姓勞弊。不宜興作。左承宣李瓌獨奏曰。爲佛造寺。功德無量。勞民何傷。時議譏之○冬十月壬午。講仁王經于毬庭。

佛紀二〇五六年

己巳二十年（宋天聖七年契丹太平九年）夏四月庚子。設藏經道場於會慶殿。飯僧一萬于毬庭。○六月丙辰。徵有妻僧。充重光寺役徒。

佛紀二〇五八年

辛未二十二年（宋天聖九年契丹興宗景福元年）夏四月王薨。謚元文。廟號顯宗。太子卽位。○秋七月侍中致仕姜邯贊卒。（海東名將傳云。朝鮮正宗朝。開城府得古塔。有姜太師爲國祈福銘。邯贊之贊書以瓚）○十月幸毬庭。飯僧三万。

○德宗敬康王（王欽）在位三年

佛紀二〇五九年

壬申元年（宋明道元年契丹重熙元年）春正月丁亥。幸外帝釋院。○二月乙卯。然燈。幸王輪寺。○三月甲午幸妙通寺。○夏四月以旱。放奉恩重光兩寺役夫。避殿減膳。禁屠殺。放輕繫。○五月丁未。王以皇考諱辰道場。如玄化寺。○六月辛丑。王以太祖諱辰道場。如奉恩寺。甲寅王受菩薩戒於膺乾殿。○七月庚寅。王以皇妣諱辰。如奉恩寺。○八月癸丑。幸妙通寺。戊午王如奉恩寺。以僧法鏡爲國師。○九月乙未幸外帝釋院。

佛紀二〇六一年

甲戌三年（宋景祐元年契丹重熙三年）十一月設八關會。御神鳳樓。賜百官酺。幸法王寺。翌日大會。又賜酺

佛紀二〇四七年 庚申十一年(宋天禧四年契丹開泰九年) 五月設一百獅子座於內。講仁王經三日。歲爲常例。○秋八月以安西道屯田一千二百四十結。施納于玄化寺。兩省再三論駁。不從。○九月親幸玄化寺鑄鍾。以法鏡爲王師。

佛紀二〇四八年 辛酉十二年(宋天禧五年契丹太平元年) 夏四月己巳。講仁王經於毬庭三日。○夏五月命尙書左丞李可道往取慶州高僊寺金羅袈裟佛頂骨。昌林寺佛牙。並置內殿。○秋八月王如玄化寺。親篆碑額。命翰林學士周佇。製碑文。○命修皇龍寺塔。(第四回重成)

佛紀二〇四九年 壬戌十三年(宋乾興元年契丹太平二年) 五月韓祚還自宋。帝賜釋典一藏。

佛紀二〇五一年 甲子十五年(宋天聖二年契丹太平四年) 六月門下侍郞平章事崔沆卒。沆彥撝之孫。酷信浮屠。嘗請復八關。又請修皇龍寺塔。身往監督。頗傷農務。又於私第。造置經像。竟捨爲寺。

佛紀二〇五二年 乙丑十六年(宋天聖三年契丹太平五年) 圓空國師示寂。

佛紀二〇五三年 丙寅十七年(宋天聖四年契丹太平六年) 秋九月甲子。幸海州神光寺。

佛紀二〇五四年 丁卯十八年(宋天聖五年契丹太平七年) 六月癸未。楊州奏藏義三川靑淵寺僧。犯禁釀酒共米三百六十餘石。請依律斷罪。從之。○九月戊戌朔。命創慧日重光寺。徵發人夫工匠。輔臣諫官皆

佛紀二〇三七年

庚戌元年（宋大中祥符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八年）春正月乙丑。廢上元道場。○閏二月甲子。復燃燈會。國俗自王宮國都。以及鄉邑。以正月望燃燈二夜。自成宗以來。廢而不擧。至是復之。○十一月復八關會。王御威鳳樓觀樂。初成宗。以雜技不經。且煩擾。悉罷之。但於其日。幸法王寺。行香還御毬庭。受文武朝賀而已。廢之幾三十年。至是政堂文學崔沆。請復之。○癸丑丹兵至西京。焚中興寺塔。

佛紀二〇三八年

辛亥二年（宋大中祥符四年契丹統和二十九年）二月乙未。設燃燈會于行宮。是後。例以二月望行之。

佛紀二〇三九年

壬子三年（宋大中祥符五年契丹開泰元年）五月。撤慶州朝遊宮。以其材。修皇龍寺塔。○禮官請令中外賀生辰。王敎曰。寡人早値凶閔。永違供養。每及劬勞之日。益切追感之心。忍以悲懷。而爲慶會。兩京諸道進賀一切禁之。止置祝壽道場。永爲恒式。○十二月創重光寺。

佛紀二〇四四年

丁巳八年（宋天禧元年契丹開泰六年）春正月。復禁人捨家爲寺。婦女爲尼。○五月西女眞措信。擒契丹東京僧道遵以來。

佛紀二〇四五年

戊午九年（宋天禧二年契丹開泰七年）奉太祖梓宮。移安于負兒山香林寺。○重修開國寺塔。安舍利。因設戒壇。度僧三千二百餘人。

龍。又變爲人。卽大良君也。由是衆奇多之。後寓居三角山神穴寺。太后潛遣人謀害者屢矣。寺有老僧。穴地室中匿之。而上置臥榻。以防不測。

佛紀二〇三一年

甲辰七年（宋景德元年契丹統和二十二年）復遣使于宋。求官本藏經。將固有之前後二藏及與契丹藏本。校合而刊刻之。此謂高麗藏本。

佛紀二〇三三年

丙午九年（宋景德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四年）六月禪敎僧徒大德以上。加法號。

佛紀二〇三四年

丁未十年（宋景德四年契丹統和二十五年）創眞觀寺九層塔。

佛紀二〇三六年

己酉十二年（宋大中祥符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七年）春正月庚午。幸崇敎寺。及還。暴風折傘盖柄。

○顯宗元文王（王詢）在位二十二年

詢年十二。千秋太后忌之。逼令祝髮。初寓崇敎寺。穆宗九年。移于三角山神穴寺。一日偶題溪水詩曰。一條流出白雲峯。萬里滄溟去路通。莫道潺湲巖下在。不多時日到龍宮。詠小蛇曰。小小蛇兒遶藥欄。滿身紅錦自斑斕。莫言長在花林下。一旦成龍也不難。又夢聞鷄聲砧響。問於術士。以方言觧之曰。鷄鳴高貴位。砧響御近當。是卽位之兆也。穆宗十二年二月己丑。奉迎。卽位於延寵殿

盡遵往轍。以伸予懷。可自今。太祖忌齋。王考戴宗忌齋。期五日。王妣宣義王后忌齋。期三日焚修轉念。仍於是月。禁屠殺。斷肉膳。宋史云。高麗遣僧如可。賫表來覲。請賜大藏經賜之。仍賜如可紫衣歸國。

佛紀二〇一八年

辛卯十年（宋淳化二年）韓彥恭。自宋還。獻大藏經。王迎入內殿。邀僧開讀。下敎遣翰林學士白思柔。如宋謝賜經。

○穆宗宣讓王（王誦）在位十二年

佛紀二〇二七年

庚子三年（宋咸平三年契丹統和十八年）冬十月創崇敎寺。爲影刹。

佛紀二〇三〇年

癸卯六年（宋咸平六年契丹統和二十一年）千秋太后皇甫氏。逼大良院君詢爲僧。初洞州人金致陽。太后外族性姦巧。嘗詐祝髮。出入千秋宮。中略 成宗杖配遠地。成宗薨。召授閤門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百官予奪。皆出其手。親黨布列。勢傾中外。起第至三百餘間。臺榭園池。窮極美麗。日夜與太后遊戲。無所畏忌。洞州立祠額曰。星宿寺。又於宮城西北隅立十王寺其圖像奇怪難狀。潛懷異志。以求陰助。凡器皿皆銘其意。其鍾銘曰。當生東國之時。同修善種。後往西方之日。共證菩提。王常欲黜之。恐傷母志不敢也。至是太后生子。中略 與致陽謀爲王。後忌大良君。强令出家。年十二。初寓崇敎寺。有僧夢見大星隕寺庭變爲

事。實不同。若庶民所勞者自身之力。所費者自己之財。害不及他。帝王。則勞民之力。昔梁武帝。以天子之尊。修匹夫之善。臣聞人之禍福貴賤。皆禀於有生之初。當順受之。況崇佛教者。只種來生因果。鮮有益於見報。理國之要。恐不在此。且三教各有所業。而行之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釋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是今日之務。今日至近。來生至遠。舍近求遠。不亦謬乎。人君惟當一心無私。普濟萬物何用役不願之人。費倉庫之儲。以求必無之利乎。昔唐德宗妃父王景先。駙馬高恬。爲聖壽延長。鑄金銅佛像獻之。德宗曰。朕以有爲功德。謂無功德。還其佛像於二人。是其情雖不實。然令臣民。不得作無利事者如此。我朝冬夏講會。及先王先后忌齋。其來已久。不可取舍。其他可減者請減之。

佛紀二〇一二年

乙酉四年(宋雍熙二年)冬十月禁捨家爲寺。

佛紀二〇一五年

戊子七年(宋端拱元年)依浮屠法。以正五九月爲三長月。禁屠殺。

佛紀二〇一六年

己丑八年(宋端拱二年)冬十二月丙寅。教曰。昔唐太宗。每於皇考妣忌月。禁屠殺。勅天下僧寺。限五日焚修轉念。以爲常式。況寡人幼而卽閔。長又早孤。未酬罔極之恩。每軫追思之念

益之事。一聖上以醬酒豉羹。施與行路。臣竊謂聖上。欲效光宗。消除罪業。普施結緣之意。此所謂小惠未遍也。若明其賞罰。懲惡勸善。足以致福。如此碎事。非人君爲政之體乞罷之。一佛寶錢穀。諸寺僧人。各於州郡。差人勾當。逐年長利。勞擾百姓。請皆禁之。一聖上遣使。迎屈山僧如哲入內。臣愚以爲哲果能福人者。其所居水土。亦是聖上之有朝夕飮食。亦是聖上之賜。必有圖報之心。每以祝釐爲事。何煩迎致然後。敢施福耶。曩者。有善會者。規避徭役。出家居山。光宗致敬盡禮。卒之暴死道傍。身且取禍。何暇福人請放哲還山。免致善會之譏。一臣聞僧人。往來郡縣。止宿館驛。鞭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其銜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宿館驛。一世俗以種善爲名。各隨所願。營造佛宇。其數甚多。又有中外僧徒。競行營造。普勸州郡長吏。徵民役使急於公役。民甚苦之。願嚴加禁斷。一寫經塑像。只要傳久。何用珍寶爲飾。以啓盜賊之心。古者經皆黃紙。且以栴檀木爲軸。其肖像不用金銀銅鐵。但用石土木。故無竊毀者新羅之季。經像皆用金銀。奢侈過度。終底滅亾。使商賈竊毀佛像。轉相賣買。以營生產近代餘風未殄。願嚴加禁斷。以革其弊。一崇信佛法。雖非不善。然帝王士庶之爲功德

壬午元年(宋太平興國七年)夏六月制曰。后德惟臣。朕新摠萬幾。恐有闕政。其京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論時政得失。正匡行選官御事上柱國崔承老。上書畧曰。(上畧)太祖尊釋敎重儒術爲君之令德斯備。但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宗廟社稷。禮樂文物。猶多闕乏。忽遺弓劒深可惜也。(中畧)光宗酷信佛事。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願之焚修不少。專求福壽。但作祈禱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因緣。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不窮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所作爲。不欲悛改。(中畧)竊聞聖上。爲設功德齋。或親碾茶或親磨麥。臣愚深惜聖體之勤勞也。此弊始於光宗。多殺無辜。欲除罪業。浚民膏血多作佛事。或設毗盧遮那懺悔法。或齋僧於毬庭。或設無遮水陸會於歸法寺。每値佛齋日必供乞食僧。或以內道場餠果。出施丐者。或以新池穴口與摩利山等處魚梁。爲放生所。一歲四遣使。就其界寺院。開演佛經。又禁殺生。御廚肉膳。市買以獻。至令大小臣民悉皆懺悔。擔負米豆柴炭。施與中外道路者。不可勝紀。然而既信讒愬。視人如草芥。誅殺者堆積如山。常竭百姓膏血。以供齋設。佛如有靈。豈肯應供。當是時。背父背主者變形爲僧。及遊行丐乞之徒。來與諸僧相雜赴齋。有何利益。願聖上。正君王之體。不爲無

佛紀一九七八年
辛亥二一年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刱奉恩寺于城南。爲太祖願堂。又刱佛日寺于東郊。爲先妣劉氏願堂。○冬十月。西京重興寺九層塔灾。

佛紀一九八〇年
癸丑四年後周廣順三年冬十月。慶州皇龍寺九層塔灾。

佛紀一九八七年
庚申十一年宋太祖建隆元年遣沙門諦觀。持天台教論疏諸文。入宋。

佛紀一九九五年
戊辰十九年宋開寶元年刱弘化遊巖三歸等寺。○以僧惠居爲國師。坦文爲王師。○王。信讒多殺內懷疑懼。欲消罪惡。廣設齋會。無賴之徒。詐爲出家。以求飽匃飫者坌至。或以餅餌米豆柴炭。施與京外道路。不可勝數。列置放生所。就傍近寺院。開演佛經。禁斷屠殺。至於內膳。亦買市廛以進。

佛紀二〇〇一年
甲戌二十五年宋開寶七年西京居士緣可。謀叛伏誅。○僧惠居示寂。以坦文爲國師。

○景宗獻和王(王伷)在位六年

佛紀二〇〇八年
辛巳六年宋太平興國六年秋七月丙午。王薨。堂弟開寧君治。受內禪卽位。○冬十一月。王以八關會雜技不經。且煩擾。悉罷之。○幸法王寺行香。還御球庭。受羣臣朝賀。

○成宗文懿王(王治)在位十六年

初誓心。會日不犯國忌。君臣同樂。宜當敬依行之。其七曰。人君得臣民之心爲甚難。欲得其心。要在從諫遠讒而已。從諫則聖。讒言如蜜。不信則讒自止。又使民以時。輕徭薄賦。知稼穡之艱難。則自得民心。國富民安。其八曰。車峴以南。公州江外。山形地勢。並趨背逆。人心亦然。彼下州郡人。參與朝廷。與王侯國戚婚姻。得秉國政。則或變亂國家。或銜統合之怨。犯蹕生亂。且其曾屬官寺奴婢。津驛雜尺。或投勢移免。或附王侯宮院。姦巧言語。弄權亂政。以致災變者。必有之矣。雖其良民。不宜使在位用事。其九曰。百辟羣僚之祿。視國大小已爲定制。不可增減。其十曰。有國有家。儆戒無虞。博觀經史。鑑古戒今。周公大聖。無逸一篇。進戒成王。宜當圖揭。出入覲省。十訓之終。皆結以中心藏之四字。自是嗣王。相傳爲寶。

○定宗文明王(王堯)在位四年

丙午元年(後晋開運三年)春正月。王備儀仗。奉佛舍利。步至十里所。開國寺安之。又以穀七萬石。納諸大寺院。各置佛名經室及廣學室。以勸學法者。

○光宗大成王(王昭)在位二十六年

受堯禪。高帝起沛澤。遂興漢業。予亦起自單平。謬膺推戴。夏不畏熱。冬不避寒。焦身勞思。十有九載。統一三韓。叨居大寶。二十五年。身今老矣。第恐後嗣。縱情肆欲。敗亂綱紀大可憂也。爰述訓要。以傳諸後。庶幾朝披夕覽。永爲龜鑑。其一曰。我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力。是故。創立禪敎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之各治其業。後世姦臣執政。徇僧請謁。各業寺社。爭相換奪。切宜禁之。其二曰。諸寺院。皆是道詵推占山水順逆而開創者也。道詵云。吾所占定外。妄有創造。損薄地德。祚業不永。朕念後世。國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稱願堂。或增創造。則大可憂也。新羅之末。競造浮屠。衰損地德。以底於亡。可不戒哉。其三曰。嫡子嫡孫。傳國傳家。雖曰常禮。丹朱不肖。堯禪於舜。實爲公心。凡元子不肖者。與其次子。次子皆不肖者。與其兄弟之中。羣下推戴者。俾承大統。其四曰。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殊方異土。人性各異。不必苟同。契丹是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衣冠制度。愼勿效焉。其五曰。朕賴三韓山川陰祐。以成大業。西京水德調順。爲我國地脉之根本。宜當四仲巡駐。留過百日。以致安寧。其六曰。燃燈所以事佛八關所以事天靈。及五岳名山大川龍神也。後世姦臣。建白加減者。切宜禁止。吾亦當

佛紀一九六五年

佛紀一九六七年

佛紀一九七〇年

高麗時代

〇太祖神聖王（王建）在位二十六年

戊戌二十一年（後晋天福三年）春三月。西天竺僧弘梵大師。室哩嚩日羅。（本摩竭陀國大法輪菩提寺僧）來。王備兩街威儀法駕迎之。

庚子二十三年（後晋天福五年）秋七月。王師僧忠湛死。樹塔于原州興法寺。王親製碑文。〇冬十二月開泰寺成。設落成華嚴法會。王親製疏文。其畧曰。生遇百罹。未堪多艱。人莫聊生。室無完堵。某。證天有誓。剗平巨孽。拯塗炭之生民。恣農桑於鄕里。上憑佛力。次仗玄威。二紀之水擊火攻。身蒙矢石。千里之南征東討。親枕干戈。丙申秋九月。於崇善城邊。與百濟兵交陣。一呼而狂兇瓦解。再皷而逆黨氷消。凱唱浮天。歡聲動地。答佛聖之維持。酬山靈之讚助。特命司宰。剏造蓮宮。乃以天護爲山號。開泰爲寺名。所願佛威庇護。天力扶持云云。〇是歲。重修新興寺。置功臣堂。畵三韓功臣於東西壁。設無遮大會一晝夜。歲以爲常。〇第五王子出家。是爲證通國師。

癸卯二十六年（後晋天福八年）夏四月。王御內殿。召大匡朴述熙。親授訓要。曰我聞大舜耕歷山。終

王菩薩也。當入園城之門者。令我擁護焉。

〔元亨釋書〕　釋敎待。不知何許人。久居園城寺。天安二年。圓珍法師與新羅山王二神。相勝區到園城寺。待見珍如故舊。時有檀越大友氏。謂珍曰。待師。日者嘗曰。當寺主者。已生焉。有時曰。入唐焉。又曰來何暮。今朝曰。寺主來也。然則我奉待者久矣。乃與待。以寺劵付珍。及三尾神。饍饗新羅神。待來賀之。然後形隱不見。珍問新羅神。老待沒而不見何。神曰彌勒菩薩之應化也。今已得師。又何存乎。珍還寺問大友氏。待公本貫何所。生平行業何如。大友氏曰。不知何人。居此寺已百餘歲。平居不赴堂齋有時往湖濱。取魚鱉乾串。當饌。率爲常。今聞已隱。痛哉。乃共大衆。詣其房。見殘乾魚皆悉荷藕蓮之類。無他種。衆皆嘆異。年一百六十二歲。待嘗與淸水寺行睿居士善其來淸水。著木屐。欵話終日云。

贊曰。善應無方者。至人之化也。何之不可哉。而成公被待于仲筭。待公待珍師。是吾法因緣之所生。而時處之成就者乎。然則因緣之與時處者。吾佛之大訓矣哉。

此所。新羅明神。又出曰。此地來世。必有喧爭。不可置也。南行數里。是爲勝處。珍乃與新羅山王。二神及二比丘。到滋賀郡園城寺。寺僧敎待說寺事。旣而山王迴睿阜。新羅明神語珍曰。我卜居寺之北野。時百千眷屬。倏來圍繞。唯珍獨見。他人不知。於是有乘輿人。儀衛甚多。以美饍饗新羅神。敎待來賀。而後乘輿人。形隱不見。珍問明神執輿者爲誰。新羅神曰。三尾明神也。祠今在寺南 自此新羅明神。威靈益顯

〔本朝高僧傳〕 江州新羅明神。新羅明神者。天安二年。圓珍歸自唐。洋中忽有老翁現於舷上曰。我新羅國之神也。誓護持師敎法。至慈氏下生。珍將傳來經論。藏尙書省。老翁來曰。此所不可。有一勝地。我先相攸師聞朝。建院宇納之。我永護之。佛法是王法之治具。佛法若衰。王法亦衰。珍歸山王院。時山王明神。現形曰。傳來經典。宜藏此所。翁復出曰。此地後來必有喧爭。自此南行數里。有淸絕處。二神誘珍。到滋賀郡園城寺。新羅明神語曰。我卜寺北。時百千眷屬。俄來圍繞。唯珍獨見。他人不知。有乘輿人。以美饍饗新羅神。珍問明神。執輦者爲誰。曰三尾明神也。永承七年九月。園城寺明尊。始行祭禮。神託和歌。驪納。三井慶耀爲兒時。有神託曰。我新羅明神之屬。宿

智法師。便往請之。智曰我學解膚淺。不與名合。方今審祥禪師。包蘊宗乘。是卽香象大師之上足。眞嚴智師也。往請此師。辨抵大安。三請不起。因聞於闕。皇帝乃詔。天平十二年。(新羅景德王時)臘月十八日。於金鐘道場。始講大乘華嚴獅子吼經。於是。都下十六員名匠。畿內學賓。持卷據座。開題之日。帝率卿僚。幸寺聞法。祥。振無礙辯。竗解入神。紫雲一片。降覆春日山。見者嘆異。皇情大悅。賜綵帛一千餘匹。太上皇皇后及公卿已下。檀䞋供給。塡委羅陳。敕慈訓鏡忍圓證三大德爲覆師。歲講二十卷。三年畢功。從此專弘華嚴。良辨爲首。弟子益多。以十四年壬午。終於所住。不祥世齡法臘。祥師之事。不載國史及釋書。今據凝然之記。以立傳焉。

【新羅明神】(元亨釋書)　新羅明神者。天安二年。(新羅憲安王元年戊寅)圓珍師。泛船自唐歸。洋中忽有老翁。現船舷曰。我是新羅國之神也。誓護持師敎法。至慈氏下生。語已。不見珍入京。將傳來敎籍。藏尙書省。時海上翁來曰。此所不堪置經書。是日域中。有一勝地。我已先相攸師。聞官建院宇。庋此典籍。我鎭加護。又佛法是王法之治具也。佛法若衰。王法亦衰。語已形隱。珍歸睿山。至山王院。時山王明神。現形曰。傳來經書。宜藏

【新羅佛像】〔元亨釋書〕釋道信。蝦夷人。持統三年。(新羅神文王八年己丑)奏求出家。與自得。奉勅得度。此歲。新羅獻彌陀金像。朝廷責失禮。還其獻物。新羅恐。得。奏求其像。許而賜之

【智鳳】〔本朝高僧傳〕和州元興寺沙門智鳳傳。釋智鳳。新羅國人。不詳其姓氏。神彩高遠。早志于道。某年。航海來朝。留學年久。大寶三年(新羅聖德王元年癸卯)奉遠遊之敕。與沙門智鸞。智雄入唐。謁濮陽智周大師。稟法相而歸。是相宗入唐得法之第三番也。住元興寺。大弘唯識。名振當代。慶雲三年十月十六日。右僕射藤淡海公。膺大織冠之遠忌。修維摩會。請南京英宿論說。鳳爲講師。詞義淸壯。請益之賓。常盈講席。龍門寺僧義淵。從鳳受法相。或繫鳳於慈恩下者。非也。

【淨達求法新羅】又釋淨達。入新羅國。尋師求法。慶雲四年(新羅聖德王五年丁未)五月來。和銅二年十月右僕射不比等。就植槻場。修維摩會。延達爲上首焉。(元亨釋書與此文同)

【審祥】〔本朝高僧傳〕和州大安寺沙門審祥傳。釋審祥。新羅國人。觀光此國。尋師求法。又入唐。從賢首國師。傳華嚴。還居大安寺。韜光混衆。東大良辨。興華嚴宗。一夕夢着紫衣靑裙僧告曰。欲弘大敎。當請嚴智師。開講於不空羂索前。時元興寺。有嚴

〔十四年癸未〕七月從新羅大使智洗爾來皈。初同志十數人。皈朝只濟先二人而已。或留唐或夭殂。本朝之遠游。濟等爲始焉。

〔本朝高僧傳〕和州元興寺沙門慧濟傳。釋慧濟。不詳何許。性頴敏好遊學。嘗與同志慧先等十餘人。同船入唐。徧蹈名區。尋知識。晨昏研究經藏。推古三十一年。從新羅大使智洗爾來皈。其同學之僧。或留唐。或下世。唯濟與先二人而已。日本僧遊唐者。以濟先爲始也。

【慧隱與新羅使】〔元亨釋書〕釋慧隱。入唐留學。舒明十一年〔新羅善德王七年己亥〕九月從新羅使來歸白雉三年。於宮中。講無量壽經。沙門慧資。爲問者。

【智通與新羅船】〔本朝高僧傳〕和州觀音寺沙門智通傳。釋智通。不詳何許國人。稟性敏察。學徒不倦。齊明四年〔新羅武烈王四年戊午〕秋七月。奉敕。共沙門智達。乘新羅船。問脂那風。謁玄奘三藏。時奘公。在洛陽玉華宮。繙譯經論。殷勤隨事。切磋惟識。業成通念回居和州。開觀音寺。專說法相。此方義學。以通親受奘師。競詢敎法。名播四方。白鳳元年三月。敕爲僧正。是相宗入唐得法之第二番也。

資冥福。刱王后寺。納田十結。以爲供億三寶之費。

【備考】　三國遺事。駕洛國記。元君八代孫金銍王。克勤爲政。又切崇眞。爲世祖母許皇后奉資冥福。以元嘉二十九年壬辰。於元君與皇后合婚之地。刱寺。額曰王后寺。遣使審量近側平田十結。以爲供億三寶之費。自有是寺。五百步後。置長遊寺。所納田柴幷三百結。於是右寺三剛（三剛難解）在寺柴地東南標內。罷寺爲莊。作秋收冬藏之塲。抹馬養牛之廐。悲夫。

【備考】　輿地勝覽。王后寺舊址。在長遊山。首露王八代孫銍知王。就幔殿合婚之地建寺。名曰王后寺。後罷寺爲莊。

【叅考】　金海金氏世譜。金海遺蹟云。長遊寺一名佛母寺。在府西二十五里。許王后弟寶玉仙人卜幽長遊之處。後銍知王建此寺。以名曰長遊寺。山以名曰長遊山山下有村曰長遊村。載輿地勝覽。

【附叅考】　新羅僧寶關係日本者

【慧濟與智洗爾】　〔元亨釋書〕　釋慧濟。共沙門慧先。入唐留學。推古三十一年（新羅眞平王四

陁國所載來。初公主。承二親之命。泛海將指東。阻波神之怒。不克而還。白父王。父王命載玆塔。乃獲利涉。來泊南涯。有緋帆茜旗珠玉之美。今云主浦。初解綾袴於岡上處曰綾峴。茜旗初入海涯曰旗出邊。首露王聘迎之。同御國一百五十餘年。于時海東。未有刱寺奉法之事。盖像敎未至而土人不信伏。故本記無刱寺之文。逮第八代銍知王二年壬辰。置寺於其地。又刱王后寺。至今奉福焉。兼以鎭南倭。具見本國本記。塔方四面五層。其雕鏤甚奇。石微赤斑色。其質良脆。非此方類也。本草所云點鷄冠血爲驗者也。金官國亦名駕洛國。具載本記。

贊曰。載厭緋帆茜旆輕。乞靈遮莫海濤驚。豈徒到岸扶黃玉。千古南倭遏怒鯨

【備考】駕洛國三王事蹟考。首露王。王配許后。誕生十子。后言于王曰。妾悲吾姓之不傳於東土也。王亦憐之。乃錫二子。許傳母姓於後。東方之許氏原于此。其餘七。子志絕塵寰。從寶玉仙人。入伽倻山昇仙云。

○銍知王（金銍知）在位四十一年

壬辰 二年（新羅訥祗王三十六年高句麗長壽王四十年百濟毗有王二十六年宋元嘉二十九年）駕洛國銍知王。（一云金銍王）爲世祖許黃玉王后。奉

指古浦而相趨。蓋此。昔留天神鬼等望后之來。急促告君之遺跡也。

【備考】 金海金氏世譜。駕洛國記。(上畧)王理國七年戊申七月。命留天于望山島。神鬼干乘岾以候之。果有大船。緋帆茜旗。自西南指北而至。有媵臣男女數十侍一善女。並載石塔而到。留天等馳奏以聞。王乃於宮西。設幔殿而迎之。越二日同輦還宮。立而爲后。后嘗從容語王曰。妾是阿踰陁國公主也。姓許名皇玉。年十六。同年五月。父王母后夢見天帝。(云云畧之)覺而命之曰。爾其往矣。因載石塔。曰可鎭風濤。是故浮海遐尋而至耳。旣配爲后。誕生十子。以元子居登爲嗣。賜其二子於許后。爲傳母姓於後焉。王理國一百五十八年。漢獻帝建安四年己卯三月二十四日薨。葬龜旨峯南。號曰納陵。又云首陵。后癸巳生。漢靈帝中平六年己巳三月朔薨。壽一百五十七。葬龜旨東北。號曰普州太后陵。后之宗國曰阿踰陀。或曰許皇國。或曰南天竺。不知其詳。

【備考】 三國遺事。金官城(今金海郡)婆娑石塔。金官虎溪寺婆娑石塔者。昔此邑爲金官國時。世祖首露王之妃許皇后名黃玉。以東漢建武二十四年戊申。自西域阿踰

頗聖。先知公主自遠而届。下臣有納妃之請。不敢從焉。今也淑質自臻。眇躬多幸遂以合歡。兩過淸宵。一經白晝。於是。遂還來船。篙工楫師共十有五人。各賜粮粳米十碩布三十疋令歸本國。八月一日廻鑾。與后同輦入闕。王后爰處中宮。敕賜媵臣夫妻。私屬空閑二室分入。餘外從者。以賓舘一坐二十餘間。酌定人數。區別安置。日給豐羨。其所載珍物。藏於內庫。以爲王后四時之費。一日。王語臣下曰。九干等俱爲庶僚之長。其位與名。皆是宵人野夫之號。非簪履職位之稱。倘化外傳聞必有嗤笑之耻。遂改我刀爲我躬。汝刀爲汝諧。彼刀爲彼藏。五刀爲五常。留水留天之名不動上字改下字爲留功留德。神天改爲神道。五天改爲五能。神鬼之音不易。改訓爲臣貴。取鷄林職儀。置角干。阿比干。級干之秩。其下官僚。以周判漢儀。而分定之。

國人因號公主初來下纜渡頭村曰主浦村。解綾袴高岡曰綾峴。茜旗行入海涯曰旗出邊。每以七月二十九日。土人吏卒。陟乘岾設帷幕。酒食歡呼。而東西送目。壯健人夫。分類以左右之。自望山島。駿蹄駸駸而競湊於陸。鷁首泛泛而相推於水

緋帆張茜旗。而指乎北。留天等先擧火於島上。則競渡下陸。爭奔而來。神鬼望之走入闕奏之。王聞欣欣。尋遣九干等。整蘭橈揚桂楫而迎之。旋欲陪入內。王后乃曰。我與汝等素昧平生。焉敢輕忽相隨而去。留天等返達后之語。王然之。率有司動蹕。從闕下西南六十步許地山邊。設幔殿祇侯。王后於山外別浦津頭。維舟登陸憩於高嶠。解所着綾袴爲贄。遺于山靈也。其地(地疑他誤)侍從媵臣二員。名曰申輔。趙匡。其妻二人。號慕貞。慕良。或臧獲幷計二十餘口。所賚錦繡綾羅衣裳疋段金銀珠玉瓊玖服玩器皿不可勝記。王后漸近行在。王出迎之。同入帷宮。媵臣已下衆人就階下而見之卽退。王命有司(各各安置)。於是王與后。共在御國寢。后從容語王曰。妾是阿踰陁國公主也。姓許名黃玉。年二八矣。在本國時。今年五月中。父王與皇后。顧妾而語曰。爺孃一昨夢中。同見皇天上帝。謂曰。駕洛國元君首露王者。天所降而俾御大寶。乃神乃聖。惟其人乎。且以新莅家邦。未定匹耦。卿等須遣公主而配之。言訖升天。形開之後。上帝之言其猶在耳。你於此而忽辭親向彼乎。往矣。妾也。浮海遐尋於蒸棗(棗古字)。移天夐赴於蟠桃。螓首敢叨。龍顏是近。王答曰。朕生而

頂。雲中有音樂之聲是也。三影之西北。有盤石。常貯水不絕。云是佛浣濯袈裟之地是也。已上皆寶林之說。今親來瞻禮。亦乃彰彰。可敬信者有二。洞中之石凡三分之二皆有金玉之聲。是一也。遠瞻卽見。近瞻不見。或見不見等。是一也

尙玄曰佛影之事。荒唐無稽。難以置信。而國名駕洛亦云呵羅又伽倻等名稱。與竺語有關係。故姑錄之以備叅考也。

戊申七年（新羅儒理王二十五年高句麗慕本王元年百濟多婁王二十一年漢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西域阿踰陁國公主許黃玉。載石塔。浮海來泊駕洛國海邊。金首露王親迎。立以爲后。誕生十子。長子居登爲嗣。二子錫許后傳母姓。其餘七子。從寶玉仙人。入伽倻山。學道乘仙。

【備考】　東國通鑑。秋七月駕洛王金首露。納許氏爲妃。

【備考】　三國遺事。駕洛國記。建武二十四年戊申七月二十一日。九干等朝謁之次。獻言曰。大王降靈已來。好仇未得。請臣等所有處女絕好者。選入宮闈。俾爲伉儷。王曰朕降于玆。天命也。配朕而作后。亦天之命。卿等無慮。遂命留天干。押輕舟持駿馬。到望山島立待。申命神鬼干就乘岾。（望山島京南島嶼也乘岾輦下國也）忽自海之西南隅。掛

朕欲定置京都。仍駕幸假宮之南新畓坪。(是古來閑田新耕作故云也畓乃俗文也)四望山岳。顧左右曰。此地狹小如蓼葉。然而秀異。可爲十六羅漢住地。何況自一成三。自三成七。七聖住地。固合于是。托土(托土與拓土同)開疆。終焉允臧歟。築置一千五百步。周廻羅城。宮禁殿宇及諸有司屋宇虎庫倉廩之地。事訖。還宮。偏徵國內丁壯人夫工匠。以其月二十日。資始金陽。曁三月十日役畢。其宮闕屋舍。俟農隙而作之。經始于厥年十月。逮甲辰二月而成。涓吉辰御新宮。理萬機而勤庶務。

【參考】 三國遺事。魚山佛影。古記云。萬魚寺者。古之慈成山也。又阿耶斯山(當作摩那斯山梵語此翻爲魚)傍有呵囉國。昔天卯(天卯疑天卵之訛誤)下于海邊。作人御國。卽首露王。當此時。境內有玉池。池有毒龍焉。萬魚山有五羅刹女。往來交通。故時降電雨。歷四年。五穀不成。王呪禁不能。稽首請佛說法。然後。羅刹女受五戒。而無後害。故東海魚龍。遂化爲滿洞之石。各有鍾磬之聲。(已上古記)又按大定二十年庚子。卽明宗(高麗)十一年也。始揪萬魚寺。棟梁寶林。狀奏所稱山中奇異之迹。與北天竺訶羅國佛影事符同者。有三。一山之側近地梁州界玉池。亦毒龍所蟄是也。二有時自江邊雲氣始出。來到山

十八年壬寅三月。禊洛之日。所居北龜旨。是峯巒之稱若十朋伏之狀故云也(十朋疑卜明之訛誤) 有殊常聲氣。呼喚衆庶二三百人。集會於此。有如人音。隱其形而發其音。曰此有人否。九干等云吾徒在。又曰吾所在云何。對云龜旨也。又曰皇天所以命我者。御是處。惟新家邦爲君后。爲玆故降矣。你等須掘峯頂。撮土歌之云。龜何龜何。首其現也。若不現也燔灼而喫也。以之蹈舞則是迎大王歡喜踴躍之也。九干等如其言。咸忻而歌舞。未幾仰而觀之。有紫繩。自天垂而着地。尋繩之下。乃見紅幅裹金盒子。開而視之。有黃金卵六。圓如日者。衆人悉皆驚喜。俱伸百拜。尋還裹着。抱持而皈我刀家。置榻上。其衆各散。過浹辰。翌日平明。衆庶復相聚集。開盒而六卵化爲童子。容貌甚偉仍坐於床。衆庶拜賀。盡恭敬止。日日而大。踰十餘晨昏。身長九尺則殷之天乙。顏如龍焉則漢之高祖。眉分八彩則有唐之堯。眼之重瞳則有虞之舜。於其月望日卽位也。始現故諱首露。國號大駕洛。又稱伽倻國。卽六伽倻之一也。餘五人各皈爲五伽倻主。東以黃山江。西南以滄海。西北以地理山今智異山 東北以伽倻山。南而爲國尾。俾刱假宮而入御。但要質儉。茅茨不剪。土階三尺。二年癸卯春正月。王若曰

質儉。越明年癸卯春正月。王駕幸假宮之南新畓坪。四望山岳。顧左右曰。此地雖狹小。而秀異。可爲十六羅漢住地。何況自一成三。自三成七。七聖住地。遂定京都。築城建宮。

【備考】東國通鑑。春三月。駕洛國始祖金首露立。初駕洛有九干。曰我刀。曰汝刀。曰彼刀。曰五刀。曰留水。曰留天。曰神天。曰神鬼。曰五天。各総其衆爲酋長。聚居山野。無君臣位號。九干修禊事。適見龜峯有異氣。且聞空中語。得金盒開視之有金卵。不日皆化爲男。奇偉長大。衆皆驚異。推立始生者爲主。因金卵姓金氏。以始見名首露。國號駕洛。又稱伽倻。餘五人各爲五伽倻主。曰阿羅伽倻。（今咸安郡）曰古寧伽倻。（今咸昌郡）曰大伽倻。（今高靈郡）曰星山伽倻。或碧珍伽倻。（今星州郡）曰小伽倻。（今固城郡）

【備考】三國遺事。駕洛國記。（高麗文宗朝大康年間金官知州事文人所撰也今畧而載之）開闢之後。此地未有邦國之號。亦無君臣之稱。越有我刀干。（干貴稱也新羅之初稱王曰居西干亦與此同）汝刀干。彼刀干。五刀干。留水干。留天干。神天干。五天干。神鬼干。等九干者。是酋長。総領百姓。凡一百戶（一百戶疑一萬戶之訛誤）七萬五千人。多以自都山野。鑿井而飮。耕田而食。屬後漢世祖光武帝建武

是。勸諸樂善之家。不勞民力而重新棟宇。多于前功者五十餘問。以至元甲申而經始。至甲午而畢功。越乙未夏。邀集道侶四千餘指。大開象席而落之。比年來。兵寢歲豊。粮道不絕。衲子多歸而發明眞性者比比有之。由是中外士女。益深敬信。或因設供。或修瞻禮。而往來者如歸市焉。噫。是山本爲大聖曇無竭眞身住處。名載大經。實天下之名山也。是佛亦爲文殊大聖所鑄之像也。遠自天竺來住此山。靈奇之跡如彼。則其所由來。不可不傳於後世者也。往自兵火以來。山中久籍。並皆消散。可不痛哉。恐後傳聞者。又不可及。今因廣覓遺文。幷採古老之相傳者。俾余爲記。余亦然其所言。不以不工爲辭。而勉從其請。若夫所營堂宇。辦善檀家。同力共事者之名字。則俱列于後。大德元年丁酉十一月　日（日本工學博士關野貞調查報告書云楡岾寺本堂內發見佛像四十四軀皆是新羅時代之物云云）。

【附存疑】二　金官城婆娑石塔

○首露王（金氏）在位一百五十八年

壬寅元年　新羅儒理王十九年高句麗太武神王二十五年百濟多婁王十五年漢建武十八年。　駕洛國金首露王卽位。初刱假宮而入御。但要

者淵冲。歎佛數之欠缺。特鑄三像而安焉。舊佛皆斥而不容。其夕告于冲師之夢曰莫以他像。間於此坐。後乃知向之所失三佛所在之處。其一在九淵洞萬仞石壁上人力可及者下而還之。其不可及者至今存焉。其一在水精寺北絕壁上。寺僧連梯以下之。奉安于其寺。後又移在船巖。越二十四年丁亥。襄州守裴裕。奉安于舊列焉。凡聞是事者。雖樵童牧竪。亦皆竦然。況有識者哉。抑又鍾之靈異。則每遇大旱洗而得雨。或生津液。應國災祥。近有山火。風燄將及。于時寺僧大驚。但以水灌鍾俄而急雨滅火。至於寺之廢興。則但以所聞言之。本朝毅廟二十二年戊子。道人資順。自妙香山來住是寺。繼以比丘惠雙。雙乃慨然有改創之志。于時有西郡梁處士者。善於術數。因告于朝廷。塡其池而大開堂宇。凡五百餘間。處士云。自玆厥後。歲在己酉。必有大弘正法者焉。果於明廟朝。曹溪大禪師益藏。來住於此。四方學者雲集于堂下。是歲卽己酉也。康王末年癸酉。上遣內侍司宰寺丞邵敬輿問法。又以手詔賜茶香。幷納白銀一千斤。修葺之。邵寺丞因其舊蹟。隨事題咏。有詩十二首高廟丙子以來。民罹兵火。國步多艱。僧殘屋老。香火間絕。今化主行田。愴其若

也。至今路傍。有歇鍾之石。鍾痕宛存。又行一千步許。文殊大聖現比丘身。指佛歸處。今之文殊村是也。又行千餘步。前有一嶺。嵯峨突兀。未及嶺。望見一尼踞石而坐。問佛所在。則指西曰驀卽去。亦是文殊化身也。今之尼遊巖。或云尼臺者是也又復前行萬仞峰頭。線路盤迴。忽有白狗。搖尾前引。今之狗嶺是也。過嶺而渴甚撥之得泉。今之盧偆井是也。又行六百許步。狗失而獐出。又行四百許步。獐亦不見。人亦困於犖确。環坐小息。忽聞鍾聲。喜躍復進。故見獐之地曰獐項。聽鍾之地曰歡喜嶺。旣尋鍾聲。踰小嶺。緣溪西。入洞門。松栢森嚴。中有一大池。池北邊有一楡樹。卽掛鍾于樹枝。佛則列於池岸。于時異香芬馥。瑞雲飛彩。偆與官屬。喜不自勝。瞻禮無量。遂以其事。歸奏國王。王乃驚異。駕幸歸依。卽於其地。創寺安之。因楡樹以名其寺焉。又於其地。本無泉井。齋廚日用之水。艱於汲澗。忽一日。羣烏集于寺之東北隅。噪而啄地。靈泉流溢。今之烏啄井是也。後有一僧。見其尊像。久爲香火所薰而黑。庶乎洗露金容。沸灰湯而洗之。忽雷雨暴作。五雲籠塞。其五十三尊皆飛騰樑上而列焉。於中三佛。騰空去。莫知所之。其僧忽發狂疾而終。厥後主社

家。各鑄一像。及乎聚金。金之入火騰躍者受之。否者還之。各隨所出多少而成。金
旣不等。像有短長。或有盈尺。或不能尺。旣鑄像已。復鑄一鍾。擇諸像中相好全備
者五十有三。合安于鍾內。又爲文以記其事。鑄盖以覆其鍾。泛于海而祝之曰。惟
我本師釋迦五十三像。往住有緣國土。我亦隨所住處。說法度脫末世衆生耳。泛訖
卽有神龍。戴之而行。至月氏國。其國王名赫熾。旣得佛鍾。發見尊相。窮其誌文。相
生敬重。卽營一殿以奉安。殿忽成灰。王又欲營。佛卽王夢曰。我不住此。王莫留我
王驚悟。復安舊鍾。將泛于海。因立誓言。惟我佛鍾。當向有緣國土。予與眷屬數千
人。當爲護法善神。常隨擁護。於是。以白金別作一蓋。銘其願而置于鍾內。復以舊
蓋覆之。躬臨泛海而送之。由是今於是寺。有月氏王祠。鍾旣泛海。歷盡諸國。來至
于是山東面安昌縣(前高城郡今杆城郡)浦口。時則新羅第二主南解王元年。卽漢平帝元始
四年甲子也。縣人見而異之。馳告縣官。其夕佛昇鍾下陸。縣宰盧偆聞之。率官隷
而馳之其所。但見所留蹤跡。宛然印泥。又見草樹之枝條。皆向是山而靡。則大異
之。望是山而行三十里許。乃見盤跡藉草置鍾憩息之所。今云憩房。或云消房者是

之地。故非獨天竺爲然耳。中夏諸國。亦指我邦。以爲海中。則亦無疑矣。國初。道詵國師。神通道眼。明其地理。言中蓍龜。而百無一差。題此山云「聳雲沿海龍盤勢。谷裏三軀特地平。領下一區爲佛國。腹中雙堰是人城。」今之摩訶衍。正所謂領下一區也。新羅古記云。義湘法師初入五臺山。次入是山。曇無竭菩薩。現身而告曰。五臺山有行。有數人出世之地。此山無行。無數人出世之地也。世傳云。義湘是金剛寶蓋如來後身也。若然則。必不妄傳斯語矣。果今山下。有正陽長淵兩寺之臧獲與夫近地黔蒼。不論老少男女勤怠賢愚。臨終卒皆蕭然坐脫。豈非目前之驗也山之東谷。有寺曰楡岾。有五十三佛尊像。按古記云。昔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二十四年疑是二十六年之誤)四月八日。我釋迦如來。誕降于中天竺迦毘羅國。淨飯王宮。年至十九踰城出家。往入雪山。苦行六年。而成正覺。住世七十九年。以周穆王壬申二月十五日夜入涅槃。佛住世時。舍衛城中。有九億家。三億家見佛聞法。三億家聞而不見。三億家不聞不見。我佛滅度後。有文殊大聖。受佛遺囑。與諸大士化城中。見如上不見佛三億家。哀歎不已。因敎之曰。汝慕誠我佛。莫若鑄像供養。於是勸三億

【附存疑】 楡岾寺月氏金像

甲子 新羅南解王元年。高句麗瑠璃王二十三年百濟始祖溫祚王二十二年漢平帝元始四年 釋迦如來金像五十三軀。乘鐵鍾自來到泊安昌縣浦口。又入金剛山。縣宰盧偆。奏其事。創寺安之。

【備考】 金剛山楡岾寺事蹟記

高麗國平章事驪興府院君謚文正公閔漬撰（閔漬字龍淵號默軒又號法喜居士）

金剛山者。其名有五。一曰皆骨。二曰楓嶽。三曰涅槃。四曰金剛。五曰怾怛。前三出此方古記。後二出華嚴。於周本則云「海中有菩薩住處。名金剛山。有菩薩。名法起。與其眷屬。常住而演說」於晋本。則云「海中有菩薩住處。名怾怛。有菩薩。名曇無竭。與其萬二千菩薩眷屬。常爲說法」淸凉疏云「金剛言其體。怾怛言其狀。言金剛者。其山之體。如洗。削立白金。成一體故云」言怾怛者梵語。此云湧出。其山之狀屹然湧出故云。至於所住菩薩之名。一云法起。一云曇無竭者。疏云曇無竭者。梵語此云法起」又山實在陸。經云海中者。可以理知耳。何也。山本出於白頭山。白頭山者。在肅愼舊界女眞之地。其山一脉。來入海中。初莖微細若瓜藤。盤結而成三韓

賻甚厚。累徵大匡太子太保。謚熙愷。後配享太祖廟庭

乙未八年（後唐淸泰二年高麗太祖十八年）春三月。甄萱子神劍。幽其父於金山佛寺。殺其弟金剛自立。萱在金山寺三月。飮醉守卒三十人。與其子女愛妾等。奔投高麗。麗王待以厚禮。復稱萱爲尙父。授館南宮。位百僚上。

冬十月王降于高麗。新羅亡。王子徑入皆骨山（金剛山也）倚嵓爲屋。麻衣草食。以終其身。季子祝髮。隷華嚴爲浮圖。名梵空。後住法水海印寺。（王以四方土地、盡爲他有、國弱勢孤、不能自安、乃與羣下謀降高麗、羣臣議不一、王子曰、國之存亾、必有天命、當與忠臣義士、收合民心、以死自守、盡力而後已、豈宜以一千年社稷、一旦輕以與人、王曰孤危若此、勢不能全、旣不能强、又不能弱、至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吾所不忍也、乃使侍郎金封休齎書請降於高麗、王旣歸降高麗、高麗王賜宮東一區、以長女樂浪公主妻之、改號神鸞公主、拜金傅、（降王）爲觀光順化衛國功臣上柱國樂浪王政丞、食邑八千戶、位在太子之上、歲給祿一千碩、除新羅爲慶州、賜傅爲食邑）明年丙申。高麗太祖。自將討後百濟。神劒降。後百濟亾。王以神劒僭位。爲人所脅。非其本心。且以歸命乞罪。特原之。甄萱憂懣。發疽數日。卒于黃山佛寺○高麗士之二十年丁酉夏五月。政丞金傅。獻鐫金安玉排方腰帶。長十圍。六十二銙。卽新羅寶藏。殆四百年世傳聖帝帶也。王受之。命元尹弋萱。藏于物藏。

歸寂之時瑞。前古罕聞。上歘聽泥洹潸增慟哭。指令吊贈。禮重國師。門人僧等。以其月十九日共舉龕入于□□□之西隅三百餘步。傳業弟子融闡昕政等五百來人。恭叙遺德。表以上聞。謚曰大鏡大師。璞玉呈祥。輝金演慶。□□□□□□□終身著布衲之名。後世欽蘊袍之譽。遊方施化。赴國觀光。然則楚問江萍。便引童謠之答。齊諮海來。方徵國語之訓。(缺畧)聊著斯文。纔陳梗槩。

東山之法。遠傳鷄林。幾經年代。來抵鰲潯。雲居之子。雷振法音。

天福四年歲次己亥四月十五日　立　弟子京內人崔文尹奉敎刻

壬辰五年(後唐長興三年高麗太祖十五年)高麗前內奉卿崔凝卒。王嘗謂凝曰。昔新羅造九層塔。遂成一統之業。今欲開京建七層塔。西京(平壤)建九層塔。冀借玄功除羣醜。合三韓爲一家。卿爲我作發願䟽。凝黃州土山人。通五經。善屬文。爲弓裔翰林。甚見重。及麗王卽位。知元鳳省事俄拜廣評郞中。凝曉達吏事。時譽治然。凝恒齋素。嘗寢疾。王遣東宮問疾。勸令食肉。凝固辭不食。王幸其第。謂曰。卿不食肉。有二失。不保其身。不得終養其母。不孝也。不能永命。使予早喪良弼。不忠也。凝乃勉從。方始食肉。果平復。至是月十一病卒。王慟悼。贈元甫

以含酸。顧人間而飲恨。雖攀依水石。而漸近烟塵。路出柰靈。行臻佳境。望孫峯而隱霧。校小伯以棲霞。爰有知基州諸軍事上國康公萱。寶樹欽風。禪林慕道。竊承大師遠辭危國來致樂郊。因傾盖以祗迎。每禴齋而問訊。歸依禪德倍感玄風。知是鳴鶴在陰。衆翟相應。白雲扶日。佳氣表祥。東望之時。頻窺靈瑞。寧踰數日。謹具聞天陛。今上聞大師道冠中華。名高兩地。遽飛鳳筆。徵赴龍墀。越翌年。欻出巖扃。來儀玉輦。上忽披離日。情在下風。鑽仰之深。異於他等。蕭武之專崇釋教。不可同年而語哉。中間暫自歸山。重循遺址。不久特令貴使。虔請入朝。於是難拒芝泥。再昇蘭殿。披雲之際。奉對龍顏曰。國富民安不讓於肯𨓦之境。堯仁舜德唯侔於華夏之朝。上對曰。三五之時太平之運。寡人虛薄。何以當之。仍念故山。去京猶遠。捨菩提寺。請之住持。此際。深感聖恩。往而停駕。其寺也山川勝美。志有終焉。所以從善之徒。不呼而集。誨人不倦。善誘孜孜。有人問大師。酌盡清流時如何。答盡後事。作麼生。對曰豈同清流者。大師乃許之。以同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示疾。明年二月十七日。善化於法堂。春秋六十有九。臘五十。于時雨慘風悲。雲愁水咽。天人痛悼。道俗摧傷。況又紺馬騰空。青烏卜地

成。其於守夏。草繫如囚。然而漸認敎宗。覺非眞實。傾心玄境。寓目寳林。此時西向望嵩嚴山遠聞有善知識。忽携瓶錫。潛往依焉。廣宗大師始見初來。方鬪所志。許爲入室。數換星霜。光啓三年冬。宗師寂滅。其後不遠千里。邐迤行行。至於靈覺山中。虔謁深光和尙。是大師師兄長老也。早蘊摩居。人中師子。以爲嵩嚴之嗣。學者咸宗。然則桃李成蹊。其門如市。朝三暮四。虛往實歸。大師。師事殷懃。服膺數歲。由是擲守株之心。抛緣木之志。挈瓶下山。沿其西海。乘査之客。邂逅相逢。託足而西。遄凌巨浸。□趁夷洲之浪。直衝禹穴之穴。此時江表假途。次於洪府。行行西上。禮見雲居。膺大師謂曰。舊戲匪遙。相逆於此。運斤之際。猶喜子來。昔吾師問義不休。爲仁由己。屢經星紀。寒暑彌堅。已抵驪淵。得認探珠之契。仍登鳥徑。方諧採玉之符。大師雖則觀空。豈能忘本。忽念歸歟之詠。潛含暮矣之愁。欲別禪扉。先陳血懇。膺大師謂曰。飛鳴在彼且莫因循。所冀敷演眞宗。以光吾道。保持法要。知在汝曹。可謂龍躍天池。鶴歸日域其於來往。无失其時。以此傳大覺之心。佩雲居之印。重超鯨水。再至鯷岑。此時天祐六年七月。達于武州之昇平。此際捨筏東征。抵于月嶽。雖謀宴坐。不柰多虞。窺世路

【備考】高麗國彌智山菩提寺故敎謚大鏡大師玄機之碑銘幷序

太相檢校尙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臣崔彥撝奉敎撰

門人正朝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桓樞奉敎書並篆額

釋氏之宗。其來久矣。加譚日甚。聖道天開。然則八萬度門。重光三昧。莊嚴佛土。成就衆生。最後涅槃。付囑之故。獨以法眼。授於飮光迦葉。奉以周旋。別行於世。至於鞠多偏能守護。彌闡斯宗。目擊道存。不勞口舌。不可以多聞識。不可以博達知。爰有達摩從此來儀。本求付法。惠可傾誠。雪立肘尸。以傳心印。其後法水東流。慈雲普覆。由是曹溪之下。首出其門者。曰讓曰思。思之嗣遷。遷之嗣儼。儼之嗣晟。晟之嗣价。价之嗣膺。膺之嗣大師。故其補處相懸。見諸本籍。人能弘道。此之謂歟。且曰大師法諱麗嚴俗姓金氏。其先鷄林人也。遠祖出於華胄。蕃衍王城。其後隨鶴西徙。征居藍浦。父義追攀祖德。五柳逃名。母朴氏。嘗以晝眠得其殊夢。驚覺而靈光滿室。未幾而娠大師焉。生能言。弱不好弄。登九歲。志切離塵。父母不阻所求。便令削染。往無量壽寺。投住宗法師。初讀雜華。屢經槐柳。所貴半年。誦百千偈。一日敵三十夫。廣明元年。始其大

大師。塔號寶雲。仍令國工。攻石封層塚。越二年。門人等。開龕覩形。面如生。乃號奉色身。竪塔于白鷄山東之雲嵓岡。遵遺命也。厥有傳法大弟子泉遵禪師等。遂奉表請幼婦之文辭。紀先師之事業。制曰可。豈悟號弓。遽値勒石。顯德五年。金廷彦撰文。

○景哀王（朴魏膺）在位三年

佛紀一九五三年

丙戌 三年（後唐同光四年天成元年高麗太祖九年）設百座說經會於皇龍寺。飯僧三百。此爲百座通說禪敎之始（三國遺事）

佛紀一九五四年

丁亥 四年（後唐天成二年高麗太祖十年）春皇龍寺搖動北傾○高麗王哀申崇謙金樂之死。創智妙寺以資冥福（是時甄萱兵、陷新羅王都、殺王辱妃、麗王率兵救之、邀萱於公山桐藪、大戰不利、萱兵圍麗王甚急、大將申崇謙金樂、力戰死之）

○敬順王（金溥）在位八年

佛紀一九五五年

戊子 元年（後唐天成三年高麗太祖十一年）八月沙門洪慶（新羅僧也）自唐閩府。載大藏經一部。至禮成江。高麗王親迎之。置帝釋院。

佛紀一九五六年

己丑 二年（後唐天成四年高麗太祖十二年）六月癸丑。天竺三藏法師摩睺羅來。高麗王備儀迎之。置龜山寺。明年入寂。

佛紀一九五七年

庚寅 三年（後唐長興元年高麗太祖十三年）秋八月高麗創安和禪院。爲大匡王信願堂○大鏡大師（法諱麗嚴）入寂。

謂曰。白雲鎖斷行人路。答曰自有靑山路。白雲那得留。和尙以大師。捷對不羈。颺言無碍。乃送之曰。利有攸往。時然後行。適値歸舟。因以東還。天祐十八年夏。達全州臨陂郡。而屬道虛行之際。時不利之初。粤有州尊都統甄太傅萱。本自善根。生於將種方申壯志。雖先擒縱之謀。暨謁慈顏。乃倍瞻依之志。歎曰遇吾師而雖晩。爲弟子以何遲。避席拳拳。書紳慥慥。遂請住州之离地南福禪院。大師曰。鳥能擇木。吾豈匏瓜乃以白鷄山玉龍寺。爲樂道之淸齋。乃安禪之勝踐。雲溪空在。枕流最宜。遂言於太傅許之。移而住焉。孝恭大王。奉以遺風。繼之先志。注精心而亹亹。祈法力以孜孜。奄棄人間。已歸天上。文明大王。陟降致美。莅祚重光。聯華弘天竺之風。握鏡照海邦之俗。仍飛鳳筆。佇降象軒。越三年龍集協洽四月二十日。大師將化。盥浴己。命衆悉至乃遺戒曰。我旣將行。衆其好住。言訖入房。倚繩床趺坐。儼然示滅于玉龍上院。存父母體八十春。入菩薩位六十二夏。翌日。奉遷神座於白鷄山龕。權施石戶封閉。文明大王聞之震悼。恨不邀遺。乃使駛。吊以書曰。故玉龍禪和尙。片月遊空。孤雲出岫。乘桴西泛。掬瑤東歸。慈風吹萬里之邊。禪月照九天之外者。惟實吾師矣。故追謚洞眞

二十日誕生。師志在其親。心期卽佛。父母乃曰。人所欲者天所從之。遂泣而許。直往夫仁山寺落髮。因棲學藪。未樂禪山。迅足空留。宅心尙住。魂交之夕。金仙摩頂提耳乃授之方袍曰。汝其衣之。所以衛身而行乎。且此地非心學者棲遲之所。去之不亦宜乎。師卽以形開。因以警戒。以爲送之將行。時不可失。味爽。坐以待旦。挈山裝鳥逝。乃詣白鷄山。謁道乘和尙。請爲弟子。修菩薩道。入如來家。覩奧之眼曾開。知幾之心旣悟。以爲非智無以護其法。非戒無以防其違。年十有八。稟具於月遊山華嚴寺。復往白鷄山。辭大師。師因謂曰。汝其志不可奪。勢不可遏。汝以吾爲東衆。丘末如之何。遂笑而聽去。自爾。遊有泛覽。學無常師。歷謁聖住無染大師。崛山梵日大師。談柄纔揮玄機了見。遂於景福元年壬子春。出山翺翔。並海飄飄。爰傾入漢之心。乃告淩波之客。許之寓載。忻以同行。已過秦橋。旋臻漢地。雲心訪道。浪跡尋師。乃詣撫州踈山。謁匡仁和尙。仁若曰。格。汝。鯨海龍子耶。大師玄言遂颺。秘說爰諮。許以升堂。因以入室方賁目擊。既得心傳。仁公大喜。因謂曰。東人可與語者。惟子。遂執手傳燈。因心授印自是僧之眞者必詣。境之絕者必搜。去謁江西老善和尙。和尙乃欲聽其言觀其行。因

德之形容。庶有補於將來僧史。重宣其義。遂爲銘云

大哉妙覺邈矣眞宗。玄玄示化默默宣風。眞有非有眞空不空。蓮開水上月出星中
溥率見之人天仰止。注意玄河歸心佛理。味之禪悅飫以法喜。誰其有之惟我師矣
蔚爲將聖欽若空王。傳心寂住抗跡揮光。乘杯泛泛捨筏堂堂。去傳迦葉來化扶桑
佛日再中法雲不冒。邦國師資君臣邂逅。可料禪庭俄頃惠搆。鷄足潛輝龍頤過遣

開寶八年龍集淵默十月日　立　　刻字李貞順

佛紀一九四九年　壬午 六年 後梁龍德二年高麗太祖五年 高麗太祖捨舊宅爲廣明寺。令瑜珈法師曇諦住持。又創日月寺。

佛紀一九五〇年　癸未 七年 後梁龍德三年後唐同光元年高麗太祖六年 高麗使尹質自梁還。獻五百羅漢畫像。命安于海州崇山寺。

佛紀一九五一年　甲申 八年 後唐同光二年高麗太祖七年 王薨。火葬于皇福寺○高麗建外帝釋院。神衆院。興國寺○四月二十日洞眞大師入寂。

【備考】洞眞大師碑。師名慶甫字光宗。姓金氏。靈巖鳩林人也。父良益。位閼粲釋玄可書。母朴氏。咸通九年七月三日夜。夢白鼠銜靑琉璃一顆而來。遂人語曰。此物是稀代之奇珍。乃玄門之上寶。懷須護念。出必輝光。因有娠。虔心齋戒。如來出世之月

聲咽。鶴樹色憂。門生銜安仰之悲。山老起其萎之歎。緇白士女。躄踴慟哭。聲振嵒谷翌日。奉遷神座於慧目山。顏色如生。權施石戶封閉。上聞之。慨禪月之早沉。嗟覺花之先落。降之星使。吊以鵠書。追謚元宗大師。塔號惠眞。敬造眞影一幀。仍令國工。攻石封層冢。門人等號奉色身。竪塔于慧目山西北崗。遵像法也。大師心燈有焰。定水無波。智惠海融。慈悲雲覆。學佛悟禪之德行。降魔鎭俗之威稜。西遊顯顯之功。東化巍巍之法。遂使盤桃潤色。若木生光。其聖功也不可以知知。其神化也不可以識識然猶法身無像。必因像而成功。道體無言。必因言而示敎。盍因妙有。以驗眞空。厥有太弟子兩街僧統三重大師昕弘等。法苑鯨鍾。禪門龜鏡。踵慈井之往轍。繼法炬之餘輝。喟然嘆曰。雖然秘說銘心。若不奇蹤刻石。則何以表一眞之法。盡可有矣。於是狀大師行。覲大君恩。請幼婦之文辭。紀吾師之德業。制曰可。乃命翰林學士臣金廷彥。曰故國師慧目大師。行高雲水。福潤人間。汝宜鴻筆書勳。玄碑紀茂。臣顫汗四匝拜稽首曰。臣夜繩易惑。空縷難分。以淺近之麼才。紀玄微之景行。其猶蟾宮攬月。驪海探珠矣。設使蒼天倚杵之時。碧海寰裳之際。所望玄功可久。妙蹟猶存。因敢美聖

大師曰雖不從千聖得。達磨不虛過來。於是人天感心。賢聖喜歡。花雨飛空。檀烟蔽日。彼摩騰赴漢僧會遊吳。其奉佛之大功。歸僧之專嫩。無以加也。所謂四方盛賓。萬世永賴。當慧日正中之際。是仁方丕變之時。大師迺言曰。老僧年過桑榆。齒衰蒲柳但願往松門而休足。向金闕而歸心而已。上雖戀慈顏。祗遵玄旨。望象軒而目送。瞻鴈刹以心傾。爾後馳星騎以傳情。飛宸翰而寫懇。迺製誦德詩寄獻曰。慧目高懸耀海鄉。眞身寂寂現和光。貝中演法開迷路。鉢裏生蓮入定場。一喝成音收霧淨。二門離相出塵凉。玄關遠隔山川外。恨不奔波謁上房。仍賛之以鳥程芳荈丹徼名香。用表信心遙祈法力。大師自辭天闕。却到雲山。烟夢更叶於棲遲。水石偏宜於枕瀨。心無限矣志有終焉。於是擁毳者風趨。攝齋者雲萃。大師色空雙泯。定惠俱圓。行至道於山中施玄功於宇內。則何異佛者覺也。神而化之矣。顯德五年歲集敦祥秋八月月缺五日大師將化。盥浴訖。房前命衆。悉至于庭。迺遺訓曰。万法皆空。吾將往矣。一心爲本。汝等勉旃。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仁心卽佛。寧有種乎。如來正法。其護之勗之哉。言畢入房。儼然趺坐。示滅於當院禪堂。於戲。應東身者九十春。服西戒者六十九夏。虎溪

之蹊。上乃信向心深。欽承志至。遂奉師號爲證眞大師。仍遣道俗重使。遽飛芝檢。徵赴金城。大師以爲道之將行。時不可失。念付囑故。吾其往矣。遂出虎溪。特詣龍闕。於是雪眉淸衆。鷺序羣英。瞻法眼以珠聯。對璧顏以環仰。送至王城舍那院。翌日上幸舍那院。謝曰弟子。望東林以引領。向南澗以傾心。師尊。隨機如颺谷之聲。赴感似月潭之影。瞻依更切。鑽仰彌深。越三日。於重光殿開法筵。及乎曳以金襴昇於紫殿。上覩華脣而禪悅。奉蓮眼以精誠。爲其環球申避席之儀。擧國展書紳之志。三皈益切。十善增修。乃至芬壹城空。衣磨石盡。必也見聖之良因不歇。爲師之美道無窮。卽以服冕。奉爲國師。處處結香火之緣。慥慥結師資之禮。仍獻踏納袈裟磨衲襖幷座具。銀瓶銀香爐。金釦瓷鉢。水精念珠。大師。潭心有月。嶽頂無雲。一心宣妙覺之風。千眼示大慈之化。上乃大喜曰。弟子聽玄言而達道。承妙旨以知微。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迺於天德殿。高敞法筵。偕顧海之千波。爇心香之一炷。大師纔麾麈尾。乍動龍頤。有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大師曰不從千聖得。又問旣不從千聖得。從上相傳。從何而有。大師曰只爲不從千聖得。所以從上相傳。又問與麼。卽二祖不望西天。達磨不到唐土

之秘宗。宜住三郎寺爲禪伯矣。大師應奉而住更三冬。迺以爲當寺。誠樂道之淸齋乃安禪之勝踐。尙以鳥則擇木。吾豈匏瓜。伏聞我太祖神聖大王。懷斗膺期。握符啓聖。華夏受顧天之命。載周興出日之邦。遂乃片月遊空。孤雲出岫。彼蒼龍濟浪。本無憑筏之心。丹鳳冲虛。猶有栖梧之志。遠携藜杖。遙詣玉京。遂入覲太祖大王。大王以大師玄道周行。法身圓對。芀請住廣州天王寺。遂從之住焉。居則化矣。而以慧目山乃霞嶠偏宜於宴坐。雲溪甚愜於禪居。移而住焉。於是四達問津者。視千里猶跬步如雲來者。似海納之。莫不犇馳。善導□□以憧憧。出入玄門而濟濟。太祖方當際會欲表因緣。送霞衲衣幷坐具。未幾太祖。天崩杞國。日入虞泉。念善始之芳因。列餝終之玄路。惠宗大王。踐阼思恭。奉先追孝。興仁化俗。重佛尊僧。贄以茗薛幷紋羅法衣大師啓以佛心。陳之神力。越三年恭王昇遐。定宗大王。統承寶業。瞻仰眞風。送雲衲袈裟磨衲法衣。大師深喜聖朝。聿興佛事。豈悟遽宮車於雲間。俄脫屣於人寰。今上當璧承基。垂衣理國。握鏡炤龍邦之俗。吹篪弘鷲嶺之風。益顯聖功。增崇佛化。大師演心王之妙訣。宣覺帝之微言。朗鏡忘披。洪鍾待扣。衆學有稻麻之列。朋來成桃李

里。猶是同雲。明月前溪後溪。甞無異月。爰因識識。只在心心而已。大師以爲凡志於道者。何常師之有。迺告以遠遊泛覽。師因謂曰。佗心莫駐。迅足難留。吾於子驗之。笑而聽去。大師以道之云遠。行之則是。迺出山並海。覗西汎之緣。景福元年春。適有商舶入漢者。遂寄載而西。卽以望雲水以從心。指烟霞而抗跡。僧之眞者必詣。跡之古者必尋。遂往舒州桐城縣。謁投子祥和尙。法號大同。是石頭山法孫翠微無學大師之嫡胤也。見大師蓮目殊姿。玉毫異相。乃曰。其有東流之說。西學之求者。則可以與言道者唯子矣。大師於是。悟微言於舌底。認眞佛於身中。豈止於承善逝之密傳。奉淨名之默對而已矣。大師將辭。投子和尙因謂曰。莫遠去。莫遠去。大師答云。雖然非遠近。要且不停留。和尙曰。旣驗心傳。何須目語。爾後旁求勝友。歷謁高師。或索隱於天台。或探玄於江左。入眞如之性海。得摩尼之寶珠也。迺以鵬必變於天池。鶴須歸於遼海。有始有卒。念茲在玆。適値本國歸舟。因而東棹。貞明七年秋七月。達康州德安浦。逕詣鳳林。歸覲眞鏡大師。師曰適當今日。深喜相逢。別飭禪堂。俾昇譚座。聽西訪之眞法。慶東歸之妙緣。從容謂曰。人有老少。法無先後。爾其佩如來之密印。演迦葉

虹英氣。丹穴奇姿。含霞綺之餘光。振霜鍾之雅韻。遂起家爲倉部郎中。無何出爲長沙縣令。百里行春之化。花縣勝芬。九重回日之心。葵園着美。朝野因以倚賴。鄕閭所以瞻依。妣李氏。婦德聿修。母儀富有。夢有一神人告之曰。願言爲母爲子爲佛爲孫。故託妙緣。敬敷慈化。以爲得殊夢。因有娠。愼出身文。奉行胎敎。以咸通十年龍集巳丑四月四日誕生大師。善芽尙早。妙果不遲。年甫十三。遂言於父曰。雖乏惠柯。祇期覺樹。父因謂曰。吾縱口瞳者。嘗見汝善根也。汝宜孜孜培之。移勝果而已。大師以邂逅適願。卽落髮出家。伏承尙州公山三郞寺融諦禪師。論道玄玄化。人赫赫。願爲弟子遙禮禪師。禪師若曰。格。汝。見今日之來儀。認他時之利見。吾宗禪和尙。法號審希。眞一佛出世。爲東化主。見在慧目山。汝宜往師事之。大師以是吾師也。適我願兮。得不時然後。利有攸往。便詣慧目。允叶服膺。增修學道之心。倍勵習禪之志。未幾精窮妙理高悟玄機。行覺路以雖通。仗律儀而斯在。年二十二。受具於楊州三角山莊義寺。於是。忍草抽芽之後。戒珠瑩色之初。尙以問道忘疲。尋師靡懈。時。本師移住光州松溪書院。大師遠携笻杖。特詣松溪。申禮足之素衷。謝鑄顔之玄造。師謂曰。白雲千里万

禪院。(即普膺)新興。文殊。圓通。地藏等十寺于都內。兩京塔廟肖像之廢缺者。並令修葺。(東國通鑑)

新羅四天王寺壁畵狗鳴。說經三日禳之。(三國遺事)

辛巳五年(後梁貞明七年龍德元年高麗太祖四年)春正月。王遣金律聘高麗。麗王問曰。聞三大寶。丈六金像。九層塔。幷聖帝帶也。三寶未亡。國亦未亾。塔像猶存。不知聖帶。今猶存耶。律對曰。臣未嘗聞聖帶也。麗王笑曰。卿爲貴臣。何不知國之大寶。律慚。　高麗創大興寺于五冠山。迎入僧利言。師事之。　洞眞大師自唐還。　秋七月。高僧璨幽自唐還。

【備考】　高麗國廣州慧目山高達院故國師制贈諡元宗大師慧眞之塔碑銘(幷序)

光祿大夫太丞翰林學士內奉令前禮部使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臣金廷彥奉制撰

奉議郎佐尹前軍部卿兼內議承旨舍人臣張端說奉制書幷篆額

觀夫日出扶桑。作人間之瞻仰。佛生天竺。爲世上之歸依。俾君子之邦。學法王之道所謂道非心外。佛在身中。故道之尊爲導師。德之厚爲慈父。爰因象跡。遂示它心。光如水上之蓮。皎若星中之月。實大師其人矣。大師尊稱璨幽。字道光。俗緣金氏。鷄林河南人也。孫孫著族。代代名家。尊祖淸規。敬宗芳躅。删而不記。道釋宗矣。考諱容。白

至道無爲猶如大地。萬法同歸千門一致。粤唯正覺誘彼羣類。聖凡有殊開悟無異
懿歟禪伯生我海東。明同日月量等虛空。名由德顯智與慈融。去傳法要來化童蒙
水月澄心烟霞匿曜。忽飛美譽頻降佳召。扶贊兩朝闡揚玄敎。瓶破燈明雲開月照
哲人去世緇素傷心。門徒願大國王恩深。塔封巒頂碑倚溪潯。芥城雖盡永耀禪林

○景明王（朴昇英）在位七年

佛紀一九四五年

戊寅二年（後梁貞明四年高麗太祖天授元年）夏六月。泰封諸將。立王建爲王。國號高麗。建元天授（弓裔走死斧壤）初建年三十。夢見九層金塔。立海中。至是年三月。唐商客王昌瑾。得東州勃颯寺熾盛光如來像前鎭星化身所賣之鏡文「三水中四維下。上帝降子於辰馬。巳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現形黑金東」果應其祥也。（高麗史）十一月。高麗設八關會。有司言前王（弓裔也）每歲仲冬。設八關會以祈福。乞遵其制。麗王從之。遂於闕庭置輪燈一座。列香燈於四旁。又結兩綵棚。各高五丈餘。呈百戲歌舞於前。其四仙樂部龍鳳象馬車船。皆新羅故事。百官袍笏行禮。觀者傾堵。王御樓觀之。歲以爲常。

佛紀一九四六年

己卯三年（後梁貞明五年高麗太祖二年）春正月。高麗移都松岳郡。三月創法王。慈雲。王輪。內帝釋。舍那。天

中。有一物上天。宛然金柱。豈智順則天垂花盖。法成則空歛雲棺而已哉。於是。門人等。傷五情。若亡天屬。至十七日。敬奉色身。假隷于西峯之麓。聖考大王。忽聆遷化。良惻仙襟。特遣中使。監護葬儀。仍命吊祭。至三年十一月中。改葬於東巒頂。去寺三百來步。全身不散。神色如常。門下等。重覩慈顏。不勝感慕。仍施石戶封閉。大師。資靈河岳。禀氣星辰。居縷褐之英。應黃裳之吉。由是早棲禪境。久拂客塵。裨二主於兩朝。濟羣生於三界。邦家安泰。魔賊歸降。則知大覺眞身。觀音後體。啓玄關而敷揚至理。開慈室而汲引玄流。生命示亡。效鶴樹歸具之跡。化身如在。追鷄峯住寂之心。存歿化人。始終弘道。可謂定慧無方。神通自在者焉。弟子信宗禪師。周觧禪師。林侃禪師等。五百來人。共保一心。皆居上足。常勤守護。永切追攀。每念巨海塵飛。高風電絕。累趨魏闕。請樹豊碑。今上。克纘洪基。恭承寶籙。欽崇禪化。不異前朝。贈謚曰朗空大師。塔名曰白月棲雲之塔。爰命微臣。宜修蠶曰。仁㳂。固辭不免。唯命是從。輙課菲詞。式揚餘烈。譬如提壺酌海。莫知溟渤之深。執管窺天。難測穹蒼之濶。然而早蒙慈誨。眷以宗盟。唯以援筆有情。著文無愧。强名玄道。將報法恩。其詞曰。

扣。有親從上殿者四人曰。行謙。邃安。信宗。讓規。讓規行超十哲。名蓋二禪。探玄鄉之秘宗。論絕境之幽枝。聖人見之。頻迴塵尾。甚悅龍顏。忽於明年夏末。乍別京畿。晷遊海嶠。至金海府。蘇公忠子知府。及第律熙領軍。莫不欽祗欽風。開襟慕道。請居名寺冀福蒼生。十□師可以栖遲。暗垂慈化。掃妖烟於塞外。灑甘露於山中。神德大王。光統丕圖。寵徵赴朝。至貞明元年春。大師遽携禪衆。來至帝鄉。依前命南山實際寺安之。此寺則先是聖上。以黃閣潛龍。禪□附鳳。尋□師永爲禪宇。此時奉迎行所。重謁慈顏。爰開有待之心。再聽無爲之說。辭還之際。特結良因。爰有女弟子明瑤夫人。鼇島宗枝。鳩林冠族。仰止高山。尊崇佛理。以石南山寺請爲收領。永以住持。秋七月。大師以甚愜雅懷。始謀栖止。此寺也。遠連四岳。高壓南溟。溪澗爭流。酷似金輿之谷。岩巒鬪峻。疑如紫蓋之峯。誠招隱之幽居。亦栖禪之佳境者也。大師遍探靈□。未有定居。初至此山。以爲終焉之所。至明年春二月初。大師覺其不舒。稱染微疴。至十二日詰旦。告衆曰。生也有涯。吾將行矣。守而勿失。汝等勉旃。趺坐繩床。儼然就滅。報齡八十五。僧臘六十一。于時雲霧晦冥。山岳震動。有山下人。望山頂有五色光氣。衝於空

寳。俄而追流衡岳。參知識之禪居。遠至曹溪。禮祖師之寳塔。傍東山之遐秀。採六葉之遺芳。四遠參尋。無方不到。雖觀空色。豈忘偏陲。以中和五年。來歸故國。時也。至於崛嶺。重謁大師。大師云。且喜早歸。豈期相見。後學各得其賜。念玆在玆。所以再託扉蓮。不離左右中間。忽携瓶鉢。重訪水雲。或錫飛於五岳之初。暫栖天柱。或盃渡於三河之後。方住水精。至文德二年四月中。崛山大師寢疾。便經故山。精勤侍疾。至於歸化。付囑傳心者。唯在大師一人而已。初憩席於朔州之建子菴。纔修茅舍。始啓山門。來者如雲。朝三暮四。頃歲。時當死運。世屬屯蒙。災星長照於三韓。毒露常鋪於四郡。況於岩谷。無計潛藏。乾寧初。至止王城。薰簷蔔於焚香之寺。光化末。旋歸野郡。植旃檀於籬草之墟。所恨正値魔軍。將宣佛道。孝恭大王。驟登寳位。欽重禪宗。以大師獨步海東。□標天下。□遣僧正法賢等。聊飛鳳筆。徵赴皇居。大師謂門人曰。自欲安禪。終須助化。吾道之流於末代。外護之恩也。乃以天祐三年秋九月初。忽出溟郊。方歸京邑。至十六日。登秘殿孤坐禪床。□□淨宸襟整□冕服。待以國師之禮。虔申鑽仰之情。大師辭色從容。神儀自若。尊道說羲軒之術。治邦談堯舜之□。風鏡忘疲。洪鍾待

增賁海之勞。則知歷試諸難。多能鄙事。每於坐臥。只念遊方。遂於咸通十一年。投入備朝使金公緊榮。□□之心。備陳所志。金公情深傾蓋。許以同舟。無何。利涉大川。達于西岸。此際不遠千里。至於上都。尋蒙有司。特具事由。奏聞天聽。降勅宜令左街寶堂寺孔雀王院。安置大師。所喜神居駐足。勝境棲心。未幾降誕之辰。來□徵□□。懿宗皇帝。遽弘至化。虔仰玄風。問大師曰。遠涉滄溟。有何求事。大師對勅曰。貧道幸獲觀風上國。問道中華。今日叨沐鴻恩。得窺盛事。所求遍遊靈跡。追尋赤水之珠。還耀吾鄕。更作靑丘之印。天子厚加寵賚。甚善其言。猶如法秀之逢晋文。曇鸞之對梁武古今雖異。名德尤同。以後至五臺山。投華嚴寺。求感於文殊大聖。上中臺。忽遇神人鬢眉皓爾。叩頭作禮。膜拜祈恩。謂大師曰。不易遠來。善哉佛子。莫淹此地。速向南方認其五色之霜。必沐曇摩之雨。大師含悲須別。漸次南行。乾符二年。至成都府巡謁到靜衆精舍。禮無相大師影堂。大師新羅人也。因謁寫眞。具聞遺美。爲唐帝道師玄宗之師同鄕。唯恨異其時。後代所求追其迹。企聞石霜慶諸和尚。啓如來之室。演迦葉之宗。道樹之陰。禪流所聚。大師殷勤禮足。曲盡虔誠。仍栖方便之門。果得摩尼之

大師法諱行寂。俗姓崔氏。其先周朝之尙父遐苗。齊國之丁公遠裔。其後使乎兎郡留寓鷄林。今爲京万河南人也。祖諱全。避世辭榮。幽居養志。父諱佩常。年登九歲。學冠三冬。長牽投筆之心。仍效止戈之藝。所以繫名軍旅。充職戎行。母薛氏。夢見僧謂曰宿因所追。願爲阿孃之子。覺後感其靈瑞。備啓所天。自屛膻腴。勤爲胎敎。以太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誕生大師。生標奇骨。有異凡流。遊戲之時。須爲佛事。每聚沙而造塔。常摘葉而爲香。爰自靑襟。尋師絳帳。請業則都忘寢食。臨文則總括宗源。嘗以心信金言。志遺塵俗。謂父曰所願出家修道。以報罔極之恩。其父知有宿根。合符前夢。不阻其志。愛而許之。遂乃削染披緇。苦求遊學。欲尋學海。歷選名山。至於伽倻海印寺。便謁宗師。精探經論。統雜花之妙義。說貝葉之眞文。師謂學徒曰。釋子多聞。顏生好學。昔聞其語。今見其人。豈與靑眼赤髭。同年而語哉。大中九年。於福泉寺官壇受其具戒。既而。浮囊志切。繫草情深。像敎之宗。已勞力學。玄機之旨。盍以心求。所以杖策挈瓶。下山尋路。徑詣屈山。謁通曉大師。自投五體。虔啓衷懷。大師便許昇堂。遂令入室。從此服膺數載。勤苦多方。雖至道□□。目擊罄成山之志。而常齋淡薄。神疲

問道兮雲居下。命之入室。仍以傳心。棲遲道樹。偃仰禪林。鯨津返棹。忽遇知音。便昇金殿。欽仰殊深。卜地海壖。曹溪接武。惟我導師。謂之慈父。忽歎泥洹。天收法雨贈諡兮感法恩。流慈兮光禪宇。

清泰四年十月二十日　立

○神德王（朴景暉）在位五年

丙子五年（後梁貞明二年）二月十二日。朗空大師入寂。

【備考】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敎諡朗空大師白月棲雲之塔碑銘并序

門人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郞知尙瑞院事賜紫金魚袋臣崔仁渷奉敎撰

金生書　釋端目集

聞夫眞境希夷。玄津渺杳。澄如滄海。漠如太虛。智舟何以達其涯。慧駕莫能尋其際況復去聖逾遠。滯凡既深。靡制心猿。難調意馬。由是。徇虛棄實者。俱懷逐塊之情。執有迷空者。盡起趁炎之想。若非哲人出世。開士乘時。高演眞宗。廣宣善誘。何以爰析重玄之理。得歸衆妙之方。潛認髻珠。密傳心印。達斯道者。豈異人乎。大師是也。

誘。譚以微言。引彼蒙泉。歸於性海。其奈山輝川媚。秀氣難逃。故始自光山。終於彌嶺可謂棲遲兩地。各分韞匵之珍。戾止三河。俱示摩尼之寶者矣。傳業弟子。處光。道忍貞能。慶崇。並昇上足。皆保傳心。或早牽尼父之悲。或堅護卜商之業。所恨寶塔雖聳洪銘未刊。然則扣不朽之緣於在家弟子。左丞相皇甫悌恭。前王子太相王儒。前侍中太相李陟良。廣評侍郎鄭承休。俱早調夏鼎。常艤殷舟。誠仁國之金湯。亦法城之墻壍。與昭玄大統教訓。斷金相應。深感法恩。請贈大名。以光禪教。詔曰可。故追謚眞澈大師。塔名寶月乘空之塔。申命下臣。式揚高躅。彥撝。才慚鶩石。學謝螢光。以有限微才。記無爲景行。杳猶行海。難甚緣山。潛測高深。莫知涯際。爰有門徒玄照上人。夙傳金口。親奉玉音。因趣龜文。數臨蝸舍。所以得於無得。聞所未聞。譬涼月之遊空。等清飈之掃靄。唯以敢陳厚旨。齊贊成功。所冀翠碣披文。感國主亡師之恨。豐碑相質。嗟門人絕學之愁。言莫愼諸。直書其事。銘曰。

禪宗之胤。代代堂堂。人中師子。世上法王。玄關闓闥。覺路津梁。遠從天竺。來化海鄉。偉矣吾師。生於遼左。何陋之有。豈論夷夏。氷姿雪膚。言說温雅。乘査兮雪浪中

結東林之社。所以誨人不倦。如鏡忘疲。其衆如麻。其門如市。然則不貲分衛。唯免在陳。此乃官藏則分錫三藏。供事則具頒四事。況復近從當郡。傍及鄰州。咸發深心。並修淨行。則知花惟薝蔔。如投寶樹之園。林是栴檀。似赴菴蘿之會。大師先於踏地。備自銓山。師至魂交。神來頂謁。獻粲輸玉泉之供。披誠指廬阜之居。其爲神理歸依。皆如此類。大師謂衆曰。今歲法緣當盡。必往他方。吾與大王。曩有因緣。今當際會。須爲面訣。以副心期。便挈山裝。旋臻輦下。此時上暫駐龍旆。問罪馬津。大師病甚虛羸。任持不得。詣螭頭留語。入鷄足有期。豈惟昔在竺乾。迦葉別闍王之恨。曾於華夏。伯陽辭關令之嗟而已矣哉。明日肩輿到五龍山。頤使招諸弟子云。佛有嚴誡。汝曹勉旃。清泰三年八月十七日中夜。坐化於當寺法堂。俗年六十有七。僧臘四十有八。于時日慘風悲。雲愁水咽。門下僧等不勝感慕。俱切攀號。以其月二十日。奉遷神座於本山。窆于寺之西嶺。去寺三百步。雅奉遺教也。士庶闐川。香華溢谷。送終之盛。前古所無者矣。上乃旋在省方。忽聞遷化。爰切折梁之慟。亦增亡鏡之悲。自此特命親官。遙申吊祭。大師風神天假。智慧日新。生知而衆妙會心。宿植而玄機藏粹。所以事唯善

如西域摩騰。先陟漢皇之殿。康僧居會。始昇吳王之車。遂以麈尾發揮。龍顏欣悅。其於瞻仰。偏動宸襟。此時魚水增歡。不可同年而語哉。他時乘閑之夕。署詣仙扉問曰弟子恭對慈顏。直申素懇。今則國讎稍擾。隣敵交侵。猶似楚漢相持。雌雄未決。至於三紀。常備二兇。雖切好生。漸深相殺。寡人曾蒙佛誡。暗發慈心。恐遺玩寇之愆。仍致危身之禍。大師不辭萬里。來化三韓。救爇崑崗。昌言有待。對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與疋夫所修各異。雖行軍旅。且愍黎元。何則。王者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不殺無辜之輩。焉論有罪之徒。所以諸善奉行。是爲弘濟。上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預懼閻摩。至如大師所言。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所以救其死罪。時緩虔劉。憐我生靈。出于塗炭。此皆大師之化也。其後大師。自棲京輦。頻改歲時。每以注目山川。欲擇終焉之地。隱霧之志。懇到聞天。上莫阻道情。潛憂生別。思惟良久。久乃許焉。大師臨別之間。特披悲感云。仁王弘誓。護法爲心。遙垂外護之恩。永蓄蒼生之福。所以長興三年。下敎於開京西北海州之陽。遽擇靈峯。爲搆精舍。寺名廣照。請以居之。是日大師畧領門徒。就棲院宇。學流盈室。禪客滿堂。若融歸北海之居。疑惠

默而許之。潛愜玄契。所以服勤六載。寒暑彌堅。大師謂曰。道不遠人。人能弘道。東山之旨。不在他人。法之中興。惟我與汝。吾道東矣。念玆在玆。師不勞圯上之期。潛受法王之印。以後嶺南河北。巡禮其六窣堵波。湖外江西。遍參其諸善知識。遂乃北遊恒岱。無處不遊。南抵衡廬。無山不抵。謁諸侯而獻刺。投列國而觀風。四遠參尋遍於吳漢。迺於天祐八年。乘査巨浸。達于羅州之會津。此際大師。一自維舟。偏宜捨筏。珍重屏翳。邐迤東征。爰有金海府知軍府事蘇公律熙。選勝光山。仍修堂宇。傾誠願海。請住烟霞。桃李無言。稻麻成列。一栖眞境。四換周星。大師雖心愛禪林。遁世無悶。而地連賊窟。圖身莫安。所以亂邦不居。於是乎在。十二年。道出沙火。得到遵岑永同郡南靈覺山北。尋謀駐足。乍此踟躕。緇素聞風。歸心者衆矣。今上聞大師。道高天下。聲蓋海東。想對龍頤。頻飛鶴版。大師謂衆曰。居於率土者。敢拒綸言。儻遂朝天者。須霑顧問。付囑之故。吾將赴都。所以便逐皇華。來儀帝壤。上重光大業。仰止高山。所以脩葺泰興。請停慈蓋。粵以明年二月中。特遣前侍中權說。太相朴守文。迎入舍那內院。虔請住持。無何。迺餝蘂宮。高敷蓮座。待以師資之禮。恭披鑽仰之儀。猶

辛未十五年後梁乾化元年高僧利嚴。自唐還。

【備考】有唐高麗國海州須彌山廣照寺故敎諡眞澈大師寶月乘空之塔碑銘并序

門人元輔檢校尙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權知元臣崔彦撝撰

（云云缺略）大師法諱利嚴。俗姓金氏。其先鷄林人也。考其國史。實星漢之苗。遠祖。世道凌夷。斯盧多難。偶隨萍梗。流落熊川。父章。深愛雲泉。因寓富城之野。故大師生於蘇泰。相表多奇（缺略）年十二。往迦耶岬寺。投德良法師。懇露所懷。求爲師事。自此半年之內。三藏備探。師謂曰。儒室之顔生。釋門之歡喜。是知後生可畏。於子驗之者矣。則非久植夙因。其孰能至於此。然則母氏初於有娠。夢神僧來寄靑蓮。永爲徵信。則知絕塵合契。懷日同符。中和六年。受具足戒於本寺道堅律師。旣而調鉢無傾。浮囊不漏乘門託位。不唯守夏之勤。草繫懸心。寧止終年之懇。其後情深問道。志在觀風。挈瓶下山。飛錫沿海。乾寧三年。忽遇入浙使崔藝熙大夫。方將西泛托跡而西。所以高掛雲颿。遽超雪浪。不消數日。得抵鄞江。于時。企聞雲居道膺大師。禪門之法胤也。不遠千里。直詣玄關。大師謂曰一別匪遙。再逢何早。師對云。未曾親侍。寧導復來。大師

新羅末前進士姓崔名致遠者所撰文。其石亦自南海而至。今多說役使。輿識故也。大師在世之時。奇祥秘說。縱使書之竹竭南山。研之波乾東海。豈能備言而具載矣。臣夢游□□□□□□□謹奉綸言。莫抗叩辭之禮。覬彰碩德。輒書直筆之詞。而乃嚮碧沼以傾蠡雖迷深淺。仰靑天而測管莫究星辰。語類寒蟬。行同跛鼈。苟任抽毫之寄翻招傷手之憂。謹爲銘曰。

無上之法。不二而傳。月影難掬。露珠莫搴。信衣爰授。智炬迺燃。光明有赫。照曜無邊。非動非靜。何後何先。誰其覺者。我大師焉。靈資太一。誕叶半千。志探龍頷。身泛驪淵。雲游華夏。浪迹幽燕。淸涼山畔。妙德堂前。瞻龍種聖。企鷄足禪。仰石霜緖。承谷山緣。入室覩奧。問道探玄。遊眞如海。扣般若船。方回征棹。偶値戎烟。鶴歸有所遯迹多年。曁平寇壘。大闢僧田。倚賴罔極。鎖仰靡堅。道賛四主。名占一賢。恩流朝野。德及人天。吾皇避席。禮甚袒肩。實供四事。何暇九筵。跳出京輦。歸臥雲泉。秋溪月浸。曙洞霞塡。隨身甁錫。滿眼山川。問訊往復。傳驛聯翩。法惟常住。化乃俄遷。慈室壞矣。慧柯缺焉。山變蒼栢。池慘白蓮。碑撐石巘。塔聳嵓巓。斯文不朽。永耀蓬壖

禮若矣。尊師之道焯焉。大師立性純朴。抱氣英奇。眼點珠明。骨聯金細。汪汪焉波澄萬頃。磊磊若岳聳千尋。每以勸勵學徒。語簡旨遠。故或問曰。不離左右。猶不識者何師云我也不識。闍梨問彼此不相識時如何。師云東西不□□□□□□□成一處活師云陽日轉高後代何憂。其所謂簡遠多此類也。豈土木之形骸。無毫釐之差錯。所稟護犯。一無遺缺。故得年漸逼於桑榆。身轉輕於黍累。或當盥浴。坐在盆中。完若浮瓢未嘗潛沒。又衲衣壞弊。縱不澣濯。軆無所痒。蟣虱不生。若此已來。殆餘四紀。嘗於微時。夢坐于三層石浮屠上者。衆中有解者云。大師必見三度加號爲萬乘師事矣。聽者歎驚。來如墻進。尋時致賀。後實果焉。今臨滅時。寺之東峯西嶺。蒼栢寒松。色變慘凋侔於鵠樹。又山之北面。無故崩墜約百餘丈高。亦有於莵。從東南岡。繞寺行過。悲鳴長嗥。聲動溪洞。聯於晝夜靡有斷絕。洎門下僧。表請樹碑紀績。耀于不朽。許之。乃爲石版可者尤難。命於南海之濱汝湄縣。掘取以船運至。算其勞費。何啻千萬。裁及使人到彼議役興功。門人忽於本山之麓。掘獲石版。狀甚高潤。色惟靑白。不煩琢磨。苟無瑕玷。無煩人功。稚符神授。具以表聞。上乃悅。許此者以今寺內。有古禪師法碣。是

高情奈忘機之不輟。躬攀法輭。泣送山裝。策杖徐行。恣鶴步於三秋曠野。拂衣輕舉尋鳥道於萬里舊山。爾後。軺騎聯翩。王人往復。交轡道路。綴影巖磎。贈之以香椀水瓶。極雕鏤之工巧。副之以鳩坑蠻海。窮氣味之芳馨。慶賴旣多。虔恭益切。至顯德三年秋八月十九日。忽告衆曰。吾西學東歸。將踰三紀。擇山而住。誘引後來。借以青山白雲。導彼迷津失路。每或披尋王渴資國福緣。今風燭水泡未能以久。難將作矣。吾欲焉往。各執爾心。勉遵佛訓。又謂傳法之首迴超禪師曰。爾宜搆室。繼以傳燈。惟事光前。無墜相付者。言訖而泊然坐滅。享齡七十九。歷夏六十。是日也。天昏雨黑。地動山搖。鳥獸悲鳴。杉栝萎瘁。於是緇素學流遠近耆幼。覩變異之非常。含悲憂而競集灑涕流於原野。哀響振於山溪。豈惟魯聖發壞木之歌。闍王驚折梁之夢而已哉。上聞之震悼。哭諸寢焉。乃遣使左僧維大德淡猷元尹守殿中監韓潤弼等。吊以書賻以穀及茗醇。又遣謚號塔名。使元輔金俟嵓使副左尹前廣平侍郎金廷範等。贈淨謚曰。靜眞大師圓悟之塔。仍命有司。寫眞影一鋪。錦緣金軸不日而成。并題贊述。仍令右僧維大德宗乂正輔金瑛正衛兵部郎金靈祐等。充追眞影使。兼營齋□□遂使飾終之

陽大師。眞爲化身菩薩矣。何不展師資之禮乎。僉言可矣。罔有異辭。於是。王命兩街僧統大德法輿。內議令太相皇甫□□□□詣禪扃。備傳聖旨。續遣中使。送錦緣磨衲袈裟一領。並踵項之飾等然後。上領文虎兩班及僧官。暫出珠宮。親臨金地。手摯鵲尾。面對龍頤。仍詔翰林學士太祖相守兵部令金岳宣綸。制曰。昔晉主遇於遠公。傾心頂戴。吳王逢於僧會。禮足歸依。人天盛傳古今美事。寡人雖德慙往哲。而志敬空門勵行孜孜。修心惕惕。大師。優曇一現。慧月重明。瞻蓮眼而煩惱自消。覩果脣而塵勞頓息。多生因果。今世遭逢。敢啓至心。仰聞淸德。願展爲師之禮。冀成累刼之緣。躬詣松關。面伸衷懇。伏希慈鑑。俯許誠祈。請光師道。敬加尊號爲證空大師。刼刼生生托慈航之濟渡。在在處處攀慧幟以游揚。頓首謹白。於是道俗具寮。一齊列賀。禮無違者。道益尊焉。大師迹現四依。功修萬刼。言必契理。行乃過人。旣交香火之緣。有期切利之行。開示希夷之旨。發揚淸淨之風。顯整王綱。丕傳法寶。實使金輪愈久。益能玉戾光輝慈燈之焰透三韓。甘露之澤均一國。自栖輦轂。屢換星霜。化導之功已成。肥遯之身是退。越以周廣順三年秋。還歸故山焉。上以摳衣避席。縱請益以匡虧。遠致

嗣九天之位。功高立極。業盛承基。將安東土之人。深奉西乾之敎。勤庶政於君道。種多福於僧田。奭定水於禪河。泛慈波於宸澤。欐伽之門大啓。摠持之苑廣開。遂欲遠迓慈軒。親瞻慧眼。以聖朝光德二年春。馳之馹騎。寓以龍緘。叙相遇之必請。懇來儀之是望。大師亦擬出東林。將朝北闕。催淨人之晨爨。趣從者之行裝。時寺有一面鼓架在法堂上。忽然自鳴。厥聲坎坎若山上之砰磕。猶谷底之颼飂。衆耳皆驚。同心請住。大師確不從請。便以出行。行至途中。果遇中使。禪侶則來經月岳。主人則去涉漢江。旣欣邂逅之逢。不議逡巡之退。洎乎路入圻甸。禮備郊迎。仍令諸寺僧徒。滿朝臣宰。冒紅塵而導從。步紫陌以陪隨。尋於護國帝釋院安下。詰旦。上高闢天閽。別張淨室。親迎雲毳。特設齋筵。伸鑽仰之素誠。用諮諏於政道。大師旣詣就日。必擬回天。言忘言之言。說無說之說。豈獨資乎道味。抑能導乎政風。雅弘開濟之功。終叶歸依之懇。乃以其年四月。移住舍那禪院。仍送磨衲袈裟一領。兼營齋設。無不精勤。上謂羣臣曰。顧惟幼冲。獲承基搆。每當伺機務之暇。討史籍之文。昔自軒皇。逮于周發。僉有師保。用匡不怠。改曰君也。師臣則王。友臣則覇。況師高尙者。可謂其利博哉。今見曦

莫不應對如流。懊見大師之晚。乃從容相謂曰。玄奘法師。往遊西域。復歸咸京。譯出金言。秘在寶藏。降及貞元以來。新本經論寖多。故近歲遣使閩甌。求購弘宣。今幸兵火已潛。釋風可振。欲更寫一本。分置兩都。於意如何。大師對曰。此實有爲功德。不妨無上菩提。雅弘經傳。能詣佛心。其佛恩與王化。可地久而天高。福利無邊。功名不朽矣。自爾。一心敬仰。四事傾勤。或闢紫宸而懇請邀迎。或詣紺宇而親加問訊。而乃鶴情猶暮。戀雲洞以日深。鳳扆是辭。出天衢而電逝。是以命僧史以援送。厚淨施以寵行(缺畧)俄聞九天之鼎駕昇遐。四海之金絲遏密。雖是忘言之者。豈無出涕之哀。曁惠宗纂承丕構。繼稟先朝。遣乘軺之可使。稱負扆之有因。由是大師馳僧介以飛牋奏章。慶王統之□光嗣緒。逮伸祈祐。未暇締緣。雖崆峒之請有期。奈蒼梧之巡不返。迨于光宗。繼明御宇。離隱統天。常注意於釋門。冀飫味於禪悅。大師不辭跋履。步至京華。設醫國之藥言。喩從繩則木正。事如投水。道冷補天。沃心有餘。書紳可驗。乃以新製磨衲袈裟一領寄之。及乎歸出。以新寫義熙本華嚴經八帙送之。盖爲大師色空無異。語默猶同。每於金言。常披玉軸故也。今聖膺輝虹渚。毓德龍淵。顯膺千載之期。光

之掃地。營搆禪室。誘引學徒。寒煥未遷。竹葦成列。大師誘引不倦。物利有功。至使商人遽息於化城。窮子咸歸於寶肆。列樹而旃檀馥郁。滿廷而薝萏紛敷。恢弘禪祖之風光。闡法王之敎。恩均兼濟。德贍和光。雖靜默於山中。示威猛於城內。潛振降魔之術顯揚助順之功。遂使蟻聚凶徒。虵奔逆黨。遽改愚迷之性。勿矜强暴之心。漸罷爭田各其安堵。時淸泰乙未歲也。我太祖。以運合夷凶。時膺定亂。命之良將。授以全師。指百濟之狡窟梟巢。展六韜之奇謀異略。桴鼓而山河雷振。張旗而草樹霞舒。我則鷹揚彼皆魚爛。黜殷辛於牧野。敗楚羽於烏江。竭海跨鯨。傾林斬凶。四紀而塵芬有暗。一朝而掃蕩無遺。是用封墓軾閭。繼周王之高躅。重僧歸佛。遵梁帝之遺風。模五天而像飾爰崇。闢四門而英賢是招。於是道人輻湊。禪侶雲臻。爭論上德之宗。高贊太平之業。此際大師。不待鵠板。便出虎溪。動白足而步如飛。伸雪眉而喜可見。路次中原府府有鍊珠。院院主芮帛。常誦楞嚴。未嘗休息。至是夜夢仙竪。從空堵波上。合掌下來曰。當有羅漢僧經過。宜以豫辦供侍者。翌早集衆。言其所夢。衆皆歎異。灑掃門庭佇立以望。至于日夕。果大師來。及詣京師。太祖見而異之。危坐聳敬。因問傳法敎。自

就以居焉。大師擡法鏡以常磨。照通無碍。簾禪鏞而待扣。響應有緣。遂使歸萬彙之心。拭四方之目。訪道者雲蒸霧涌。請益者接踵聯肩。化編海隅。聲振日域。新羅景哀王。遙憑玄杖。擬整洪綱。雖當像季之時。願奉禪那之敎。乃遣使寓書曰。恭聞大師。早踰溟渤。遠届曹溪。傳心中之秘印。探頷下之明珠。繼燃慧炬之光。廣導迷津之路。禪河以之汨汨。法山於是峨峨。冀令鷄嶺之玄風。播在鳩林之遠地。則豈一方之倚賴寔千載之遭逢。仍上別號曰。奉宗大師焉。大師方寸海納。無所拒遠。惟弘善誘之功益愼見機之道。至淸泰二年。念言弘道。必在擇山。决計而已備行裝。猶豫而未謀移發。忽爾雲霧晦暗。咫尺難分。有神人降。謂大師曰。捨此奚適。適須莫遠。於是。衆咸致惑固請淹遲。大師確然不從。便以出去。有虎哮吼。或前或後。行可三十里。又有一虎中路相接。左右引導。似爲翼衛。至于曦陽山麓。血餘叩跡。方始回歸。大師旣寓鳳嵒尤增雀躍。是以陟彼峯巒。視其背面。千層翠巘。萬疊丹崖。屬賊火之焚燒。致刧灰之飛撲。重巒複澗固無遷變之容。佛閣僧房半是荊榛之地。屹爾者龜猶戴石。禪德鐫銘巋然者像是鑄金。靈光照曜。旣銳聿修之志。寧捨必葺之功。追迦葉之踏泥。效犍連

忽患面上赤瘡。致阻參尋之便。未逢肘後秘術。莫資療理之功。久不蠲除。漸至危篤遂乃獨坐涅槃堂上。暗持菩薩願心。頃刻之間。有一老僧。入門問曰。汝從何所。所苦何如。大師對曰。來從海左。久寓江南。苦是毒瘡。弗悆而已。乃曰且莫憂苦。宿寃使然便以注水如醴。洗之頓愈。謂曰我主此山。暫來問慰。惟勤將護。用事巡遊。辭而出歸豁如夢覺。皮膚不損。瘕癬無看。大師躬踐清涼。親瞻妙德。由早承於龜氏宗旨。果獲遇於龍種聖尊。不可思議。於是乎在。厥後。西經雲蓋。南歷洞山。境之異者必臻。僧之高者必覲。後唐同光二年七月。回歸達于全州喜安縣浦口。洎至維舟。深詣捨筏。是猶孟嘗之珠還在浦。雷煥之劒復入池。德既耀於寶身。志蓋堅於高蹈。矧屬天芒伏鼇地出蒼鵝。野冠山戎。各競奮爭之力。嵩扇岫幌。半罹焚爇之灾。爰遵避地之機。仍抗絕塵之跡。效玄豹之隱霧。畏鳴鶴之聞天。庇影山中。韜光廡下。而乃雖曰烟霞之洞漸成桃李之蹊。莫遂沈藏。更議遷徙。康州伯嚴寺。是西穴故師所修栶移住也。以自先師謝世。法匠歸眞。門人多安仰之悲。信士發靡依之歎。况又雲溪烟嶺。四時之變態相高。松韻竹聲。百籟之和唫不斷。宛秀東林之境。堪傳西域之宗。越以天成二年

年。何鵠舟之西泛。逐鵬運以南飛。匪踰信宿之間。獲達江淮之境。纔越天塹。將往雪峯。到飛猿嶺上。遇搬米禪徒。同路而行。一時共歇。徒中有一僧。指枯椿曰。枯木獨占定。春來不復榮。大師接曰。逈然塵境外。長年樂道情。於是衆皆歎伏。無不吟傳。縱煩鼓舌之勞。頗叶傳心之旨。遂濟子台嶺。謁徧禪居。或杖虎錫於雪嶠雲岭。或洗龍鉢於飛溪懸澗。旣多適願。愈切尋幽。詣於谷山。謁道緣和尙。是石霜之嫡嗣也。乃問曰石霜宗旨。的意如何。和尙對云。代代不曾承。大師言下大悟。遂得默達玄機。密傳秘印。似照秦皇之鏡。如探黃帝之珠。洞究一眞。增修三昧。藍茜沮色。珠火耀光。標領袖於禪門。占笙鏞於法苑。何啻赳赳。實錚錚者矣。大師又製偈搊呈和尙曰。十介禪子同及第。牓頭若過摠得閑。雖然一介不回頭。自有九人出世間。和尙覽之驚歎。因造三生頌。許令衆和。大師養勇有餘。當仁不讓。搦兎毫而析理。編鳳藻以成章。莫不價重碧雲。韻高白雪。豈眞理之究竟。倂綴緝之研精。於是流傳。故不載緣。大師心澄止水。跡奇斷雲。異境靈山。必盡覽游之興。江南河北。靡辭跋涉之勞。以梁龍德四年春跳出谷山。路指幽代。將禮五臺聖跡。遠履萬里險途。届觀音寺憩歇之際。晝夜俄經

以淸心。州里稱長者之名。遠近聞賢哉之譽。況自高曾之世。咸推郡邑之豪。戶不難知故無載此。母金氏。女功無敵。婦道有規。擬截髮以專情。指斷機而勵節。敬恭僧佛禮事舅姑。俄夢流星入懷。其大如瓮。色甚黃潤。因有娠焉。由是味撤葷腥。事勤齋護循胎敎以無已。幾過朞而誕生。大師天骨特異。神彩英奇。自曳萊衣。迨跨竹騎。縱爲兒戲。猶似老成。坐必跏趺。行須合掌。聚沙畫墁。模像塔以依稀。探葉摘花。擬供具而陳列。年至鼓篋。日甚帶經。訓詩禮於鯉廷。聽講論於鱣肆。頗勤三絶。謂隘九流。乃懇白於慈母嚴君。固請許於出家入道。投於本州南宗院如解禪師。因爲剃髮。便以留身志在朝聞。學期日益。實由功倍。誰曰行遲。桴乍援之。鍾遽仆焉。於是。知有赫曦之耀、休窺窔奧之光。出指四方。行擇三友。遂以乾寧四載。於鷄龍山普願精舍。禀持犯然後。坐雨心堅。臥雲念切。護戒珠而不類。磨慧劒以無鈋。能持繫草之心。轉勵出塵之趣。惟勤請益。靡滯遊方。遂謁西穴院揚孚禪師。豁靑眼以邀迎。推赤心而接待。於是持其由瑟。鼓在孔門。旣多知十之能。或展在三之禮。服膺不怠。就養惟勤。俄歎曰。急景如駒。流年似箭。若蹈牛涔之底。未浮鼇海之波。難詣寶洲。焉窮彼岸。乃以光化三

歷歲三百風流如在。瞻仰高躅掀天磊磊。勒碑舊祠揭示千載。咨爾山君守護無怠

己未三年唐光化二年高僧兢讓。入唐。

【備考】　靜眞國師圓悟之塔碑銘幷序。高麗李夢游撰

嘗聞八極之中。括地貴者曰身毒。三界之內。推位尊者曰勃陀。(卽佛陀也)西顧之德天彰東流之敎日遠。是故。伯陽著我師之論。尼父發聖人之譚。刹復隕星紀於魯書。金姿放耀。佩日徵於漢夢。玉牒傳聲。傳四諦論。說三乘法。化緣已畢。臨涅槃時。告迦葉曰付其無上法寶。欲令廣大宣流。宜護念以常勤。俾脫苦於生死。由是。大迦葉。以所得法眼。付囑阿難。自此傳承。未嘗斷絕。中則馬鳴龍樹。末惟鶴勒鳩摩。相付以來。二十七代。後有達摩大師。是謂應眞菩薩。南天辭國。東夏傳風。護心印以無刓。授信衣而不墜。東山之法。漸獲南行。至于曹溪。又六代矣。自爾。繼明重跡。嫡嗣聯綿。曹溪傳南岳讓。讓傳江西一。一傳滄洲鑒。鑒猶東顧。傳于海東。誰其繼者。卽南岳。(智異山也)雙溪慧昭禪師。(眞鑒國師)焉。揚孚卽我大師嶽師也。大師諱兢讓。俗姓王氏。公州人也。祖淑長。父亮吉。並戴仁履義。務存達己之心。積德豐功。貴播貽孫之業。勞筋骨而服職。抱霜雪

沙爲山川順逆之勢。眎之。顧見則其人已無矣。其地在今求禮縣華嚴寺之下。師夜宿華嚴。晝見沙勢。日日謄書秘錄。士人稱爲沙島村云。師自是豁然。益研陰陽五行之術。雖金壇玉笈幽邃之訣。皆印在胸次。於是爲王太祖。啓聖期於化元。定成命於幽數。其原皆自吾師發之。蓋其功德。宜在褒大而追崇之。故顯王有大禪師之贈。肅祖加王師之號。仁宗追封爲先覺國師。毅宗又命刻碑以壽其傳。若國師之於太祖。其事甚偉。蓋先識之於降生之前。而施其效於身沒之後。其神符冥契。有不可思議者。於戲師之道。其詣於極者。與佛祖合。寓於迹者。若張子房之受書於神。寶誌之預言未兆。一行之精貫術數者耦歟。（即此一語可以知師非一行之弟子明矣）師所傳陰陽說數篇。世多有之。後之言地理者皆宗焉。其銘曰。

過去諸佛有微妙法。非文字詮非思修攝。超然直指一念千刧。惟我國師優入其域
善學無學眞空不空。具止法眼四闢六通。惟其緒餘寓術數中。不憑著筮懸解無窮
舊邦假擾新命猶閟。先終知終未至知至。撰書預獻國祚攸始。作周興漢如掌斯指
聖人聿起膺籙受圖。乃眷所屬發之自吾。人雖隔世事若今符。殊功偉績與山河俱

成十一年。新羅文聖王八年丙寅。年二十矣。忽自念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安能兀兀守文字間耶。于時惠徹大師。傳密印於西堂智莊禪師。開堂於桐裏山。師摳衣請學凡所謂無說之說。無法之法。虛中授受。廓爾超悟。年二十三。受具戒於穿道寺。或於雲峰山下穿洞安禪。或於太白巖前結茅坐夏。又移曦陽縣白鷄山玉龍寺。愛其幽勝改葺堂宇。灑然有終焉之志。宴坐忘言。三十五載。憲康大王遣使奉迎。留止禁中。師每以玄言妙道。開發君心。未幾不樂京輦。懇請還山。忽一日召弟子曰。吾將行矣。乘緣而來。緣盡則去。理之常也。何足悲傷。言訖跏趺而寂。時唐昭宗光化元年。新羅孝恭王二年戊午三月十日也。享年七十二。（時高麗太祖年三十一。後至四十一。乃天授元年）四衆啼泣。如慕如疑遂遷坐立塔于寺之北岡。遵遺命也。孝恭王贈諡曰了空禪師。塔曰證聖慧燈。門人洪寂等。懼先師之景行不傳。銜涕奉表。乞爲紀述。王迺命瑞書學士朴仁範爲碑文。竟未鐫于石。始師之未卜玉龍也。於智異山甌嶺卓庵止息。有異人來謁座下曰。弟子幽栖物外。近數百歲矣。緣有小技。可奉尊師。倘不以賤術見鄙。他日於南海汀邊。當有所授。此亦大菩薩救世度人之法也。因忽不見。師奇之。尋往所期之處。果遇其人。聚

及見。如舊識。遂與登鵠嶺。究山水之脈。上觀天文。下察時故。曰此地脉。自壬方白頭水母木榦來。落馬頭明堂。君又水命。宜從水之大數。作宇。六六爲三十六區。則符應天地之大數。明年必生聖子。宜名曰王建。爲書一封。題其外云。謹奉書百拜獻書于未來統合三韓之主大原君子足下。書秘。世莫知也。王隆從其言。築室而居。及期果生建于其第。神光紫氣。繞室充庭。竟日盤旋。狀若蛟龍。幼而聰明。龍顏日角。方頤廣顙。器度雄深語音弘大。寬厚有濟世之量。建年十七。道詵復至。請見曰。足下値百六之會。三季蒼生待君弘濟。因告以出師置陣之地。望秩山川感通保佑之理。至是投弓裔。弓裔以王建爲鐵圓郡太守。

○孝恭王（金嶢）在位十五年

紀一九二五年

戊午 二年（唐光化元年）三月十日。道詵國師入寂。

【備考】 道詵國師本碑。（高麗崔惟淸撰）師俗姓金氏。新羅靈巖人也。其世系則史失之。或云太宗大王之孼孫也。母姜氏。夢人遺明珠一顆。使呑之。遂有娠。旣乳育。夐異凡兒。年十五。頴悟夙成。遂祝髮。隸月遊山華嚴寺。讀習大經。學徒百千。駭服稱神。唐文宗開

步。時行則且行。爲緣付囑故。二王拜下風。一國滋甘露。鶴出洞天秋。雲歸海山暮其四。來貴乎葉龍。去高乎冥鴻。渡水愜巢父。入谷超朗公。一從歸島後。三返遊壺中羣迷謾臧否。至極何異同。其五。是道澹無味。然須强飮食。他酌不吾醉。他飡不吾飽。誡衆出心何。糠名復粃利。勸俗飾身何。甲仁復冑義。其六。汲引無棄遺。其實人天師。昔在世間時。擧國成瑠璃。自寂歸滅後。觸地生蒺藜。泥洹一何早。今古所共悲。其七。鑿石復刋石。藏形且顯跡。鵠塔點靑山。龜碑撑翠壁。是豈向來心。徒勞文字覓。欲使後知今。猶如今視昔。其八。君恩千載深。師化萬代欽。誰持有柯斧。誰倚無絃琴。禪境誰沒守。客塵寧許侵。鷄峰待彌勒。將在東鷄林。其九（用洪居士註）

佛紀一九一八年

辛亥五年 唐大順二年 世達寺。（高麗金富軾云今之興敎寺是也）僧善宗。（弓裔）叛投北原賊梁吉。

佛紀一九二二年

甲寅八年 唐乾寧元年 崔致遠挈家隱伽倻山。與母兄浮圖賢俊。及定玄師。結爲道友。以終老焉。

佛紀一九二三年

乙卯九年 唐乾寧二年 初桐裏山祖師道詵。（史云。道詵。入唐。得地理法而還。此誤也。故削之。）登白頭山。至鵠嶺。見王隆（隆漢州松岳郡人。初名龍建。字文明。是爲世祖。貌魁偉。美鬚髯。器宇宏大。有幷呑三韓之志。嘗夢見美一人。約爲室家。後自松岳往永安城。道遇一女。惟肖。遂爲婚。不知所從來。故號夢夫人。或云以其爲三韓之母。遂姓韓氏。是爲威肅王后）新構第。（卽松京之延慶宮奉元殿基也）曰種穄之地。何種麻耶。言訖而去。夫人聞而以告。王隆倒屣追之

竟二本。上一賜儲君。一爲我賜。復命華資官。祖道靑門外。則寵之優禮之厚。設聾盲乎智者。亦足駭耳目。自玆吾土。一變至於魯。八世之後。大師西學而東化。加一變至於道。則莫之與京。捨我誰謂。偉矣哉。先祖平二敵國。俾人變外飾。大師降六魔賊。俾人修內德。故得千乘主兩朝拜起。四方民萬里奔趨。動必頤使之。靜無腹非者。庸詎非應半千（仇池筆記云。黃河五百年小淸。賢人出）而顯大千者歟。復其始之說。亦何慊乎哉。彼文成侯爲師漢祖。大誇封萬戶位列侯。爲韓相子孫之極則佃矣。假學仙有終始。果能白日上昇去於中止得爲鶴背上一幻軀耳。又焉望我大師。拔俗於始。濟衆於中。潔已於終矣乎

美盛德之形容。古尙乎頌。頌偈類也。扣寂爲銘。其詞曰

可道非常道。如穿草上露。卽佛非眞佛。如攬水中月。道常得佛眞。海東金上人。本枝根聖骨。瑞蓮資報身。五百年擇地。十三歲離塵。雜花引鵬路。簌木浮鯨津。其一

觀光堯日下。巨筏悉能捨。先達皆歎云。苦行無及者。沙之復汰之。東流是天假。心珠瑩麻谷。目鏡燭桃野。其二

旣得鳳來儀。衆翼爭追隨。試覷龍變化。凡情那測知仁方示方便。聖住强住持。松門遍掛錫。巖徑難容錐。其三

我非待三顧。我非迎七

爾思。道豈遠而。設是田舍兒能擺脫塵霧。我馳則心馳矣。醫師。謂佛也 敎父。老子云吾將以爲敎父此通指孔老 寧有種乎。又曰。彼所啜不濟我渴。彼所噉不救我餒。盍努力自飮自食。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或謂禪敎爲無同異。吾未見其宗。語本夥頤非吾所知。大較同不與異不。非晏坐息機斯近縷褐被者歟。其言顯而順。其旨奧而信。故能使尋相爲無相道者歟。勤而行不見有歧中之歧。始壯及衰自貶爲基。食不異粮。衣必均服。凡所營葺。役先衆人。每言祖師嘗踏泥。吾豈暫安栖。至運水負薪。或躬親之。且曰山爲我爲塵。我安得安身。其剋已勵物皆是類。大師少讀儒家書。餘味在脣吻。故醻對多韻語。門弟子名可名者。僅二千人。索居而稱坐道場者。曰僧亮。曰普愼。曰詢乂。曰僧光。諸孫詵詵。厥衆濟濟。實可謂馬祖毓龍子。東海掩西河焉。論曰。麟史不云乎。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則昔武烈大王爲乙粲時。爲屠穢貊乞師計。將眞德女君命。陛覲昭陵皇帝。唐太宗也 面陳願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許。庭賜華裝。受位特進。一日召諸蕃王子宴。大置酒堆寶貨。俾恣滿所欲。王乃杯觴則禮以防亂。繒綵則智以獲多。洎辭出。文皇。太宗 目送而嘆曰國器。及其行也。以御製幷書溫陽晉陽二碑。曁御撰晉書一部賚之。時蓬閣寫是書裁

崆峒之請。服膺開混沌之源。則彼渭濱老翁。眞釣名者。圯上孺子。蓋履跡焉。雖爲王者師。徒弄三寸舌也。曷若吾師語密傳一片心乎。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傅王。雅善華言。金玉其音。不患衆咻聒。而能出口成儷語如宿搆云。大師卽退且往。應王孫蘇判鎰共言數返。卽歎曰。昔人主。有有遠體而無遠神者。而吾君備。人臣有有公才而無公望者。而吾子全。國其庶乎。宜好德自愛。及歸謝絕。於是。遣輶軒標放生場界則鳥獸悅。紐銀鉤札聖住寺題則龍蛇活。盛事畢矣。昌期忽兮。定康大王蒞阼。兩朝寵遇。師而行之。使緇素重使迎之。辭以老且病。太尉王。流恩表海。仰德高山。嗣位九旬馳訊七返。俄聞腎腰之苦。遽令國醫往爲之。至則請苦狀。大師微破顏曰。老病耳。無煩治。糜殘二時。必聞鍾後進。其徒憂食力虧。陰戒掌枹者陽密擊。乃目牖而命撤。將化往。命旁侍。警遺訓于介衆曰。己過中壽。難逃大期。我儂遠遊。爾曹好住。講若畫一守而勿失。古之吏尙如是。今之禪宜勉旃。告訣裁罷。懋然而化。大師性恭謹。不傷和氣。禮所云中退然吶吶然者乎。黌侶必目以禪師。接賓客未嘗殊敬乎尊卑。故滿室慈悲。忝徒悅隨。五日爲期。俾來求者質疑。諭生徒則曰。心雖是身主。身要作心師。患不

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 大傅王覽。謂介弟南宮相曰。三畏比三歸。五常均五戒。能踐王道。是符佛心。大師之言。至矣哉。吾與汝。宜惓惓。中和西狩之年秋。上謂侍人曰。國有大寶珠。畢世匱而藏之。其可乎。曰不可。不若時一出。俾醒萬戶眼。醉四隣心。上珍匿曜在崇。巖山脫鬮秘藏。宜照透三千界。何十二乘之足道哉。我文考懇迎。當再顯矣。昔。酇侯譏漢王拜大將如呼小兒。不能致商於有本作商山老人。以此今聞天子蒙塵趣令奔問。官守勤。王加厚。歸佛居。先將邀大師。必叶外議。吾豈敢倚其一慢其二哉乃重其使畀其辭徵之。大師云。孤雲出岫。寧有心哉。有緣乎大王之風。無固乃上士孔子之道。遂來見。見如先朝禮。禮之加。焯然可屈指者。面供饌一也。手傳香二也。三禮者三三也。秉鵲尾爐。締生生世世因緣四也。加法稱曰廣宗五也。翌日命振鷺雁列賀六也。敎國中磋磨六義者。賦送歸之什。在家弟子王孫蘇判嶷榮首唱歛成軸。侍讀翰林才子朴邕爲序引。而贈行七也。申命掌次。張淨室。要叙別八也。臨告別求妙訣。乃眗從者擧眞要。有若詢乂。圓藏。靈源。玄影。四禪中得淸淨者。緖抽其慧。表纖其旨。注意無意。沃心有餘。上甚悅。擡拜曰。昔文考爲捨瑟之賢。今寡人忝避席之子。繼體得

劃陰靄然。於是。上大喜。懊見大師晚。曰恭已南面。司南南宗。舜何人哉。予何人哉。旣出。卿相延迓。與謀不暇。士庶趨承。欲去不能。自是國人。皆認衣珠。隣叟罷窺廡玉焉俄若樊籠中。卽亡去。上知不可强。迺降芝檢。以尙州深妙寺不遠京師。請禪那別館辭不獲。往居之。一日畢葺。儼若化城。乾符三年春。先大王不豫。命近侍曰。亟迎我大醫王來。使至。大師曰。山僧足及王門。一之謂甚。知我者謂聖住爲無住。不知我者謂無染爲有染乎。然顧與吾君有香火因緣。忉利之行有期矣。盍就一訣。復步至王居設藥言施箴戒。覺中愈。擧國異之。旣逾月。獻康大王。居翼室。泣命王孫勛榮諭旨曰孤幼遭閔凶。未能知政。致君奉佛。誧誨人與獨善其身不同言也。幸大師。無遠適。所居惟所擇。對曰。古之師則六籍存。今之輔則三卿在。老山僧何爲者。坐蝗蠹桂玉哉就有三言。庸可留獻。曰能官人。翌日。挈山裝鳥逝。自爾。騎置傳訊。影綴巖溪。遽人驛傳急卒知往。抵聖住。卽皆雀躍。叢手易轡。慮帝王城猶尺寸地。由是騎常侍倫佸。軍卒得急宣爲輕擧。乾符帝錫命之歲。令國內有可道者。貢興利除害策。別用鸞錢書。言苟天寵。有所自因。垂益國之問。大師引出何尙之獻替宋文帝心聲爲對。揚子法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註。聲

曰。寺以聖住爲名。招提。此云別房施。又云對回施也。固所爲榮。至寵庸僧。濫吹高籍。寔避風斯娩。而隱霧可慚矣。時憲安大王。與檀越季舒發韓。韓與翰同。職名。文聖大王十九年。侍中金陽卒。追謚舒發韓魏昕。爲南北相。左右相也遙展攝齋禮。贄以茗馞。使無虛月。至使名濡東國士流。不識大師門。爲一世羞。得禮足者。退必啃曰。面謁百倍乎耳聞。口未出而心已入。抑有猴虎而冠者。亦息其躁革其虣而竟犇馳善道。暨憲安王嗣位。賜書乞言。大師荅曰。周禮對魯公之語有旨哉。著在禮經。請銘座側。逮贈太尉先大王卽位。欽重如先朝志。而日加厚焉。凡所施爲。必馳問。然後舉。咸通十二年秋。飛鵲頭書。以傳召曰。山林何親。城邑何踈。大師謂生徒曰。遽命伯宗。深慚遠公。然道之將行也。時乎不可失。念付囑故。佛滅度時。以佛法流通。付囑國王大臣也。吾其往矣。欻爾至轂下。及見先大王。冕服拜爲師。君夫人世子暨太弟相國追奉尊謚惠成大王羣公子公孫。環仰如一一古伽藍繢壁面。寫出西方諸國長侍勃陁卽佛陁也樣式上曰弟子不佞。少好屬文。嘗覽劉勰文心。有語云。滯有守無。徒銳偏觧。欲詣眞源。其般若之絕境。則境之絕者。或可得聞乎。大師對曰。境既絕矣。理亦無矣。斯印也默行爾。上曰寡人固請少進。爰命徒中錚錚者。更手撞擊。春容盡聲。剖滯袪煩。若商飇之

詣。凡所止舍遠人烟。大要在安其危甘其苦。役四體爲奴虜。奉一心爲君主。就是中顓。以視篤癃恤孤獨爲己任。至祈寒酷暑。且煩暍或皸瘃侵。曾無勌容。耳名者不覺遙禮。囂作東方大菩薩。其三十餘年行事也具如是。會昌五年來歸。帝命也。國人相慶曰。連城璧復還。天實爲之。地有幸也。自是請益者。所至稻麻矣。入王城省母社。母大歡喜曰。顧我疇昔夢。乃非優曇之一顯耶。願度來世。吾不復撓倚門之望也。已矣迺北行。擬目選終焉之所。會王子昕。懸車。爲山中宰相。邂逅適願。謂曰。師與吾。俱祖龍樹乙粲。則師內外爲龍樹令孫。眞瞠若不可及者。而滄海外躡瀟湘故事。則新舊緣固不淺。有一寺在熊川坤隅。（熊川今公州坤隅謂藍浦聖住寺）是吾祖受封之所。間刦燼流畬。金田半灰。匪慈哲。孰能興滅繼絶。可强爲朽夫住持乎。大師答曰。有緣則住。大中初。始就居且鑾肸飭之。俄而道大行。寺大成。繇是。四遠問津輩。千里猶跬步。其甗不億。寔繁有徒。大師猶鍾待扣如鏡忘罷。至者靡不以慧炤導其目。法喜娛其腹。誘憧憧之躅。變蚩蚩之俗。文聖大王。聆其運爲。莫非裨王化。甚嘉之。飛手敎。優勞且多。大師荅山相之四言。（王子昕爲山中宰相故云山相。有緣則住。是四言也。）易寺榜爲聖住。（寺舊名烏合寺）仍編錄大興輪寺。大師酬使者

金周元之曾孫也・艤舟唐恩浦。請寓載。許焉。旣達之罘山麓。顧先難後易。土揖。（周禮秋官司儀王南面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註云土揖推手小下・時揖平推手。天揖推手小擧也。）海若。（水神也）曰。珍重鯨波。好戰風魔。行至大興城南山至相寺。遇說雜花者。猶在浮石時。有一黳顏耇年。（謂黑色老人也）言提之曰。遠欲取諸物。孰與認而心。（而謂爾也）大師舌底大悟。自是置翰墨。遊歷佛光寺。問道如滿。滿佩江西印。爲香山白尙書樂天空門友者。而應對有慙色曰。吾閱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羅子矣。他日中國失禪。將問之東夷耶。去謁麻谷寶澈和尙。服勤勞無所擇。人所難己必易。衆目曰。禪門庾異行。澈公賢苦節。嘗一日告之曰。昔吾師馬和尙。訣我曰。春蘤繁。秋實寡攀道樹者所悲吒。今授若印。異日徒中。有奇功可封者。封之。無使剜。復云東流之說盖出鉤讖。則彼日出處善男子・根殆熟矣。（壇經・六祖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一在家。(梵日)二出家。(無染)俱從東方來。同時建立吾宗。締搆伽藍昌隆法嗣云云・）若。若得東人可目語者。（謂以心傳心也）眣導之。俾慧水。丕冒於海隅。爲德非淺。師言在耳。吾喜若徠。今印焉。冠禪侯于東土。往欽哉。則我當年。作江西大兒。後世爲海東大父。其無慙先師乎。居無何。澈師化去。墨巾離首。（謂脫孝也）乃曰。筏旣捨矣。舟何繫焉自爾・浪遊。飄飄然勢不可遏。志不可奪。於是。渡汾水登崞山。跡之古必尋。僧之眞必

善。遂零染。（零髮染衣）于雪山五色石寺。（即雪岳南麓襄陽五色洞）口精嘗藥。（善解經意）力銳補天。（按補天補佛天也。上句應雪山。下句應五色石也。）有法性禪師。（亦云國師）嘗扣駿伽門于中夏者。（駿伽門小乘法也。法性於中夏黃屋山。學看心法。）大師師事數年。撢索無孑遺。性歎曰。迅足駸駸後發先至。吾於子驗矣。吾恢矣。無餘勇可賈於子矣。如子者宜西也。大師曰夜繩易惑。（惑夜繩而爲實蛇。是偏計之情執。指小乘法。）空縷難分。（羅什法師傳云。什之師盤頭達多。與什共論大小乘優劣。達多謂什曰。汝所謂大乘者。豈非空裏之縷耶。古有至愚者。詣織師家。求布之至細者。織師以上品細妙之縷示之。愚人猶以爲麁。織師不忿。指空曰此縷如何。愚人曰何以無見。織師曰極細故無見若見則是麁非細云云。愚人大喜。汝大乘類是也。）魚非緣木可求。兎非守株可待。故師所敎已所悟。互有所長。苟珠火斯來則蚌燧可棄。凡志於道者。何常師之有。尋移去。問驃訶健拏。（此云華嚴經也。）于浮石山釋澄大德。日敵三十夫。藍茜沮本色。顧坳堂之譬。（莊子云。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盃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曰東面而望。不見西墻。（論語云。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也之墻比肩。窺見室家之美。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寡矣）彼岸不遙。何必懷土。遽出山併海。覘西泛之緣。會國師歸瑞節象魏下。侂足而西。及大洋中。風濤欻顚怒。巨艑壞人。不可復振。大師與心友道亮。跨隻板。恣業風通星（謂通晝夜）半月餘。飄至劒山島。（即黑山島）膝行之碕上。悵然甚久曰。魚腹中幸得脫身。龍頷下庶幾攙手。我心匪石。其可退轉乎。洎長慶初。正朝使王子昕。（金陽。字魏昕。爲武州都督。太宗之後。溟州郡主

之。脫西人笑則幸甚。吾敢求益。子無憚煩。狂奴態餘。率爾而應之曰。僕編苫者。師買菜乎。（編苫者常以編索。比前欲其短也。買菜者常求益其小分。比求其廣述也。）遂絆猿心。强搖兎翰。憶得西漢留侯傳尻云。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則大師時順問事蹟。犖犖者星繁非所以警後學。亦不書自許窺一班於班史然。於是乎管述曰。光盛且實而有暉八紘之質者莫均乎曉日。氣和且融而有孚萬物之功者莫溥乎春風。惟俊風與旭日。俱東方自出也。則天鍾斯二餘慶。岳降于一靈性。俾挺生君子國。特立梵王家者。我大師其人也。法諱無染。於圓覺祖師。（唐代宗追謚達磨云圓覺大師）爲十世孫。俗姓金氏。以武烈王爲八代祖。大父周川。品眞骨。（眞骨有五品。一曰聖骨。二曰眞骨。三曰難得。四曰生族。五曰金骨。）位韓粲。高曾出入皆將相。戸知之父範淸族。降眞骨一等曰難得。晩節追蹤趙文業。母華氏。魂交。覩修臂天垂授蕸。（蓮也）花。因有娠。幾踰時。（三月）申夢胡道人。自稱法藏。授十護充胎敎。過期而誕大師。（哀莊王六年即唐德宗貞元十七年辛巳歲十二月二十八日午時生懷十三月而生也）阿孩時。行坐必合掌趺對。至與羣兒戲。畵墁聚沙。必模樣像塔。而不忍一日違膝下。九歲始扣篋。目所覽。口必誦。人稱曰海東神童。跨一星終有陰九流。意入道。先白母。母念已前夢。泣曰諾。（音偈應聲）後謁父。父悔其晚悟。喜曰

行。弱轅載重。短綆深汲。其或石有異言。龜無善顧。決叵使山輝川媚。反贏得林慙澗愧。請筆路斯避。上曰好讓也。吾國風。善則善矣。然苟不能是。惡用黃金榜爲。爾勉之遽出書一編。大如椽者。俾中涓授之。乃門弟子所獻狀也。復惟之。西學也彼此俱爲之而爲師者何人。爲役者何人。豈心學者高。口學者勞耶。故古之君子。愼所學。抑心學者立德。口學者立言。則彼德也或憑言而可稱。是言也或倚德而不朽。可稱則心能遠示乎來者。不朽則口亦無慙乎昔人。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復焉敢膠讓乎篆刻。始繹如椽狀。則見大師西遊東返之歲年。禀戒悟禪之因緣。公卿守宰之歸仰。像殿影堂之開創。故翰林郞金立之所撰聖住寺碑叙之詳矣。爲佛爲孫之德化。爲君爲師之聲價鎭俗降魔之威力。鵬顯鶴歸之動息。贈太傅獻康大王。親製深妙寺碑錄之備矣。顧腐儒之今作也。止宜標我大師就涅槃之期。及與吾君崇窣堵婆之號而已。口將手議役將自適其適。這有上足苾芻。來趣。(音促)蘁曰。語及斯意。則曰立之碑。立之久矣。尙闕數十年遺美。太傅王神筆所記。盖顯示殊遇云爾。吾子口嚼古賢書。面飮今君命。耳飫國師行。目醉門生狀。宜廣記而備言之。貽厥可畏。(謂後生也)俾原始要終。脫西笑者或袖

者八十九春。服西戒者六十五夏。去世三日。倚繩座。儼然面如生。門人詢乂等。號奉遺體。假殯禪室中。上聞之震悼。使馹。吊以書。賻以穀。所以資淨供而贍玄福。越二年攻石封層塚。聲聞玉京。菩薩戒弟子。武州都督蘇判鎰。執事侍郎寬柔。貝江都護咸雄。全州別駕英雄。皆王孫也。維城輔君德。險道賴師恩。何必出家然後入室。遂與門人昭玄。（即昭玄精署任持律法之司也）大德釋通玄。四天王寺上座。（五分律云。上更無人名上座。又毘尼母論云。從一夏至九夏是下座。自十夏至十九夏爲中座。自二十夏至四十九夏是上座。五十夏以上。一切沙門所尊敬故。通名耆宿也。）釋愼符。議曰。師云亾君爲慟。柰何吾儕。忍灰心木舌缺緣飾在三之義乎。（君師父也）迺白黑相應。請贈諡暨銘塔。敎曰可。旋令王孫夏官二卿禹珪。召桂苑行人侍御史崔致遠。至蓬萊宮。因得竝琪樹上瑤墀。跽俟命珠箔外。上曰。故聖住大師。眞一佛出世。昔文考康王。咸師事。福國家爲日久。余始克纘承願繼餘同先志。而天不憖遺。益用悼厥心。余以有大行者。授大名故。諡曰大朗慧。塔曰白月葆光。迺嘗西宦。絲染錦歸。（崔致遠。十二入唐。二十八還。故曰巫峽重峰之年。絲入中國。銀河列宿之歲。錦還東土。）顧文考選國子命學之。康王視國士禮待之。若宜銘國師以報之。謝曰主臣。殿下恕粟饒浮秕。桂飽餘香俾報德以文。固多天幸。第大師於有爲澆世。演無爲秘宗。小臣以有限麼才。紀無限景

佛紀一九一二年　文難織。囂腹欲飫禪悅食。來向山中看篆刻。(用洪居士註及別註)

佛紀一九一二年　乙巳十一年(唐光啓元年)高僧行寂。自唐還。

佛紀一九一三年　丙午十二年(唐光啓二年)皇龍寺。設百高座。講經。

○眞聖女主(金曼)在位十年

佛紀一九一四年　丁未元年(唐光啓三年)王幸皇龍寺。設百高座。聽法。

佛紀一九一五年　戊申二年(唐文德元年)春二月。角干魏弘。追封爲大王。謚惠成。弘有寵於女主。常入內用事。仍命與僧大矩。修集鄕歌。十一月十七日。無染國師入寂。

【備考】有唐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敎謚大朗慧和尙(即無染也麻谷徹嗣)白月葆光之塔碑銘(幷序)

淮南入本國送國信詔書等使前東面都統巡官承務侍郞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　敎撰

從弟朝請大夫前守執事侍郞賜紫金魚袋臣崔仁渷奉　敎書

帝唐揃亂以武功。易元以文德之年暢月月缺之七日日蘸咸池之時。海東兩朝。(景文獻康)國師禪和尙。盥浴已。趺坐示滅。國中人如喪左右目。矧門下諸弟子乎。嗚乎。應東身

事譬採花。文難消藁。雖同榛楛勿剪。有慙糠粃在前。跡追蘭殿之遊。誰不仰月池佳對。傷效栢梁之作。庶幾騰日域高譚。其詞曰。

麟聖（拾遺記云。孔子未生之前。麒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天下。孔母徵在以繡紱係其角。後獲其麟解紱而泣。絕春秋之筆。故云麟聖）依仁乃據德。鹿仙（燉煌實跡云。老子父韓虔。夢日光敷野。而一仙人駕鹿入室。與上洋朱氏牧猪婢子。合懷而孕。住胎八十一年生故云鹿仙）知白能守黑。（老子云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二敎徒稱天下式。螺髻眞人（佛根本無明已斷故。頭髮繞旋如螺髻）難犅力。十萬里外鏡西域。一千年後燭東國。鷄林地在鼇山側。仙儒自古多奇特。可憐曦仲不曠職。更迎佛日辨空色。敎門從此分堦城。言路因之理溝洫。身依兎窟心難息。足躡羊岐眼還惑。法海安流眞叵測。心傳眼詖包眞極。得之得類罔象得。默之默異寒蟬默。北山義與南岳陟垂鵠翅與展鵬翼。海外時來道難抑。遠派禪河無壅塞。蓬托麻中能自直。珠探衣內休傍貮。湛若賢溪善知識。十二因緣匪虛飾。何用攀緪兼附杙。何用舐筆及含墨。彼或遠學來匍匐。我能靜坐降魔賊。莫把意樹謾栽植。莫把情田枉稼穡。莫把恒沙論萬億。莫把孤雲定南北。德馨四遠鬧簷蔔。慧化一方安社禝。面奉天花飄縷褫。心憑水月呈禪栻。霍副往綿誰入棘。腐儒玄杖慙擿埴。跡輝寶幢名可勒。才輸錦頌

殯于賢溪。期而遷窆于曦野。太傅大王。馳醫問疾。降馹營齋。不暇無偏無頗。能諸有始有卒。特教菩薩戒弟子建功鄉令金立言。慰勉諸孤。賜謚智證大師。塔號寂照。仍許勒石。俾錄狀聞。門人性蠲敏休揚浮繼徽等。咸得鳳毛者。歛陳蹟以獻。至乙巳歲有國民。媒儒道嫁帝鄉。而名掛輪中。職攀柱下者。曰崔致遠。捧漢后龍緘。賷淮王鵠幣。雖慙鳳舉。頗類鶴歸。上命信臣陶竹陽。授門人狀。賜手教曰。縷褐東師。始悲西化繡衣西使。深喜東還。不朽之爲。有緣而至。無恡外孫之作。將醻太師之慈。臣也。雖東箭非才。而南冠多幸。方思運斧。遽値號弓。況復國重佛書。家藏僧史。法碣相望。禪碑最多。遍覽色絲。試搜錦頌。則見無去無來之說。競抱斗量。不生不滅之譚。動論車載曾無魯史新意。或用周公舊章。是知石不能言。益驗道之云遠。唯懊師化去早。臣歸來遲。靉靆字誰告前因。逍遙義不聞眞訣。每憂傷手。莫悟申拳。歎時則露往霜來。遽彫愁鬢。談道則天高地厚。僅腐頑毫。將諧汗漫之遊。始述崆峒之美。有門人英爽。來趣受辛。金口是賚。石心彌固。忍踰刮骨。求甚刻身。影伴八冬。言賚三復。抑六異六是之屬辭無愧。賈勇有餘者。實乃大師內蕩六魔。外除六獘。行苞六度。坐證六通故也

焉太傅大王。以華風掃弊。慧海濡枯。素欽靈育之名。渴聽法深之論。乃注心鷄足。灑翰鵠頭。以徵之曰。外護少緣念踰三際。內修大慧幸許一來。大師感動瑱函。言及勝因通世。同塵率土。懷玉出山。轡織迎途。至憩足于禪院寺。錫安信宿。引問心于月池宮時屬纖蘿不風。温樹方夜。適覩金波之影。端臨玉沼之心。大師俯而覿仰而告曰是則是餘無所言。上洗然欣契曰。金仙花月所傳風流。固宜於此。遂拜爲忘言師。及出。俾盡臣譬旨。幸且小停。答曰。謂牛戴牛。所直無幾。以鳥養鳥。爲惠不貲。請從此辭枉之則折。上聞之喟然。以韻語歎曰挽既不留。空門鄧侯。師是支鶴。吾非趙鷗。乃命十戒弟子宣敎省副使馮恕行援送歸山。使待兎者離株。羨魚者學綱。出處之是五焉在世行無遠近險夷。未嘗代勞以蹄角。及還山。氷雪梗跋涉。乃以栟櫚步輿寵行。謝使者曰。是豈非井大春所云人車耶。爲顧英君所不須。矧形毁者乎。然命既至矣。受之爲濟苦具。及移疾于汝樂蘭若。杖錫不能起。始乘之。使病病者了空。賢賢者離執用捨之是六焉。至冬抄既望之後一日。趺坐晤言之際。泊然無常。嗚乎。星迴上天月落大海。終風吼谷則聲咽虎溪。積雪摧松則色倅鶴樹。物感斯極。人悲可量。信而假

矣。佛孫昧禪悅。豈徒然乎。我家匪貧。親黨皆沒。與落路行人之手。寧充門弟子之腹遂於乾符六年。捨莊十二區田五百結隸寺焉。飯孰饑囊。粥能銘鼎。民天是賴。佛土可期。雖曰我田。且居王土。始質疑於王孫輔粲繼宗。執事侍郞金八元。金咸熙。及正法司大統釋玄亮。聲九皐應千里。贈太傅獻康大王。恕而允之。其年九月。敎南川郡僧統訓弼（亦姓金氏）標別墅劃生場。斯盖外佐君臣益地。內資父母生天。使續命者興仁賞歌者悛過。檀捨之是三也。有居乾慧地者曰沈忠。聞大師。刃餘定慧。鑑透乾坤。志確曇蘭。術精安廩。禮足已。白言弟子。有剩地在曦陽山腹。鳳巖龍谷。境駭橫目。幸搆禪宮。徐答曰。吾未能分身。惡用是。忠請膠固。加以山靈。有甲騎爲前趨之異。迺錫杖挺樵蹊而相歷焉。且見山屛四列。則鸑翅掀雲。水帶百圍。則虬腰偃石。旣愕且嗟曰。獲是地也。庸非天乎。不爲靑衲之居。其作黃巾之窟。遂率先於衆。防後爲基。起瓦簷四注以壓之。鑄鐵像二軀以衛之。至中和辛丑年。敎遣前安輪寺僧統俊恭。司正史裴聿文標定疆界。乃賜榜爲鳳巖焉。及大師往化數年。有山甿爲野寇者。始敢拒轍。終能食甚。得非深奭定水。預沃魔山之巨力歟。使絕臂者標義。掘尾者制狂。開發之是四

影逐爲必笑之態。後山行。有樵叟假礙前路曰。先覺覺後覺。何須悋空殼。就之則無見焉。爰愧且悟。不阻來求。森竹葦于鷄藍山水石寺。俄卜築他所曰。不繫爲懷。能遷是貴。使估俾者三省。營巢者九思。垂訓之異六也。贈太師景文大王。心融鼎敎。面謁輪工。遙深爾思。覬裨我則。乃寓書曰。伊尹大通。宋纖小見。以儒比釋。自邇陟遐。甸邑巖居。頗有佳所。木可擇矣。無惜鳳儀。妙選近侍中可人。鵠陵昆孫立言(姓金)爲使。旣傳敎已。因攝齋焉。答曰修身化人。捨靜奚趣。鳥能之命。善爲我辭。幸許安塗中。無令在汶上。上聞之益珍重。自是譽四飛於無翼。衆一變於不言。咸通五年冬。端儀長翁主。未亡人爲稱。當來佛是歸。敬爲下生。厚資上供。以邑司所領賢溪山安樂寺。富有泉石之美。請爲猿鶴主人。大師乃告其徒曰。山號賢溪。地殊愚谷。寺名安樂。僧盍住持。從之徙焉。居則化矣。使樂山者益靜。擇地者愼思。行藏之是一焉。他日告門人曰。故輔粲金公嶷勳。度我爲僧。報公以佛。乃鑄丈六玄金像。傅之以銑。爰用鎭仁宇導冥路使市恩者日篤。償義者風從。知報之是二焉。至八年丁亥。檀越翁主。使茹金等。持伽藍南畝。暨臧獲本籍。授之爲壞衲傳舍。永俾不易。大師因念言。王女資法喜。尙如是

修。降生之異一也。生數夕不噈乳。𣪊之則號欲嗄。欻有道人。過門誨曰。欲兒無聲。忍絕葷腥。母從之。竟無恙。使乳育者加愼。肉喰者懷慚。宿習之異二也。九歲喪父。殆毀滅。有追福僧憐之。喩曰幻躬易滅。壯志難城。昔佛報恩。大有方便。子勉之。因感悟輟哭。白所生請歸道。母慈其幼。復念保家無主。確不許。耳踰城故事。則亡去。就學浮石山。忽一日心驚。坐屢遷。俄聞倚閭成疾。遽歸省而病隨愈。時人方之阮孝緖。居無何染沉痾。謁醫無效。枚卜之。僉曰宜名隷大神。母追惟曩夢。試覆以方袍而泣。誓言斯疾若起。乞佛爲子。信宿果大瘳。仰悟慈親。終成素志。使舐犢者割慈。飮蛇者釋疑。孝感之異三也。至十七受具。始就壇。覺袖中神光熠熠然。探之得一珠。豈有心而求。迺無脛而至。眞六度經所喩矣。使飢呼者自飽。醉倒者能醒。勵心之異四也。坐雨竟將他適。夜夢遍吉菩薩撫頂提耳曰。苦行難行。行之必成。形開痒然。默篆肌骨。自是不復服繒絮焉。絛綫之須。用必麻楮。不穿韃履。矧羽氅毛茵餘用乎。使縕黂者開眼。衣虫者厚顏。律身之異五也。自綺年飽老成之德。加瑩戒珠。可畏者競相從求益。大師拒之曰。人之大患。好爲人師。强欲惠不惠。其如模不模何。况浮芥海鄕。自濟未暇。無

位者。賢溪山智證大師其人也。始大成也。發蒙于梵體大德。禀具于瓊儀律師。終上達也。探玄于惠隱嚴君。（即法師）受默于楊孚令子。（即禪師）法胤。唐四祖爲五世父。（道信之旁出）東漸于海。遡流數之雙峯。（四祖號）子法朗。（法朗恐是法明之誤）孫信行。曾孫遵範。玄孫惠隱。末孫大師也。朗大師從大醫（四祖法諡）大證。按杜中書正倫。纂銘。遠方奇士。異域高人。無憚險途來至珍所。則掬寶歸止。非師而誰。第知者不言。復藏于密。能擇秘藏。唯行大師。然時不利兮。道未亨也。乃浮于海。仍聞于天。肅宗皇帝。躬貽天什。曰龍兒渡海不憑筏。鳳子冲虛無認月。師以山鳥海龍一句爲對。有深旨哉。東還三傳。至大師。畢萬之後斯驗矣。其世緣則。王都人。金姓子。號道憲。字智詵。父贊瓌。母伊氏。長慶甲辰歲。現于世。中和壬寅曆。歸于寂。宴坐也四十三夏。歸全也五十九年。其具體。則身仞餘。面尺所。儀狀魁岸。語言雄亮。眞所謂威而不猛者也。始孕洎滅。奇跡秘說。神出鬼沒。筆不可記。今撮其感應聳人耳者六異。操履驚人心者六是。而分表之。初母夢一巨人告曰僕昔勝見佛季時爲桑門。以瞋恚故。久墮龍報。報既矣。當爲法孫。故托妙緣。願弘慈化。因有娠。幾四百日。灌佛之旦誕焉。事驗蟒亭。夢符象室。使佩韋者益誡。擁毳者精

鷹化者幽谷。道不可廢。時然後行。及興德大王纂戎。宣康太子監撫。去邪醫國。樂善肥家。有洪陟大師。去西堂證心。來南岳休足。（陟師法嗣。興德大王。宣康太子。）鷲冕陳順風之請。龍樓慶開霧之期。顯示密傳。朝凡暮聖。變非蔚也。興且勃焉。試較其宗趣。則修乎修沒修。證乎證沒證。其靜也山立。其動也谷應。無爲之益。不爭而勝。於是乎。東人方寸地靈矣能以靜利利海外。不言其所利。大矣哉。爾後觴騫河筌融道。無念爾祖。寔繁有徒。或劒化延津。或珠還合浦。爲巨擘者可屈指焉。西化。（謂去中國）則靜衆。（寺也）無相。（無相大師。燒香求法。衣草食土唐玄宗。禮敬殊甚。柳宗元起影堂。李商隱爲碑銘。其門人保唐無住。亦名僧也。）常山慧覺。（馬和尙字慧覺。金雲卿之弟。）益州金。鎭州金者是。（禪譜云貴梅子金生石也）東歸則前所叙北山義。南岳陟。而降及太安徹國師。（惠徹也）慧日育。（無可考）智力聞。（智力寺名也）雙溪炤。（卽慧炤也）新興彥。（卽忠彥也）湧巖體。（卽覺體也）珍丘休。（玄昱覺休也）雙峯雲。（卽覺雲也）孤山日（卽品日也）兩朝國師聖住染。（卽無染也）菩提之宗。（惠雲卽無染嗣）德之厚爲父衆生。道之尊爲師王者。古所謂逃名名我隨。避聲聲我追者。故得皆化被恒沙。蹟傳豐石。有令兄弟。宜爾子孫俾定林標秀於鷄林。慧水安流於鰈水矣。別有不戶不牖而見大道。不山不海而得上寶。恬然息意。澹乎忘味。彼岸也不行而止。此土也不嚴而治。七賢孰取譬。十住難定

香禮拜也。厥後西晉曇始始之貊。如葉騰東入句驪。阿度度于我。如康會南行。吳書赤烏四年。有康居國丞相子姓康名僧會。棄俗歸緇。以遊化爲己任。行至建康。營立茅茨。設像行道。瓶中乞舍利。吳主孫權。因此建塔立寺。度人爲僧尼也 時乃梁菩薩帝。返同泰一春。我法興王制律條八載也。亦既海岸植與樂之根。日鄉耀增長之寶。天融善願。地聳勝因。爰有中貴捐軀。上仙剔髮。苾蒭西學。羅漢東遊。因爾混沌能開。娑婆遍化。莫不選山川勝槩。窮土木奇功。藻宴坐之宮。燭修行之路。信心泉湧。慧力風揚。果使漂杵鐲灾。韝囊騰慶。昔之蕞爾三國。今也壯哉一家。鴈刹雲排將無隙地。鯨桴雷震不遠諸天。漸染有餘。幽求不斆。其敎之興也。毗婆娑小乘也先至。則四郡驅四諦之輪。摩訶衍大乘也後來。則一國耀一乘之鏡。然能義龍雲躍。律虎風騰。洶學海之波濤。蔚戒林之柯葉。道咸融乎無外。情或涉於有中。抑止水停漪。高山佩旭者。蓋有之矣。世未之知。洎長慶初。有僧道義。西泛睹西堂之奧。洪居士註云。長慶己巳。道義行化楓岳雪岳。至文德二年。智光侔智藏西堂法諱而還。始語玄契者。案始語。云此師東還以前。東人不知有禪故云始言。玄契。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馬祖一喝。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等是也。 縛猿心而護犇北之短。矜鷃翼而誚圖南之高。既醉於誦言。競嗤爲魔語。是用韜光廡下。斂跡壺中。罷思東海東。終遁北山北。豈大易之旡悶。中庸之不悔者耶。然秀冬嶺。芳定林。蟻慕者如山

壬寅八年 唐中和二年 沙門智詵入寂。

【備考】 有唐新羅國故曦陽山鳳巖寺教諡智證大師寂照之塔碑銘并序

入朝賀正兼延奉皇華等使朝請大夫前守兵部侍郎元瑞書院學士賜紫金魚袋 臣

崔致遠奉教撰

序曰。五常分位。配動方者曰仁。三教立名。現淨域者曰佛。仁心卽佛。佛目能仁。則也導郁夷柔順性源。達迦衛慈悲教海。寔猶石投水。雨聚沙然。矧東諸侯之外守者。莫我大也。而地靈既好生爲本。風俗亦交讓爲先。熙熙太平之春。隱隱上古之化。加以性參釋種。遍頭居寐錦之尊。語襲梵音。彈舌足多羅之字。寔乃天彰西顧。海印東流。宜君子之鄕。染法王之道。日深又日深矣。且自魯紀隕星。漢徵佩日。像蹟則百川含月法音則萬籟號風。或緝懿縑緗。或鐫花琬琰。故濫觴雛宅。懸鏡秦宮之事跡昭昭焉如揭合璧。苟非三尺喙五色毫。焉能措辭其間。駕說于後。就以國觀國。考從鄕至鄕則風傳沙嶮而來。波及海隅之始。昔當東表鼎峙之秋。有百濟蘇塗之儀。蘇塗。說文云佛塔謂之浮屠。亦云蘇塗也。若離釋木蘇泥塗也百濟時。以土木爲神像。率百官祭之。若甘泉金人之祀。魏書佛考誌云。武帝元狩中。霍去病入西域。獲金人以還。長丈餘。帝以爲大神。奉于甘泉宮。燒

禪心不定兮至理歸空。如淨琉璃兮在有無中。神莫通照兮鬼敢守衝。無不足兮施之無窮。刧盡恒沙兮妙用靡終。其一。寥廓舍那道育萬物。蠢蠢衆生連舍那律。二旣同體復誰是佛。迷之又迷道乃斯畢。其二。大哉禪師生乎海域。克鍊菩提精修惠德觀空離空見色非色。强動爲印難名所得。其三。有爲世界無數因緣。境來神動風起波翻。須調意馬勤伏心猿。以斯爲寶施于後賢。其四。乘波若舟涉愛河水。彼岸旣登惟佛是擬。牛車已到火宅任燬。法相雖存哲人其萎。其五。叢林無主山門若空。錫放衆虎鉢遺羣龍。惟餘香火追想音容。刋此貞石紀法將雄。其六。

中和四年歲次甲辰季秋九月戊午朔旬有九日丙子建

從頭至第七行禪字已下。弟子前兵部侍郎入朝使殿中大監賜紫金魚袋金彥卿。

興輪寺僧釋賢暢刻字

【叅考】廉居禪師塔銘。「會昌四年歲在甲子季秋之月兩旬九日。遷化。廉居和尙塔。去釋迦牟尼入涅槃一千八百四年矣。當此土慶膺大王之時」。（此塔本在原州興法寺。今移置京城之塔公園中。）

莊禪師所居梵宇。敎下望水里南利宅。共出金一百六十分。租二千斛助充裝餝功德寺。隷宣敎省。咸通辛巳歲。以十方施資。廣其禪宇。慶畢功日。禪師莅焉。虹之與霓貫徹堂內。分輝耀屋。渥彩燭人。此乃堅牢告祥。娑迦表瑞也。廣明元年三月九日。告諸依止曰。吾今生報業盡。就木北戍。汝等當善護持。無至墮怠。至孟夏中旬二日雷電一山自酉至戌。十三日子夜。上方地震。及天曉。右脇臥終。享齡七十有七。僧臘五十二。於是。弟子英惠淸奐八百餘人。義深考妣。情感乾坤。迫慕攀號。聲動谿谷以其月十四日。葬於王山松臺。疊塔安厝。嗚呼禪師。名留於此。魂魄何之。生離五濁超十八空。樂寂滅而不歸。遺法林而永秀。豈惟濟生靈於沙界。實亦傳禪聖於三韓禮云別子爲祖康成注云。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則後世以爲祖。是以達摩爲唐第一祖我祖國則以儀大師爲第一祖。居禪師爲第二祖我師爲第三祖矣。中和三年春三月十五日。門人義草等。纂集行狀。遠詣王居。請建碑銘。用光佛道。聖上慕眞空之理。憫嚴師之心。敎所司定謚。曰普照。塔號彰聖。寺額寶林。褒其禪宗。禮也。翌日又詔微臣修撰碑贊。垂裕後人。臣兢惶承命。直筆爲詞。但以供奉宸衷。敢避文林嗤哂。詞曰

之法。未臻其無爲任運之宗。以爲虛誕。不之崇重。有若達摩不遇梁武也。由是知時
未集。隱於山林。付法於廉居禪師。居於雪山億聖寺。(億或疑信字亦疑億字之誤)傳祖心闡師敎。我
禪師往而事焉。淨修一心。求出三界。以命非命。以軀非軀。禪師察志氣非偶。素槩殊
常。付玄珠授法印。至開成二年丁巳。與同志貞育虛會等。出滄波。西入華夏。叅善知
識。歷三五州。知其法界。嗜欲共同。性相無異。乃曰。我祖師所說。無以爲加。何勞遠適
心足意興。五年春二月。隨平盧師歸舊國化故鄉。於是檀越傾心。釋敎繼踵。百川之
朝蓬壑。羣嶺之宗鷲山。未足爲喩也。遂次武州黃壑蘭若。時大中十三禩龍集。于[木岸]
木之津。憲安大王卽位之後年也。大王聆風仰道。勞于夢魂。願開禪扉。請入京轂。夏
六月。敎遣長沙縣副守金彥卿。茶藥迎之。師以處雲巖之安。兼屬結界之月。託淨名
之病。陳六祖之辭。冬十月。敎又遣道俗使靈巖郡僧正連訓法師奉宸馮瑄等。宣喩綸
旨請移居迦智山寺。遂飛金錫。遷入山門。其山則元表大德之舊居也。表德以法力施
于有政。是以乾元二年。特敎植長生標柱。至今存焉。宣帝十四年仲春。副守金彥卿
夙陳弟子之禮。嘗爲入室之賓。減淸俸出私財。市鐵二千五百斤。鑄盧舍那一軀。以

非迷耶。知此迷者。大不迷矣。知其迷者。惟我禪師乎。或謂此說。爲奚落之言。吁道經云。上士聞道。崇而奉之。中士聞道。如存若亾。下士聞道。撫掌而笑。不笑不足以爲道也。此之謂矣。禪師諱體澄。宗姓金。熊津人也。家承令望。門襲仁風。是以慶自天鍾。德從岳降。孝義旌表於鄉里。禮樂冠蓋於軒裳者也。禪師託體之年。尊夫人。夢日輪駕空垂光貫腹。因之警寤。便覺有懷。及逾碁月。不之誕生。尊夫人。追尋瑞夢。誓禱良因膳徹□脩。飮斷醪□。胎訓降戒。隨事福田。由是。克解分蓐之憂。允叶弄璋之慶。禪師貌雄岳立。氣潤河靈。輪齒自然。金髮特異。閭里聲歎。親戚咸驚。已從襁褓之年。宛有出塵之趣。纔登齠齔之歲。永懷捨俗之緣。二親知其富貴難留。財色莫繫。許其出家遊學。策杖尋師。投花山勸法師座下。聽經爲業。摳衣請益。夙夜精勤。觸目無遺。歷耳必記。常以陶冶蠱鄙。藻鍊僧儀。積仁順而煩惱蠲除。習虛靜而神通妙用。超然出衆卓爾不羣。後以太和丁未歲。至加良峽山普願寺。受具戒。一入壇場。七宵行道。俄有異雉。忽然馴飛。大稽古者曰。向著陳倉。用顯覇王之法。今來寶地。將興法主之徵者焉。初道儀大師者。受心印於西堂。後歸我國。說其禪理。時人惟尙經敎與習觀存神

此東海龍所變也。宜行勝事而解之。於是勅有司。爲龍創寺近境。施令已出。雲開霧散。因名開雲浦。(在今蔚山郡)東海龍喜。乃率七子。現於駕前。讚德。獻舞奏樂。其一子隨駕入京。輔佐王政。名曰處容。王以美女妻之。欲留其意。又賜級干職。王旣還。乃卜靈鷲山東麓勝地。置寺曰望海寺。亦名新房寺。(三國遺事)

庚子 六年 (唐廣明元年) 四月。沙門體澄。入寂。

【備考】新羅國武州迦智山寶林寺謚普照禪師靈塔碑銘 幷序

朝請郞守定邊府司馬賜緋魚袋臣金頴奉教撰。儒林郞守武州昆湄縣令金薳奉教書

聞夫禪境玄寂。正覺希夷。難測難知。如空如海。故龍樹獅子之尊者。喩芭蕉於西天弘忍慧能之祖師。譚醍醐於震旦。蓋掃因果之跡。離色相之鄉。登大牛之車。入罔象之域。是以智光遠照。惠澤遐流。灑法雨於昏衢。布慈雲於覺路。見空者一息而越彼邪山。有爲則永刼而滯于黑業。矧乎末法之世。像教紛紜。罕契眞宗。平持偏見。如掬水求月。若提繩繫風。徒有勞於六情。豈可得其至理。其於衆生爲舍那。舍那爲衆生衆生旣不知在舍那法界之中縱横大業。舍那亦不知衆生在包含之內湛然常寂。豈

坐地　三結　下院代四結七十二負

柴[illegible]　一百四十三結

荳原地　壚盆一所

奴婢　奴十名　婢十三口

○景文王(金膺廉)在位十四年

佛紀一八九五年　戊子八年 唐咸通九年　夏六月震皇龍寺塔。

佛紀一八九七年　庚寅十年 唐咸通十一年　朗空禪師隨備朝使金緊榮入唐。

佛紀一八九八年　辛卯十一年 唐咸通十二年　春正月命改造皇龍寺塔。

佛紀一九〇〇年　癸巳十三年 唐咸通十四年　秋九月皇龍寺塔成。九層。高二十二丈。

○憲康王(金晸)在位十一年

佛紀一九〇四年　丁酉三年 唐乾符四年　春二月皇龍寺齋僧。設百高座講經。王親幸聽之。

佛紀一九〇六年　己亥五年 唐乾符六年　剏望海寺 亦名新房寺　於靈鷲山東麓。

【備考】三月。王出遊鶴城。還至海浦。忽雲霧晦冥。迷失道路。恠問左右。日官奏云

寶月常圓兮照圓津。福河澄流兮蕩六塵。漸頓如雲兮來爲賓。語默隨根兮求珠眞
雨撲山火兮救昆珍。時患魃旱兮感龍神。非罪臨刑兮後命臻。預逃殃禍兮及無因
遷化忽諸兮天大椿。門徒百其兮血染巾。賜謚寂忍兮塔照輪。斯恩永世兮何萬春
中舍人臣　克一奉敎
咸通十三年歲次壬辰八月十四日　立
沙門幸宗
碑末
福田數　法席　時在福田四十　常行神衆
法席
本定別法席無
本傳　食二千九百三十九石四斗二升五合
例食　布施燈油無
田畓柴　田畓幷四百九十四結三十九負

（新羅時代）

文聖大王聞之。謂現多身於象末。頻賜書慰問。兼所住寺四外。許入禁殺之幢。仍遣使問理國之要。禪師上封事若干條。皆時政之急務。王甚嘉焉。其裨益朝庭。王侯致禮。亦不可勝言也。時春秋七十有七。(乙丑年生辛巳年寂)咸通二年春二月六日。無疾坐化。支體不散。神色如常。卽以八日。安厝於寺松峯。起石浮圖之也。嗚戯。色相本空。去來常寂。不視生滅。濟渡凡迷。前渚未度。忽先前緣。已得後廢。須達理者以爲報盡形謝。而痛惜者於焉輟斤絕絃也。終前三位所居山北而令伐杉樹。大可四圍。曰有人死則將此作函子葬之。歸於寺壁上。敎畵函子圖。因告生徒。曰萬物春生秋謝。我則友之。已後不得與汝輩說禪味道矣。屬纊之初。野獸悲號。山谷盡動。鴉集雀聚。盡有哀聲。近浮圖有一株松。靑鬱葱茂。山內絕倫。從開隧後。春夏白。秋冬黃。永有吊傷之色也。上聞禪師始末之事。慮年代久而其跡塵昧。以登極八年夏六月日。降綸旨碑斯文。以鏡將來。仍賜謚曰。寂忍。名塔曰。照輪淸淨。則聖朝之恩遇足矣。禪師之景行備矣。其詞曰。

惟我大覺兮現多身。性本空寂兮用日新。旣律且禪兮無我人。高山仰止兮莫與隣。

澧陽亢。山枯川渴。不獨不雨。亦無片雲。州司懇求於禪師。師入靜室。爇名香。上感下祈。小間甘澤徹徹而下。當州內原隰滂沲。既而大有。又居理嶽默契谷。忽有野火四合。欲燒庵舍。非人力之所救。亦無路以可逃。師端坐默念之中。白雨暴下。撲滅盡之渾山燎而一室獨存。嘗住天台山國淸寺。預知有禍。拂衣而去。人莫知其由。不久擧寺染疾死者十數。入唐初。與罪徒同船。到取城郡。郡監知之。枷禁推得欵。禪師不言黑白。亦同下獄監。具申奏准。敎斬三十餘人訖。次當禪師。師顏容怡悅。不似罪人。自就刑所。監不忍便殺。尋有後命而幷釋放。唯禪師獨免。如此寂用。不可思不可得也其回天駐日。縮地移山。禪師亦不病諸。盖以和光同塵。不欲有聲矣。谷城郡東南有山曰桐裏。中有精舍。名曰大安。其寺也。千峯掩映。一水澄流。路逈絕而塵侶到稀。境幽邃而僧徒住靜。龍神呈之瑞異。蟲蛇遁其毒形。(傳云創寺之時。擧洞皆是蚊虻之陣。師以神力逐之。飛踰於山之右嶺。因爲建寺。厥後無一個蚊子。故名其嶺曰逐虻峙。)松暗雲深。夏涼冬燠。斯三韓勝地也。禪師擁錫來遊。乃有懸車之意。爰開敎化之場。用納資稟之客。漸頓雲集於四禪之室。賢愚景附於八定之門。縱有波旬之黨梵志之徒。安得不歸於正見。悟吠堯之非。斯乃復羅浮之古。作曹溪之今也哉

(新羅時代)

然。頃得司南是也。仍嘆曰。本師遺敎。海隔桑田。諸祖微言。地無郢匠。乃以元和九載秋八月。駕言西邁也。時也。天不違乎至誠。人莫奪其壯志。千尋水上。秦橋迢遞而變換炎凉。萬仞山邊。禹足胼胝而犯冒霜雪。步無他往。詣龔公山智藏大師。卽第六祖付法於懷讓。讓傳道一。一傳大師也。大師開如來藏。得菩薩心。久坐西堂。多方誨爾來我者畧以萬計。莫非知十之學。禪師曰。某生緣外國。問路天池。遠不中華。故來請益。儻他日。無說之說無法之法。流於海表。幸斯足也。大師。知志旣堅。禀性最悟。一識如舊。密傳心印。於是。禪師已得赤水所遺。靈臺豁爾。如大虛之寥廓也。夫夷夏語乖機要理隱。非伐柯執斧。孰能與於此乎。未幾西堂終。乃虛舟莫留。孤雲獨逝。天南地北。形影相隨。所歷名山靈境。畧而不載也。到西州浮沙寺。披尋大藏經。日夕專精。晷刻無廢。不枕不席。至于三年。文無奧而未窮。理無隱而不達。或默思章句。歷歷在心焉。以違親歲積。宣法心深。遂言歸君子之鄕。直截乾城之浪。開成四祀春二月。方到國也。是日也。羣臣同喜。里閈相賀。曰當時璧去。山谷無人。今日珠還。川原得寶。能仁妙旨。達磨圓宗。盡在此矣。譬諸夫子自衛反魯也。遂於武州管內。雙峯蘭若結夏。時

翰吟懷而已。祖高尙其事。不歷公門。於朔州善谷縣閑居。則太白山南。烟嵐相接。左松右石一琴一樽。與身相親之人也。娠禪師之初。母氏得夢。有一胡僧。儀形肅雅。衣法服執香爐。徐徐行來。坐寢榻。母氏訝而復異。因玆而覺。曰必得持法之子。當爲國師矣。禪師自襁褓已來。凡有擧措。異於常流。至如喧戲之中不喧。安靜之處自靜。觸羶腥則嘔血。見屠殺則傷情。遇坐結跏。禮人合掌。尋寺繞佛。唱梵學僧。冥符宿業。斷可知矣。年當志學。出家止于浮石山。聽華嚴。有五行之聰。罔有半字。三餘之學。何究本經。以爲鈎深索隱。豈吾所能。墻仞所窺不可不說。於是編文織意。積成卷軸。决曩代之膏肓。祛羣學之蒙昧。同輩謂曰。昨爲切瑳之友。今作誘進之師。眞釋門之顏子也。洎二十二受大戒也。一日前。夢見五色珠。令人可重。忽在懷袖之中。占曰我已得戒珠矣。受戒初。飄風亙天。扶搖不散。下壇了怡然而靜。十師謂曰。此沙彌感應。奇之又奇也。既統具戒。修心潔行。念重浮囊。持律獲生。身輕繫草。不以諸緣損法。不以外境亂眞。既律且禪。緇流之龜鏡也。窃念佛本無佛。强以立名。我本無我。未嘗有物。見性之了是了。喩法之空非空。默默之心是心。寂寂之惠是惠。(惠慧音通)筌蹄之外。理則必

蘿憔悴。人亡道存。終不可諼。上士陳願。大君流恩。燈傳海裔。塔聳雲根。天衣拂石。永耀松門。(用近世洪居士註)

光啓三年七月建。僧奐榮刻字。

佛紀一八七八年

辛未 十三年唐大中五年 春。入唐使阿飡元弘。賚佛經幷佛牙來。王出郊迎之。

○憲安王(金誼靖)在位四年

佛紀一八八八年

辛巳 五年唐咸通二年 沙門惠哲。入寂。

【備考】 武州桐裏山大安寺寂忍禪師碑頌幷序

入唐謝恩兼宿衛判官翰林郞臣 崔賀奉敎 撰

夫鍾也者。叩之聲之聞之。可能定慮。鏡也者。磨之光之照之。足以辨形。以物之無情猶妙用若此。矧伊夙植閒氣。生蘊靈願。心非妄心。行是眞行。空中說有。色際知空。方淨六塵。自超十地。所體大於虛空之大。所量深於瀚海之深。神通也不可以識識。智慧也不可以知知者乎。卽禪師其人也。禪師諱惠哲。字體空。俗姓朴氏。京師人也。其先少耽洙泗之迹。長習老莊之言。得喪不關於心。名利全忘於世。或憑高眺遠。或染

白珪之玷。噫非之者亦非也。不近名而名彰。盖定力之餘報。與其灰滅電絕。曷若爲可爲於可爲之時。使聲震大千之界。而龜未戴石。龍遽昇天。今上繼興。塤篪相應。義諧付囑。善者從之。以隣岳招提。(寺刹也)有玉泉之號。爲名所累。衆耳致惑。將俾棄同卽異。則宜捨舊從新。使視其寺之枕倚。則以門臨複澗爲對。乃賜額爲雙溪焉。申命下臣曰。禪以行顯。汝以文進。宜爲銘。致遠拜手曰。唯唯。退而思之。頃捕名中州。嚼腴(魚肥臠也)咀雋(鳥肥肉也)于章句間。未能盡醉衢罇。唯愧深跧泥甃。况法離文字。無地措言。苟或言之。北轅適郢。第以國主之外護。門人之大願。非文字不能昭昭乎羣目。遂敢身從兩役。(扁蝠爲鳥爲鼠)力効五能。(鼫鼠有五能五不能)雖石或憑焉可慙可懼。而道强名也何是何非。掘筆藏鋒。則臣豈敢。重宣前義。謹札銘云。

杜口禪那。歸心佛陁。根熟菩薩。弘之靡他。猛探虎窟。遠泛鯨波。去傳秘印。來化斯羅(新羅一名斯羅)尋幽選勝。卜築巖磴。水月澄懷。雲泉寄興。山與性寂。谷與梵應。觸境無碍。息機是澄。道贊五朝。威摧衆妖。默垂慈蔭。顯拒嘉招。海自飄蕩。山何動搖。無思無慮。匪斲匪雕。食不兼味。服不必備。風雨如晦。始終一致。慧柯方秀。法棟俄墜。洞壑凄凉。烟

雖糲何害。尊卑耋穉。接之如一。每有王人。乘馹傳命。遙祈法力。則曰凡居王土。而戴佛日者。孰不傾心護念。爲君貯積。亦何必遠紆綸言於枯木朽株。傳乘之輩。飢不得齕。渴不得飮。吁可念也。或有以胡香爲贈者。則以瓦載糖灰。不爲丸而焫之曰。吾不識是何臭。虔心而已。復有以漢茗爲供者。則以薪爨石釜。不爲屑而煑之。曰。吾不識是何味。濡腹而已。守眞忤俗。皆此類也。雅善梵唄。金玉其音。側調飛聲。爽快哀惋。能使諸天歡喜。永於遠地流傳。學者滿堂。誨之不倦。至今東國。習魚山之妙者。佛祖通載云。陳思王曹植。字子建。武帝中子。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爲至道宗極。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皆諷而則之。遊魚山。聞有聲特異。淸颺哀婉。因效其聲爲梵唄競如掩鼻。晉書云。謝安能作洛下諸生詠有鼻疾故音濁。名儒愛其咏。或掩鼻效之效玉泉餘響。豈非以聲聞度之之化乎。禪師泥洹。本出黃庭經云。腦神精氣字泥洹。註云丹中眞人自尾閭上升。過夾脊玉京髓海骨。入泥洹宮。則脫殼升天。如佛之涅槃也當文聖大王之朝。上惻仙襟。將寵淨謚。及聞遺誡。愧而寢之。越三紀。門人以陵谷爲慮。扣不朽之緣於慕法弟子。內供奉一吉干揚晉方。宗門臺郎鄭詢一。斷金爲心。勒石是請。獻康大王。恢弘至化。欽仰眞宗。追謚眞鑑禪師大空靈塔。仍許篆刻。以永終譽。懿乎日出暘谷。無幽不燭。海岸植香。久而彌芳。或曰禪師垂不銘不塔之戒。而降及西河之徒。不能確奉先志。求之歟。抑與之歟。適足爲

厤成列。殆無錐地。遂歷銓奇境。南嶺之麓。爽塏居最。經始禪廬。却倚霞岭。俯壓雲澗淸眼界者隔江遠岳。爽耳根者逆石飛湍。至如春溪花。夏徑松。秋壑月。冬嶠雪。四時變態。萬像交光。百籟和唫。千巖競秀。嘗遊西土者。咸愕視。謂遠公東林移歸海表。蓮花世界非凡想可擬。壺中別有天地則可信也。架竹引流。環階四注。始用玉泉爲牓屈指法胤。則禪師乃曹溪之玄孫。是用建六祖影堂。六祖。南岳。馬祖。墭官。滄州。雙溪。爲六師。或云上注南岳等謂之六祖誤也。焉有入影生前預建乎。只是第六祖。以雙溪是六祖所居堂故 彩飾粉墉。廣資導誘。經所謂悅衆生故綺錯繪衆像者也。大中四年正月九日詰旦。告門人曰。萬法皆空。吾將行矣。一心爲本。汝等勉之。無以塔藏形。無以銘紀迹。言竟坐滅。報年七十七。積夏四十一。于時。天無纖雲。風雷颾起虎狼號咽。杉栝變衰。俄而紫雲翳空。空中有彈指聲。會葬者無不入耳。則梁史載褚侍中翔。嘗請沙門爲母疾祈福。聞空中彈指。聖感冥應豈誣也哉。凡志於道者。寄聲遠吊。未亡情者銜悲以泣。人天痛悼。斷可知矣。靈函幽隧。預使備具。弟子法諒等。號奉色身。不踰日而窆之于東峰之冢。遵遺命也。禪師性不散樸。言不由機。服熳縕𪎊。食甘糠麧。茅菽雜糅。蔬佐無二。貴達時至。曾無異饌。門人以堥腹難進。則曰有心至此

禪師卽入終南。登萬仞之峯。餌松實而止觀寂寂者三年。後出紫閣。當四達之道。織芒屩而廣施憧憧者又三年。於是。苦行旣已修。他方亦已遊。雖曰觀空。豈能忘本。乃於大和四年來歸。大覺上乘照我仁域。興德大王。飛鳳筆迎勞曰。道義禪師鄕已歸止上人繼至。爲二菩薩。昔聞黑衣之傑。今見褸褐之英。强天慈威。擧國欣賴。寡人行當以東鷄林之境。成妙吉祥之宅也。始憩錫於尙州雪岳山長栢寺。醫門多疾。來者如雲方丈難寬物情自隘。遂步至康州。（即今晉州也）智異山。有數於菟。（謂虎也）哮吼前導。避危從坦不殊兪騎。從者無所怖畏。豢犬如也。（牛馬曰芻犬豕曰豢）則與善無畏三藏。結夏靈山。猛獸前路深入山穴。見牟尼立像。宛同事跡彼竺曇猷之叩睡虎頭令聽經。亦不專媺於僧史也因於花開谷。故三法和尙蘭若遺基。纂修堂宇。儼若化城。洎開成三年。愍哀大王。驟登寶位。深託玄慈。降璽書餽齋費。而別求見願。禪師曰。在勤修善政。何用願爲。使者復于王。王聞之愧悟。以禪師色空雙泯。定慧俱圓。降使賜號爲慧照。昭字避聖祖諱易之也。仍貫籍于大皇龍寺。徵詣京邑。星使往復者交轡于路。而岳立不移其志。昔僧稠拒元魏之三召云。在山行道。不爽大通。棲幽養高。異代同趣。居數年。請益者稻

室。手目所及無不探也。未及其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何若。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噫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予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芳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無非盜也。夫稼禾土木禽獸魚鼈。皆天地之所生。豈吾所有。然盜天時而無殃也。出列子傳 口腹之養。惟力是視及裨販陬隅。魚也爲贍滑甘之業。手非勞於結網。心已契於忘筌。網筌喻能詮魚兎喻所詮 能豐啜菽之資。禮記啜菽飲水盡其歡 允叶采蘭之詠。暨鍾艱棘。負土成墳。迺曰鞠育之恩。聊將力報。希微之旨。老子曰。視而不見名曰希。聽而不聞名曰夷。搏而不可得名曰微 盡以心求。吾豈匏瓜。壯齡滯跡。遂於貞元元年。詣歲貢使。求爲榜人。寓足西泛。多能鄙事。視險如夷。揮楫慈航。超截苦海。及達彼岸。告國使曰。人各有志。請從此辭。遂行至滄州。謁神鑑大師。投軆方半。大師怡然。曰戲別匪遙喜再相遇。遽令削染。頓受印契。若火沾燥艾。水注卑原然。徒中相謂曰。東方聖人於此復見。禪師形貌黯然。衆不名而目爲黑頭陁。斯則探玄處默。眞爲漆道人後身。豈比夫邑中之黔。能慰衆心而已哉。左傳云。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隙。築者謠曰澤門之白。實興我役。邑中之黔。能慰我心。子罕色黑。國父色白 亦可與赤鬚靑眼。以色相顯示矣。元和五年。受具於嵩山少林寺琉璃壇側。聖善詩云母氏聖善前夢。宛若合符。既瑩戒珠。復歸橫海。聞一知十。茜絳藍靑。雖止水澄心而斷雲浪跡粵有鄉僧道義。先訪道於華夏。邂逅適願。西南得朋。四遠參尋。證佛知見。先歸故國

不以辭害志。禮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故廬峯慧遠著論。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所歸一揆。體極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故也。沈約有云。孔發其端。釋窮其致。眞可謂識其大者。始可與言至道矣。至若佛語心法。玄之又玄。名不可名。說不可說。雖云得月。指或坐亡。（古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莊子曰回益矣。坐亡矣）終類係風。（見馬史）影難行捕。（見班史）然陟遐自邇。取譬何傷。且尼父謂門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則彼淨名之默對文殊。善逝（佛也）之密傳迦葉。不勞鼓舌。而能叶印心。言天不言。捨此奚適。而得遠傳妙道。廣耀吾鄉。豈異人乎。禪師是也。禪師法諱慧昭。俗姓崔氏。其先漢族。冠蓋山東。隋師征遼多沒穢貊。有降志而爲遐甿者。爰及聖唐。囊括四郡。今爲全州金馬人也。父曰昌元在家有出家之行。母顧氏。嘗晝假寐。夢一梵僧謂之曰。吾願爲阿㜷（楚人呼母㜷。李賀稱母曰阿㜷）之子。因以瑠璃甖爲寄。未幾娠禪師焉。生而不啼。迺風挺銷聲息言之勝芽也。既齔。（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從戲。必燎葉爲香。采花爲供。或西嚮危坐移晷。未嘗動容。是知善本。固百千刧前所栽植。非可跂而及者。自丱洎弁。志切反哺。跬步不忘。而家無斗儲。又無尺壤可盜天時者。（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盜也。一年而給。三年而足。五年而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不喻其爲盜之道。踰垣鑿

入唐傳心。此乃非其根末能信之別旨耳。(海東七代錄)

尙玄按。國師所言眞歸祖師。卽禪門寶藏錄引所謂達磨密錄云。唐土第二祖惠可大師。問達磨今付正法卽不問。釋祖傳何人得何處。慈悲曲說。後來成規。達磨曰我卽五天竺諸祖傳說有篇。而今爲汝說示。頌曰眞歸祖師在雪山。叢木房中待釋迦。傳持祖印壬午歲。心得同時祖宗旨者也。

庚午十一年(唐大中四年)正月十九日。沙門慧昭。入寂。

【備考】 有唐新羅國故康州智異山雙溪寺敎謚眞鑑國師碑銘幷序。

前西國都統巡官承務郞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敎撰幷書篆額

夫道不遠人。人無異國。是以東人之子。爲釋爲儒。必也西浮大洋。重譯從學。命寄刳木。(言舟也) 心懸寶洲。虛往實歸(莊子云。立不敎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先難後獲。亦猶采玉者不憚崑丘之峻。探珠者不辭驪壑(見莊子)之深。遂得慧炬則光融五乘。嘉肴則味飫六籍。(禮記云。雖有嘉肴。不食不知其味。雖有至道。不學不知其善) 競使千門入善。能令一國興仁。學者或謂身毒(此云月邦謂印度也)與闕里之設敎也。分流異體。圓鑿方枘。(不可以相入之義) 互相矛盾。(言相違也) 守滯一隅。嘗試論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備考】　三國遺事。崛山祖師梵日。(卽品日也)大和年中。入唐到明州開國寺。有一沙彌截左耳。在衆僧之末。與師言曰。吾亦鄕人也。家在溟州界。翼嶺縣德者房。師他日若還本國。須成吾舍。旣而遍遊叢席。得法於鹽官。(事具在本傳)以會昌七年丁卯還國。先刱崛山寺而傳敎。大中十二年戊寅二月十五日夜。夢昔所見沙彌。到窓下曰。昔在明州開國寺。與師有約。旣蒙見諾。何其晩也。祖師驚覺。押數十人到翼嶺境。尋訪其居。有一女居洛山下村。問其名曰德者。女有一子。年才十八歲。常出遊於村南石橋邊。告其母曰。吾所與遊者有金色童子。母以告于師。師驚喜。與其子尋所遊水中。有一石佛。舁出之。截左耳。類前所見。沙彌卽正趣菩薩之像也。乃作簡子。卜其營搆之地。洛山上方吉。乃作殿三間。安其像。(師所安正趣菩薩像。與義相大師所安觀音像。共爲洛山二大聖也。)禪門寶藏錄云。溟州崛山梵日國師。答新羅眞聖大王宣問禪敎兩義云。我本師釋迦。出胎說法。各行七步云惟我獨尊。後踰城往雪山中。因星悟道。旣知是法猶未臻極。遊行數十月。尋訪祖師眞歸大師。始傳得玄極之旨。是乃敎外別傳也。故聖住和尙(無染國師)常扣楞伽經。知非祖宗。捨了却入唐傳心。道允和尙。披究華嚴經。乃曰圓頓之旨豈如心印之法。亦

佛紀一八三七年 庚寅二年（唐元和五年）冬。遣王子金憲章入唐。獻金銀佛像及佛經等。上言爲順宗祈福。

佛紀一八四一年 甲午六年（唐元和九年）秋八月。高僧惠哲。入唐求法。

○興德王（金秀宗）在位十年

佛紀一八五四年 丁未二年（唐太和元年）春。高句麗僧丘德。入唐賚經至。（此時句麗已亾。丘德疑卽西土人也故云。）淨神太子寶叱徒。與孝明太子同隱。入五臺山。結草菴而居。禮念修道。（按三國遺事。孝明太子。後歸國爲王。）

佛紀一八五七年 庚戌五年（唐太和四年）高僧慧昭。自唐還。

佛紀一八五八年 辛亥六年（唐太和五年）二月遣王子金能儒幷僧九人。使于唐。

○神武王（金祐徵）在位一年（四月）

佛紀一八六六年 己未元年（唐開成四年）春二月。高僧惠哲。自唐還。

○文聖王（金慶膺）在位十八年

佛紀一八六七年 庚申二年（唐開成五年）春二月。高僧體澄。自唐還。

佛紀一八七二年 乙丑七年（唐會昌五年）高僧無染。自唐還。

佛紀一八七四年 丁卯九年（唐會昌七年）高僧品日（一云梵日）自唐還。

人。到山下。披榛入洞。至數十里許。溪深峽東。行不能前。徘徊久之。忽見一狐緣巖而去。中使心異之。隨之而後。及見二師入定。光從頂門出。敬信禮拜。因請邀還王宮。二師不許。中使乃以王后發背之患告之。師授以五色線。曰宮前有何物。答曰有梨樹師曰持此線一頭。繫於梨樹。一頭接於瘡口。卽無患。其使還報於王。王依言試之。梨枯患差。王感之敬之。使國人刱立玆寺焉。時哀莊王三年壬午。

順應贊曰。東護大士。南行童子。身一片雲。志千里水。浮囊永思。捨筏䟦止。彼岸此岸。喩指非指。天業受禪。猶如覺賢。牛頭垂裕。象罔撢玄。巖扄選勝。海岸提圓。地崇洲渚。天授林泉。化城口談。學藪心傳。景侔秋月。感激春烟。□□□□。綻火中蓮。

利貞贊曰。孤雲獨鶴。儷影巖壑。草刱蓮刹。混沌逢鑿。願霈無礙。人天有托。二傑如生。九原可作。

佛紀一八三一年　甲申 五年（唐貞元二十年）高僧慧昭（眞鑒國師）隨歲貢使入唐

佛紀一八三三年　丙戌 七年（唐元和元年）禁刱佛寺。只許修之。又禁佛寺用金銀錦繡爲器服。

○憲德王（金彥昇）在位十七年

由演暢別座者二。是皆行不浮于言。名克保于實。亘唐光化三祺天一泰齋臈月霧日記。

海印寺事蹟云。順應利貞兩大士。入中國求法。還國。時新羅哀莊王王后。患發背。遣中使告之。師授以五色線。其使還報於王。王依言試之。患差。王感之。刱立海印寺。

昔梁朝寶誌公。臨終。以踏山記。囑門徒曰。吾沒後。有高麗二僧。求法而來。以此記付之。後果有順應利貞兩大士。入中國求法。誌公門徒。見之。以踏山記付之。幷說臨終時語。順應聞而問法師葬處。而往尋之。云人有古今。法無前後。七日七夜。入定請法墓門自開。誌公出。爲之說法。以衣鉢傳。又賻蟒皮鞋。仍囑曰。汝國牛頭山西。有佛法大興處。汝等還國。可刱立別稗補大伽藍海印寺。言訖。還入。二師還國。至牛頭山。自東北。踰嶺而西。遇獵人。問曰。汝等因獵。遍閱此山。有可以刱寺地否。獵人答曰。此去小下。有一水泊處。多有鐵瓦。宜往觀之。二師到水泊處見之。甚叶其意。藉草而坐。入定。項門放光。紫氣衝天。時新羅第三十九王哀莊大王王后患發背。良醫無效。王患之。遣使臣。分往諸方。冀得碩德異僧。倘蒙扶救也。中使於路上。望見紫氣。疑其有異

壬午三年（唐貞元十八年）秋創伽倻山海印寺。初義湘法師自唐還。傳敎於十刹。伽倻之海印。居其一焉。至是順應大德。繼以創之。利貞禪伯。踵而成之。至高麗朝。王子僧統義天。（大覺國師）愛其山水之佳麗。久住茲寺。著書頗多。又自朝家貯藏國史。奉安大藏經板焉。

【備考】崔致遠撰新羅迦耶山海印寺善安住院壁記。畧曰。經云。受持萬偈經。不如一句義。猶信後發前至。其惟是山。何則。有若祖師順應大德。效成覵於神琳碩德。問老聃於大曆初年。託窾木以忘軀。尋住山而得髓。窮探敎海。俊達禪河。洎遂言歸。光膺妙選。乃歎曰。人資琢玉。世貴藏金。既含天地之靈。亦資山川之秀。鳥能擇木。吾盍誅茅。越貞元十八年良月既望。牽率同志。卜築於斯。山靈鈞妙德之名。地體印淸凉之勢。分裝五髻。競拔一毛。于時。聖穆王太后。母儀四夷。子育三學。聞風敬悅。誓日歸依。捨以嘉蔬。副之束帛。是若自天獲佑。實惟得地成因。然。屬生徒。方霧擁嵓扉。耆德遽露晞林宇。利貞禪伯。踵武興功。依乎中庸。盡住持之美。取諸大壯。煥營搆之奇。雲矗霞舒。日新月改。自是伽耶勝景。雅符成道之基。海印殊珍。益耀連城之價。既見玉林皆拔。寔得珠岑不枯。故得開蕐。則僅一百年。徵躬者盈四七德。以誦持同昇者五

【備考】景德王捨銅一十二萬斤。爲先考聖德王。欲鑄巨鍾一口。未就而崩。其子惠恭大王乾運。以大曆五年十二月。(今依海東金石苑所載鍾銘改正之)命有司鳩工徒乃克成之。安於奉德寺。寺乃孝成王開元二十六年。爲先考聖德王奉福所創也。故鍾銘曰。聖德大王神鍾之銘。朝散大夫兼太子司議郎翰林郎金弼奚奉敎撰。(三國遺事本文兼作前奚作粤今亦依海東金石苑所載銘改正)

佛紀一八〇六年

己未 十五年(唐大曆十四年)王納田三十結於鷲仙寺。(寺乃金庾信平麗濟二國所營也)以資金庾信冥福。

【備考】夏四月。旋風起自庾信墓。至始祖陵。塵霧暗冥。不辨人物。人有聞其若有哭泣悲歎之聲。王懼。遣大臣金敬信。就庾信墓致祭謝過。又納田結。以資冥福。(三國遺事)

○宣德王(金良相)在位五年

佛紀一八一二年

乙丑 六年(唐貞元元年)王寢疾彌留。遺詔死後。依佛制燒火。散骨東海。越十三日乃薨。謚曰宣德。

○元聖王(金敬信)在位十四年

佛紀一八二五年

戊寅 十四年(唐貞元十四年)冬十二月王薨。謚曰元聖。太子俊邕立。(昭聖王也)以遺命燒柩於奉德寺南。

佛紀一八二六年

己卯 十五年(唐貞元十五年)沙門梵修。入唐。得新譯後分華嚴經澄觀義疏而還。

○哀莊王(金重熙)在位九年

佛紀一七八五年

佛紀一七八八年

佛紀一七九〇年

佛紀一七九一年

佛紀一七九八年

名郁面。隨其主念佛九年。歲在乙未正月二十一日。禮佛。撥屋樑而去。至小伯山。墮一隻履。就其地爲菩提寺。至山下棄其身。卽其地爲二菩提寺。榜其殿曰郁面登天之殿（三國遺事）望德寺塔戰動。是年唐有安史之亂。（三國遺事云。長壽元年壬辰。孝昭卽位。始創望德寺。將以奉福唐室。後景德王十四年。望德寺塔戰動。是年有安史之亂。羅人云爲唐室立玆寺。宜其應也。○新羅國記。望德寺爲唐立故。以爲名。兩塔相對。高十三層。忽震動開合。如欲傾倒者數日。）

戊戌十七年（唐乾元元年）大雷電。震佛寺十六所。

庚子十九年（唐乾元三年）四月朔。二日並現。挾旬不滅。王召月明師。作兜率歌以禳之。（三國遺事）

癸卯二十二年（唐廣德元年）大柰麻李純。嘗有寵於王。一日棄官爲僧。累徵不出。創斷俗寺居之（在晋州今廢。三國遺事則云。直長李俊。天寶七年戊子改創槽淵小寺爲大刹。名斷俗寺。）

甲辰二十三年（唐廣德二年）靈妙寺丈六改金。租二萬三千七百石。（三國遺事○良志法師傳作像之初成之費）眞表律師。鑄成金山寺彌勒丈六像。復畵下降授戒威儀之相於金堂南壁。（像成於廣德二年甲辰六月九日大曆元年丙午五月一日安置金堂）（三國遺事）

○惠恭王（金乾運）在位十五年

辛亥七年（唐大曆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奉德寺巨鍾成。

科四卷。起信論內義畧探記一卷。成唯識論學記。現存八卷。

甲午十三年（唐天寶十三年）夏。王請沙門法海。於皇龍寺。講華嚴經。駕幸行香。

【備考】 夏王請大德法海。於皇龍寺。講華嚴經。駕幸行香。從容謂曰。前夏。大賢法師。講金光經。井水湧七丈。此公法道如何。海曰特爲細事。何足稱乎。直使傾滄海。襄東岳。流京師。亦非所難。王未之信。謂戲言爾。至午講。引爐沉寂。須臾。內禁忽有哭泣聲。官吏走報曰。東池已溢。漂流內殿五十餘間。王罔然自失。海笑謂之曰。東海欲傾水脉先漲爾。王不覺興拜。翌日感恩寺奏。昨日午時。海水漲溢至佛殿階前。晡時而還。王益信敬之。

贊曰。法海波瀾法界寬。四溟盈縮未爲難。莫言百億須彌大。都在吾師一指端。（三國遺事）

鑄皇龍寺鍾。長一丈三寸。厚九寸。其重四十九萬七千五百八十一斤。（三國遺事云。施主孝貞伊王三毛夫人。匠人里上宅一典。肅宗朝。重成新鍾。長六尺八寸。）

乙未十四年（唐天寶十四年）鑄芬皇寺藥師銅像。重三十萬七千六百斤。匠人本彼部強古乃未。（三國遺事）

康州(今晉州)善士數十人。志求西方。於州境創彌陀寺。約萬日爲契。時有阿干貴珍家一婢

佛紀一七七三年　丙戌 五年 唐天寶五年 夏四月赦。賜酺。度僧一百五十人。

佛紀一七七八年　辛卯 十年 唐天寶十年 大相金大城。創佛國寺及石佛寺。請沙門神琳表訓各住焉。三國遺事

佛紀一七八〇年　癸巳 十二年 唐天寶十二年 夏大旱。詔沙門大賢。入內庭。講金光明經祈雨。

【備考】瑜珈祖大德大賢。住南山茸長寺。寺有慈氏石丈六。賢常旋繞。像亦隨賢轉面。賢。惠辯精敏。決擇了然。大抵相宗銓量。旨理幽深。難爲剖析。中國名士白居易。嘗窮之未能。乃曰唯識幽難破。因明劈不開。是以學者難承稟者尙矣。賢。獨刋定邪謬暫開幽奧。恢恢游刄。東國後進。咸遵其訓。中華學士。往往得此爲眼目。景德王天寶十二年癸巳夏大旱。詔入內殿講金光明經。以祈甘雨。一日齋次。展鉢良久。而淨水獻遲。監吏詰之。供者曰。宮井枯涸。汲遠故遲爾。賢聞之曰。何不早云。及晝講時。捧爐默然。斯須。井水湧出高七丈許。與刹幢齊。闔宮驚駭。因名其井曰金光井。賢嘗自號青丘沙門。

贊曰。遶佛南山像逐旋。青丘佛日再中懸。解敎宮井清波湧。誰識金爐一炷烟。已上三國遺事

大賢撰藥師經古迹二卷。菩薩戒本宗要排科一卷。梵網經古迹記釋經上下排

撰碑曰。屈指法胤。則禪師乃曹溪之玄孫。是用建六祖影堂。彩飾粉墉。廣資道誘。(洪居士註曰。六祖。南岳。馬祖。壇官。滄州。雙溪。共爲六祖師。故建六祖影堂。或云以上註南岳等爲六祖非也。焉有自己入影預建之理乎。只是第六祖也。以六祖所居堂故。)於是世人。以雙溪爲供養六祖頭骨之處。近世居士金正喜(號阮堂亦云秋史)書額曰。六祖頂相塔。又題一聯曰「世界一花。祖宗六葉。」由來雙溪六祖之塔。遂成一片九疑之山也。據寺僧言。古時谷中雪天葛花爛開。故名花開。擇此勝地。奉安頂相。頗著靈異。從塔中時或放光明。但不敢開掘。以破人疑。爲避破塔外道之謗故也。

○孝成王(金承慶)在位五年

僧紀一七六九年

壬午六年(唐天寶元年) 夏五月王薨。太子憲英立。上謚曰孝成。以遺命燒柩於法流寺南。散骨東海。

○景德王(金憲英)在位二十三年

僧紀一七七二年

乙酉四年(唐天寶四年)王施田於敏長寺。又納財幣焉。

【備考】禺金里貧女寶開之子長春。從海賈而征。久無音耗。其母就敏藏寺觀音前克祈七日而長春忽至。王聞之。施田納財。(三國遺事)

無染）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卽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烟引處。卽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湧。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世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璩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摩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紡木棉花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裏）中宗賜摩衲寶鉢。方辯塑眞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敎慈悲。寃親平等。況彼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云云。

尙玄曰新羅興德王代。高僧慧昭。（眞鑑國師）入唐滄州。謁神鑒大師。得法而歸。至康州（今晉州郡）智異山。因於花開谷故三法和尙蘭若遺基。纂修堂宇。榜曰玉泉寺。（後獻康王賜額爲雙溪寺）崔致遠

佛紀一七四五年 佛紀一七四六年 佛紀一七四七年 佛紀一七四九年

高枕無憂。太大角干之賜也。夫人儆戒相成。陰功亦多。寡人未嘗忘于心。思欲報之。命歲賜南城租一千石。

戊午十七年(唐開元六年) 夏六月震皇龍寺塔。

己未十八年(唐開元七年) 秋九月震金馬郡彌勒寺。

庚申十九年(唐開元八年) 命修皇龍寺塔。

壬戌二十一年(唐開元十年) 唐洪州開元寺新羅僧金大悲。賄張淨滿錢二十千。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今河東郡雙溪寺。六祖頂相塔。是也)

【備考】 傳燈錄。先天二年。(卽開元元年)七月一日。師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晩却迴。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授。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師。(或云此讖亦應在新羅人一在家品日一出家

佛紀一七二四年　於琴笛之瑞。於是冊號神笛爲萬萬波波息。彗乃滅。後多靈異。文煩不錄。世謂安常爲俊永郞徒。不之審也。永郞之徒。唯眞才繁完等知名。亦皆不測人也。三國遺事

佛紀一七二四年　丁酉六年唐嗣聖十四年設望德寺落成會。王親駕辦供。有一比丘。儀彩疎陋。局束立於庭。請曰貧道亦望齋。王許赴床杪。將罷。王戲調之曰住錫何所。僧曰琵琶嵓。王曰此去。莫向人言赴國王親供之齋。僧笑答曰。陛下亦莫與人言供養眞身釋迦。言訖湧身騰空。向南而行王驚愧。馳上東岡。向方遙禮。使往尋之。到南山參星谷。或云大磧川源石上。置錫鉢而隱。使來復命。遂創釋迦寺於琵琶嵓下。創佛無寺於滅影處。分置錫鉢焉。二寺至今存錫鉢亾矣。三國遺事

佛紀一七二五年　戊戌七年唐嗣聖十五年夏六月震皇龍寺塔。

○聖德王（金興光）在位三十五年

佛紀一七三〇年　癸卯二年唐嗣聖二十年秋九月靈妙寺災。

佛紀一七三一年　甲辰三年唐嗣聖二十一年金思讓自唐迴。獻最勝王經。

佛紀一七三九年　壬子十一年唐太極元年秋八月封金庾信妻金氏爲夫人。（智炤夫人）時夫人落髮爲尼。王曰中外平安

迹之。是三月十一日也。大王聞之。驚駭不勝。曰先君得神笛。傳于朕躬。今與玄琴。藏在內庫。（琴笛事具載別傳）因何國仙。忽爲賊俘。爲之柰何。時有瑞雲。覆天尊庫。王又震懼。使檢之。庫內失琴笛二寶。乃曰朕何不幸。昨失國仙。又亡琴笛。乃囚司庫吏金貞高等五人。四月募於國曰。得琴笛者賞之一歲租。五月十五日。郞二親。就柏栗寺大悲像前。禋祈累夕。忽香卓上。得琴笛二寶。而郞常二人。來到於像後。二親顚喜。問其所由來。郞曰予自被掠。爲彼國大都仇羅家之牧子。放牧於大烏羅尼野。（一云作都仇家奴牧於大磨之野）忽有一僧。容儀端正。手携琴笛來。慰曰憶桑梓乎。予不覺跪于前曰。眷戀君親。何論其極。僧曰然則。宜從我來。遂率至海壖又與安常會。乃批笛爲兩。分與二人。各乘一隻自乘其琴。泛泛歸來。俄然至此矣。於是具事馳聞。王大驚。使迎郞。隨琴笛入內。施鑄金銀五器二副。各重五十兩。摩衲袈裟五領。大綃三千匹。田一萬頃。納於寺。用答慈庥焉。大赦國內。賜人爵三級。復民租三年。主寺僧移住奉聖。封郞爲大角干（新羅冢宰爵名）父大玄阿湌爲大角干。母龍寶夫人爲沙梁部鏡井宮主。安常師爲大統。司庫五人皆免賜爵各五級。六月十二日。有彗星孛于東方。十七日又孛于西方。日官奏曰。不封爵

佛紀一七二〇年

按此圓融之敎誨。遍洽于靑丘者。寔師之功也。厥後。有僧梵修。遠適彼國。求得新譯後分華嚴經觀師義疏。言還流演。時當貞元己卯。斯亦求法洪揚之流乎。詮乃於尙州領內開寧郡境。開刱精廬。以石髑髏爲官屬。開講華嚴。新羅沙門可歸。頗聰明識道理。有傳燈之續。乃撰心源章。其畧云。勝詮法師。領石徒衆。論議講演。今葛項寺（原本項作頃今據勝覽改）其髑髏八十餘枚。（別本枚作板）至今爲綱司所傳。頗有靈異。其他事迹。具載碑文如大覺國師實錄中。

高僧道澄。自唐還。獻天文圖。

○孝昭王（金理洪）在位十年

癸巳二年（唐嗣聖十年長壽二年）王納田一萬頃於栢栗寺。冊號神笛爲萬萬波波息。三國遺事

【備考】　鷄林之北岳曰金剛嶺。山之陽有栢栗寺。寺有大悲之像一軀。而不知作始而靈異頗著。或云是中國之神匠。塑衆生寺像時幷造也。天授三年壬辰。（唐長壽元年）九月七日。孝昭王奉大玄薩飡之子夫禮郞。爲國仙。珠履千徒。親安常尤甚。天授四年癸巳暮春之月。領徒遊金蘭。到北溟之境。被狄賊所掠而去。門客皆失措而還。獨安常追

瑞也。王取竹作笛吹之。天下和平。今王考爲海中大龍。庾信復爲天神。二聖同心。出此無價大寶。令我獻之。王驚喜。以五色錦彩金玉酬賽之。勅使斫竹出海。山與龍忽隱不現。王宿感恩寺。十七日到祇林寺西溪邊。留駕晝饍。太子理恭。(卽孝昭王)守闕。聞此事。走馬來賀。徐察。奏曰。此玉帶諸窠。皆眞龍也。王曰汝何知之。太子曰。摘一窠沈水示之。乃摘左邊第二窠沈溪。卽成龍上天。其地成淵。因號龍淵。駕還。以其竹作笛。藏於月城天尊庫。吹此笛則兵退。病愈。旱雨。雨晴。風定波平。號萬波息笛。三國遺事

佛紀一七二二年

乙酉五年 唐嗣聖二年 春三月奉聖寺成。夏四月望德寺成。

佛紀一七一九年

壬辰十一年(孝昭王元年)(唐嗣聖九年卽武后長壽元年) 高僧勝詮自唐還。傳遞賢首疏鈔於義湘。華嚴之學由是益彰。

【備考】釋勝詮。未詳其所自也。常附舶。詣中國賢首國師講下。領受玄言。研微積慮。惠鑒超頴。探賾索隱。妙盡隅奧。思欲赴感有緣。當還國里。始賢首與義湘同學。俱稟儼和尙慈訓。首就於師說。演述義科。因詮法師還鄕。寄示湘。仍寓書。云云師既還。寄信于義湘。湘乃目閱藏文。如耳聆儼訓。探討數句。而授門弟子。廣演斯文。語在湘傳

【備考】寺中記云。文武王欲鎭倭兵。故始創此寺。未畢而崩。爲海龍。其子神文王立。開耀二年畢。排金堂砌下東向開一穴。乃龍旋繞之備。蓋遺詔之藏骨處。名大王嵓。寺名感恩寺。寺後見龍現形處。名利見臺。(三國遺事)

五月王幸感恩寺。取東海中浮山上一竿竹作笛。號萬波息。藏于月城天尊庫。(三國遺事)

【備考】第三十一神文大王。諱政明。金氏。開耀元年辛巳七月七日卽位。爲聖考文武大王。創感恩寺於東海邊。明年壬午(一本云天授元年誤也)五月朔。海官波珍飡朴夙淸奏曰東海中有小山浮來。向感恩寺隨波往來。王異之。命日官金春質(一作春日)占之。曰聖考今爲海龍。鎭護三韓。抑又金公庾信。乃三十三天之一子。今降爲大臣。二聖同德。欲出守城之寶。若陛下行幸海邊。必得無價大寶。王喜。以其月七日。駕幸利見臺。望其山。遣使審之。山勢如龜頭。上有一竿竹。晝爲二。夜合一。(一云山亦晝夜開合如竹)使來奏之。王御感恩寺宿。明日午時。竹合爲一。天地振動。風雨晦暗。七日。至其月十六日風霽波平王泛海入其山。有龍奉黑玉帶。來獻。迎接共坐。問曰。此山與竹。或判或合如何。龍曰比如一手拍之無聲。二手拍則有聲。且竹之爲物。合之然後有聲。聖王以聲理天下之

輕重自有常科。喪制度務從儉約。越七日。太子政明立。上謚曰文武。羣臣以遺詔。葬東海口石上。(國史)王平時常謂智義法師曰。朕身後。願爲大龍。崇奉佛法。守護邦家。智義曰龍爲畜報何。王曰。朕厭世間榮華久矣。若得麤報爲龍。雅合朕懷矣。時憬興大德。望重一世。王將崩。顧命于神文曰。憬興法師。可爲國師。勿忘朕命。神文卽位。封爲國老。興常騎馬出入王宮。一日有一沙門。形儀踈率。負筐求憩于下馬臺。視之乃乾魚也。從者呵之曰。被緇者豈可負行濁物乎。僧曰生肉亦於兩股間挾而行之。背負市上之枯魚。何傷之有。起去。興使人追往。至南山文殊寺。隱而不現。但所持杖。在文殊像前。視筐乃松皮也。興聞之。歎曰。是大聖來戒我騎畜也。遂終身不復騎馬。○文武王。嘗築富山城。三年乃畢。安北河邊築鐵城。又欲築京城。時義相法師聞之。致書報云。王。政敎明。則草丘畫地而爲城。民不敢踰。可以潔災進福。政敎苟不明。則雖有長城。災害未消。王於是。止罷其役。

○神文王(金政明)在位十一年

壬午 二年 唐開耀二年 永淳元年 創感恩寺於東海邊。

佛紀一七〇八年

元年戊辰。唐將李勣統大兵合新羅滅高麗。(謂高句麗也)後餘軍留百濟。將襲滅新羅。羅人覺之。發兵拒之。高宗聞之赫怒。命薛邦。興師討之。文武王聞之懼。請師開秘法禳之。(事在文武王傳中)因玆爲神印宗祖。及我太祖創業之時。亦有海賊來擾。乃請安惠朗融之裔廣學大緣等二大德。作法禳鎭。皆朗之傳系也。故幷師而上至龍樹爲九祖。(本寺記三師爲律祖未詳)又太祖爲創現聖寺。爲一宗根柢焉。又新羅京城東南二十餘里。有遠源寺。諺傳安惠等四大德。與金庾信金義元金述宗等。同願所創也。四大德之遺骨。皆藏寺之東峰。因號四靈山祖師嵓云。則四大德皆羅時高德。按堗白寺柱貼注脚。載慶州戶長巨川母阿之女。女母明珠女。女母積利女之子廣學大德大緣三重。(古名善會)昆季二人。皆投神印宗。以長興二年辛卯。隨太祖上京。隨駕焚修。賞其勞。給二人父母忌日寶于堗白寺田畓若干結云云。則廣學大緣二人。隨聖祖入京者。安師等乃與金庾信等創遠源寺者也。廣學等二人骨亦來安于茲爾。非四德皆掫遠源。皆隨聖祖也。詳之。(三國遺事)

辛巳二十一年(唐開耀元年)秋七月朔王薨。遺詔曰。山谷遷貿。人代推移。昔日萬幾之英。終成一封之土。徒費資財。空勞人力。屬纊之後十日。便於庫門外庭。依西國之式。以火燒塟。服

則智通。表訓。梵體。道身。等數人。皆啄巨觳飛出迦留羅鳥焉。湘貴如說行。講宣之外精勤修練。莊嚴刹海。靡憚暄涼。又常行義淨洗穢法。不用巾帨。立期乾燥。而止持三法衣瓶鉢之餘。曾無他物。凡弟子請益。不敢造次。伺其怡寂而後啓發。湘乃隨疑解滯。必無滓核。自是以來。雲遊不定。稱可我心。卓錫而居。學侶蜂屯。或執筆書紳。懷鉛扎槧。抄如結集。錄似載言。如是義門。隨弟子爲目。如云道身章是也。或以處爲名。如云錐穴問答等數章疏。皆明華嚴性海。毘盧遮那無邊契經義例也。湘終于本國。號海東華嚴初祖也。

己卯 十九年（唐調露元年） 創四天王寺於狼山。從瑜珈法師明朗之言。以禳唐兵也。

【備考】 金光寺本記云。師挺生新羅。入唐學道。將還因海龍之請。入龍宮傳秘法施黃金千兩。（一云千斤）潛行地下。湧出本宅井底。乃捨爲寺。以龍宮所施黃金。飾塔像。光曜殊特。因名金光焉。（僧傳作金羽寺誤也）師諱明朗。字國育。新羅沙干才良之子。母曰南澗夫人或云法乖娘蘇判茂林之子。金氏。則慈藏之妹也。三息。長曰國敎大德。次曰義安大德。師其季也。初母夢呑青色珠而有娠。善德王元年。入唐。貞觀九年乙未來歸。總章

山。智儼三藏所。綜習華嚴經。時康藏國師爲同學也。所謂知微知章。有倫有要。德瓶云滿。藏海嬉遊。乃議回程。傳法開誘。復至文登舊檀越家。謝其數稔供施。便募商船逡巡解纜。其女善妙。預爲湘辦集法服幷諸什器。可盈篋笥。運臨海岸。湘船已遠。其女呪之曰。我本實心供養法師。願是衣篋。跳入前船。言訖。投篋于駭浪。有頃疾風吹之。若鴻毛耳。遙望徑跳入船矣。其女復誓之。我願是身化爲大龍。扶翼舳艫。到國傳法。於是攘袂。投身于海。將知願力難屈至誠感神。果然伸形。夭矯或躍。蜿蜒其舟底寧達于彼岸。湘入國之後。遍歷山川。於駒塵百濟。風馬牛不相及地。曰此中地靈山水。眞轉法輪之所。無何權宗異部。聚徒可半千衆矣。湘默作是念。大華嚴敎。非福善之地不可興焉。時善妙龍。恆隨作護。潛知此念。乃現大神變。於虛空中。化成巨石。縱廣一里。蓋于伽藍之頂。作將墜不墜之狀。羣僧驚駭。罔知攸趣。四面奔散。湘遂入寺中。敷闡斯經。冬陽夏陰。不召自至者多矣。國王欽重。以田莊奴僕施之。湘言於王曰我法平等。高下共均。貴賤同揆。涅槃經八不淨財。何莊田之有。何奴僕之爲。貧道以法界爲家。以盂耕待稔。法身慧命。藉此而生矣。湘講樹開花。談叢結果。登堂覩奧者

其塔不設梯磴。其徒離階三尺。履空而旋。湘乃顧謂曰。世人見此必以爲怪。不可以訓世。餘如崔侯所撰本傳。

贊曰。披榛跨海冒烟塵。至相門開接瑞珍。采采雜花還故國。終南太白一般春。

【參考】宋高僧傳。釋義湘。俗姓朴氏。鷄林府人也。生且英奇。長而出離。逍遙入道性則天然。年臨弱冠。聞唐土敎宗鼎盛。與元曉法師同志。往西遊行。至本國海門唐州界。計求巨艦將越滄波。倏於中途遭其苦雨。遂依道傍土龕間隱身。所以避飄濕焉迨乎明朝相視。乃古墳骸骨旁也。天猶霡沐。地且泥塗。尺寸難前。逗留不進。又寄埏甓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爲怪。曉公歎曰。前之寓宿。謂土龕而且安。此夜留宵。託鬼鄉而多崇。則知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故龕墳不二。又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心外無法。胡用別求。我不入唐。却携囊返國。湘乃隻影孤征。誓死無退。以總章二年。附商船達登州岸。分衛。到一信士家。見湘容色挺拔。留連門下。旣久。有少女麗服靚粧。名曰善妙。巧媚誨之。湘之心石。不可轉也。女調不見答。頓發道心。於前矢大願言。生生世世。歸命和尙。習學大乘。成就大事。弟子女爲檀越。供給資緣。湘乃徑趨長安終南

嚴梵語一卷。起信疏兩卷。十二門疏一卷。法界無差別論跡一卷。幷因勝詮法師抄寫還鄉。頃新羅僧孝忠。遺金九分。云是上人所寄。雖不得書。頂荷無盡。今附西國澡罐一口。用表微誠。幸願檢領。謹宣」。云云。湘乃令十刹傳敎。太白山浮石寺。原州毗摩羅。伽倻之海印。毗瑟之玉泉。金井之梵魚。南岳。(智異山也)華嚴寺等是也。又著法界圖書印幷略疏。括盡一乘樞要。千載龜鏡。競所珍佩。餘無撰述。嘗鼎味一臠足矣。圖成於總章元年戊辰。是年儼亦歸寂。如孔氏之絕筆於獲麟矣。世傳湘乃金山寶蓋之幻有也徒弟悟眞智通表訓眞定眞藏道融良圓相源能仁義寂等十大德爲領袖。皆亞聖也各有傳。眞。嘗處下柯山鶻嵓寺。每夜伸臂點浮石室燈。通。著錐洞記。蓋承親訓。故辭多妙詣。(按續藏經目錄。有華嚴經文義要決問答四卷。新羅表員集。蓋表員是表訓之訛也。又有梵網經菩薩戒本疏三卷。新羅義寂述。)訓。曾住佛國寺。常往來天宮。(按景德王傳。王玉莖長八(寸。先妃)無子廢之。封沙梁夫人。後妃滿月夫人。謚景垂太后。依忠角干之女也。王一日。詔表訓大德曰。朕無祐。不獲其嗣。願大德請於上帝而有之。訓上告於天帝。還來奏云帝有言求女即可。男卽不宜。王曰願轉女成男。訓再上天請之。帝曰可則可矣。然爲男則國殆矣。訓欲下時。帝又召曰。天與人不可亂。今師往來如隣里。漏洩天機。今後宜更不通。訓來以天語諭之。王曰國雖殆。得男而爲嗣足矣。於是滿月王后生太子。王喜甚、至八歲王崩。太子即位。是爲惠恭王。幼冲故太后臨朝。政條不理。盜賊蜂起。不遑備禦。訓師之說驗矣。小帝既女爲男故。自期晬至於登位。常爲婦女之戲。好佩錦囊。與道流爲戲。故國有大亂。終爲宣德與金良相所弑。自表訓後。聖人不生於新羅云。)源。住皇福寺。時與徒衆繞塔。每步虛而上。不以堦升。故

欽純等密遣湘誘而先之。以咸亨元年庚午還國。聞事於朝。命神印大德明朗。假設密壇法禳之。國乃免禍。儀鳳元年。湘歸太白山。奉朝旨創浮石寺。敷敞大乘。靈感頗著終南門人賢首。撰搜玄疏。送副本於湘處。幷奉書懃懇曰。「西京崇福寺僧法藏。致書於海東新羅華嚴法師侍者。一從分別二十餘年。傾望之誠。豈離心首。加以烟雲萬里海陸千重。恨此一身。不復再面。懷抱戀戀。夫何可言。故由夙世同因。今生同業。得於此報。俱沐大經。特蒙先師授茲奧典。仰承上人歸鄉之後。開演華嚴。宣揚法界無礙緣起。重重帝網。新新佛國。利益弘廣。喜躍增深。是知如來滅後。光輝佛日。再轉法輪令法久住者。其唯法師矣。藏進趣無成。周旋寡況。仰念茲典。愧荷先師。隨分受持。不能捨離。希憑此業。用結來因。但以和尙章疏。義豐文簡。致令後人多難趣入。是以謹錄和尙微言妙旨。勒成義記。近因勝詮法師。抄寫還鄉。傳之彼土。請上人詳檢臧否幸示箴誨。伏願當當來世捨身受身。相與同於盧舍那。聽受如此無盡妙法。修行如此無量普賢願行。儻餘惡業一朝顚墜。伏希上人不遺宿昔。在諸趣中示以正道。人信之次時訪存歿。不具。（文載大覺文類）別幅云。探玄記二十卷。敎分記三卷。玄義章等雜義一卷。華

佛紀一六九七年　佛紀一六九八年　佛紀一七〇一年　佛紀一七〇三年

庚午十年(唐咸亨元年)夏六月。故高句麗大兄劒牟岑。殺唐僧法安於浿江。(劒牟岑立高臧(寶藏王)外孫安勝爲王欲圖興復收合殘民至浿江殺唐官人及僧法安等)高僧義湘。自唐還。湘於永徽初年。寓載唐使船入唐。至終南山至相寺。師智儼和尙。學華嚴敎觀。至是始還。

辛未十一年(唐咸亨二年)秋七月。唐總管薛仁貴。遣僧林潤。致書於王。

甲戌十四年(唐上元元年)秋七月。大風毁皇龍寺佛殿。九月以僧義安爲大書省。

丙子十六年(唐儀鳳元年)春二月。王命僧義湘。創浮石寺于太白山。

【備考】法師義湘。考曰韓信。金氏。年二十九。依京師皇福寺落髮。未幾西圖觀化。遂與元曉。道出遼東。邊戍邏之。爲諜者囚閉者累旬。僅免而還。(事在崔侯本傳及曉師行狀等)永徽初會唐使船有西還者。寓載入中國。初止楊州。州將劉至仁。請留衙內。供養豐贍。尋往終南山至相寺謁智儼。儼前夕夢一大樹生海東。枝葉溥布。來蔭神州。上有鳳巢。登視之。有一摩尼寶珠。光明屬遠。覺而驚異。灑掃而待。湘乃至。殊禮迎際。從容謂曰。吾昨者之夢。子來投我之兆。許爲入室。雜花妙旨。剖析幽微。儼喜逢郢質。克發新致。可謂鉤深索隱。藍茜沮本色。既而本國承相金欽純。(一作仁問良圖等)往囚於唐。高宗將大擧東征

瓶項。應斷爾項如何。其徒奔走。以朱項赴王。王曰和尚神通。豈人力所能圖。乃捨之王女忽有疾。詔通治之疾愈。王大悅。通因言恭被毒龍之汚。濫膺國刑。王聞之心悔乃免恭妻孥。拜通爲國師。龍既報寃於恭。往機張山爲熊神。慘毒滋甚。民多梗之。通到山中。諭龍授不殺戒。神害乃息。初神文王發疽背。請候於通。通至呪之立治。乃曰陛下爲宰官身。誤決臧人信忠爲隷。信忠有怨。生生作報。今玆惡疽亦信忠所崇。宜爲忠創伽藍。奉冥祐以解之。王深然之。創寺號信忠奉聖寺。寺成。空中唱云。因王創寺。脫苦生天。怨已解矣。(或本載此事於眞表傳中誤也)因其唱地。置折怨堂。堂與寺今存。先是密本之後。有高僧明朗入龍宮得神印。(梵云文豆婁此云神印)祖創神遊林。(今天王寺)屢禳隣國之寇。今和尚傳無畏之髓。遍歷塵寰。救人化物。兼以宿命之明。創寺雪怨。密敎之風於是乎大振。天磨之總持嵓。母岳之呪錫院等。皆其流裔也。或云通俗名尊勝角干。角干乃新羅之宰相峻級。未聞通歷仕之迹。或云射得豺狼皆未詳。

贊曰。山桃溪杏映籬斜。一徑春深兩岸花。賴得郞君閑捕獺。盡敎魔外遠京華。(三國遺事)

己巳九年(唐總章二年)春正月。以僧信惠。爲政官大書省。唐帝遣僧法安來。求磁石。

見。驚異久之。感歎躑躅。便俗出家。易名惠通。往唐謁無畏三藏請業。藏曰嵎夷之人豈堪法器。遂不開授。通不堪輕謝去。服勤三載。猶不許。通乃憤悲。立於庭。頭戴火盆須臾項裂。聲如雷。藏聞。來視之。撤火盆。以按裂處。誦神呪。瘡合如平日。有瑕如王字文。因號王和尙。深器之。傳印訣。時唐時有公主疾病。高宗請救於三藏。擧通自代。通受敎別處。以白豆一斗。呪銀器中。變白甲神兵。逐祟不克。又以黑豆一斗。呪金器中變黑甲神兵。令二色合逐之。忽有蛟龍走出。疾遂瘳。龍怨通之逐己也。來本國文仍林。害命尤毒。是時。鄭恭奉使於唐。見通而謂曰。師所逐毒龍。歸本國害甚。速去除之乃與恭。以麟德二年乙丑還國。而黜之。龍又怨恭。乃托之柳。生鄭氏門外。恭不之覺但賞其葱密。酷愛之。及神文王崩。孝昭卽位。修山陵除葬路。鄭氏之柳當道。有司欲伐之。恭恚曰。寧斬我頭。莫伐此樹。有司奏聞。王大怒。命司寇曰。鄭恭恃王和尙神術將謀不遜。侮逆王命。言斬我頭。宜從所好。乃誅之。坑其家。朝議王和尙與恭甚厚。應有忌嫌。宜先圖之。乃徵甲尋捕。通在王望寺。見甲徒至。登屋携砂瓶研朱筆而呼曰見我所爲。乃於瓶項。抹一畫曰。爾輩宜各見項。視之皆朱畫。相視愕然。又呼曰。若斷

佛紀一六八六年 己未六年 高句麗寶藏王十八年百濟義慈王十九年唐顯慶四年 新羅創壯義寺於漢山州。以資前戰士長春郞罷郞之冥福。

佛紀一六八八年 辛酉八年 高句麗寶藏王二十年唐龍朔元年 春高句麗靺鞨合兵圍新羅北漢山城。攻擊浹旬。城中危懼。新羅將金庾信曰。人力旣渴。陰助可資。詣佛寺。設壇祈禱。忽有大星。落於賊營。又雷雨震擊賊等疑駭。解圍而遁。皆謂至誠所感也。金庾信傳 金庾信。奉新羅王命。會唐兵伐高句麗。行至縣鼓岑之岫寺。齋戒閉門。獨坐焚香。累日夜而出。私自喜曰。今行得不死矣。海東名將傳 古記云。總章元年戊辰。(此誤也乃龍朔二年壬戌之事也) 斯羅王。欲與師會唐兵。(時新羅所請之唐兵屯于平壤郊而通書徵粮金庾信金仁問等率兵入高句麗境輸粮) 庾信先遣人問其會期。唐帥蘇定方。紙畫犢鸞二物廻之。國人未解其意。使問於元曉法師。解之曰速還其兵。謂畫犢畫鸞二切也。於是庾信回軍。三國遺事

〇文武王(金法敏)在位二十年

佛紀一六七一年 甲子四年 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三年唐麟德元年 新羅。禁人擅施財貨土田于佛寺。

佛紀一六七二年 乙丑五年 高句麗寶藏王二十四年唐麟德二年 新羅高僧惠通。入唐。傳善無畏三藏印訣而還。

【備考】 釋惠通。氏族未詳。白衣之時。家在南山西麓銀川洞之口。今南澗寺東里 一日遊舍東溪上。捕一獺屠之。棄骨園中。詰旦亡其骨。跡血尋之。骨還舊穴。抱五兒而蹲。郞望

佛像。營理衆業。鎭以爲常。據斯以言。護法菩薩。卽斯人矣。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衆悲慶。積施如山。便爲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有華義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擧國。咸遂通改邊服。一惟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藩。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古難例。撰諸經戒疏十餘卷。出觀行法一卷。盛流彼國。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韓。淸愼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遍陶法肆。閙持鏡曉。志存定攝。護法爲心。與藏齊襟。秉維城塹。及同返國。大敞行道。講開律部。惟其光肇。自昔東藩。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緣攝既重。今則三學備焉。是知通法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淸。於斯驗矣。

○武烈王〔金春秋〕在位七年

乙卯〔高句麗寶藏王十四年百濟義慈王十五年唐永徽六年〕新羅金歆運。與百濟戰死之。實際寺僧道玉。亦從軍戰死歆運奈勿王八世孫。少遊花郞文努之門。徒衆有言及戰死留名者。歆運爲之慨然流涕有激勵思齊之志。同門僧轉密曰。此人若赴敵必不還也。有驟徒者嘗爲僧。〔卽實際寺僧道玉也〕至是語其徒曰。吾聞佛者。上則精術業以復性。次則起道用以益他。我形桑門。無一善可取不如從軍。殺身以報國。乃着戎服。改名驟徒。詣兵部請從軍。及戰。突陣力鬪。亦死之。

塞谷蓬勃。卽就繩床。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躃死乃蘇。藏卽捨諸衣財。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旣而入京。蒙勅慰問。賜絹二百匹。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本國請還。啓勅蒙許。引藏入室。賜衲一領。雜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於弘福寺。爲國設大齋。大德法集。幷度八人。又勅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彫落未全。遂得藏經一部。幷諸妙像幡花蓋具堪爲福利者。賫還本國。旣達鄕里。仰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敎。非夫綱理無以肅淸。乃勅藏爲大國統。住王芬寺。(此芬皇寺之誤)寺卽王之所造。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請入宮。一夏講攝大乘論。旣又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奄靄。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彌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其量雲從。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勇銳由來。所有衣資。幷充檀捨。惟事頭陀。蘭若綜業正以靑丘。佛法東漸百齡。至於住持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祥評紀正。時王從上下僉議攸歸。一切佛法須有規猷。正委僧統。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綱管。監察維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摠試。令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誡勵說法。嚴飾

不就。王大怒。敕往山所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生。使者見之。不敢加刃。以事上聞。王愧服焉。放令出家。任修道業。卽又深隱。外絕來往。粮粒固窮。以死爲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爾。初無乖候。斯行感玄徵。罕有聯者。而常懷慼慼。慈念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天使告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惟爲利益衆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思惟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寺。蒙勅慰撫。置勝光別院。厚禮殊供。人物繁擁。財事旣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心戰自驚。返來露過。便授其戒。有患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栖靜。啓勅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崿之上。架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染少疹。見受戒神。爲摩所苦。尋卽除愈。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藩。辭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輿。迎取慈藏云。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臭氣

鴨遊寺。枕鴨嘗於此現異故名之。又有釋圓勝者。先藏西學而同還桑梓。助弘律部云
贊曰。曾向淸涼夢破迴。七篇三趣一時開。欲令緇素衣慚愧。東國衣冠上國裁。三國遺事
（海東佛祖源流云師有弟子三人僧實祖日榖成）

【叅考】 續高僧傳（唐南山律師道宣撰）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卞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案梁貢職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異。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既嚮高位。籌議攸歸。而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捨。歸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卽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辰。道俗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睿澄蘭。獨拔恒心。而於世數史籍。畧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染趣。會二親俱喪。轉厭世華。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行悲敬業。孑爾隻身。投於林壑。麤服草屩。用卒餘服。遂登陏隘。獨靜行禪。不避虎兕。常思難施。時或弊睡。心行將徵。遂居山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袪昏漠。修白骨觀。轉向明利而冥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頻徵

改營生緣里第元寧寺。設落成會。講雜花方偈。感五十二女現身證聽。使門人植樹如其數。以旌厥異。因號知識樹。嘗以邦國服章。不同諸夏。擧議於朝。僉允曰臧。乃以眞德王三年己酉。始服中朝衣冠。明年庚戌。又奉正朔。始行永徽號。自後每有朝覲。列在上藩。藏之功也。暮年謝辭京輦。於江陵郡。(本溟州也)創水多寺居焉。復夢眞僧。狀北臺所見。來告曰明日見汝於大松汀。驚悸而起。早行至松汀。果感文殊來格。諮詢法要。乃曰重期於太白葛蟠地。遂隱不現。(松汀至今不生荊棘而亦不棲鷹鸇之類云)藏往太白山尋之。見巨蟒蟠結樹下。謂侍者曰此所謂葛蟠地。乃創石南院。(今淨岩寺)以候聖降。粤有老居士。方袍襤褸。荷葛簣盛死狗兒來。謂侍者曰欲見慈藏來爾。門者曰自丱巾箒。未見忤犯吾師諱者。汝何人。斯爾狂言乎。居士曰。但告汝師。遂入告。藏不之覺曰。殆狂者耶。門人出詬逐之居士曰歸歟歸歟。有我相者焉得見我。乃倒簣拂之。狗變爲獅子寶座。陞坐放光而去藏聞之。方具威儀。尋光趨登南嶺。已杳然不及。遂殞容而卒。茶毗安骨於石穴中。凡藏之締構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造必有異祥。故蒲塞供塡市不日而成。藏之道具布襪幷太和龍所獻。木鴨枕。(別本以木鴨枕爲西海龍所獻)與釋尊由衣等。合在通度寺。又巘陽縣(今彥陽)有

藏知已蒙聖莂。乃下北臺抵大和池入京師。太宗勅使慰撫。安置勝光別院。寵賜頻厚。藏嫌其繁擁。啓表入終南雲際寺之東崿。架嵓爲室。居三年。人神受戒。靈應日錯。辭煩不載。(智異山華嚴寺藏本云。師與門人僧實等十餘輩。入唐謁終南山雲際寺圓香國師。國師謂之曰。汝國縱横烽燧。日役干戈。黎氓塗炭。無以爲歸。汝今此往。可以立塔立寺。以鎭東方山水之逆云云。)既而再入京。又蒙勅慰。賜絹二百疋。用資衣費。貞觀十七年癸卯。本國善德王。上表乞還。詔許。引入宮。賜絹一領。(高僧傳絹作納盖納衲音通)雜綵五百端。東宮亦賜二百端。又多禮貺。藏以本朝經像未充。乞齎藏經一部。洎諸幡幢花蓋堪爲福利者皆載之。既至。洎擧國欣迎。命住芬皇寺。(唐傳作王芬寺)給侍稠渥。一夏請至宮中。講大乘論。又於皇龍寺演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澍。(僧傳澍作露)雲霧暗(暗奄音通)靄。覆所講堂。四衆咸服其異。朝廷議曰。佛敎東漸。雖百千齡。其於住持修奉軌儀闕如也。非夫綱理無以肅清。啓勅藏爲大國統。凡僧尼一切規猷。總委僧統主之。藏値斯嘉會。勇邀弘通。令僧尼五部。各增舊學。半月說戒。冬春摠試。令知持犯。置員管維持之。又遣巡使。歷檢外寺。誡礪僧失。嚴飾經像爲恒式。一代護法。於斯盛矣。如夫子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宜。當此之際。國中之人。受戒奉佛。十室八九。祝髮請度。歲月增至。乃創通度寺。築戒壇。以度四來。又

佛紀一六七六年

○眞德女主(金勝曼)在位九年

己酉三年(高句麗寶藏王八年百濟義慈王九年唐貞觀二十三年)春正月。新羅始依華制。爲冠服。從沙門慈藏之言也。

【備考】　大德慈藏金氏。本辰韓眞骨蘇判。(三級爵名)茂林之子。其父歷官淸要。絕無後胤。乃歸心三寶。造于千部觀音。希生一息。祝曰若生男子。捨作法海津梁。母忽夢星墜入懷因有娠。及誕與釋尊同日。名善宗郞。神志澄睿。文思日贍。而無染世趣。早喪二親。轉厭塵譁。捐妻息。捨田園爲元寧寺。獨處幽險。不避狼虎。修枯骨觀。微或倦弊乃作小室。周障荆棘。裸坐其中。動輒鍼刺。頭懸在梁。以祛昏瞑。適台輔有闕。門閥當議。累徵不赴。王乃勅曰。不就。斬之。藏聞之曰。吾寧一日持戒而死。不願百年破戒而生。事聞。王許令出家。乃深隱岩叢。粮粒不恤。時有異禽。含菓來供。就手而喰。俄夢天人來授五戒。方始出谷。鄕邑士女。爭來受戒。藏自嘆邊生。西希大化。以仁平三年丙申歲。(即貞觀十年也)受勅與門人僧實等十餘輩。西入唐。謁淸涼山。山有曼殊大聖塑相。彼國相傳云帝釋天。將工來雕也。藏於像前。禱祈冥感。夢像摩頂授梵偈。覺而未解。及旦有異僧來釋云。又曰雖學萬敎。未有過此文。以袈裟舍利等付之而滅。(藏公初匿之故唐僧傳不載)

曙。明日秀天使扣於金公。公遺居士往救乃解。因惠不復賣技。

贊曰。紅紫紛紛幾亂朱。堪嗟魚目誑愚夫。不因居士輕彈指。多少巾箱襲珷玞。三國遺事

佛紀一六七〇年

癸卯十二年 高句麗寶藏王二年百濟義慈王三年唐貞觀十七年 春三月。新羅高僧慈藏。自唐還。貞觀年中。新羅高僧阿離那跋摩。惠業。玄泰。求本。玄恪。惠輪。玄遊。及二失名僧等。相繼入唐。自唐轉入西域求法。皆不得還。海東高僧傳

佛紀一六七二年

乙巳十四年 高句麗寶藏王四年百濟義慈王五年唐貞觀十九年 新羅皇龍寺九層塔成。從沙門慈藏之請也。

【參考】三國遺事云。海東名賢安弘。撰東都成立紀云。新羅第二十七代。女王爲主雖有道。無威。九韓侵苦。龍宮皇龍寺。建九層塔。則隣國之災可鎭。第一層日本。第二層中華。第三層吳越。第四層托羅。亦云乇羅第五層鷹遊第六層靺鞨。第七層丹國。第八層女狄。第九層濊貊。

佛紀一六七四年

丁未十六年 高句麗寶藏王六年百濟義慈王七年唐貞觀二十一年 新羅女主德曼薨。葬于狼山。主平日。預言死期。且曰葬我於忉利天。謂後來四天王寺之地。卽狼山也。主見畫牧丹而知其無香之花。初唐帝。賜牧丹花圖幷花子。眞平王以示德曼。德曼曰。此花必無香氣。王笑曰爾何以知之。對曰此花絕艶而畫無蜂蝶。是必無香。種其子。果如其言。聞蛙聲而知有伏兵。並爲知幾三事。

者皆驚。又丞相金良圖爲阿孩時。忽口噤體硬。不言不遂。每見一大鬼。率羣小鬼來家中。凡有盤肴。皆啖嘗之。巫覡來祭。則羣聚而爭侮之。圖雖欲命撤。而口不能言。家親請法流寺僧亡名來。轉經。太鬼命小鬼。以鐵搥打僧頭。仆地嘔血而死。隔數日。遣使邀本。使還言本法師受我請將來矣。衆鬼聞之皆失色。小鬼曰。法師至。將不利。避之何幸。大鬼悔慢自若。曰何害之有。俄而有四方大力神。皆屬金甲長戟。來捉羣鬼而縛去。次有無數天神。環拱而待。須臾本至。不待開經。其疾乃治。語通身觧。具說件事。良圖因此篤信釋氏。一生無怠。塑成興輪寺吳堂主彌陁尊像。左右菩薩。幷滿金畫其堂。本嘗住金谷寺。又金庾信。嘗與一老居士交厚。世人不知其何人。于時公之戚秀天。久染惡疾。公遣居士診衛。適有秀天之舊。名因惠師者。自中岳來訪之。見居士而慢侮之。曰相汝形儀。邪佞人也。何得理人之疾。居士曰。我受金公命。不獲已爾惠曰汝見我神通。乃奉爐呪香。俄頃五色雲。旋遶頂上。天花散落。士曰和尚通力。不可思議。弟子亦有拙技。請試之。願師乍立於前。惠從之。士彈指一聲。惠倒迸於空。高一丈許。良久徐徐倒下。頭卓地屹然如植橛。旁人推挽之不動。士出去。惠猶倒卓達

有聞。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患。醫治不損。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別二時爲說深法。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色晃然。有象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覩之。由是重發勝心克留疾所。不久遂差。光於辰韓馬韓之間。盛通正法。每歲再講。匠成後學。䞋施之資並充營寺。餘唯衣鉢而已。

○善德女主（金德曼）在位十三年

佛紀一六六一年 甲午 三年 高句麗榮留王十七年百濟武王三十五年唐貞觀八年 新羅芬皇寺成。

佛紀一六六二年 乙未 四年 高句麗榮留王十八年百濟武王三十六年唐貞觀九年 新羅靈妙寺成。（良志法師書其額）高僧明朗自唐還。

佛紀一六六三年 丙申 五年 高句麗榮留王十九年百濟武王三十七年唐貞觀十年 春三月。新羅主疾病。設百高座於皇龍寺。講仁王經。度僧百人。是年。高僧慈藏。入唐求法。

【參考】 善德王德曼。遘疾彌留。有興輪寺僧法暢。應詔侍疾。久而無效。時有密本法師。以德行聞於國。左右請代之。王詔迎入內。本在宸仗外。讀藥師經。卷軸纔周。所持六環。飛入寢內 刺一老狐。與法暢倒擲庭下。王疾乃瘳。時本頂上。發五色神光。覩

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値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績微緖。又馳慧解。宣譽京庫。績業旣成。道東須繼。本國遠聞上啓頻請。有勅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慍結不形。而牋表啓書往還國命。並出自胷襟。一隅傾奉。皆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異錦衣。請同觀國。乘機敷訓。垂範于今年齒旣高。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王手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其感敬如此類也將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斯民。爲說徵祥。被于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悆。經于七日。遺誡淸切。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卽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虛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感。遂葬于郊外。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諺云。當於有福人墓側埋之種胤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于塋外。由此不懷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機頴。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赴燕魏。後展帝京備通方俗。尋諸經論。跨轢大綱。洞淸纖旨。晩歸心學。高軌光塵。初住京寺。以道素

韓馬韓。光卽辰韓人也。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愛染篇章。校獵玄儒。討讎子史。文華騰翥於韓服。博贍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溟渤。年二十五。乘船造于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了義。初聽莊嚴旻公弟子講。素霑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腐芥。虛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陳主。請歸道法。有勅許焉。旣爰初落采。卽禀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蘊括心府。三藏釋論。偏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山。念定相沿。無忘覺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以綜涉四含。功流八定。明善易擬。簡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終焉之慮。於是頓絕人事。盤遊聖迹。攝想靑霄。緬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末講般若。皆思解俊徹。嘉問飛移。兼糅以絢采。織綜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郄。故名望橫流播于嶺表。披榛負橐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宇。威加南國。曆窮其數。軍入楊都。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旣怪其異。卽解而放之

佛紀一六五七年

伽年四十六。經由五十二國。始到漢土。遂東來。住皇龍寺。譯出栴檀香火星光妙女經。鄕僧曇和筆受。未幾。漢僧上表。乞還中國。王許而送之」。則安含殆和尙是也。又按新羅本記「眞興王三十七年。安弘入陳求法。與胡僧毗摩羅等二人迴。上楞伽勝鬘經及佛舍利」。自眞興末至眞平建福。相去幾五十年。何三藏來之前。却如是。或恐安含安弘。實有二人。然其所與三藏不殊。而厥名不殊。今合而立傳。又未詳西國三藏去留所終。和尙返國以後。作讖書一卷。（中略）皆懸言遙記。的如目覩。了無差脫。善德王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萬善道場。享年六十二。是月鄕使。從漢而迴。邂逅法師敷座于碧浪之上。怡然向西而去。眞所謂騰空步階坐水行地者矣。翰林薛某。奉詔撰碑。其銘云。后夔忉利建天王寺。怪鳥夜鳴兵衆且殪。王子渡闕入朝聖顏。五年爲限三十而還。浮沈輪轉彼我奚免。年六十二終于萬善。使還海路師亦交遇。端坐水上指西以歸。

庚寅 五十二年（高句麗榮留王十三年百濟武王三十一年唐貞觀四年）新羅圓光法師入寂。

【備考】唐續高僧傳第十三卷。載新羅皇隆寺釋圓光。俗姓朴氏。本住三韓。卞韓辰

經深義。別有七寶篋滿中盛之。謂十二因緣摠持三昧等。良以此經合行世間。復現大安曉公神異。乃使夫人之疾。爲起敎之大端者也。

庚辰四十二年（高句麗榮留王三年百濟武王二十一年唐武德三年）新羅義湘法師示生。是年安弘法師。與西域三藏毗摩羅眞諦。農伽陀。佛陀僧伽等。及漢僧二人至自唐。住皇龍寺。譯出栴檀香火星光妙女經。鄉僧曇和筆受。

【備考】海東高僧傳云。釋安含。俗姓金。詩賦伊飡之孫也。生而覺悟。性乃冲虛。毅然淵懿之量。莫窮涯畛。嘗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眞平二十二年。約與高僧惠宿爲伴擬將乘桴。泛泥浦津。過涉島之下。忽値風浪。回泊此濱。明年有旨。簡差堪成法器者入朝學問。遂命法師。允當行矣。乃與聘國使。同舟涉海。遠赴天庭。天王引見。皇情大悅。勅配於大興聖寺。居住旬月之間。洞解玄旨（中畧）越二十七年。爰與于闐沙門毗摩眞諦。沙門農伽陀等。俱來至此。西域胡僧直到鷄林。蓋自玆也。又崔致遠所撰義湘傳云「湘眞平建福四十二年受生。是年東方聖人安弘法師。與西國三三藏漢僧二人至自唐。注云北天竺烏萇國毗摩羅眞諦。年四十四。農伽陀年四十六。摩豆羅國佛陀僧

安聖者銓次綴縫。請元曉法師造疏講釋之。夫人疾愈無疑。假使雪山阿伽陁藥力亦不過是。龍王送出海面。遂登舟歸國。時王聞而歡喜。乃先召大安聖者黏次焉大安者不測之人也。形狀特異。恒在市鄽。擊銅鉢唱大安大安之聲。故號之也。王命安。安云但將經來。不願入王宮闕。安得經排來成八品。皆合佛意。安曰速將付元曉講。餘人則否。曉受斯經。正在本生湘州也。謂使人曰。此經以本始二覺爲宗爲我備角乘。將案几在兩角之間。置其筆硯。始終于牛車。造疏成五卷。王請剋日於黃龍寺敷演。時有薄徒竊盜新疏。以事白王。延于三日。重錄成三卷。號爲畧疏洎乎王臣道俗。雲擁法堂。曉乃宣吐有儀。解紛可則。稱揚彈指。聲沸于空。曉復昌言曰。昔日採百椽時雖不預會。今朝橫一棟處惟我獨能。時諸名德。俯顏慙色。伏膺懺悔焉。初曉。示跡無恒。化人不定。或擲盤而救衆。或噀水而撲焚。或數處現形或六方告滅。亦杯渡誌公之倫歟。其於解性。覽無不明矣。疏有廣畧二本。俱行本土。畧本流入中華。後有飜經三藏。改之爲論焉。

系曰。海龍之宮。自何而有經本耶。通曰。經云龍王宮殿中。有七寶塔諸佛所說諸

宋高僧傳。贊寧撰載「唐新羅國黃龍寺元曉傳」云。釋元曉。姓薛氏。東海湘州人也。丱鬟之年。惠然入法。隨師稟業。遊處無恒。勇擊義圍。雄橫文陣。仡仡然桓桓然。進無前卻。蓋三學之淹通。彼土謂爲萬人之敵。精義入神爲若此也。嘗與湘法師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門。厥緣既差。息心遊往。無何發言狂悖。示跡乖疎。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誌公持金刀鐵錫。或製疏以講雜華。或撫琴以樂祠宇。或閭閻寓宿。或山水坐禪。任意隨機。都無定檢。時國王置百座仁王經大會。偏搜碩德。本州以名望舉進之。諸德惡其爲人。譖王不納。居無何。王之夫人腦嬰癰腫。醫士絕驗。王及王子臣屬。禱請山川靈祠。無所不至。有巫覡言曰。苟遣人往他國求藥。是疾方瘳王乃發使泛海入唐。募其醫術。溟漲之中。忽見一翁。由波濤躍出登舟。邀使人入海。覩宮殿嚴麗。見龍王名鈐海。謂使者曰。汝國夫人。是靑帝第三女也。我宮中先有金剛三昧經。乃二圓覺通示菩薩行也。今托仗夫人之病。爲增上緣。欲附此經出彼國流布耳。於是將三十來紙。重沓散經。付授使人。復曰此經渡海中。恐罹魔事王令持刀裂使人腨腸而內于中。用蠟紙纏藤。以藥傅之。其腨如故。龍王言可令大

勅將求之。已自南山來過蚊川橋（沙川俗云年川又蚊川又橋名楡橋也）遇之。佯墮水中濕衣袴。吏引師於宮。褫衣曬晾。因留宿焉。公主果有娠生薛聰。聰生而睿敏。博通經史。新羅十賢中一也。以方音通會華夷方俗物名。訓解六經文學。至今海東業明經者。傳受不絕。曉既失戒生聰已。後易俗服。自號卜姓居士。(他本作小性居士)偶得優人。舞弄大瓠。其狀瑰奇。因其形製爲道具。以華嚴經一切無碍人一道出生死。命名曰無碍。仍作歌流于世。嘗持此千村萬落。且歌且舞。化詠而歸。使桑樞瓮牖玃猴之輩。皆識佛陀之號。咸作南無之稱。曉之化大矣哉。其生緣之村名佛地。寺名初開。自稱元曉者。蓋初輝佛日之意爾。元曉亦是方言也。當時人皆以鄉言稱之始旦也。曾住芬皇寺。纂華嚴疏。至第四十回向品。終乃絕筆。又嘗因訟。分軀於百松。故皆謂位階初地矣。亦因海龍之誘。承詔於路上。撰三昧經疏。置筆硯於牛之兩角上。因謂之角乘。亦表本始二覺之微旨也大安法師。排來而粘紙。亦知音唱和也。既入寂。聰碎遺骸塑眞容。安芬皇寺。以表敬慕終天之志。聰時旁禮。像忽迴顧。至今猶顧矣。曉嘗所居穴寺旁。有聰家之墟云。

贊曰。角乘初開三昧軸。舞壺終掛萬街風。月明瑤石春眠去。門掩芬皇顧影空。（三國遺事）

談㮈乃末。初示生于押梁郡南。（今章山郡）佛地村北栗谷裟羅樹下。村名佛地或作發智村（俚云佛等乙村）裟羅樹者。諺云師之家本住此谷西南。母旣娠而月滿。適過此谷栗樹下。忽分產而倉皇不能歸家。且以夫衣掛樹。而寢處其中。因號樹曰裟羅樹。其樹之實亦異於常。至今稱裟羅栗。古傳昔有主寺者。給寺奴一人。一夕饌栗二枚。奴訟于官。官吏怪之。取栗檢之。一枚盈一鉢。乃歸判給一枚。故因名栗谷。師旣出家。捨其宅爲寺。名初開。樹之旁置寺曰裟羅。師之行狀云。是京師人。從祖考也。唐僧傳云。本下湘州之人按麟德二年間。文武王割上州下州之地。置歃良州。則下州乃今之昌寧郡也。押梁郡本下州之屬縣。上州則今尙州。亦作湘州也。佛地村今屬慈仁縣。則乃押梁之所分開也。師生小名誓幢。第名新幢。（幢者俗云毛也）初母夢流星入懷。因而有娠。及將產。有五色雲覆地。眞平王三十九年大業十三年丁丑歲也。生而穎異。學不從師。其遊方始末。弘通茂跡。具載唐傳與行狀。不可具載。唯鄕傳所記。有一二段異事。師嘗一日。風顚唱街云。誰許沒柯斧。我斫支天柱。人皆未喩。時太宗聞之。曰此師殆欲得貴婦產賢子之謂爾。國有大賢利莫大焉。時瑤石宮（今學院是也）有寡公主。勅宮吏。覓曉引入宮。吏奉

後五年。圓光法師入陳。八年曇育入隋。七年隨入朝使惠文俱還。師與智明。並以高德。顯名於當代。之才之美。固不相上下者也。（海東高僧傳）

佛紀一六三二年
乙丑二十七年（高句麗嬰陽王十六年百濟武王六年隋大業元年）新羅高僧曇育。隨入朝使惠文還。曇育與智明。並以高德。顯名當代。之才之美。不相上下。

佛紀一六三五年
戊辰三十年（高句麗嬰陽王十九年百濟武王九年隋大業四年）新羅王。患高句麗屢侵封疆。欲請隋兵。以征敵國。命圓光法師。修乞師表。光曰求自存而滅他。非沙門之行也。然貧道在大王之土地。費大王之衣食。敢不唯命是從。乃述以聞。（釋圓光傳）

佛紀一六四〇年
癸酉三十五年（高句麗嬰陽王二十四年百濟武王十四年隋大業九年）秋七月。隋使王世儀。至新羅。皇龍寺設百高座。邀僧圓光等說經。

佛紀一六四四年
丁丑三十九年（高句麗嬰陽王二十八年百濟武王十八年隋大業十三年）新羅元曉大師。生于押梁郡佛地村。栗谷娑羅樹下師俗姓薛氏。小名誓幢。初母夢流星入懷。因而有娠。將產。五色雲覆地。生而頴異。學不從師。（元曉傳）

【備考】聖師元曉。俗姓薛氏。祖仍皮公。亦云赤大公。今赤大淵側。有仍皮公廟。父

佛紀一六二三年 丙辰 十八年 高句麗嬰陽王七年百濟威德王四十三年隋開皇十六年 春。新羅高僧曇育。入隋求法。

佛紀一六二七年 庚申 二十二年 高句麗嬰陽王十一年百濟武王元年隋開皇二十年 新羅僧圓光。曾入陳求法。至是隨柰麻諸文大捨橫川還自隋。爲時人所重。(柰麻大捨皆新羅官職名)

佛紀一六二九年 壬戌 二十四年 高句麗嬰陽王十三年百濟武王三年隋仁壽二年 新羅高僧智明。隨入朝使上軍還。王欽風景仰。推重戒律。褒爲大德。以勸方來。後加大大德。

【備考】 釋智明。新羅人。神解超悟。行止合度。內蘊密行。讚揚他德。挽曲向己。捨直與人。顒顒昂昂。動有可觀。自竺乙敎宣道於海東。權輿之際。未曾大集。英俊間生。奮臂而作。或自悟以逞能。或遠來而命駕。新醫稔於舊醫邪正始分。舊尹告於新尹師資相授。於是西入中國。飽參而來者。繼踵而起。師以命世之才。當眞平王七年秋七月。問津利往。入陳求法。雲遊海陸。梗轉西東。苟有道而有名。悉爰諮而爰詣。如木從繩。如金成器。飄然一去。忽爾十霜。學旣得髓。心切傳燈。以眞平王二十四年九月。隨入朝使還國。王欽風景仰。推重戒律。褒爲大德。以勸方來。師岳立嵩華。量含滄溟。炤之以慧月。振之以德風。緇素之德。是彝是訓。後加大大德。蔚居峻秩。不知所卒。初師入陳

婦曰花郞女。稱賽神之巫曰花郞兒。皆極可賤可耻之名詞也。究其語源。新羅流傳而以俊貞之悅人。原花之聚徒。爲可耻之行。而賤之者歟。何其名則相類實則相反如是懸隔耶。

近世京城。曾有所謂四處所外入場。（大殿別監。禁府邏將。捕盜軍官。大宮廳直。時謂之四處所外入場。）或爭佳妓而起棒戰。（俗名便戰）名曰外入場鬪。或因美童而鬪脚法。名曰擇其緣鬪。要之皆尙義俠養豪。縱之一種習俗。雖然。屬於隷儓社會之風流。蕩子窩窟之行爲。末乃流於浮浪誤入與新羅之花郞。不可同年而語也。

○眞平王（金伯淨）在位五十三年

佛紀一六一五年

戊申十年（高句麗平原王三十年百濟威德王三十五年陳禎明二年）新羅竹嶺西百里許。有山屹然高峙。忽有一大石四面方丈。雕四方如來。皆以紅紗護之。自天墜其山頂。王聞之。命駕瞻敬。遂創寺嵒側。額曰大乘寺。請比丘（失名）誦蓮經者主寺。灑掃供石。香火不廢。號曰四佛山。比丘卒旣葬。塚上生蓮。（三國遺史）

佛紀一六一六年

己酉十一年（高句麗平原王三十一年百濟威德王三十六年陳禎明三年）春。新羅高僧圓光。入陳求法。

遠不至。因此知人之邪正。擇其善者。薦之於朝。故金大問世記云。賢佐忠臣從此而秀。良將猛卒由是而生。崔致遠鸞郎碑序曰。國有玄妙之道。曰風流。實乃包含三敎接化羣生。且如入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魯司寇之旨也。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敎周柱史之宗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又唐令狐澄新羅國記云。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飾而奉之。名曰花郎。國人皆尊事之。此蓋王化之方便也。自原郎至羅末凡二百餘人。其中四仙最賢。且如世記中。王幼年卽祚。一心奉佛。至末年。祝髮爲浮圖。被法服。自號法雲。受持禁戒。三業淸淨。遂以終焉。及其薨也。國人以禮葬于哀公祠之北峯。是歲安含法師。至自隋。至安含傳辨之。

贊曰。風俗之於人。大矣哉。王者欲移易於當世。如水之就下。沛然孰禦哉。始眞興旣崇像敎。設花郎之游。國人樂從倣傚。如趨寶肆。如登春臺。要其歸。在乎遷善徙義。鴻漸於大道而已。彼漢哀帝。徒以色是愛。故斑固曰。柔曼之傾人意。非特女徒蓋亦有男色焉。評之。不可同日而語矣。（海東高僧傳）

尙玄曰。新羅花郎。卽名國仙。其所尊敬。可知也已。今朝鮮人西南方言。呼賣娼之

佛紀一六〇三年

丙申元年〔高句麗平原王十八年百濟威德王二十三年陳大建八年〕秋八月新羅王彡麥宗薨。王幼年卽位。唯勤奉佛。至末年剃髮披僧衣。自號法雲。王妃亦爲尼。住永興寺。

【備考】釋法雲。俗名彡麥宗。謚曰眞興。而法興王弟。葛文王之子也。母金氏。生七歲卽位。克寬克仁。敬事而信。聞善若驚。除惡務本。七年興輪寺成。許人出家爲僧尼八年命大阿飡柒夫等。廣集文史。修撰國史。十年梁遣使。與入學僧覺德送佛舍利王使羣臣。奉迎興輪寺前路。十四年命有司築新宮於月城東。黃龍見其地。王疑之改爲佛寺。號曰黃龍。二十六年陳遣使劉思。及僧明觀。送釋氏經論七百餘卷。三十七年祇園實際二寺成。而黃龍亦畢功。三十三年十月。爲戰死士卒。設八關齋會於外寺七日乃罷。三十五年鑄黃龍寺丈六像。或傳阿育王所泛船。載黃金至絲浦。輸入而鑄焉。語在慈藏傳。三十六年丈六出淚至踵。三十七年始奉原花爲仙郞。初君臣病無以知人。欲使類聚羣遊。以觀其行義。擧而用之。遂簡美女二人。曰南無。曰俊貞。聚徒三百餘人。二女爭娟。貞引南無强勸酒醉而投河殺之。徒人失和而罷。其後遂取美貌男子。傳粉粧飾之。奉爲花郞。卽徒衆雲集。或相磨以道義。或相悅以歌樂。娛遊山水。無

將帥。他日無貽我害。柒夫曰。果如所言。所不與師相好者。有如皦日。遂還。仕至波珍飡。至是。王命柒夫及大角飡仇珍等八將軍。與百濟兵。侵高句麗。百濟先攻平壤破之。居柒夫等。乘勝取竹嶺以外高峴以內十郡。於是亮。率其徒見于道左。柒夫曰。夙蒙師恩。得保性命。今日何以爲報。亮曰我國政亂。滅亡無日。柒夫與之歸。見於王。

佛紀一五八〇年

癸酉十四年（高句麗陽原王九年百濟聖王三十一年梁承聖二年）春二月。新羅捨新宮爲皇龍寺。初王命築宮於月城東。黃龍見其地。因捨爲佛寺。號曰皇龍。

佛紀一五九二年

乙酉二十六年（高句麗平原王七年百濟威德王十二年陳天嘉六年）陳遣使劉思及入學僧明觀。送釋氏經論二千七百餘卷（見海東高僧傳中釋法雲傳法雲即眞興王也）

佛紀一五九三年

丙戌二十七年（高句麗平原王八年百濟威德王十三年陳天康元年）新羅皇龍寺成。

佛紀一五九九年

壬辰三十三年（高句麗平原王十四年百濟威德王十九年陳大建四年）冬十月新羅爲戰死士卒。設八關會於佛寺七日。

佛紀一六〇一年

甲午三十五年（高句麗平原王十六年百濟威德王二十一年陳大建六年）春三月新羅鑄皇龍寺丈六像。用銅三萬五千七斤鍍金百二兩。

○眞智王（金金輪）在位三年

紀一五七八年

者非但自用。當還故國。普振羣貧。乃於眞興王十年。與梁使賷佛舍利。還至舊都。王遽命有司。卽遣百官。備禮儀出迎于興輪寺前路。此亦舍利之始也。昔僧會適吳。求仲七日。方値神驗。師當人主已信之際。隨上國重使。來儀本國。了無艱礙。又以法水普潤海表。使惰夫立表。皆懷欲往之志。其功利復何勝道哉。後二十六年。陳遣使劉思及入學僧明觀。送釋氏經論無慮二千七百餘卷。初則新羅法化初張。經像多闕。至是班班將大備焉。二師所終。皆未詳聞矣。(海東高僧傳)

辛未 十二年 (高句麗陽原王七年百濟聖王二十九年梁大寶二年) 高句麗沙門惠亮來歸新羅。王以亮爲僧統。始置百座講會。及八關之法。

【備考】新羅遣將居柒夫等。擊取高句麗十郡。居柒夫奈勿王五世孫。少有遠志。初爲僧。欲覘高句麗强弱。入其境。聞法師惠亮開堂說經。遂詣聽講。一日亮問曰。汝從何來。柒夫曰新羅人也。亮握手密言曰。吾閱人多矣。見汝容貌。定非常流。其殆有心乎。柒夫曰。我生於偏方。未聞道理。聞師德譽。來趨下風。願師不拒。亮曰老僧不敏。亦能識子。此國雖小。不可謂無人。恐子見執。宜速返。柒夫將還。亮曰汝燕頷鷹視。必爲

能以美利利天下。卒與漢明齊驅並駕。偉矣哉。夫何間言。以梁武比之非也。彼以人主爲大同寺奴。帝業墜地。法空旣遜讓。以固其嗣。自引爲沙門。何有於我哉。經所謂王比丘殊身同體矣。若乎掃迷雲放性空之慧日。挾之以飛者。惟厭髑之力乎 海東高僧傳

○眞興王〔金彡麥宗〕在位三十六年

甲子五年 高句麗安原王十四年百濟聖王二十二年梁大同十年 春二月。新羅興輪寺成。三月王許度人爲僧尼。勸於奉佛廣興佛刹。

己巳十年 高句麗陽原王五年百濟聖王二十七年梁大清三年 梁遣使。〔使臣名沈瑚也〕送佛舍利於新羅。王使百官。奉迎於興輪寺前路。初新羅僧覺德。入梁求法。至是。與梁使俱來

【備考】 釋覺德新羅人聰明廣傳。凡聖莫測也。新羅旣奉行佛敎。人爭歸信。師以達智。知世之可化。謂曰遷喬必出谷。學道務求師。若安安而居。遲遲而行。非釋子報恩之本意。即附舶入梁。爲求法之先鋒。但不知第何年耳。此新羅入學之始。遂歷事明師。備承口訣。如除翳膜。如去耵聹。有始有終。無荒無怠。德高行峻。道望彌隆。以採寶

於人乎。夫其自信於道。則天地不得爲不應也。然功貴成而業貴廣。故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得其死所矣。是年下令禁殺生。按國史及古諸傳商量而述二十一年。伐木天鏡林。欲立精舍。掃地得柱礎石龕及堦陛。果是往昔招提舊基。樑棟之用皆出此林工既告畢。王遜位爲僧。改名法空。念三衣瓦鉢。志行高遠。慈悲一切。因名其寺曰大王興輪寺。以大王所住故也。此新羅刱寺之始。王妃亦奉佛爲比丘尼。住永興寺焉自此啓興大事。故王之謚曰法興。非虛美也。厥後每丁厭髑忌日。設會於興輪寺。以追其遠。及太宗王時。宰輔金良圖信向西方。捨二女曰花寶曰蓮寶。爲此寺婢。又以逆臣毛尺族類充賤。故二種銅錫至今執役。予遊東都。登金剛嶺。見孤墳短碑。慨然不能自止。是日山人會食。問其故。卽吾舍人諱日也。亦可謂去滋久思滋深矣。按阿道碑。法興王出家。法名法雲字法空。今按國史及殊異傳。分立二傳。諸好古者請詳檢焉。

贊曰。大抵國君與下擧事。可與守成。未可與慮始。加有時之利不利信無信繫焉則原宗雖欲刱興佛法。固難朝令而夕行。然承本願力。位據崇高。又賴賢臣啓沃

服。曰大聖之敎。天神所奉。若斬小臣。當有天地之異。果若有變。誰敢違傲。王曰本欲興利除害。反賊忠臣可無傷乎。曰殺身成仁。人臣大節。况佛日恒明。皇圖愈永。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王大加嘆賞曰。汝是布衣。意懷錦繡。乃與厭髑深結誓。遂傳宣曰刱寺於天鏡林。執事者奉勅興功。廷臣果面折廷諍。王曰朕不出令。髑乃昌言。臣固爲之。若行此法。擧國泰安。苟有益於經濟。雖矯國令何罪。於是大會羣臣問之。僉曰今見僧徒。童頭毁服。議論奇詭。而非常道。若忽從之。恐有後悔。臣等雖死罪。不敢奉詔。髑奮曰。今羣臣之言非也。夫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吾聞佛敎淵奧。不可不行。且鷰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王曰衆人之言。牢不可破。汝獨異言。不能兩從。遂下吏將誅。髑告天誓曰。我爲法就刑。庶興義利。佛若有神。吾死當有異事。及斬。其頭飛至金剛山頂落焉。(在慶州後人於此處建刺楸寺刺楸或云法楸)白乳從斷處湧出高數十丈。日色昏黑。天雨妙花。地大震動。君臣士庶。咸皆上畏天變。下慟舍人重法隕命。相向擧哀而哭。遂奉遺體。營葬金剛山。禮也。于時君臣盟曰。自今而後。奉佛歸僧。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君子曰大聖應千百之年。仁發於祥義動於瑞。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而况

庚申二十七年（高句麗安原王十年百濟聖王十八年梁大同六年）秋七月。新羅王原宗薨。諡曰法興。弟立宗之子彡麥宗立。年七歲。太后攝政。

【叅考】釋法空。新羅第二十三法興王也。名原宗。智證王元子。母延帝夫人。身長七尺。寬厚愛人。乃神乃聖。彰信兆民。三年龍現楊井中。四年始置兵部。七年頒示律令。始制百官朱紫之秩。卽位以來。每欲興佛法。羣臣喋喋騰口舌。王難之。然念阿道之至願。乃召群臣問曰。聖祖味雛。與阿道肇宣佛敎。大功未集而崩。能仁妙化遏而不行。朕甚痛焉。當大立伽藍。重興像設。其克從先王之烈。其如卿等何。大臣恭謁等諫曰。近者年不登民不安。加以隣兵犯境。師旅未息。奚暇勞民作役。作無用之屋哉王憫左右無信。歎曰寡人以不德。叨承大寶。陰陽不序。黎民未安。故臣下逆而不從誰能以妙法之術。曉喩迷人者乎。久無應者。至十六年。粤有內史舍人朴厭髑。（或云異次頓或云居次頓）年二十六。（三國遺事作二十二）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奮義見之勇。欲助洪願。密奏曰。陛下若欲興佛敎。臣請僞傳王命於有司曰。王欲刱佛事。如此則羣臣必諫。當卽下勅曰朕無此令。誰矯命耶。彼等當劾臣罪。若可其奏。彼當服矣。王曰彼旣頑傲。雖殺卿何

○法興王(金原宗)在位二十六年

戊申 十五年 高句麗安藏王十年百濟聖王六年梁大通二年 新羅始興佛法。初訥祇王時。沙門墨胡子。自高句麗至一善郡。(今善山郡)郡人毛禮。作窟室居之。梁遣使賜王香。君臣不知所用與名。胡子曰。焚此則香氣芬馥。可以致誠於神聖。所謂神聖。未有過於三寶。一曰佛陁。二曰達摩。三曰僧伽若燒此發願。則必有靈應。時王女病革。胡子焚香祝禱。病尋愈。王喜。施報甚厚。胡子以所得。與毛禮。俄不知所之。炤智王時。有阿道者。與其徒三人。亦來毛禮家。無幾。阿道死三人留讀經律。往往有信奉者。至是。王亦欲興佛教。羣臣以爲不可。王難之。近臣異次頓曰。請斬小臣。以定衆議。王曰欲興佛道。而殺不辜可乎。對曰。若道之行。雖死無憾。王召羣臣議。僉曰今僧徒。童頭異服。議論奇詭。從之恐有後悔。異次頓。獨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今佛教淵奧。不可不信。王曰。衆人之言。牢不可破。而汝獨異言。下吏將誅之。異次頓臨死。曰我爲法就刑。佛若有神。吾死必有異。及斬。血從斷處湧。色白如乳。衆恠之。不復毀佛。

己酉 十六年 高句麗安藏王十一年百濟聖王七年梁中大通元年 新羅禁屠殺。

無戒檢。不嫌五辛而食。朝出邑里。昏黑回房。率以爲常。有優婆塞。短之師前。勢曰莫言。優婆塞夜竊往房。鑿壁窺之。見其室內。放光照耀。驚以白師。勢曰然也。不信吾言無何。願覺俄然命終。勢命火葬。其後。優婆塞有事。往江州。有人語曰。願覺師在焉。卽往驗視。實是願覺也。見優婆塞曰。此頃不謁。戀思無問。起居安不。當知大聖變化也

贊曰。古德埋壙之後。全身脫出者或有之。世以爲異焉。如覺公。火浴無餘而體質依然。遊化他邦者。未嘗聞之。異中之異也。非權化。焉能有此妙擧乎。

【放濟】〔本朝高僧傳〕　百濟國放濟傳。釋放濟者。百濟國人。本國有鄰兵之難。時備後三谷郡主。奉詔救百濟。發誓願曰。若得軍功。造立精藍。功成凱旋。多刱諸寺。將塑佛像。屈濟上京。需金丹等彩具。回程買舟。到難波津。有賣大龜者。贖放三尾。舟過備前骨島。至夜三更。舟子利貨。相謀思心。以濟投海。俄有三龜。負濟登岸。既而有人。賣金丹具。到郡主家。濟偶歸家。熟視之。前舟子也。見濟惶恐。首伏還贓。濟告檀越。乞活其命焉。濟後住海邊。常化往來。年八十餘而化。

新羅時代

【道寧】〔元亨釋書〕 釋道寧。百濟人。白鳳十二年秋八月天下大旱。勅寧法雩。効雨大注。帝加優賞。

〔本朝高僧傳〕 百濟國沙門道寧傳。釋道寧。百濟國人。聞此方風俗之醇淑。截海而來。寓居南京。究串經論。靈感時著。白鳳十二年秋八月旱。詔寧法雩。修中大雨。帝悅優賞焉。又同國沙門常輝。久留畿內。壽一百藏。白鳳十四年。賜封三十戶。以養其老。贊曰。寧公想夫百濟國之選也。芳躅之逸也。史記法雨之一條。亦可以爲幸與。王制曰九十日有秩。況乎百歲也。帝賜封戶。實合於禮矣。輝公之德可知焉。

【多常】〔本朝高僧傳〕 和州法器山沙門多常傳。釋多常。百濟國人也。本朝太皇后天皇御宇。慕聖化來。住和州高市法器山寺。誦大藏經神呪。專事度生。應死之人。承驗再蘇。病者盈門。奇異甚多。嘗卓錫杖二條於阪上。當其經行。互用二物。無作鈔用。如鑿而樹焉。太皇后尊重供養。斯乃修行之功。獨留芳名。慈悲之德。長存愛敬也。

【願覺與圓勢】〔本朝高僧傳〕 和州高官寺沙門願覺傳。釋願覺。初入三井。就常照學敎法。後住南京菖上。師高宮寺圓勢。勢百濟國之師範。解行兼備。善覺讓房。覺疎放

年逾八十。氣力衰耄。非有東帛之施。豈稱養老之情哉。宜所司。四時施物。絁五匹。綿十屯。布二十端。

〔元亨釋書〕 釋道藏。百濟人。持統二年七月旱。詔藏祈雨。不崇朝。普澍天下。養老五年。詔曰。沙門道藏。法門領袖。釋家棟樑云云。崇禮甚盛。年逾八十取滅。

〔本朝高僧傳〕 百濟國沙門道藏傳。釋道藏。百濟國人。博且靈通。白鳳年中。(百濟末頃)觀光日國。持統二年秋七月旱。詔藏禱雨。不崇朝而天下普潤。帝貴法驗之速。賚賜甚膴。養老五年六月元正。帝詔曰。沙門道藏。釋家棟樑。法門領袖。年逾八十。氣力羸衰若無綿帛之施。何寄恤老之志。有司四時領供。藏東渡之後。撰成實論疏十六卷。旣垂九齡。化于南京。昔東大寺之學者。法相宗論習倶舍三論宗兼學成實。至講成實靡不據於藏疏。其講廢止者三百餘年。不能無憾也。

贊曰。藏師之事。國史不記何宗。見著論疏。則跋摩宗乎。實爲一家之宗祖也。夫成實論者。東晉羅什譯出。三千門人。橫竪講敷。自爾歷世名僧。或著注疏。或鈔釋。藏師與先進。幷鑣而馳。固不忝聖鑒者歟。

開目視室。四壁空洞。庭外皆見。起而觸之。室戶盡闢。歸座誦經。通洞如先。是般若不思議之力也。此事齊明帝之時也。(百濟義慈王時)

〔本朝高僧傳〕　百濟國沙門義覺傳。釋義覺。百濟國人也。此方征彼國時。件軍士來詔住難波百濟寺。覺長七尺。博綜梵學。持般若心經。同寺慧義。夜半見覺室光明燿曜。窓隙窺之。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義以驚悚。明朝。告衆。覺語徒曰。吾一夕。閉目誦心經一百許遍。開目視室。四壁空洞。庭外皆見。吾爲希有之想。起而摸之。壁戶皆闢。歸座誦經。空廓如先。是般若不思議之妙用也。徒皆增精進焉。

贊曰。定慧均等。斷除煩惱。與物一致。有何窒礙。菩薩羅漢。往來於三千世界。無他皆以由之也。覺之洞見者。殆乎躋聖地與。

【道藏】〔日本書紀〕　天武十二年(是時百濟已亡而當新羅神文王三年甲申)七月。是月始至。八月旱之。百濟僧道藏。雩之得雨。十四年十月丙子。百濟常輝。封三十戶。是僧壽百歲。庚辰。遣百濟僧法藏。優婆塞益田金鍾於美濃。令煎白术。因以賜施綿布。

〔續日本紀〕　養老五年六月戊戌。詔曰(中略)百濟沙門道藏。寔惟法門袖領。釋道棟樑

積爲僧都。是本朝立僧綱之始也。

贊曰。在昔秦世。僧尼衆夥。或有愆漏。姚興下書。使僧䂮任僧正。僧遷爲悅衆。以濟頹緒矣。吾推古帝。登庸勸積。以匡法律。異域異時。王制之同。壎篪相合。蓋朝有護法之后。則野有聯芳之僧。佛法之感應。何世何國而得不爾哉。

【慧彌】〔元亨釋書〕　釋慧彌。推古十七年(百濟武王九年己巳)四月。百濟人。赴吳國。其船漂流。至肥後州。州吏告大宰府。府以聞。勑令其舟人送本邦。時彌沙門道欣等。慕國化。上表請留。詔居元興寺。

〔本朝高僧傳〕　和州元興寺沙門慧彌傳。釋慧彌。百濟人。與州人赴吳國。其船被風吹。推古十七年夏四月。至肥後葦北津。太宰府以聞。詔送本州。時慧彌道欣二沙門慕國化。上表請留。敕居元興寺。

【義覺】〔元亨釋書〕　釋義覺。百濟國人也。本朝征彼國時。伴軍士來。身長七尺。博究佛乘。居難波百濟寺。一夕誦摩訶般若心經。同寺慧義。夜半見覺室光曜赫如。義怪。自窓隙窺之。覺誦經。光從口出。明朝。義告衆。衆大驚嘆。覺語徒曰。我閉目誦經百許遍

〔元亨釋書〕 釋觀勒。百濟人。推古十年十月貢來。有學術。獻暦本及天文地理方術之書。太子耳聽曰。吾在衡山。勒爲弟子。好星宿度數。山河利害事。我呵其涉藝術雜眞乘。夙因不竭。追我而來。猶言星曆。三十二年四月。有沙門殺祖父者。朝廷初置僧正。檢校僧尼。勒當遴選。爲僧正。

〔本朝高僧傳〕 百濟國沙門觀勒傳。釋觀勒。百濟國人。研究三論。旁通外學。推古十年冬十月。受選來朝。勑居元興寺。擇俊秀者。就勒學書。太子豐聰曰。吾在衡山。勒爲弟子。嗜天文地理學。吾呵其涉藝術。雜於眞乘。夙因不竭。又追蹤來。猶言星曆。甲申年。有比丘殺害祖父。帝召羣臣曰。夫沙門者。歸敬三寶。從事戒法。何無慚愼。作此惡逆。朕甚愧之。僧尼犯罪者。悉捕刑之。乃詔諸寺。索惡比丘。一時僧尼。多逢稽疑。勒上表曰。佛法自至東漢。經三百歲。傳之百濟。已一百年。百濟先主。聞日本天皇。睿聖敏明。貢上佛像經論。未滿百歲。是以僧尼。不習法律。所以作大逆。職而斯由也。今聞聖制。惶懼不知所如。伏顧除大逆者。其餘悉赦勿罪。是所憲章之正。仁政之及也。帝重詔曰。道人犯法。何以誨世俗。自今以往。應置僧正。僧都。檢校僧尼。勒任僧正。高麗德

(百濟時代)

裏。物部守屋大連睥睨大怒。〔日本靈異記考證上〕豐國。蓋謂韓國也。非斥豐前豐後猶仲哀紀。謂韓國爲寶國。神功紀云。財寶國。財國。金銀之國。應神紀云。金銀蕃國也神代紀亦云。韓鄉之鳥。是有金銀。用明二年紀云。皇弟皇子。引豐國法師入於內裏者。亦蓋謂韓國僧也。

〔本朝高僧傳〕百濟國沙門豐國傳。釋豐國。百濟人。史失其名。以國呼之。生資俊邁慕風化而來。是時佛法未周。寓豐後民間焉。用明二年夏四月。帝弗豫。詔侍臣曰。朕思歸三寶。卿等議焉。守屋勝海奏曰。先皇以來。未有此議。何背本邦神。奉異域佛乎蘇馬子曰。已承睿旨。何異謀之有乎。於是皇弟穴穗王子。聞豐國法師之名。下書招請。入內說法。聖德太子建中山寺於攝之駒嶽。落慶之日。請豐國爲供養尊師。後任任持。

【觀勒】〔日本書記〕推古·十年（百濟武王二年壬戌）十月。百濟僧觀勒來之。仍貢曆本及天文地理書。幷遁甲方術之書也。是時。選書生三四人。以俾學習於觀勒矣。陽胡史祖玉陳習曆法。大友村主高聰學天文遁甲。山背臣日幷立學方術。皆學以成業。

夜白。太子謂曰。子之命不久而盡。羅後開攝之劍尾山。不幾新羅人刺殺之。太子曰日羅者聖人也。我在南嶽時。彼爲弟子。常拜日天。故有身光。余逢劍尾山主。尋羅之事。曰年代湙遠。塔牌不存。寺誌亦無。然里民傳云。肇開基者。日羅上人也。盖撰記傳者。不委眞俗。筆跨兩端。故後世或謂俗人也。夫放身光者。豈纏人之所爲乎。其爲沙門。何疑之有。太子親稱爲聖人。則縱非沙門。實是化權之人也焉。

【善信尼】(元亨釋書)　善信尼。司馬達等之女也。敏達十三年。從慧便出家。同伴二女共薙髮。一禪藏。梁人夜善之女。二慧善。錦織之女。大臣蘇馬子。營精舍。迎三尼。供養用明二年。信白馬子曰。出家之人。以戒爲地。願赴百濟。受戒學。崇峻元年。(百濟威德王三十四年戊申)馬子付信百濟使。求法發遣。三年春。信等三尼。自百濟歸。住櫻井寺。

【豐國】(日本書記)　用明二年(百濟威德王三十三年丁未)四月丙子。天皇得病。還入於宮。羣臣侍焉天皇詔羣臣曰。朕思欲歸三寶。卿等議之。羣臣入朝而議。物部守屋大連。與中臣勝海連。違詔。議曰。何背國神。敬他神也。由來不議若斯事矣。蘇我馬子宿禰大臣曰。可隨詔而奉助。詎生異計。於是皇弟皇子(皇弟皇子者。穴穗部皇子。卽天皇庶弟。)引豐國法師。(闕名也)入於內

人。

〔元亨釋書〕　釋曇慧。百濟國人。欽明十五年二月。共道深本國貢來。

〔本朝高僧傳〕　百濟國沙門曇慧傳。釋曇慧。百濟國人。蚤入大唐。陪時匠席。綜大小乘。遊化爲志。彼國聞此方崇佛法。欽明十五年春二月。慧及道深。偕計貢來。勅建精舍。延以居之。是本朝有沙門之始也。但以士民。未知所以皈嚮三寶。時機難調。不述宗乘。國史亦不記所終。

贊曰。慧深二師。選擇外貢。化導不著。不知何宗。余想不出跋摩提婆之宗。羅什入關。大唱三論。成實。自唐以前。諸師習尙二論。是以其法。早傳於三韓耳。延暦十五年。官符稱成實論附三論。二師爲空宗也。明矣。且爲此方之騰蘭。故系冠于篇首焉

【日羅】〔本朝高僧傳〕　釋日羅。百濟國人。神異不測。精博內外。聲播吾國。敏達帝聞之遣紀押勝招羅。國王愛才。不許應徵。再使吉備羽島篤責。王懼聽命。十二年（百濟威德王二十九年癸卯）夏。從羽島來。舘遇渥洽。上殿對問。聖德太子。微服到館。羅指曰。神人也。跪地再拜。說半偈曰。敬禮救世觀世音。傳燈東方粟散國。卽出身光。太子眉間放光。欵談

至是告成。王每乘舟。入寺行香。

【叅考】三國遺事云。泗沘厓有一石。可坐十餘人。百濟王欲幸王興寺禮佛。先於此石望拜。其石自煖。因名突石。

○義慈王(高義慈)在位十九年

己未十九年(新羅太宗王六年高句麗寶藏王十八年唐顯慶四年) 百濟烏會寺。(亦云烏合寺) 有大赤馬。晝夜六時。遶寺行道。(三國遺事)

庚申二十年(新羅太宗王七年高句麗寶藏王十九年唐顯慶五年) 六月百濟王(興)寺僧。皆見如船楫隨大水入寺門(三國遺事)七月又震天王道讓二寺塔。及白石寺講堂。唐兵與新羅兵。合圍百濟都城拔之。百濟義慈王降。唐兵執之以歸。於是百濟亾于唐。唐分百濟故地。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各統州縣。命劉仁願。以兵一萬。留鎭泗沘城。明年百濟宗室福信等。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豐嘗質於日本。福信起兵。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叛。西北諸部皆應。引兵圍劉仁願於熊津城。既而。福信殺道琛。扶餘豐又殺福信。百濟遂亾。

【附叅考】百濟僧寶關係日本者

【曇慧】(日本書紀) 欽明十五年(百濟聖王三十二年甲戌)二月。百濟遣僧曇慧等九人。代道深等九

佛紀一六二六年

己未元年（新羅眞平王二十一年高句麗嬰陽王十年隋開皇十九年）百濟下令。禁殺生。收民家所養鷹鷂放之。又焚漁獵之具

佛紀一六二七年

庚申二年（新羅眞平王二十二年高句麗嬰陽王十一年隋開皇二十年）春正月。百濟創王興寺。度僧三十人。大旱王幸漆岳寺祈雨。

【叅考】三國遺事云。百濟法王。或云孝順王。隋文帝開皇十九年卽位。詔禁殺生。明年度僧三十人。創王興寺。時都泗沘城。(今扶餘也)武王繼統。父基子構。歷數紀而畢成。其寺亦名彌勒寺。

○武王(高璋)在位四十一年

佛紀一六二八年

辛酉二年（新羅眞平王二十三年高句麗嬰陽王十二年隋仁壽元年）百濟僧觀勒。至日本。獻天文地理歷本方術書(和漢三才圖會)。

【叅考】日本佛敎畧史云。推古天皇十年。百濟沙門觀勒。高麗沙門隆雲等。至於日本。觀勒獻曆書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等書。又云推古三十二年。有僧。以斧歐其祖父帝聞之。詔置僧正僧都及法頭。以檢校僧尼之不法者。乃命觀勒爲僧正。鞍部德積爲僧都。阿曇連充法頭。是日本僧官之始。

佛紀一六六一年

甲午三十五年（新羅善德女主三年高句麗榮留王十七年唐貞觀八年）春二月。百濟王興寺成。寺臨水窮極壯麗。創自法王時

卽指司馬達等。然則欽明已前。日本早有佛敎之聲迹矣。

佛紀一五八一年

甲戌二十二年（新羅眞興王十五年高句麗陽原王十年梁承聖三年）百濟。遣沙門曇惠道深等十六人於日本。

○威德王（高昌）在位四十四年

佛紀一六〇四年

丁酉二十四年（新羅眞智王二年高句麗平原王十九年陳大建九年）百濟送經論。及律師。禪師。比丘尼。呪禁師。佛工。寺匠等於日本。詔置難波大別王寺。

【叅考】和漢三才圖會云。敏達六年。始自百濟國。佛工寺匠來。又云。初百濟送佛像聖德太子與馬子大臣。同信佛法。守屋大連。摧破佛法。太子誅之。爲造大王寺。處處伽藍。召土木瓦工於百濟國。今攝州大坂瓦工。其傳統也。

佛紀一六二五年

戊申三十四年（新羅眞平王十年高句麗平原王三十年陳至德六年）百濟國寺工太良末太文賈古子三人。畫工白如。入日本。（和漢三才圖會）蘇我馬子大臣。請百濟僧等。問受戒之法。是日本僧之始也。（和漢三才圖會）三月。百濟復送佛舍利及僧。寺匠瓦匠。畫工等於日本。四月。善信尼等。來百濟。學戒律三年。受十戒六法而歸。是日本戒律之始（日本佛敎畧史）

○法王（高宣）在位二年

(百濟時代)

惠仁兩法師。著律䟽三十六卷。獻于王。王作毘曇新律序。奉藏于台耀殿。將欲剞劂廣佈。未遑而薨。

佛紀一五六八年

辛酉十九年（新羅眞興王二年高句麗安原王十一年梁大同七年）百濟遣使如梁。表請毛詩博士。涅槃等經義。幷工匠畫師等。從之。

佛紀一五七九年

壬申三十年（新羅眞興王十三年高句麗陽原王八年梁承聖元年）百濟王。始以佛像經卷。贈於日本。且貽書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周公孔子。尚不能知。能生無量福德。成就無上菩提。云云。日本佛教始此。

【叅考】日本書記云。欽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百濟聖明王。遣西部姬氏達率斯致契等。獻金銅釋迦像一軀。彌勒石佛及幡盖經論若干卷。然群臣不信用之。蘇我稻宿禰尊敬之。因賜之。作佛殿於石川家。安置之。置三尼一僧以供之。蘇我馬子司馬達等。皆崇佛。此佛院道場之始也。

【叅考】水鏡記云。繼體天皇之時。韓人持佛像等來。崇奉云云。又日本通證曰。繼體十三年。司馬達等。由韓來朝云云。若依此兩說而合觀之。則彼水鏡。所謂韓人。殆

化現無窮。時當建中年代相距而不同。恐非一人之跡也。

贊曰。世之流民。性多憒戾。王命有所不從。國令有所不順。一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卽皆革面遷善。修眞面內。以順機宜故也。傳所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者豈非是耶。然攝機之道。要在乘時。故事半古人功必倍之。(海東高僧傳)

佛紀一四二二年

乙酉二年(新羅柰勿王三十年高句麗故國壤王二年晉太元十年)春二月。百濟創佛寺於漢山。度僧十人。

○聖王〔高明穠〕在位三十一年

佛紀一五五三年

丙午四年(新羅法興王十三年高句麗安藏王八年梁普通七年)百濟沙門謙益。入中印度常伽那寺。學梵文攻律部。與梵僧倍達多三藏。齎梵本律文歸國。譯成七十二卷。是爲百濟律宗之始。曇旭惠仁兩法師著律䟽三十六卷。

【備考】 彌勒佛光寺事蹟云。百濟聖王四年丙午。沙門謙益。矢心求律。航海以轉至中印度常伽那大律寺。學梵文五載。洞曉竺語。深攻律部。莊嚴戒體。與梵僧倍達多三藏。齎梵本阿曇藏五部律文歸國。百濟王。以羽葆鼓吹。郊迎。安于興輪寺。召國內名釋二十八人。與謙益法師。譯律部七十二卷。是爲百濟律宗之鼻祖也。於是。曇旭

從竺乾入于中國。附材傳身。徵烟召侶。乘危駕險。任歷艱辛。有緣則隨。無遠不履。當百濟第十四枕流王卽位元年九月從晉乃來。王出郊迎之。邀致宮中。敬奉供養。禀受其說。上好下化。大弘佛事。共贊奉行。如置郵而傳命。二年春。刱寺於漢山。度僧十人尊法師故也。由是百濟。次高句麗而興佛教焉。逆數至摩騰入後漢二百八十有年矣耆老記云。高句麗始祖朱蒙。娶高句麗女。生二子。曰避流恩祖。(卽沸流温祚音近相混也)二人同志南走至漢山開國。今廣州是也。本以百家濟河故名百濟。後於公州扶餘郡。前後相次而立都。三韓東南隅有倭國。卽日本也。倭之東北。有毛人國。有文身國。其國東二千餘里。有大漢國。其國東二萬里。有扶桑國。宋時有天竺五僧遊行至此。始行佛法。此皆在海中。唯日本國僧往往渡海而來。餘皆未詳。夫三韓者。馬韓辰韓卞韓是也。寶藏經云。東北方有震旦國。或云支那。此云多思惟。謂此國人思百端故。卽大唐國也然則三韓在閻浮提東北邊。非海島矣。佛涅槃後六百餘年乃興。中有聖住山。名室梨母怛梨(唐言三印山)巉峯高聳。觀世音菩薩宮殿在彼山頂。卽月岳也。此處聖住未易殫書然百濟乃馬韓之謂矣。宋僧傳云。難陁得如幻三昧。入水不濡。投火無灼。能變金石

貢船而來。敕住大安寺。教授之暇。撰日本世記若干卷。天智元年(高句麗末年)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主乞援吾國。朝廷徵兵。發遣海外(下略)

【附行善】(本朝高僧傳) 釋行善。姓堅部氏。不記何許人。志尙傳燈。不憚險苦。久留高麗。習學求法。養老二年。得船歸來。君臣崇信。五年夏。詔曰。沙門行善。負笈萬里。普事遊學。既經七代。博積修練。天下所過之寺院。皆迎供養。善在高麗。行隣里。俄逢大水。橋壞無舟。獨立橋頭。密念觀音。須臾一老翁。棹艇來。載善登岸。善將叙謝。翁與艇俱隱。乃知是大士應現。因發誓。刻大士像。晝夜敬禮。故彼國稱善爲河邊菩薩。歸朝時。抱像而來。安興福寺。四衆瞻禮。一日其像。忽失所在。善亦無何。示寂云。

百濟時代

○枕流王(高枕流)在位二年

甲申元年(新羅柰勿王二十九年高句麗小獸林王四年晉太元九年)九月。胡僧摩羅難陀。自晉至。百濟王迎致宮內。禮敬焉百濟佛法始此。

【備考】釋摩羅難陀。胡僧也。神異感通。莫測階位。約志遊方。不滯一隅。按古記。本

贊曰。欽明推古之朝。百濟高麗入貢之僧。大槩提婆宗也而不說宗派。又無統付暨灌師來。始講三論。上下仰風。貽厥相序。梁法朗者。三論之祖也。在興皇寺。服青衣登講筵。灌師之披青衣。祈雨得徵。亦有所據焉。

【附道登】（本朝高僧傳）釋道登。不詳其許。推古末年。（高句麗榮留王十年戊子）自高麗入大唐。隨嘉祥寺吉藏大師。傳三論旨。從遣唐使。皈住元興寺。專演空宗。與道昭齊名。孝德天皇大化元年秋八月。詔登及福亮慧雲等十師。曰宜令諸寺衆僧。弘傳釋敎。二年丙午敕登道昭始架宇治川大橋。帝命右史撰石上銘。銘曰。浼浼横流。其疾如箭。脩脩征人。停騎成市。欲超重深。人馬亡命。從古至今。莫知抗葦。世有釋子。名曰道登。出自山尻慧滿之家。大化二年。丙午之歲。搆之此橋。濟渡人畜。卽因微善。爰發大願。結因此橋。成果彼岸。法界衆生。普同此願。夢裏空中。導其昔緣。白雉元年。長戸國司艸壁連醜經。獻白雉。道登奏曰。昔高麗王。欲建寺。相攸。見一白鹿。遂於其地造營白鹿園寺佛法大興。又白雀見于田莊。僉云休祥也。帝因紀元（下略）

【道顯】（本朝高僧傳）釋道顯。高麗人。蠹巢竺墳。漁獵魯誥。聞日本君臣崇信佛法。附

旱降大雨於天下。時渴灑甘露於井上。藏公尋來。系嗣繩繩。嗚呼。三論也。爲兩朝宗旨之先登。異焉耳乎哉。或曰曹魏嘉平二年。中天竺曇摩迦羅至洛陽。出戒本子何稱三論爲宗之始乎。曰魏之前。比丘出家。只剪髮而受三皈而已。迦羅見東土之缺僧儀。始行四分戒本。羯磨法是。又沙門之通儀也。不必立爲宗也。以故其後承稟不續。至李唐。南山道宣。建律宗。遠取迦羅爲祖耳矣。雖儀法起於魏。而宗趣成於唐。予之前言者宗派也

〔本朝高僧傳〕釋慧灌。高麗人。入隋。從嘉祥吉藏大師。稟三論旨。推古三十三年正月元日。本國貢來。敕住元興寺。盛說空宗。是歲夏旱。詔灌祈雨。灌着青衣。演講三論。大雨。天皇大悅。擢任僧正。白鳳十年春二月。和州禪林寺成。請灌爲落慶導師。灌又河內志紀郡創井上寺。弘通本宗。年九旬而滅度。爲本朝三論宗始祖焉。余至常州鹿嶋。信宿根本寺。歷觀殿裏。有慧灌僧正之牌。楞側獘朽。字畫燦然。主曰。慧灌當時開山也。問古記。無有之。按昔武雷命神護景雲元年。出鹿島居奈良三笠郡。好相接故。移瓶錫諭化東民歟。

知五經。且能作彩色。及紙墨。并造碾磑。蓋造碾磑。始于是時歟。

〔元亨釋書〕釋曇徵。推古十八年三月。高麗國貢來。沙門法定共之。徵涉外學。善五經。又有伎藝。造碾磑。工彩畵。

贊曰。云云中畧年祀寖遠。化迹不詳。故予於是併繫綴焉。然慧慈摳上宮之衣。觀勒始僧朁之任。不爲無得矣。嗚呼。曇慧道深者。此方之騰蘭也。惜哉古記闕焉。

〔本朝高僧傳〕釋曇徵。推古十八年春三月。高麗國貢來。涉外學善五經。又有伎藝造碾磑。工彩畵。是時本朝。未善繪事。就徵受指教繫于和州元興寺沙門慧彌傳末

【慧灌】〔元亨釋書〕釋慧灌。高麗國人。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論之旨。推古三十有三年乙酉（高句麗榮留王七年）春正月。本國貢來。敕住元興寺。其夏天下大旱。詔灌祈雨。灌着青衣講三論。大雨便下。上下大悅。擢爲僧正。後於內州。創井上寺。弘三論宗。

贊曰。騰蘭來漢。漢人始得耳眞乘焉。然其道渾朴。無宗派之稱矣。羅什入關之後三論之宗聿煽。諸家之割合。皆殿之矣。我欽明之聖統。海藩不替於貢。曇慧道深偕計來儀。此時佛法草昧。誘導惟徽。灌公因三韓句麗之賓。起無畏提婆之唱。夏

滅凶頑。儲貳攝政。聖謨洋洋。布世之憲章。講賛於眞乘。令各知所皈向焉。於爍聖德。吾國興法之洪基也。

論曰。或人謂曰。近儒撰書。排斥佛法。太子之聖。曁傳敎弘法諸師駁雜之譏。無所不至。子何居然視之耶。余曰。束於敎者。不知大方。而管窺蠡測。畫於局見。不可以語於道。宜乎爲詆也。吾佛之道。大而無外。尊之無對。洋洋焉浩浩焉。不能得而名焉。天神護祟。王臣承囑。曾何毀譽之足累。吾道乎哉。唐宋之間。韓歐程朱力排之言。滋繁而佛法愈盛。力窮意消。一叅禪門。及聽昌道性理之說。陽儒陰禪。悔先言欽後戒焉。矧今堅執管測者。拾珍韓朱之唾餘。作屑屑之詞。而侵神罔聖。欲鑠佛法。螢火須彌。殊知其不及耳。雖然。澆漓之風。僧階華美。紛紜早進。外於宗義。癡慢塞路。諫誨難容。吾恐外侮之憂。不在他人。故擧先哲之言行。以爲逆耳之箴矣。吾子如何之思乎。或人唯唯而退。

【僧隆】〔元亨釋書〕 釋僧隆。高麗人。推古十年(高句麗嬰陽王十二年壬戌)十月共沙門雲聰來。

【曇徵】〔日本書紀〕 推古十八年(高句麗嬰陽王二十年庚午)三月。高麗王。貢上僧曇徵。法定。曇徵

尋往科長。召匠作墓。設二床曰。以辛巳春。我來此處。是冬十月。特賜詔問。奏聞興隆三寶。慈憐四民。因述意願。進語四條。二十九年二月五日。太子謂妃曰。流傳佛法。吾事畢矣。不樂久住。今夜當行。卽同沐浴。著新衣裳。俱起就寢。翼朝日高。侍嬪揭幃。二人長往。壽算四十九。妃壽未記之。天地變現。天皇臨哭。大臣具位。如離恃怙。哀號之聲。滿四衢道。太子與妃。顏容不變。身輕如衣。香氣發越。宮僚持香華幡盖。梵衆鳴磬鈸。諷梵唄。引送靈轝。葬于科長。百姓如堵。素服擎花。太子有驪馬。常駕遊。嘗令調子麻呂執靶。上富士山。巡行甲斐信濃。是日自馳。負鞍從葬。向廟大嘶。數聲而斃。異鳥止墳。嚇逐烏鳶。時人呼之爲守墓鳥。惠慈在高麗。聞訃慟哭。曰太子捨我。我何獨存來歲二月。同日逝矣。至期果然。太子有六名。生於廐邊故曰廐戶。用明帝愛敬居宮南上殿故曰上宮。八人奏事一時聞別故曰八耳。聰明仁恕故曰聖德。豊聰耳聰者。八耳之同稱也。太子所造大伽藍九。曰天王寺。法隆寺。元興寺。中宮寺。橘寺。葛城寺。日向寺。且近江一州有四十八寺。五畿梵刹。可準而知。其餘蕞寺。不可枚數焉。

贊曰。抱慧思之再身。調熟此土。時機之生酸。而從繈褓之中克赫厥靈。一戎衣剪

在衡山般若臺。當往取來。且授衣三領曰。昔友三人。尙存在山。以此畀之。妹子入隋登南岳。遇三僧。便遺伽梨。陳太子旨。三僧嘆久。取一漆函。副書以贈。妹子還來。太子開函。曰老僧誤寄。此非吾所持之經。班鳩宮有夢殿。一月三度。沐浴而入。製勝鬘法華維摩等經䟽。有滯碍。則必有金人來自東方。諭以深義。是秋九月。又入夢殿。閉戶七日。惠慈曰太子入三昧。乃出定。經在玉几。以闕字示慈曰。是我所持。前取來者。弟子經也。十七年。隋使裴淸來曰。去秋。太子駕靑龍車。從數百人。入南嶽舊坊。取法華經。凌虛而去。正是入定時也。二十年冬十二月。巡遊河攝過和之片岡。遇菩提達磨用明二年。親討物部守屋之日。以白膠木刻四天王像。安攝之玉造岸上。推古之物移於難波荒陵東。今號四天王寺也。二十五年。入定觀皇統。出奏曰。後代多災患。非佛法力。難固帝祚。請立梵刹。以鎭護之。帝從其奏。於熊凝邨創大安寺。二十六年冬。謂膳妃曰。我在南嶽。承達磨勸誘。生此土居儲貳。一乘妙義。遍金殿而不滿下凡。思捨此身。託生微家。誓作沙門。救濟衆生。子從我乎。妃曰。三從之身。豈得違命。二十七年巡視畿內江州所建之寺。給地。植木。置田。闢園。堀池。終到蜂岡。檢無戒僧。卽日擯出

數百卷。因奏曰。每六齋日。諸天檢察。請令天下。是日禁屠。上制可。十年春。蝦夷寇叛議臣獻策。顧問太子。對曰國之大事。小兒何知。無以有一厚諭巨魁。要盟放還。恩祿制貪。剪止後患。帝從其言。魁帥綾糟。感恩來欵。又召博士覺架外學理通。用明帝崩大子初侍湯藥。晝夜不寢。及葬於河內科長山陵。喪服徒行。兩足流血。距躍拊胸。息絕更蘇。推古元年。登庸儲貳。布攝萬機。仁如父母。三年夏五月。高麗惠慈。百濟惠聰來。深達內教。太子師之。聞一知十。二僧相歎。謂爲眞人也。嘗謂慈曰。法華某卷某句闕一字。慈曰我本國經。亦無此字。太子曰吾所持之經。有此字。慈曰何在。太子笑曰在隋國衡山寺。慈大驚異。五年夏四月。百濟王子阿佐來朝。私於舘人。請見太子曰久聞聖名。拜觀意足矣。乃召殿內。佐見太子。下庭跪地。合掌說偈。太子曰。此人。昔爲我徒。故來謝耳。六年春正月。娶膳大妃。十二年四月。肇製憲章十七條。天下賴之。十四年秋七月。帝詔太子。講勝鬘經。命諸大德質問經義。太子披袈裟。秉玉麈尾。據師子座。講已。天雨蓮華三尺許。卽其地建橘寺。冬十月講法華於岡基宮。王臣信聞。七日而竟。賜播州莊田一千畝。卽納法隆寺。十五年秋七月。命小野妹子。先世所持法華

皈。二十三年十一月癸卯。高麗僧惠慈皈于國。

〔元亨釋書〕 釋惠慈。高麗人。推古三年五月貢來。皇太子豐聰師之。與百濟惠聰同弘佛敎。四年冬。法興寺成。敕慈及聰同居。二十二年皈本邦。

〔本朝高僧傳〕 和州法興寺沙門惠慈傳。釋惠慈。高麗人。推古三年夏五月貢來。皇太子豐聰師之。與百濟惠聰。弘通佛敎。爲三寶之棟樑。四年冬十月。法興寺成。勅慈及聰同居。二十二年慈皈本邦。〔又釋僧隆。釋雲聰。高麗人推古十年冬十月來〕。

【附聖德太子傳】 太子諱聖德。用明帝第一子。母穴穗部皇子之女也。夢金色僧告曰有救世之願。請託后胎。問卿爲誰。曰我是救世菩薩。家在西方。曰后身垢穢。豈其宜乎曰不厭垢穢。但願度生飛。入其口。寤卽有妊。而及八月。胎中有聲。敏達二年正月初一。后遊禁庭。及至馬廐。太子俄誕。后身無惱。時赤黃光西來照宮。僅經四月。乃能言語。知人擧止。體貌麗潔。奇香襲然。傅母嬪御彌月帶馥。年甫二歲。二月中旬。向東合掌稱南無佛。六年冬。百濟國貢經論。太子奏曰。昔在陳國。畧見斯文。諸惡莫作。諸善奉行。思其垂範。今欲見之。帝及羣臣。拍手驚異。從此。每日燒香看讀。至翼年冬。終

舍。乃爲崇師。冬十月蘇氏。令司馬娘善信及禪藏。慧善。就便得度。一日便請僧尼設大會齋。司馬達等在座。忽於饌上。感現舍利。卽獻蘇氏。其舍利神異無方。蘇馬子益厚其淨信矣〔又釋慧聰百濟人。崇峻三年春三月。偕國貢來。精於律學。蘇馬子受戒法〕

贊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聖賢之行也。凡愚之非所能也。便。本欲敎化此國。未得其時。隱於草莽。與農夫野人若將終身焉。幸逢蘇氏之請住最初精藍。素志云愜舍利發祥。初夫用舍不與於己。行藏又從于時。論之。圓二諦兼三學之人也矣。

〔日本佛敎畧史〕 敏達十三年。高句麗沙門惠便。應蘇我馬子之請。度善信尼。禪藏惠善三比丘尼。於石川精舍。設大齋會。是爲日本度尼之始。盖是時。蘇我馬子得百濟佛像一軀。造殿奉之矣。

【惠慈】〔日本書記〕 推古三年。(高句麗嬰陽王五年乙卯)五月丁卯。高麗僧惠慈皈化。則皇太子廐戶師之。是歲。百濟惠聰來之。此兩僧。弘演佛敎。并爲三寶之棟樑。四年十一月。法興寺造竟。(中略)是日惠慈惠聰二僧。始住於法興寺。十年閏十月己丑。高麗僧隆。雲聰。共來

萬餘戶。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皆統於都護府。

【附參考】高句麗僧寶關係日本者

【惠便】〔日本書記〕敏達十三年（百濟威德王三十年高句麗平原王二十三年甲辰）九月。從百濟來鹿深臣。（闕名字）有彌勒石像一軀。佐伯連（闕名字）有佛像一軀。是歲。蘇我馬子宿禰。請其佛像二軀。乃遣鞍部村主司馬達等。池邊直水田。使於四方。訪覓修行者。於是。唯於播磨國。得僧還俗者。名高麗惠便。大臣乃以爲師。令度司馬達等女曰善信尼（下略）

〔元亨釋書〕（濟北沙門師錬撰（貞治三年刊元亨二年成））釋惠便。高麗國人。敏達十三年。蘇馬子。奏取百濟彌勒石像。於石川宅側。創殿安置。時無奉香火者。使梁人司馬達等。四方尋求沙門於播州得似比丘者。問之。對曰此方不敬沙門。故我混俗耳。乃便也。馬子貴爲師

〔本朝高僧傳〕（濃州成德沙門師蠻撰（元祿十五年））和州石川寺沙門惠便傳。釋惠便。高麗國人。慕我風俗。渡海而來。是時。佛法草昧。不敬僧寶。韜光埋名。混於民間。敏達十三年秋九月。百濟使鹿梁。持彌勒石像而來。蘇我馬子造精舍於石川宅側。奏求石像安置殿裏。時無奉香火者。使梁人司馬達等。尋求沙門於四方。偶得便于播州某所而還。蘇氏迎居精

佛紀一六九五年

傳。師有高弟十一人。無上和尙與弟子金趣等。創金洞寺。寂滅義融二師。創珍丘寺。智藪創大乘寺。一乘與心正大原等創大原寺。水淨創維摩寺。四大與契育等創中臺寺。開原和尙創開原寺。明德創燕口寺。開心與普明亦有傳。皆如本傳。

贊曰。釋氏汪洋海不窮。百川儒老盡朝宗。麗王可笑封沮洳。不省滄溟徙臥龍。

戊辰二十七年　新羅文武王八年　唐高宗總章元年　高句麗亾于唐。唐以高句麗浮屠信誠。爲銀靑光祿大夫。先是唐帥李勣。與新羅兵。合圍平壤城。高句麗王高臧降。大臣男建猶固守。浮圖信誠。遣諜內應。城遂破。

【備考】　史記云。春正月唐將李勣。帥師伐高句麗。以右相劉仁軌爲遼東道副大總管。以郝處俊金仁問副之。使仁問徵兵於新羅。合圍平壤城月餘。高句麗王遣泉南産帥首領九十八人。竪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男建猶固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浮屠信誠。信誠密遣諜。約內應。後五日啓闔。勣縱兵鼓譟而入。火其門。灼惔四興。男建急窘。自刺不絕。勣執臧及子福男德男大臣男建等二十餘萬衆歸唐。新羅金仁問等隨之。唐置都護府於平壤。以薛仁貴爲都護。分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

達等八人。兼賜老子道德經。王喜。館於佛寺。

庚戌九年（新羅眞德女主四年百濟義慈王十年唐永徽元年）夏。高句麗沙門普德。以高句麗崇奉道敎。不信佛法。遂南移百濟之完山孤大山。

【備考】 三國遺事云。本記云。麗季武德貞觀之間。國人爭奉五斗米敎。唐高祖聞之遣道士。送天尊像來。講道德經。王與國人聽之。卽第二十七代榮留王卽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遣使往唐。求學佛老。唐帝許之。及寶藏王卽位。亦欲興三敎。時寵相蓋蘇文。說王。以儒釋並熾而黃冠未盛。特使於唐。求道敎。時普德和尙。住盤龍寺憫左道匹正。國祚危矣。屢諫不聽。乃以神力飛方丈。南移于完山州（今全州郡）孤大山。（輿地勝覽作全州高達山）而居焉。卽永徽元年六月庚戌也。（又本傳云乾封二年丁卯三月三日也）未幾國滅。今景福寺有飛來方丈是也。高麗眞樂公留詩在堂。文烈王著傳行世。大安八年辛未。祐世僧統。（大覺國師義天）到孤大山景福寺飛來方丈。禮普德聖師之眞。有詩云。涅槃方等敎。傳受自吾師。可惜飛房後。東明古國危。跋云。高麗藏王。惑於道敎。不信佛法。師乃飛房。南至此山。後有神人。現於高麗馬嶺。告人云。汝國敗亾無日矣。具如國史。餘具載本傳與僧

義貫古今。英聲藉甚。自非天質大拔。世道相資。何以致如斯之極哉。史不叙所終故不書。

贊曰。佛生年月。傳記互出。理難一定。然淵親承法上口授而來。乃與老法琳辨正論所據。若合符節。當以此爲指南。然鉅儒吳世文。援引古文。特啓異論。致有問對雖辭旨煩麗。亦不足憑也(海東高僧傳)

○嬰陽王(高元)在位二十八年

佛紀一六五二年

乙酉八年(新羅眞平王四十七年百濟武王二十六年唐武德八年)高句麗王。遣人入唐。求學佛老敎法。帝許之。

○寶藏王(高臧)在位二十六年

佛紀一六六九年

壬寅元年(新羅善德女主十一年百濟義慈王二年唐貞觀十六年)高句麗僧德昌。覘新羅。

【備考】　史紀云。新羅遣伊飡金春秋。乞師於高句麗。六旬不返。金庾信請王。將伐高句麗。募兵三千已渡漢江。高句麗諜者(即德昌也)奔告王。遂厚禮春秋而歸之。

佛紀一六七〇年

癸卯二年(新羅善德女主十二年百濟義慈王三年唐貞觀十七年)高句麗遣使于唐。求道敎。先是。蓋蘇文告王曰。三敎譬如鼎足。闕一不可。今儒釋並興。而道敎未盛。請遣使於唐求之。王奉表陳請。帝遣道士叔

海曲。然莫測其始末緣由。自西徂東年世帝代。故件錄事條。遣淵乘帆向鄴。啓發未聞。其畧曰。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在天竺經歷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從爾。至今歷幾年帝。請乞具注。其十地。智度。持地。金剛般若等諸論。本誰述作。著論緣起。靈瑞所由。有傳記不。謹錄諮審。請垂釋疑。上答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至竟不還。以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至今齊世武平七年丙申。凡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經法初來。魏晉相傳。吳孫權赤烏年康僧會適吳。方弘敎法。持地阿僧伽比丘。從彌勒菩薩受得其本。至晉安帝隆安年曇摩讖。於姑臧爲河西王沮渠蒙遜。譯摩訶衍論。是龍樹菩薩造。晉隆安年鳩摩什波至長安。爲姚興譯十地論金剛般若論。並是僧佉弟波藪槃豆造。至魏宣武帝時。菩提流支始翻。上。答指證由緣甚廣。今畧擧要。淵服膺善誘。博通幽奧。辨高炙輠。理究連環。曩日舊疑。渙然氷釋。今玆妙義。朗若霞開。西承慧日。東注法源。望懸金而不刊。傳羣玉而無朽。所謂苦海津濟。法門樑棟者。其唯吾師乎。既返國。揄揚大慧。導誘羣迷

庚虛竭。人民困窮。國勢甚危。琳逃還。以告高句麗王。王喜伐之。

○文咨王（高羅雲）在位二十八年

佛紀一五二四年

丁丑七年（新羅炤智王十九年百濟東城王十七年齊建武四年）秋七月高句麗創金剛寺。

○陽原王（高平成）在位十四年

佛紀一五七八年

辛未七年（新羅眞興王十二年百濟聖王二十九年梁大寶二年）高句麗惠亮法師。歸于新羅。

○平原王（高陽城）在位三十一年

佛紀一六〇三年

丙申十八年（新羅眞智王元年百濟威德王二十三年陳大建八年）高句麗大丞相王高德。遣沙門義淵入鄴。見前齊定國寺沙門法上。問釋敎始末緣由。自西徂東年世帝代而還。

【備考】釋義淵高句麗人也。世系緣致。咸莫聞也。自肄剃染。善守律儀慧解淵深見聞泓博。兼得儒賢。爲一時道俗所歸。性愛傳法。意在宣通。以無上法寶。光顯實難未辨所因。聞前齊定國寺沙門法上。戒山慧海。肅物範人。歷跨齊世。爲都統。所部僧尼。不減二百萬而上綱紀將四十年。當文宣時。盛弘釋典。內外闡揚。黑白咸允。景行既彰。逸響遐被。是時。高句麗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信。崇重大乘。欲以釋風。被之

紀元一五〇二年

萬人）立塔。如是起八萬四千於閻浮界內。藏於巨石中。今處處有現瑞非一。盖眞身舍利。感應難思矣。

○長壽王（高巨璉）在位七十八年

乙卯六十三年（新羅慈悲王十八年百濟文周王元年劉宋元徽三年）秋九月高句麗王巨璉。自將攻百濟。殺其王餘慶。用浮屠道琳之間牒也。

【備考】史紀。初高句麗王。陰求可以間百濟者。浮屠道琳應募。曰臣雖無能。思有以報國。願大王指使之。王悅。密遣之。琳爲得罪。亾入百濟。時百濟王好博奕。琳詣王門。告曰臣少而學碁。頗入妙。王召與碁。果國手。遂尊爲上客。甚昵之。恨相見之晚。琳一日侍坐。從容言。臣異國人。上不疎外。恩私甚渥。未有分毫之益。願獻一言。王曰第言之。琳曰大王之國四面山河。天設之險。四鄰莫敢覬覦。奉事之不暇。王當以崇高之勢。富有之業。竦人之視聽。而城郭不葺。宮室不修。先王骸骨權攢露地。百姓屋盧屢毁河流。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王曰諾。盡發國人。蒸土築城。又起宮室樓閣臺榭。無不壯麗。取大石於郁里河。作槨以葬父骨。緣河樹堰。自蛇城東至崇山之北。由是倉

尙玄曰。曇始之東化。自是實事。而疑當時貊與遼。俱屬高句麗也。但元魏太武沙汰佛法之後。曇始尙無恙。則其非西晉之僧也明矣

【叅考】三國遺事〔遼東城育王塔〕三寶感通錄。載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高麗聖王。(高句麗始祖曰東明聖王)按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往尋。雲中有僧執錫而立既至便滅。退看還現。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覔僧。惟有荒草。掘深一丈。得杖幷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詰。答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本作休屠王祭天金人)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法始至。具知始末。今更損高木塔朽壞。育王統一閻浮提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又唐龍朔中。有事遼左。行軍薛仁貴。行至隋主討遼古地。乃見山像空曠蕭條。絕於行往。問古老云。是先代所現。便圖寫來京師。(具在若函)按西漢與三國地理志。遼東在鴨綠之外。屬漢幽州。高〔句〕麗聖王。未知何君。或云東明聖帝。疑非也。東明以前漢元帝建昭二年卽位。成帝鴻嘉壬寅薨于時漢亦未見貝葉。何得海外陪臣。已能識梵書乎。然稱佛爲蒲圖王。似在西漢之時西域文字或有識之者。故云梵書爾。按古傳。育王命鬼徒。每於九億人居地(九億人疑卽今之九

恠。燾聞已。卽令猛卒斬之不傷。燾大怒。自以所佩利劒斫焉。唯劍所着處有痕如紅線。體無餘異。時有北園養虎于檻。燾驅令貽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燾試遣天師近檻。猛虎輒鳴吼。直欲搏噬。於是燾乃知佛教威神。非黃老所及。卽奉師上殿。項禮其足。悔責儹咎。師爲說因果報應不差。指掌開示。畧現神異。燾生大慙懼。改往修來然禍惡已稔。遂感厲疾。而崔寇亦發惡病。將入死門。燾以爲禍由彼作。罪不可赦。因族滅二家。宣令國內。光復竺教。鍾梵相聞。旣而孫濬襲位。深懲殷鑒。洪闡眞風。寶氈制度。其興也勃焉。師不知其所往。

贊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霜嚴草野。蕭蘭共悴。師之艱難險阻。誠曰殆哉。雖伐樹削迹。不足比也。然隨時隱現。若青山白雲之開遮。遇害虧盈。如碧潭明月之撈摝捐軀濟溺。道之以興。菩薩法護。正當如此。其來桑域。決膜牛盲。亦乘夙願而至者耶。（海東高僧傳）

【叅考】 智證國師碑（新羅崔致遠撰）云。西晉曇始始之貊。如攝騰東入。句驪阿度度于我（我謂新羅）如康會南行。

咸稱白足和尙。以晉太元末年。賫持經律數十部。往化遼東。乘機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梁僧傳以此爲高句麗聞法之始。時當廣開土王五年。新羅柰勿王四十一年。百濟阿莘王五年。而秦苻堅送經像後二十五年也。是後四年。法顯西入天竺。又二年羅什生來。玄高法師生焉。晉義熙初。師復還關中。唱道三輔。長安人王胡之叔某。死已數年矣。一日夢中。忽來現形。接引王胡。遊遍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旣已知其因果。要當奉事白足阿練。用修白業。胡敬諾。寤已遍詢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卽事之。晉末凶奴赫連勃勃。襲破關中。斬戮無數。師亦遇害。力不能傷。普赦沙門。悉皆不殺。而潛遁山中。修頭陁密行。未幾。拓拔燾。復剋長安。擅威關洛。時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疾釋敎。位居僞輔。爲燾所深信。乃與天師寇氏(寇謙之也)說燾。以謂佛敎。無益於世。民利有傷。勸令廢之。燾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士燒掠寺社。統內僧尼。悉令罷遣。其有竄逸者。追捕梟斬之。四境之內。無復沙門。時玄高等被害。語在本傳。師閉絕於兵革所不至處。依隱閱世。及太平末。師筭知燾死之將至。乃於元會日。手策金錫。卽到宮門。有司奏云。有白足道人。從宮門徑入。儀形可

古記云。以省門爲寺。今興國寺是也。後訛寫爲肖門。又創伊弗蘭寺以置阿道。古記云興福寺是也。此海東佛敎之始。

【叅考】三國遺事云。高麗本記（高麗謂高句麗）云。小獸林王卽位二年壬申。乃東晉咸安二年孝武帝卽位之年也。前秦苻堅。遣使及僧順道。送佛像經文。又四年甲戌。阿道來自晉。明年乙亥二月。創肖門寺以置順道。又創伊弗蘭寺以置阿道。此高麗佛法之始僧傳作二道來自魏云者誤矣。實自前秦而來。又云肖門寺今興國伊弗蘭寺今興福者亦誤。按麗時都安市城。一名安丁忽。在遼水之北。遼水一名鴨綠。今云安民江。豈有松京之興國寺名。

○廣開土王（高談德）在位二十一年

佛紀一四一九年　壬辰元年　新羅柰勿王三十七年百濟阿莘王元年晉太元十七年　三月高句麗王。下敎崇佛求福。又命有司。立國社。修宗廟

佛紀一四二〇年　癸巳二年　新羅柰勿王三十八年百濟阿莘王二年晉太元十八年　高句麗創九寺於平壤。

佛紀一四二三年　丙申五年　新羅柰勿王四十一年百濟阿莘王五年晉太元二十一年　晉僧曇始。來化遼東。

【備考】釋曇始關中人也。自出家。多有異蹟。足白於面。雖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

其內。閉戶示滅。因此聖敎不行於斯盧。(新羅一名斯盧)厥後二百餘年。原宗果興像敎。皆如道寧所言。自味鄒至法興凡十一王矣。阿道出現年代前却如是其差舛。並是古文不可取捨。然若當味鄒時已有弘宣之益。則與順道同時明矣。以其中廢而至梁大通乃興耳。故並出黑胡子元表等。叙而觀焉。

贊曰。自像敎東漸。信毁交騰。權輿光闡。代有其人。若阿道黑胡子。皆以無相之法身。隱現自在。或先或後。似同似異。若捕風縛影。不如執跡而定也。但其先試可而後啓行。始逃害而終成功。則秦之利方。漢之摩騰。亦無以加焉。易曰藏器待時。阿道之謂矣。海東高僧傳

乙亥五年新羅奈勿王二十年百濟近肖古王三十年近仇首王元年晉寧康三年春二月高句麗創省門寺伊弗蘭寺。以置胡僧順道阿道。

【備考】三國史。高句麗始創肖門寺。以置順道。又創伊弗蘭寺。以置阿道。此海東佛法之始。

【叅考】海東高僧傳。順道來後四年。神僧阿道至自魏。存古文始創省門寺。以置順道

年矣。若按朴寅亮殊異傳云。師父魏人崛摩。母曰高道寧。高麗人也。崛摩奉使高麗私通還魏。道寧因有身誕焉。師生五稔。有異相。母謂曰。偏孤之子。莫若爲僧。師依教卽於是日剃髮。十六入魏。覲省崛摩。遂投玄彰和尙。受業十九年。歸寧於母。母諭曰此國機緣未熟。難行佛法。惟彼新羅。今雖無聲教。爾後三千餘月。有護法明王御宇大興佛事。又其國京師。有七法住之處。一曰金橋天鏡林。(今興輪寺)二曰三川岐。(今永興寺)三曰龍宮南。(今皇龍寺)四曰龍宮北。(今芬皇寺)五曰神遊林。(今天王寺)六曰沙川尾。(今靈妙寺)七曰壻請田。(今曇嚴寺)此等。佛法不滅。前刧時伽藍墟也。汝當歸彼土。初傳玄旨。爲浮圖始祖。不亦美乎。師既承命子之聲。出疆而來寓新羅王闕西里。(今嚴莊寺是也)時當味鄒王卽位二年癸未矣。師請行竺教。以前所不見爲怪。至有將殺之者。故退隱于續村毛祿家。今善州也。逃害三年。成國宮主疾病不愈。遣使四方求能治者。師應募赴闕。爲療其患。王大悅。問其所欲。師請曰但刱寺於天鏡林。吾願足矣。王許之。然世質民頑。不能歸向。乃以白屋爲寺。後七年。始有欲爲僧者。來依受法。毛祿之妹名史侍。亦投爲尼。乃於三川岐。立寺曰永興。以依住焉。味鄒王崩後。嗣王亦不敬浮圖。將欲廢之。師還續村。自作墓入

曰僧伽。若燒此發願。必有靈應。時王女病革。王使胡子焚香表誓。厥疾尋愈。王甚喜餽贈甚厚。胡子出見毛禮。以所得物贈之報其德焉。因語曰。吾有所歸。請辭。俄而。不知所去。毗處王時。有阿道和尚。與侍者三人。亦來止毛禮家。儀表似胡子。住數年。無疾而化。其侍者三人。留住。讀誦經律。往往有信受奉行者焉。然按古記。梁大通元年三月十一日。阿道來至一善郡。天地震動。師左執金環錫杖。右擎玉鉢應器。身着霞衲。口誦花詮。初到信士毛禮家。禮出見。驚愕而言曰。曩者高麗（此謂高句麗也）僧正方來入我國。君臣怪爲不祥。議而殺之。又有滅垢玭從彼復來。殺戮如前。汝尙何求而來耶宜速入門。莫令隣人得見。引置密室。修供不怠。適有吳使。以五香獻原宗王。王不知所用。遍詢國中。使者至問法師。師曰以火燒而供佛也。其使偕至京師。王令法師見使。使禮拜曰。此邊國。高僧何不遠而。王因此知佛僧可敬。勅許頒行。又按高得相詩史曰。梁氏遣使曰元表。賫送沉檀及經像。不知所爲咨四野。阿道逢時指法相。註云阿道再遭斬害。神通隱毛禮家。則梁吳之使莫辨其詳。又阿道之跡。多同黑胡子何哉然自永平至大通凡四百餘年。高句麗興法已百五十餘年。而百濟已行一百四十餘

此城。因下山入城。乘城上巡行而出。城人皆見之。後有鬼火。晝伏昏起。其色靑尖不等。或入人家。或聚園樹。或飛空中。城人擊鳴器以噪之。守夜不眠。如是過數日方止時予三妻息亦在是城。問之果然。後有僧益芬來告予。近往三角山。見行者無小恙好在。近旁村民。恐行者之去。相與修完所住草屋。日夕供護焉。將告別。行者謂芬曰。大都修行者。不以寒苦易其志。今之修行者。必欲高樓屹殿庇其徒。美食細服供其身出入公卿士大夫之門。諭以造寺息利爲得福。多屠割平民。烏在其爲修行者歟。汝勉之無忽也。芬佩服焉。東觀言如此。因撰傳以補僧史之闕遺。

甲戌 四年 新羅柰勿王十九年百濟近肖古王二十九年晋寧康二年 秦僧阿道。來高句麗

【備考】一 釋阿道或云本天竺人。或云從吳來。或云自高句麗入魏。後歸新羅。未知孰是。風儀特異。神變尤奇。恒以行化爲任。每當開講。天雨妙花。始新羅訥祗王時。有黑胡子者。從高句麗至一善郡。宣化有緣。郡人毛禮。家中作窟室安置。於是。梁遣使賜衣著香物。君臣不知香名及與所用。乃遣中使。齋香遍問中外。胡子見之。稱其名目曰焚此則香氣芬馥。所以達誠於神聖。所謂神聖。不過三寶。一曰佛陀。二曰達摩。三

【崔滋補閑集】 華嚴月首座。餘事亦深於文章。有草集傳士林。嘗撰海東高僧傳。時李東觀允甫。言有默行者。不知族氏。年可五十。或爲髡或爲頭陀。不念經不禮佛。終日宴坐瞑如也。有候之者。無貴賤不擧目改觀。問其名不應。問從甚處來。亦不應。故以默行者名焉。居皈正寺別區。時予適在龜城。道人存純爲予言。行者嘗冬月。敷一座具。着一衲衣。衲中無蟣虱。坐氷堗上。寒色不形。學道後進。抱冊往從質疑者。無不委細開說。方大寒恐其凍也。候出時。遣房子。急爇柴頭。温其堗而去。行者來觀之。無喜慍色。徐出戶。拾石礫塡堗口。泥其灰塗隙而上。宴坐如初。自是不復遣温也。嘗齋時食菜。不用醬。又不禁午後食。値幸則食之。或至七八日不食。自言凡名山有聖蹟無不遊觀。予往見。不交一言。後乙丑歲冬十月。遊窟巖寺。寺僧曰。近默行者。來陟鷂巖樂之。就石窟搆一小庵。躬負石築堦。新開磴道。自山下至窟。置三百餘層。無一石動搖者。時聞齋鼓。下來飯食。或至十餘日不下。因往候焉。片石上有七言頌。是行者所作。其言頗涉神仙事。庚午歲。以定戎分道乘傳復至龜城。問行者今在何所。城人云。頃往奉州三角山門巖居焉。去歲夏月。住窟巖寺時。謂寺僧曰。有鬼自北方來萃

派。大小始終頓圓之五敎。各得其所。復歸于正。然源乎周。派乎漢。汪洋於晉魏。汗漫於隋唐。波(瀾)於宋。而淵洄於海東也。都筭佛入滅至今乙亥(高麗高宗二年)二千一百六十四年。滅後第一千一十四年。入後漢。至今一千一百五十一年。自順道入高句麗至今八百四十四年矣。且道不自弘。弘之由人。故著流通篇。以示于後。按古梁唐宋三高僧傳。皆有譯經。以我本朝。無翻譯之事。故不存此科也。

尙玄曰。按此海東高僧傳著者覺訓。卽覺月首座。高麗高宗王時僧也。與李奎報交好有唱酬之作。見李相國集。又其行履。見崔滋補閑集。

【李相國集】　訪覺月師。用東坡詩韻各賦。

步步行隨入谷雲。自然幽洞辟紅塵。已將蚊雀觀鍾釜。曾把螟蛉戲縉紳。俯仰歸來推幻化。死生得喪任天鈞。多師雪裏猶賒酒。借與山中一日春。

次韻文禪師。哭覺月首座。(首座高麗時僧職也)

世喪彌天釋苑賢。我方聞訃倍悽然。空餘廬岳裁蓮社。無復華亭載月船。聞有詩評嗟未覩。(師嘗著詩評不示予)早修僧傳僅終編。(師曾修高僧傳)法門樑棟今頹折。後學憑誰討十玄。(按此可知師爲華嚴宗師)

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徧閻浮提。時當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也塔興周世。經二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寶塔。由是隱亡。當是時沙門利防(室利防也)十八賢者。賫持佛經。來化咸陽。秦始皇。不從而囚之。夜有金剛丈人破獄出之而去。盖機緣未熟故也。及後漢永平十三年。攝摩騰。竺法蘭。來儀漢庭。慈雲布於九州。法雨灑於四海。然按霍去病傳云。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則像設似先入於沙漠矣。又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來傳浮圖經敎。乃知前漢已行六十三年而後明帝方感金人夢耳。若我海東。則高句麗解味留王時。順道至平壤城。繼有摩羅難陁從晉來于百濟。則枕流王代也。後於新羅第二十三法興王踐祚。梁大通元年丁未三月十一日。阿道來止一善縣。因信士毛禮隱焉。屬有吳使者香。道。指其焚點之儀。由是延致王宮。然其敎未闡。舍人厭髑。赤心面內。勇決國人之疑。噫。微夫子。吾當從何敎也。自爾。圓光慈藏之徒。西入傳法。上下信敬。內外奉行。先呼而後應。日益而月增遂使於三韓。及我聖祖革舊鼎新。尤尊佛敎。凡制度多用佛敎。守文繼體之君。傳而不失。惟太祖四代孫大覺國師。於宣王三年乙丑四月。航海求法。東至于洋。導其百

生有滅。故我釋迦如來。從兜率天。乘旃檀樓閣。入摩耶胎。以周昭王甲寅四月初八日。遂開右脇。生於淨飯王宮。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通於西方。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問利害。曰此時無他。一千年後聲敎被此土焉。始處宮中。示同世俗。粵四十二年甲申四月八日。佛年三十。踰城出家。(他諸書皆作十九出家三十成道)。遂坐樹成道。轉法利生。如優曇花時一現耳。初說華嚴。次說小乘。或般若。深密。或法華。涅槃。隨機普被。任器方圓。其猶一風而萬竅齊號。孤月而千江皆現。四十九年度脫羣品。列子所謂西方有聖人者是也。(列子云。吳太宰嚭。學孔子者也。問於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强記。非聖人也。又問曰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之所知。又問曰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之所知。又問曰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之所知太宰嚭駭然曰。然則孰爲聖者歟。孔子有間動容而對曰。西方有聖人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亦見史記)。)是時。文殊與目連。爲人示跡于震旦。佛年七十九。以穆王壬申二月十五日。入滅於雙林。白虹十二道。連夜未滅。王問太史扈多。曰西方大聖人。方滅度耳於是阿難等。結集金言。具載貝葉。經律論戒定慧。爰方啓行。然雜華恒常之說。隱于虬宮。邪宗蚖肆。巽部蛙鳴。既而馬鳴屹起挺生。及陳那護法。唱之和之。摧邪顯正。演義申宗。廣大悉備乎西域。將有待而東驅矣。自佛滅一百十六年。東天竺國阿育王

傳西域之慈燈。懸東曉之慧日。示以因果。誘以禍福。蘭熏霧潤。漸漬成習。然世質民淳。不知所以裁之。師雖蘊深解廣。未多宣暢。自摩騰入後漢。至此二百餘年。後四年。神僧阿道。至自魏(存古文) 始創省門寺。以置順道。古記云。以省門爲寺。今興國寺是也。後訛寫爲肖門。又剏伊弗蘭寺。以置阿道。古記云。興福寺是也。此海東佛教之始。惜乎之人也。之德也。宜書竹帛。以宣懿績。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然世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必待賢者而能之。則特至他邦。肇行未曾有之大事。非其有大智慧大謀猷。得不思議神通力。其何以行之哉。以此知其爲異人。斯亦法蘭僧會之流乎。

贊曰。古者三韓鼎峙。開國稱王。彼佛聲教。蔑有其兆。及感應道交。賢德聿來。以赴機叩。易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順道有之矣。始予躬詣所謂興國興福。因有綴文記事之志。無緣以發之。今謬承景命。以順道爲傳首云耳。(海東高僧傳)

【參考】 海東高僧傳(京北五冠山靈通寺住持教學賜紫沙門臣覺訓奉宣撰)

論曰。夫佛之教也。性相常住。悲願洪深。窮三際遍十方。雨露以潤之。雷霆以鼓之。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五目不能覩其容。四辯不能談其狀。其體也無去無來。其用也有

朝鮮佛敎通史上編

完山 李能和 尙玄居士 輯述

東州 崔南善 六堂學人 校閱

佛化時處

高句麗時代

○小獸林王(高邱夫)在位十三年

壬申二年（新羅柰勿王十七年百濟近肖古王二十七年晉咸安二年）夏六月。秦王苻堅。遣使送浮屠順道及佛像佛經于高句麗。王遣使謝。以其書敎子弟。高句麗佛法始此。（三國史以下倣此）

【參考】 釋順道。不知何許人也。邁德高標。慈忍濟物。誓志弘宣。周流震旦。移處就機。誨人不倦。高句麗第十七解味留王（或云小獸林王）二年壬申。夏六月。秦苻堅。發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於是君臣。以會遇之禮。奉迎于省門。投誠敬信。感慶流行。尋遣使。回謝。以貢方物。或說順道從東晉來。始傳佛法。則秦晉莫辨。何是何非。師既來異國

朝鮮佛教通史中編目次終

朝鮮禪宗臨濟嫡派

朝鮮佛教通史中編目次

三寶源流

印支淵源羅麗流派

特書臨濟宗之淵源

朝鮮佛教通史上編目次終

朝　鮮（前韓）

寺庵塔像及件名細目

高句麗

朝鮮（前韓）

高麗

新羅

人名細目 上編

高句麗

百濟

朝鮮(前韓)起太祖元年壬申至李王殿下隆熙四年庚戌凡二十二王共五百十九年

高麗起太祖神聖王天授元年戊寅至恭讓王四年壬申凡三十二王(辛氏二王)共四百七十五年

新羅起始祖朴赫居世元年甲子至敬順王末年乙未凡五十五王朴

百濟起始祖溫祚王元年癸卯至義慈王末年庚申凡三十王共六百七十八年

新羅

高句麗起始祖東明王元年甲申至寶藏王末年戊辰凡二十八王共七百五年

百濟

佛化時處歷代別目

高句麗

朝鮮佛教通史上編目次

佛化時處（別目參照）

一、李東武先生。創四象學說。係是儒家。窮理盡性。格物致知。千古未曾有之大發明金月窓居士。述百章夢言。亦是佛者。借事明理。達觀慧照。一時不可無之好叅考也。弊一言。此兩書。出自朝鮮人之研究可爲世界的之哲學。故玆特錄。公諸同好。

一、餘緒短篇。宗教小說。擬仿傳記。未免杜撰。而敷演本有之實事。以叙述巧遇之奇緣云爾

表別傳之禪也

一、朝鮮禪宗。始自迦葉阿難。少林曹溪。以至淸虛浮休。而其宗派實傳臨濟。故特書源流。虛休兩師以下。旣難逐派具錄。但取有碑狀者。入于編年之中云爾。

一、朝鮮佛宗。雖屬臨濟。前朝以來。只存禪教兩宗之名。現代宗旨仍其舊慣。共爲卅寺。各行寺法。遂爲朝鮮佛教全體成憲。故詳錄所屬寺刹。傳燈之通規及本寺住持之遞代。庶幾一覽。便知始終也。

一、本書下編二百品題。不可逐一陳說其由。而雜項考據辨論之件。宗教消長盛衰之事。盡在乎是。讀者詳之。

一、二百品題。八字打開。兩句聯對。令我讀者。便於記取。下附數字。索引頁葉。

一、朝鮮古代固有之神教。後代輸入之儒教。道教。回回。基督等教。及近今新出之雜教以至巫瞽等流。錄其源委。以藉宗教信仰上叅考。

一、現代法令之關於佛教者。卽如寺刹令。僧侶編籍。聯合制規。教育施設。等諸事項沒收並錄。以重時宜。

其他法令規則等文。仍用諺漢交雜之件。以示尊重律法。且令讀者。不費解釋。

一、新羅南解王時之月氏金人。駕洛首露王時之阿踰玉后。可爲印度佛跡直輸入之證案。雖然年代最遠。難以確信。設或事實。但有聲跡。而無敎化。故特附以存疑。且其書行。低下一字。以示非正史云爾。

一、三國佛敎初入時代。擧多神異荒誕之說。不避冗瑣。一槩収之。以驗宗敎進化之程度。信仰思想之因由云爾。

一、大凡敎主事蹟。信徒所當先究。朝鮮人民信奉佛敎。坊間雖有諺文八相錄等書。俚褻已甚。不可以爲訓詁之用。若欲流通釋氏正傳。諸經之書汗牛充棟。卽如普曜經本生經。處胎經。瑞應經。因果經。佛本行集經等。無慮爲數百卷。遂令讀者有望洋之歎。而各人又有各說。難以得其要領。余悲劉伊齋居士。述釋迦如來應化記實既已集狐腋而成裘。何須透牛皮而看經。今於三寶源流。首先引用此文。以當一部佛本行經。不費半晌讀書之工夫。能知一佛出世之事蹟也。

又『釋迦如來應化記實』之釋迦。是表經敎之主也『特書臨濟宗之源流』之釋迦是

凡例

一、本書三編。上爲編年。佛化時處。中爲宗派。三寶源流。下爲雜項。二百品題。

一、本書編纂用綱目法。按年逐事。摘其要領。以爲之綱。旁係（備考）及（叅考）以爲之目

（備考）證明綱文引用出處者也。（叅考）比類屬事。列舉證案者也。

一、釋迦如來誕降年時。旣有數十種之異說。難以考正。今因此方舊慣。斷以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爲佛誕紀元。佛史每以佛滅度後幾何年爲紀。本書特變其例。以佛降生爲始耳。表題書頭。以便叅照佛化年時云爾。

一、三國史。高麗史。及前朝史乘諸書。皆先書支那歷代紀年。次書本土紀年。今本書則變其例。首書本史國之紀年。而排次夾書餘國紀年。以明主客近遠之別云爾。

本書註脚。凡新增者。槪用括弧。以別原註。

一、本書用純漢文。爲存本來面目。雖然如是。至於近今寺刹令。三十本寺本末寺法。及

雷霆衆聾。勿墻壁而通虛空。日月羣盲。出溝坑而登大道。人自擇焉。吾所望也。「化日共佛日恒明。仁風與禪風永扇。海晏河淸。時和歲稔。物物各得其所。家家純樂無爲。區區之心。切切於此」。是昔時眞覺國師之言。亦今日尙玄居士之心也。時大正六年一月一日（歲次丙辰佛成道日）書于京城府鳳翼洞之無無堂

著　者　識

自序

佛者覺也。教者以先覺覺後覺也。先覺者誰也佛也。後覺者誰也衆生也。佛與衆生覺則一也。先後而已。唐相國裴休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佛也。宋禪師慈辯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佛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凡夫也一宿覺(永嘉玄覺禪師)謁六祖能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然則佛也凡也。凡也佛也。先之後之。後之先之。先旣無先。後亦無後無凡可凡。無佛可佛。生亦無生。速本無速。無體可體。無了可了。本自無迷。今亦無悟。開示者誰。悟入者誰。如是西域無爲之法。入我東方有緣之土。金剛名山自是菩薩之住處海印藏經亦爲世界之法寶。禪僧法侶之得道者如麻。國王大臣之護法者若林。十二宗派之沿革。九百寺刹之由緒。埋沒於斷爛之中。委棄於塵堆之裏。有耳者無所聞。有目者無所見。不佞于是患之。冒昧而始事焉。鉛槧無少暇。星霜亦多費。考據諸書。咨質大方。以爲通史三編之書。庶作宗教一覽之表。名雖藉乎歷史之體。實兼寓於布教之用

慈悲。翊襄聖化。培養民粹。促進文華。事最繁賾。縱有史材。而非惟無成書之可沿襲。卽搜求材料於斷爛古籍。片鱗殘甲。大不易易。尙玄李先生。慨然有志於是。著朝鮮佛敎通史三編。一曰佛化時處。二曰三寶源流。三曰二百品題。或用編年綱目之書法。或用傳記叙志之書法。或用演義稗官之書法。隨意補截。聯絡成文。無劈空架虛之撰。有倒樹尋根之法。眞覺路之金繩。迷川之寶筏也。麗鮮以來。儒家者流。承襲江左鳴道之說動輒觝罵佛氏。瞽聵學者。以爲正鵠。何其蕪謬哉。先生。自是簪纓詩禮之家。然天姿高明。慧學淹博。旣作百敎會通。繼成是書。會羣聖人理性蘊奧之妙。緝二千載興廢存亾之跡。要終指歸於佛祖。寔切啓迪於人天而已。張天覺。所謂大孔聖者。莫如莊周。先生能擴充。無涯涘。豈直不叛于名敎。亦乃發輝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攀附類龍。駸駸乎吾佛五乘之俗諦疆隅。韙歟盛哉。

金天佛子。銀地法臣。猊雲散人惠勤。書于晚香山房。

序

古今天下之書名。無慮累數千百。究其實。不過經與史二者而已。今以摩尼法王之敎論之。凡所以載道者。經也。如華嚴。法華。圓覺。金剛等經。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經中之經。而事未始不紀焉。法藏。澄觀。智顗。宗密諸賢。踵增其䟽鈔。皆經之屬也。凡所以紀事者。史也。如普曜。本行。阿含。悲華等經。言本末雙明。因果昭晰。經中之史。而道未始不章焉。龍樹。無著。陳那。提婆諸尊。撰述其傳論。皆史之屬也。然載道之書。後人雖精博講究。不過恢張餘蘊。佐翼經䟽而已。至於紀事之書。則不然。日異月新。千態萬狀。非大聖人。已然之書。所可盡也故經。則不能增益。而史。固不可不日以敷衍者也。噫。大敎東漸半島以來。不惟賢哲代作。賁啓宗乘而已。若五臺之佛骨。雙磎之祖項。海印之藏經元曉之角乘。懶翁太古之心印。無衣覺雲之禪頌。亦足自豪於世界。雖謂東西佛氏之宗祊。未爲過論也。至於紀事之書。上下千載。作者寥寥。佛門事功。磊落軒天者。怳兮惚兮如鏡光雲影。過於眼睫。曷不慨惜哉 況乎今日。佛運載回。亟亟然。稽往圖。監前轍。修明

朝鮮佛教通史序

朝鮮之有佛教也尙矣。羅麗之際。保國安民之方。概出乎此。其浸漸人心之深可知也。恭惟

今上。宵旰圖治。每軫念斯土。屢賜德音。然則佛教亦豈容忽諸哉。當是時

李君能和淵覃幽眇。刻苦爲志。輯述朝鮮佛教通史兩編。携來索序。予受而讀之。上編則逐年紀實。以明原委。下編則按事立題。以資博聞。其卷帙浩瀚。節目詳備。朝鮮佛教之消長興廢。歷歷如指諸掌。噫。是可謂善襲阿難之芳躅者歟。予已勞君之勤注。又喜此書之出於此際。因樂成而序焉

大正六年三月朝鮮總督府內務部長官宇佐美勝夫識。

Chosŏn

佛紀二千九百四十五年

朝鮮佛教通史

惺堂居士金敦熙題